天涯双探

（第一季）





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

VISIT...

LANZAROTE Caliente.COM

天涯双探

（第一季）




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


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228
读小说，学知识
古风悬疑推理神作
天涯双探
青衣奇盗
带您破解大宋300年悬案史上从未公开的民间奇案
万里追凶，23次反转、64起悬案、78种诡计……
七名 著
读客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古风悬疑推理神作

天涯双探

青衣奇盗

七名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天涯双探：青衣奇盗 / 七名著．-- 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19.1
（读客知识小说文库）
ISBN 978-7-5321-6698-5

Ⅰ．①天… Ⅱ．①七… Ⅲ．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Ⅳ．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 126602 号

责任编辑：毛静彦
特邀编辑：汪林玲
封面设计：蒋晓咪
插画设计：李无乱

天涯双探：青衣奇盗
七名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7号
电子信箱：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网址：www.slcm.com
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开本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 17印张 字数 219千字
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321-6698-5/I.5341
定价：48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
请致电 010-87681002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

目录

序章
第一章 易厢泉奉命办案
第二章 关闭城门欲捉贼
第三章 大盗巧施连环计
第四章 府衙内陷入迷局
第五章 夏乾夜间抓盗贼
第六章 西街里怪事连现
第七章 杨府尹初断阴谋
第八章 易厢泉破解谜案
第九章 幕后真凶终现形
尾声

序章

元丰四年九月，这是一个阴天。

汴京城显得沉默而倦怠。它作为大宋的皇都，为百姓撑起了一柄华贵的伞。人们抬头望去，只会望到画着花鸟的安静天空，却不知乌云即来，暴雨将至。突然一道惊雷闪过，人们才惊觉大事不妙，开始快速地跑动起来，涌入了城南潘楼街的一家茶馆中避雨。

对于茶馆，这是赚钱的好时机。坐在角落的说书人清清嗓子，故事便要开场了。

清晨的茶馆挤满了男女老少，连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。两个武夫打扮的人悄悄进了门，从人群中扒开一条路，艰难地走到屏风后面坐下。一位是络腮胡子大汉，面目威严，像极了门神钟馗；另一位显得有些瘦弱，是个斯文的年轻人。

二人面对面坐着，都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年轻人皱着眉头，抬手倒茶："头儿，还好我们提前订了位子。你说这……"

"你听。"大汉做了个"嘘"的手势。却听见喧闹的茶馆忽然安静下来了。说书人落座，清了清嗓子，声音朗朗：

明月上柳梢
只见青影飘
不见人
亦非妖
日出之时
云散烟消
今日说谁
青衣奇盗

随着抚尺"啪"地一落，茶馆里顿时响起潮水般的掌声。大汉和年轻人脸色铁青，没有吭声。待安静下来，说书人亮起了嗓子：

上回书说到，青衣奇盗夜探齐州府衙，竟将通知书信送至公堂桌案上，约定后日戌时来取青铜鼎。那字迹飘若游云，矫若惊龙，像极了王羲之的真迹。齐州府尹气得暴跳如雷，一拍桌案："这奸贼，当府衙是集市？岂容他说来便来，说走便走！"于是下了狠心，直接将书信送至汴京城大理寺，并请求朝廷派遣四百精兵围捕大盗，以乌纱作保，誓要把青衣奇盗捉拿归案！

茶客们听及此，传来一阵嘘声。年轻武夫"当啷"一声放下手中茶杯，怒道："这也太过分了！"

“但是句句属实。等到书信送到了我手上的时候，字迹全都消失了。一点线索也没留下，”大汉闷头喝了一口茶，叹道，“四百精兵也给他派了。”

“没抓到？”

大汉双目泛红：“没抓到，东西也丢了。这奸贼，三年犯案十四次，一次都没被抓。老百姓把这事编成了说书段子，感叹自包公死后大宋便没了英才。朝中两党内斗严重，借着青衣奇盗作乱为由头，牵连了好几个朝廷命官。”

年轻人的表情阴郁起来：“如果真的归到大理寺管辖，这牵扯可就大了。不是派你去，就是派我去。说不定两个人一起——”

大汉沉默了。

年轻人有些沮丧：“他下次去哪儿偷？”

“庸城，扬州的城中城，”大汉见四下无人，从怀中掏出一张纸，铺于案上，“去偷这东西。”

年轻人眯眼凑上前。只见图上画着两根棍状物品，描摹得极度精细，细细看去，竟不知何物。

“什么东西？棍子？”

“筷子。”大汉苦笑一下，卷起纸张，放回怀中。

“筷……筷子？”年轻人眼睛瞪得溜圆，“那贼人跑到扬州去偷筷子？”

“是啊。奇怪吧？皇榜已经贴出去三天了，只希望有人可以主动请缨，不管是不是能抓住，都没有被罢官的风险。如果没人揭榜，我们明天就动身去扬州。”大汉站起来，戴好斗笠，看了一眼窗外，“我去城南告示牌那里看看。”

年轻人看看屋内喧闹的茶客，又看了看窗外阴沉的天空，默念了一句“老天保佑”。

……

又一道惊雷闪过，大雨倾盆而下，汴京城的街道空寂起来。说书场快要散了，年轻武夫喝了三壶茶，左等右等，却还不见大汉归来，只得戴好斗笠，匆匆出了茶馆去寻。

秋风起，大雨落，长街无行人。年轻武夫步履匆匆，转过了一个街角，却突然发现有花花绿绿的伞撑了起来，在大雨中像鲜花一样盛开。

老百姓拥在街角，自动地围成了一个圈。隐隐约约地，可以看到圈中坐着一个白衣白帽的年轻人。

大汉竟然也挤在那儿看，年轻武夫赶紧上前，一拍大汉肩膀，无奈道：“头儿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……”

年轻武夫突然不吱声了。

和周围寂静的街道相比，这里热闹得不正常。很多妇女拼命地往前挤着，叫嚷着。她们为白衣年轻人撑开了伞，使得他身上一点也没淋湿。而且，年轻武夫很快就认出：撑伞的其中一个绿衣姑娘是苏子瞻府上的妾，拼命往前挤的老爷子是张怀民的爹，还有一位华衣妇人，是慕容家的表亲。除去江南夏家，慕容家便是北方最大的商贾了。这几人非富即贵，如今却焦灼地围成一圈。

“头儿，这是……”

“他是个算命先生，”大汉饶有兴味地说着，“他不打招牌也不吆喝，我都在这儿看了他半个时辰了。”

年轻武夫一怔，顿时哭笑不得：“我们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在这儿落得清闲！”

“我在大理寺当差二十年，见过能人，却没见过这种奇人。这些老百姓问的都是家长里短的事，但是这个算命先生能在对方三言两语之间做出判断，道出对方的职业或身体情况，儿女多少，是否寡居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二位武夫竟然被人推开了。

“公子，你算得这么准，帮我家老爷看看吧！”绿衣姑娘挤了过去，脸上全是焦急的神情。

“您帮我家夫君——”

“先帮我儿子看看！”

白衣年轻人开口道：“今日大雨，收摊了。”

他穿着白衣戴着白帽，左肩上站着一只乖巧的白猫，垂下头收拾东西。很礼貌，也很客气，声音却很冷清，为的是安抚这些百姓的焦虑。

华衣妇人用力挤了过去，褪下手上的镯子，“当啷”一声放在桌案上：“请您为我家老爷算上一卦，看看运势！”

金镯子在雨中闪着微光。

大汉看得一脸认真，但是年轻武夫却嗤笑一声。他觉得眼前的白衣

人就是个江湖骗子。

白衣人闻声抬头了，竟然很年轻，二十出头的样子。他转过脸去看着华衣妇人，侧脸也很英俊，带着些许书生气。

“这个不能收的，”白衣年轻人笑了一下，碰都没碰，掏出一把金属折扇将镯子推了回去，“我要收摊了。”

众人发出一阵遗憾声。算命先生真的开始收摊了。他带着一把奇怪的金属扇子，一柄旧剑。正在此时，突然有百姓嚷道：“他是邵雍的徒弟，难怪算得准哟！”

听到这句话，算命先生愣了一下。周围的人开始议论纷纷。大汉和年轻武夫对视了一眼，没有作声。

算命先生什么也没说。他垂下头去，快速地收拾东西。等人群悉数散尽，大汉叹息一声，准备抬脚起程，却突然被算命先生叫住。

“二位大人，”他礼貌地行了个礼，肩上的小白猫直勾勾看着武夫，“借一步说话。”

大汉立即看向同伴：“万冲，他认识你？”

年轻武夫呆呆地愣住了：“不……不认识。”

素未谋面。两个武夫心里都开始犯嘀咕，人群密集，他们离这个算命先生挺远，今日出门穿着便服，没带长刀也没带佩剑，他怎么知道他们是当官的？他什么时候盯着他们看的？

大汉犹豫一下，率先上前一步，抱拳道：“大理寺丞燕以敖。不知阁下……”

算命先生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笑了笑，带着他们进了隔壁客栈的小房间。推门进去，房间内的白色纸张铺了一地，桌子上有一张地图。算命先生放下东西，指了指桌上的地图和纸张：“大人请看。这五个地方有可能是青衣奇盗的家乡。”

二位官差再一次愣住，万万想不到他会说这句话。

“我来到汴京城之后便听说了青衣奇盗的事。我去纸墨坊买了很多东西，又问了懂纸墨之人，制成了纸张和类似于墨的药剂。它们可以使得字迹消失。”

他指了指窗台上密密麻麻的小瓶子，语速很快：“药剂四十三瓶，纸张十八种。字迹在晴天和雨天的消失时间不同，以晴天为例，青衣奇盗的字迹消失时间为半个时辰。由此我最后选定了八种墨、四种纸。青衣奇盗一定是懂纸墨之人，也许祖上做这种生意，也许只是其家乡靠近原

料产地。我把纸墨的原材料产地在地图上标出来，一共标出了五个地方。四处在大宋境内，一处在大理。”

两位官差站在门口，没有说话。

算命先生接着道：“迷香的残渣，绳索的材质，留下的衣服碎片，统统要查。这次之后还要辨别大盗的身形、武学套路、武器形状。这些东西集合起来才能称为线索。一共犯案十四次，线索太过分散，这些线索需要尽快向大理寺汇总，并且统统记录在案。即便抓不住大盗，几次犯案累积下来，也能将他的身份地位大致定下。不过，最好还是抓到活的。”

算命先生顿了一下，看向二位官差：“所以，这些事就交给你们了。明天我就起程去扬州庸城。”

他从行李中抽出了湿漉漉的皇榜，朝他们晃了一下。

二位官差愣了半晌，大汉这才忍不住道：“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”

一身白衣的算命先生笑道：“易厢泉。易经的易，厢房的厢，清泉的泉。”左肩上的小白猫低叫了一声。

第一章 易厢泉奉命办案

青衫少年趴在桌案上，眯着眼，看着窗外。窗外有一棵树，树上一只蝉。它穿过绿色的叶子，向着夏日明晃晃的太阳飞过去，显得孤独而自由。

青衫少年十八九岁，有一张清秀的脸。书院里坐着一群布衣书生，他是其中最贵气的一个：头戴玉冠，内穿藏蓝色缎面里衫，外着孔雀色青纱，腰间别着一根孔雀毛。那孔雀毛色泽艳丽，如今被同窗偷偷取了下来，正捏在手里扇风。

少年直起腰身，哼了一声，将孔雀毛抢夺回来重新挂到腰间，还偷偷瞥了一眼教书先生。先生正捧着书卷站在最前面，沉醉地念着那些之乎者也。窗外蝉叫个不停，屋内却闷热得要命，有一半学生在偷偷打盹。

少年眼睛一眯，头一歪，困倦了。突然，一个纸团朝他扔了过来，砸到了头上。青衫少年的倦意一下子没了，急忙打开。只见上面只有三个字：

门已关

少年一惊。这字条是身后的同窗传给他的。只见他们几人正在后窗探头探脑，挤眉弄眼。从他们的视角，能看到书院门外发生的事。

青衫少年想都没想，“腾”的一下站起，瞪着大眼。他看见守卫统领方千面色严峻，带着一伙人马贴了告示，并且关上了庸城的大门。

“夏乾，你给我坐下！真是无法无天了！”先生扔下书本，怒气冲冲地朝他喊着。

这位名唤夏乾的青衫少年皱了皱眉头。夏乾，他不喜欢自己的名字。因为爹是富商，“夏乾”与“下钱”同音，显得吉祥又好记，但是叫出来总会显得庸俗。

周围同窗低声笑了起来。夏乾转过头来看着先生，摸了摸后脑勺，却没有坐下的意思，认真道：“先生，快快下课吧，城禁了，大盗来啦！”

他的这一句话，立刻让学堂里的学生炸了锅。前排的学生个个面色冷峻，恋恋不舍地捧着书本，高声谈论国事，骂着奸贼。后排的学生开始一脸喜色地收拾书包。先生面色铁青，无奈地看了他们一会儿，宣布下课 。

这一放，便是六日。

夏乾第一个冲出门去，速度很快，熟练地爬上了西北角的银杏树，把书包一扔，从灰色的围墙上翻了下去，笨拙地跳到地上，蓝色缎面里衫也被撕了个大口子。

守卫统领方千正带人巡街，发现有人偷偷翻墙，连忙提刀围上去。

“夏……夏乾？”方千走近，诧异地看着他。

夏乾抬眼看了看一众守卫，哀求道：“不要出声，我娘来堵人了！”

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远远看到书院的大门外停着一辆华丽的驴车，还挂着夏家的牌子。

方千收回了刀，皱眉道：“衙门忙，恐怕顾不上你。”

“可我认识易厢泉，让我去，只见他一面，我一定能帮忙！”夏乾又哀求几句，方千没办法，带着守卫帮他遮掩，几人一路走到了衙门口。

方千先进去通报，而夏乾在门口等着回禀。

庸城府衙在庸城的北侧，不似唐代建筑的恢宏，衙门的园子体量较小却玲珑精致。在庸城繁华的楼宇中，庸城府衙安然而立，像个倨傲的文人。

夏乾倚在一棵略微发黄的银杏树下，等了许久却不见动静。他抬头瞅了瞅夏日明晃晃的太阳，有些焦急，索性和守卫打了招呼，自行穿过迂回的长廊来到后衙屋外。他在门口停住了，耳朵贴着门缝，听见屋内有声音。

“您别急……”

“我能不急？抓不到贼，朝廷发下来的银两会削减，庸城的桥、城墙、府衙的修建都成了问题，我的乌纱也不知戴不戴得稳……可是守卫方案到现在还未定下来！”这个焦急的声音是杨府尹发出的。他是庸城的地方官，已过不惑之年，大腹便便。除了去青楼，他走到哪儿都要穿着官服。

“可是……易公子今早就不知去哪儿了。他是大理寺派来的，他不发话，我们不敢有所行动。”这低沉木讷，是方千的声音。

“他聪明归聪明，但是我派人查了查易厢泉的底，”杨府尹在屋内焦急地踱着步子，“他师父是邵雍。当年和朝中大员常有来往，但拒绝入朝为官，在苏门山隐居了二十年，日日研究易理。但是七年之前——”

七年之前？

夏乾似乎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事了。邵雍一生不慕名利，智慧无双，本是深受百姓爱戴的贤德之人。七年前的春天，突然用刀砍死了自己的结发妻子，从此入狱，含恨而终。此事在洛阳城轰动一时。

他将耳朵贴着门，想偷听些细节。还未听到几句，却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自己。

“进去吧，没事的。”

夏乾猛一转身，就看见了故人。远远地，易厢泉站在一棵银杏树底下，笑着看着他。他还是着白衣白帽，戴着一条白围巾，和小时候一样瘦瘦高高，眼睛里闪着犀利的光。一只鸳鸯眼小白猫站在他的左肩膀上，瞪了夏乾一眼，跳上树梢溜走了。

夏乾心里一阵激动。身为家中独子，他在庸城平安无事地活了将近二十年。二十年来他被家人严加看管，很少经历大事。他人生中最大的事，就是十岁那年坠落山崖，被易厢泉所救。易厢泉一到，大事就会来了。

不等夏乾开口，易厢泉就从腰间抽出了铁扇子，走上前用扇子戳开了门。

“嘎吱”一声门响。屋内，杨府尹闻声抬头，赶紧闭了嘴。见到易厢泉进门，先是松了一口气，而后看到了夏乾，脸色却一下子变了。他知道，眼前这位小爷是扬州最有钱的主，也是庸城最游手好闲的瘟神。

“夏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认识？快请坐，请坐！”杨府尹赶紧寒暄起来。

“认识十年了。”夏乾傻笑一下，算是行礼，却没有落座。屋内光线甚好，杨府尹和方千正围在圆桌旁研究着什么。

易厢泉快步上前去，拉出凳子坐下了。

“易大仙，您可算是回来了，急死我了。”杨府尹擦擦额间的汗，“方千，快把守备地图拿来！”

方千赶紧递上图。杨府尹指了指守备图：“今日城门关闭，一共城禁六日，庸城是扬州的城中城，地处扬州中心，城墙坚固。朝廷派了八十精兵来围剿大盗。如果大盗要行窃，他现在已经混进来了。实在不行，我们……挨家挨户搜！”

易厢泉不答，举起地图来看。十字街为庸城中心，贯穿整个小城。西街为烟花巷子，剩下的地段坊市界限早已打破，民居密密麻麻不知多少户。只有一大块空地是突兀的，那是夏家的府邸。易厢泉把地图放下，“没用。”

“没用？”一旁的方千像是被人怀疑了一般，有些激动，“我们都是刚从西夏战场退下来的战士，彼此相熟，个个骁勇善战！”

易厢泉没有说话，只是皱了皱眉头，明显不是这个意思。

“易大仙，我们没时间了，”杨府尹焦急地走来走去，“明日会有朝廷特派的钦差进城。后日青衣奇盗偷窃。他都得手十四次了，那贼——”

终于说到夏乾感兴趣的话题了。他冲上前来，探着脑袋眉飞色舞地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！听闻上次那贼偷了一个鼎。那次事件相当诡异，在齐州府的院子里。听说那天晚上派了两百个人……”

“不用你讲故事，大家都知道。”易厢泉似乎心情不好，这句话把夏乾一肚子话全堵了回去。

方千赶紧接话道：“这次所偷之物，是犀牛骨所制筷子。”

“犀骨？”夏乾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“那是什么宝贝？”

杨府尹知道他爱听这些故事，于是道：“春秋乱世，有位诸侯因为犯了事被囚禁在自己宫内。他与一位巧匠是至交。巧匠手艺精湛，做了一个精美的食盒，每日都装些点心送给诸侯。兵变之后，诸侯的日子过得不复往昔。临终之前，诸侯命人将食盒送给巧匠，以纪念昔日友情。据说，这犀骨筷子就是那巧匠所制，不仅精美，而且常年用糖水浸泡，含在嘴里都是甜的。”

夏乾嘟囔：“听起来值不了几个钱。那大盗为何要偷这个？杨府尹，有这种好东西也应该拿出来给我见识一下。”

听了这话，杨府尹心里一颤。这夏小爷一向是惹事的主，这么贵重的东西……易厢泉抬头，示意方千把东西拿来给夏乾看。

杨府尹赶紧劝阻：“外人还是算了吧……”

夏乾眉头一皱，刚要发牢骚，易厢泉却抬手一指：“杨府尹，您厅里的那个玉鹤鹭纹炉看着挺贵的。”

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杨府尹睁大小眼睛一看，这不是去年夏家送来的生辰礼吗！官员受这种贿赂稀松平常，可传出去也实在颜面无光。他擦擦冷汗，连忙道：“方千，带人拿东西来！”

不一会儿，几个守卫端着小盒子来了。木盒镶嵌着青白玉，红褐色沁，上雕双螭。玉石与木盒子的纹饰扣在一起，无一丝缝隙。

杨府尹亲自打开了它。夏乾踮起脚看去，伸手要拿，被易厢泉用铁扇打了回去：“你就别碰了。碰什么坏什么。”

和牦牛骨筷、象牙筷一样，这双犀骨筷子也是白色的，上面雕刻了一龙一凤，精美绝伦，是皇室才能用的图腾。尾部的镂空更加出奇。镂空的部分不过三寸，间隙如丝，似云卷，巧夺天工。这种工艺制作异常艰难，无异于在蚂蚁上系绳，在米粒上作画。虽然筷子的做工技艺独绝天下，材质也不错，但它非金非玉，毕竟只是一双筷子。与古玉、翡翠甚至名窑出产的陶器相比，它就不怎么值钱了。

夏乾看完，脱口而出："东西是精美却不算值钱，青衣奇盗何须大动干戈来偷盗这玩意儿？"

易厢泉伸手将筷子拿在手里，细细地打量着："青衣奇盗犯案十四次，有两次在杭州，其余分散在各地。赃物有值钱的，更多是不值钱的，唯一相同的是制作时代相近。一共偷了八个扳指、一个青铜鼎、四个簪子，还有一棵灵芝。筷子是头一遭。"他说完，众人都沉默了。这些东西并不是很值钱，种类也有所不同。易厢泉把筷子放回去，若有所思。

夏乾又问："那他何时来盗？"

"后日，戌时来盗。　　易公子，你定然有什么好主意，不妨私下说说。"说话间，杨府尹看了夏乾一眼，心里暗想这夏大瘟神怎么还不走。

瘟神，这是夏乾的绰号。夏乾自幼生在庸城。不爱读书，不爱习武，但对人也算仗义，从官员到乞丐，夏乾都能称兄道弟。但他太机灵，太碎嘴，太无聊，太好奇，太爱管闲事——瘟神的绰号就这么得来了。

夏乾心知杨府尹嫌弃自己，叹了一口气，准备出门避嫌。易厢泉却拉住了他，"方法我是有的，只是需要钱。不知大人可否……"易厢泉抬眼看了杨府尹一眼。一听要钱，杨府尹和方千后退了一步。易厢泉翻了一个很不明显的白眼，转头看向夏乾，他已经开始掏钱袋了。

"要多少？"夏乾从钱袋里拿出一堆散碎银子，还有几张银票。

"五十两。"

"这么多！"夏乾感慨了一下，还是伸手递给了他。

易厢泉把银票往怀里一揣，笑道，"杨府尹，明日带着东西来见你。"

杨府尹只得赔笑，今日这集会也算是散了。易厢泉率先出了门，夏乾却没有出来。他退后一步，走到杨府尹身边。

"有事？"杨府尹看着他，有些紧张。

夏乾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解释道：“杨大人，我是外人，也许是我多嘴。易厢泉看着像个大仙，实际上也是聪明绝顶的。我看得出来，这一次他特别认真。”

杨府尹点头：“我们知道。”

“但是他这个人不按常理出牌。”夏乾想了半天，似乎才想到合适的措辞，“如果他突然出些怪招，你们一定要多担待，不要在乎他的身家背景，要绝对地信任他。如果他保不住犀骨筷，就没人可以保住了。”

杨府尹一怔，不知道他是何用意。夏乾也解释不清，寒暄几句，便告辞了。出了房门，迎接他们的是庸城府衙夏末最后一丝热风。

城禁之前，从十字大街到西街巷子，大小铺席比比皆是，无虚无之屋。而如今街道空旷，酒馆里没什么客人，门前的绿油栏杆插着两把销金旗，孤零零地在空中飘着。街上偶有三两声犬吠，四五声鸟啼，而蝉鸣则喧闹不止。青衣奇盗一来，弄得人心惶惶，大家都做不成生意。

虽然人少，易厢泉还是拉了拉颈间的围巾。

“你不必遮了，脖子上有小伤疤，又不是脸上刺字，不必在意。庸城是好地方，不会有人说你闲话。”夏乾大大咧咧地说。

“庸城是个好地方，”易厢泉依旧拉扯着围巾，“你大可以在这儿读书经商娶妻生子，一生平安顺遂。”

夏乾被他说中了伤心事，垂下头去。他的表字是乾清，他比较喜欢这个名字，有乾坤清朗、天下太平之意。但是只是他喜欢而已，人人都喊他夏乾。他的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，一切的事情都无法由自己做主，包括自己的名字。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夏乾抬起头，问道。

“抓住大盗，人生自此有了大大的转机，说不定可获得朝廷封号，从此再也无须读书，不用做生意。”易厢泉转过身来，说得很认真。这些事虚无缥缈，说出来有几分可笑，但是在他眼里却没有嘲讽的意思。听到这番话，夏乾的心突然乱了。他平静的生活似乎被某种可能性打破了。

他抬头看了看易厢泉，愣了许久，忽然问道：“我知道你的性格，你一向不喜欢与官府联手，这次你又为什么来抓贼？”

易厢泉似乎没料到他这么问，迟疑了一下。“不为什么。”

“哎哟，休想骗人！”夏乾一摆手，哈哈笑道。

易厢泉犹豫着，慢吞吞地从怀中掏出一张图纸，图纸上画着一个扳指。

夏乾看了一眼，立刻就不笑了。图纸很旧，画的是易厢泉的传家之物。在他师母被杀、师父入狱的当天，他师母头上的金发簪、师父身上的玉佩、家中所藏银两全都没丢，只有这个扳指丢了。记得它当时系在他师母的脖子上。易厢泉外出游历数年，不曾收到消息。待得知家中出事、奔丧回家的时候，他的师父师母已经过世许久，线索皆无。邵雍被世人认定是一个谋害妻子的丧心病狂之徒。只有易厢泉自始至终相信师父是被冤枉的，自此拿着图纸四处奔走，今年终于在江宁府查到了这个扳指的下落。

“这也是青衣奇盗的十四件赃物之一。”易厢泉的声音很轻，但是眼神却异常冰冷。

夏乾拿着图纸，脸色微变，“那当年是不是青衣奇盗……”

“希望不是他。”

“如果是呢？”

易厢泉面色一冷，没有回答。他从夏乾手中抽出图纸，团成了一团，“啪嗒”一声扔在了一旁的树坑里。

夏乾没敢吭声。他知道，同样的图纸，易厢泉手里还有一百多张。

二人在一条岔路口分开了。

夏乾一边琢磨着易厢泉的话，一边晃晃悠悠地走回家。放眼望去，整条街道空空荡荡，大部分百姓已经足不出户了。前方还有一座未修好的桥，桥边一户人家敞着门。几个小孩子在家里跑来跑去，老奶奶坐在自家门口发愁地看着断桥。朝廷不拨银两，桥修不好，孙子上学也要绕很远的路。

“九月九，菊花酒，周小城里登高楼。”几个小孩在家中蹦跳唱歌，却不敢踏出门来。

歌里的周小城是庸城的原名，也是唐时的旧城。太祖赵匡胤当年下令拆了除汴京之外的城墙，填平战壕。传说，庸城的城墙坚固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难以拆除，于是统统留下，人们把周小城称作墉城。“墉”字本是墙的意思，而后风水论盛行，有人测算土字不宜，去土为“庸”，故有此名。

然而，去“墉”不可去“城”，土字仍在。

庸城的祸事终于还是到来了，只是今日还暂且没来。

庸城城禁的第一夜就这样过去了。更夫一路高喊：“今夜平安！”

今夜人人安眠，除了夏乾。他因为放学出逃，被母亲罚了，这时候

正在书房的蜡烛前面咬牙抄《论语》，直到凌晨才停笔。

次日清晨，是城禁第二日。街上的小贩只在清晨出摊，叫价越来越高，可是街上却冷清了不少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如果青衣奇盗要下手，此时他已经混进庸城来了。

夏乾熬了个通宵，竟然很是清醒，抄完《论语》就来到庸城府衙。时间太早，他就在府衙对面的风水客栈闲逛。这里是易厢泉的住所，夏乾来来回回碰见好几拨巡逻的侍卫，还恰巧碰见了同样闲逛的吹雪。

这是易厢泉的猫。

差不多是在两年前的冬天，易厢泉才得知家中出事，赶紧抱着吹雪回来奔丧，与夏乾匆匆见了一面。当时，他的师父、师母下葬几年了。

自那时起，除了白色，易厢泉不再穿其他颜色的衣服。邵雍不仅是易厢泉的师父，也是至亲。古有训诫，至亲亡故时儿女不在身边，属于大不孝。

易厢泉心里当然不好受。

夏乾心里也不愿相信邵雍是杀人恶徒，毕竟是邵雍给了自己“乾清”的表字。

此时，吹雪叫唤了一声，双目瞪着夏乾。

这白猫的眼睛颜色极为特别，一黄一蓝，兴许是从大食一带而来。它很是娇小，平时爱站在易厢泉的肩膀上。

因为天天在外闲逛，吹雪不胖，毛发也整齐干净。与别的猫不同，吹雪认家、认人。记得易厢泉说过，夏乾非常聪明，可是吹雪比夏乾更聪明。

当然，夏乾从没把这种说法放在心里。

等了半晌，却不见易厢泉，只见一辆马车停在了府衙前面。按理说，城禁的戒律是谁也打不破的，没人可以进城。

但是，城门却对另一个人敞开了。

这时庸城的太阳上了三竿，风尘仆仆的赵大人终于抵达庸城府衙。同行十人全部查过，耗时一个上午。

杨府尹匆匆忙忙从府衙里出来，看见轿子，赶紧行礼：“下官不知大人已经进城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……”

赵大人从轿子中探出头来。他四十岁上下，胡须理得整整齐齐。相

比杨府尹而言，他显得沉稳老练，颇有几分高傲。他没有说自己的名讳，大家只叫他赵大人。

赵大人下了轿子，并没有在乎这些虚礼。

杨府尹松了口气。有朝廷官员在，无论结果好坏，都有人担着，自己轻松些，况且这位赵大人看着还不错，他的能力绝对比自己强。

唯一担心的是，如果他与易公子意见不合，要如何是好。

明日大盗就会来，但易厢泉半天不见人影。

迟迟不见官，似乎不妥。

还好赵大人不太注重这些。他进了门，详细地询问了所有守备抓捕情景，认真研究了全城地图，当得知所有计划都只有易厢泉一人知道时，他眉头紧锁："难道你们要用他一人抓贼？他人在哪里？"

方千赶紧道："不清楚。当时派易公子来的时候，就有上级说过，单凭易公子一人就顶得过一支军队。"

抓捕计划其实一片空白。

"真是荒唐！"赵大人气得一拍桌子。屋内的人齐刷刷跪了一地。此时夏乾也溜进了府衙，躲在门后观望，不敢进屋去。

屋内一片安静，但是衙门口却有些吵闹。

不一会儿，有人来报：易厢泉带着大队人马到了门口，似乎运来了什么东西。

而赵大人怎么也没想到会和这位易公子以这种方式见面。

东西搬进门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傻了。那是四个巨大的箱子。领事走在前面，对易厢泉道："之前的二十根缺货已经补上了，您要不再清点一下？共五千双，每箱一千二百五十双，总共一万根。"

易厢泉点头："已经清点过了。钱已付清，辛苦了！"

"实在是抱歉，短时间内只能制成这么多。"

易厢泉走上前去打开盖子，从箱中拿出一双白色的筷子，细细地看着。

"这是怎么回事？"夏乾从门外冲了进来，跑到易厢泉身边低声问道。

方千就在边上，他看着箱子，缓慢地伸手进去，竟也从箱中拿出一双一样的筷子。

众人吃惊地望着，方千又大步走过去，打开另一箱。

只见白花花的一箱全是筷子。所有筷子都是长短一致的，刻有龙凤图腾，尾部全都有同样的镂空。因为赶制之故，镂空粗糙了一些。

这是一万根犀骨筷的赝品。

“易公子果然奇特。”赵大人终于开口了，威严的脸上略微显出惊奇的神色。

易厢泉上前行礼，面不改色，只是派人把犀骨筷真品拿来。

取来真品后，易厢泉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真正的犀骨筷扔进了箱子里，还是两根分开放的。他伸手搅拌几下，随意至极，仿佛这不过是家中几桶大米，伸手抓抓而已。

“易大仙哟！”杨府尹有些着急，“你……你这是——”

“之前，我对于抓捕计划不愿多言。青衣奇盗在行窃前通知府衙，会导致守卫数量的增加。而人数的增加，看似加大了偷窃难度。但是当众人忙于保护一个小物件时，却更容易让窃贼得手。”易厢泉面向赵大人，站得很直。

“愿闻其详。”赵大人缓缓开口。他一脸严肃地看着易厢泉，目光令人捉摸不定。

“他十四次盗窃，全部成功，您觉得守卫最失败的是哪次？”

赵大人眉头微蹙：“第一次？那时没人把那贼的行窃通知放在眼里。”

易厢泉摇头：“是在平江府。那时，他只偷一个青玉扳指，却动用了两百人守卫。按照预告时辰等到那天入夜，为了防止青衣奇盗用香或者药物麻醉，当时他们决定就把守卫安排在室外。无人想到，那日突降暴雨，刮起狂风，灯全灭了。一枚重量如此轻的扳指怎么能抵得过狂风暴雨的吹打？一片漆黑中，所有人都乱了阵脚，最后扳指在混乱中丢失了。”

“那不能说明问题，何况你没有谈到重点。两次情况是不同的。”

“重点，就是再好的守卫也敌不过‘混乱’。混乱是致命的。如果这是一场战争，‘混乱’足以摧毁整个军队。但是我们如果反过来，与其增加守卫人数，不妨提前让对方陷入‘混乱’。一个盗贼一旦混乱，那盗窃就无法实施。”

“所以……你就做了这些？”夏乾插了一句嘴，却被赵大人狠瞪一眼。

“所以，我们要主动出击。”易厢泉看了夏乾一眼，点头道，“夏公子怕是全城消息最灵通的人，他也最了解我，而他此刻才知道全部计划。那么，青衣奇盗呢？我们假设他现在知道了，可是他明日就要行窃了。”

杨府尹惊道：“那贼现在已经知道你在做赝品了？”

“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们不妨假设他现在知道了，”易厢泉抚摸着犀骨筷赝品，目光如炬，语速极快，“把真品混在赝品里，再将这一万零二根筷子在后院全部铺开，院内只留二十人守卫，院外留二十人。当夜宵禁、城禁，各街设好路障，余下的四十人，除了城门守卫，其他人均在各巷巡逻，遇到可疑的人必抓。”

“犀牛骨筷子虽然不值钱，做工却很好，”夏乾走上前去，拿起一根赝品在手中细细把玩，“材质重量很像，但做工差了些，行家看几眼就知道。”

只见那赝品尾部的镂空不尽相同，有些条纹少，有些没镂空到底部。而真正的犀骨筷却是做工精良的。

“还不是因为你给的钱太少。”易厢泉低声嘀咕。

夏乾一呆，来不及反应，易厢泉已经转头面向赵大人，朗声道：“黑夜时分，全城都是守卫，在漆黑一片的院子里从万根筷子中选出两根顺利带走，而我们只给那位盗贼一天思考对策的时间。而他的辨别时间、偷窃时间、逃走时间，都只限定在一个晚上。”

他随手又把手中的筷子放回去，发出清脆的啪嗒声。随之而来的，是所有人的沉默。

大家大概在等赵大人表态。

赵大人用手指敲着桌面，缓缓开口：“年轻人，这是个危险的办法。”

易厢泉似乎此时才抬头看了赵大人一眼，虽然只是一眼，从头到脚扫过，似乎不曾遗漏任何细节。这种扫视持续了一段时间，不礼貌，让人很不自在。

赵大人第一次被人这么放肆地打量，也有几分不快。

易厢泉突然笑了一下，目光坚定又不可捉摸：“您此次前来，必定是不怕风险的，抓不抓得到又怎么样呢？又不关您的事。”

然后他顿了一下，又道：“如果您只是来看戏的话，定当不虚此

行。”

所有的人都吸了一口气，屋内安静极了。

夏乾苦笑，觉得易厢泉又在胡说八道，脑子也不正常。但是夏乾并不反对这样的无礼言语，也许是自己年轻气盛，他觉得如今的官员在朝堂上拉帮结派，钩心斗角，风骨尽失，也不怎么值得尊重。

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本以为赵大人要气恼，但是他却愣了一下，然后竟然哈哈大笑起来，对着杨府尹说：“一切照着这位年轻人说的办。”

这是青衣奇盗来临的前夜。

按照易厢泉白天的指示，身着官服带着佩剑的将士遍布整个城镇，各司其职。他们挺直了腰杆，握紧了佩剑，心底对这场战斗信心满满，觉得青衣奇盗是不会赢的。

今夜似乎要下雨，潮气逼人。街上的各种布制招牌随风晃着，像是快被吹掉了一般。风就这么硬挺挺地扑面肆意刮来，卷起残败的枯叶，携几分疏凉，使人突然感觉到了一丝萧条秋意。

也许庸城的秋天终于要到来，蝉鸣像是一下子从这个世界消失了。风声哀号，细细听来，唯有西街能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声。西街是庸城的烟花巷子，离府衙很远。经营者名唤水娘，也是经营有方，这时候照样顾客盈门，毕竟，青楼和青衣奇盗，只有个“青”字的关系。

除了西街之外，全城宵禁。街上偶尔能见到打灯笼的守卫，荧荧灯火，晃来晃去，甚是可怖。

易厢泉在前面一言不发地快速走着，手中执灯，在风中晃晃悠悠。他要在短时间内亲自走遍全城，检查所有守卫情况。

可是庸城府附近的街道还好，往后走，守卫的排列却极度不规整，有的巷子甚至没有人看守。易厢泉非常忧心，还好这只是偷窃的前夜，守卫上出了差错也不是要紧的事。他只想看完整个部署，打算再回府与方千重新讨论，问其缘由。

夏乾也跟来了。周围只有他和易厢泉两人，四下无人，这是问问题的好机会。

“你当真把真品混进去了？”

“当然。偷，本身就难，更难的是要偷哪个。还好是筷子，若换作是鼎——”

“对，换作是鼎，”夏乾走到了他的前面，挡住了去路，“你知道在齐州府时他是怎么偷的鼎？青铜鼎是无缘无故消失的，那只是一下——就

一下！当时所有的守卫都在房间内守着。等了整整一夜，快到黎明，东方已白，窗户口由外而内突然冒起浓烈白烟，室内顿时一片昏暗。待烟雾散尽，结果，鼎就没了！”

易厢泉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着他：“依你之意？”

“你做了这么多赝品，青衣奇盗却有能力偷全部，毕竟青铜鼎要比这大得多。”

寂寥巷道，寒风乍起，雨云已悄然掩月。

片刻之间月色即消，灯笼映着易厢泉清秀的脸，他面上喜怒哀乐的表情皆无，似乎是在思考：“你觉得，他会将一万根全部偷走，回去找个地方慢慢鉴别，总有一个是真的？”

“是一万零二根。”夏乾插话，等着易厢泉辩驳。

“鼎可以整个偷走，但筷子不可以。到时，一万根筷子在府衙后院全部排开，如何去偷？用扫帚扫在一起，打包带走？”

“如果他提前做了标记，当夜取了就走呢？”

“制作赝品的事，你们也是今日才得知的。何况前几日守卫森严，生人勿近，如何标记？赝品也是工坊连夜秘密赶制的，对，还多亏你夏家出钱。”

“材料呢？材料会不会有异？比如真品遇水下沉，赝品上浮？”

“材质相仿。我亲自试过，放在水里，全部下沉。”

“色泽呢？”

“不会掉色。”

“重量呢？”

“差别微乎其微。”

“真的除了细看，别无他法？”

“别无他法。”易厢泉解释得很认真，“我知道你对我的做法不放心。可是这众目睽睽之下，他要把两根筷子完全正确地挑出来，实属难事，随后在八十个优秀守卫眼皮底下把东西顺利带走，最后还要在城里藏三天躲过搜查。”

“听起来也不是不可能。”

“就是不可能。”

夏乾摇摇头：“我听了十四场说书，总觉得那个大盗很不简单！你小时候也曾经说过，要把不可能都变为可能。”

易厢泉一怔，都不记得自己何时说过这句话了。

“若要细看分辨，需要多少个时辰？”夏乾又问。

易厢泉算了一下，道：“最快八个时辰。夏乾，我知道你觉得此举不可靠，但你还是应该相信我。”

“衙门人数众多，但估计也只有我是最相信你的，”夏乾让开了路，嘟囔一声，“似乎也只有我是最没用的，我也只是想帮忙出出主意而已。”

“你不是出钱了吗？”易厢泉笑道。

夏乾听闻这句话表情一变，不太高兴。易厢泉赶紧转移话题道：“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你不要嫌累就行。”

不知他心里又在盘算什么。夏乾还没有答话，但在这一瞬，寒风乍起，灯笼摇晃。那火苗微弱，灯油稀少，似乎在寒夜之中就快要熄灭了。

夏乾见状，伸手一指：“如果你要灯油，向西走不远处有家医馆，你去借些灯油。”

“他们会借？”

“医馆的郎中名为傅上星，是个好人。”夏乾嘿嘿一笑，低声道，“虽然前几年想调去京城进宫当差，弄了笔银子贿赂杨府尹，未果。你还是吹熄了灯吧，一会儿再点，这段路还是比较明亮的，待会儿会更黑。早知道我从家里取些蜡烛。”

蜡烛这东西在元丰年间并不普遍，普通人多用灯油。灯油是从植物中提取的，虽不耐燃，却价格低廉。

庸城除了城墙坚固之外，还有个特点，那就是古灯遍地，入夜星星点点甚是美丽。魏晋时的石灯总会在街角出现，至今仍在沿用，注入灯油，便是最古朴而美丽的景致了。

转角还有街灯，这是近代才立起来的。前面会有遮风挡雨的板子，刷了防火的漆。这是很周到的挡风雨的办法，在这种天气里依然可以发光照明。

这时，二人都沉默着急匆匆地往前走去。易厢泉的白衣在夜晚是那

么明显。

赫然间，远处传来一声野猫的叫声，猛然一嗓子，很短但声音异常响，听得人心里发毛。

八成是野猫吹风受冻了。

就在这时，易厢泉为了省些灯油，熄了灯火，一缕青烟迅速升起，诡异却又美丽，似乎即将舒展它美丽的形体，形状奇异，而又一阵大风来袭，顿时消散。风吹动着街边的青黄色银杏树，沙沙的声音引发人的无尽联想，似人低语。

夏乾突然觉得有些发冷，兴许今夜有什么异事。这种时候还是快点回家为妙，却又担心没了灯火，只好硬着头皮跟着易厢泉去找人借，有了灯笼再打道回府。

于是他无奈地抱怨："你连灯火都忘了，对于守卫就这么有自信，不出差错？"

"可能是水土不服或者休息太少，这些日子我总觉得脑袋昏昏沉沉，提不起精神。"

夏乾这才觉察，易厢泉的面色异常糟糕，眼眶下微微泛着乌青。

易厢泉揉了揉眼睛："吹雪也是，昨夜我刚入睡，它就大叫，还抓伤了我。"他扬了扬手臂，上面有三道挺深的血痕。

夏乾看了一眼那三道血痕，确实伤得挺深，伤疤已经结痂，心想吹雪下爪未免太狠，皱眉道："你养猫到底有什么作用！猫都是用来给小姐和富太太打发时间的。"

"猫的视觉、听觉、嗅觉都比人强上千倍。而且猫的身形很小，人去不了的地方它可以去，人感觉不到的东西它可以感觉。如果加以驯化，岂不是比人强上很多？"

夏乾刚想继续贬低吹雪，却觉得周围太过安静了一些。周围不见守卫，甚至连一个人影都没有。

这是一片平日里贩卖环饼、汤羹汤面的地方，再转过街，便是一路棚子。易厢泉心里知道夏乾胆小，取笑道："兴许是部署出了问题。你觉得寂静的夜晚甚是可怕，想快回家抄书去？那你可得小心路上碰见女鬼。"

"鬼总比人强！那青衣奇盗比鬼怪更是可怕。"夏乾被道破了心事，有些生气，"至于明天的守卫，你心里最好有数，别像今天一样，走了半天却见不到人！"

“明天不会有问题的。有我在，输的可能性不大。”

易厢泉说得轻描淡写，但却是事实。夏乾看着他，知道他有多大本事。易厢泉从十六岁开始连破数起大案，在各地游历七年，所到之处的陈年冤案悉数被其解决干净。

“但你也不能掉以轻心——”

“我没有掉以轻心，”易厢泉慢慢地走着，“和别的案子不同，对付这种大盗就像下棋。若要眼巴巴地等他出手，一切就太晚。所以我准备了一万根犀骨筷，先发制人。只是……下一步该他走了。”

下一步该他走了。

风声依旧，灯下二人的身影清晰可见，街角的落叶被风刮起，漫天飞舞。

易厢泉走着走着，不知想起了什么，忽然变了神色，苍白的脸上闪现了一丝不安。

他一向镇定，即便周遭变成万物皆焚的大熔炉，他也会是唯一一块千年不化的寒冰，又冷又硬，却总是救人于水火。

“怎么了？”夏乾觉得有些害怕。

易厢泉不应，僵直片刻，慢慢从怀中摸出一个金色的铃铛，上面简单地系着一根红绳。他没说话，只是抬手轻摇铃铛。

丁零一声，随风飘去，声音清脆而长远。

声音在寂静的黑夜里显得格外清晰、悠长，却令人汗毛竖起。都言声音亦可传递人的情感思绪，而此时夜里的铃声非常突兀，衬得寒夜格外瘆人，铃声伴随风声浮动，灯火及树影不停摇动。

此情此景，令夏乾觉得脑后一凉，似有鬼祟触摸一般，顿时大气也不敢出，只是屏息听着。

然而，寂静之外仍是寂静，一切没有任何变化。

夏乾被吓得不轻，待微微镇定，无比恼怒地低声喝道：“你杵在这儿跟木头似的，还摇什么鬼铃铛！不要吓我！”

话音未落，却看到易厢泉脸色陡然变了，就如同木头变成了青白色的大理石，冷冰冰的，失去了所有血色。夏乾心里暗暗一惊，又紧张起来。

易厢泉又摇了一下铃铛，又是丁零一声，仍然只有铃音，它很快便

被呼呼的风声吞噬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夏乾口齿利落，此时却说不出来什么完整的话。

易厢泉这片刻的失神，夏乾看得一清二楚。

他知道有些不对劲，还未发话，易厢泉却苍白着脸，笑着快速接话道：“人都是有弱点的，如我，这个铃铛就是几年前一位姑娘送的。最难消受美人恩，也许就是弱点。”

夏乾知道，易厢泉这个人语速如果忽然变快，就证明他很紧张。他的表情也变得格外奇怪，他的头没有动，却用双眼在四处乱看，看着漆黑的街道，看着昏黄的灯光和婆娑的树影。

夏乾一愣，刚想从口中蹦出“胡扯”二字，却只听易厢泉丝毫不给他说话的余地，继续急道：“罢了，改日再说，你快回家吧，否则又要抄书了。我巡视完下一个街口就回客栈。回见。”

说罢，易厢泉似乎迟疑了一下，望了夏乾一眼。就凭这一眼，夏乾居然打了个寒战——这不是普通的一瞟，而是有深意的。眼神中是探寻，是恳求，是凌厉的决断，是无穷无尽的话语。这些皆不从口中出，而是凝聚在这一瞟。易厢泉在这一眼神传达后，就转身匆匆一言不发地离开，在街角向右转了。

他没有灯笼，这条长街上有微弱的灯光，易厢泉漆黑的影子被拖得很长很长。金色的铃铛悬挂在他腰间，叮当作响，在寂静的街道里传得很远。

夏乾先是愣在那里，随后也满腹狐疑地转身离去。他行动极缓，长街孤寂，独留他一人思索。

这一系列的转变太快了。

夏乾清楚，易厢泉本应该左转去医馆借灯油，或者直走，摸黑巡街，但是他却右转了。

右转，会绕一段路再回到原地，否则就是死胡同，出不去的。夏乾自小熟悉全城的路，自然懂得此理；易厢泉看了地图，应该也不会弄错。

还有那个铃铛，也很古怪。他知道有种唤猫铃，声音小而且清脆，猫却听得清楚，若是训练有素，听到就会来。

夏乾突然灵光一现，莫不是因为吹雪？是不是吹雪本来在附近闲逛，却没听到主人的召唤，所以易厢泉担心？吹雪是只很有灵性的猫呢。

但是易厢泉那表情太奇怪了！

只听此时，巷子里静悄悄的，易厢泉嗒嗒的脚步声远了，铃铛声也不可闻。夏乾也转弯，步入下一条贩卖蔬果肉类的街道。这里没有灯，此时也没有月光，长街里伸手不见五指，正常人连路都看不清，可是夏乾却可以看清一些，他的视觉真是天生的好。

走着走着，夏乾突然明白了几分。

会不会是易厢泉故意把吹雪放在附近的？吹雪灵敏，巡街带着它绝对不是坏事。

可是易厢泉为什么没说实话？夏乾琢磨，倘若一个人说了假话，其原因除了欺瞒，或许就是当事人迫于某种环境压力不得不说谎。

今夜到底哪里不对？

守卫。走了三条街，一个守卫都没有。守卫为什么被撤离？守卫对谁的威胁最大？

夏乾一惊，却顿时感觉汗毛竖了起来。他懂了，似乎是懂了，但他希望不是这样。

但是，如果真是他所想的那样……

夏乾在转角一闪，摸黑躲进街边的小棚子，蹲了下来。他本来应该穿过小树林抄近路回家的，如今躲在这里，黑暗一片，想是没有人发觉。

夏乾悄悄探出头来，这个角落很隐蔽，不会有任何人看到他。

他要躲在这里，他要证实自己的判断。

第二章 关闭城门欲捉贼

万籁俱寂。夏乾就这么浑身发凉地窝在角落里，双眼瞪得鸡蛋大。

乌云似一层浓重的巨大黑纱，街道在这一刹那变得异常黑暗，而在大风之后乌云迅速退去，露出皎皎明月。狂风映月，冷得令人彻骨；月光如冰，倾泻下来却浇得人透心凉。

夏乾的视力极好，他能看见苍白凄冷的月光，街边微弱的灯光要吹熄了似的，不住摇曳。他躲在小棚子的阴影里，狂风吹不散他的恐惧。

夏乾屏息凝神。他在等，等易厢泉从街道转回来。他知道出事了，而且情况危急，易厢泉一定是在摇铃之后发现异样，打算独自一人面对险境。

易厢泉这个人是多么谨慎。谨慎，会知道夜行的危险。夏乾推测，易厢泉把吹雪也带出来了。巡街的时候吹雪八成就在附近放哨。

在惨叫过后，易厢泉摇起铃铛来唤猫，猫却没来。这小猫必定是遭难了。

那么……是有人在附近了。

有人刻意支开守卫，并且放倒吹雪。真的有人一直在暗中跟着他们。

易厢泉定然意识到了这点。刚才做戏，让跟踪者误认为易厢泉和夏乾准备打道回府，实则是想转回原地。巷子窄小，若能前后夹击，定然是瓮中捉鳖。

夏乾想着，觉得喉咙发紧。他想知道事实，也许易厢泉需要他帮忙。

风忽然停了。

这阵风停得很是突然，徒留一丝入秋的寒意。周围连蝉似乎都死透了，没有一丝声响。夏乾连自己的呼吸声也听得一清二楚。

就在这短短一瞬，他却又听到了另一种呼吸声，微弱却均匀。

这呼吸声不是他的！

呼吸声由远及近，还有轻微的踩踏木板的声音，像是有人从远处蹑手蹑脚地走过来。

夏乾没有动，却感觉面前有灰尘簌簌落下，他缓慢僵硬地抬起头望向古旧的木棚子顶端。棚顶是一块结实却破旧的木板，木板长长的缝隙微微透着光，打到夏乾苍白的脸上，形成了一条光亮的直线。

夏乾盯着缝隙，突然一下，一道黑影掠了过去，光被猛然遮住了。

显然是有人从顶上走过。遮光的一刹那，夏乾觉得自己的心狂跳起来。灰尘再次飞舞而下，迷了眼睛，待他再次睁眼，却听到那呼吸声音越来越重，似乎就在自己耳边一般。顶上的木板却再也透不出光亮来。

棚顶上面居然有人！这人正好在自己头顶上！

天棚离他不过几寸的距离。

夏乾傻傻愣愣地一动不动，额头有冷汗渗出。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不知道对方的底细，不知道对方来做什么。越是这样，越是恐惧。

月黑风高，来者必定不善。夏乾手心微汗，指关节泛白。他拼命稳住呼吸，握紧了自己蓝色衣衫的左袖子，里面有一柄小巧锋利的匕首。这匕首削铁如泥，但是自己从没用过。这东西一寸短一寸险，若有不测，用来防身也胜过赤手空拳。

夏乾不懂武艺，他要极力避免正面冲突以保自身安全，同时心里暗暗后悔，自己怎么就遇上了这种事？他还没活够呢，都怪易厢泉。

似乎有别的声音传来。

顶上的人似乎觉得有异样，僵住不动了。

可是那异样不是来自夏乾，而是易厢泉。夏乾向外望去，发现不远处的阴影里有人在移动。易厢泉穿着白衣，在漆黑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。只见他轻轻地钻入同侧的另一个破旧棚子下面。他离夏乾几丈远，似乎是从街角刚刚转回来，呼吸均匀，轻手轻脚。

夏乾一见易厢泉，顿时心情大好，暗暗舒了口气。

易厢泉看见夏乾似乎一点也不意外，也有几分喜色，还朝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他腰间的金色铃铛早已摘掉，灯笼也不知道扔在哪里，手中除了那形状怪异的铁扇子之外别无他物。

夏乾见了他，本是安心了的，如今却又略微紧张起来。自己好歹有匕首，易厢泉可是手无寸铁。

好在这是一个死角。这一片棚子全都紧挨着，顶上的人因为视角锁定，看不见下边发生了什么。

夏乾、易厢泉二人都僵着不动，似乎都在思考对策。

夏乾脑中一片茫然。但抬头看着易厢泉淡定的眼神，况且看他那架势，八成有了主意。

突然之间，棚顶又“嘎吱嘎吱”地响起来。

紧接着又是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听起来像是布料的摩擦声。

易厢泉面色如常，依然没有动，只是利落地挽起袖子，握紧手中的金属扇子，静观其变。这样可以弄清棚顶上的人的目的，把人活活抓住便是最好的。

二人出乎意料地有默契，谁也没动。

然而就在这时却出了变故！

远处有一团白色的影子似雪球般滚过来又定住。二人定睛一看，便都愣住了——吹雪一身白毛凌乱，安静地站在街角暗处，抬起小脑袋，黄蓝双目狠狠地盯着顶上的人。

夏乾心里暗骂“畜生”，吹雪刚才惨叫一声之后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！还好猫走路无声，顶上的人继续动作，“咔嚓咔嚓”声不断，似乎并未发觉吹雪的到来。

吹雪浑身雪白非常醒目，顶上的人却没看见。显然棚顶人是背对着吹雪，面向的是易厢泉。而位置，应该恰好是夏乾脑袋顶上。

夏乾顿觉头疼，这样的姿势要怎么抓人！

突然，咔嚓声停住了。夏乾突然冷汗直冒——　一只手从棚顶探出来。

这只手纤长灵巧，不显苍老，指甲干净，但是看不出男女，

棚顶的人似乎伸出手想要碰路边的灯。这只手只是刚刚碰到，灯晃了一下，映得路上明暗不定。

就在夏乾被这只诡异的手吓得呆傻之时，易厢泉淡淡看了一眼吹雪，一只手突然从怀里掏出了刚才那个金色铃铛，夏乾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见铃铛已经拼命地晃起来！

就在短短一瞬，铃声叮当大作。夏乾吓傻了，看看棚顶又看看易厢泉：这又是哪一出？伴随着铃铛急促的声响，吹雪霎时间发出了凄厉的大叫！

凄厉的声音划破夜空，混合着黑暗的夜晚带来的寒意直击耳膜。夏乾顿时汗如雨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根本没有准备！

这时易厢泉突然晃动，白色影子如同鬼魅般一闪，从棚子撤了出去，夏乾根本看不清他的动作，却见易厢泉跳到街上，白衣如幻如雾，口中大喊：“不要动！”

棚顶的那只手缩了回去。

易厢泉已经跳到了街上，紧接着他的扇子展开了。那扇子十分奇特，扇边如波浪，通身泛着冷冰冰的光。只见易厢泉轻轻一甩，有什么东西飞了出去——

瞬时，棚顶上的人传出“啊”一声轻微的呻吟，声音听起来是个男人。接着又是一阵急促的布料摩擦声和木板的嘎吱声。

夏乾什么也没有看清楚，只知道那“不要动”看似是说给棚上之人，其实是说给他自己的。

夏乾没有动，他知道易厢泉的意图。易厢泉不让夏乾动，并不是怕他有危险。他们二人都不懂武功，更不擅长近身搏斗，如果突然碰到了高手，两个人没有事先商量好以相互配合，那么在搏斗中不但难以互相帮忙，反而彼此牵制。

易厢泉迅速攀上棚顶，速度极快地消失在夏乾的视野里。

只听棚顶的木板顿时嘎吱大响，载了两个人的重量，仿佛要崩塌了一般。夏乾紧张地盯着木板透光的缝隙，见上面二人影子在灯光下闪动，映在夏乾不知所措的脸上。

接着是“嗖”的一声响，似是刀剑出鞘，紧接着是金属碰撞的声音，木板似乎支撑不住了，灰尘疯狂地掉落下来，整个棚子开始剧烈晃动。

夏乾仰面，忽然，一滴温热的东西滴在了他鼻子上。

他下意识地抹去，却闻见浓烈的血腥味。他“妈呀”叫了一声，再也按捺不住，从棚子里面一下子跳出来，一个踉跄差点摔在地上。却见棚顶上白色影子似鬼魅一闪，棚顶上一个人都没有了！

他们从另一端跳了下去。

夏乾也费力地翻过去，棚子的另一侧是回家途中必经的漆黑小树林。易厢泉站在不远处，面朝树林，不停地喘着气。

“跑了。”易厢泉一边喘气一边扭头道，语速极快，“你去叫守卫过来，我再找找，动作要快！他受伤了，我的镖打中了他的右手臂，再不追必定来不及了！”易厢泉急匆匆地说着，这才望向夏乾的脸，惊讶道：“你受伤了？”

夏乾摇头，慌忙掏出白绢子擦去血痕，却看见易厢泉的白色衣袖也

被染红，左手滴着血。这是被吹雪抓伤的那只手，上边又添了一道清晰的大口子。

这是刀剑留下的伤痕。夏乾二话不说把绢子扔给他，易厢泉立刻接住裹紧，绢子上又染红一片。

夏乾欲言又止，步子也挪不动。而此时却觉得脸上有丝丝凉意。他抬起头，却见一道电光划过天际，不久便是轰隆一声。乌云早就遮住了月亮，空中竟然下起了丝丝小雨。

方才的晴朗竟然是暴风雨的前兆。

“雷雨中不适合在树林穿行，这一带的路我也不熟，那人怕是早就跑远了。”易厢泉说着皱了眉头，血止不住地流，雪白的绢子斑斑点点，甚是可怖。

夏乾收了手中的匕首，急道：“你去医馆找傅上星看看伤，我去叫人！”

“不，等一下再去。”易厢泉迅速扯下袖子遮住伤口，简单一包，“估计一会儿雨下大了，很多痕迹便消失了，且先看看周围。”

“有脚印？”

“目前没看到，”易厢泉蹲下，皱着眉头，“太黑了。”

夏乾见易厢泉不停涌血，又在四下摸索绢子，忧心忡忡地道：“你的灯呢？”

“在旁边的街道角落，我碰见吹雪的时候就把提灯放下了。回来路上黑，我摸索着过来的，这才费了点时间。”

夏乾终于又找到一块翠竹色的绣帕，绣工极好，绣的是碧绿的竹子，似乎有暗香隐于其间。夏乾丢给易厢泉便问道：“吹雪还好吧？”

易厢泉接过绣帕，看了一眼，眉头一皱。“你这绣帕是女人送的？”不等夏乾答话，他便无所谓地用绣帕裹住受伤的手，“我看到吹雪的时候，它已经倒在路边了，估计是被强制闻了什么不该闻的东西。还好，我推了一下它就醒了，醒了也没乱叫。要是别的猫，估计闻这一下得睡上一天。”说着，易厢泉用另一只手从怀中掏出一片青黄叶子包着的东西，“早就听说中原的香料异常厉害，可惜我对此不大了解。这是在吹雪旁边捡到的。”

夏乾拿了过来，那是一包小的白色粉末，香气浮动。他看了一眼就赶快将其包住，怕淋湿，也怕放出气味：“兴许是那棚顶之人放的。究竟何人做这种事？他想干什么？跟踪我们？”

易厢泉单手支撑一下子就翻上了棚顶，他蹲下，眉头蹙起："你看这个。"

夏乾也翻了上去。微亮的街灯在细雨中闪烁，本身灯是有挡雨的板子的，只是风吹来似是要灭了一般，一明一暗地晃悠着。

灯下有一团白色的粉末。说是粉末，颗粒却不小。好在刚才疾风骤停，这些粉末正好在灯光下没被吹散，风起，扬起一阵香气。

易厢泉沉默不言，夏乾转过身来惊讶地问他："这……你跳出去的时候，看见那棚顶的人手碰了一下灯吗？"

易厢泉一愣："怎么，他碰了灯？我并没有注意。"

"他刚碰了一下，你的镖就打过去了。等等，你那是镖还是别的什么？你出手可真够快的，那扇子当真是好东西，你从哪儿得的这宝贝？我也想要！"

易厢泉随手把金属扇子给了夏乾，而他自己只是盯着那堆粉末，之后就仔细地把它们用叶子包起来，装到怀里。

夏乾接过扇子，沉甸甸的，寒光四起。整个扇子被打磨得分外光亮，形如海中波浪，扇叶很厚，夏乾怎么也打不开。他求助地看了易厢泉一眼，易厢泉直接把扇子从他手里抽回去了："别给我弄坏了。"

"你这扇子怪异有趣，可有名字？"

易厢泉还在注视地面，目光不离，"嗯"了一声。

夏乾赶紧掏掏袖子："我用这匕首跟你换如何？"

夏乾从左袖中掏出鎏金匕首，不过几寸，剑鞘上面还镶嵌着细小的红宝石，雕刻流云，极其精致。夏乾得意道："徐夫人匕首，都说荆轲刺秦'图穷匕见'，指的即是这种。如何？换是不换？"

怎么可能换！易厢泉头也没抬，快速道："方才我即将跃上棚顶的一刹那，见他似乎拿个小包袱，摊在地上，里面的东西看不真切。我当即发镖，本以为他是绝对躲不及的——谁知他把包袱一卷，快速一晃，用右臂硬生生挡住镖，血一下子喷涌出来。他迅速反应过来，那左手便腾出来了，单手就抽出了腰上的剑。他虽然蒙着脸，却始终背对着我，我又扬起扇子给了他第二镖，但是他的剑速快到难以想象。我还未看清便觉剑锋一扬，只听'当'一声，镖已经偏了，远远弹去。我这第二镖速度极快，可是他居然不用转身就可以直接用剑挡住。"

夏乾没料到易厢泉突然滔滔不绝说这些："之后他就逃了？"

"逃了。我出手这么快他都能逃走，况且……你看那边。"

夏乾看见不远处似乎有微光闪烁。他吃惊地道："那是……"

"是我的第一镖。他中了镖之后立刻从身上生生拽下来，又迅速掷回给我。我用扇子发镖，他却用腕力回击。但那力道绝对不亚于扇子所发，速度快得惊人，我险些没躲过去。"

夏乾没有说话，他走过去，看着那镖，上面浸满了血，可见插得有多深，怕是整个没入了肉里。周围也是一大摊血，顺着木板滴答流下。夏乾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涌上来，顿觉后怕。

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这人生生地把卡在自己手臂上的镖从肉里抠出来，迅速扔回去，整个动作还是在未转身回头的前提下。

夏乾吸了一口凉气。速度，力度，准度以及韧性……

易厢泉没有说什么，看看远方的漆黑小树林，树影婆娑，被雨蒙蒙掩住。那是棚顶上的人消失的地方。他沉思一会儿，突然问道："他刚才逃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气味？"

夏乾一愣："闻到了，有点隐约的香气。但是我离他太远，也辨别不出来是什么味道，你可也闻到？"

易厢泉眉头紧皱，又"嗯"一声。他双目微合，似在思考。

"你没看见他的脸，他是不是穿着青黑色衣服？我们刚刚碰到的，到底是谁？"夏乾浑身冷汗，攥紧袖子紧张问道。

易厢泉抬头，淡淡地瞧着昏暗的街道，映得双眸亦是一片漆黑。

"明月上柳梢，只见青影飘，不见人，亦非妖，日出之时，云散烟消。"

易厢泉的声音很轻。

听了这话，夏乾脑袋"嗡"的一下，紧接着就感觉到了一股寒意。

二人沉默不语。他们万万没想到，青衣奇盗竟然这么轻易地现身了。这种出其不意的到来给二人带来无形的压力。细雨之中，易厢泉攥紧了血迹斑斑的手帕。他抬起头来看着街灯，眼中第一次显出了忧虑。

医馆没有锁门，只是虚掩着。易厢泉轻叩，不见人应答，索性推门进去。

厅堂简单干净，一桌两椅，空气中弥漫着草药清香。门旁悬挂斑驳铜铃。

易厢泉摇了铃铛，之后便坐下。医馆此时没有病患，桌上燃一支小

烛，温暖的火焰映着窗外的雨。

江南到了秋天也是不太冷的，柳树仍绿，秋菊盛开。但秋雨却依然有连绵不绝之意，淅淅沥沥，送来一场秋寒。庸城安静地笼罩在雨中，就如同笼罩在难以退去的寒冷雾气中一样。

听着屋瓦被雨打发出的滴答声，易厢泉的心也静了下来。他受伤的手仍然握住绿色帕子，已经不觉得疼痛。

在这短暂的等待里，易厢泉看了看手中沾血的绣帕。这是夏乾给他包扎伤口的，斜斜地绣着一朵兰花，还泛着脂粉味儿，显然是女子之物。

这脂粉味儿似乎在这间屋子里就能闻到。

易厢泉好奇，正欲拿着帕子细细打量。就在此时，“吱呀”一声，门开了，只见木门外站着一个年轻的郎中。他三十岁上下，儒雅端庄。烛火映在他眼中竟然是如此温暖祥和，但他双眼泛红，显得有些疲惫。

他扫了一眼易厢泉的伤口，眉头微蹙，迅速坐下，打开了桌案上的药箱。

易厢泉没让他号脉，只是清理伤口。

“旧伤新伤，你这伤若不及时医治，日后怕会影响你这只手。”郎中目不转睛，手法轻缓却精细地处理伤口，轻言道，“忌生冷辛辣，这药几个时辰擦一次，很快就会痊愈。听闻易公子略通医理，却怎会如此不注意身体？”

这个郎中显然认识易厢泉，这也不奇怪。庸城不大，易厢泉举手投足都显得很是特别，虽只来几天，眼下也是尽人皆知的人物了。

“先生不必如此客气。说通晓医理真是谬赞了。我行走江湖只是粗通脉象及经络，多是儿时师母言传罢了，”易厢泉轻松一笑带着敬意，“还未请教先生名讳。”

“不敢，在下傅上星。”郎中这才抬头温和一笑。

易厢泉眉头一皱，这就是夏乾口中用银子贿赂杨府尹以求得进京机会的人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“傅上星……上星先生出身于医药世家？”

傅上星笑着摇头。

易厢泉忽然莫名笑了一下。他用空出的手从怀中掏出叶子包裹，就是从吹雪身上取来的药粉，摊开道：“先生可认得此物？它迷晕了在下的

猫。”

傅上星取一点略近口鼻，就速速放下，皱起眉头：“迷药的一种，可致幻，也可使人嗜睡，香气很足，从很远处便能闻见，所以用量应谨慎。易公子从何处得来此物？”

他说得诚恳而认真，易厢泉突然对眼前的人多了几分莫名的好感：“此香何处出产？做何用途？”

“此物是很多植物研粉的混合物，研磨工艺精良，配药技术也好，当是制药高手所制。其中用了大剂量的洋金花，也叫曼陀罗。天竺很多，中原各地有不少。近了口鼻才可以使人昏迷。”

易厢泉沉思一下，道：“近距离闻起来会使人昏迷，那远距离呢？”

傅上星轻轻替易厢泉包扎伤口，一边说道：“剂量不同，效果不同。眼前的这些剂量小，充其量也只是针对猫。定是猫自己主动上前闻或者被强行捂住口鼻，若是离得远，在室外是昏迷不了的。易公子常年在大理，可知当地盛产致幻剂罂粟，相似的，这曼陀罗也有致幻的效果。若是服用，它可是相当厉害的毒药。”

易厢泉闭起眼睛似在沉思：“在下还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先生这里可有香料？”

“香料与药材是密不可分的，我这里倒是有一些常见的。”

“可否让我一一闻过？”

傅上星诧异：“百种香料，易公子确定要一一闻过？”

易厢泉点头道：“这事十分重要，劳烦先生了，夏乾还未回来，多等一下，这期间不妨做点实事。”

傅上星忧心地带着易厢泉来辨认香料，百种一一闻过，这可要耗费大量精力。而有些香料久闻对人身体有害，易厢泉身上有伤又显得疲惫，当然是不好的。

易厢泉显然在凭借气味找什么东西。

人有很好的嗅觉记忆，这种记忆并不比眼睛耳朵看见听见差多少。但是，如果闻多了，很容易造成嗅觉迟钝，这样即便再好的嗅觉记忆也于事无补，于人有害无益。

易厢泉却只是轻轻地嗅过，一言不发。窗外的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，似乎减小了些。烛泪滴落似乎快要燃尽，不知不觉半个时辰过去了。

“这是……上面写着，当门子？”易厢泉突然停了下来，指着一些很少的棕黄色粉末。

“当门子有催产之效，在下只有一些，此物甚是昂贵。”傅上星笑道，“富人家也有用它来熏香的，当门子就是麝香的药用了。”

易厢泉蹙眉：“这味道……有点相似，但似乎不是。”

“易公子闻什么相似？可是说曼陀罗？曼陀罗的叶子就有麝香味道，可是——”

易厢泉摇头，傅上星便识相不再答话。沉吟片刻，易厢泉道：“上星先生可有有关香料的书？借我几日可好？”

傅上星笑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
这时却听得门开了，易厢泉转过头去，见走来一位少女。她见了易厢泉便轻声问好。少女约莫十六七的样子，眉毛弯弯，唇红齿白，很是可爱。她穿着当下女子时兴的罗裙与粉红褙子，头上扎着细细的小巧绢花。屋里的灯光昏暗，她似是摸索着走上前来，想要收拾一下桌上的医药箱子。

“小泽，不早了，你也歇吧，我去收拾。”

“不碍的不碍的，顺手也就收拾了。”被唤作小泽的少女笑了，她把药瓶摆好，这时猛然看到易厢泉用来包裹手的碧绿翠竹绣帕，上面沾了血。她似是看不清，眯了眼，等待看清了却猛然一颤，随即涌上失落之情，沉默不语。

易厢泉尽收眼底，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了，顿生几分歉疚，心里暗骂夏乾，于是想要转移女子注意力，笑道：“敢问姑娘不会姓曲吧？”

小泽抬头一愣：“你怎会知道？其实我也是没有姓的，我——”

“小泽，不可无礼，”傅上星责怪却不失温和，“这是易公子，易厢泉。”

小泽立刻好奇地看着易厢泉，目光却盯着另一个方向。这个少女没有缠足，虽然娇小却没有江南女子的温婉，有这年纪独有的朝气。但仔细看，少女美丽的眼睛里却是空洞的。这种空洞的眼睛几乎只有失明的人才会有，但小泽显然是不完全失明的。

傅上星催促她休息。小泽没有吭声，摸索着走出去了。

“曲泽……”易厢泉似是同情地摇了摇头，“她是夜盲症吗？”

傅上星叹道：“差不多，但不是。她白日里的视力还可以，但是晚

上，几乎完全看不清。”

傅上星转而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向易厢泉：“易公子真是厉害，居然能猜到小泽的名字。”

易厢泉没有回答，只是起身道：“今日谢过，在下还有要事，不再打扰，告辞。”

“这灯赠与你，路上漆黑，小心为上。”傅上星匆忙递过灯去。

易厢泉付了药钱，走到门口却又停下了。他没有离去，似是犹豫地转身，冷不防问道：“请问上星先生，人为何会中毒？”

傅上星一惊：“易公子何出此言？”

“只是想知道人中了毒，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？”

傅上星摇摇头：“太多了。就毒物本身来说，有些毒物过了一些时日就会失去毒性，无毒的东西放了一些时日就会产生毒性。而对于不同的人作用也不同。常见的毒物主要来源于饮食、水源。”

“早听说银针是无法检测出所有毒物的，除此之外还有无他法？”

“不是银针不起作用，而是毒物的种类过多。要是懂毒物的人来下毒，那简直是防不胜防，”傅上星言至此，眉头微皱望向易厢泉，“不知公子是否碰上了麻烦？”

易厢泉摇头。

傅上星忧心地望着他：“我见你面色欠佳，又问这种问题，是不是……嗯，可否让在下诊脉？只怕易公子……”

易厢泉摆摆手：“只是疲惫，不劳挂心，告辞。”

说罢他就离开了。

而就在此时，夏乾带着方千从庸城府出来了。只待他们到了医馆，却见灯虽然亮着，里面却没有动静。

见找不到人，方千便回去休息，毕竟明日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而夏乾心中恼火，这易厢泉又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自己本是一个闲人，如今却忙得不可开交。刚刚把吹雪送回去，又向方千报告发生的事，随后又调遣守卫……

夏乾有些不悦，独自一人回家去了。

今夜的风依然很大，雨却忽然停了。乌云已然消失不见，月亮竟又

悄然出现。月光下，几名守卫在街道上提灯巡逻。

夏乾自然安心许多。刚刚碰到那样的事，他相信险后则安，这段路应当是安全的。就在快要到家时，夏乾又看到了易厢泉。

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夏乾先是一愣，却又气恼起来，“你如此随性，害我们一通好找！”

易厢泉提灯而立，另一只手上缠着白纱布，面带倦容，只是仰头，双目无神地望着街灯。

这是一盏老式的雕花木灯，刷了防火的朱漆，在高高的朱红木质灯柱上悬挂着。这里的街灯与那小棚子前的一模一样，大道上都会有相同的街灯，数量不少，全城灯火点点，各巡逻据点也有。狂风不停歇，街灯一晃一晃的，与他们遇到青衣奇盗时的场景一样。

见这情景，夏乾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而易厢泉率先开口道：“你是不是打听到方千那边出了什么事？”

夏乾赶紧点头：“方千他们被愚弄了!今日守卫本来照常，方千去取些药留作明日备用，回来却接到信件，说今夜守卫的人数不变，只是地点时辰略变。信上精细地列出了所有守卫的变更，方千看了一下，只是微调，就照做了。”

“哪来的信？”

“在方千房里的桌子上。整个信写得十分详尽，各个街道标示异常清楚，落款……是你。”

易厢泉叹气：“区区小把戏，他竟然相信了？我当时人还在庸城府没离开，为何要拿书信给他？”

“你一向行事古怪，他为人忠厚老实，当然相信了。”夏乾无奈道，“信上说，今夜调动部署，事关重大，务必秘密进行。只要将变更后的时间地点告知守卫首领，到时行动即可。此事不可与他人商量，不能把内容写下来，不得给任何人看，在庸城府不能提起此事，包括跟你谈论也是不可的，而且，”夏乾叹气，“信里写着让方千在下雨的时候把信焚毁。”

易厢泉眼睛一眯，有些恼怒：“他照做了？”

“最后一点没有照做，不过你别生气，毕竟咱们没有什么损失。方千说，他也怀疑过，只是那封信上边的部署十分精确而谨慎细致，外部人员哪知道得这么精细？”

易厢泉苦笑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就电闪雷鸣下雨了，方千说，他当时还欣喜‘易公子果然料事如神’，随后就拿出字条准备焚毁。就在字条点燃时，他突然发现字体的颜色似乎淡了。他一下子蒙了，觉得事情隐隐不对，”夏乾开始在怀中摸索，“他决定扑灭火焰。但是，字体都淡了，只留下卷首称谓方千的‘方’字还能看得清楚些。”

夏乾掏出两张纸片，一张是普通纸，上面是“方”字，显然是夏乾趁着字迹尚未消失的时候临摹的；另一张纸片很小，是原件，圆形小片周围有烧焦痕迹，一点字迹都看不见了。

“方千不想给我，说是要交给大理寺。我管他什么大理寺小理庙，趁他不注意，拿来给你看看。”

易厢泉沉默一会儿才道：“此事不可声张，之后有人要问起这信的事情来，就说是我写的。”

夏乾点头：“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单凭这一个‘方’字，实在不好看出笔迹，只是，如果硬要看写字风格的话，这倒像——”

“王羲之。”

易厢泉拿起纸张，对着明亮的街灯，细细地看着：“简直像王羲之真迹。论身手，论学识，青衣奇盗均属上乘。他还精通香料用法，极擅谋略，这种人为什么做贼？”

他将纸张揣入怀里，显得有些担心。如果青衣奇盗真的与师父、师母的案子有关，那么这个对手不但狠辣异常，而且极擅谋略。

夏乾看出了他的忧心，宽慰道：“明天不会有问题的。”

明天不会有问题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

这就像是一场战争。庸城府衙的所有人此刻都在紧锣密鼓地备战。他们有最精锐的部队、最优秀的将领、最出色的谋士。

易厢泉站在街灯下，一身白衣被灯染成了浅黄。他的眼睛里闪着灯光，这是街灯的光，大盗的影，庸城的绵绵阴雨，官府里来去匆匆的人。这些人和事在他的脑海中闪过，像图画一样慢慢变得清晰……

大敌当前。

易厢泉突然笑了，他似乎有了别的主意。

“你夏宅甚大，容我一间可好？”

夏乾一愣，没想到易厢泉会突然这么问。

“你不是决定在客栈落脚吗？为何变了主意？今晚就去？”

“今晚即搬，若无意外，一直住到城禁结束，吃食与下人同样即可。”

“就住我隔壁好了。至于吃食，样式简单就不可能了。我爹不在，你也知道，我娘绝对不可能亏待你。”

“但愿明日一切顺利。”易厢泉轻声说道，像是对自己的劝诫，又像是对明天的诉说。他抬头仰望，中天悬明月，不知阴云秋雨何时再来。二人决定就此离去歇息，走到一半，吹雪也悄悄跟上来了，跳到了易厢泉肩头。

庸城是扬州最安全的地方，而夏宅更是庸城中最安全的地方。站在门口，只觉得如普通人家大门一样。但是夏宅院子极大，屋舍不知道有多少间，家丁用人轮番守夜，烛火更是彻夜不熄。

易厢泉站定了脚步。他突然觉得，二人似乎是顺着灰墙一路走来的，走了很久很久，那灰墙却绵延至此，开了一扇朱漆大门。

“这一片……都是你们家？”

“是啊。”夏乾轻描淡写，“刚才翻墙就能进，但是翻墙容易被当成贼，会被狗咬。我曾经偷懒翻墙回家，被自家的狗咬过。”

易厢泉震惊道：“几年前来过，不记得你家变得这么大。”

“我们东西太多，去年把隔壁人家院子直接买了。”夏乾困倦，打着哈欠进了门，“进门了，你快跟紧我，跟不上会迷路。”

夏乾引着易厢泉进了门。院中设假山池塘，花树成荫，灯火通明，石板路铺得整齐。虽然雅致，却似乎并无什么豪华之处。但易厢泉依稀记得，这以前可都不是夏家的院子。

“这都是直接买了隔壁宅子之后砌墙连通的？”

“是啊，要不然怎么办？庸城地皮稀少，我们家在外城还有三处宅子，因为城墙在，都连不起来了……”

恰逢几个端着洗漱盆的年轻丫鬟从树荫下走过，时不时往这边偷瞧，多数都在瞧她们的易公子。易厢泉礼貌地笑笑，丫鬟们觉得更开心了。

“易公子肩膀上的那只小白猫是吹雪吗？白白的真是可爱！眼睛也漂亮！”几个丫鬟凑上前去，把易厢泉围住，伸手要抱猫。这一闹，半个府的丫头都凑过来了，打着灯笼，东瞧西看，吓得吹雪直瞪眼。

“看什么看？以前又不是没见过。”夏乾有些嫌弃，叉腰道，“谷雨，我爹这几日不会回来吧？我娘睡了吗？”

“少爷你又偷跑出去，老夫人气急了。如今被哄得睡下了，说今日的账明日再算，又要罚你抄书。”名唤谷雨的丫鬟有些不屑。她侧过头，视线绕过了夏乾看向易厢泉，热忱地道：“易公子来啦？饿吗？渴吗？”

“他不饿，”夏乾有些生气，“你们怎么不问我饿不饿？”

“谁问你啦？”一群丫鬟嬉笑一阵，一个个都在看易厢泉。夏乾生着闷气，把她们轰走，带易厢泉去了书房，让他凑合着睡一张小榻。

“别的客房太远了，大晚上就别过去了，”夏乾随意地给他铺了床，“别让那些小丫头进来。谁进来，说不定就被我娘指给你成亲了。”

易厢泉原本还在打量房间，听闻此话脸色一变。

夏乾打着哈欠：“别不当真。我娘身体不好，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。我爹不肯纳妾，我娘就逼着我娶亲。你看看，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……还有，你没事就帮我抄抄书。我娘只让我抄《论语》，上次罚的抄完了，你帮我多抄点，下次再罚时就可直接用了。”

书房整洁，日日有人清扫，但是书籍上却落了灰。书架上挂着一幅文与可的墨竹图，墨竹图旁边则挂了一把弓箭。弓箭下面供奉了财神爷，这是夏府每间屋子都有的摆件。旁边蓝色哥窑花瓶里插着一些孔雀羽毛。易厢泉抽出了一根：“家中还摆着这些？”

“是呀，”夏乾弯腰铺了被子，“吉祥。小时候跌落山崖时看见一只孔雀从空中飞过，掉下来的那根孔雀毛，我也一直带在身上。这么多年，什么灾病都没有遇到过。”

“你辞退了这么多教书先生，又不爱读书，非要跑去书院。家大业大，为何不去看店？”

“读书还能在书院睡觉，看店可睡不成。床铺好了，你睡吧，”夏乾哼唧着踢了床铺一脚，“没事千万别招惹我府上那群小丫鬟。”

易厢泉看了看书桌，只见桌下有个盒子，里面是快要溢出来的字条。他随手拿了一张出来，竟然是欠条。满满一大箱子，竟然都被夏乾随便丢弃。

“这些都是……”

夏乾有些困倦：“都是欠条。反正也没多少钱，堆在那儿留个纪念。”

易厢泉扫了一眼，每张欠条上写的可都不是小数目。此刻他突然明

白为什么夏乾被人叫作瘟神了。其实他不是瘟神，而是庸城诸多人的债主。

易厢泉只是歪头笑了一下，话锋一转："那……你敢不敢去捉贼？"

夏乾刚要出门，闻声惊讶地抬头，困意消了一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

"如果碰到今天这种情况，换作是你，在我没出现的情况下，你会当机立断而毫不畏惧尽你所能去抓捕青衣奇盗吗？"易厢泉语速很快，严肃地看着夏乾，像是在等他发誓。

"在确保人身安全的状态下，可以；如果情况极度危险，绝对没门。"

"你相信我吗？"

夏乾打了个哈欠。虽没答话，却像是默许。

"我知道你比府衙的那些人更相信我，"易厢泉自问自答，警惕地瞧了瞧四周，随后进屋走到桌边，"这样我便放心了。"

他随手剔亮了红木花腿桌上的烛芯，掏出身上的笔，开始研墨。

夏乾一愣："你现在就开始帮我抄了？"

烛光下，易厢泉认真而严肃，仿佛在做一件天大的事。而他只是写下几个字交给夏乾："明日此刻此地，不见不散。不论发生何事，一定要到，纵使我无法赴约。虽然只是以防万一，但这是我唯一的'后招'。"

夏乾慢吞吞地接过纸片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子时城西三街桂树

夏乾看着易厢泉的字体："你这柳字写得不错，严正工整。你的'后招'就是半夜把我叫到那儿去道晚安？还好这地方容易找，全城就这么一棵——"

"别多嘴，小心隔墙有耳，看完就把它烧了！"

夏乾嗤笑一声，打着哈欠来到红烛前面，将字条焚毁了。

易厢泉望着火焰，喃喃道："我总觉得明天要出事。"

"不会的，一个小贼而已，你不要乌鸦嘴。"夏乾眉头一皱，但他也有些忧心。易厢泉往往说什么应验什么。

"走吧，走吧，不要打扰我休息。"易厢泉竟然反客为主，将他赶了

出去，吹熄了烛火。

窗外，传来夏乾骂骂咧咧的声音。月光清亮，穿进了窗户。

墙上文与可的真迹可谓价值连城，可如今落灰蒙尘，显得有些可惜。

它旁边的弓箭却在月下微微发光。

易厢泉看着弓箭，心如明镜。

书房悬弓本是不妥，夏乾被逼着读书却心有不甘，一进书房便是假惺惺地以读书为由去擦拭弓箭。

易厢泉笑了一下，抬手慢慢将弓箭取了下来。

不一会儿，夏家下人端来了洗面香汤和漱口的茶水，点上了驱蚊的香。丫鬟想进来铺床，却被易厢泉死死拦住，直到把吹雪交给她们才肯罢休。待洗漱完毕，他自己将床重铺一遍，还在枕头底下发现夏乾窝藏的几本小册子，都是《离魂记》《聂隐娘》之类的故事。他笑了笑，最后才在小榻上躺了下来。

有的人白天忙碌，只是不想直面夜晚。白天有很多离奇的事情可查可想，夜晚就没了；白天有很多人可看可聊，夜晚也没了。自从师父和师母死后，这些年他一直孤身一人，但夜晚越是安静，他越是睡不着。孤独就像锥子，扎得人辗转反侧。

今夜不一样。

易厢泉听着窗外丫头嬉闹的声音，下人们走动的脚步声，并不觉得喧闹，反而有些温暖。他已经没有家人了，夏乾就像是仅存的家人，也许夏家就是自己的另一个家。

他翻了个身，竟然慢慢睡着了。在青衣奇盗来临的前夜，睡得安稳又舒服，似乎梦到了师父、师母和善的脸，也梦到了面容模糊的亲生父母。

次日清晨，夏乾是被下人推醒的，他猛地跳起来，发现暗红缎子的床帷外一片光亮，真的日上三竿了。他慌忙找茶水漱了口，自己睡得再沉，他也清楚今天晚上会发生大事，如今这一上午却睡过去了。

夏宅是庸城最大的宅子，夏家的下人数量很多，而其中还算能干的不足二十人。于是把这二十人的名字重新命名，以二十四节气称谓，不足的便空着，以待晋升。唤醒夏乾的仆人叫夏至，是夏家的大管家之一。

“易厢泉还活着吗？派小满偷偷跟去了吗？”夏乾带着睡意问道。

“人家易公子作息规律，好几个时辰前就吃完早饭出门了。早闻易厢泉大名，智慧无双。本以为比老爷略小几岁，没想到竟然如此年轻。你看看人家，再看看你哟！”

夏至嫌弃地拉着夏乾起床，又道：“谷雨那帮鬼丫头甚是喜欢易公子，想把早膳端进房。哪知易公子非要亲自去厨房，跟下人们一起吃，吃饭时，似乎用了银器。”

夏乾眉头一皱，睡肿的脸映在手中茶杯上，没再吭声。

夏至接着道：“易公子吃了很多，又用酒葫芦装了一大壶茶水，之后便出门了。我让小满悄悄跟在他后面。易公子先去了城西三街，随后绕到庸城府衙，只待了不到一个时辰就出来了，然后进客栈。就在进客栈之前，小满……被他发现了。”

夏乾恨铁不成钢地道：“这得扣小满月钱！”

“这可怪不得他。易公子进客栈之前，突然回头，看着小满笑着说，与其跟着自己浪费时间，不如去干些正事，帮他找一根一人高的竿子。”

夏乾漱了口，一抹嘴，问道：“要竿子做何用处？”

夏至苦笑道：“不知道。要说那小满真是跑腿的命，傅上星先生在清晨来给夫人问诊，又顺便问了昨日易公子受伤的事。谷雨那丫头一听易公子受伤了，便非要拉着小满去送药——”

夏乾听得不耐烦了，蹬上鞋。夏至最怕他穿鞋，因为这是准备溜走的前兆，匆忙拦住道：“老夫人说了，如今外头乱，少爷你必须在家待着。”

夏乾冷笑一声，深吸一口气，拔腿就跑。他从后院翻墙出去，运气很好，狗居然没叫。

重本抑末思想在大宋有了巨大改变，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想得到宣扬。庸城地处扬州中心，水运交通便利，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。夜市素来热闹，而待五鼓钟鸣，早市也开始了。做买卖的都是一户挨上一户，但此时却因为城禁的缘故全盘打乱。

今日就是青衣奇盗偷窃的日子，百姓们都不敢出门，除了夏乾。他一路小跑到了风水客栈。这是衙门对面的客栈，易厢泉以前就下榻此处。老实巴交的周掌柜独自一人坐在老榆木台子前头。周掌柜早已过了古稀之年，虽耳背，眼却不花。如今客栈空空，只有易厢泉一个客人。

夏乾进门，扯着嗓子问掌柜，易厢泉是否还在楼上。问了三遍，周掌柜才笑呵呵地表示肯定。待他推开易厢泉房间的门，只见窗户大开，淡青色的床帏在秋风的吹拂下微微地动着。帷帐边不远处，易厢泉的行

李、包袱全在。房间门口有根一人高的竹竿，这是小满拿来的。桌上还放着药瓶和纱布，旁边倒着一只葫芦，却不见人。夏乾走过去，下意识地拔开葫芦的塞子，里面是茶水。

他认得自家的茶叶，葫芦里的茶水被喝掉了一部分。他又看看桌子，没有任何书信或其他东西，易厢泉就这么放下东西走了，没有留下任何音信。

他去哪儿了？他疑惑顿生，又细细打量起整个房间，地板湿滑，像是被人擦过。夏乾蹲下来，看见上面有水渍，虽然已擦过了，还未干。地板的狭缝里还夹杂着细碎的茶叶末。取一点轻嗅，与葫芦中的茶一样。

“掌柜的，易公子当真没从屋里出来？”夏乾从房间出来下楼，大声问起周掌柜，因老人家耳背，夏乾又重复了好几遍。

“当真没出来！”老掌柜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开笑容，声音沙哑，嗓门却很大，“易公子自从进去就没下楼来！老朽我一直在这儿守着呢！”

夏乾心里一凉，又问了几句也没得到什么结果，索性出门离开，直接去了庸城府衙。此时已近未时，秋日里太阳去得早，有归西之意。

庸城府衙守卫森严，赵、杨二位大人还在衙内的空地上。夏乾经过三道检查，之后穿过九曲回廊，过去行礼。只见赵大人坐在雕花莲叶托手的太师椅上。他一身黑色锦衣绣着芙蓉金边，面目严肃。

杨府尹挺着大肚子站在一边，绿色官袍、黑乌纱帽子活似硬生生套在一尊弥勒佛上。小眯眼扫过夏乾，点头问好。只见大理石桌上白瓷盅里盛着参茶，只用了些许人参须。京城大官来审查，自然要上点好东西。然而用整棵人参定然摆明了自己平日里受贿，于是只用了少许人参须。杨府尹是聪明人，大宋的很多官员都这么聪明。聪明人多了，就成了一种风气。这种风气在庙堂之上蔓延，渐渐地就生了事端。

远处，一身戎装的方千正一脸丧气地站在那里指挥着。昨日被青衣奇盗利用的事让他神魂未定。夏乾想去和他说说易厢泉失踪的事，可是想着说了也没用，大家也不上心，毕竟易厢泉一向神出鬼没。

守卫们正在搬运，谨慎地将一万零二根犀骨摆放在院中，一根一根地排列整齐。赵大人坐在凉亭里，却没有闲着，突然指了指不远处，问道：“那角落里的大水缸是做何用处的？”只见角落有四个大水缸，由普通陶土烧制而成，分别坐落在各个角落里。

旁边的侍卫抬头一望，道：“今天下午刚搬进来的，放在门口，送东西的人说是易公子让搁置在院子里的。”

赵大人看了方千一眼。方千眼眸一闪，立刻会意。

“打开看看。”方千下令，快步走过去。

守卫放下手中的刀，开始猛提水缸的盖子。夏乾上前定睛一看，盖子竟然像是被蜡封死了。方千剑眉一拧，走到最近的水缸边，握紧边缘用力揭盖子，直至青筋暴起却仍打不开盖子。

“封得真是严实。”方千擦汗道。

夏乾也皱皱眉头：“要打开缸盖，怕是只有打破水缸了。”

他们只得走向另一只水缸，试着打开。方千走去用力一提，盖子一下打开了。“这是……水？”方千吃惊地说道，轻轻撩起一点水，嗅了嗅，没有异味，是清水。

守卫道：“兴许是易公子考虑周全，防止火灾，特备水缸。”

方千点头：“有道理。可是易公子人呢？”

夏乾愁眉苦脸道：“丢了。正想让人去寻呢。”

“无妨，易公子行事一向如此，估计不久便能回来。”方千也苦笑一下，与夏乾交换了一下无奈的眼神便没再说什么，去门口看了看守卫。

方千比夏乾高了大半个头，生得也比夏乾健壮。看着他夕阳下的影子，夏乾隐约想起儿时一起踢蹴鞠的情景。方千跑得快，踢得又高又远，但本性善良，从未伤过人。这样的人去了西北战场，既合适又不合适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方千善良却要见白骨累累。如今能衣锦还乡，是最好的了。

夏乾不再多思，便又看着水缸。他总觉得有些奇怪，便快步走到水缸前，用力抬起盖子——缸内的确是清水。可是水缸过深，看不见底。他挽起长长的衣袖伸手去碰触缸底，看看是否还有异物藏在底端。缸底什么也没有，只是不光滑，像是有沙子。他并不清楚其中的缘由，也没想报告方千，想着等易厢泉来了直接问他比较好。

未时三刻，太阳归西，一切太平。

街上守备森严，百姓统统回家避难。一万根犀骨筷已经在院子里铺满。守卫各司其职，屋顶的弓箭手蓄势待发，两位大人也坐在院子边上屏气凝神。

一切准备就绪。众人皆在，独缺易厢泉。

“他竟然还未到？”夏乾在庸城府门口呆呆地看着院子，心里越发不安。

方千的铠甲在夕阳下泛着淡淡血色，他脸色苍白，显得很紧张：“青

衣奇盗夜黑而出，正是戌时。如此，还有不到一个时辰，就恐怕……不过，易公子这么聪明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，怎么会有事？罢了罢了，我去找找。”夏乾也着急了，扭头要走，突然想起什么，回头问方千道，“听说早上易厢泉来过府衙，他说过什么吗？”

“交代了部署事宜，还在门口看了一下，似乎是看了一下街灯。”

夏乾顺势抬头看灯。那灯很高——庸城的木质灯杆一般都是极高的。

他突然想到，易厢泉让小满找竿子，莫不是想把灯摘下来？这像极了易厢泉的作风，守着八十个精兵不用，非要自己用竿取。

“可否跃起将这灯摘下予我一看？”夏乾直接向方千求助。

“自然。”话音未落，方千攀住灯柱，身法灵活，一跃而起轻轻摘下了街灯，“这是新的，两天才挂上去的。本想用烛，但价格昂贵未免奢侈，这次为了捉贼，街上用了不少油灯。”

在方千疑惑的目光下，夏乾将灯笼接过，细看一番。

街灯杆子上有遮雨的粗木挡板，而灯罩的上端是开口的。他去了灯笼罩，看着灯油。

一股扑鼻的味道冲了出来。

“什么味道？有点香，但是不太好闻，是不是？”方千说了一半，却刹那之间觉得有些恍惚。夏乾也察觉到了，立刻盖上盖子，冷汗涔涔。

“这本应该是普通的灯油，”方千也察觉到了不对，“这灯油好奇怪，其中混杂了什么？我去拿给杨府尹，再找懂得药理之人问问清楚，兴许掺了什么不该掺的东西！”

夏乾赶紧点头：“找人辨认是最好的，天黑莫要点灯，你且派人去看看附近几个街道的灯油是不是也是如此……我去找易厢泉！”

二人立刻行动，夏乾快步返回客栈，周掌柜并不在，却见不远处房中似乎有人影在动，正要开口询问，却有声音传来。

“是夏公子吗？”那人声音很尖，让人听着不太舒服。

“是。”夏乾赶紧应道。

“周掌柜怕见贼，闹出事端，就回家去了。”

“那易公子可曾回来？”

这时声音尖细的小二从房中出来，身材矮小，抱着一堆杂物走进另一间房：“一直未归呢，东西还在客房。”

虽然只是黑影一闪而过，但夏乾觉得这小二眼生，身材矮小，声音还尖得奇怪。

酉时一刻，太阳几乎已经落山。屋子里很暗，那矮小的身影又藏匿在黑暗的角落里，不肯现身。

夏乾嘀咕了几句，摸黑上了楼。推开易厢泉的房门，仍然是空空如也。

太阳最后一丝光熄灭了，整个庸城笼罩在黑暗之中，而从南街开始，灯一盏盏地亮了。

夏乾一惊，突然明白了几分。

青衣奇盗在昨日下午就仿造易厢泉的书信让方千把守卫进行调整，随后在当夜尽可能地将昨夜的灯油调换。白天人多，定然不能随意行事，只有在夜间行动。但却碰到了吹雪，于是将其迷倒，之后却被自己和厢泉发现。

灯是覆盖全城的，灯油燃烧气味浓烈，闻到之人必然晕眩，那么守卫必然倒地不起。

夏乾想到此，感到了彻骨的凉意。但是细一想却又感觉不对。

青衣奇盗擅长用药，这也是守卫选在露天之处的原因。倘若街灯里真的掺了什么迷药，街道也并非封闭空间，纵使药性极强，怕也无法使人昏迷。如果他的意图是迷倒城中所有侍卫……那也太愚蠢了，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。

换言之，他冒着危险，入夜偷换全城灯油，而此举却一点意义也没有，反而被自己和厢泉逮个正着。

这便奇了。

昨日街灯是点着的。若想换掉灯油，需要吹熄灯火，倒掉灯油，注入新油，再度点燃。而纵使昨夜风大，灯火忽明忽暗，纵使全城守卫被打乱，青衣奇盗熄了灯再点，守卫也在不远处。而且这么多街道就没人发现可疑之处？

而最终发现青衣奇盗的，偏偏是自己和易厢泉？

夏乾揉着脑袋，觉得很多事超出了自己的思考范围。兴许自己一时

的浅思，易厢泉早就想到了。

夜色渐浓，一定要在戌时之前找到易厢泉。

夏乾赶紧起身，点燃了灯火照明。灯影摇晃，紫漆木板门简单雅致却普通至极。夏乾却忽然看见糊门纸的一角隐隐发黑。

那是一个小洞，似是烧焦了留下来的。

夏乾继续提灯照着，他视力很好，很快就发现不远处又有小洞，细细数来，竟然有将近十个洞。

他惊出一身冷汗。记得小时候听戏文，频繁出现同一样神奇的东西，儿时的夏乾总是吵着要弄来。他爹是生意人，家里有钱，自然什么珍奇玩物都有，唯独此物他爹却说弄不来。

那东西，便是迷香。

夏乾问他爹，世上究竟有没有迷香？他爹的回答是，戏中胡言，此生未见过。但那只是说明难以见到，不代表没有。香道同茶道一般，除去文人雅士喜欢侍弄，也有一些医药功效。有些香料能帮人放松，烟雾缭绕，浑身顺畅，有极大的助眠作用。

在封闭空间里吸入过量香气，人可能会变得嗜睡。

夏乾看着门上的小洞，想起易厢泉昨日说过的话——吹雪抓伤了易厢泉。

相较于人，猫的嗅觉更加灵敏。怕是半夜守着主人时，吹雪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。而易厢泉的脸色甚是难看，怕是多多少少吸入了香气的缘故，变得疲惫。

夏乾看着这些小洞，一阵战栗。

这些洞密密麻麻将近十个。而易厢泉才来了庸城不过几天而已，且只有夜晚回到客栈。可想而知，在他熟睡时，有人悄悄从门外往屋子内注入大量迷香。但是那人次次失败，失败之后又重试——数数小洞就知道，这个人到底尝试了多少次！

幸好，幸好有吹雪！

夏乾的目光落向易厢泉的那个葫芦。易厢泉看似痴痴呆呆却比任何人都要机敏，他定然是有所察觉了。他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，也断想有人屡屡加害自己，所以才会搬入夏府，只因为那里更加安全。吃食随众人，又使用银器验毒；甚至睡觉时也让窗户全开，派人守夜。

想到此夏乾突然喉咙发干，他又看了看那些小洞，有人要害易厢

泉，而且是接连好几天了。不论多少次的失败，仍然在尝试，近乎疯狂地一次一次尝试，直到易厢泉倒下方才罢手！

青衣奇盗，一定是青衣奇盗！因为易厢泉太碍事了，所以这几天来一定要加害于易厢泉，他处心积虑欲除之而后快！

夏乾右手狠狠抓紧袖子，易厢泉在哪儿？易厢泉究竟在哪儿？他这次绝对不是独自跑掉的，千防万防，还是出事了！

一股热血涌上夏乾的脑袋。他霍然站起，脸色苍白，人如风中烛火，跌跌撞撞地跑下楼，险些跌倒。那贼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易厢泉若落他手，只愿没有性命之忧！

第三章 大盗巧施连环计

街道上灯火荧荧。

夏乾看到街道上重新燃起了灯火，才猛地一个激灵，拔腿跑到庸城府衙。

“怎么燃灯了？不是灯火有问题吗？”夏乾抬头望去，只见街道上灯火点点，便颤抖着手抓住身边一个守卫，直勾勾地盯着他问，“谁让你们点的？”

“夏公子大可放心，守卫们的动作很快，灯油已经全部换过。方统领已经在院子里了。危急关头，莫要惊扰为好。”回答的居然是赵大人，他威严地步行过来，吐字清晰，浩气凛然。

赵大人黑色的锦衣与黑夜融为一体，星目含威。夏乾顿时觉得心安。他与赵大人不过几面之缘，却对此人异常信赖。如今，包公已逝世将近二十年，百姓再无青天老爷可信奉，凭夏乾推断，赵大人官位不及包拯，智慧不及他，甚至名讳都不为人知。但是夏乾视其目便知道他认真严肃，踏实肯干，非杨府尹等泛泛之辈。

夏乾赶紧道：“是我唐突，但——”

赵大人看了他一眼，似乎对他的印象好了不少：“适才多亏公子发现了灯油有问题，这才一一换过。随后我便亲自带人去了一趟医馆查证。”

夏乾一愣：“您亲自去的？”

赵大人点头：“我素来喜欢亲力亲为，立刻带几个人去了医馆。医馆的上星先生看过灯油，顿时双眉紧锁，问我们这东西哪里来的。他说，凭着味道，就知道里面加了剂量不小的麝香，还有曼陀罗细粉。”

夏乾吃惊地问：“有麝香？”

“对，这一点很难解释，”赵大人皱着眉头，“加曼陀罗易懂，那本来是尽人皆知的——”

“迷药。不过那不都是口服才会产生的功效吗？点燃能有什么用？”

赵大人道：“也许可以制成烈性迷药。上星先生也说了，曼陀罗的叶子本身有淡淡的麝香味道，也许两种东西混合点燃之后会让人昏迷。但这只是推测，也不见医书有这种记载。曼陀罗本身非中原盛产，他把东西留下，打算再做研究。”

“怎么，赵大人您也觉得那灯油会致人昏迷？”

赵大人一怔：“大家应该都会这么认为吧，夏公子你不是也闻到了？只是闻到未燃的灯油就有晕眩的反应，何况点燃呢？气味这么刺鼻，离它不远都能闻到，不是迷药那又能是什么？”

赵大人顿了一下，道：“何况，我们在短时间内查了所有街灯，发现大部分都被换成了有问题的灯油。灯油香味甚浓，闻了就觉得不对劲——”

“不对，不对。”夏乾竟然打断了他的话，皱着眉头道 ，“昨夜我与易厢泉碰到青衣奇盗时，他应该在换灯油。”

“这又如何？”

“证明灯油是他昨晚偷换的。注意时间：是昨晚！可是在那之后，那灯油燃了一夜。”

赵大人双眼瞪得铜钱般大：“那怎么可能！那可是有问题的东西，点燃一夜怎会相安无事？”

夏乾摸摸后脑勺：“我也不知道。谁知道他要干什么？冒着生命危险换了全城的灯油，可是那东西除了有香味儿，一点作用也没有！”

赵大人皱眉思索了一下，道：“会不会因为沉淀？刚刚上星先生似乎提到了，灯油轻，这些药物重，下面浓度会大一些。”

夏乾一想，觉得有些道理。二人默契地沉默了，因为他们顿时有种危险的感觉，谁也不敢对此再妄加评论。许久，赵大人道：“罢了，现在一切无事就好。不过，易公子人呢？”

夏乾愁眉苦脸：“八成是遇到意外了。我派下人去找了。赵大人，您可以再派点人手跟着找。”

杨府尹此时已经快步走来，赶紧安慰道：“有人找就好。马上便是贼的偷窃时间，衙门的人也是抽不开身的，再说青衣奇盗不害人性命，估计事件结束，便会放他回来。”

赵大人觉得有理，点头道：“守卫都是定了人数和位置的。换位思考，如果此时是易公子在此，定然不会抽调人手去找人。”两位大人互相点了点头，意见竟然颇为一致。夏乾看着他们，突然有些心寒。

他们说的话的确有道理。但是，于他们而言，这场抓捕就像是在下棋。如今既然已经提前设好了妙局，只得按规矩走，哪怕在厮杀中丢了一子半子也应该顾全大局，绝对不可乱了阵脚。从大局而言，此举是对的，他们想要赢。只是夏乾此时才知道，在这场厮杀中，看似重要的易

厢泉就是这“一子半子”。他一介布衣，无权无势，智慧用尽之后恐怕会遭人丢弃。草民草民，弃如草芥。夏乾心里越发觉得悲凉，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

夜越发沉寂黑暗，街灯与银杏叶子长相守望。白露将至，夜色越来越凉，庸城府衙的气氛显得更加压抑。远处传来更夫的脚步声，却不见打更的人来，兴许是绕道了。

“梆，梆，梆”，一慢两快连击三次。戌时。

院子中有几十个人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。梆子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有些可怖，刺激了所有人的神经。戌时已到，青衣奇盗随时可能来。

在一片死寂的院子里，夏乾放眼望去，这辈子也难以忘怀这种画面——侍卫靠墙而立，却宛如一尊尊铜像，一动不动。地上的犀骨筷白花花的一片，整齐地排满整个院子。今夜无风，昏黄的灯光似乎给一切染了一层颜色，只觉得似在云雾里，亦真亦幻。整个院子里染着雨后潮湿的味道，泥土气味飘散空中。夏乾往前慢慢地走着，仿佛进入了一片奇异的森林，明明有这么多人站在他的身边，却他只能听见自己的喘气声，好像自己才是森林中的唯一活物。

守卫不多，却是从军队中精选出来的。西北战事不断，军规更是森严，如此才会有战无不胜的队伍。夏乾想去到二位大人所在的八角琉璃亭，要走过一段路。待夏乾走进亭子，才发现四四方方的院子屋顶上蹲着不少人。

他们都是最精良的弓箭手。

弓箭手，夏乾也是可以担任的。他是异常出色的弓箭手，可以百步穿杨，他也有很多把极好的弓。在这么多弓中，有一把弓是最好、最耐用的。那就是挂在自家书房上那把柘木弓，夏乾总去擦它。

他向上望去，屋顶上守卫的位置很好，视野极佳。院里院外皆在掌控之下，任何风吹草动尽收眼底，意图不轨的人怕是插翅难逃。

只要青衣奇盗一现身，就会被乱箭射成刺猬，非死即伤。

夏乾想着想着，越发觉得安心了。但是他实在是难以想象，在这么严密的守卫之下，青衣奇盗居然连续成功了十四次。

“夏公子！你快看——”

夏乾听得此言冷汗冒出，这是出了何事能唤到他？赶紧转过头去，只见方千指着院子里一棵高大粗壮的银杏树，树上蹲着一只娇小的白猫，蜷缩成一个白团，把小脑袋塞进自己身体蜷的卷儿里，活脱脱一个

雪球。

那猫通身雪白，个头大小倒与吹雪相差无几。

“那是不是易公子的猫？”

众人皆望去，夏乾赶紧上前观望，焦躁道：“怎么又是它？”

夏乾嚷着嚷着就有些生气了，猫跟主人一个样，该来时不来，不该来时一个劲儿瞎晃。

赵大人起身道：“那易公子是不是也在附近……”

有可能。众人闻之皆喜，这猫生得可爱，倒打破了这眼下的肃静。却不承想，方千突然一声大吼：“弓箭手！树上有动静！”

众人目光慌忙向树上移去，院内传来弓弦拉紧的声音。

树上的确有异动，叶子不正常地摇晃着。不是别的树，正是吹雪所在的那棵。

隐约有影子在树梢间闪过。那不是人影，倒像是……一大群猫。

方千盯紧了树梢，做了个收回弓箭的手势。

吹雪所站的那棵树上似乎有不少猫在不停晃动。它们皆非白色，都是花猫，个头大。而吹雪一身雪白在夜晚格外显眼。

杨府尹笑了，他刚刚被众人的举动惊到，肥胖的脸汗津津的：“原来是猫，方统领太过紧张，未免草木皆兵啊。怕是易公子的猫发情招来的。猫夜行倒是常见，不过这数量……快十只了吧？那贼戌时之后才来，不知具体时间，半夜三更再来偷也说不定。方统领，先让易公子的猫从树上下来。”

赵大人没笑，仍目视四周一语不发。

杨府尹的话顿时让众人安心了不少。夏乾先走上前唤着，可是吹雪并未理他，还是在树上老实地待着。

“这猫中邪了？平日里可不这样。”夏乾嘟囔着，又开始张牙舞爪挥动双臂，猫就是不下来。

“我捉来便是。”方千把剑向后一推，准备上树。

“算了，这一只猫还好说，一群，怕是你也应付不来。”杨府尹笑着，想挪动椅子，却胖胖的陷在里面动弹不得，“我们等一等，说不定一会儿猫群就散了。”

他说得有道理。夏乾也跟到亭子里，一屁股坐在凉亭的圆墩上。漫漫长夜，青衣奇盗不知何时才来。他和二位大人大眼瞪小眼，气氛很是尴尬。

周围又恢复了死寂。

正当夏乾被这寂静催得双目涣散、昏昏欲睡时，门外的守卫忽然跑了进来。

“不必慌张，有事即报。”赵大人缓缓地站起，漆黑锦衣上的金线闪着灿灿微光。

守卫匆忙行礼：“夏府的下人来了，在门外找他们公子。”

夏乾一听，以为是有了易厢泉的下落，遂立刻起身到门外。只见谷雨正站在那里，灯光在她娇俏的脸上投下淡淡红晕。她急匆匆道：“少爷，夫人让你回家去。”

夏乾气极了：“遣你来就为了说这个？”

谷雨叹气，转而眼里竟有盈盈泪光：“就知道公子您不回家。易公子没有消息，连猫也没找见呢！少爷你说易公子他……不会……会不会有事？”她狠狠地抓着手中的粉白绢子，带着哭腔。

夏乾暗骂一声——你不担心自家少爷，担心易公子！却又不得不赔笑好生劝着。这谷雨比他小上一岁，深得夏夫人喜爱。夫人总是派谷雨管住夏乾，时时通报儿子动态。

夏乾宽慰道：“你瞧吧，吹雪在那棵树上呢，白色的那只，找猫的事就不必了。”

谷雨身子娇小，踮起脚尖瞪大双眼朝着树上望去，吃惊地说：“白的？易公子的猫居然是白的？我今天凌晨还看见了呢，明明是黑白相间的。”

“凌晨？”

谷雨点头道：“就是凌晨没错。我去给老夫人收露水的时候远远看见的，隔着池塘，却看得清楚！易公子当时蹲在地上，好像点着了什么东西，还在冒烟呢！旁边蹲了一只好大的花猫，有狼狗一般大小，尾巴很粗，上面是一环一环的黑白花纹。”

夏乾一愣：“听起来像是狸，你难道没有见过城外的狸猫？”

谷雨摇头：“我一年前才从北方府宅跟来庸城，狸猫都在山里，我也不怎么认得。居然不是猫？是狸猫？但是真的很像呢。”

夏乾怀疑：“你确定那是易厢泉？”

“错不了。”

“可是怎么会呢？那可是凌晨，小寒还在他门口守着呢，易厢泉自己怎么能跑出来？”

“少爷真笨。”谷雨嘟囔道，“小寒一向贪睡，少爷又不是不知道！不过，除了那只大猫，我记得易公子还拿了个大箱子。”

“你回去和我娘说，今夜我不回家。还有，继续让人找易公子，别再管我了。”夏乾思绪有些乱，草草交代几句便头也不回地扎进府衙院内。

谷雨哼一声，也没再理会，急急地去找易厢泉了。

夏乾不知道，就在自己刚出去见谷雨的时候，通报的守卫又向赵大人汇报了三件事。

“大人，城东发现有人昏迷，似乎昏迷了很久，是打更的更夫……”

赵大人脸色阴沉，敛容屏气，沉默一下才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那刚刚经过这里的更……是谁打的？”

杨府尹也觉得事关重大，不敢吭声。赵大人随即面色凝重：“去查一下打更的更夫，立刻去！”

那一句“立刻去”格外洪亮，甚至可以说大得吓人。这样安静的院子里，这一声命令充分暴露出了赵大人的不安。侍卫本就神经紧绷，如同即将遇到猛兽的猎人，而突如其来的任何声响，都给内心的紧张与恐惧加了重重一笔。

那个汇报的侍卫顿时也不安起来，他显然还有话想说。他警觉而又敏感地压低声音：“还有一事未报，库房失窃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可丢了什么物品？”

“东西似乎没怎么少，但来不及细细清点，不能完全确定。门似乎是被炸开的，发现门口有木炭、硫粉、硝石的粉末，都被雨淋过。”

赵大人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怕是昨夜风雨之前所为，火药的爆炸声与雷声混了。”

杨府尹笑道：“无妨，不是什么严重的东西。怕是一般的小贼，查出来就好。”转而笨拙地扭向赵大人笑道，“下官觉得，这种小事就不劳烦大人挂心了。”

庸城不能算是大城镇，每年商人来往频繁，打架滋事不少，但是大

事没有出过。杨府尹在这样一个地方过得安逸，油水自然捞过不少，但是大事却也不曾参与过。眼下之景未免太过令人紧张，他真的希望事件早些结束，保住官职即可。这些鸡鸣狗盗之事能少入高官耳朵那是最好。

杨大人冲侍卫使了个眼色，如果没事，趁早离开为妙。

侍卫犹豫一下，却是没动。他想了想，又道："还有一事……城西的一个姓张的老板，说他的原料被偷了。"

杨府尹瞥了赵大人一眼，心里暗暗叫苦，恨侍卫看不懂自己的眼色，压抑怒气道："哪个张老板？"

侍卫低声道："那个卖酒的张老板，就是那个……偶尔贩些私酿的。他混黑道，贩卖私酿，我们也不好说什么。"

杨府尹紧张地看了赵大人一眼，把侍卫叫到一旁："他什么东西丢了？"

"没细言，等青衣奇盗的事情完结，他想让我们去一趟。似乎丢的是活物。"

杨府尹震惊："活的？难道是蛇蝎不成？"

守卫呆呆的，摇头表示不知。杨府尹赶紧让侍卫下去，瞥了一眼赵大人，只见他神色如常，便暗暗舒了口气，心中不快，这侍卫真是不长眼，这时候打什么小报告！

这时，夏乾刚刚打发走谷雨，正从外面走过来，与那个倒霉侍卫擦身而过。

此时月上柳梢，却被黑夜染得不见银色，只留丝丝清冷月影幽幽洒下，极尽秋寒，不怜草木。

戌时一刻，一切平安。

夏乾心中乱成一团：易厢泉为什么会惹上狸猫？

他心里盘算着，越想越迷糊，慢慢进了草木苑里，便循着卵石路往前瞎走。猫头鹰咕咕地叫着，轻轻飞上了树。

猫头鹰上树是很正常的，猫上树也正常。可是若是一群，就显得不正常了。

夏乾抬头看了看吹雪待的那棵树。吹雪安静地趴在树上，竟要昏昏沉沉地睡去。再一细看，树上的其他"伙伴"竟然都不见了。

那群花猫一只不剩，此时竟然只剩下吹雪。

夏乾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，他疾步上前拽拽方千的袖子："方千，你站得比我近，树上其他猫去何处了？"

"大约是散去了。"方千无比紧张，无心理会他。

夏乾紧张地说道："那树上的不是猫？是不是比普通的猫还要大上一点？"

"似乎是……"

夏乾低声道："是不是狸猫？城外的山上有不少七节狸，一般城里没有这东西。"夏乾顿了一下，奇怪地道，"你与我自小长大，为何会不认识？你刚刚莫不是没看仔细？"

"那依夏公子的意思——"方千狠狠地攥着腰间佩剑，指节发白，盯着高墙外漆黑的夜空。

夏乾知道他实在是紧张。青衣奇盗一事闹起来，无数地方官遭了殃。他一个小官，根本担不起任何失职的风险。

夏乾赶紧离开方千，自己倚靠着院子里最大的银杏树，闻着夜晚散发出来的树叶的清香，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绪瞬间从自己的脑海中抽离。

狸猫，街灯，易厢泉——夏乾的脑子乱成一团，这些官连易厢泉生死都不在乎，自己为什么要在乎犀骨筷？

夏乾又移动了几分，挪到了院子的角落。这个角落是最安全、最不容易出事端，而且又能够看到院子全景的地方。他的眼前，就是一个大水缸。

夏乾事后回想，极度悔恨自己当初选了这么个破地方待着。

时间马不停蹄地流逝。院子里依旧没有任何说话声。风轻秋凉，夏乾在心中念着"易厢泉平安"，念着念着，已然有了睡意。

就在夏乾即将睡去的那刻，却听见"咣当"一声，像是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。

夏乾一惊，四下张望，却紧接着又是一声。

这声音太过突然，却又清晰可闻。众人皆愣住。方千后退一步，瞬间拔剑出鞘，只见寒光一闪，随即大喝一声："准备！"

屋顶上弓弦在此刻被拉紧。夏乾缓慢地后退到墙边，两位大人也是立刻站起，不禁地向后退去。

侍卫全部抽出了刀剑，院子里顿时寒光四起，大家警惕地看着周围。

“是什么声音？什么东西碎了？”杨府尹颤颤巍巍地站起身，胖身子牢牢贴到柱子上。

正当大家向四周看去的时候，一丝恐惧悄然爬上夏乾心头。因为只有他知道，刚刚破碎声传来的那一刹那，脚边感到有轻微的震动。

那是水缸受力而产生的震动。

夏乾心里七上八下，大气不敢喘。所幸的是脚边水缸依然完好。他刚要松口气，细细看去，见水缸上面赫然插着一支类似于箭的东西，几乎整根没入，有小小一截黑色羽毛是露在外面的。

夏乾立即傻了，第一反应就是：这箭绝不是人力所射，而是弓弩所为。

就在这短暂的一瞬，又听见远处“咣当”一声响。夏乾正回头看声音来自何处，只觉得一阵风从自己耳边“咻”的一下吹过，如同刀子一般刮过面颊。

这分明是什么东西擦着自己的脸过去了！

他下意识纵声向后一跃，只听又是一声，又一支箭没入水缸！

随即而来的是“咻咻”两声，这次夏乾看清了——又一支箭射进了眼前的水缸。

“箭！趴下！快——”方千突然喊道，院子里的守卫迅速卧倒。

一共响了四声，两支箭没入夏乾眼前的水缸，另两支没入另一个水缸了。

夏乾大口喘气，眼睛呆呆地向前望去。眼前的水缸几乎被箭穿透了。那黑色羽毛带着令人胆寒的气息，给水缸文上了裂纹。

裂纹越来越大。哗啦一声，水缸彻底裂开了！

一股黑流从水缸涌了出来。

夏乾的脑袋“嗡”的一下，他僵住了。

“天呐！这是……蚂蚁？”不远处的方千脸色变得苍白。

就在院子的另一角，侍卫大声道：“这一缸也裂了……这……也是蚂蚁！”

“你个杀千刀的——”夏乾骂着，胃里一阵翻腾，他一跃而起，撒腿就跑，迅速退到院子外面，连他都不知道自己能跑得这么快！

出了林苑，夏乾仍然感到一阵恶心，却见院中守卫下意识后退，但除了退后，所有人都像僵住的木偶。没有人出声，没有人下令，没有人有任何行动。

谁见过这种场面！

水缸完全破了，那蚂蚁不是一小片，是一大群，如流水一样地冒出来，一下子越来越多，黑浪滚滚，覆盖在白色的犀骨筷上，乍一眼望去，好似白色与黑色交织流动着的沙，可是那却是活物，千万只蚂蚁在灯影下像不断从地狱涌出的死亡河流，啃噬着惨白的骨头。

十足叫人恶心。

在这一瞬间，院子里是绝对的安静，只听见千万只蚂蚁蠕动的声音。

杨府尹吓得僵住了。他的脑袋虽然不灵光，此时却明白了一切——守卫汇报过，卖私酿的张老板丢了酿酒之物。

就是这两缸蚂蚁啊。

赵大人先反应过来，怒视前方，但他喉咙动了动，却未出声。

他需要迅速做出判断。驱蚁，用火是不行的。他不知道犀骨碰到火会怎么样，也不知道其他的会不会也耐火。但水呢？不行，万一有什么诡计，岂不中了圈套？

“都别动！原地待命！”赵大人大吼，扫了一眼众人，声如洪钟，“切忌慌乱！不过是蚂蚁，蚂蚁能偷走什么！谁敢擅离职守，严惩不贷！”

“那就……这么看着？”杨府尹呆滞地望着，又惊恐地盯着八角琉璃亭，想转身像夏乾一般跑出去，无奈不可，所幸离那“蚂蚁窝”最远。

赵大人冷声道：“庸城府衙有无樟脑、薄荷一类的物品？”

“府衙哪有这些东西啊！”杨府尹汗如雨下。

“那做饭加的香料呢？花椒、八角、茴香一类的？情况危急，不如——”

“有、有的！”杨府尹点头道，忙抬起胖手差遣人去拿。

几名守卫立刻从院子里冲出来，不一会儿，他们就拿来一些驱蚁之物撒在院子里。

吹雪此刻还在树上，它似乎醒了，舔舔爪子，空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像一尊雪白的雕像。但是谁也无心去理会它。

院子中撒满了藿香、樟脑，甚至茴香和重阳要用的茱萸叶子——总之是什么带香气的东西都一股脑儿用上。守卫们虽然心中慌乱，却又秩序井然。夏乾不禁感叹，守卫首先要纪律严明，临危不乱，如此方能成就大事。

虽然反应慢点，但都是战场上派下来的人啊。

庸城衙府的院子里几乎都是魏晋的石灯，刻着莲花花纹。灯火安静地燃烧着，流火点点。四下只有守卫播撒驱蚁之物发出的啪啦啪啦的声音，只瞧得、听得人心底发凉。夏乾越发觉得恐怖了。

他常听母亲念叨便也知道，这《六祖心经》有云，一灯能灭千年暗。远看莲花纹石灯如同一个个小亭子安静地被蚂蚁啃噬却一动不动，似乎这佛意也遭了难一般。

然而细细望去，石灯映照下，蚁群竟然一点点地退去。庸城府衙院子大，树多、土地也多，蚂蚁就这么渐渐地爬走了。

不知道是那些香料起了作用，还是鬼使神差地蚁群自己退去了。

远处，赵大人眉眼泛起喜色，嘴角上扬，轻蔑道：“不过是小把戏，还好未用水火。”

夏乾在门口的石头台阶上坐下，却一声不吭。灯油也好，水缸里的蚂蚁也好——如此大费周章，却不知为何。青衣奇盗就像个变戏法的，这蚁群说招就招来了，说退就退了。

院子又安静了，守卫们的呼吸都变得顺畅了。

戌时三刻，青衣奇盗未见人影。

夏乾知道，刚刚引弓弩击破水缸的就是青衣奇盗。想来，青衣奇盗已经在附近。他手里持有弓弩，且能在黑夜里远距离地击中水缸。

夏乾打了一个寒战，弓弩绝对是杀人不眨眼的利器。那贼既然就在附近，为何不动手？干脆把人都干掉倒也省心。

他在等什么？

亭子里，杨府尹笑着奉承道：“赵大人好定力，料想那贼小小招数也不能怎样，怕是只想扰乱我们罢了。”

赵大人面无表情，双眸紧盯院子：“也许。还好驱蚁的方法挺有效，杨府尹日后可就苦了，怕是这府院日后要闹蚁灾。”

杨府尹哈哈一笑，脸上的肉一抽一抽地："不碍事，收起糖来便是，蚂蚁最爱那甜的东西。我们以后带糖的甜食都不食用了——"

赵大人刚客气地笑了一下，却突然一僵，瞪大了眼睛打断道："杨府尹，您刚刚说什么？"

不等杨府尹说话，夏乾就匆忙接话道："如果我没记错，这真正的犀骨——"

"真正的犀骨筷长年拿糖水泡过。"赵大人沉声道，脸色骤然变得铁青，"快找！"

杨府尹诧异道："找什么？"

"既然筷子长年浸泡于糖水中，找现在还粘着蚂蚁的筷子！那是真货！"赵大人气喘吁吁，怒目横眉，只差拍案大骂了。方千听闻，苍白着脸，立即吩咐守卫们迅速燃了火把满院子地寻找。

这谁又能想到蚂蚁是这种作用！青衣奇盗居然用这种方法辨出真货，真是闻所未闻。院子里又安静了，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如果犀骨筷就此被辨认出来，那么今夜的胜算就大大降低。

夏乾心里七上八下，在场的哪个人不是这样？他甚至觉得自己出现了幻觉，觉得院子里有一缕非常淡非常淡的香气，不是树木的清香，不是花的香味。香气在不知不觉中袭击了整个庸城府衙。

树上的白猫突然动了动。夏乾的嗅觉、视觉都异常灵敏，他闻到了院子里的香气，顿感大事不妙。青衣奇盗擅长用香，所以总是……

难道他来了？但四下张望，除了黑夜还是黑夜。青衣奇盗刚刚能射破水缸，证明他早已经潜伏于四周；能精准射击，表明庸城府衙的一切动向都暴露在他的目光之下。他为什么不动手呢？夏乾望着，想着，觉得心都揪紧了。那诡异的香气渐渐钻到每一个人的鼻子里，越发浓烈。

突然，一阵铃铛声传来，清脆而清晰。夏乾下意识地朝树上望去，却看见那白猫从树上跳下来了。

"是易厢泉！易厢泉来了！"

夏乾心里猛然惊喜万分。然而左右张望，却没看到什么白色人影，倒是吹雪跳下树，在院子的角落停住了。就是那个放了蚂蚁水缸的地方。角落幽暗，吹雪快速地跑过去，停住，叼起附近一根筷子，迅速跳上了树。

它动作轻巧却快如闪电，嘴里的那根筷子上面沾满了蚂蚁。

在这短短的一瞬，夏乾看清了那只白猫的眼睛颜色。吹雪的眼睛是

一黄一蓝，但那只猫不是，这只猫的眼睛是幽幽的绿色！夏乾一愣，就在这一瞬，他彻底明白了。随即感觉如当头一棒！“快！快拦住它！”夏乾嚷着，手舞足蹈，但是他觉得自己声音都喑哑了。

“弓箭手——方统领，快追！那只猫——”赵大人大吼，他显然也是看清了。

“那根本不是易厢泉的猫——我早该想到，谁说白猫就一定是易厢泉的？天下猫长得都一个样！那猫的眼睛是绿的，它刚刚趴在树上我竟然也没注意到眼睛颜色不对，我居然没——”

在一片慌乱中，紧接着，就是好几声“咻”的声音。屋顶上的弓箭手速度极快，箭已发出，似乎未射中。猫是极度灵敏的，它早就贴着墙边溜走，钻到老城墙根底下去了，那里是弓箭射不到的死角。众人只能看见它白色的影子，如小小的幽灵，朝城门跑去了。

方千果断一挥手，迅速带了十几名侍卫追出去。夏乾瘫坐在椅子上，一切来得太快了，他神魂未定，却又隐隐有几分自责。这下麻烦大了。这件事太过愚蠢，居然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底下让一只猫把东西叼走了，传出去也不好听啊。用猫办事，青衣奇盗这一招绝对是跟易厢泉学的！

杨府尹惊慌道：“这……猫不会要跑出城吧。城门底下有挺大的排水的洞，猫一钻就过去了。那我们——”

“那就只能追出城。”赵大人脸色铁青，饮了一口凉透的参茶，“城外不远就有座山，进了山就麻烦了。”

杨府尹问：“会不会有人借机混出城？”

“只好小心防备了，守卫都来自同一个军营，彼此相熟，要装成守卫出城怕是不可能。”

赵大人眉头紧锁，片刻之后神色一凛，猛然对守卫道：“再派十个人去，把方千叫回来守着。”

杨府尹惊道：“这……只加派十人？可能要搜山，人数是不是太少了一些？而且就数方统领武艺最强，叫他回来，怕是……”

“不搜山。”赵大人只吐出了这三个字，却铿锵有力。

其徐如林，不动如山。赵大人显然不是武官，也不是朝廷重臣，而气度却是不凡。出了事，夏乾好几次都想溜掉，但是这位大人却从来没有。

守卫带了十个人走了，院子里的人慢慢静了下来。突如其来的安静

却更诡异，似有声音在微微响起，非人语、非风语，说不清方位，看不见人影，只见得灯下树木摇曳。偶尔闻得几缕香气，轻柔地扯烂了静谧的夜空，让人汗毛竖起。

青衣奇盗在注视这个院子，青衣奇盗在看着他们。

赵大人浅坐在太师椅里，仿佛随时要站起来，他手指苍白地交叠，下意识地轻轻搓着："冷静想想，偷窃手法在众人意料之外，却似乎合乎情理。蚂蚁嗜糖是自然规律。青衣奇盗根本不用露面，就让我们自乱阵脚，轻而易举地把东西偷走并带出城去。"

赵大人似乎只是想找点话说，杨大人也不知道如何搭腔。夏乾没有吭声，他感觉到古怪，却又说不出来哪里古怪。

"但是，"赵大人猛然低声道，似乎是笑了，"犀骨是筷子，两根，但是猫只叼走了一根。"

夏乾陡然一惊，还真是这么回事！

杨府尹小眼眯起，喜上眉梢："当真如此！我是没注意到。大人真是神机妙算，那样算来，岂不是……"

"那贼要么只是要一根，要么会再来偷一次。"赵大人轻松一笑，却依然有些局促不安。杨府尹借此机会不停地奉承着。夏乾不理会他，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很乱，他找个借口从小径溜出门去，偷得片刻清净。街上守卫不少，灯火依旧明亮。夏乾深吸一口气，静心思考，越发觉得事情奇怪。

又一阵香气飘来，夏乾皱了眉头，极不喜欢这种味道。他习惯了庸城潮湿的泥土气息，也习惯了夏花、秋阳以及树叶带来的自然味道，然而此时庸城弥漫的却是另一种味道。这是一种烟尘的味道，混杂着异样的香气。这不是曼陀罗花的气味，也非麝香。

他快步走到上风口，想呼吸新鲜空气，却又闻到一阵香气传来。夏乾厌恶地捂住鼻子，想去掏手帕出来，却发现未带在身上。

忽然，一个人从街角跑来，跟夏乾撞了个满怀。夏乾站稳，只见是一个守卫。那守卫急匆匆道："夏公子，大人在府内吗？"

"都在，发生了何事？"

守卫喘着气："失火了，城东失火！火势真大，正要跟大人请示派人去！"

夏乾愣住了，这才往前看去，只见远处隐隐约约升起一炷浓烟，今夜无风，它便一柱擎天。他眯起眼睛细细瞧着："不对啊，起烟的明明是

城北，那是北边啊！”

守卫却并未看一眼，跑进院子了。夏乾又望了一眼。的确是城北起烟，再往东望去，发现城东也有烟升起。夏乾心里涌上一阵凉意，两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刚要踏进府内问个究竟，却见远方又有守卫跑来。

“怎么，城北也失火了？”

守卫上气不接下气，吃惊道：“夏公子怎么知道？城北三处都起火了！”

三处？怎么又成了三处！等夏乾回过神来，跑进门去找赵大人，却看到赵大人也是一副震惊的样子。

“你们说什么？失火？城东城北同时失火？”赵大人眼睛瞪得如铜钱般大，短短的胡须也在颤动。

守卫道：“大人，当务之急是派人增援！燃烧的是树林，火势迅猛，再晚一些怕是难以控制。”

赵大人闭目，沉声道：“你们带人速去，庸城树多，河流湖水也不少，找附近的水源应该可以控制，切不可耽误！”

赵大人着实冷静，夏乾不禁暗暗佩服。但他抬头却见附近也起了烟。

“赵大人，您看！”夏乾惊呆了，指了指远处，下意识扯住了赵大人的袖子。离庸城府不算太远的城南街道似乎也有烟升起。

赵大人愣住，随后几乎是怒吼了：“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人有三头六臂在城里这么多地方放火？”

杨府尹垂头小声道：“那里的守卫还没来……要不要先派人去灭火？”

烟尘吞噬着庸城的屋檐与垂柳，似乎是一条烟尘聚气而成的龙，却是不祥之物，降临在庸城的古老城墙、池塘、灯火之上。如此惶惶夜晚，百姓定然夜不能寐。

夏乾突然觉得心疼起来。庸城是他的家乡，他原本不喜欢也不讨厌这个小城。此时庸城被烟尘笼罩，夏乾却觉得心痛和愤怒。

不过是一双不值钱的筷子而已。

现实和茶馆中的说书段子竟然差异这么大。他居然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青衣奇盗不是在做华丽的表演，而是赤裸裸的犯罪。

赵大人气愤又无奈，他蹙眉抱臂，又指派一队人去灭火。恰巧就在这时，只见门口出现一个挺拔的身影，方千回来了。夏乾便赶紧走过去问情况。

方千沉稳，是个老实人。他此时倒是冷静，只是脸色难看：“我们跟着猫，眼看着它从城门底下钻出了城，三十个将士出城找了，我站在城门口，看到城外的南山上有灯光。”

夏乾问道：“赵大人不是说不搜山吗？这时候山里有人点灯？”

“眼睁睁看着犀骨筷被叼出城门，怎可不搜？那只猫被射伤了，跑不远。至于点灯……我们也觉得可疑，故而决定去点灯之处找找，说不定有线索，”方千叹了口气，“总之希望渺茫。”

夏乾安慰道：“如果有人可以安排猫的行走路线，八成就是那山上的灯做指引，或者说沿途留下气味。说不定，真的能有线索……”

夏乾越说越觉得可能性不大，索性闭了嘴。他远看赵大人似乎在跟什么人交谈，便几步走过去，只见一个守卫在赵大人身前，浑身都是灰尘，还有一股烟熏味。

赵大人挑眉，厉声问道：“你们究竟怎么回事？究竟是怎么起火的？”

守卫一身油烟，却仍然乱而不忘礼节，低头答道：“是属下失职。只是……起火的时候周围根本就没人。”

赵大人更气愤，压住自己的怒火：“没人？火是自己燃起来的？”

“是自燃……也不是自燃……”

“到底是不是？”

守卫忙道：“两人守卫一条街，就在我们背过身的时候，远处起了火。街上的灯翻了下来，我们当时感觉街上暗了一下，就回过头去看灯，发现……”

“发现什么？”

守卫言及此，不敢看赵大人的表情，只是低头汇报：“街灯旁有只花猫，而我并未看得很清，灯就翻了下来掉在地上，瞬间起火！火苗蹿得极高，那旁边就是树林……花猫见了火，立刻跑掉了。”

“荒唐！真是荒唐！”赵大人疾言厉色却摇头叹息，“若非玩忽职守，火怎会一下燃起？花猫？哪里来的花猫？依我看，你们定然是不想做这差事了！”

守卫一听这话，立刻跪下：“属下不敢胡言！不仅是我们，城北似乎也是如此，花猫在侧，街灯掉落，火势一下子就起来了，根本来不及扑灭！”

“你说的猫，”夏乾立刻上前插嘴道，“是不是体形比一般的猫大，身上有斑点，尾巴上是一截一截的环状花纹？”

守卫一愣：“夏公子怎会知道？”

“你们北方士兵恐怕也没见过这七节狸，本地人知道，城外的南山上就有。”

赵大人道：“那夏公子怎么会——”

“我家下人今晨看见易厢泉和一只七节狸在一起，他还在那里点燃了什么东西。”

赵大人问道：“那七节狸可是狸猫？狸猫怎么会在城里？”

夏乾道：“本地人有时候从城外捉来养着，七节狸的皮毛不错，能卖个好价钱。据说从它那儿得来的灵猫香也是价值不菲的好东西。”

赵大人惊讶道：“七节狸就是灵猫？这灵猫香可是好东西。”

夏乾见赵大人像是有所了解，便询问灵猫香之用。

“灵猫、海狸、龙涎香以及麝香，乃四大动物香料。贡品倒是有不少，就是近几年这些好东西都外送了。”

夏乾听到“外送”一词，偷偷瞟了一眼赵大人的脸色，有着隐隐的不屑与愤怒。大宋领土不断被侵犯，不得不靠外送大量物资以保国家安康，这是一个大国的最大悲哀。赵大人显然难过，眼神渐渐黯淡了下来。

杨府尹急急地问守卫道：“一共几处地方失火？”

“目前所记，八处，在全城的各个角落。”守卫补充道，“依我之见，似乎起火原因都是一样的。怕是狸猫根据香气所引，去推翻了灯火。”

夏乾道：“言之有理，早上易厢泉似乎也在点燃什么东西，然后七节狸就被引了过来。”

杨府尹一惊：“点燃什么能把狸猫引过来？”

“还能是什么？”赵大人不耐烦地回答，“灵猫香。此物系从灵猫香囊袋里提取，燃后味道浓烈。所谓异性相吸，与公的七节狸放出气味吸引母的，是一个道理，故而能引来狸猫。”

夏乾点头，这种香料价格昂贵，非普通人家用得起。赵大人是京官，知道灵猫香也理所当然。

事情越发复杂，夏乾此刻是真的一心想把贼抓了。青衣奇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利用动物的天性做了这么多事，犀骨筷被盗，自己却不曾露面。青衣奇盗果然不是普通的贼，手段高明，令人捉摸不透，整个府衙的人都被耍得团团转。若是易厢泉也在，那就好了。今夜怪事连连，若能终结在此刻，再好不过，但是天不遂人愿。

就在此时，又一阵刀剑相碰之声传来。然后“咣当”一声，似是什么东西坠地的声音，有人在附近打斗。

方千此时正在门口，闻声立刻拔剑闪了出去。几名守卫紧随其后，剑拔弩张，一闪也不见了。只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、吵闹声，还有箭离弦发出的声音，还可听到有人大喊：“往那边跑了！”“快追！”

杨府尹慌了神：“又怎么回事？今夜这都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听起来像是有人打斗。”经历了这么多事，赵大人也是疲惫不堪。庸城府衙现在乱成一团。

“又出了什么事？”夏乾朝人群跑过去，他本以为方千应在这儿守着，眼下见方千也不在了。

守卫喘气道：“刚刚，我们看见……青衣奇盗！他……他朝西街跑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夏乾瞪大双目，一脸难以置信，“你确定是青衣奇盗？他出现了？打斗声怎么回事？那你们还不追？再不追他跑远了！你们围在这儿干什么——我的天！”

夏乾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。众人举着火把将街道围成了一个圈子，火光掩映下，圈子中央躺着一个人。夏乾木然而僵硬地推开人群，吃惊得忘记了言语。

只见地上那人一身白衣，昏倒在地上，手里握着剑，身上还淌着血。

是易厢泉。

第四章 府衙内陷入迷局
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夏乾推开人群，目瞪口呆，有些语无伦次，“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会……”

白衣白帽的易厢泉倒在血泊里，腿上受了伤，脖子上的白围巾也被扯落，露出了一道红色的疤痕。这条疤痕从下巴延伸到了脖颈，泛着微微的红色。

旁边的守卫一愣：“他脖子也受伤了？这可不得了，这是大伤……”

“不是，那是他小时候的旧伤。”夏乾赶紧上前来，额间冒汗。先将他脖子上的围巾拉拢回去，仿佛那是一块遮羞布，随后焦急道：“来个人，和我一起将他抬到医馆！”

“让开！”赵大人赶来推开人群，一看地上的人，顿时吸了一口凉气，“易公子？怎么会是易公子？他怎么了？”

旁边的守卫见状，答道：“刚刚我在巡逻，听见这个角落有刀剑碰撞之声，我们赶来，就发现易公子满身是血地倒在这里。在不远处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，他……他蒙着面，背对着我们，穿着青黑色的衣服。方统领已经带人去追了！”

“就那几个人怎么够？能去几个去几个呀！西街这么大，搜起来不是闹着玩的！”杨府尹擦了擦汗。

在场的人们如今才明白青衣奇盗放火的意图。本来守卫各司其职，还算是有序。如今各处着火，守卫连忙前去救火，青衣奇盗现身之后必定抽不出人手，就给足了他时间逃脱。

夏乾没听他们说什么，只探着易厢泉的气息，呼吸并不微弱。他闭目着，眼珠微微转动，似乎随时会醒过来。夏乾缓缓地舒了口气，擦了擦汗。周围的两名守卫立刻上前，准备把易厢泉架起抬去医馆。

“你们脚程快，先把人送过去。”夏乾将易厢泉慢慢扶起。

就在此时，啪的一声，从易厢泉身上滑下来一个盒子。

刚刚没人注意到这个盒子，似乎是谁扔在他身上的。这是一只木制盒子，精致狭长，上刻奇特的镂空花纹。

这是配套的装犀骨筷的盒子。

杨府尹一直在一旁，这时候愣住了：“这……这盒子不是在庸城府衙

吗？”

赵大人眉头紧锁：“那日将犀骨筷混入赝品之后，盒子就放于后衙小案之上，没人再去看它了。”

守卫答道：“当时，我们看见青衣奇盗背对着我们。他似乎是一开始蹲着的，看见我们赶来，他一下子站起来，从盒子里拿了什么东西，又把盒子扔回易公子身上！这时候，我们看见他手里……握着白色的……”

“白色的犀骨筷？”夏乾吸了一口凉气，“青衣奇盗手里握着犀骨筷？你们确定那是——”

赵大人厉声打断他：“怎么可能？青衣奇盗手里的东西怎会是犀骨筷？”

“我不敢确定，不过那样子看来的确像是犀骨筷。我们没反应过来，根本没意识到这就是……就是青衣奇盗！”

守卫满脸泛红，有些语无伦次。

“青衣奇盗见我们赶来，垂下了手，微微侧过头，我们才看出这人蒙了面！他速度太快，一下子跳开，影子一闪，翻墙跑去西街了……”

“真是一群废物！”杨府尹怒斥道，用肥大的手臂甩了一下袖子。他转而严肃地问赵大人：“大人，您怎么看？”

赵大人却没动，略加思索，问守卫：“你们见青衣奇盗手里的筷子有几根？”

“一根，”守卫低头答道，“我们就看见了一根。”

“如此就可以解释了。”杨府尹一改焦虑之色，得意地笑了起来，“显然，易公子自己为了保险起见，把原本是一双的筷子分开放了。其中一根与万根赝品混合放在了院子里；另外一根放在了自己那里。然后等到晚上，自己躲起来。这样，能同时偷走两根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小了！可惜，”杨府尹遗憾地摇了摇头，“被青衣奇盗识破了，终究还是功亏一篑。”

杨府尹的话确实很有道理。易厢泉行事谨慎，采取这种方案也不足为奇。赵大人沉思一阵，面色灰暗，似乎又不想承认失败，于是向夏乾问道：“西街是什么地方？他们追到了西街，逮捕的可能性大不大？”

赵大人知道夏乾是最了解庸城的，但夏乾失望地摇了摇头：“西街是烟花巷子。青衣奇盗真是聪明！城禁了，夜晚活动全部停止，独除了这烟花巷子。庸城经商的人不少，也都不缺银子，本来就爱去那种地方。现在城禁了，他们有钱、有自由，最近娱乐又少，所以天天去那里。”

赵大人怒道："他们居然目无王法？城禁了还敢营业？"

杨府尹一听，顿时额头冒汗紧张地回答："大人有所不知，下官一直比较头疼这个问题。那烟花巷子不比寻常地方，黑白两道通吃，认钱不认人……"

夏乾帮腔："那地方确实不好搜查，大人最好亲自前去。"

赵大人冷哼一声："那我亲自去一趟，我就不信，这天下没有王法！青衣奇盗是钦犯，他们胆敢纠缠！"

杨府尹接话道："那您可小心水娘，那女人掌管西街，她在那巷子地位可不小，又难缠……"

夏乾白了杨府尹一眼，心想，你要不是经常去，能知道这么多？他看了看两位大人，问道："要不要等厢泉醒了，问问他下一步作何打算？"

他这句话显然有些可笑，也无人应和他。如今青衣奇盗去了西街，当然要派人前去捉拿。而易厢泉在今晚最重要的时刻缺席，二位大人本身就不悦，何必等他醒来再做安排？易厢泉兜兜转转，手下的小兵其实只有夏乾一人。

赵大人脸色十分难看，带着一队人去了西街。杨府尹见其脸色不好，连忙也跟上去，因为胖，走得慢些。

一队人马远去，巷子里又安静下来了，真有人去楼空的意味。刚才还一团乱的庸城府衙只剩下灯火孤寂地燃着，似乎在宣告着行动的失败。

夏乾到客栈的井边取些清水，洗过手，打算立刻去医馆看看易厢泉的情况。

今日多云，月光时有时无的，此刻却出来了。老旧的井轱辘咕噜咕噜地转着，秋空明月悬挂高空，月光映在了木桶里。夏乾把手伸进木桶，水纹波动，搅了那轮月。

手上的鲜血被洗掉了，鲜血却染了水中月，致使月亮似乎也不这么亮了。什么美好的事物沾上点血腥，终究是不再美丽了。夏乾一声叹息，却借着月光看见地上有发亮的东西。

是剑。剑是好剑，只是年头久了些。夏乾向来是识货的，他弯腰捡起，剑的主人似乎相当珍惜它，经常擦拭保养，但却不常用它。

夏乾吸了一口气，看看剑柄，这花纹样式很是眼熟——这分明是易厢泉的剑啊。

二人认识数年，易厢泉从未把这剑从剑匣中拿出来，更没有说过这剑的来历，但是夏乾却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易厢泉五岁的时候被邵雍领养，剑和扳指都是他从亲生父母那里带来的，但是他对亲生父母没有什么印象了。如今那枚扳指惹来了杀身之祸，剑却依然安好。易厢泉从来没有用过这剑，只是一直装在剑匣里随身带着。

按照常理推断，青衣奇盗和易厢泉发生激烈打斗，易厢泉抽出了剑却不慎脱手飞出。二人打斗不久，青衣奇盗就伤了他，又用什么东西使他昏迷，随后取了他放在身上的犀骨筷。就在这时候，守卫追来了。

夏乾皱了皱眉头，事情好像不太对。

只有夏乾知道，这把剑是易厢泉的宝贝，他从来都收起不用，只用那把古怪的金属扇子。

夏乾下意识地看向周围。他觉得倘若剑在，扇子应该也在附近，毕竟那才是易厢泉的武器。

然而周围什么都没有。明月高悬，夜深人静。灯火依旧燃烧着，却燃不尽夏乾心中的疑问。

他起身去医馆，毕竟只要易厢泉醒了，疑问也就清楚了。

……

而此时，易厢泉已经醒了。

两个守卫抬着担架，将他抬到医馆去。在颠簸中，易厢泉慢慢睁开了眼。映入他眼中的是没有星星的夜空和一轮皎月，在烟尘中显得有些朦胧。耳畔传来风声，吹得落叶沙沙直响。偶有余烟从街道飘过，将街道染上了令人备感焦灼的味道。

易厢泉眉头一皱，讨厌这种味道。

他躺在担架上，有些恍惚，分不清自己是在现实还是在梦境里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儿时第一次被师父邵雍领回家一样，他趴在师父背上，有些迷惘，有些悲伤，却又记不起之前发生过什么事，记不起之前遇到过什么人，也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。

“易公子，您醒了！”抬着担架的守卫看他睁开了眼，有些欣喜地呼喊，“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！青衣奇盗，他……他……”

易厢泉还是有些浑浑噩噩，但是听到“青衣奇盗”几个字，似乎慢慢想起了事件的前因后果。

“青衣奇盗得手了，跑了！”守卫抬着易厢泉，有些懊恼，“赵大人他们去西街追了！”

守卫的话有些没头没尾，直接略去了一大段过程。而易厢泉皱起眉头，想说些什么，却觉得嘴唇发麻，说不出来。身上的伤口也是剧痛无比。

“青衣奇盗用蚂蚁找到了犀骨筷，之后又在你身上找到了另一根。总之，他跑了。”守卫说着说着便到了医馆门口。他们赶紧叫门，傅上星披衣来迎，焦急道：“发生了何事？”

守卫忙把易厢泉抬入屋子，傅上星立即号脉，沉声道：“中毒。小泽，熬些甘草汁来。”说毕，他开始检查易厢泉的伤口，准备止血。

小泽很快就端来药汤想给易厢泉服下，却见易厢泉似乎陷入麻痹状态，很难进食。她着急道：“先生，他开始浑身麻痹了。”

“这就奇了，”傅上星额间冒汗，手上沾满鲜血，一边包扎一边道，“他身上中了两种毒。而且……”

“嘘——”小泽让他止了声，因为她觉得易厢泉有话要说。

易厢泉双目瞪得很圆，口舌麻痹，却费力说了两个字：

“夏乾。”

小泽急道：“他找夏公子！”

守卫赶紧道：“夏公子应当马上就到……”

易厢泉的嘴唇又动了动。小泽附耳听去，却是眉头一皱。

“他说，不要梨，”小泽有些诧异，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易厢泉却皱紧了眉头，瞪大了眼睛，使劲盯着床对面书架上的书。小泽赶紧过去，问道：“你要书？你要哪本？”

她的手在书架上面扫着，直到扫到某一本。易厢泉狠狠地眨了眨眼。

“这个？”小泽抽出了书册，很是震惊，“你要这本书？”

易厢泉只是看着她，像是有话要说。

慢慢地，他闭上了眼。

此时夏乾正快步走向医馆。他路过庸城府衙，只见稀稀拉拉的几个

守卫。犀骨筷丢了，照这个情形看，青衣奇盗大概是抓不到了。

远方的烟雾似乎小了些，可是仔细一看，似乎起烟的地方多了。夏乾走着走着，便注意到有一盏街灯倒在地上，几乎烧得焦烂。街灯掉落的地方，有烧过的痕迹，那痕迹一直延伸到几尺外的小树林。树林冒着余烟，显然大火已经被扑灭了。幸亏周围有湖泊，院子里也有活水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此地和昨日他们碰见青衣奇盗的地方布局相似，都有低矮的棚子、街灯和树林。在街灯掉落的地方，还有一排小小的脚印。这不是猫的脚印，而是狸猫的——看来侍卫所说属实，是狸猫窜过来，扑倒了灯，灯坠落到地上，这才起了火。

夏乾蹲下，顺手捡起了烧焦的街灯。灯油早已没了，只剩下一些黄色的膏状体还粘在上面。有点麝香的味道，但不是麝香，果然是灵猫香！点燃灵猫香将狸猫引来后打翻了灯，灯掉落燃起大火。真的有人故意纵火，还是用这种奇特的方法。夏乾叹息一声，便匆匆赶往医馆，却看见只有曲泽在医馆里，傅上星先生不知去哪儿了。

曲泽是几年前随着傅上星来到庸城的，那时她还小，聪明能干，大家都唤她小泽。她在夜晚视力就会不好，但是伶俐得很。夏乾觉得她与自家谷雨的性子有些相像，干什么都急匆匆的。她看见夏乾，眼眸微闪，赶紧让他进门。只见易厢泉躺在床上，伤口已经被处理过，他昏睡着，一动不动。

“你说你做什么去了，易公子方才还喊你，”小泽给他倒上茶，“方才好险，你是没看到他流了多少血！”

夏乾倒是万万没想到：“他刚才醒了？”

“易公子被送来之后，其实是清醒的。”

“那他说了什么？”

“他根本没说两句话！嘴巴几乎都张不开！”小泽脸急红了，“第一句是叫你，第二句很奇怪，似乎是什么‘不要梨’什么……”

夏乾愣住了：“什么梨？哪有梨？”

小泽摇头：“不知道。我家先生说，易公子似乎是昏迷了很久了。昏迷的人一旦受到疼痛刺激，就很容易醒来。换言之，易公子被砍伤之后本来是要疼醒的，但是新伤口沾了毒，才陷入二次昏迷。”

“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”

“不会有危险的。脉象看来，易公子这几日就似乎食用过或者闻过什么导致昏迷的东西，兴许是曼陀罗、羊踯躅[1]之类的。今日，我家先生检查了伤口，上面沾着乌头磨成的粉末。所以，他中了两种毒。”

夏乾没有说话，像是在想事情。小泽以为他不明白，继续解释道："这乌头虽然不常见，不过夏公子可听说过附子？母根生乌头，旁根生附子。中毒的人会麻痹，之后才昏迷。我家先生说，这药用不好会要人命的，可是这剂量却刚刚好！先生还感叹，下毒的人，究竟在药理上有何等造诣……夏公子，你在听吗？"

夏乾没有仔细听她说话，觉得心里凉飕飕的。按照傅上星的诊断，易厢泉在受伤之前是昏迷状态，一个昏迷的人是怎么和青衣奇盗打斗的？

"你们确定没有弄错？"夏乾怀疑地问，"厢泉是在受伤之前昏迷的？"

"当然错不了！易公子就是受剑伤刺激才醒的，也正是因为受剑伤而染毒，才会再度陷入昏迷。"

"上星先生去哪儿了？我有话问他。"

小泽这下更生气了："别提先生了，他给易公子诊治完，就去了西街。是急诊！要说我家先生也真是心善，还去那种地方给那种女人看病！还是大半夜里，外面又不太平……"

"易厢泉什么时候能醒？"

"最快也要到明日，慢了要后天。"

夏乾又没仔细听，内心有些烦躁。

"要说这麻痹，先是从手指开始的，易公子眼睛还能动呢，一个劲看着书架，"小泽走过去，抽出一本册子，"他看的是这本《史记》。他要做什么？"夏乾不知，上前翻了翻，这薄薄的一册并非全本，只是《项羽本纪》。夏乾觉得如此等待没有什么结果，索性坐下开始翻阅，等着易厢泉醒来，也等着西街赵大人的消息。小泽一脸喜悦，兴冲冲地又给了他一些其他的书籍，又端来蜡烛，光映在夏乾的侧脸上，显得很好看，他的孔雀衣在灯火中熠熠生辉。小泽见他的模样，自己柔和一笑，夏乾却浑然不知。

夜静了许多，但是令人心神不宁。更夫似乎消失了，不知夜已经深了。

"夏公子，青衣奇盗的事……就这么完了？"小泽搭着话，有些困倦。

"完了。"夏乾把册子一丢，伸了个懒腰，内心却有些难过和失落。抓贼，封赏……易厢泉和他说过的那种可能性似乎烟一样消失了。

“易公子说的‘不要梨’，指的不是梨，是不是让你别离开他？”小泽托着腮，睡眼蒙眬。

她的话颇有道理，但夏乾仍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”但是他却打算在这里守一夜。与其回家抄书受罚，倒不如待在这里来得自在。想来想去，竟然产生了奇怪的念头。如今抓贼无望，自己又该怎么办呢？会不会结了婚，娶了妻，也可以自在一些？夏乾胡思乱想着。小泽收回书册，放回到架子上，“这讲的是项羽的英雄故事？”

夏乾回过神来：“正史无趣，听了野史之后才觉得项羽特别傻。”

小泽嘟囔：“他是英雄。”

“他就是傻。刘邦才奸诈，用了张良的计策，在项羽被困垓下时，用蜜糖在地上写下‘霸王死于此’，最后项羽就自刎了。自刎的人都傻！”

小泽摇头：“胡说。西楚霸王看到蜜糖写的字就自刎？”

夏乾闭着眼：“哎呀！说了是野史，你没看过？也怪项羽迷信，不动脑子。你不知道，那字是蜜糖写的。结果，就招来了——”

夏乾一下子坐起来，瞪大眼睛，冷汗直冒，睡意全消。

小泽被他吓了一跳：“招来了什么？”

夏乾脸色苍白，下意识地望了一眼昏迷中的易厢泉，喉咙动了动：“之后，就引来了成群的蚂蚁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项羽之后怎么了？”

“之后……之后就和今天一样。是我们弄错了，完全弄错了！”夏乾有些激动，霍然站起，“我们被青衣奇盗愚弄了！”

他有些语无伦次，却刚刚明白今日的一切都是圈套，只是他没有补救的办法。夜晚很安静，火光照在小泽的眼睛上。她模模糊糊地看着夏乾，她是那么担心。夏乾却无心理会，只是脸色苍白，一言不发，开始在屋内来回踱步。突然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。“什么时辰了？”夏乾突然问道。

“嗯？”

“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”夏乾神情紧张。

“估计快子时了。今日城乱，没有打更的。夏公子你——”

夏乾听完，二话不说，立刻出门去，并未搭理在身后呼喊的小泽。

他想起来了，易厢泉昨日交代的那句话：子时城西三街桂树。

月亮越发明亮，明晃晃地照着街道，照亮了庸城的一簇簇余烟。在混乱的街道上，夏乾匆匆走向城西三街，他要找到那棵桂树。

他明明知道易厢泉昏迷在医馆，明明知道易厢泉根本不会在树下等他。但这时候，所有的守卫都在忙碌，只有夏乾一个人坚持完成了易厢泉的嘱托。

他知道，要想扭转乾坤，唯有相信易厢泉。

白露将至，夏暑已散，而庸城的天气依然多变，不变的是一日日的凉。朗朗皎月高悬，庸城慢慢刮起了风。

夏乾冒着风，觉得脑中的疑雾一点点被风吹尽。他一边思考着，一边走向西三街。途中，却路过了一个地方。

这里是一个库房，门口站着一名守卫。

门口全是泥土，门被生生炸开了。

夏乾虽急，但仍然觉得此事可疑："怎么回事？"

"失窃了，门被炸开了。"守卫认识他，索性讲了实话。

"丢了什么？"

"盐。"

夏乾惊讶道："盐？这库房是放盐的？"

"除了盐还有别的东西，"守卫垂下头去，"灯油也被人换过了。赵大人方才追去西街的时候路过此地，把一切都弄清楚了。今天清晨换灯的灯油是从这里取出的。新的灯油有股淡淡的香味。"

夏乾慢慢明白了。

他赶紧继续赶路，心中却越发觉得可怕。他需要把思路再整理一下。

伴着狂风，夏乾很快便走到了西三街。桂花树很美，今夜多风无云，空中有着很美的月亮，它泛着柔和的光，把桂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在这个满城烟火、守卫尽散的夜晚，似乎只有这棵树是安静的。

狂风吹尽，树叶纷落，一切在月光的洗礼下变得透明。

在易厢泉的提示下，夏乾明白了青衣奇盗的诡计。

易厢泉显然是明白的，他听小泽说了庸城府衙的事，迅速做出判断，在浑身麻痹时却依然努力盯着《项羽本纪》。

这就是易厢泉的提示。

野史记载，刘邦采用张良的计策，在霸王被困垓下时以蜜汁书写“霸王死于此”，遂招致蚂蚁。蚂蚁嗜糖，于是围成了字形。项羽不知，又过度迷信，自以为天真要亡己，军心涣散回天乏术，不久失败，自刎乌江。

古人今人都逃不过心理的暗示。纵使历史的教训数不胜数，也依然难以走出逻辑的怪圈。蚂蚁嗜糖不过是自然现象，项羽信天，见此征兆必以为天要责罚。

此事与今日的事件过于相像。

青衣奇盗正是利用这一点。

犀骨筷被糖水浸过，而蚂蚁嗜糖。于是青衣奇盗放蚂蚁来辨认，最后由猫从守卫中把犀骨筷带出来——如此理论，天衣无缝。

项羽迷信上天征兆，而庸城府的所有守卫呢？办案之人往往“迷信”于自然规律。青衣奇盗在庸城府的偷窃，根本是个骗局。

犀骨筷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东西，保存千年，是否被糖水长年浸泡也未可知。就算真的被糖水浸泡过，放了这么久，又能残存多少甜味？蚂蚁纵然嗜糖，当亿万蚂蚁布满万根犀骨筷，肉眼所见，真正的犀骨筷与赝品所沾蚂蚁数目的差别，根本就不会太大。

那只猫是如何快速辨认出真品的？

不能辨别。那只酷似吹雪的白猫叼走的根本就不是真品。

这种盗窃方法闻所未闻，一切又发生得如此之快。蚂蚁嗜糖本是自然规律，猫的出现，对于误导守卫的思维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。守卫先有了蚂蚁嗜糖的概念，潜意识就会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，认为自己的猜想“青衣奇盗就是利用蚂蚁嗜糖辨认出了真品”是正确的。

于是事情继续下去，就演变成了几十人拼命出城追赶那只猫的闹剧。

青衣奇盗这一招非常冒险，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极易让人走入误区。官员和守卫在府衙忙了好几日，今天又在院子里连站了好几个时辰，注意力高度集中，神经紧绷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人阵脚大乱。此事和用兵打仗又完全不同。守卫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儿，不知道他会做些什么。当戌时来临，一件又一件意外发生，给他们思考的时间又太

短，而且几乎没有交流的机会。

这就是青衣奇盗的狡诈之处。手法越华丽复杂，可行性就越小。青衣奇盗上演的几出大戏根本就偷不走犀骨筷，但只要在短时间内骗过了衙门的人，他就能成功。 在白猫叼走犀骨筷之后，守卫顿时陷入混乱。赵大人心细，发现了白猫只叼走了一根犀骨筷——他临危不乱，夏乾很是佩服，却遗憾他没有深想一步。

正因为这一根犀骨筷，青衣奇盗又导演了第二个骗局。

曲泽反复强调，易厢泉在被发现之前，一直身处昏迷之中，是受伤才疼醒的，又因伤口沾毒再度陷入昏迷。

这样，事实就清楚了。

易厢泉早就陷入昏迷了，之后才被青衣奇盗带到巷子里去，将其随身的剑拔出——让大家以为他们进行了打斗。青衣奇盗故意让人看见自己从易厢泉那儿取到了另一根犀骨筷，让守卫追赶自己，跑到西街。

可是这究竟是为什么？

夏乾想起了那天晚上自己与易厢泉的对话。他问易厢泉，究竟如何才能把犀骨筷辨认出来并且带走？易厢泉回答，没有任何办法，唯有一根一根地辨认才行。

那两根真正的犀骨筷是真的混在了赝品中，包括易厢泉本人也难以辨别。青衣奇盗在巷子里从易厢泉身上拿的那根犀骨筷，也是假的。杨府尹对于犀骨筷被易厢泉分开放的推论，不成立了。

青衣奇盗上演的第三出闹剧，就是用灵猫香引来七节狸推翻街灯导致全城多处失火。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圈套。

昨日深夜，夏乾和易厢泉在街上碰到了青衣奇盗，这不是巧合，青衣奇盗为的就是将大家的目光引到街灯和香料上来。

今日在府衙，夏乾和方千闻到灯油的浓烈香气，知道是曼陀罗的残渣，就断定这灯油有问题，故而决定将旧灯油倒去，换上新的。这也是青衣奇盗加入麝香的原因：单纯的曼陀罗香气不重，麝香浓郁刺鼻，只要一闻，会更让人觉得这灯油会导致人昏迷。

一切全是误导。

其实旧灯油是没问题的，新的灯油才有问题。显然在昨日库房失窃的时候，青衣奇盗直接把灵猫香掺入库房的新油中去。

赵大人断定旧灯油有问题，必定下令全部换新的，殊不知正中青衣奇盗下怀。

青衣奇盗既要放火，就要换掉灯油；而他半夜三更亲自往所有的街灯中放入灵猫香，定然不现实。最省事的，莫过于借了守卫的手，行自己的方便。

前一晚青衣奇盗在棚顶现身，也是做给夏乾和易厢泉看的。

夏乾如今回想，更是汗毛竖立。青衣奇盗昨日现身，除了让人以为是灯油的问题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。

易厢泉打了青衣奇盗一镖。

那么青衣奇盗中镖了没有？夏乾觉得，没有。如果他们展开全城搜索，目标过大，因此会寻找手臂受伤的人来缩小搜查范围。官府一旦如此行事，那么青衣奇盗就会逃过一劫。

真是一举两得。

夏乾突然觉得一切都很可怕。易厢泉说过，青衣奇盗只有一天的时间去思考对策，但是对方竟然设计出了这种复杂的圈套。

如此纷繁的手法不能掩盖住一个事实：青衣奇盗自有他的目的。如果三起事件合起来看的话，就不难得出最后的答案。

庸城府蚂蚁事件的最后结果，是三十个守卫出城追捕；全城纵火事件，调动了大批守卫去灭火；巷子里的易厢泉昏迷事件，使最后一部分守卫，包括方千和两位大人，去彻夜搜查西街。出城、灭火、搜街，八十名守卫各有任务。

如此算来，现在还守护在庸城府的有多少人？五个？十个？

一切都清楚了。

青衣奇盗的三出戏码，就是为了调虎离山。

在派人追去西街的时候，官府已经很难再派出空闲人手了。如今真正的犀骨筷还在庸城府衙内，却没几个人看守。只要放倒那几个侍卫，青衣奇盗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在院子里进行偷窃。

易厢泉说过，辨认真品最快也要八个时辰。夏乾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打着灯笼一个个地辨认真伪，他觉得不止八个时辰。可是远观烟雾，火势并没有增大的趋势，纵使今日风大，要扑灭火焰，八个时辰，到时候天都亮了。

最多留给青衣奇盗三个时辰。

三个时辰，青衣奇盗到底要怎么做呢？夏乾摇了摇头，不对，现在不是关心青衣奇盗的时候，而是自己应该怎么办！

如果火被扑灭，也许就会有守卫回到庸城府；西街追捕不利，也许也会有人回到庸城府；易厢泉醒来，事情败露，还会有人回到庸城府。总之，若青衣奇盗执意偷窃，就会知道夜长梦多，必须在有人回来或者发现之前速速行动。

夏乾心慌了，一刻也不能耽误！现在庸城府就如同个空城，是下手的最好时机。

可是自己能做什么？叫人来不及，而且人马各有任务，根本调动不了多少。况且人多容易打草惊蛇。难道坐以待毙？现在，自己是全城唯一有时间、有能力阻止青衣奇盗的人。但是自己脑子没有那么好使，而且手无寸铁，如何对付身手非凡的江洋大盗？

实在不行……去看看也好。

他起身，打算去看看大盗长什么样，再回家睡觉。这才是夏乾的作风。

但他刚一抬眼，就看见了树下的木头箱子。

记得他下午来这里时，这个箱子就在。箱子做工精致，体积大，上面有古老的花纹。夏乾细看，箱子分外眼熟。

这是他家的箱子，就放在自家的书房里，存放常年积攒的欠条。

端起箱子，感觉不重，里面似乎放了分量挺轻的东西。借着月光，夏乾打开了箱子——

里面是他的柘木弓。

夏乾的父亲早年在洛阳拜了赫赫有名的邵先生为师，即易厢泉的师父。那时邵雍还年轻，夏乾的父亲更加年轻，不务正业，倒是对象数、算卦之类颇感兴趣，故而拜师。不久后就不再学习，反而开始从商，竟然创下万贯家业，成了江南有名的大户。

在这个尚文的年代，各路文人辈出，尤其是江浙一带，风流才子数不胜数。夏乾纵然受过良好教育，但他不想读书，不想经商。看店的时候说要读书，读书的时候嚷着要看店做生意，实则碌碌无为。

夏乾终日不求上进，不理家业。夏母时常抱怨，自己的儿子是个典型的败家子。从另一面来说，他虽然呆呆傻傻但是为人正直，好奇心旺盛也敢于冒险。若说技能，当数射箭为上乘。

夏家家大业大，夏乾用得起好的弓箭，请得起好的师父。孩子的唯一一点正经喜好，做父母的并不反对，乃至最后一发不可收拾。

天资聪颖，又感兴趣，久而久之，夏乾的箭术在江南一带也是小有

名气。然而夏乾没有实战经验，随着西北战事愈演愈烈，夏乾也“蠢蠢欲动”，父母自然不肯让独子有这种念头，遂禁止他再携弓狩猎。

夏乾没有办法，只好在自家的院子里引弓射箭，白日去射柳叶或者杏花，或者让弓箭没入石墙。

纵然是这样足不出户，他的技艺仍越来越精湛。

此时，夏乾背着弓箭，悄悄地从庸城府衙远处的小巷子里绕回客栈。他观察过庸城府衙四周，只有这家风水客栈位置最好。

而整个客栈视野最好的房间，就是易厢泉住的房间。

他摸黑进了客栈，放眼望去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周遭一片漆黑。那个矮个子的尖声小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夏乾也不想惊动任何人，便轻手轻脚地踩着楼梯溜上了二楼，吱呀一声推开了房门。

房间还是和他上次来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夏乾上前，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，窥探着外面。清幽的月光瞬间照进房间。

今日风大，而此时却减小了不少。且这房子的朝向正好背风，夏乾庆幸这天时地利，否则窗户一下被风吹开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

眼下已近初秋，这样寂静的夜晚令人感到丝丝凉意。夏乾有些惊慌。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庸城府衙的整个院子，月华如水，庭下如积水空明，然而树影交错遮住月光，院子倒是黑暗，唯有树影轻轻晃动。

没有任何异常。偶尔有零零星星的灯火飘过，那是杨府尹的家丁而非守卫。

远望城里烟雾不断，灯火却在逐渐熄灭。夏乾知道，兴许是大人下了什么命令，如果再燃着灯火招来狸猫，怕是这大风之下，火势更加难以控制，干脆把街灯全部熄灭。所有人都认为青衣奇盗向西街逃跑了，全城点灯守夜也无甚用处。

看着全城一点点暗下来，如同被黑色侵蚀覆盖而不见天日一般，夏乾顿觉呼吸急促，双手微颤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只有不停观察四周，以此来减缓焦虑。

只见西街灯火通明——烟花巷子，那是离庸城府最远的街道，夜夜笙歌。不知大人他们进展如何，只怕是竹篮打水。

夏乾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庸城府衙还是没有动静。他心里嘀咕，莫非自己想错了？

他低头看看自己手中的弓，是柘木所制，漆得光亮却无装饰，乍一看只是普通的弓。而夏乾知道，柘木的弓身、水牛角贴于弓臂内侧、上

好的牛脊附近的筋腱以及使用黄鱼鳔制胶黏合，才得此弓。看似普通的组合，实际上却是杀人的利器。

夏乾手有些颤抖，他不打算杀了青衣奇盗——杀人，这一点他想都没想，只希望射中青衣奇盗的腿，使其行动不便，定可以擒获。

月朗而风不清，秋月惨白，映着夏乾与皎月同色的脸，嘴唇也是苍白的。

无论结果如何，就在这一箭了。如此重要的任务非他夏乾莫属。

名垂青史……夏乾闭起了眼睛，心开始狂跳。

名垂青史其实不是他想要的，功名利禄于他而言什么都不是。他只是想借这个名头，用自己仅有的射箭本事来换取自己人生的一点自由，尽管这点自由可怜又奢侈。今晚的事会让他受到母亲的责骂，会被罚抄很多遍《论语》，但是只要他抓住大盗，哪怕没有封赏，也许父母会认为他有出息，也许会让他背着弓箭踏出家门去，也许会去很多很多地方，也许会认识很多很多的人……他拼尽全力，为的只是这点“也许”。

他架起了弓。

庸城府衙门口的灯灭了。那里距离夏乾很远，看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。正在他凝神屏息观望之际，却见另一盏灯也灭了。

灯火的位置在庸城府衙的正门口，距离远，看得不真切。那灯火灭得诡异，悄无声息。每一盏灯火都是家丁在提着的，如此熄灭，必有蹊跷。接着，又一盏灯火灭了，整个庸城府衙的大门到院子一片漆黑。

夏乾纳闷：出什么事了？

庸城府衙的院子十分古老，石灯的火一直燃着，一个个小亭子般孤独地亮着，夏乾甚至看得清上面的莲花纹饰。就在石灯的旁边，一个灰色衣衫的家丁提着一盏白灯笼，似乎在做常规巡查。

灯火正好照在家丁脸上。

就在那一瞬，夏乾赫然发现就在那家丁身后的树上有个黑影。

他心里一惊，但是看得不真切。只见那黑影迅速跳下，无声无息地一掌劈在家丁的后脑。

家丁立刻倒下了。夏乾暗暗惊呼，却见黑影迅速用手帕捂住家丁口鼻，一手托住灯笼——动作太快了，真的太快了。片刻他吹熄了家丁手中的灯笼，随即把人拖到深深的草丛里。

那黑影的手法之快，夏乾几乎看不清。

黑影隐到树林里去了。

眼看庸城府衙后院还剩一个家丁。他提着灯笼守在后院，浑然不知自己是庸城府衙唯一一个还在巡视的人。而庸城府的四周街道再无他人。

夏乾心里暗道大事不妙，却见那黑影突然冒出，如同鬼魅一般落在了最后一名家丁身后。不久那名家丁也倒地，那黑影手法之快，同刚才如出一辙。

这里是距离那黑影最近的地方，夏乾可以清楚地听到灯笼掉到地上的咣当声。

在灯火的照耀下，黑影不再是黑影。

那是一个穿着青黑色衣服的人。

看身高，应该是个男人，他的大半个脸被面巾蒙住，额前碎发导致夏乾看不清他的眉眼。他未梳发髻，只是拿青黑色的带子略微系上，如此行动倒是方便；也没有带弓弩，只带着佩剑，然而剑鞘上没有图腾，此外没有多带别的东西。

他仿佛是来自黑夜，此时正站在那棵银杏树下，青黑色的衣裳质地贴身柔软。青黑衣衫似乎是黑影与落叶交织而成的产物，在秋风吹拂下轻扬，与月光完美糅合从而构成了一幅令夏乾终生难忘的画面。

敏捷的身手，乌黑的头发，夏乾很是吃惊，名扬天下的青衣奇盗居然这么年轻。

[1]　羊踯躅（yáng zhí zhú）：又名黄杜鹃、羊不食草、闹羊花、老虎花。一种落叶灌木，属杜鹃花科植物。花辛、温、有大毒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可治疗风湿性关节炎、跌打损伤。在医学上常作为麻醉、镇痛剂使用。

第五章 夏乾夜间抓盗贼

纵然蒙面，但迄今为止看清青衣奇盗真容之人，恐怕只有他夏乾了。夏乾紧张之情顿时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发自心底的兴奋。

名垂青史四个字像一个咒语，在他的脑海中轰然炸裂开来，变成一股又一股的热血。仿佛从今夜开始，自己的命运会变得有所不同。

他略微探探脑袋，想看真切一些。现在不多看看，以后可看不见了——连当今圣上也难见青衣奇盗真容啊！

整个庸城府衙没有人再点灯笼，一片漆黑，只有院子里的石灯还燃得明亮。青衣奇盗堂而皇之地从正门走到后门，从阴暗到光亮，根本无人阻拦。

风起云动，天象又变了。

风吹得窗扇动来动去，吱吱响动，空气中略有潮湿的泥土气味。夏乾知道天气变化无常，也许又快要下雨了。他顺手拎起桌上的葫芦卡在窗户边上，这样窗户就始终敞开而不会突然闭合。

箭在弦上，夏乾不敢点灯，借着月光瞄准院子。

他必须选好放箭的瞬间——天空不可有乌云遮月，青衣奇盗必须完全暴露在视野之下，人箭之间不能有树木遮挡，且二人的距离越近越好。

夏乾屏息看着，等待着时机，却见青衣奇盗跑到了院子角落水缸边。

夏乾心里一惊，缓缓放下弓弦，这才想起那水缸的问题。

按照两位大人的说法，水缸是易厢泉用来装水防火的。易厢泉早上亲自让人送来一缸水，下午送来三缸水——而下午这三缸无疑是青衣奇盗送来的。三缸中的两缸装满了蚂蚁，已经破掉了。那么，还剩下一缸水。

夏乾眼看着青衣奇盗掀开水缸盖子，并把不远处的犀骨筷集中，一捧捧地扔到了水缸里。

夏乾心里一凉，顿时就明白了——水缸中的白色晶体是盐。

这是一种古老的辨识物品的方法。同样大小的铁块与木头扔到水中，一个下沉一个上浮。换作犀骨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易厢泉在做仿冒

品的时候并没有细细称重量，只是用差不多的材质仿照了大小形态，密度自然就有差异。

使用密度来辨别真伪，非常可靠。青衣奇盗的方法就这么简单。用石头和鸡蛋比喻，人们将同样大小的石头与鸡蛋放入水中，二者都会下沉；但如果放入一定浓度的盐水中，鸡蛋就会上浮，而石头依然下沉。这与犀骨筷的道理相仿，依靠赝品上浮而得知密度差异，如此方能辨别真伪。

夏乾摇了摇头，觉得不可思议。昨夜已问过易厢泉，若把真品赝品投入水中，会不会一个上浮一个下沉？易厢泉的回答是，他试过，全部下沉。

犀骨筷的质量本身小，体积相似，材质相仿，所以密度根本就不会差别太大。正是因为这种差别过于微小，易厢泉才只用清水来简单排除密度辨识的可能。

清水不可辨，而盐水可辨。夏乾觉得奇怪的正是这一点，盐水的密度鉴别，有个致命的弊端。

若一缸水放入一勺盐，真品赝品都无法浮起来；如果一缸水加入一缸盐，真品赝品就都会浮起来——盐、水的比例决定着盐水浓度。真假犀骨筷的密度相差无几，要想辨别，必须让盐水的浓度极度精确，才会造成万根下沉、两根上浮的现象。

所以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青衣奇盗根本就无法事先预知能筛选犀骨筷的盐水的比例。多加几勺，都会出问题，夏乾用脑袋担保他绝对不可能成功。

夏乾冷笑一声，抬起弓箭。他还以为青衣奇盗有多高明。

青衣奇盗每次把一捧筷子扔进水缸之后，会缓缓看一会儿，有没有真品浮上来，再去抱下一捧。忽然，他停滞了一下，似乎已经“鉴别”出了一根，从水缸里捞起揣在了怀里。

夏乾有点慌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
夏乾不知真假，也不管真假。他只是等待放箭的机会。水缸在角落，而角落幽暗难以放箭。犀骨筷是堆满整个院子的，水缸在东边角落里，夏乾看着，等到青衣奇盗把犀骨筷收到最后几捧时再放箭。那里除了一棵在旁边的银杏树之外，没有什么遮挡。

就在此时，风突然吹动，窗户嘎吱一声吹开了。这一晃动，葫芦翻滚了一下，塞子掉了下来，葫芦里的茶水滴到了窗檐上，顺着墙面哗啦啦地流了下去。

这声音可不小。若有人在这几丈之内绝对听得一清二楚。夏乾慌忙把葫芦扶起来，下意识地望了青衣奇盗一眼，还好距离远，风声大，青衣奇盗不可能注意到这边的动静。

他默念老天保佑，又架起弓箭。

青衣奇盗已经把庸城府衙院子里的大半部分犀骨筷收进了水缸。夏乾拉紧了弓弦，心里一阵兴奋，他快要走到那棵银杏树那里了。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

可是青衣奇盗却慢下来了。这一次，他在水缸那里看了许久，终于捞起一根犀骨筷放到怀里。夏乾愣住了，暗叫不好——两根犀骨筷已全都找出，或者说，青衣奇盗认为自己全部找出了。不论青衣奇盗拿到的是否是真品，他都会立刻打道回府！到那时候一切就完了！

青衣奇盗的速度极快，拿到东西之后绝不久留！

不能再等了，就是现在！夏乾高度紧张，平定气息，弓箭回拉，两指猛然松开，只听“咻”的一声，箭飞了出去！

这一下太快了，夏乾从头皮到手臂都感到一阵发麻，只见箭从青衣奇盗的左腿上擦了过去。夏乾暗自懊恼——今日有风，他本来是想射穿青衣奇盗的腿，这样他便无法行动，要是再向右偏离一点就好了！

青衣奇盗立刻闪开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夏乾当机立断再发一箭！又是“咻”的一声，箭已离弦，弓弦还在颤抖，箭却一下射入了青衣奇盗的左腿！

夏乾大喜，这第二箭不能说正中，却也达到了目的。青衣奇盗发出一声呻吟，迅速躬下身子，拖着腿退到阴影里，留下一小摊血迹。

夏乾脑袋嗡嗡作响，青衣奇盗跑不了！他太激动，以致没有听到走廊上传来了轻微的嘎吱声。

那是人走过的声音。

夏乾背着弓箭，迅速向外跑去，他欣喜若狂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青衣奇盗要落网了！真的要落网了！他终于要扬眉吐气了！

夏乾脑袋一热，立刻踏出房门——

就在这一刹那，角落蹿出个黑影来。

夏乾什么也没看清，还不知所以地往前狂奔！在这一瞬间，他脑后被什么东西猛打了一下，顿时眼前一片漆黑，没了意识。

同时，赵大人正带着人赶往西街。

与之前庸城府的安静诡异形成对比，西街一派热闹之景。青楼女子们皆是一袭长裙，颜色艳丽，上身多是抹胸配以罗纱，也有人穿着窄袖短衣、穿着褙子。一群群女子飘过，整个街道似有神仙过市，嬉笑声也令人心神荡漾，丝竹管弦之声更是不绝于耳。赵大人很少下江南，这青楼之地更是没来过。原来以为不过是一群俗脂庸粉，却不曾料到是这种安宁景象。

若不是大家都看见青衣奇盗往这边跑来，谁也不相信这种地方竟然藏着一个朝廷要犯。守卫一路追来，只见那黑影一闪，就躲进了这灯火通明的街道。所有守卫都觉得，青衣奇盗一定是跑到这条街道，藏匿在某个阁子里。

西街的青楼、酒肆、赌坊倒是不少，家家富丽堂皇，门首皆缚彩楼欢门，样式繁多复杂。满街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灯，装饰着丝绸的缎子。

方千追在前头，灯影映在他满是汗水的脸上。刚踏进西街，便被一名身穿鹅黄色罗裙的女子用手中小扇拦下了。女子看见方千一身武者打扮，倒是不惧，盈盈一笑招来几名小厮。

“敢问官爷到此地何事？”黄衣女子声音如同三月黄鹂，罗扇掩面，微微行礼。守卫本来紧张的心情一下子被这抹鹅黄冲淡了。他们虽然武艺高强，但碰见突然冒出的青楼女子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

方千在队伍前头，一时不知如何答话，而此后的守卫也跟了来。女子见状，向旁边的小厮摆摆手，小厮就跑进阁子里去了。

方千定了定心神，知道时间不可耽误，遂上前问道：“敢问姑娘，可有穿青黑衣服的人跑来这里？”

鹅黄女子依旧罗扇掩面，咯咯笑了：“不知官爷说的哪位穿黑衣的人？这里客人多，我哪里都记得？更何况——”

此时赵大人过来，一下拦住方千，双眸微怒威严地道：“麻烦你让开，官家办事，你胆敢阻拦？”

鹅黄衣服的女子放下了手中的罗扇，扬起下巴。她二十余岁，长得有些寡淡，却很是端庄。眼睛不是很美但很特别，像庸城燃着烟尘的黑夜。她先是轻轻扫了赵大人一眼，目光是那样淡，那样不经意，也缺了青楼女子应有的柔媚，在这目光之下暗含的竟是一丝轻蔑。

“大人您可是折杀奴家了，这小小的西街做的是本分生意，今儿个因城禁的缘故，客人本就不多，哪里会有什么可疑人来？奴家可是什么都没看见。”她故意娇滴滴的，实则是在敷衍。赵大人刚要发火，方千赶紧说道：“姑娘行个方便，我们这是朝廷大案，拖久了姑娘怕是担待不起。”

鹅黄衣服姑娘眼珠一转，目光如黑夜湖水一般深不见底，看着赵大人道："不知这位大人名讳？今日这场子被一位大人包下来了，不是奴家不让搜，是怕扫了那位大人的雅兴。"她轻言慢语的，是京城口音。

赵大人脸色越发难看，用眼神示意方千，不要废话，直接搜。

杨府尹见机慌忙冲上来："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大家好好商量……"

"哟！听这音儿，这不是杨府尹吗？今儿得空来我们这小地方，也不怕折了您飞黄腾达的官气儿！"却见一个声音从不远的楼上传来，那声音婉转圆润，虽然略带嘲讽却又如此顺耳，如同丝线一般从楼上抛下，轻轻地抚在众人的脸上。

众人皆往楼上望去。不见人，只见一袭水红色纱衣，似是一直在楼上的琉璃珠帘后头望着，转而飘到楼下来了。

不知为何，赵大人心里一凉。

鹅黄女子扑哧一声笑道："到底是水娘撑得起场面，众位官家还是跟她说吧，奴家不打扰各位雅兴。"说罢，她便退到楼里去了。

赵大人眉头一皱："怎么回事？谁如此无礼？"

杨府尹低声道："听这声，就是水娘了，西街都归她管。这女子当真不好惹，大人您还是……"

"哟，杨府尹平日里不是官架子不小嘛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"只见水娘袅袅婷婷地走来，面容姣好，眉眼略上挑，见其外貌必是精于世故之人。

杨府尹立刻闭了嘴。

水娘一笑，笑得成熟妩媚，却又隐隐透露出凉意。她摇着手中的青白扇子，指节发白，动作看似轻柔实则却有力度，一下一下扇着，仿佛把一切都抓在手中了。

这种女人，说好听了是烟花巷子的管事，说难听了，就是老鸨。赵大人冷笑一声，他向来不把这种女人放在眼里："让开，我们要搜查。"

水娘的目光落在赵大人身上，赵大人倒是穿了一身好料子，气势是有的，但是不奢华。一身正气却又两袖清风的人，往往不是大官。如此，水娘不屑地笑了。

"恕奴家照顾不周，这城禁几日，场子都被官家包了，奴家也不好说什么，"水娘笑着，语气生硬，"怕是官爷也累了，不妨早些回去休息。"

杨府尹气急："放肆！什么官家人，赵大人难道不是京城官家？大人

办案，容不得你个妇道人家造次！”

水娘冷眼道：“京城？小女子浅薄，不知这辅国将军与阁下这……京城来的提刑相比，是不是更加位高权重呢？”

杨府尹一听辅国将军，胖胖的脸都皱成了一团，惊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水娘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只是盈盈一笑：“奴家若是没有弄错，这辅国将军再往上，恐怕也没有几人了。”

众人一阵沉默。本朝虽然重文人，但因为西北战事吃紧，武官也分外重要。尤其是这种刀尖上滚过来的人物，脾气暴躁不说，一个不小心惹怒了，事情就难办了。

水娘自是看出了众人的心思，便朝远处的西阁望去，笑道：“我看将军也并未休息，这倒还好，水娘替大家赔个不是，这事也就过了。”说罢，她媚眼一瞪，朝赵大人望去，“大人觉得这样可好？”

赵大人面无表情，街上灯火荧荧，但他的黑衣却未染上任何流光色彩。静默片刻，他以波澜不惊的口吻问道：“辅国将军可是冯大人？他为何在此？”

水娘不悦：“将军游玩至此，在园子里饮酒，误了出城时日。”

杨府尹想给大家找个台阶下：“在这西街看来搜不出什么，既然大将军在此，眼看那青衣奇盗也不敢造次，我们还是早些——”

话音未落，赵大人一个手势将其打断，明显不卖他这个人情：“准备搜街，我先去拜会将军。”

水娘没想到赵大人会这么说，先是一愣，随后嘴角上挑，冷哼一声：“大人，您可想清楚了——”

“不必多言，此街必搜。”赵大人不再多说什么，直接向西楼大步走去。水娘一急，挑起裙摆想跟在后面，却被赵大人拦住：“其他人等一律不准入内，我与将军谈完再说。”

水娘无奈，眼睁睁看着赵大人步入西楼。这赵大人一进去，就遣散了楼内的几名侍女与舞姬。

水娘双眼一眯，恶狠狠地对小厮说：“给我看好了，有什么动静赶紧进去。武将出身之人脾气大得很，这要闹起来，还不得砸了我的场子！”

气氛变得尴尬。方千一直望着楼上，默不作声，也不知道想着什么。杨府尹低着头来回踱步，他也觉得自己窝囊，整张脸都没在阴影里。他本身就胖，这一趟跑来更是大汗淋淋，也没有女子愿意递个帕

子。只有那鹅黄女子默不作声地递过去，随后摇着扇子，并未吱声。

杨府尹道谢并抬起眼，似乎想找点话题拉拉关系，冲鹅黄衣裳女子道："以前从未见过姑娘，敢问姑娘芳名？"

水娘闻言双目瞪住，没好气地道："哟，这楼里还有杨府尹不认识的姑娘？"

杨府尹尴尬异常，鹅黄女子礼数周到："小女子名与这罗纱衣裳的颜色一样，就叫鹅黄，京城人士。来庸城看望旧识，不曾见过大人。"

她躬身行礼，大方得体，毫不做作。

水娘白了杨府尹一眼："不要说鹅黄了，这红花绿柳、莺莺燕燕的，杨府尹能记得多少？纵使记得，也是因为大人您常来的缘故，您说是不是？"

鹅黄扯了扯水娘袖子，而水娘似乎喝多了酒，醉醺醺的。

杨府尹气急："水娘，你……"

水娘面色微红猛然转身，望向方千："要说这方统领，以前不也常来么？就在几年前，就差住在这儿了。哟，看方统领脸色可不太好，是不是累着了？要不要进去歇歇？"

方千看着最远处几处破败的阁子，不动声色，脸色极差，半天才吐出"年幼无知"四字，轻若游丝。

水娘啧啧一声："看来这杨府尹也是年幼无知了？"

杨府尹脸色铁青。鹅黄识趣，知道水娘喝酒胡言，立即扶她到不远处的亭子坐下，远离众人。

所有人都在西街口等着，等赵大人谈完归来。水娘与鹅黄在亭子里吹风。

水娘一到没人处便换了那骄纵的表情，面如槁木，呆呆地看着远处。

远处就是黑湖，因到了夜晚，这里过于漆黑以致与夜色融为一体，故此得名。黑湖的一部分被围在一座小院子里，见不得全景。院子里的树木偶尔能探出几条枝丫来，如此望去，能看到零星树枝和一座破旧的楼子。

"鹅黄，你对今天的事儿怎么看？"水娘盯着亭子远处的黑湖，斜倚着亭柱子。

鹅黄目光沉静，看着远处的楼："搜就搜吧，搜一次也不会坏了生意。那赵大人……我总瞧着不对劲。做官，有的是靠科举，有的靠权势，有的靠战功。但凡大官，若想仕途光明就不可能不做些拉帮结派、攀龙附凤的事。再看那位赵大人，有些高傲，似乎不喜欢那些官场往来，但他竟然身居高位……姐姐，还是小心为妙。"

水娘轻叹："你说得对。刚才是我冲动，近年来得罪不少人。罢了，过会儿出来，我跟大人赔不是。你说你呀，也不知日日忙些什么，怎么就不能留下来陪我？自从碧玺走了，也就没人和我说这些话了……"

水娘向前走两步，望着湖水。今日风大，湖水在月光下波动着，竟然这么美。然而天空却是斜月沉沉，湖月照人影，显得越发凄清。

"岁月不饶人，总有一天看着姐妹离去，自己也人老珠黄。"水娘似乎很冷，紧了紧红色的罗纱，仰头，不易察觉地流下两行泪，"我真的很想念碧玺，她和你一样，谨慎又聪明。要是她身体好一点……我们这种女子，都是苦命人。可那些当官的，一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人！"

鹅黄没有答话，此刻，突然"哗啦"一声，传来一阵瓷器破裂的声音。

水娘一惊，向西楼望去："怎么回事？"

鹅黄忙扶水娘过去，道："西楼什么东西碎了？那是将军住处。我进去看看，是不是大人脾气不好，两人起了争执。"

水娘冷笑道："起了争执又怎样！大不了不做这生意了！几年前西街出事，我就——"

"姐姐胡说什么！"鹅黄双眉一蹙，有些责备，"旧事莫提。"

她只说了短短一句，就把水娘搀扶回了楼门口。

西楼的门却嘎吱一声开了。赵大人面无表情，缓缓地走出来。

杨府尹急急问道："出什么事了？"

赵大人答道："无妨，一个茶杯摔碎了，将军要休息，不必去打扰了，我们准备搜街。"他再无他话，只是从容地关上雕花木门，下了台阶，就如同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。

水娘双颊透着醉酒的红晕，微微诧异："当真搜街？将军同意了？刚才的茶杯怎么破的？"

赵大人没答话，看也不看她，转身对方千道："好在西街封锁了，耽误时间真是不妙。快准备搜，每一处都不要放过。"

水娘不悦道："要搜可以，有个房间你们不要搜了，有病人，病得非常严重，最好不要——"

"越是这种房间，越要搜。方统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"赵大人冷漠的言语，令周遭都染了寒气。

水娘要争辩，杨府尹打圆场道："罢了，不打扰病人便是，是哪间房子？"

"望穿楼。"

水娘指了指不远处。那儿有个很高的楼，破旧得很，就在黑湖湖畔。

整个西街毗邻黑湖，而黑湖的一半又被围墙围起来。围墙围出一个独特的小院子，望穿楼便伫立于此。它处在西街的边缘，面朝着湖水。

杨府尹见气氛不妙，玩笑道："'白头吟处变，青眼望中穿。'好名字，好名字！"他干笑几声，却是无人应答。

水娘嚷道："那楼里就住着一个姑娘！身体不好，你们要搜我也是没办法。但你们若还顾念着自己的富贵命，就不能进屋去！那姑娘有肺痨！院子也锁了，一定要搜就去拿钥匙吧，死了我也管不着。哼！她可是我们以前的头牌，虽然没当几天便出事了。要是她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可不管你们是不是大官！"

赵大人没有理会。杨府尹低头沉默，方千背对众人，一动不动。

水娘酒劲上来，不管有人听不听，还在嚷。鹅黄拉她不住，只听得她语无伦次大声骂道："青楼的姑娘也是人！她今天还得看病呢！我知道你们这群当官的，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！哼，你们这群——咦？怎么回事？"

水娘望着高楼，面色突然由绯红变得苍白，簪花"啪嗒"一声掉落在地上，花瓣碎了一地。众人本来有部分是背对着房子的，看到水娘面色如此变化，纷纷转过身来望向那破旧的高楼。高楼上站着个人。

那是个女子，看不清她的五官，似乎戴了面纱。她并未挽起头发，黑发飘飘，穿着一身火红火红的衣服，站在破旧的窗台边上，面朝着一片黑色的湖水，似乎在凝望什么。她身体微微探出栏杆。

她身段美丽，身上的衣裳也华丽。一身火红的衣裳如同黑夜中灿烂的火球，正在绚烂燃烧。

"红、红信……怎么站在……她干什么？那会掉下去的呀！"水娘喃喃地叫道，在这一刹那，却只见那火红的影子纵身一跃，众目睽睽之

下，竟然从窗台上跳了下去！只听扑通一声，是物体落水的声音！

众人都吓愣了，几名女子尖叫一声，水娘瞬间脸色一白，喉咙哽住，一下昏了过去！

“快去！快去湖里救人！都杵在这里干什么！救人！”赵大人大吼道。

清晨已至，一缕阳光照在了夏乾的脸上。他觉得自己的头要裂开一般，摸摸后脑，缓缓地爬了起来。

阳光从窗户缝隙洒了进来，夏乾眯起了眼，看清了四周。

他还在客栈。这里是易厢泉的房间门口，东西都在，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变。

夏乾揉了揉脑袋，觉得后脑肿了起来。自己昨夜好像引弓射中了青衣奇盗，然后跑出了房间，随后……

不太记得了。

他觉得一阵晕眩，有些反胃，晕晕乎乎地下楼。可客栈一个人都没有。

现在是庸城的清晨，远处还有烟未灭。露华未晞，只令人觉得阴凉。天空灰色与乳白色相融，没有朝霞，显得阴沉沉的，街上寂寥无人。

夏乾拖着步子如同在梦中行走，想要走到医馆。他勉强走了很久，才倦怠地敲了医馆的木门。

“夏公子来了！正巧，易公子刚醒。”曲泽疲惫，却笑着来开门。

晨光洒下，她眯了一会儿眼睛，睫毛颤颤的。

夏乾眉头一皱，隐瞒了自己的伤势，晕晕乎乎道：“醒了是好事，只是小泽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。”

曲泽摇头：“无碍。我一直照顾易公子……夏公子你知道吗？昨日西街闹腾一夜，我家先生也没回来。外面天凉露重，进来说吧。”

夏乾觉得一阵头晕，但是忍住没告诉曲泽。曲泽把他带进内室。

易厢泉坐在床上，似乎在闭目养神。

“你醒了！”夏乾有些欣喜。

曲泽上了茶，用的仍然是那套干净简单的白瓷茶具。夏乾知道，那是医馆最好的茶具了。

易厢泉看了一眼夏乾，没说话，却转身望向曲泽，微笑道："昨日辛苦姑娘了，我感激不尽。现在他来了，姑娘可以歇歇。"

夏乾冲曲泽点点头，她也没多说什么，疲惫地走开了。

熹微的晨光照进屋子，窗外安静得只能听见清晨的鸟啼。庸城不知不觉地迎来城禁第四日的清晨。

曲泽一走，易厢泉就立刻眉头紧皱，紧盯着夏乾道："你受伤了？"

夏乾顺势滑在了榆木椅子上，仰面朝天苦笑道："可以呀，这望诊的功力不错。我头部的确是受伤了，还好不重。"

"重与不重不是你说了算的。上星先生不在，我也无法行动，待回来——"

"你无法行动？什么意思？"

"下肢麻痹，"易厢泉略掀开衣摆，"醒了以后双腿没什么感觉了。"

夏乾"哎呀"一声，仰卧在椅子上长叹："看看咱俩，一个被砍，一个被打，谁也没个好结果！那青衣奇盗当真不好对付！"

易厢泉笑了："连你这瘟神都觉得他难对付，可见那是什么样的角色。"

他居然还笑得出来。夏乾口干，摸来茶杯大口饮茶，顿觉精神好了几分，这才觉得自己昏沉的原因不是伤口作祟，只是休息不够的缘故。

于是他定了定神，开始将昨日情况详细讲述一遍，唾沫星子横飞，生怕遗漏任何细节。夏乾的记忆力极好，什么人说的什么话、什么人的动作神态都讲述得一清二楚。

易厢泉只是听着，一言不发，看着窗外。

窗台上有些杂乱，不知堆积了什么细小的杂物。

"事情就是这样。那贼受伤了！这下案子就快结束了。让官府全城搜查，谁腿上受了箭伤。庸城在几日内解禁，不待开城之日必会找到，那贼人定然跑不了！"他对昨日的表现还算满意，如今认真讲上一遍，更觉得得意了。这件事日后怕是要讲上很多遍。

易厢泉仍然看着窗外。窗户微微透着光，这是一种属于江南的光线，是秋日清晨的光芒，温婉又温暖。夏乾觉得自己浮躁的心突然静了

下来，自己好像一直忽略了什么。

夏乾想着，觉得又有些晕眩，便喝了口茶水，觉得整个事件有些令人捉摸不透。

听毕，易厢泉竟然鼓了鼓掌："昨日我受伤昏迷，府衙一片混乱，你竟还做了这等大事，唯有掌声可以褒奖。但是，"他摇头叹息了一下，"离名垂青史有些遥远。你父母可能不会因此放过你。"

"别说了，不要乌鸦嘴。"夏乾脸色微变，垂下头去。

"你一夜未归，夏夫人派谷雨来寻了。"

"我可不回去找骂，"夏乾坚定地摇摇头，"决不回去。"

"谷雨不仅仅是来寻你的，而且带来了最新消息。"易厢泉回到床上坐了下来，沉声道，"西街出事了。不然你觉得上星先生怎么到现在还未归来？"

二人谁都没注意到，门外的地板微微响了一下。

"昨天这么多人追过去，不出事那才叫奇怪。"

易厢泉认真道："不只是青衣奇盗的事。你是不知昨日发生了什么。就在要搜查之时，他们亲眼见到一个红衣女子从楼上跳到了黑湖里。"

夏乾挑眉："有人寻死？是谁？青楼的女子？哎呀，烟花女子自尽是常有的事，几年前——"

夏乾说到这里，脸色突然变了，端着茶的手颤抖了一下，溅出些许茶水。

他想起来了。

易厢泉见状一下笑了，继续说道："对了，这就对了。谷雨说起此事，也是这种吓傻的表情。"

夏乾却一言不发，只是让他说下去。易厢泉继续道："那女子似乎是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杀，不等大家反应过来，一下子就跳了下去，落水声也是听得一清二楚，只是……"

"只是找不到尸体，"夏乾烦躁得单手捂住脑袋，"无论派多少人，无论怎么搜，却找不到那死去的女子，对不对？谷雨恐惧也是有道理的，这件事发生过，就在几年之前，就是西街，就是黑湖！"

门外发出"哗啦"一声，小泽站在门外，脸色苍白，脚下是打碎的盘子，还有掉落的点心。

“是水妖。”小泽面无血色，嘴唇动了动。

夏乾闻声，赶紧起身帮她收拾碎盘子：“女孩胆子怎么这么小？鬼神从来都是假的，不信你问易公子。”

小泽脸色仍然不好，默默捡起点心：“那我家先生……不会有事吧。”

夏乾道：“你既然信水妖的传说，就应该知道水妖只害女子，又不加害男子！”

小泽恼怒，脸上恢复血色：“这我当然知道！我只是怕我家先生受到牵连！”

易厢泉最爱听这些涉及妖魔鬼怪的怪事，抬头问道：“你们全都没有和我这个外地人说清楚，水妖到底是什么，几年前发生了什么？”

夏乾哼一声：“什么水妖！只是有人相信而已，无稽之谈。”

小泽叹气：“公子有所不知。几年前，西街有一女子，名叫碧玺。她当时身体不好，没多久就死掉了。不、不对，是失踪了，就在正月十五那日……”

“我同厢泉讲，小泽你去休息吧。”夏乾道,“不过你肯定不会休息的，去趟西街看看有什么消息也可。”

曲泽点头，急匆匆地出门了，看样子是不想听。

夏乾见她一走，立刻把脚跷了起来，闭眼对易厢泉道：“好像就是前两年的事。那年正月十五，大家都在赏花灯。最好的灯就设在西街，有灯山呢！还有吞铁剑的、弄傀儡戏的，踏索上竿、蹴鞠百戏、沙书地谜……最漂亮的是彩带装饰的文殊菩萨，有趣吧？烟花巷子挂着菩萨！”

易厢泉知道夏乾有爱闲扯的毛病，遂打断了他：“你要说重点。”

夏乾话说多了，心情甚好，也不跟他生气：“那天天气很冷，似乎前夜下过小雪的样子。戌时左右，突然——”

易厢泉问道：“都有谁去了？”

“很多人，基本上有权有钱的人都会去，不分男女老幼。虽然是青楼，但是也没法阻止赏灯看热闹的老百姓。”

“官府的人当时也去了？”

“官府的除了有守卫任务的人，基本都去了。除了赏灯猜谜，还有舞龙以及歌舞伎表演。赌场、酒肆当日营业得非常好，总之，鱼龙混杂。

好在杨府尹在，才没有人闹事。”

“出事的时候杨府尹也在场？”

夏乾点头：“当然，他就在我旁边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他有点喝多了，我和他正站在酒肆门口说捐钱的事，说到一半，突然就听到一声惨叫。”

“惨叫声从哪里发出来的？”

“西街后面的一个小院子，院子圈着个破旧的楼。叫声异常凄惨，而且不是短短一下，像是要把天空划破。别问我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我描述不出来。”

“杨府尹立刻带人过去了？”

“听这声音他酒醒了一半，立马派人过去了。当时一片混乱，有的人往回跑，有人想去院子里看看发生了什么……对，我说的就是我自己。”夏乾知道自己是个看热闹的，摸了摸头，“我记得……水娘也冲下来了。她醉醺醺的，不过脸色煞白，我听到她似乎跟旁边的人说‘听那声音，好像是碧玺’。”

“听惨叫声就能听出来是谁？”

夏乾一愣，没想到易厢泉居然这么问。他自己也试着惨叫了几声，易厢泉皱着眉头：“别叫了，熟人可以听出来。你接着讲。”

夏乾清清嗓子，继续道：“碧玺是西街所有青楼里最有才情的姑娘，算是花魁。她跟水娘一起长大，以姐妹相称，后来突然生病，就住在偏僻楼子里，几乎不怎么见人了。

“我跟着官兵过去，眼见前面一个黑漆漆的小院，锁着的。所有人都围在外面，准备冲进去。水娘当时很紧张，似乎很担心。她说，碧玺得了很重的病，她还说要她自己进去，或者带人进去，让所有官府的人都守在外面。”

易厢泉终于又开口了：“那位叫碧玺的姑娘得了什么病？是谁医治的？”

“大家都说是肺病，”夏乾叹气道，“给她看病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傅上星。”

易厢泉点头：“怪不得小泽要担心。当时上星先生在吗？”

“好像不在，我不记得当时见过他。水娘阻拦，杨府尹也没说什么，毕竟这是在西街，水娘的面子要给。于是只有水娘进去了。你也觉得奇怪吧？女子单独查探，总要带点人进去才好。我就在那儿看着，门黑漆

漆的，从门缝里能瞥见远处的湖水，阴森森的。”

夏乾继续喝了口茶，只见茶见底了。他晃晃茶壶又倒出一点：“大约过了一炷香的时间，水娘出来了，她急匆匆和我们说，碧玺……失踪了。失踪了，不见了，人没了！碧玺本来一直住在里面的，足不出户，水娘说送晚饭的时候明明还在的。”

易厢泉疑惑道：“碧玺是个病人，却无人照顾她？”

“有的，有个贴身丫鬟，但是晚上不住在那个院子里。”

“这是隔离，”易厢泉沉思一下，道，“她没从院子里出来？”

“没有，如果她要自己跑出来，西街人山人海不可能没人看到她。你说她得的是不是肺痨？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凭空消失？杨府尹当时就派人进去找了，我也跟了进去。等我们进院子一看——”

夏乾讲到这里，却带着几分局促不安。

“易厢泉，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水妖吗？”

水妖？易厢泉的面部抽搐一下，像是想冷笑。

夏乾自知他虽然爱听这些事，却不信鬼神。自己也没有追问，只是有些不安。

“那惨叫声听起来真像是失足掉进了湖水里。当时整个院子黑漆漆的，我打着灯笼跟进去看，可以清楚地看到黑湖。黑湖已经结冰了，冰面延伸到很远，四周非常完整，毫无破损之处。”

易厢泉皱了皱眉头：“毫无破损？不一定，江南一带的湖水不像北方那样可以冻得很结实。”

“她不可能掉进湖里，真的不可能！”夏乾说得很坚定，“我们试了，冰面很薄，在离岸边几丈的地方就撑不住人，会破裂的。如果碧玺走在冰上，冰面这么薄，她掉了进去——可是离岸边比较近的地方总得有个冰窟窿吧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直接派人下去搜呢？”

夏乾叹息一声：“天寒地冻，又赶上正月十五，老百姓都在过节，要想从码头借调小船也是很困难的。三日之后一切才安排妥当。”

易厢泉闻言，眉头一皱。

楼里没有，陆地上没有，湖里也不可能—— 一个大活人，究竟去哪儿了？

易厢泉眉头一皱，没有妄下断言。

夏乾继续道："但是我们找到了碧玺的玉佩，就在离岸不远的冰面上。当日，我们搜索了一切能搜的地方，但是……没人。三天之后，我们凿开冰面划船在湖中搜索，然而湖面的冰下什么也没有。冬天湖面有冰，湖下淤泥多，即便是搜查不力，尸体过几天也会自己浮上来的，可是……什么都没有找到！"

夏乾紧接着说："就在之后的几天里，庸城就开始有奇怪的传说，碧玺被水妖拉进了湖里。"

易厢泉终于扭头看了夏乾一眼，感兴趣地道："水妖？什么样的？"

夏乾哼道："你这人啊，真是奇怪！别人都问水妖害不害人，只有你问水妖是什么样的。那水妖，是人首蛇身，上半身是个倾国倾城的女子样貌；下身非常长，如蛇如蚯蚓。它就住在黑湖的淤泥里，看到漂亮姑娘在湖畔徘徊，心生嫉妒，就从湖心探出头来。水妖的身子颀长而且力大无穷，凌空把岸上的人拉进水中，直接吃掉哇！"

易厢泉默不作声。夏乾眯起眼睛，故作神秘地继续道："还有人说，男子见了水妖，则表明桃花运旺盛；反之，女子见了水妖就会丧命。庸城很多妙龄女子都害怕水妖，正是因为这传说。"

易厢泉没有接话，继续问道："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？"

夏乾一个劲摇头："没有，没有！来年夏天发生的事才古怪呢！黑湖中心突然长出了一些莲花，但是莲花颜色与往常所见不同，有点泛出金色，是名贵品种。出现莲花之后，杨府尹就又派人去黑湖搜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在碧玺失踪之前，水娘曾经给过碧玺金莲种子，让她可以种在湖里。"

易厢泉沉思道："你们一定觉得，如果碧玺把莲花种子放在身上，自己当晚掉进湖中心，那么来年夏天有可能在湖心——"

"长出金色莲花来。事实就是这样啊！你难道觉得不对吗？"夏乾摇摇头，丧气道，"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，发现金色莲花当天官府就派人开始在湖里彻底搜索，以为会捞到尸体。"

"听你的语气，似乎一无所获。"

夏乾哀叹一声，仿佛他自己才是庸城的地方官："你猜得没错，湖里没有！没有什么尸体！我们快把湖翻遍了，只是在生长金莲的淤泥里找到了碧玺的簪子和一只鞋。"

易厢泉没有说话，缓缓闭上双目。

“从那之后，人们更加相信水妖的传说。你想，玉佩是在冰面上的，莲花、簪子和鞋都能说明碧玺曾经是掉进湖里的——可是那怎么可能？距离远不说，湖边上四周的冰面根本毫无痕迹，碧玺是怎么掉进湖中心的？她尸体在哪儿？”

易厢泉十指交错叠于胸前：“当时湖面上有小舟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碧玺出事的时候，湖面什么都没有，后来我们要去湖里搜索，借了三天才弄来了小舟。”

夏乾又想喝茶，却一滴都没了。

易厢泉又嘎吱一下推开窗户，推来推去，像是觉得窗户很好玩。

“西街掌事的人是谁？是那个水娘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她是不是喜欢祭拜女娲？”

易厢泉问得突兀。而夏乾闻言，脸色都变了：“你怎么知道？这是她喝醉了和我说的，说男人没什么好东西，还说女人可补天造人，应该给女娲多立庙祭拜，你、你——”

易厢泉冷笑道：“水妖不害男子的传言应该是青楼管事的散出去的，也就是水娘了，只为了让青楼接着有生意。夏乾，不是说有传说都是空穴来风的。人要编故事，总会选择自己熟知的故事加以改造。水妖这种形态和女娲很像。”

夏乾怔了片刻，怒道：“她和碧玺情同姐妹，用姐妹的失踪来造谣招揽生意，不怕遭报应？”

“其实人人都很奇怪，”易厢泉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波澜，“既然你对西街熟悉，那么，你认识红信吗？”

夏乾反倒一愣，流利答道：“知道但不认识。水娘本想捧她做头牌，但是她没有挂牌多久，就被撤下来了。你问她干什么？”

“她失踪了，”易厢泉面无表情，“昨天掉到湖里的就是她。”

夏乾一下子愣住了，过了许久才缓缓开口：“你知道吗？红信……她就是当年碧玺的贴身侍女。”

第六章 西街里怪事连现

听了夏乾的言论，易厢泉竟然笑了。突然说了一句，“这下完喽。”

夏乾不解：“什么完了？”

“青衣奇盗的案子没破，又来一个案子。六日之内无法将大盗绳之以法，我们岂不是罪加一等！”易厢泉一边说着，一边“嘎吱嘎吱”地玩着窗户。夏乾嫌窗台上脏兮兮的，像是放了好多干瘪的米粒。他拾起一粒，丢了出去，便有鸟雀抢食。

夏乾瞅他一眼，道：“既然你有伤病，有空喂鸟，为何不帮我抄书？”

“抄了，”易厢泉居然语气轻快，“知道你什么货色，《论语》抄了一点，你的功课过会儿也帮你写。”

夏乾震惊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功课题目？”

易厢泉只是笑笑：“我什么都知道。”

夏乾满足地点点头，揉揉双眼，从桌案前拿起纸笔书信一封，让他们在城内搜索受过箭伤的人。夏乾断定，衙门必然抽不出人手。西街出了事，他们必然无法快速抽身搜查全城。青衣奇盗的事要查，水妖的事也不能不管。怎么两件事都赶到一起了呢？夏乾写毕，装入信封就差人送去。

易厢泉扯了扯脖子上的围巾，走到桌案边上开始写信：“那就剩最后三天，咱们把案子破了。”

夏乾一怔。三天？

“这是给你的，你拿着它去西街调查。”易厢泉伸手把信递过去，“我行动不便，定然不可能亲自前去调查，拜托你了！具体要调查的东西都在书信中明确写出，一定要记得把可疑之处反馈给我。”

夏乾接过信来，揣入怀里。“三天破案？”

“一个小案子而已。我已经受伤，无法一家一家去查大盗下落，但小案还是能破的，毕竟人命关天。”易厢泉敲了敲桌子，认真道，“去吧，夏乾。记得认真一些，如果要进楼，一定要捂住口鼻，不要站在密闭的房间太久。”

夏乾想低头看看信中写了什么，却被易厢泉拦住了：“到了那儿再看

不迟。有一条我忘记写了，务必记得，所有在西街的人一个都不能放出来，全部拘押在那儿。听清，是‘一个人都不能放出来’。”

夏乾不满：“城禁就罢了，街都要禁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易厢泉眼带笑意，“我帮你抄书做功课，你帮我查案。这笔买卖还算公平，也许这是你第二次名垂青史的机会。”

易厢泉这个人就是这样。他孤僻、沉默寡言，但他和人交谈的时候往往知道什么话最能打动人心。他的话很短，但是“做功课”和“名垂青史”这两个词却一下子击中了夏乾心中的软处，一个是眼前的利益，一个是未来的打算，这两个词已经足以让他心动了。很快地，夏乾利索地出了屋，片刻就踏着晨光来到了西街。

西街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戒备森严，里外围了三圈。但是夏乾毫不费力地就进了巷子，没人敢拦他。刚刚进去，就看到了站在二层楼台上的水娘。

夏乾想偷偷溜过去，却被水娘逮了个正着。

“哟，看看谁来了！”水娘站在高处，冷冰冰地把眉一挑，眼眶乌黑，像是彻夜未眠，“夏公子真绝情，当年还很愿意来的。最近几年也不见影子，怎么的，是顾着读书考功名，还是学着打点家业了？是看上哪家小姐等着提亲？还是我这西街庙小，撑不起你夏家的大门，让公子觉得无趣呢？这出了事，公子就来了，夏大公子你是何用意？”

夏乾知道水娘爱讽刺人，自己躲也没处躲，竟然站在楼下被她一通嘲讽，一般人可不敢对他这样。

青楼女子红颜易逝，抬头做人是真，但待垂下头去，个中辛酸，冷暖自知。夏乾深谙此理，虽爱玩笑，但对水娘之类的人物也比较尊重，只当她是开商铺的长辈。如今被讽刺了几句，全当是被家中烧饭的大婶数落一顿，左耳进右耳出了。

她不等夏乾答话，横眉冷眼，又道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瘟神最爱没事找事！到庸城府衙看笑话罢了。这下跑到西街来，当老娘这是戏台子吗？”

夏乾本是要去问问杨府尹的，但他今日前去缉拿大盗了。转念一想，兴许能在水娘这边问出一些情况，于是和她打了招呼，直接上楼。

水娘的房间布置极好，目之所及皆为精品。瓷器颇为雅致，锦被也是顶好的蜀绣。铜镜明亮，雕刻着桃花与牡丹。

青楼女子做的就是迎来送往的生意，谈笑之间最擅长用半实半虚的话语哄人高兴。夏乾有些后悔没有带酒来，只怕水娘不肯说实话。但等

他落座，才发现水娘已经醉了，看来她自己方才就喝了不少。

青楼女子酒量本来应该是不错的，只是水娘例外。她还在不停地喝着，双目迷离，睫毛微动。

夏乾寒暄了一番，说自己本来是打算找杨府尹的。

“杨府尹？他去抓贼了？啊，杨府尹不来西街，庸城的柳树明天就开花了。”水娘红着脸咯咯地笑着，玉手轻提酒壶又给自己斟酒，“每次来都让湛蓝陪着，出手倒是阔气，行事也低调。当官的嘛，谁都怕落闲话。”

夏乾忙劝水娘少喝点，他嘴上劝着，心里却高兴得很，水娘这一醉，话匣子就开了，问起来毫不费力。

“要说这男人，谁不来西街？谁没来过？除了南山寺里的和尚。我告诉你姓夏的，就……就连你们书院的先生都来过。”

夏乾心里一惊，真的假的？他此刻觉得这趟真是没有白来，这个消息价值千金。水娘哼一声，又去拿酒壶，却是不稳，夏乾匆忙伸手扶住：“杨府尹以前来西街都干什么？”

水娘像是听到了十分可笑的问题：“能干什么？找乐子呗。”

夏乾忙问：“ 杨府尹可认识红信？”

水娘凤眼明亮，瞥了一眼夏乾：“他不认识谁认识？红信就是他带头捧起来的。他以前总带着侍卫来包场子……”

夏乾听到这儿，一下愣住了：“那他——”

水娘闭目揉揉脑袋，一头翠钿金饰叮当作响：“杨府尹莫名其妙的，我总觉得他更喜欢湛蓝。为什么总去捧红信，我也不清楚。哼，胖得要命，胆子也小，区区一个地方小官，哪个姑娘会瞧上他？还不如夏公子你呢。”

夏乾听得心里高兴，破天荒为水娘倒酒，水娘又喝了一口：“碧玺才是最好的。我们这一行的，得了病之后容貌没了，琴也弹不了……”

夏乾惊讶：“肺痨会这么严重？”

“肺痨？什么肺痨？”水娘又颤颤巍巍地拿起酒壶。

“红信和碧玺得的是否是同种病症？”夏乾低下头去，暗地里看易厢泉给的字条。

水娘哼一声：“当然，她……她怎么和碧玺比呢？她不过是在碧玺失

踪之后才上的牌子而已，才艺比不上碧玺，这心地、智慧当然也是比不上的……”

“红信的名字是谁起的？”夏乾又低头看字条，照着问道。

水娘见夏乾低头，也抬起头来看他在做什么。夏乾见状赶紧将字条收进袖去，干笑一声。

水娘不屑地撇嘴道：“红信这名字本来是碧玺起的，碧玺、鹅黄、红信……我看着不错，都是好看的颜色，然而碧玺当时觉得不妥，也就没用。这名字为什么不妥？我觉得不错，直接就用了。”

她絮絮叨叨说了一堆，语无伦次，夏乾也很是头疼。

“红信可有什么喜好，或者擅长之事？”夏乾念出这句，觉得这话也不像是他自己说的，完全是替易厢泉在问。

“读书写字吧，那还是碧玺教的。她好像还喜欢养鸽子。我总看见她喂鸽子。”

夏乾皱眉：“鸽子？”

“鸽子，”水娘用蔻丹指甲轻轻划着桌面，“可不是嘛！你们这辈人都养过。当年庸城来了一群商人，带了几船信鸽卖给年轻人，惹得那鸽子满天飞。这些小宠物可是都活不长。”

夏乾一想，似乎还真是，庸城的确时兴过养信鸽。

“碧玺可曾有过爱慕之人？”夏乾话音一落，水娘拍案大笑。那笑声分外刺耳，却又带着无限的哀凉和落寞。

“爱？青楼女子还有爱？夏小公子，你这是在戏耍我吧。”

夏乾大窘，连忙赔礼道歉。水娘摆摆手，目光涣散，嘴角浮起一丝冷笑。

夏乾心里乱了方寸，只怕自己的言行还有不当之处，惹了水娘，被赶出去可就糟糕了，便从怀中摸出字条来，偷偷摸摸看上一眼。

“碧玺可还有什么遗物？”夏乾看着字条问道。话一出口，顿觉不妥。

易厢泉这都瞎写什么！什么叫“遗物”！

水娘闻言颤了一下，原本双眼迷离，突然一下子狠狠瞪向夏乾，怒道：“遗物？什么遗物！碧玺只是失踪了！什么遗物！”她双目瞪得溜圆，似是一下子变成了护住幼兽的母狮。

夏乾赶紧笑道：“唐突了。我只是……那个——”

水娘眉头一皱，恶狠狠地拉上珠帘：“夏公子，不送！”

晶莹的水红珠帘拼命地晃着，叮当作响，把夏乾隔在外面，似在嘲笑他的失言。

夏乾灰头土脸地出来，怨恨易厢泉不会说话，瞎写一气。

他出了门，向西街的更西边走去，那里是望穿楼的所在地。望穿楼被一个小院子围住了。整个院子只有一扇小门，四周高墙伫立，从外面可以看到几棵参天大树，显然没被修剪过，枝丫自然舒展，错落有致。

易厢泉信中交代，先要看看院内楼内情况。

夏乾刚刚来到小门前面，却被方千拦住：“夏公子，未经许可不可上楼。”方千红着眼睛，脸色灰白得好似今日阴沉沉的天空。自青衣奇盗事件起，接连数日忙碌，西街又出事，守卫都已疲惫不堪。

“抓贼的事怎么样了？”

方千摇头：“没有头绪。我一夜没睡，一会儿还要换班去抓贼。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”

“我受易厢泉托付特来一看，”夏乾摊开了易厢泉写的信，“你要不要去和赵大人通报一声？”

“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，院子也是不可以进的。”方千摇头。

夏乾嘟囔一声，知道方千这人死心眼，于是不再询问。等到换班之后问了下一任守卫，直接掏了点银子，立刻就进门了。

易厢泉信中第二条指示，就是让夏乾以步子为丈量工具，大致测算了院子的墙、屋顶以及树木与湖水的距离，以及目之所及的湖水面积。

夏乾大约是五尺半高，还用自己的身高做比例，测量了建筑物和树木的高度。虽然一一照做，但夏乾很诧异，也不知测这些东西做何用处。

院子呈椭圆状，红砖绿瓦的围墙将黑湖的一半圈进院子，也将这些树木与破旧楼子围了起来。围墙的尽头是与庸城城墙相连的，如此，就把这里死死围住，除了院门之外再没有门可以进来。而黑湖的一半圈在院中，另一半则从城下水渠通往城外，形成护城河。城外水清，自有源头活水来，这黑湖与护城河以及城内百姓用水皆是相连的。

夏乾以步为量，院子虽呈椭圆形却并不十分规则，最宽处不过十五六丈。楼与湖水的最短距离也有七八丈远，这个距离大约占了院子的一

半。

几个守卫在附近徘徊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整个院子安静极了，阴森异常。夏乾不懂风水，但这里一定风水极差。高墙围住草木显然是“困”字，人若在此就是“囚”字了。这是市井小儿都知道的忌讳之事，夏乾不懂水娘为何要建这么个破院子。依傍湖水，阴气、湿气都重，再加上个病恹恹的女子，不出事都难。

“这么个破地方……”夏乾啧啧自语道。这里的砖瓦虽然是好物，观察布局却有粗糙感，显然是赶工而成。黑湖旁的银杏树以及柳树大概是吸收了黑湖的水汽，长得高大而茂盛。高树上还挂着旧旧的绳子，估计是用来晾衣服的。树下杂草丛生，如此破败的地方，夏乾真是一刻都不想待下去。

他将所测记在纸上，按照下一条指示，来到红信最后一次出现时所站阳台的正下方。他被要求，找寻木板、绳索、碎片等类似的杂物，如若见到全部带回给易厢泉看。易厢泉在信中特地交代，如果地上有药渣，务必带回，还要看周围有怎样的脚印。近湖水，地面湿，虽然留下了不少脚印，但估计是昨夜搜索的缘故，脚印异常凌乱。夏乾脚下的泥土却湿得过分了，沾得他满脚是泥。他狼狈地寻找、记录着，而易厢泉所说的东西几乎一样都找不到，只有几片破旧的碎片。它们像是便宜的瓦缸上的几块残片，都非常细小。大概是官府已经搜寻过一次了，只留下一些小碎片。夏乾用怀里的袋子装起来，觉得自己简直傻透了。他站起身来，和守卫说要上楼。对方便拿了帕子，要他捂住口鼻。

本身人手不够，楼梯口守卫只有一个人。楼上红信房间外守着两人。楼梯有两个，一个是直接通往二楼的露天楼梯，另外一个是从一楼进入再通向二楼的楼梯。夏乾瞄了一眼一层，阴气森森。

守卫把夏乾带到红信的卧室内，却并未进屋。嘎吱一声，门开了。

一股浊气扑面而来。房间处于阴面，并没有阳光照射进来，只有黑湖的水汽携带阴风在屋子内回荡。房内悬挂的红色罗纱帘褪去了颜色，冷风涌入，褪色的纱帘开始不安分地扭动，打在夏乾身上像是要将他也推下楼去。

梳妆台正对着门口。桌上没有镜子，胭脂水粉散乱地堆着，都是空盒。妆台左侧的墙上有幅画，画的是普通的山水。这画明显不是大家之作，却有江南独有的婉约韵味。落款居然是“碧玺”。

夏乾看了看画，发现画上也有灰。但“碧玺”两个字上却无灰，似是爪印，也许是有人反复地伸手抓过这个名字。夏乾靠近床铺，床铺脏兮兮的，有一股呕吐物的味道。他单手拎着翻了翻枕头被褥，探头探脑，终于在床铺底下发现了一个炭火盆。现在是初秋，眼下这自然使用不到的。夏乾却在火盆里看见了灰烬。红信她一个大活人，竟然这么怕冷。夏乾这样想着，却觉得心里发憷。

窗台上的白瓷盆里还有几株花，不知是海棠还是牡丹，皆已枯萎，泥土的颜色怪异。再看花盆，通身白色，边缘附着液体残迹，和墨汁一样飞溅出来，并未擦去。夏乾这才意识到，屋子整体是不整洁的，因为东西少，所以才不显得杂乱。在这样一个房间里，夏乾只是觉得胸口闷，于是打开了阳台的门。

要说这建筑也奇怪，像个亭子，夏乾这一去阳台，就能看到黑湖的全景。护栏很低，像是随时都会掉下去。向下看，一层的阳台向外延伸，一层显然比二层宽了两丈，大概是为了稳固。护栏上全都是灰，上面有两条粗粗的痕迹，像是以前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这里放着，遮了灰尘；或者是原来有灰，后来却被什么东西抹去。夏乾看了半天，一头雾水。不知怎的，这房间的陈设让他感到了令人窒息的孤寂与苦闷。屋子就似一个巨大的牢笼，要把人活生生闷死在这里。

牢笼里曾经住着两名囚犯。一个人留下了一声凄凉的叫喊，另一人留下了坠楼的身影，二人皆不知所终。

夏乾看着，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他。

“夏公子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只怕瘟气伤人。”另一个守卫上来了，站在夏乾身后说道。

夏乾嘀咕，不就是待了一会儿吗？肺痨也没什么可怕，毕竟人去楼空了。何况自己身体一向不错，怎么可能传染上这种怪病！

他转身下楼，心想不能就这么回去。若要探听一些红信的病情，恐怕只有傅上星才能知晓一二。毕竟他是无关人士，又是郎中，多半可以探听出一些有效消息。

显然官府也是这么想的。事发当夜，傅上星根本没进西街的巷口，还是被官府叫来问话，想要探听红信的病情，很难。如今傅上星被安排在离破旧小楼较远的房间内，这里是西街专门的药房。

夏乾推开门，见傅上星静静地站在窗户前发呆，眼前有一枝梅花盛开。梅花腊月才开，而南方又会开得晚些，更多的时候都不开的，连花骨朵都没有。它在庸城成活就很不容易的了。现在光秃秃的却依然优雅地插在白釉花卉纹的瓶子里，没有朝气。

听见响动，傅上星缓缓转过身：“夏公子可是来问话的？不知易公子现在状况如何？”

夏乾叹气：“问话倒算不上，就是被人赶鸭子似的打听点事。易厢泉他下肢麻痹，无法行动了。”他又好奇地打量着梅花的枝干，“先生为何用梅枝插瓶？眼下还不到开花的时日。”

傅上星顿了一下，却温柔地看着梅花：“我是素来喜欢梅花的，小泽

也喜欢梅花。她就是腊月生的，以前在北方，家境贫寒，每逢生辰我就只能带她去山上看看梅花。”

傅上星似乎总是喜欢在夏乾面前提起曲泽。夏乾虽然平日呆傻，但是总能捕捉到这种敏感的小地方。他没有接话，而是快速地转移了话题：“先生可否告诉我，红信和碧玺得的是同一种病吗？”

“对。”傅上星点点头。

夏乾觉得奇怪，继续问道：“那么……可否方便告诉我是什么病？”

“水娘怎么说？”傅上星转头问。

“肺痨。”

“是。她们都不肯吃药，病也好不起来。”傅上星叹息一声。

“为什么不肯吃药？这又是怎么染上的？”

傅上星摇头：“医人不医心，我无法知道她们是如何想的。她们都不愿与我多交流，发生这种事，我也感到难受，毕竟是自己的病人……”

“不知先生可否把药方给我？”

傅上星指了指右手边的纸包，坦然道：“皆在那里。”

夏乾见状，立刻把药方往怀里一塞，随口问道：“上星先生觉得红信为什么会出事？”

傅上星沉默一下，似乎不知道该不该答。

“先生但说无妨。”

“事发当日，我接了急诊，待我赶到西街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。守卫拦住不让我进，却让我来这里等着问话。也许是官府觉得事态严重，想多问些线索。具体情况，我猜杨府尹可能心中有数。”

傅上星为人谦和，但说话一向不算直白。夏乾是很喜欢和人聊天的，这一聊就听出了旁音：“杨府尹认识红信？”

傅上星若有所思：“似乎就是他带人捧起来的。这些事可以去问问青楼的其他人，我也不甚清楚。”

和水娘说的一样。傅上星的话很重要，建议也挺中肯。夏乾点头，觉得自己应该走人了，于是告辞。傅上星却问道：“夏公子进了望穿楼？”

“进了啊。”

“可曾用手帕捂住口鼻？”

“当然。”夏乾咧嘴一笑，“我身体好，不会有事的。楼里没人，而且我又没待太久。”

“话虽如此，回去还要勤洗手，洗澡，换衣服，喝汤药——”

傅上星叮嘱了一堆，夏乾只得点头应和，却毛手毛脚地碰倒了一个蓝白小瓶。

小瓶滚落，眼看要摔下去。夏乾心中一颤，以为要摔碎，却忽然被人接住了。抬眼一看，是方千。他脸色如同江边白沙般灰白，有些生气。

“我都说了，未经允许，不要擅自进来！”

夏乾暗暗叫苦，赶紧道歉：“见你面色欠佳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”

“我不妨为方统领看一看，反正闲来无事。”傅上星接话，笑了一下，“刚才夏公子碰倒的药就挺不错的……”

方千一直是个恪尽职守的人。趁着说话的劲，夏乾快些溜了。他只觉得心里不太痛快，除了那句“书院先生也来”之外，觉得此行并无巨大收获。而门外晚霞灿烂，街上无人却炊烟四起，老百姓都躲在家里面吃饭。夏乾一人独行，饿着肚子从西街出去，特意绕开自家的房子走远路赶回医馆。

医馆无人，门不锁，一向不进贼。夏乾直接推门进去，走进转角易厢泉的屋子。窗户打开，一片来自夕阳的红浸染在房间里。吹雪在床边趴着，白毛也染上了浅淡的红色。它戴着黄色铃铛，眯着眼睛，吞食着小鱼干。

而易厢泉还懒洋洋地躺在床上，侧过头看书。青铜灯已经燃起火焰，温暖明亮。床边一沓纸，是帮夏乾写好的功课。那些纸张旁边放着两个茶杯，都是满满的热茶。

夏乾又饿又累，进门不打招呼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：“跑腿的人回来啦！”

易厢泉并没有停止看书，显得兴味十足，只是低头道：“可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？”

夏乾端起茶碗喝了几口：“小泽呢？”

“她去找上星先生，西街的人没让她进去，就去买菜做饭了。”易厢

泉继续低头，从书本里抽出一页纸，铺开，只见上面有字。蝇头小楷，颇有江南女子的风范。

“‘乾坤何处去，清风不再来。’小泽写这种东西，很有趣。乾清就是你的表字。”易厢泉瞥了夏乾一眼。

夏乾先是一愣，再一回想往日种种，顿觉尴尬：“不该管的事你就不要管。”

易厢泉翻了个身，懒洋洋道：“人家对你是什么心意，你又是什么心意？负心就罢了，还好意思在这里晃来晃去的……”

易厢泉还在说个没完，夏乾怒道：“我累得要命，你却落得清闲！真是好哇！”

易厢泉叹息一声：“罢了罢了，你先把在西街的见闻讲给我听。”

夏乾把取得的东西拿给他，吸了一口气，慢慢讲述起来。

在夏乾讲述的过程中，易厢泉坐了起来，眼神比烛火更加明亮。他一言不发，只是不断把玩着夏乾带来的陶土碎片。

“你若没有其他事，我先回家了。”夏乾站了起来，有些困倦。

“夏乾，”易厢泉抬起脸，脸色很是难看，“你洗手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先去洗洗手、脸和口鼻。”易厢泉说得很认真。

夏乾不知道他为什么和傅上星说一样的话，也许只是因为自己进了望穿楼。待他老实洗手回来，易厢泉让他在椅子上坐下了。

“我还有些事要问你，你要老实告诉我。”

夏乾摸摸后脑勺，不知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。

易厢泉很严肃，问道：“我嘱咐过你，进楼的时候带着帕子捂住口鼻，照做了没有？”

夏乾赶紧点头：“当然，而且也没有逗留很久。”

易厢泉舒了口气。夏乾心里却已经七上八下了：“你为何要担心？体弱的人容易得肺痨，我身体极好，何况——”

“还是小心为妙，”易厢泉看着他，犹豫一下，“衙门不放人进去也是有原因的。毕竟是传染病。如果红信和碧玺都不是失踪，而是早已死

亡，那尸体也应该尽快找到，毕竟庸城多水，望穿楼旁边还有湖。”

夏乾一听，有些明白了。傅上星明明没进西街，官府却要顺便扣住他，多半是认定了红信早已死亡，暗地里问询一下尸体找不到的后果。尸体是带传染性的，如若藏在某处不被人发现，腐败之后污染水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黑湖的水直通护城河，庸城水系发达，假以时日便能流向千家万户。当年碧玺下落不明，虽然事后庸城没有暴发疫病，但总归是个隐患。

易厢泉再也没有笑。他低头沉思一会儿，对夏乾道：“明日你再来一趟。夏乾，我的精力不多，这件事很棘手。尸体需要尽快找到，必须找到。”

易厢泉的眼神很坚定，却有些落寞。

夏乾赶紧点头。他转身走出门去，明白了易厢泉话中的含义。易厢泉这个人，说一句，脑中其实想了十句。如今大盗已经躲在城中，衙门办事容易产生搜索死角，而青衣奇盗虽然受伤却拥有高超智慧，对付衙门的人绰绰有余。若要找到大盗，定要易厢泉亲自去现场查探，才有可能找出其藏身之处。

然而易厢泉此刻受了伤，而且城禁时间只剩两日。如果他选择彻查西街这个案子，青衣奇盗那边就可能无暇顾及。前者从两个妓女失踪案开始，可能是两起命案，如果尸体找不到也许会危及城中百姓的安危；后者又从大盗开始，和易厢泉师父师母的陈年旧案有所关联。

这两件事，一件涉及过去，一件影响未来。易厢泉分得清轻重缓急，他也知道该怎么选。人命关天，他选择去查西街一案。在他做出选择的这一刻，活捉青衣奇盗的可能性就变得微乎其微了。

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沉默不语，连晚膳都没用。夏乾一边胡思乱想，一边急匆匆地回家，因为申时之前不回家是要被罚的。他赶到家门口，只见家中开始搬运菊花摆在厅中。木香菊和金铃菊，放在月白、天青釉色的盆中，煞是好看。夏乾见了才想起即将过重阳，掐指一算，后日是白露了。夏府忙忙碌碌，厨房也开始着手做重阳用的面粉蒸糕。夏乾赶紧好好洗了个澡，溜进厨房去喝了一些龙眼乌鸡汤，吃了香葱肉包子。

厨娘和烧火大伯开始拿他打趣，张口提了夏乾最不愿意提的事。

“少爷，过几日书院开学，你也晃不了几日喽。”

“少爷，医馆的那个小丫头老往咱这里跑，就在门口瞧瞧，也不进门。估计亲事快成了，先纳个妾也不错。”

“少爷，老爷一直想让你去西域跑跑生意。”

读书，娶妻，做生意。这些话翻来覆去听了二十年。夏乾铁青着脸，一声不吭地回了房间。他不想考取功名，不想考虑男女之事，不想打理家中产业。他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只知道这些事都是他不想做的。

夏乾躺在床上，翻了个身，心中一片茫然。也许可以出城。可是出了城又能做什么？难道帮着易厢泉抓贼去？城禁之中发生太多扑朔迷离的事，事过了，也许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。趁着城禁还未结束，也许还会发生点什么，也许还能做点什么。他翻来覆去地想，却想不出所以然，只觉得整个人又烦又累。

至少平静一下，明天再说。尸体必须找到，全城的百姓还等着自己去救呢。夏乾想得很夸张，想着想着竟然充满了斗志，怀着一腔热血安然地睡过去了。

次日清晨，霞光普照，庸城等来了城禁的第五日。

太阳照进医馆的窗子，易厢泉从梦中醒来了。他慢慢坐起，满头是汗，怔然看着眼前的被子。又做梦了，梦里是男人的冷笑、女人的哀求，还有紧随而来的熊熊烈火。

易厢泉皱皱眉头，记不起来了。凡是关于小时候的很多事，他都记不起来。那些事是他被师父收养之前发生的，似乎不是什么好回忆，想不起来倒也无妨，只觉得脖子上的伤痕隐隐作痛。

他擦擦冷汗，慢慢下床去，取了围巾围在脖子上。夏乾曾经取笑他非要用围巾遮住自己脖子上的伤疤，围巾就是他的遮羞布。而易厢泉则不以为然，他不记得脖子上的伤痕是怎么留下的，只是很想围起来，觉得没了围巾就没了安全感。他喝了口茶，舒服了一些。

易厢泉总爱做梦，但梦中的事往往都不是什么好事。他还总梦到荒芜的菜园、枯萎的牡丹、破败的茅草屋，还有一地的血。这些都是几年前他回到洛阳苏门山时亲眼所见的场景。

和普通人比，他的睡眠时间短了些。他也一向喜欢早起，之后做简单锻炼，三餐规律且饮食清淡。日落时喜欢读书，晚上也尽量早睡。

不像夏乾，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。易厢泉想到这里，笑了一下，哪知医馆竟然传来了敲门声。不等开门，夏乾就自己闯了进来。他眼圈发青，显然是没睡够，却还是硬挺着来了。

“出事了？”易厢泉心底一凉，诧异地看着他。

“没出事，没出事，”夏乾胡乱抓起桌上的点心往嘴里塞，“偶尔早起一回。”

他头发乱糟糟的，连早膳都没吃，定然是没和家里打招呼自己偷跑出来了。易厢泉见状，心里知晓了几分，将桌上的信递过去：“休息一会儿，然后替我去一趟西街。再查一下就差不多了。”

夏乾本就没睡醒，双眼微红，带着几分怨恨继续往嘴里塞着点心：“你倒是不累，动动嘴皮子就好——”

“我不会累。”易厢泉慢慢从床上撑着坐起来，“你给我找个拐杖，你不去，我去。”

他受伤的脚踩到了地上。脚被白布缠绕了几道，隐隐渗出血来。

夏乾看着他，有些于心不忍：“你已经伤成这样，何苦硬撑着去？”

“事关人命，再小的案子也要查。”易厢泉起了身，反问夏乾，“你如果不想前去查探，又是为了什么一大清早就跑来？”

“我…… 我没事可做，不想在家待着——”

“我也没事可做，”易厢泉淡淡地答着，“我没有家可待。”

二人沉默了。夏乾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，他觉得易厢泉没睡好，心情不好才会提这些令人难过的事。而易厢泉也没打算说下去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们出奇地一致，却又出奇地不同。

清晨的空气有些冷。易厢泉打开了窗户，哼起了一支小调，让秋日的朝阳照在他身上，似乎想让自己变得暖和一点。吹雪溜了过去，在他腿间蹭着。

“你还是想不起来小时候的事？”夏乾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想不起来，也不去想，”易厢泉背对着他，不知道是什么表情，“有些事想也没用，还不如做点有价值的事。”

“那你——”

“青衣奇盗自有官兵搜查，我行动不便，自然不可能亲自前去了。但是西街的奇事，你可以替我去查。利害关系我已经告知你了，如果我们不去查，还能指望谁管呢？”

他说得很是平淡，但是很中肯。晨起的鸟儿在窗外鸣叫，过着它们的小日子。冬日不来，虫食不少，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。至于人世间发生了什么烦心事，永远与它们无关。

夏乾有些没来由地心烦，他摸摸后脑勺，嘟囔道：“官府会管吧。”

“如果几年前官府就把水妖的事查清楚了，前天晚上的事也许就不会

发生。何况，青衣奇盗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。”易厢泉只说了两句，叹了口气，用手撑住了床铺，“去吧，给我弄个拐杖去。”

他撑着，慢慢站了起来。夏乾见状，站起走到了门口：“大仙，您歇歇吧，我去，我去！”他头也不回地出了门，在街上晃荡着。风有些冷，思绪有些乱。一家小馆子迎着朝阳偷偷摸摸开了张，新煮的馄饨也出锅了，腾腾地冒着热气。瘸腿店小二眼巴巴地看着夏乾，心里盼着他进门来赏些铜子，却又如看瘟神一样，不敢招呼他进来。

夏乾如若没记错，这店小二当年没钱买药，还是自己掏的腰包，付了五十文药钱。不过，在庸城欠了夏乾的钱，等于没欠。夏乾叹了口气，摸出铜钱递过去买了一碗刚出锅的馄饨。店小二笑逐颜开，赶紧过来擦桌子。

“风水客栈的周掌柜也回家躲着了，没人敢做生意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开店挣点钱过冬。”

夏乾大口嚼着馄饨，含糊道：“周掌柜什么时候不做生意的？”

“青衣奇盗偷窃的下午就急忙回家了。周掌柜那日丢下风水客栈就走了，门也没锁，都说大贼不偷小物，不怕丢的。”

夏乾觉得奇怪，但他又不知哪里奇怪。他吃完后大步流星地离去，借着晨光，先行去府衙。衙门的守卫全都被派去搜查了。在秋日的湿冷空气里，整个府衙有一股颓唐之气。

杨府尹一个人在房里喝茶，愁眉不展。他胖墩墩地坐在乌木太师椅里，见夏乾来，显得局促不安。

夏乾跟他寒暄几句，说道：“白露时用些参茶当然是好的，若是配上好的茶匙岂不更好？”说毕，从怀里掏出一只金色的茶匙来，继续礼貌道，“对不对，杨府尹？”金茶匙“当啷”一声入碗，清脆悦耳，是钱的声音。

杨府尹咳嗽一声，叹气道：“夏公子想要知道什么就直接问吧。既然现在毫无进展，让易公子帮帮忙也好。”

夏乾摊开易厢泉的纸条低头看了一下，道：“呃……大人您常来西街？”

杨府尹双目一瞪，脸上的肉一颤一颤：“我怎会常来这种地方？”

夏乾立刻反应过来。易厢泉将问题直接写在纸上，然而这种问题过于直白，一个当官的怎么会照实回答？

夏乾意识到了错误，赶紧赔笑脸：“杨府尹记得，当年碧玺失踪的时

候守卫搜了多久？”

杨府尹托腮：“半月。本是七天，水娘一直胡闹要延长，便延长了。”

夏乾暗忖，尸体真沉入湖底早就浮上来了，怎会搜索半月不见影子？他又问道，“那半月之中可有人进去？会不会有人偷偷捞了尸体上来？”

杨府尹认真摇头：“不会的，院里全都是守卫，不会掉进湖里的。夏公子，你当时也在，不是看到冰面完好吗？我们最初三天主要派人在陆地搜索，仅派几人下水去湖心捞捞看，因为尸体三天必定会浮起来的。方千一早就下水了，水下没东西。我们赶紧去借调船只，整整三天过去，尸体也未浮上来。我又派人砸开整个冰面，整队人下去捞。若是尸体被重物牵绊入湖不浮，捞也能捞到吧？但是都没有捞到人。来年，湖里长满金莲花，我们又搜，还是没有。这些夏公子你都知道的。”

夏乾颔首：“你们只搜了陆地三天？”

杨府尹不耐烦地敲敲桌子：“大公子，三天就够了。院子空旷得很，一看就知道没人。至于那栋小楼，三天难道还不够？三天以后，剩下时间都在湖里搜。这不是很好吗？不走重复路，这是办事效率，效率！”说及“效率”二字，杨府尹加重语气。

夏乾追问：“当时几个官差在搜索？”

杨府尹小眼一眯：“十个。”

夏乾一怔：“才十个？”

“可能是二十个。”杨府尹有些生气，“我记不清了！他们效率很高，人数嘛，无所谓了。”

分明是怕麻烦，夏乾翻个白眼，随口问：“你认识红信吗？”

“不认识！”

夏乾暗想，这胖子就知道胡说八道。看着杨府尹的胖脸，夏乾禁不住嘴角上扬，却被杨府尹瞧见。他胖脸憋得紫红，吹胡子瞪小眼：“你不信本官？”夏乾赶紧解释，杨府尹却不听了，三言两语即送客。

一个金茶匙换来几句话，夏乾觉得不实惠，又把茶匙顺了出来。

易厢泉还让他去红信房里捡些炉灰。昨天二人说完那些话，夏乾更加谨慎了，蒙了口鼻，上楼去取了东西，下楼的时候却被一名小丫鬟拦下了。

那丫鬟的意思，请夏乾去一趟，一位名为鹅黄的女子要见他。

鹅黄就是事发当日身穿鹅黄衣服的女子。夏乾虽不认识，倒也跟去了。

夏乾被领进了小厅堂，这里清净得很，像是不常住的样子，却没有丝毫的灰尘。夏乾打听才知道，这名叫鹅黄的女子是水娘的旧识，常住京城。

汴京自然比庸城繁华，纵使是青楼女子也见多识广的。鹅黄早已着装等待，穿着素雅略施淡妆，向夏乾微微行礼，盈盈一笑。

“自然知道公子为何而来，鹅黄定然据实相告。”

夏乾见过不少大人物，但是他今天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眼前的女子看着普通，但他总觉得她就是大人物。

如今的青楼女子，环肥燕瘦，什么样的都有。但是鹅黄不属于任何一种。她穿着杏黄色的大袖上衣和颜色略深的长裙，沉稳地坐在那里，像一棵深深扎根在土壤里的柳。年头久了，翠柳依然年年绿，却也不知道在地下的根茎长成了什么样子。

夏乾不知为何，内心有些提防她。见夏乾不饮茶，她抬手换掉了茶杯中的茉莉，变成了龙井。聪明的女人就是这样，不作声，却一眼看出人的喜好，从小处窥见人的想法。但越聪明的女人越难对付。

夏乾虽然心里这样想着，但脸上挂着老实模样，知道女子自然都喜欢嘴甜的，便有心夸赞道：“鹅黄初吐，无数蜂儿飞不去。别有香风，不与南枝斗浅红。”这词是自己在一次宴会听得无名人士所作，并无作者，只在扬州流传一些时日罢了，若是叫人听得定然以为是夏乾自己所作，大有借花献佛卖弄之意。

然而鹅黄却呵呵一笑：“凭谁折取，拟把玉人分付与。碧玉搔头，淡淡霓裳人倚楼。”

夏乾大惊，顿感窘迫。鹅黄咯咯一笑，她的双眸明亮而具有穿透力，似把夏乾整个人都看得通透。这目光带着三分好奇、三分温柔，余下四分却是敌意。柔和与敌意并存，夏乾怕是此生也不曾见过几人。他心里直犯嘀咕，一口饮了杯中龙井。鹅黄恬静地坐在一旁，笑而不语。夏乾将茶杯扣下，开始胡思乱想。这女人皮笑肉不笑的，不会是往茶里放了什么东西吧？夏乾想到此，赶紧瞥了一眼鹅黄，见她面色如常，暗笑自己傻——初次见面的青楼女子，为什么要给自己下药？

鹅黄见他不说话，自己只是跷着脚，开了腔：“碧玺与水娘感情好，这是自然的。红信是碧玺的丫头，碧玺去了，红信也不必照顾她，就挂了牌子。”

“你说‘碧玺去了’？这是为何？不是失踪吗？”

鹅黄轻轻摇头：“这都几年了，人根本就找不到。只是水娘不愿意接受事实罢了。”

“你与碧玺不熟？”

“我在这里几乎和谁都不熟，除了水娘。我们自幼相识，后来我去了京城她就来了庸城。”

夏乾叹气：“看得出来，她并不开心。”

鹅黄缓缓走到窗前，拨弄着一株兰花：“自碧玺走了之后水娘就开始酗酒。本来嘛，青楼女子就是苦命的。”

那你呢？夏乾真的想问出，这鹅黄是何等身世，为何沦落风尘。可是话到嘴边，却是生生咽了下去。

“那红信呢？红信也希望自己挂牌？”

“似乎如此，我也不清楚。听水娘所言，碧玺一向心善，不把红信当作下人看待。红信像碧玺一样卖艺不卖身，挣的钱也不少。只要有人捧，名利皆得，在某些人眼里毕竟比做下人好一些。”

夏乾转念一想，的确如此。传闻杭州名妓子霞嫁与苏子瞻，倒也传为佳话。青楼女子命苦不假，但挂牌了，相貌品性好，有才学，没准也是能嫁个好人，过上好日子的。

夏乾点头，随即问道：“碧玺和红信她们都是怎样的人？”

鹅黄从床下拿出一些纸张，是一些碧玺写的诗词。

夏乾接了过来，认真看，道：“《关雎》《木瓜》《子衿》都是爱情诗……这是《氓》？”

夏乾摊开一张纸，上面的字体和其他的字体不太相同，似乎潦草些。

鹅黄转身又寻出一张帕子，上面绣着金兰：“这个也给你。绣工精湛，应该是碧玺绣的，但是在红信那里找到的。公子莫怕，这帕子都是热水煮过的，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但色泽也不好了。”

夏乾将绣帕收起，反问道：“你与她们不熟，为什么——”

“只是不想看着水娘受累。”鹅黄叹气掩面，夏乾却没看清她的表情。

夏乾心知鹅黄不简单，沉默一下，追问道：“真的仅是怕水娘受累？”

鹅黄闻言，愣了一下。她转身看向夏乾，柔和一笑：“还能因什么？”

她一如既往地柔和，目光依旧带着敌意，眼睛里像是漆黑的夜空。

这便令夏乾琢磨不透了——鹅黄这明显是在帮着了解案情，为何又有这种目光？

温和沉静，非敌非友。

夏乾有些害怕了。他一直自诩看人、识人能力一流，这种特技如今在段数极高的鹅黄面前，竟然毫无作用。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头？

夏乾想了想，试探道：“我偶尔会随我爹前往汴京城，不知鹅黄姐姐住在哪里，我到时候带人去捧个场也好。”

他此番言论意在打探鹅黄底细，鹅黄却轻描淡写道：“汴京城的许多大酒楼，我都是投了银子进去的。夏公子去了汴京城，我不一定在那了。”

“都有哪些？”

鹅黄微微一笑：“九天阁、凤天阁。嗯，梦华楼刚刚盘出去……还有一些没有名气的。”

夏乾一愣，她果真不是单纯的青楼女子。水娘能承包下西街，但是她承包了汴京城的大酒楼。这两人，得赚多少银子！

眼见晚霞漫天，夕阳有归西之意，鹅黄起身送客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公子请回吧。如果我所说的能帮到易公子，那样最好。”

夏乾告辞，刚走两步，突然想起什么，转头问道：“你刚刚说，‘易公子’？你是指易厢泉？你认识他？我倒想你为何帮我？既然你来自汴京，那是不是认识些什么人——”

鹅黄摇头：“我不认识。”

夏乾实在没办法，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，只得起身离开。

鹅黄看着他离开，又走到窗户前。夕阳呈现出火焰一般的嫣红，云似轻纱。微风中送来轻微菊香，方知重阳将至。池鱼归渊，飞燕归巢，炊烟唤子，这些都让鹅黄想起了汴京的天空，红得想让人忘记过去沉醉其中，却又看不到未来。

易厢泉……她算是认识，也算不认识。

现在不认识，将来却未必。

第七章 杨府尹初断阴谋

“就是这些东西，事情的经过我也告诉你了。”夏乾累得不行，一屁股坐在了桌子上。

易厢泉一下午都在床上看书。散乱的书籍摆了满满一床头，他手里还拿着一本，边看边道：“我让你画的那个小院子的地形图，画了没有？”

夏乾掏出来，狠狠往桌上一扔：“画了。”

易厢泉慢悠悠地拿过来，一张一张地看着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“你真的画全了？”

“当然画全了，你第一次让我测量院子还不算，又让我画出来，还要标上树木、房屋甚至小栅栏。统统画了。”

易厢泉端起茶杯，慢慢喝了一口，半天才给了一句评价。

“画得真丑。”

夏乾想一把夺过来，却被易厢泉躲开了。他指了指上面的一小片空白：“这里没有东西？”

夏乾瞅一眼，道：“那个角落根本没人去，似乎没有东西。”

易厢泉挑眉：“这里没有一口井？”

“井？”夏乾一愣，“好像……好像没有，既然有湖为何还要井？你又没去现场，休要胡言乱语。”

易厢泉鄙夷地看了夏乾一眼：“一个院子的生活用水皆倚靠湖水，洗衣洗碗——这都对饮用水是有污染的。人们通常会在湖边打井以泥土净化水质再来使用。无井，不符常理。”

夏乾不语，心里琢磨莫非自己真的遗漏了？那里是深草区，倒是真没去仔细看看。易厢泉合上书本，示意夏乾上前，轻轻从青蓝色罩衫上捡起一根白色猫毛问道：“你可曾见过吹雪？”

“没见过，不知道从哪儿蹭的。”夏乾哼唧道，“我要回家吃饭了。”

易厢泉叹一声：“别吃了，别吃了。你去给我准备车子吧，还要麻烦你把我抬上去。我现在腿能动了，脚却不行。”

夏乾惊讶道："你的腿痊愈了？"

"是的。"易厢泉撑着墙壁站起。

夏乾见状，毫无惊喜之感："好哇，你早说你亲自去，还要我去干什么？那我岂不是白跑一趟？"

易厢泉没说话，拿起药渣。药渣已经烧成灰烬了，他取一些，用鼻子嗅嗅。

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"麻蕡[1]。"

夏乾一怔："什么东西？"

易厢泉眉头一皱："不对，这是叶子，大理、天竺那边比较常见。我翻了这么多医书，还打算去请教别人的，没想到……"

夏乾抓起一点闻闻，只觉得气味与众不同："麻什么？"

易厢泉抬头道："与中原的桑麻不同。出了大宋疆域还能见到许多奇异植株，盛产罂粟、曼陀罗、大麻、毒菇。"

他沉默了，没有再说下去。

在庸城这一连几日发生的大事里，易厢泉缺席了一半。他只是坐在这里养伤，通过夏乾的描述去做判断。他坐在床上，将围巾拉拢，闭起眼睛。

他只是闭了一会儿。这时间很是短暂，在秋风中颤抖的落叶都来不及掉落下来，但是他的脑海中闪过了庸城从城禁到今日黄昏的所有事。这些事来自夏乾活灵活现的描述，来自这几日所见所闻所感，来自庸城形形色色的人的一言一行。

晚霞已经将天空染红，归巢的鸟儿似乎也带走了庸城的阴雨和迷雾。易厢泉坐在床榻上，慢慢睁开眼睛。夏乾坐在一边看着他，心突然狂跳起来，像是在期待什么。易厢泉慢慢站起身，目光闪烁不定。他没有说出任何结论，却只说了两个字——

"备车。"

……

夏乾当然没准备车子，只给易厢泉拉来一头小毛驴。

易厢泉没说什么，倒骑毛驴，低头把玩草绳，那草绳像是柳树的叶子。

太阳刚刚下山，风带着浓重的凉意驱散了天边的晚霞，天地瞬时融入一片墨色。街灯点燃，巷子里偶有犬吠，饭菜的香气和花香一起钻入鼻中。夏乾牵着毛驴踏月而行，丧着脸。自己堂堂一个富家少爷，不读书，不养妻妾，不做生意，非要饿着肚子给一个算命先生牵驴。易厢泉没说话，只是玩着手里的叶子，那样子，像极了八仙里倒骑驴的张果老。

这条路很幽静，像是永远也走不完。浓重的夜色做伴，让人想要嗅着庸城湿润的空气沉沉睡去，更夫的梆子声与西街的嬉闹声顺着夜色滑入二人的耳朵里。听着歌声阵阵，夏乾真心佩服水娘。西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生意。二人穿过一个又一个的拱形圆门，路过一株又一株的杨柳，直到走到了庸城府衙门口。易厢泉停下，拉拢了围巾，正了正衣冠道："把驴子牵进去。"

"牵进去？不太好吧……"

易厢泉拍拍驴子道："直接牵到赵大人屋里，我有事要与他亲口说。"

"疯子呀疯子，"夏乾大声喊道，惊起几只鸟儿从夜空中飞起，"哪有人骑着驴子进屋去？那是赵大人！你再怎么着急也不能这样！"

易厢泉没与他多言，直接朝着门口守卫说要求通报，随后赵大人同意，真的让人牵着驴子进屋了。夏乾没办法，只得呆呆看着屋内的烛光映出来的倒影，易厢泉一直骑在驴上，简单行礼之后就开始交谈。此举闻所未闻，让驴入屋，赵大人居然还能同意。他们似乎一直平和地交谈着。

大约过了半炷香的时间，易厢泉就出来了。夏乾本以为易厢泉来找赵大人是想借一些守卫士兵去找青衣奇盗的，但是易厢泉似乎什么也没做，只是骑着驴出来了。还是赵大人亲自开的门，让人把驴子牵出屋。

"易公子，真的不再考虑一下？"

"不用了。"

易厢泉只是朝赵大人点头笑笑，便让夏乾将驴子牵走了。二人出了庸城府衙，便转了方向，向西街走去，小巷路上还是只有他们两个人。

天高露浓，弯月自西而起静挂于天边云际。柳枝快要垂到蜿蜒的小路上，夏乾拂柳而过，只听得柳树枝条唰啦唰啦地打在了易厢泉身上，而旁道的野草丛中似有秋虫断断续续鸣着，很是安静。

"你去找赵大人说了什么？"

夏乾按捺不住，还是问了这句。

易厢泉依然倒骑在驴上也不看路：“你会保密的，对吧？”

夏乾一听这话，赶紧停下了。

“什么秘密？你不妨告诉我……我当然保密。”夏乾看着易厢泉，一脸诚恳，却掩饰不住内心暗暗的激动。

易厢泉慢条斯理：“案发那日，西街一直住着位将军，直到搜街那日赵大人才知道此事。为了搜街，赵大人去找他商议，后来还摔碎了个茶杯，最后，赵大人自己从屋内出来，说能搜街了——可有此事？”

夏乾小鸡啄米似的点头：“有的有的。”

易厢泉却摇头，慢吞吞道：“第一个问题，赵大人看着像文官还是武官？”

“文、文官吧……”

“第二个问题，赵大人，他人怎么样？”

夏乾思索一下：“若说当官，必然是个清官。公正严明，也很亲切，但是很贵气。”

“第三个问题，他和杨府尹比怎么样？”

夏乾讥笑道：“那个傻胖子？杨府尹自然昏庸一些，出了事生怕自己乌纱不保，而出事之时赵大人倒是什么都不怕的样子。”

说到这，夏乾也觉得有点奇怪了。他看了看易厢泉，只见其容颜隐于黑夜之中，并无喜怒之色。

“第四个问题，住在西街的将军为人如何？”

“我只是听闻他脾气差又爱逛青楼，之所以低调行事，是怕和朝廷抓贼有冲突，定然是胆小怕事之人。”

“第五个问题，茶杯怎么碎的？”

夏乾被问得烦了，狠狠拽了一下驴子缰绳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第六个问题，赵大人身上的玉佩你看清了吗？”

夏乾耐着性子想了一下：“没看清。”

“最后一个问题，赵大人叫什么？姓什么？”易厢泉转过头去直视夏

乾，眼里闪着璀璨如星的光芒。

夏乾瞪他一眼：“赵大人当然姓——”

他突然愣住了。

“那么都解释得通了。”易厢泉笑着，眼神明亮，“赵，国姓。”

夏乾陡然一呆：“你是说，赵大人他本身——”

易厢泉沉思一下：“照那个将军的反映，不是亲王最少也是郡王。圣上年轻，应当是叔叔一类的。如今当官不是科举就是世袭。赵大人不像科举出身，非文非武，本身清廉，不和庸人为伍却还能做官，纵使有人撑腰，哪里受得了官场的气？我初次见他之时，说他是看戏的——他本就是个看戏的。出了事他不怕担责任，因为他根本不用担责任。”

易厢泉继续道：“何况提点刑狱出身之人必须有点断案真功夫的，他虽然冷静，喜好亲力亲为，命令守卫、调派人员、随机应变的能力都不差。他若做个朝廷大员倒是有可能，但在对待案子细节上却没有多大功力，反而不及你夏乾一个人在现场乱窜来得有用。他天天这么清闲却不怕出事被革职，这是为何？因为他没必要怕。除了天子，此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”

夏乾不语，自己瞎琢磨一气。

易厢泉见他不信，继续补充道：“还有他那块玉佩。初见那日我没看太精细，倒也认识上面的皇家图腾。我刚才试探着问了一下，他倒爽快，直接承认了。”

夏乾这下真的震惊了：“承认了？他真的是——”

“嗣濮王，皇上的四叔。”

皇上的四叔。

这五个字让夏乾的心里凉飕飕的。此事绝不可儿戏。他转而问易厢泉，结结巴巴道：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没骗我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夏乾深深叹了口气，脸色有些苍白：“此事只有你一人知道？”

易厢泉瞥了他一眼，轻描淡写吐出两字。

“两人。”

夏乾这下老实了，默默地牵着驴子向前走着。不知怎么的，自己心里一下子没了主意，心也越走越远，远到自己不认识的地方。瑟瑟秋风与木为伴，寒风乍起之时落叶凋零。夏乾缩了缩肩膀，眼前的庸城夜色无边，只怕遮蔽了自己的双目。

“我们去哪儿？”

“去找人。”易厢泉看了看远处的黑夜，轻声道，“走吧，我们去找碧玺和红信。”

易厢泉说完这句，二人缄默不语，巷子里只剩下脚步声、驴蹄声与风声。他们转眼就到了西街，通报守卫便来到了院子。夜晚的院子安静又寂寥，只听得蛐蛐私语诉寒秋。此情此景，夏乾想起了几年前正月十五发生的碧玺失踪之事。那声惨叫仍然萦绕在耳畔，每每想起，不寒而栗。

黑湖上泛着蒙蒙水汽，不知那日碧玺惨叫过后究竟去了何方，是否活着。

正在夏乾出神之际，易厢泉用草绳打了打他的脑袋。

“你们去找一些可以缠住口鼻的布条、手帕来。”易厢泉对着守卫说着，看了一眼夏乾，摇摇头，“夏大公子估计是不会干体力活的，劳烦把方统领请过来干点活。”

夏乾诧异地问道：“你又要做什么？”

“让水妖把人吐出来。”易厢泉面无表情地看着远处，目光落在黑湖之上。黑湖如今并非一片漆黑，月光下波光粼粼的，树木在其旁边静立着。距离树木不远处有一块杂草丛，杂草很深，远远望去，草丛中央有一灰白大石。这种大石在湖边倒是不少，普通至极，隐藏在草丛中不易被发现。石头巨大，似乎是安安稳稳地放在地上的。走近细看，石头放得自然，却又有些不自然。

两个官差从石头旁边走了过来，远远地朝易厢泉点了点头。夏乾认得他们，是庸城有名的仵作。一种不安、怪异之感袭上夏乾心头，他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咽喉，没吐出一字。而易厢泉骑在毛驴上，却没有去深草区这边，只是赶着小驴子到了离湖边最近的树下，是那棵悬挂短短一截绳子的树。绳子在树的阴影遮蔽下仿佛与枝干融为一体，轻轻摇晃。

月光穿过树的枝叶缝隙落在易厢泉脸上，他阴晴不定吐出四字：“的确够高。”之后目光又落向了深草区。

夏乾不知他要做什么。而易厢泉只是扭头问旁边西街小厮：“那口井是不是在几年前就已经废弃不用了？”

小厮愣住半晌才“噢”一声答道：“好像是有，又好像没有，实在是记不得了。水位渐退，纵使是有井只怕早就干涸了。易公子怎会知道？”

易厢泉沉默不答，只是看向那块大石。

夏乾有些紧张：“几日前，杨府尹他们为了找红信把整个院子都搜查过，那里应该没有问题。”

易厢泉扬起嘴角淡淡笑了一下，笑得比秋夜冷月还要冰凉。

夏乾第一次见他这种表情，顿时如坠冰窖：“喂，你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守卫已经拿着布条来了。

“给你布条，把口鼻蒙住，越紧越好，省得吸了气得病。我本来不想让你参与其中的，就怕你，”易厢泉淡淡地看着夏乾，“怕你这几日跑来跑去，非要求个结果。”

夏乾心里七上八下，赶紧用布条蒙了口鼻。

不远处，方千慢慢地走进来了。他脸色比昨日更加苍白，眼里都是红血丝。易厢泉默默递给他布条，方千缓缓地系上。

易厢泉没说话，自己蒙上布，小毛驴一步一步地挪向那块大石，在一丈之外停住了。周围杂草丛生，遮蔽极佳。周遭泥土湿润，稍不留意就会踩出一个深坑。

夏乾也想跟过去，被易厢泉拦住了。

方千先到了井口边，默默站着。他闭起双眼，像是风化在月下、树下、草中的千年岩石，又冷又硬。

院子外集结了星星点点的火把，却再也没人走进来。小厮和守卫都撤退出去，这里只留下他们三人。

此刻的气氛真是说不出的怪异。

“搬开它，小心，减少呼吸。”易厢泉一字一顿地，指着上面的大石头，“如果搬不开，用斧子砸。”

说罢，他掏出一把小斧子，晃了一下。

“我们砸开吧。”夏乾冲着方千喊道。

方千没有答话，他一个人蹲下，用尽全力挪动石头。夏乾隐隐猜到石头底下是井，也猜到了井中有什么。尸体，一定是。这是抛尸的绝好地方，距离不远，而且难以发现。但这怎么可能呢？躲过夏乾自己的眼睛就罢了，官府搜查这么多次……

是红信的尸体吗？不管是谁的尸体，总有不对劲的地方。周围草很深，泥土也软。红信失踪没几天，尸体是不会自己走过来的，肯定是有人搬过来的。但是，脚印呢？

这里土壤虽软却是深草区，脚印应当不明显。然而夏乾却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脚印，拖得很长，前方有个小鼓包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刚才的仵作估计就是过来看脚印的。

他没敢上前，易厢泉骑在驴上，也没有上前。只有方千一个人在井边。

突然，方千闷哼了一声。由于发力过度，手蹭着粗糙的石块，已经渗出了血珠。

“喂，我们还是用斧子……”夏乾转身拿斧子，却发现易厢泉的眼睛没有看井。他在看方千。

此时，方千拼命地拉着石块，如同把所有生命力都倾注在上面，发狂一般想要挽救什么。就在夏乾发愣的刹那，方千“啊”的一声吼，石块轰然挪动，井口敞开，顿时散发一阵恶臭。

夏乾后退，易厢泉立刻前进，并抬手把灯笼伸过去。

幽暗的灯光下，夏乾看到了惊悚的一幕：两具尸体蜷缩着躺在井底。一具是新鲜的，还穿着红色的衣裳，眼睛瞪得铜钱一样大，脸上不知道怎么了，异常丑陋，手脚也烂掉了；另一具高度腐烂，看不出身上有什么衣饰，依稀能辨认出人形。

夏乾感到一阵恶心。穿红衣服的尸体面容虽损，却不难辨认，是红信。那么无疑，另一具尸体自然是碧玺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夏乾简直要晕眩了，他后退几步，想逃离这令人窒息的一幕。而易厢泉目不转睛看着井底，没有出声。

万千落叶无声飘下，时间似乎就在此刻停留。秋虫凄切地叫着，月夜如网，一草一木皆染上模糊寒冷的色彩，隐藏了它们细密的影子。

夏乾后退，倚靠着一棵大树，猛地摘掉蒙面布条，大口呼吸新鲜空气。

只见易厢泉的眼睛突然望向方千。

方千跪坐在井边，趴在那里抓住井口边缘，整个人都像要坠入井中去。他双目充血，青筋暴起，干枯僵硬的手用力扯下脸上的白色布条，手上的鲜血一滴一滴地染在白布上。

他死死地盯着井里，盯着那两具散发着恶臭的尸体。

易厢泉收回了灯，缓缓张口，吐字清晰。虽然距离远，但夏乾依然能听清楚易厢泉所说的话。

“她一定没有怪你。”

听了这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话语，方千惨淡地笑了，双眼通红，苍白的脸上流下两行清晰的泪。

易厢泉突然转头对夏乾说道：“去叫官差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速去。”

夏乾一肚子疑问，他边走边转头看着。方千还蹲在那里，如瘫痪一般，灵魂被生生地抽走只徒留一具空壳。易厢泉在一旁低声说着什么，可是方千全无反应。夏乾跑出院子，看见赵大人一行早已站在院子外面，密密麻麻地站了一片。很快，一些守卫进去了，还抬了一些白色的粉末。

夏乾诧异道：“这是……”

“是石灰，简单验尸之后就可以撒上了。得了瘟疫的尸体是留不得的。井口封闭得很好，但是靠近水源，若是处理不当使得瘟疫蔓延开来，全城都会遭殃。”赵大人表情严肃。

夏乾从没看过他这个样子，当今圣上的叔叔……

夏乾知道他的身份，突然觉得有点不敢说话了。他定了定神，装作一切如常的样子：“大人可知这其中是怎么回事？方千是怎么回事？”

赵大人叹气：“易公子没和你说？方千是红信的情郎，而且与碧玺的死亡脱不了关系。红信此次坠楼是自杀，尸体是方千借着搜查之便扔到井里的。”夏乾如遭雷劈，什么意思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“怎么可能？方统领？那可是方统领！那是方千！”

赵大人叹气：“我知道夏公子与方千熟络，可……这是易公子今晚来找我的时候告诉我的。应该错不了。”

夏乾明白，易厢泉准一早就猜出赵大人的身份，一直憋着没说，就是等着今晚和赵大人商议之时当面抖出来，好让大人信任他。

赵大人继续道："易公子根本不愿多透露详情。他让我调遣兵力，只因为方千武艺高强，怕他拒捕。"

"拒捕？"

"不错。本来计划是众多士兵一起围在井旁，待其露出马脚，进行抓捕。然而到了此地，易公子变了主意。看来，大队人马似乎没有必要了。"

夏乾望去，这"大队人马"依旧站在院外，个个面色凝重，手握佩剑，似乎随时要冲上前去。井旁只剩方千和骑着驴子的易厢泉。

二人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只见易厢泉慢吞吞地从驴子上下来了，扶着大树，慢慢蹲下。他晚上去见赵大人的时候都没有从驴背上下来，如今要与方千说话却这样做了，只是希望与方千距离更近一些。

"要是在京城遇到这种事，直接将嫌疑人抓捕起来略施惩戒，基本也就招了，根本不必在这里浪费口舌。这位易公子可真是奇人啊。我今日问他要不要做官，他只是摇头。"赵大人远远地看着易厢泉，语气不是称赞，也不是嘲讽，只是在单纯地说他与众不同。

夏乾没听见，只是望着方千凄然的影子，他还是不信。方千同此事根本就没什么瓜葛，怎么会是他？"方千与红信之事，杨府尹知道吗？"许久，夏乾才回神，气若游丝地问道。

赵大人哼一声，似是很气愤："杨府尹知道此事。但据他所言，他只是知道方千对红信有好感，所以常带着部下来西街，会叫红信出来。"

"哎哟哟，真是个体恤下属的好大人。"夏乾很是生气。

"不论如何，他倒是没有什么大过失。这次案件，西街一案凶犯落网，青衣奇盗虽然偷窃成功却受了伤，也算无功无过。如果能保住犀骨筷就更好了，可惜……"赵大人叹息一声，"至于方千一事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何况他只是个小官。我会把西街一案上奏，方千得到严惩，到时候通报下来，相信百姓也乐于看到这样的结果。"

赵大人像是给城禁一事做了一个了结。人抓了，案破了，百姓接受了，便可以了。

夏乾却是一愣。他一直以为赵大人公正严明，如今却发现他自始至终都未曾站在真理一方，他代表的只是朝廷的颜面。

远远见方千被官兵拉起来带走了。一行人缓慢地走出院子，渐渐走

远。

夏乾僵直不动，一直目送他们消失在街角。自己认识方千这么久，他们都是在庸城长大的扬州人，两人年龄相仿，自幼相识，没有隔阂。当年夏乾十几岁时也对西街巷子颇为好奇，偶尔来闲逛，有时也会碰到方千。后来方千因为打仗被调去北方，虽然不是最前线，却也离庸城甚远。

待其归来，便是几日之前了。方千武艺高强、为人和善，丝毫没有当兵的痞气。

夏乾闭上双目，头痛欲裂。方千竟然会和青楼女子有联系？竟然牵扯到人命。一阵嗒吧嗒吧的响动声传来，易厢泉骑着驴子过来了。他的脸色并不好看，看了夏乾一眼，像是等着他发问。而夏乾动了动嘴唇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他什么都想问，却问不出一个字。

今夜无月，街上无人，小巷黑漆漆的。两个人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往医馆走，夏乾罕见地沉默了一路，弄得易厢泉反倒不自在了。

“方千什么也不说。你前几日来西街调查，我虽然怀疑他，却也没让你盘问他。此事应谨慎，由我解决最为稳妥。让他冷静一夜，明日审问。如果他什么也不说，事情就难办了，只希望他明日能开口。”

“别说了，我也不想听。”

夏乾一拽缰绳，驴子嘶鸣一声，在寂静的小巷中显得格外凄凉。

易厢泉真的没再说话。

医馆的窗户上点燃一盏黄色的灯。他们显然在等易厢泉回来。这种灯火，只有真正的“家”才会燃起，曲泽和傅上星他们一定在等易厢泉回去。

“谷雨是不是就像你妹妹一样？”易厢泉抬头望着灯火，突然将话锋一转。

“对，谷雨虽然是丫鬟，但是我们不拿她当下人看待。”

“她是不是也有哥哥？”

“以前有，后来似乎去战场了，怎么？”

“只是觉得她和小泽有点相像。”

夏乾思索道：“你指性格吗？是有一点。”

“你家有没有做过药材买卖？砒霜都从哪里买呢？”

易厢泉突然冒出一句“砒霜”，夏乾吓了一跳，还未发问，易厢泉又木讷地道：“没事，我自言自语而已。”

夏乾舒了一口气，朝前方看去。医馆似乎有人影晃动，兴许是曲泽备好宵夜了。易厢泉重重叹了口气，似乎没话找话：“你想过要离开庸城吗？”

“想，”夏乾一扫刚才的阴霾，眼中闪现着渴望，“现在就想。”

“那你离开之后做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不知道。”

夏乾有些失落地答着，眼前又是空茫茫一片了。这种感觉并不好，就像家的灯火在身后亮着，不停有亲人呼唤你回家去，而自己却毅然转身冲破牢笼朝前去了，面对的却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。天气这么冷，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没有路，却又到处都是路。夏乾抬头看了易厢泉一眼。他的朋友很多，但是易厢泉是不一样的。他一直觉得只有易厢泉才会理解自己，只有他才会把自己带出这座城，给自己指出一条好路去走。

“嗯……”易厢泉只“嗯”了一声，白色的衣裳浮动在黑夜里，似乎随时都会飘走离去，“从道义上来讲，你是独子，有偌大的家业要继承，我是不能带你出城走南闯北的。”

他的话在夏乾耳边飘着，就像是庸城缓缓关闭的城门。夏乾木然地向前走着，觉得眼前是空的，心也是空的。

夜晚安静，巷子里能听到驴蹄子落地的声音。它踏在江南特有的青石小路上，显得那么清晰。这条路，夏乾走过很多遍，儿时从书院翻墙跑出来在石板上写写画画；夜晚也会去小贩那里买些吃食，就花几个铜板，晃晃悠悠地一边吃一边走回家，功课也不做了，有时候还会跟人玩蛐蛐和蹴鞠。

那时候的庸城就是这样子，这样的路，这样的灯，这样的巷子，只是比现在热闹些。

方千……

夏乾怎么也想不到案情会和方千有联系。当他看到方千那张苍白的面孔，看到一个曾经的刚强战士的形象轰然倒塌，他不敢接受这个事实。

风吹了过来，有点冷。夏乾想了半天，越想越迷茫。人心如土，土上覆沙，沙上草木繁盛鲜花盛开，却只是一片又一片明媚的假象。当花草被无情扒开，才知道大地早就已经干涸。

“方千到底做了什么，会被砍头吗？”

夏乾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，易厢泉很想回答“不会”“不一定”，可是他说了不算。

二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在医馆道了别。夏乾溜回家去，一声不吭地爬上床。他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躺到了凌晨。

但是夏家的下人却不是全都入睡的，寒露和谷雨同在房中嬉笑着，缝补一些即将过冬的衣裳。

二人眼下这话题却是跳到夏乾身上了。谷雨轻笑道：“你可知这几日傅上星先生为何总来夏家问诊？”

寒露比谷雨还要小，有着江南人特有的水灵。她笑着，用透着稚嫩的声音道：“不清楚呢。莫非是想让老爷想法子，让他进京当差？”

谷雨鬼机灵地一笑，神秘地道：“老夫人后来给我提起呢，似乎是关于曲泽的。”

寒露惊道：“莫不是给少爷……可这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，这……”

谷雨扑哧一笑，用皓齿轻轻咬断手中丝线，缓缓开口：“这就不知道了。曲泽也是很不错的呢，依我看，正室做不得，这侧室可说不准。”

寒露素手将线一挽，低下头故作深沉：“要说，姐姐你不是也挺好吗？肥水不流外人田。”

谷雨恼怒：“说什么呢！就咱家那少爷！我还……”

二人调笑一阵，等到夜深了便熄灯而卧。

次日，夏乾又很罕见地早早起了。他去书院都不会这么勤快的，而今天是城禁的最后一日，明日庸城即将开门。

却见谷雨一身浅绿欢欢喜喜地抱着一只白猫出来了。她眼圈还是黑的，估计昨夜补衣服补得晚了。

“我说几日不见吹雪，竟然被你养着了。”夏乾打着哈欠，慢吞吞洗漱着。

谷雨不以为意，嗔怒道：“公子不关心下人倒关心猫。易公子特意叮嘱不让它乱跑，一直没出夏家院子。”

夏乾注意到吹雪脖子上系了个金色铃铛，似乎不响，中间的珠子大概被取下来了，整个铃铛显然只是个装饰品。

夏乾估计是谷雨觉得有趣才系上的。

谷雨见他盯着铃铛，笑道："这是易公子系上的。"

夏乾嗤笑一声，拿毛巾擦了擦脸。易厢泉居然如此无聊，给猫戴铃铛。

外面艳阳高照。夏乾穿戴整齐，满面愁容去了庸城府衙的牢房。讽刺至极的是，方千堂堂一个统领，本是衙门的人，现在却进了衙门的牢房。

牢房阴暗潮湿，夏乾走着，木板"嘎吱嘎吱"地响动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。房内两个人看守方千，而方千就坐在湿湿的稻草堆上。窗外的晨光一缕一缕地射进小窗户，打在方千身上，染上了一格格墨色，像是套在他身上的枷锁。

方千安静地坐着，像是连呼吸也没有了一般，就这么空洞地盯着暗灰色的破落墙壁。

牢房阴暗，夏乾觉得自己的心也变得阴沉。这种幽禁让人绝望。

夏乾突然一阵心酸，不忍心打扰他，却还是站在了牢门前，双手握住铁栅栏叹道："你……可还好？"

方千抱膝而坐一动不动。

"你……"夏乾突然哽咽得不知道说什么，不知道怎样开口。夏乾带了些点心，转身问看守："方统领可有喝水进食？"

"他滴水未进，更别说进食了。"看守低声说着，言语中带着几分同情，"昨夜方统领被送过来，就如死了一般。我夜里几次看见他在流泪，如今似是好些了。"

夏乾转身看着方千。然而他只是留给夏乾一个背影。

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何况方千曾经上过战场，将士浴血奋战自当拿得起放得下，他这样流泪，定然是遇到了承受不住之事。

这时衙差又道："易公子半夜前来，一整夜都在与方统领谈话。但似乎毫无进展，易公子自己也非常沮丧，刚刚回去休息了。"

"他们谈了什么？"

衙差摇头："不清楚，单独谈的。"

夏乾扭回头去，抓起石子朝方千身上打去："喂！你倒是说话啊！你这样……"

夏乾本想骂几句激将他一下，然而方千却一动不动。若易厢泉对此都无可奈何，凭自己这绵薄之力，怎可叫方千开口？夏乾也不再多问，实在不忍心再看着方千这个样子，遂吩咐照顾好方千，就出门去了。

当新鲜的空气涌入肺中，夏乾觉得轻松了些。今日守卫还在搜查。庸城府衙本来规定，在城禁结束当日摆宴席犒劳众人。宴席不大，所有参与围捕青衣奇盗之人都可以来。这原本是惯例的重阳宴席，但明日赵大人和将士们就要回京，宴席就定在了今日夜晚。

最可笑的是，宴席定在西街。

今日是第六日，一共城禁六日。按理说今夜城禁就应该结束，只是庸城晚上城门是关闭的，因此明早才会开门。

夏乾想了一下，城门开启的时间应该是明日寅时。

今夜所有官差都会喝酒庆祝，虽然青衣奇盗未抓捕成功，庸城却也没有太大灾难。这批战士打仗归来，办完庸城的事，就可以回家探亲了。

自从青衣奇盗偷窃至今，虽然夏乾射了他一箭，却仍然没有找到青衣奇盗的任何踪迹。西街出了事，衙门更是两头都忙不过来。青衣奇盗怕是抓不到了。

眼下这种情况，只要方千开口承认或者告知详情，那么西街之事就可以结案。哪怕不开口，也可以结案。这样，多少也还算是成功的。但是方千一人负罪，人生也就毁了。按照之前听闻的只言片语，红信应该是自杀，方千移尸，按理说罪不至死。但是根据赵大人的意思，恐怕此事也不容乐观。

夏乾想着这些事，也想不清楚，索性去酒肆买些劣酒。夏家禁酒，夏乾打了些劣酒就回去关在自己房里，打算偷饮。

今日白露，后日重阳，夏乾偷偷去厨房弄来热水灌进温碗中，再倒出酒来一口饮下，顿觉辛辣无比。

莲花形的温碗花枝缠绕，轻吐白色热气。夏乾盯着热气有些恍惚，这才觉得有些醉了。易厢泉到底怎么想的？方千会不会被重判呢？

夏乾觉得整个脑袋发蒙，竟然蒙蒙眬眬地睡去了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他被敲门声吵醒。他抬起头来，觉得头痛欲裂，却见谷雨抱着吹雪一下子推门进来了。

“出事了！易公子让我通知少爷，”谷雨焦急地说，“方统领他……少爷，你怎么了？你居然喝酒了？你哪里来的酒？”

夏乾立刻像被泼了一桶水，一下子跳起来，惊道："方千怎么了？"

"方统领……死了！"

夏乾的脑袋轰的一声炸开了。

"怎么可能？我睡觉之前他还好好的！"

不等谷雨回答，夏乾脑中热血上涌，冲了出去。他东倒西歪地跑在街上，推开人群，根本不相信方千死了！

待来到了衙门前，眼见那里围着不少人。几个官差从里面抬了个担架出来，上面罩着白布。

夏乾的心抽搐了一下，他知道那白布下是什么。

居然说没就没了。

一身白衣的易厢泉在石狮子脚下坐着，脸上满是愁容，吹雪趴在他的左肩上。旁边放着一根粗木拐杖，显然还是行动受阻。他自顾自地愣了一会儿，从怀中掏出一个蓝白小瓶子，倒出一些白红色粉末出来，细细地看着，又嗅了嗅，随即露出一种惊讶的表情。那是一种包含着惊讶、感伤、失落，又有点毅然决然的神情。

夏乾晃过去，易厢泉抬头惊讶道："你喝酒了？"

夏乾只觉胸中有闷气："对，喝了不少，那又怎么样？方千是怎么回事？他上午明明还活着的。"

"砒霜，方千自己带的，是自杀。但……"

但是自己也有责任。易厢泉没有再说什么话，他这个人确实很容易自责，毕竟人是他抓的，如今出了事，他也难辞其咎。

"我还记得，你昨日晚上念叨过'砒霜'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知道他可能寻死？"

"我当然不知道，那个砒霜和这个砒霜不是一回事。"易厢泉罕见地有点语无伦次，"方千的死我没预料到，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。我来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。听他们说清早发现方千身体异样，但是催吐已经无用。夏乾，真的对不起。"

他一道歉，夏乾也不知说什么了，这才觉得自己言辞有些激烈。不论出了什么事，按理说也不应该怪到易厢泉头上。

两个人都没再说话，在石狮子脚下并排坐下了，一个望着天，一个瞅着地。不远处有几个守卫围成一圈，红着眼眶。他们是方千要好的兄

弟。而余下的人仍然在搬东西、写记录，似乎是准备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再汇报给上级。他们的脸上没有悲哀的神色，整个衙门也显得秩序井然，并没有因为缺少一个人而显得不同。有些人还舒了口气，似乎觉得畏罪自杀是一件圆满的事。

夏乾忍不住撒起酒疯来，引得众人侧目。他晃晃悠悠站起来，醉醺醺地道："今夜西街设宴庆祝城禁结束，赵大人讲几句好话，杨府尹官职没丢，将士们的任务结束就各回各家了，真是好哇！"

"很多案子就是这样办的。无足轻重的人过世了之后，人们就是这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只有真正喜爱他、怀念他的人才会感到悲痛。"

易厢泉说得慢条斯理，将视线从白布上移开看向天边的云。

夏乾怔了片刻，却听远处人声传来。远远地，夏至稳步过来，身后跟着一顶轿子："少爷，夫人听说你喝了酒，所以特意派轿子来接。"

"喝酒，喝酒！方千死了！你们还要管我喝酒？不喝酒，你们明天是押我去学堂还是去看店？"

"你不能喝酒，因为你是庸城最好的弓箭手。"

易厢泉冷不防冒出这么一句，声音很低，只有夏乾听得见。他淡然地看了一眼担架上的白布单，眼中已然看不出悲喜。

夏乾本想继续耍酒疯，听得此话却是一愣，有些不明所以。

易厢泉声如蚊呐："不论什么方法，亥时之前一定要保证清醒。时候一到，你翻墙出来，我们西街见。"

夏乾闻声却清醒了几分，挣脱了夏至的手，凑上前去："你又要做什么？你要让我射箭？今晚？"

易厢泉瞥了夏至一眼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低声道："晚些通知你，切莫因醉酒误了大事。箭是非常有用的武器，速度快，而且隐蔽。你去，只是以防万一。"

夏乾听了这话，思绪又开始浮动。他头真的晕了，心也乱了，浑浑噩噩地爬上轿子，想着想着居然昏睡了过去。

窗外天色昏暗，又是傍晚。庸城迎来了城禁后的最后一抹晚霞，大地庄重地站在一边与夕阳做着最后的道别。夏乾在床上醒来，揉了揉脑袋走到窗前。谷雨端了白瓷碗进来，里面是陈皮醒酒汤，上面漂浮着朵朵葛花与绿豆花。她放下碗来告诉夏乾，易厢泉让他酒醒了就溜过去。

他不紧不慢地喝了一些，舀了些汤里的陈皮和白豆蔻仁嚼着，才觉得清醒一些，这才抬眼看了谷雨一眼。只见谷雨双眼微红，夏乾便奇怪

道："你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如今这是怎么了？"

谷雨被这么一问，眼睛更红了："我把吹雪的铃铛弄丢了，易公子嘱咐过的，我……"

夏乾听她一口一个"易公子"心里就烦："丢个铃铛又如何？我一会儿跟他说说，再给他买个，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"

谷雨被逗笑了："还是少爷好，以后不讲你坏话就是了，也讲不了几年了。"

夏乾一听这话不对劲，立刻抬头，谷雨赶紧道："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就是傅上星先生似乎有意撮合你和曲泽……"

夏乾一听，汤也喝不下去了，急问："我娘怎么说？"

谷雨摇头："不清楚呢。应该是催着你娶亲了。"

夏乾愁眉苦脸："你帮帮我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"

"那是自然，少爷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傅上星先生也不知急什么，那日与夫人去库房取了冰块，说要催梅花开花与小泽共赏呢。这来日方长，为何急这一时？纵使小泽出嫁，这也来得及赏花呀。"

听了谷雨这话，夏乾脸色越发难看起来。

此时夕阳染红了城门。

夏乾抬头看着夕阳，心里一惊，掐指算了算时辰，宴席应该开始了。

晚风徐徐送来桂花夹杂着菊花的清香味道，如陈酿般醉人。晚霞瑰丽似锦，逐渐暗红下去，远处的山显出暗青色的轮廓。夏乾躲开家丁翻墙出去，待路过医馆，看见窗台上一只廉价花瓶里真的有几枝梅花，下方用冰块衬着，晚霞之下竟如同宝石般玲珑璀璨。

夏乾却觉得一阵恐惧。花开了，傅上星真的去说媒了？曲泽会嫁给自己？

曲泽是个好女孩，但是夏乾却觉得若要相伴一生还是不妥的。他挺喜欢她，就像喜欢家里的其他人。这又不是爱。

夏乾赶紧匆匆走过，快步向西街行进。他听见了西街喝酒嬉闹的声音。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，每个人都笑着。

彩楼欢门之下搭了戏台子，上面站着一群舞女，连臂而唱，轻轻舞动。这是时下流行的《踏歌》，声音婉转，听得人甜酥酥的。

如今只是一些小节目，多半是歌舞。台下坐了一行人，大多是小守卫之类。而大人们都坐在屋内的厅堂中。歌舞伎衣着华丽，各色长袖飞舞如云霞漫天，亦似春日里百花争艳，香气缭绕。再一看里屋，酒香肉香弥漫厅堂。钿头银篦击节碎，钟鼓丝竹响不绝。

水娘满头珠翠，拎着玉壶酒招呼客人。她比以往喝得更醉，摇摇晃晃地来回张罗。再看，杨府尹和赵大人远坐七彩珠帘后头，二人独自摆桌，皆穿便服，遥遥可见杨府尹那大胖肚子。还有一人也坐在里面，夏乾推断，那就是将军了。

所有人都很开心。

守卫终于可以休息了。方千被捕，悬案一破，有赵大人撑场，杨府尹的乌纱保住了。冯大人没惹事，不会被怪罪。西街的生意不减，水娘还是会赚钱。易厢泉一介草民，青衣奇盗没抓到，也怪罪不到他头上。

明明满地的败局，却又带着可笑的圆满。

将士也都在，有的饮酒品菜，有的谈天观舞。夏乾再朝左右看看，未见那名叫鹅黄的女子。

满堂热闹，而望及角落，却见易厢泉穿着一身白衣坐在那里。他和早上一样需要拄拐，只是坐在乌木交椅上玩弄着自己的围巾，目光飘忽不定。等水娘经过，他叫住了她，似乎对水娘说了什么。

水娘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，只见她点了点头，醉醺醺地走开了。

易厢泉怪异地微笑了一下，那似笑非笑的神情有些扭曲。那是一种骄傲和哀凉同时混杂凝固而成的表情。

易厢泉将目光投向人群，不知在看什么。夏乾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但也只看到乱哄哄的人群而已。

他在看什么？

夏乾不知道，于是把镶嵌了大块翠玉的紫檀弓箭匣子悄悄放在酒坛边。这里有好多酒坛子，大小各异，一直摆到外面长廊上去。

易厢泉见夏乾来了，便站起，拄着拐悄悄走出来。热闹的厅里众人不是吃喝就是观舞谈天，没人注意到这两人。

“背着弓箭跟我来。”易厢泉沉声道，没有再多说一句，只是一瘸一拐地向后院走去。

望穿楼的院子一如既往的荒凉。夏乾一来这里就会有莫名的恐惧。呼呼的风声，听来像是整个院子在不住地喘息。

易厢泉跛着脚在前面走着，来到井口附近。井口已经被封上了，这次是用厚石板牢牢封住的。易厢泉绕井一周，随即便坐在井口附近树丛里的一块石头上，忽然开口道：“你去找一个好位置。”

“你要我射向哪里？”

易厢泉理了理衣衫，语调平和：“也许是我的附近。”

“明天开城门。”夏乾面无表情，开始麻利地卸下弓箭匣子，“青衣奇盗没抓住，方千不明不白地死了，所有人却在大厅里喝得烂醉。”

“只要我们清醒就好。”他在一颗粗壮的大树后坐下，轻轻抚摸粗糙的树皮，仿佛那是此时最重要的事。月光穿过树枝缝隙在他的白衣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

夏乾百无聊赖地拾起一颗石子投进湖去，猛地水花四溅，波光点点。

“你动静小些。”易厢泉皱了皱眉头。

夏乾咧嘴笑了一下。他已经来过这个小院数次，夜晚的院子也是见过了。月下，柳树垂下浓密的枝条似乎把浓墨染的绿滴入湖水中去。月亮在黑湖里留下一捧清亮的圆影。夏乾还是坐不住，折了树枝挥舞，又胡思乱想起来。

“今夜要做一件大事，”易厢泉站起来，走到大树后面站着，“生死攸关的事。”

易厢泉的话如同石子入湖泛起波澜，在黑夜荡漾开去，波光粼粼却陡增凉意。

夏乾一惊，故作平淡地道：“自然不会失手。虽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也不知道你要我射什么。”

“等着。到时候看我眼色行事。”易厢泉朝他点了点头。

夏乾应了一声，趴在望穿楼一层腐朽的木板上，嗅着木板潮湿的气味，将院子的大半景致收于眼底。而易厢泉也安静地在大树浓密的枝干后坐着，凝视远方。

二人不知道要在这里等待几个时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们都感到手脚发麻。

如果用弓箭的人手无法发力，必然难以射中。于是夏乾微微动了动，靠在破旧的柱子后面。

就这样，二人等了整整一个时辰。

西街的音乐声一直不断，原本安静的人们在蒙眬的酒意中躁动不安起来。而这种喧闹声使得原本紧张的二人心中更加烦躁不安。

夏乾彻底厌烦了，到底要等多久？自己到底要做什么？一动不动，秋风又凉，吹得人困倦不堪，夏乾这样想着，竟然蒙蒙眬眬地睡了过去。

好在睡得不沉，只是打个盹。模模糊糊地，他想起了方千死的那天，一幕一幕——盖住方千的白布，满脸哀伤的人们，易厢泉坐在那里，玩着手中的瓶子……

夏乾突然想起，那个瓶子，他见过。

他不仅见过，还碰到过。

就在这时候，易厢泉从远处丢来一颗石子，恰好打在他头上，夏乾一下子清醒了。他慌忙抬起头，想对易厢泉说话，却发现易厢泉神情不对。

就在这时，远处有个人向这边走来。

按理说，后院是不该有人进来的。易厢泉和夏乾能进来，是因为他们提前跟官府打了招呼。

夏乾心里一阵紧张，话到嘴边却咽了下去。他握紧手中的弓箭，看向那个人影。

那人慢慢走近，灯光清晰地照射在他的脸上。来人脸上遮着白布，虽然如此，但夏乾认出那人来了——那个人，他太熟悉了。

夏乾好像被雷劈了一下，又像是有什么人掐住了他的喉咙。

那蒙面人走近了，走路稳健又斯文，仿佛只是路过这里而已。他站到井边，只是站着。夏乾以为他会像方千一样拼命地把井打开，但是他没有。

那人走到井边的树下，手里抱着一坛酒，另一只手提着一盏灯笼。灯笼不是普通样式的，很精致，有点像花灯，却是白色的。

那人放下酒坛，把灯笼系在树上，如同对待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灯光又一次投射到他脸上。夏乾紧握弓弦，他看清了来人的脸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易厢泉在这时候突然站了起来。夏乾大惊，本以为是二人皆隐蔽在此，来一个瓮中捉鳖的。他这一下站起，夏乾想张嘴喊住他，但是发不出声音。易厢泉走路不稳，一瘸一拐地向来人走去。

来人听到响动立刻警觉地回头，他看到易厢泉明显震了一下，却平

静地没有任何移动的意思。灯光照在蒙面人的双眸中。他闪避了一下，合起了双眼，像是硬生生把一本书合上，不让人翻起阅读。

“夏家的仆人名字是按照二十四节气排的，据我所知，还未有‘惊蛰’二字。”

易厢泉出乎意料地开口，夏乾吃了一惊，他说这话完全没有来由。

来人沉默了。易厢泉看着他，又道：“惊蛰，春雷萌动万物苏醒，是春天的开始，寓意不错。小泽可以去夏家先做下人，做妾终究不是一条好路。唯有相爱的人才能终身相伴，若非如此，金钱和门第只是一道一道的锁，把一个年轻姑娘一辈子锁在那里，这才是世间最大的不幸。”

易厢泉看向眼前的人，目光很是诚恳。

傅上星缓缓地摘下脸上的白布。他一动不动，墨发如云烟，脊背挺直迎风立于树旁。他双目没有焦距，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般，沉静得像黑湖的深水。

[1] 麻贲（má bēn）：中草药，味辛平。主五劳七伤，利五藏，下血，寒气，多食，令人见鬼狂走。久服，通神明，轻身。

第八章 易厢泉破解谜案

方千死的那日，易厢泉手里的蓝色瓶子——装着砒霜的瓶子，正是夏乾无意间在傅上星那里看到的。

那是夏乾第一次调查西街去问傅上星问题之时发生的事。当时方千面色苍白，傅上星说要给他看看，还说“刚才夏公子碰倒的药就挺不错的”，夏乾自行离去也没有再管。

挺不错的药？

夏乾脑袋一片空白，他此刻才清楚一点，傅上星他……

“易公子的脚伤好了吗？”傅上星温和地笑着，只是轻叹，“易公子此时定然是知道我的底细的，公子是真的无所畏惧，还是对我过于信任？”

“二者都是。”易厢泉安然，他缓缓上前几步道，“你可以站在我面前无所畏惧，我也可以。”

“我不是个好人。”傅上星淡淡道，灯光让他的表情显得那么怪异。

易厢泉只是低头道：“你当然不是。”

傅上星眼睛闪动一下：“易公子真有胆识，那么显然，主动权在我手里了。”他笑道，下意识地攥紧左袖，“在我坦白之前，请公子把知道的都告诉我，比如……什么时候怀疑我的？”

他的声音很轻，似是耳语。

“你应问我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方千的，毕竟你没有动手。”

傅上星点了点头，在井旁的石板上安然坐了下来，抬眼看着易厢泉，如同一个茶客在听人说书，竟然显得悠闲自在。

猫头鹰扑棱棱地飞过，穿过粗壮的树木。银杏树飞下零散的青黄叶子，轻轻扫过易厢泉身旁。易厢泉笑得有些僵硬，唯有夏乾才能看出易厢泉每个笑容背后隐藏的情感——他在掩饰自己的不安。

“我第一次遇到青衣奇盗的那夜，街上没有什么守卫。方千说，自己接到了调动守卫的信，落款是我，但是信上的字会消失。在焚毁之际，他意识到了骗局的存在，所以赶紧采取措施，终于留了一小片，上面是‘方’字。”

傅上星蹙眉，易厢泉紧盯他的双眼接着道：“‘方’字纸片的四周是圆的，有被火烧的痕迹。这就奇怪了。我们烧东西，可以从信的角落开始

让火焰蔓延，或者从中间燃起向四周蔓延。那一个‘方’如果是开头方统领的称呼，至少会留下纸片的上边缘、左边缘。”

易厢泉单只手拄拐，另一只手却悄悄抚上腰间的金属折扇：“此外，还有七节狸。据夏乾讲，青衣奇盗偷窃那日，方千见过七节狸，但是他没认出来。方千自幼长在庸城，如果他认识，那么他为什么要隐瞒？”

傅上星只是笑笑。

易厢泉自顾继续道：“这两件事都是与青衣奇盗有关的。因为当日我不在场，这都是听夏乾的描述。要说疑点，任何人都有。”易厢泉顿了顿，接着道：“那我们不妨把青衣奇盗的事情抛开来看，单纯从西街的事情谈起。”

傅上星笑道：“我本以为你会从我这里深挖下去。”

“青衣奇盗与你有关联，与方千也有关联。用‘同谋’这词也太重了，倒不如说，你们都被那个贼利用了。”

夏乾听到这里，震惊了一下，这又是怎么一说？云里雾里，不清不楚。

“青衣奇盗的事我到时候自会处理，我也不会放过他。”易厢泉忽然正色，“时间宝贵，相信先生也不愿多提他人。”

易厢泉看了一眼远处张灯结彩的厅堂。而傅上星没说话，只是低头望着井上的厚石板。

易厢泉接着道：“你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问题，是关于红信和方千的。在这之前却不得不提起一个女人，她才是整件事情的起点，也是你犯下大错的源头。”

傅上星依然没有任何反应，他抬头望着黑湖和那边高大的银杏垂柳，似听非听的。

“碧玺一定是个很好的女子，”易厢泉直勾勾地盯着傅上星，“只是她得了一种病，一种比肺痨更可怕的传染病。这病如果蔓延会给全城带来巨大灾难，即使消息传出去也会让人恐慌。这病连几岁孩童都知道，人人避之不及，因此水娘隐瞒了真相，说是肺痨。可是事实呢？这件事只有水娘和你这个郎中清楚。红信和她是同样的病症，显然是被传染的。看红信的房间再也明显不过了。这种病会毁掉一个美丽女子的容貌，会毁掉一个琴技一流的琴师，毁掉一个书法家，毁掉一个青楼女子的全部。消失的镜子、飞溅的墨汁、凌乱的诗词笔迹都证明了这一点。她不想看见脸，而且什么东西都再也拿不稳。因为她的面容被疾病毁去，手脚也残疾了。那么什么病有如此症状呢？”

“麻风。”傅上星轻轻吐出两个字，那样轻松，却隐隐透露出哀伤。

夏乾向傅上星看去，却看不懂他的表情。漆黑的、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天空映衬着不远处灯火通明的厅堂，荒诞的喝酒声、嬉闹声飘散在夜空里，却离他们这么遥远。

傅上星的暗色衣袍被遮蔽在大树的阴影里。

在这苍茫夜色下，易厢泉却是一身白色，在暗夜中显得突兀，却又让人感觉自然而安心。他的声音也不同于这黑夜，淡然而沉稳：“你倒答得轻松。现在的人们对于麻风病总会感到恐惧，我不甚了解，但近日翻阅先生的书籍，倒是收获颇多。这种疾病让人恐惧，它也足以致命。而发病的人更令人恐惧——毁容、残肢，视力也会受到影响，整个人可谓不成人形。一个女子得了这种病，怕也是难以接受自己的。”

傅上星什么话也没说。面对傅上星的沉默，易厢泉语气越发冰冷，平淡中带着些许指责：“为了碧玺，你很残忍。”

傅上星突然苍凉一笑，比秋日寒霜还要炎凉百倍，让夏乾为之一颤。

“她值得我残忍。”随即他颇有兴味地转向易厢泉，眼里却黯然无光，“易公子到底知道多少内情？”

“关于碧玺，几乎是所有。”易厢泉只是望着他，目光中竟有怜悯之色。

他们二人含混的对话让夏乾很难听懂，他唯一听懂的，是碧玺和红信都染上了麻风。夏乾心里犯嘀咕，水娘居然藏着麻风病人，西街居然还能顾客盈门！

麻风一直被认为属“不逮人伦之属”的恶疾，得病之人或毁容或残体，外貌丑陋，不似人形，若是死亡也不能留得全尸。它传染性极强，人们在唐代时才对此病有些认识，有隔离一说，故而有些地方有“麻风村”的存在。

傅上星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：“残忍？对碧玺就不残忍？呵，孙思邈早已对麻风病的病理做了详述，疾风不出五种，即是五风所摄，麻风病不一定致死。不过是种病而已，得病了就治——人们为何惧怕？”

他的话虽平淡，眼眸中却掠过不安与愤怒。

傅上星微微闭起双眸，待他睁开，不紧不慢地问道：“我与碧玺之事……易公子是何时起疑的？”

“最初那晚，我与你在医馆相见。桌上燃着红烛。若非有患者进门，

你是不会点燃它的，太贵了。我淋雨进门却未见人，而红烛却是一直点燃的。你知道我会受伤，你在等我。”

傅上星惊讶道：“只凭借一根蜡烛就……”

“当初只是好奇而已。后来发现小泽夹在书中‘乾坤何处去，清风不再来’的字样，这种诗不适合这样的女子，显然指的是夏乾的表字。”

提及曲泽，傅上星眼里微微闪光，良久才道：“她喜欢夏公子，我知道。”

“记得我与先生见面，问过先生名姓的问题。本家姓傅，但是非医药世家却取了傅上星为字，而傅上星是一个穴位。我当时笑言猜测小泽姓曲，竟然猜中。这也是因为曲泽穴的原因。很好解释，先生行医，你与小泽的名字都是你取的，都是穴位名称。”

傅上星挑眉：“这有何干？”

“我生来就喜欢猜测，多数猜测并无根据。你为自己取名，而且是在你学医之后。有可能小泽与你是在那之后认识的。你与小泽毫无血缘关系，不同姓名却同种类，显然两个名字皆是你行医后取的。论性格，小泽与谷雨很像，并无很强的尊卑观念，还有同样的机灵，这是因为她们生长的环境类似。性格多决定于人的早年经历，虽然早年生活艰辛不尽如人意却有兄长的守护，这是谷雨的生长环境。如果小泽与她类似，那么必然也有一位如同兄长一般的人守护小泽，可见你与小泽当真亲如兄妹。但有不可忽略的一点——你们不是亲兄妹。”

傅上星眉头一皱，易厢泉接话道：“恕在下唐突，先生英俊多才，小泽可爱而且是情窦初开的年龄，年龄相配且性格相投，毫无血缘关系但是长久相处，为何不生任何情愫？小泽喜欢夏乾，而先生也对小泽没有男女之情。这就奇怪了。”

夏乾听到这儿吃惊了：易厢泉这个人整日都在想些什么！

易厢泉倒是不以为意，继续说：“只是我的胡思乱想而已。其中有种极大的可能，那就是双方都有爱慕的人。小泽的情感易于体现，可是先生你呢？初次见面，我只闻到药的味道，你身上一点脂粉气息都没有。”

傅上星本是愣住的，突然就笑了：“易公子真是……”

“先生会喜欢什么样的人？先生相当出色，所认识的女子也不会差的。先生兢兢业业，那么你的心上人多半是行医时遇到的。如今的女子通诗词的不少，有才艺的也不少，性格温婉的也很多，但是限定在庸城却少了。如果先生真有爱慕之情，为何不去见情人？为何隐藏得毫无痕迹？我打听过，大家都不知上星先生有什么喜欢之人。如果我的假设都成立，那么先生必然与此女常见。如何常见？久病才能常见。为何不

见？死去才能永别。”

夏乾这时趴在木板上，心情却激动不已。这种媒婆才会关注的男女之事，居然被易厢泉这木头看了个透，还乱点鸳鸯谱，点来点去居然点到了点上。

“这是我在事发前闲来无事所想，也没有拿它放在心上。毕竟可能性太多，说不定你只是不喜欢女人。”易厢泉本想开个玩笑，可这玩笑开得也太尴尬了一些，随后接口道，“但是我耳闻碧玺之事，才突然有所怀疑。她符合所有的条件，但是身份低微。我这几年行走江湖倒是积攒了一些看人经验，人与人常在一起，观念也会彼此互融。小泽不重视身份地位，这显然是受了先生你的影响。一个好的郎中，自然不论病人的身份一律接待——如此，你与一个青楼女子不顾及身份地位毅然相恋的可能性真的不小。”

傅上星抬头，漆黑的双眸中除了诧异还显出钦佩之色：“人心难测，易公子虽然年轻，竟可看透人情，猜透人心。”

他啧啧一声，嘴角泛起一丝苦笑。

易厢泉没有接受他的褒奖：“这未必与年龄有关。我这种猜测实在浅薄至极，甚至可谓无聊透顶。但是除此之外，可疑的还有红信的名字。”

傅上星有些讶异。

“红信的名字是碧玺起的。这本是预选名，但最终碧玺弃之不用，是因为‘红信’本身的用意不佳。红信、碧玺、鹅黄、湛蓝，乍看之下皆为颜色，实则不然。红信是一种石头——红信石，先生有什么联想吗？碧玺给红信起名字的用意，本想指代颜色，然而红信石可以制成一种剧毒之药，民间叫砒霜，也是鹤顶红。”

夏乾听得瞪大眼睛。易厢泉那日口中喃喃“砒霜”二字，竟然是这个意思。

傅上星苦笑，垂下头去：“易公子翻过我的药石书籍？连这都能被你看见，我实在太小看了你，居然留你住在医馆。”

傅上星此时显得轻松许多，而易厢泉一如既往地淡笑。月上中天，冷冷清清。院子里看似两人，实则三人。夏乾窝在角落，越看越紧张。

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放箭？反正傅上星是坏人，倒不如……

只见易厢泉轻轻将一只手背后，不易让人察觉地动了动。夏乾看明白了他的手势。

不要轻举妄动。

好，好！不动就不动！夏乾咬咬牙，收回了弓箭。他已经冻得直哆嗦了。

“先生的医书，我这几日一直在看，显然碧玺是知道红信石的用途的。但是一个青楼女子为何知道这个？也许是为了起名字特意借阅的书籍，也许是凑巧看了某本医书得知，也许是有人告诉她的。若说诗词，烟花之地感叹风花雪月的诗句不在少数，青楼女子都会。而药理之类的书籍与知识，又能从哪里得来？一个被隔离的妓女能接触什么人？答案当然是郎中。先生博学，碧玺好学，可见先生并不是看完病就速速离开的，二人谈论诗词、药理的可能性很大。如此一来二去更加证明了……”

微微起风吹皱一池湖水，微光粼粼，风吹上身却觉寒冷。夏乾收了收肩膀，他此时明白了一点，易厢泉若是诚心给人做媒，定会叫这全城媒婆都丢了饭碗。

想必傅上星也惊讶于易厢泉的这种识人功力：“易公子……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就是一个算命先生，有时也帮忙破些小案，取赏金。”易厢泉坦然笑道。

傅上星惊讶：“早知市井传闻，但我仍未料到你真的是以算命为生。”

“其实只是个管闲事的人。”

“本以为算命先生都是带着八卦图招摇撞骗的。”傅上星喃喃。

易厢泉从怀中拿出曲泽给夏乾的绣帕，又拿出碧玺的绣帕：“两块帕子的针法类似。也许通过你，碧玺将绣法变相地告知了小泽。这些都是很小的事，星星点点，矛头却全都指向你。难道先生以为，我只是因为怀疑你和碧玺的关系才在此地等你？根本不用怀疑，我刚才已经问过水娘了，我所言句句属实。”

傅上星呵呵一笑：“听易公子的口气，似乎了解的远远不止这些。”

易厢泉嘴上笑着，眼里却有说不出的寒意：“先生知道碧玺……是怎么死的吗？”

傅上星坐在井边，听到这里轻微地摇晃了一下。夏乾看不清他的表情，而他也没说出一句话。

易厢泉看着他，目光很是犀利：“我猜，你不知道她怎么死的，只是知道了她尸体的下落。如果先生想知道真相，那么只能从我这里得知，并且我一定将我所知道的全部告知你。”易厢泉突然冷冰冰地道，“因我什么都清楚，包括红信染上疾病的事，还有她焚烧麻贲叶子一类药物的

事。”

傅上星突然泛起哀凉的笑意：“我早就不配做一个郎中。请易公子从头至尾讲述，我……洗耳恭听。”

他话音落下。朦胧之中可见夜行鸟飞过的影子，像一团黑影般悄无声息地划过天边。它们只是一闪而过，又飞进无边的黑夜里，再也寻不到踪迹。

露珠无声地凝结在即将败落的树叶之上，悄然滴下。易厢泉所站之处被月色洗得发白，如同他不肯脱下的白色孝服一般清冷。他缓慢、略带沉重地吐出真相：“若我猜得不错，杀了碧玺的人就是红信。”

夏乾大惊。傅上星安然地坐着，并未有一丝反应。

“碧玺失踪的当夜，夏乾他们听到了碧玺惨叫——源于过度的痛苦或者惊慌。就在短时间内，碧玺失踪了。她去哪儿了？湖里。这是最有可能的，但是却被认定为不可能，因为湖上结冰。但是来年金莲花开放、湖中有她的东西却没有尸骨，至少证明了她在湖里，或者说‘曾经’在湖里。”

听及此，傅上星轻颤一下。

“那么问题就此产生，她怎么掉进去的？显然是掉进湖心，而且是在短时间掉进去的。四周冰面完好，没有人破坏和走过的痕迹——夏乾一再肯定过。如果应了水妖的传说，那么水妖会从湖心出来，蛇形的妖怪脖颈很长，可以叼走岸上的人。从空中掠走一个人，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，却很具有参考价值。”

傅上星轻轻皱了皱眉头。

易厢泉的眼中虽哀凉却闪着光：“从空中再到湖中，不破冰面，毫无痕迹，水妖叼起人来，似乎是唯一的可能性。但那并非自然之物，根本不符合常理。

“我想过种种可能性，要把一个人扔到湖中，这可是异常困难的事。速度、高度、角度——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，而且保证人不能乱动，乖乖听行凶者摆布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而且，何须用这种杀人方法？恕在下直言，只不过是一个患病的青楼女子，她怎么被杀的，不会引来太大关注。而用什么特定工具将人从空中抛出又明显太过复杂，没有实施的必要。

“既然想不通，于是我换个思路，谁有可能做这件事？如果单凭猜测，杨府尹当时在夏乾旁边，水娘与碧玺关系太密切，青楼的一干人等都有嫌疑……但如此细算，红信的可能性最大。她身为碧玺的贴身侍女，与碧玺的关系太过紧密。既然这群人都有嫌疑，那么不妨来假设，

如果我假定红信就是杀害碧玺的人——一个弱女子。那么，怎么能满足我的假设？

“再把思路换回来推断，我们还原当时的情景。当时红信一定是和碧玺在一起，在哪儿？房间？院子？当时正好是正月十五，西街人数众多，为何偏偏在那时候下手？当时围墙外一派热闹景象，女子正是爱玩的年纪，自然也不会待在房里，但是一个手脚残废的病人能做什么？”

夏乾一震，下意识地盯着远处那棵高大的树。

“有一种东西深得女子喜爱，尤其是闺中待嫁的小姐。碧玺出不了门，自然可以用此娱乐。正是这个东西，却把她送进……”

“她究竟是怎么死的？”傅上星突然冷冷地发问，他狠狠地抓着石板，眸似利剑，隐含着怒火。

易厢泉淡然地望着远处的树，语气平淡。

“秋千。她们当时在玩秋千。”

傅上星一愣，立即转头看去。

“大概就是那棵树。”易厢泉用手指了指湖边一棵高而粗壮的树，“我让夏乾测量过这个院子的宽度、树高，只有那棵树最合适。关于秋千，我刚刚在酒会上问过水娘，确有此物。如果我的推断没错，当日她们二人正在玩秋千，红信在推，碧玺坐在秋千上。推到一定高度，红信只要用锐利的东西割断一根绳子，比如刀、剪子甚至簪子，秋千就会失去平衡。力道巨大，而碧玺的手有残疾，本身就难以抓稳绳子，在瞬间一定被甩出去。”

傅上星只是怔怔地望着那棵树，树上还挂着短短的绳子。

易厢泉认真道：“先生常来这里，必定知道此地原来是有秋千的。后来消失，至于什么时候没有的，先生如果肯回忆一下，自然比我清楚。那棵树上还挂着绳子，我刚才仔细看过，绳口被割开了，绳子短短地坠下一截。然而重点就在此了。按照夏乾的测量，以红信的身高——开井那日我亲眼所见——如果踮起脚尖也难以到达树木的高度。如果我的推测正确，那么红信当时用什么东西割断了秋千的绳子，割口位置应该比现在所留长度更低，绳子下垂会更长。当秋千一边断掉，碧玺因为被扔出去在空中叫了一声，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把人引进来。红信的动作必须快。她砍断了秋千的另一边，把秋千板子藏起来，自己也躲起来。此时，水娘进门来了。躲过水娘是非常容易的，可是再接着，杨府尹就带人来了。”

夜很静，易厢泉的声音异常清晰地飘到夏乾的耳朵里。夏乾思考着，觉得易厢泉所言存在不合理的地方。

“的确，我的叙述有难以解释之处。”易厢泉竟然和夏乾想到一起去了，“首先是搜查。杨府尹带了这么多人，难道没发现院子里还藏着红信？再说绳子，留得很长就很引人注目，惹人生疑。最奇怪的是碧玺的尸体。按照常理，如果人溺水，尸体不会当时上浮，以后也会浮起来。但是，碧玺的尸体没有浮起，却在枯井里被发现，那么，一定有人移尸，而且在短时间内移尸。如果我没猜错，红信以前就动过杀人的念头，不过她没有计划。有可能是玩秋千的时候，碧玺的某些言论使得红信临时起了杀人的念头。但是，这种临时起意的做法居然成功了，原因是什么？”

易厢泉看向了远处的枯井：“让红信躲过搜查、有剪断绳子的身高、可以在守卫中移动尸体，这样的人，太少了，正是因为太少了，范围才缩小到不能再小。有人帮助红信。既然是帮凶，那么，很明显了。这就是第一个案子的结果。谋杀并无计划，掩盖罪行者与杀人者不是同一个人。”

傅上星没有答话，他只是从怀中掏出了杯子。他弯下腰去“噗”的一声打开了酒坛，浓香顿时溢了出来。夏乾赶紧拉紧弓弦，生怕他做出什么事来。然而却听到液体流入杯子的哗哗声，傅上星举杯一饮而尽。

酒坛不小，但傅上星只用单手就提了起来。夏乾本以为傅上星是斯文的读书人自然手无缚鸡之力，但从目前情况看来，那可未必。

夏乾看看易厢泉，嗅到了危险的气息。如果傅上星采取什么极端措施，怕是易厢泉腿脚不便，根本无法躲避。

易厢泉并没有理会傅上星，继续道：“所以，方千出面了。他负责处理好尸体，红信不久也挂了牌子。但是方千却离开了，其中的缘由我不清楚，但是大致可以想象。方千一向为人不错，能做出这种事——不算是杀人，但也是伤天害理的事，明显是顾念到红信的原因。按照内心推断，一个官差与一个杀人犯在一起，只有两种结果，要么沦为同类，要么各奔天涯。”

“易公子当真未过而立之年？易公子的某些推断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，而有些却单凭人心猜测，竟然也能说对事实。”

易厢泉对傅上星的夸赞并没有太大的反应：“我不过比夏乾年长几岁。”

夏乾听到此有些恼怒了——别人夸你年轻能干，你却拉我下水，是在炫耀我不如你么？不如就不如，本来就不如，何必提它一嘴呢？

只听易厢泉继续用平平的声调陈述道：“我得到红信写的诗，多数是情诗，但是有《氓》，这是典型的弃妇诗。她与其中女子遭遇有点像，大概是写在方千离开她之后。看那笔迹，如果我猜得没错，那时候她已经得病了，这才握不住笔。”

他顿了一顿，继续道：“麻风之症，极易传染，老幼和妇女更容易得病，但往往要长时间之后才会发病。所以，碧玺死的时候红信还是安然无恙的，但其实她早就染上疾病，注定活不长。”

易厢泉的语调沉了下去。杀人事件之于旁观者而言只是场跌宕起伏的戏，然而对于当事人而言却未免太过残酷了。

傅上星慢慢喝着酒，他喝得不快，像是生怕自己喝完了一样。

风起叶落，大片的银杏叶似下雪一般，短时间就铺满了院子。

易厢泉站在地上，像是对着秋叶自言自语。

“红信得了病自然要请郎中，所以你就去了。我不知道你怎么认定红信和这件事有关的，但是你确定是她杀了碧玺。你怎么办？你当然恨到想杀了她，但是你不能。因为碧玺失踪了，无论死活，你都想找到她。天下唯一一个知道碧玺在哪儿的人就是红信——你当时是这么认为的，那时你还不知道方千与此事的联系。就算知道，方千也远在千里之外，所以你残忍地、用各种方式逼迫她说出来。碧玺为人善良，虽然病重，美貌丧失却依然和善待人，还有情郎照拂。然而对于红信而言，碧玺是痛苦生活的根源。要照顾一个麻风病人，不知要用去多少时间精力。旁人看来，这里的丫鬟是靠着双手吃饭的清白人。然而在青楼，她们下人的地位还不如歌舞伎。红信想要挂牌，怕也是因为方千的缘故，这也算一段风流佳话。依照水娘的性子，碧玺不死，红信就得照顾她，一直照顾着。谁愿意耗尽青春来陪一个病秧子？她虽然心有怨气但并未动手，只是日日劳累，日日思念，日日没有希望地劳作，日日在青楼里做地位低下的丫头——这种怨恨归于碧玺，终有一日，也许她们谈到了什么，触及了红信心中的怨恨，这才造下悲剧。”

易厢泉轻轻闭起双目，道：“干燥的草堆是容不下一丝火星的，一冲动就会燃起大火。”易厢泉的语气突然加重了，似是告诫一般看了看傅上星，像是将话说给他听的。“红信挂牌不久，情郎已去，她也发病了。她还年轻，却整日被关在一个破旧的房子里，没人说话，没人听她的倾诉。身体残疾、病痛终日折磨，姐妹被自己杀死，恋人离开，无亲无故，水娘对她也不太关心，唯一和她有外界联系的人却是自己的仇人——你。先生不用惊讶，红信不傻。她当然知道你要害她，但是她没有做任何反抗。她反抗有什么用呢？你给的致幻药物，她没喝，倒在炉子里烧掉了。因为她心里还残存着信念，她不能死。红信知道如果把碧玺的所在地告诉你，那么她自然活不成。”

傅上星突然笑了一下。

“你笑什么？她这么苟且地活着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其实你和她是一样的人。”

“你想说，因为我们都是杀人犯？”傅上星淡淡问道。

“不，”易厢泉摇了摇头，“你想找碧玺，她为了等方千，双方僵持着，说是为了爱，倒不如说你们都是自私的人。”

傅上星没有答话，像是默认。

易厢泉语气加快：“你按捺不住，于是就想到了麻贲叶子的主意。这种药在中原不常见，焚烧、食用都会使人对这种味道上瘾。红信孤独无助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这个东西上瘾并不奇怪。只要让她在意识不清醒的时候说出碧玺所在的地点，你的目的就达到了。”

“不久，方千回来了。一切一切，就从城禁开始。方千回到庸城，红信自然想见他。飞鸽传书，这是她喜欢养鸽子的原因和唯一目的。但是在这之后的种种细节我就不清楚了，先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简言之，双方因为各自原因，或者某种阻力，”易厢泉别有深意地看了傅上星一眼，“没有见到彼此。”

傅上星继续不断地饮酒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夏乾把弓箭紧握，有些沉不住气了。易厢泉说了一大车的话，到底何时结束，自己何时放箭，却是一概不知。

易厢泉轻微而缓慢地往前挪动着：“我在最初听到红信跳楼那日，就已经断定，这绝对是一个特别的案子。我之所以说是跳楼而不是跳湖，是因为她根本没有跳入湖中——纵使所有人都听到了清晰的、巨大的落水声。原因很简单，院子太小，经过夏乾的测量我才知道——跳湖距离不够。”

夏乾一愣，他知道碧玺跳入湖心距离明显不足。然而测量之后才明白，楼高不过两层，即便能落入湖水中，这样跳下去，摔不死，溺不死。

“这一点真的是奇怪。她选择了一种暴露于群众目光之下却难以让人看到自己尸体的方法。而她的目的单纯明了：她想见方千，却没脸见方千。她忏悔，她没有勇气活下去。显然只有一种方法，死前或死后见方千最后一面，最后与碧玺葬在一起。”

听到“碧玺”二字，傅上星又轻轻颤抖了一下。

“那么红信是怎么死的？夏乾在楼下发现了碎瓷片，阳台上的栏杆上有什么东西碰掉灰尘的痕迹。仅凭这两点，就完全讲述了她自杀的全部。红信跳下楼去，接着传来巨大的落水声。她没跳到水中，那么她去哪儿了？落到地上？显然不可能。她是用东西系在自己身上，也许是绳索之类的东西，系好之后就跳了下去。但那落水声音又从何而来？有没有可能是水击在东西上发出的声响？夏乾说过，正对着红信跳楼的地方有碎片，而且土地出奇地湿。那么我们可以模拟出这样的场景：红信腰上系了绳子，她跳了下去，踢倒了盛满水的水缸，水缸倾斜，水哗的一声流下去撞击地面发出声响。部分碎片掉到地上，部分残留在二层。接

着，就有几种可能了。第一，红信把绳子系在身上，跳下去之后收拾了碎片，在二层的房间等着方千。第二种可能，红信把绳子系在了脖子上。她跳下，人也吊着死去。收拾一切的人是方千。这就衍生出了问题，红信究竟是吊死，还是服了毒，随后见了方千最后一面才毒发身亡？不论如何，我觉得当时抛尸的人是方千。他是一队人马的统领，行事方便。和当年搬运碧玺一样，抛尸不会引起什么怀疑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面色苍白，不是因为疲惫，而是因为经历了无法想象的痛苦。背起自己曾经心爱之人残缺不全的尸体，把她扔到井里去，看着她无人祭奠、无人知晓地永远躺在黑暗的井底彻底腐烂。一切由自己亲手所做，怕是一种永世的痛苦。”秋风卷着他的话音渐渐远去。

傅上星喝了一口酒，笑道：“易公子真是厉害。”

“是呀，”易厢泉居然承认了，“我的确比你想象的厉害。这个案件推断到这里，就很不错了。”

傅上星听着听着，突然笑了：“我根本不是案犯，我是清白的。我只是逼迫她说出碧玺的尸体所在，去井边祭奠了一下而已。红信和方千畏罪自杀，是他们咎由自取。”

然而易厢泉拉拢了围巾，皱着眉头，眼神却比秋夜的湖水还要冷几分。

“我该走了，易公子，”傅上星慢慢站起身，带着一丝酒意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结束了。”

“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。”易厢泉看着他，说了这样一句话。

傅上星惊讶转身，易厢泉慢慢走到井边，开始慢慢讲述。

他很是平静，把红信死去那夜发生的事讲得一清二楚。

红信穿着一身大红的衣服站在望穿楼上。她看了看楼下的人。人很多，大多数只能依稀辨认出一个身形，但是有一个人却显得很是特别。他穿着武服，站在最前头，站得笔直。红信眯着眼，看着那个人。这个人的身影是那么熟悉，隔的距离虽然远，但是她似乎能想象出对方的神态和心情。红信想通过他模糊的身形看到他摇摆不定的心。

她转过头来，狠了狠心，纵身一跃，“哗啦”一声踢翻了楼下的水缸。水流发出巨大的撞击声，而自己也被腰间的绳子拉住。她手脚不灵便，尽可能快速解下绳子，踉踉跄跄走到了井口边上。覆盖在井口的大石早就被推开了，露出了月牙状的小井口来。门外的声音很是嘈杂，脚步声混乱而急促。红信知道，方千就在那些人里面。

她其实不想连累他，但是也许……

红信看了看井口，吸了口气，整个人将身体探过去，一下子跳入井中。

井口不深，但是在井中飞速落下的感觉并不好，而井底躺着的另一具尸体也已经彻底腐败，这也是红信罪孽的源头。红信跌在井底，浑身剧痛，闻着恶臭，有些想吐。她抬头看着井口，井口被大石遮盖住，只留下一道弯弯的圆弧。外面的夜光射进来，圆弧微亮，像是月亮的形状。

周遭嘈杂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很快地，叫喊声，水声，杨府尹焦急的声音，水娘的乱吼……这些都不是她想听到的声音。

月光很明亮，射进了井口。

很快，一个人的脚步声近了。它和别人的脚步声是那么不一样，这么熟悉。红信的心狂跳起来，她抬头看着井口圆弧形的天空，像是看着天空最美的月亮。

一个人出现在井口，他有着黝黑的脸、浓黑的眉、干净的眼神。是方千，他看向井底，他的脸遮住了夜空的微光。红信抬起头来看着，在这一刻她露出了笑容。她见到他了，他出现了！他会帮她，像当年一样！

“方……”这个字还在她喉咙里打转，方千就换上了惊恐的神情。惊恐，厌恶，嫌弃……这些表情像是字，一笔一画地写在了那张坚毅的脸上，也一刀一刀刻在红信心上。接着，他消失了。就在最短的时间内，大石头被悄然推回到了井上，夜空的光迅速被遮住了。红信难以置信地看着最后一抹夜光从她的眼中消失。她怔了片刻，这才明白自己被彻底丢弃了。

她喉咙动了动，再也难喊出这个名字。井边，方千站定，怔怔地盯着被深草隐藏的井口，气喘吁吁。在一片昏暗的光线中，杨府尹兜兜转转地上前，问道：“有什么发现？”

“没有，杨大人，”方千眼神空洞，脸色苍白，“什么也没有。”

易厢泉站在落叶丛里，安静地讲完这个事件，另外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

“这就是真相。在拘捕方千之前已经派仵作看过，井口的土壤能辨别出来一道拖长的脚印，证明有人用大力将石头推上了。除此之外，在用石灰处理尸体之前，我委托仵作查了红信的尸体。”

易厢泉看着傅上星，眼底压抑着愤怒：“她是自己跳的井，并且在井底活了一天一夜才死。”

傅上星没有说话，却突然笑了一下，“红信带病，喝这么多药，终日疯疯癫癫是不会想出这么复杂的自杀方法的。一切都是你。你千方百计地从红信嘴里问出了碧玺尸体的下落，”易厢泉看着他，眼里透着强烈的谴责，“等她说出藏尸地点，你就赶紧来到楼下的井口边上，亲自推开井口的石头，你……”

“恨啊。”

傅上星说了两个字。他的声音像是叹息：“我看到碧玺躺在井底这么多年，尸身腐烂，不成人形……我真的恨他们……不过，女人真是好骗。方千本来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和希望。但是他归来之后，二人却没有见面。我同红信说，不妨赌一把，方千见到你会如何。是不顾一切叫人把你从井口拉出来，还是为了掩盖罪责把井口盖上。”

傅上星放下手中的酒杯，看着远处的井口，笑道：“我提前一天，告诉了方千，记得看看井里。他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，只以为当年的罪责败露了，惶恐不已。当夜，他看到井口开着一条缝，等他过去看，可算是明白了。可是他自私呀，好不容易从战场上捡回了命，加官封爵，又怎么能和杀人案产生关系呢！他看到井底有红信一定很吃惊。红信看到他也一定很惊喜。”

傅上星顿了顿，突然大笑道：“我就是想让他们体会一下那种感觉。”

远处厅堂里觥筹交错，灯影摇曳，似乎又有缠足舞姬出场，在白棉窗上投下俏丽的身影。这边与那边，似乎不属于同一世界。

夏乾在一旁愣了半天，冷风吹来，吹得他心底异常寒凉。

“你承认了？”易厢泉眉头一挑。

“为什么不承认？方千的死也是我造成的，我把砒霜给了他，告诉他，红信石可以做成砒霜，如此死法自然不错。”

听到这里，易厢泉像是舒了一口气：“你全都承认了，你愿意向衙门投案？”

傅上星一怔，不可思议地看他一眼，随后哈哈大笑。他仿佛听到了今夜最大的笑话，笑得前仰后合，笑得格外刺耳，直到连眼泪也笑了出来。

“衙门？你要我去衙门投案？碧玺出了事，那群狗官管过什么？破案了吗？我当年想给碧玺赎身，水娘不肯，开口就是一百两银子！其实是指望着我医术高超，能把碧玺治好再去接客！可笑，多可笑！我拿着凑齐的一百两银子去找杨大人当说客。你知道他怎么说？他一听是赎妓女，连我喜欢谁都不问，语带嘲讽，说玩玩就得了。他那个神态，我至

今都记得！一来二去，把银子也扣下了！”

他字字锥心，声音发颤。风越发大，吹起他的衣袍飘扬在黑夜中，如月下被风吹散的云。“那年冬天，碧玺去世，尸骨无存，我和小泽是怎么过的？医馆难以维系，吃住都是问题，小泽偷偷跑去夏家借钱……我、我还有什么？易公子，我的那点感情在旁人眼里什么都不是！什么都不是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！”

夏乾在一旁愣着，心越来越凉。他在傅上星的话语中听到了别的信息。自己的母亲开始张罗让曲泽过门，就是从那年冬天开始的。自己往外借钱，欠条堆成山也不会去看它一眼。而母亲借钱，不是借，而是一场人钱交易。在银钱和地位的作用下，曲泽对自己单纯的喜爱在旁人的推动下逐渐变质，变成了一个是否“娶妻”的可笑问题。这个“妻”是夏家用银子买的，为了管住自己，为了传宗接代。

夏乾彻底僵住了，他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心寒过。天空灰暗，落叶飘零，傅上星整个人也像飘零的落叶，眼中看不到任何神采。

易厢泉垂下头去，没有再说一句谴责的话，不知道是不想说还是说不出来。

他慢慢地、不引人注目地向后退去，这动作引起了夏乾的注意。经过刚才的一切，夏乾彻底想明白了，自己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保护易厢泉。

傅上星只手把杯子灌满酒，静静地摆在井上。随后又从自己的里衫中拿出一只杯子，又倒了一杯酒。这第二个杯子，与第一个没什么区别。一般人都把东西放在怀中，但是这杯子是从里衫掏出来的。易厢泉突然向夏乾这边看了一眼，夏乾立刻会意。

傅上星稳稳地端着酒杯，欲送到唇边。夏乾拉紧弓弦“咻”的一下，就听见玉器破碎的声音。傅上星诧异地后退一步，只是一瞬，原本握杯子的手已经空空如也。

傅上星诧异地向左手边看去。杯子早已支离破碎，被巨大的冲力带到一边的地上，只剩下满地的碎片。

一支箭插在了酒坛上。

不，不是插。这支箭穿透了酒坛，几乎完全没入，只剩一小段羽毛露在外面。

酒坛裂开了一道小缝。箭上的羽毛还在微微颤动，霎时，酒坛发出一阵“嘎啦”声。插箭处的缝隙正在逐渐变大、变长，像一只黑色的长虫爬过酒坛。酒坛受不了压力，一股股细流从缝里拼命地挤出来。

“咣啷”一声，酒坛碎了，香气弥漫。

这箭就如同那日青衣奇盗射向水缸的弓弩，然而此箭力度与弓弩一样，但这却是人力所射。

傅上星难以置信地盯着酒坛，随后向反方向望去。夏乾慌忙躲起来，傅上星却笑了：“‘平明寻白羽，没在石棱中。’同飞将军李广一样的箭术……夏公子不必躲了。”

夏乾听到这话，也不知该不该移动了。傅上星冲易厢泉一笑：“多谢易公子了。”

他声音温和，语气如同春日明媚的阳光。易厢泉大大地松了口气。

“易公子怎会知道我要饮酒，而且第二杯酒杯上涂了毒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但我估计一个郎中的自尽方式也只有服毒。况且庸城郎中极少，你是最好的那位。你服毒，基本来不及救治，也难以救治。”

“那易公子怎不怀疑我的酒中有毒，却知毒在杯中？”

“你没有听完真相，在我叙述完之前是不会寻死的，但是也不排除你服用过慢性毒药的可能。所以，我今日在医馆便关注你的饮食和饮水，连你身上的药包、药丸都检验过，在大厅里你没能走出我的视线。尔后来我来到这里，也继续让人盯着你。你带的酒——从医馆拿的，被我换掉了，”易厢泉笑道，“你不该让我住在医馆的。”

“那么，这个杯子呢？”傅上星眉头一皱，端起第一只酒杯。

若是他将身上的第一只酒杯涂毒，易厢泉也无可奈何。

哪知，易厢泉微微一笑。

“被清洗过。”

傅上星吃惊：“杯子我一直贴身放着，两杯皆藏于怀中，一个在里衫，你们不可能换走；一个在外衫，也不容易掏出。从我怀中拿杯子却不被发现……谁做的？”

易厢泉迟疑了一下：“本想让侍卫去做的，而后听说西街某人自愿去换杯子，而且保证不被你发现，我便同意了。”

“天啊……”傅上星叹气，“易公子是打定主意不让我自尽。”

“对。”易厢泉的回答简短而有力。他站着，手中的拐杖仿佛与大地的血脉相连，坚强无比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没资格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自杀这种行为，不高贵，不壮烈，不体面。它和谋杀的本质是一样的，都是人世上极恶的行为，都是在用暴虐手段夺人性命。你举起刀、举起剑、举起毒酒杯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懦夫，这种行为是对生命本身最大的侮辱。”

“为何不在医馆对我说出真相？”

易厢泉只是叹了一口气。

“矛头全部指向你，我却没有直接证据。西街一案，你没有动手行凶，没有出现在现场，但是你却去西街的巷口目睹了一切。你犯了案，唯一的证词就是你口中的‘急诊’。”易厢泉盯着他，目光如利剑，“先生，在青衣奇盗盗窃当夜，你是接了急诊才去的西街。你接的是谁的急诊？红信用生命下了赌注，不会再去请你这个仇人坐诊。是有其他人前去请你坐诊吗？妓女？小厮？如果有的话，你现在告诉我，我马上去核实。”

傅上星一愣，苦笑一下。

易厢泉摇头：“根本没有人去找你。你那夜没有急诊，是你撒了谎，丢下受伤的我，自己主动去的西街。你要亲眼看看红信是不是从楼上跳了下来。你撒了两次谎，一次是对曲泽，一次是对前去找你问话的夏乾。如果你不希望我把曲泽也叫到官府做证，请你主动去衙门认罪投案。”

傅上星有些讶异：“易公子说了这么久，竟然真的只是为了劝我投案？以前，有很多人劝我不必对案犯浪费这么多口舌，这是没有意义的事，直接把恶徒送进衙门就是功德一件了。至于日后的刑讯、逼供，都只是官府的一种例行手段，”易厢泉看着傅上星的眼睛，恳切道，“但我从来都不这么认为。人人都有心，哪怕是案犯也有。只要把真相讲述清楚，案犯都可以接受自己不光彩的过去，坦然面对罪责和惩罚，这才是‘伏法’的本意。我游历七年，解决案件几千起，那些案犯从不恨我，只有一个人扬言要报复我，他还是个疯子。”

外面的厅堂里传来一阵刺耳的笑声。那里歌舞声鼓点声不绝，似乎所有人都醉倒一片，笑成一团。男男女女叫喊着，在一片诡异的热闹气氛中大笑。

后院的三个人都没说话，只觉得这种声音格外刺耳，从耳朵刺到了心底。

易厢泉垂下头去，没再多言，觉得这些嬉闹声分明是最大的讽刺。

灯笼在风中微动，幽幽地照射着深绿的树木，灯影摇晃，像是在叹息。傅上星走上前去，轻轻摘下灯笼，像是摘下心中的灯火，像宝贝一般捧在手里：“大盗横行，肆意妄为，虽然只偷不值钱的小物却让朝廷颜面无存。朝廷用了这么大阵仗去围剿，派了这么多精兵去抓贼，可是想当年，没有派一个人来查西街的案子，一个都没有……一个都没有啊。”

傅上星看着易厢泉，眼中竟然没有一丝恨意：“易公子，只有你。哪怕剩的时间很短，哪怕只是妓女失踪，哪怕你受了剑伤血流不止，你也会出面查案。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过什么事，但我知道，如果你真的相信官府，你就会带着官府的人像围捕方千一样围捕我，一切等到入狱再谈。但你看到了，方千被捕，所有的人都很高兴。只要任务完成，案子了结，他们根本不在乎抓了谁，哪怕抓的是自己人。易公子，你和官府的那些人不一样，我真的希望，我是真的希望……”

他看着灯笼，热泪从眼中流下：“我真的希望你能早点出现。碧玺被害的那年冬天，如果你能出现在庸城，红信和方千可以受到惩治，碧玺的尸体也会被找到，她就不用躺在井底这么多年……”

他怔了怔，突然笑了：“我不会去衙门的。我不去，我不想去。”

易厢泉的脸色难看了起来，看向了旁边的夏乾。

“你请夏公子来，一来是怕我自杀，二来也是等我承认犯下的罪故而做个见证。我不在乎名节，说我是杀人恶鬼，我也毫不在乎，但是曲泽在乎。”傅上星抬头看了看夏乾，眨了眨眼睛，“这件事有个更好的解决方法。你们……就和她说我是为情所困，好吗？”

傅上星笑了一下，有些意味深长。突然，他袖子一甩，重重地打在酒缸上。本来斜斜地倒在地上的酒缸又滚了几下，残存的酒一下子流淌在井的四周，像一只伸展开来的手，以恐怖的速度张开了指头。酒香瞬间弥漫在空气中，把这口枯井包裹得严严实实。

瞬间，夏乾的心突然抽搐了一下。

易厢泉一下子僵住了，他刚要抬起手，像知道要发生什么，也像要挽留什么——

只见傅上星瞬间把手里的灯笼摔在地上，“呼”的一下，竟然燃起了熊熊大火！

夏乾一下从楼板那儿跳出来，但是眼见火光瞬间就包围了傅上星和那口井。酒的浓度太高，在周围一洒，太容易起火。附近全是野草和飘下的银杏叶子，有酒做引物，一下子就可以点燃！

夏乾想去把傅上星拉出来，可是距离太远。他下意识地望向易厢泉。

而易厢泉站在那里，像是不能动了一般。

“你怎么回事！快救火啊！你身后就是湖……”夏乾疯了一样地喊着，可易厢泉就是不动。他脸色苍白，像是见到了毕生最害怕的东西。

夏乾愣住了。

易厢泉怕大火？他居然也有害怕的东西！

夏乾立刻跳到易厢泉边上，把他连人带拐杖，一个趔趄拉开推到湖边。他想找东西盛水泼过去，毕竟井口和湖水是有距离的，烧不过来，但是水也过不去！

四下一看，夏乾急了，周围没有盛水的东西！

眼见火光中傅上星的影子似一道黑烟，要随时消逝而去。他咳嗽着，同时似乎仰头吞下了什么东西，突然倒地了。大火一下子就包围了他，快速而又猛烈，就像吞噬了周遭的草木一样轻而易举。

夏乾震惊，难道傅上星手里还有药？一个郎中躲过搜查身上带着毒药，这简直易如反掌。易厢泉怎么也防不住的。

火越来越大，就像是要烧上天空去。屋内的嬉闹声仍在继续，似乎没有人发现后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傅上星再也没能发出任何声音。

夏乾很是绝望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看了一眼易厢泉，想问他到底要怎么办！

然而在浓烟和热浪中，易厢泉颓废地跪坐在地上。他脸色惨白，双目空洞，像一只失去魂魄的残破木偶。他脖子上的围巾滑落下来，露出一道红色的疤痕。

“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过什么事，但我知道，如果你真的相信官府……”

傅上星的话在易厢泉耳边回响，一下一下地燃烧着他有些残缺的记忆。

慢慢地，他浑身开始颤抖，仿佛回到了童年的一个梦魇里。

第九章 幕后真凶终现形

从前有座山。

山处于洛阳城郊，没有名字。多年之后，山神将它悄悄地搬到别处去了。而山下有一条江，江也没有名字。

太阳似乎刚刚撤掉最后的红霞，只留得西边天际的一丝猩红，随即堕入黑夜。江畔的渔火燃烧着，夜色逐渐将湖面包裹起来，隐隐约约地，能看到江面上一条破旧的渔船。

一个老翁坐在船头，嘴里叼着根嫩嫩的芦苇秆。打鱼人都是用网的，他不是。他只是剥着嫩生生的芦苇，之后拴上绳子放入水中。

这种鲜嫩野草的气味，对于鱼儿有致命的吸引力。

老翁闭起了眼打盹儿，但似是未睡，仔细看，能看到他眯起来却发亮的眼睛。

忽然间，只听水面发出一阵轻微的扑腾声，竟有鱼儿上钩了。

老翁咧嘴一笑，猛地一下提起芦苇秆，一条小小的、漂亮的鱼被钓了起来，上面还闪着金光。

“好漂亮的鱼！不吃了，给你养吧！”老翁看着鱼，回头爽朗大笑，他面朝江岸，但是江岸上黑黑的一片，根本看不到人影。

“喂，你快过来看看！”说着老翁又是一阵笑声，他扬了扬手里的鱼冲着黑暗处喊道，“别藏了，出来吧！偷看啥呢？要不等下鱼就死了。”

这时，江畔突然冒出一个少年，他好奇地张望了一下，犹犹豫豫蹚着水过去了。

“哟，别蹚水过来，衣服脏了，师母会怨你的！”说罢老翁轻转船头，慢悠悠回了岸。

少年止步了。渔火中，他看起来有点瘦弱，十一二岁的样子，个子已经很高，模样清秀，穿着浅色的长衫，脖子上围了一条围巾。他板着脸，缺少少年人的活泼，可是双眼充满了灵气，双目的神采比渔火更加明亮。

老翁下了船，把鱼给了少年。鱼略带金色，像是富人家养来赏玩的，很难想象江水中有这样的鱼。

少年接过鱼，迅速弯腰放入水里。

“哟哟，好端端的为什么放了呢？”

“为何不放呢？”少年用他清澈的眼睛看着鱼，鱼儿在水中扑腾一下，慢慢地游到湖水之中。

老翁一撇嘴：“拿去养着不好看吗？金的呢。”

少年摇摇头：“总有金色的东西，我又何必都据为己有？这鱼这么小，小鱼是不应该钓的，它应该游回去找它爹娘。”

少年沉默片刻，不知道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：“你怎么钓的？”

他仰着脸，带着一丝好奇。

老翁笑道：“用芦苇啊。”少年一脸不信，老翁又道：“你觉得钓不上来吗？”

少年哼一声：“芦苇太过柔软，根本承受不住鱼的力度。”

“哈哈，你小子不懂。芦苇这么软，却是有韧性的。打结，要像发丝一般精细，鱼儿可以恰好咬住，也可以正好卡喉。”

少年低下了头，用脚踩踩水花，哼一声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“我昨天教了你什么？背下来了吗？”

“从天而颂之，孰与制天命而用之。”少年哼唧道。

老翁弯腰开始装篓，慢吞吞道：“蛇打七寸，苇也如此。在适当的地方曲折，在适当的地方缠绕，苇也可以变成钩，这是人为。生老病死，旦夕祸福，人看似是不能违背自然的，但是可以通晓自然规律做出改变，这是人类的胆识和智慧。傻小子你懂吗？”

少年头一偏想了想，随后低下头没说话。

老翁把手里剩下的芦苇递给少年：“不信天命，但信人为。回去自己试试就知道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”

少年接过芦苇，这是老翁递过来的一根特殊的芦苇，从鱼的嘴里拔出来，还带着血丝。它不长，上面有一个细小的结。不像吉祥结，长得竟然像龙须钩。

少年痴痴地看着，而老翁却突然开口了。

“厢泉啊，你知道你名字的含义吗？”

少年点点头：“我只听师母说，厢泉，是师父酿的一种酒。我的姓取

自《易经》。”

老翁点头，又顺手拿起一根芦苇。

“厢泉酒，这是东厢房的泉水所酿的酒，很普通。以泉为名，酒却是本质。执着之心如烈酒，淡泊之性如清泉。我希望你不骄不躁，永远沉下心去追你所愿。你师父我一辈子就待在这乡下破屋子里，研究几本破书，不想做大事。可是你……不一样。过几年之后，师父老了，走不动了，你就替师父出去跑跑。”

少年愣了一下，芦苇在他的手中随风摇摆。

“我……去哪儿？”

老翁慢悠悠道：“中原，西域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”

“我不想去，我就想当个郎中，治病救人。”

少年说得很认真。

太阳早已隐去了脸。月下湖光山色如画，渔火闪亮，芦苇低语，这种景色深深地映在少年的明亮眼眸里。他看着小舟，看着湖水，认真地说着：“当郎中可以救好多人。”

“好是好，可是学医救不了宋人。”老翁调皮地眨眨眼，笑着继续道，“厢泉哟，你这孩子，其实聪明得很。聪明的人，通过一朵花便可知晓时令，通过一滴水就可以看到海洋。你的洞察力、联想能力、推理能力，远在同龄人之上。”

少年嘟囔一声：“我怎么不觉得……何况，这些所谓的能力，并无用处。”

老翁哈哈大笑，惊得岸边水禽一下子飞入夜空，似要穿月而去。

“有无用处，他日便知。但你要记得，聪明归聪明，正义仁爱之心断断不可缺，记住没有？”

少年不耐烦地应了两声。

老翁满意地点点头，背起鱼篓。师徒二人踏月归去。

“师父，”少年突然开口，看着江畔的点点渔火，“如果我真的这么聪明，我为什么记不住以前的事？”

“五岁以前的事吗？这谁记得啊？”

“我只记得一场大火。”少年停住了脚步。

师父也停住了脚步，似乎不想让他说下去。

少年木然地看向江边的渔火：“一场大火，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师父，我从哪儿来？我的爹娘究竟是谁？他们是不是遇害了？凶犯是谁？官府没有查出来吗？”

渔火沉默地燃烧着。师父背着鱼篓，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回答。

少年若有所思，却不再发问了。

天应该已经亮了很久了。只是今日秋雨蒙蒙，天空灰暗，洛阳城的清晨就来得晚了一些。小贩、官差、行脚商人似乎都没有早起的心情。

衙门的鼓响了。

“咚咚咚”，击得沉稳而有力。

值夜的衙差被鼓声惊醒，揉揉眼，暗骂了一声。

一般清晨击鼓都是急事，报案人在惊慌失措中一通乱敲，但今日的鼓声却敲得格外镇定。

衙差推开大门，惊讶地看着门口的鼓。

鼓前面放着一个小凳子，凳子上站着个小孩。

“谁家的孩子！没爹没娘吧，敢来官府胡闹——”

衙差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，只是第一次见到这么“勤快”的孩子，在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冒着细雨来恶作剧。

再一看，小孩的衣服全都湿了。似乎是走的山路，脚上全是泥。他的个子不像成年人这么高，够不到门前的鼓，所以搬了个馄饨店门口的长凳，踩在上面击鼓。

小孩转过头来，十一二岁的样子，消瘦，但是眼神却显得沉着冷静。他放下鼓槌，下了长凳，行了礼：“有冤要申。”

他的举止不像个胡闹的孩子，姑且称为少年人。衙差一惊，思忖片刻，看着他被雨水打得狼狈不堪的小脸，有些心软。

“你进去到屋里站一会儿，等府尹大人起了再说。”和一个少年客客气气，衙差摇摇头，觉得自己疯了。

“府尹大人是个好官吗？”

衙差不知道他会这么问，只得敷衍道：“是吧。他常说自己是。”

少年很满意地点点头，进了门，很守规矩地站在门房的屋檐下。衙差想接着打盹，但又好奇：“你姓什么？家住哪里？可有亲人？有冤要申？”

“我叫易厢泉，家在城外山上，没有亲人，有冤要申。”少年答得中规中矩，却显得丝毫不热情。这样的谈话方式让人接不起下句。衙差架着胳膊看了他一会儿，也没问什么，昏昏沉沉睡过去了。

不知少年在屋檐下站了多久，府尹大人终于醒了。

待人通报之后，少年被带到后堂。府尹大人穿着随意，显得有些不耐烦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我很忙——”

“不上公堂吗？”少年看着大人，沉稳得像个成年人，“我有案要伸冤。事关我双亲被杀一事，望大人明察秋毫，重审旧案！”

府尹大人眉头一挑。案子先不提，但根据他多年的为官经验，这孩子谈吐不俗，往往出身富贵人家。他只怕孩子来头不小，心头一紧，忙问：“你父母是谁？”

见大人热心起来，少年有些激动：“不知道。”

大人眼睛一瞪：“不知道？不知道报什么案？”

“事发七年之前，我太过年幼，实在是记不清楚。只是知道父母居住地，位于现今司马大人宅邸附近。若您查查卷宗，也许可以查到当年一场大火——”

大人眉头一挑：“你父母认识司马大人？”

“不知道，应该不认识，可是我师父认识。”少年有些着急，“我只知道师父当年在洛阳会友，陪着司马大人去看新宅，偶遇大火，把我从火中救出来……”

“你师父是谁？”

“邵雍。”少年低下头去。

大人“哦”了一声，清醒了几分。案情不重要，知道孩子背后有谁才重要。邵雍是当今有名的理学大家，虽不做官，却与朝中重臣有些来往。大人盘算一下，问道：“那你师父怎么不来衙门说这件事？”

“他和我说，都过去了，火灾只是一场意外，让我向前看。”少年突然抬起头，扯落了脖子上湿漉漉的围巾，露出了一道红色的疤痕，“我虽然记不清楚，可是这疤痕却是铁证。这是利器所伤，而且我隐约记得有

人……反正就是有人进了我们家！肯定是他放了火，这根本不是意外！”

大人卧在椅子上，打了个哈欠，挠了挠胸口。

就凭这孩子的只言片语，一个正常的、理性的成年人很难当回事。七年前的宅子着了火，即便不是自家人不小心酿成的意外事故，也很有可能是小偷小摸闯空门被主人发现，情急之下打翻了油灯。简言之，这就是个小案子，甚至不是案子。

“你是自己回家去，还是等着你家人来接你？”大人吐了一口气，尽量很和蔼地讲话，“要是你师父来，你就先去吃些点心。”

少年的眼神冷了几分。

“你不打算查？”

“这种小案都不会记录在册。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若是有亲戚知道这事，也会来寻亲的。可是……什么都没有。”大人伸了个懒腰，走出门，背着手看着门外的秋雨。

“我懂了。这件事对你而言是小事，微不足道，不足挂齿。只是，百姓的事无小事，官府的存在就是为黎明百姓、为天下苍生谋福祉……”

“你这话都是从哪里学的？”大人好歹是个进士，最讨厌有人说教，还是被一个孩子。这一番话激起了他内心的文人傲气——即使这傲气已经蒙上三层灰了。他皱皱眉，招呼少年过去，想教训少年一番：“官府，为国而生，因国而存在。你看见花园里那面墙了没有？旧了，要塌了，我们只能保证那个墙不塌。懂了么？不塌就行。至于那些小裂缝，让它裂去。”

他说得通俗易懂。易厢泉顺着他手指的地方望去，墙面淋在雨里，死灰一样的颜色。

“你……不管了？”

“我没有管的必要。”大人怒极反笑，心想，我连和你说话的必要都没有。

“你不是个好官，”少年很是平静，“你眼里的小事，是百姓一生的大事。墙上的每一道裂缝，都是别人生离死别的痛苦。”

府尹大人一愣，从来没听过有人敢这么说自己。也许是心血来潮，今天和这个聪明孩子多讲了两句。可是这个孩子句句不饶人，自己自恃涵养甚高，也终于忍无可忍了。

“带他走。”府尹大人朝下人说着，生了一肚子气。本来想说“带他滚”的，想了想孩子的师父，还是没说出口，又气不过，遂冷笑道，“你

现在还是一张白纸，有很多棱角和缺角的地方，日后你的棱角会被磨平、缺角会被填满，但你无论如何都要先学会做人，长大之后也不要自以为是。”

少年很聪慧，马上听出了他的意思。少年吸了口气，仰起脸直视他，仿佛自己已经长大了。

“我想给天下人击鼓鸣冤的机会，我想让坏人绳之以法，我想让死去的冤魂得以安息。我何错之有？错的是你。”

不等大人发话，也并未说一句道别，少年猛地转身，抬头挺胸出了府衙。可是天却并没有变晴，雨依然在下。他走着走着，突然委屈地哭了，整个人像一只失魂落魄的落汤鸡。

顺着大路走，要走很久才可以去城郊。再顺着小路走，很久才可以到达半山腰。少年哭着走了很久，鞋子上全是泥土，身上冷冰冰的。

苏门山在雨中显得格外青翠，绿意一片。小溪旁边有一座茅草屋，它在细雨中显得有些破旧。草屋的门口有一个很大的菜园，种着青菜和萝卜。菜园旁边盛开着大片的牡丹花，花下一只小狗在躲雨。

在牡丹花园外面，站着两个人。他们着急地喊着，像是在找人。

“厢泉！”师父和师母看到了他，赶紧跑上来撑起伞，“傻孩子，你去哪儿啦？别哭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”

少年赶紧擦了擦眼睛，抬头看了看师父和师母。

他们神色焦急，眼中透着关心，说不定比父母更爱自己。只要有他们在，也许亲生父母就变得不那么重要……也许三个人可以一辈子在一起。

少年突然觉得很幸福。

易厢泉倒坐在小毛驴的背上，呓语了几句。

此刻，西街后院火光漫天，终于惊动了厅堂里的人们。众人救火、处理后事，等到尘埃落定，早已到了三更天了。

夏乾拽着毛驴麻木地在街上走着，疲惫地闭上眼睛，他太累了。刚才他所经历的事，像是已经过了几日光景一样漫长，却也不敢回想。

驴蹄声嗒嗒作响，夜晚的巷子很安静。烟花巷子那里还有余烟，像是宣告着什么事情的结束。易厢泉趴在驴背上，又开始在梦中呓语，来来回回只有几个词。

爹，娘，师父，师母……

断断续续地，他似乎总在重复这些词。

夏乾扭头看着他，心中免不了暗叹。易厢泉怕火——堂堂易厢泉居然害怕大火！在夏乾眼里，易厢泉虽然有时候故意戏耍自己，但是他聪明智慧，深谋远虑，受过极其特别的教育，不应该惧怕任何东西。

夏乾摇了摇头，踢了一脚路上的石头。

易厢泉不过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，和自己差不多嘛。

再看西街的余烟，夏乾总觉得一种恐惧的感觉从心底蔓延起来，他之前的恐惧都与之不可比。他不怕青衣奇盗，不怕朝廷大员，不怕突变的事故。但是他今天怕了，人在生死之间，力量居然这么渺小。

夏家的宅邸已经近了。府前标着“夏”字的灯笼数盏，绵延了整条街道。几个下人在门口巴望，拿着厚的锦缎棉衣，眼巴巴地等着夏乾回来。

夏乾不知怎么的，心中有些不是滋味。他停下了脚步，用孔雀毛扫了扫对方的脸：“喂，到了到了。”

易厢泉慢慢地睁开了眼。风微微地吹着街边的银杏叶，乌云散去，留下繁星，细碎如沙地躺在夜空之中。

在一阵阵秋日的凉风中，易厢泉很快认清了今年是哪年、自己又在哪儿。至于梦中隐隐出现的江畔、师父、秋雨、官府、草屋……他揉了揉眼，把这些细碎的记忆悄悄地埋在心底。这些事他很少对人提及，却在心里悄然生了根，长出了荒草。但是如果外界刮起了狂风，荒草被吹动，根茎被拔起，心也有些疼。

夏乾注意到了他的不对劲，低声问道：“你还好吧？”

“还好。”易厢泉眼睛闪动了几下，很快回过神来，利索地下了驴，“傅上星希望保留一些名节，不为自己，也为了曲泽。既然真相已经揭晓，人也没了，就不必和曲泽据实相告。”

“那要怎么和她说？衙门那边怎么交代？”

“说他殉情。”易厢泉拍了拍驴子，“你不用担心这些，到时候我去说。你只要嘴巴严一些就行。”

夏乾认真地点点头。大管家夏至从大门内出来问话，夏乾敷衍几句，习惯性地扯了一些谎，便和易厢泉一起进了夏宅。二人进屋坐定，暖炉燃起，热茶滚滚。

夜深，院子中的喧闹声也少了。房内很是安静，二人各有所思。渐渐地，二人的呼吸都平稳了，却都无精打采，屋子里透着一股丧气感。

易厢泉看了夏乾一眼，率先开口："你在想什么？"

"西街的事只能如此了，可青衣奇盗又究竟去哪儿了？"夏乾胡乱搪塞。

"也只能如此了。"易厢泉答得淡淡。

夏乾把脚跷到了椅子上，眉头一皱："这次行动的关键就是抓贼，贼没抓到，犀骨筷也没了！你以前不是挺厉害的吗？十六岁那年就破了个大案，这次我总觉得你不可能让贼逃跑。何况他还可能是七年前……"

夏乾很识相地没有说下去。

"没关系的。"

易厢泉居然这么淡然，有些不正常。夏乾不明所以，于是瞪他一眼："别找借口，跑了就是跑了！"

易厢泉有些不服气："你这是在怨我？那贼可从你眼皮底下溜掉过。"

"当然，我射中了他，但是他还是跑了！"

"我指的不是这个。"易厢泉指了指他的头，"是谁打晕了你？"

夏乾一愣，他忘记这件事了！

"当时青衣奇盗在院子里偷犀骨筷，我射中了他，之后被打晕了，这样说来……那贼有同伙？"

"在一日之内想出调虎离山的计策，如此大费周章，还要短时间内来回奔跑数次，若是仅有一人根本无法做到。他偷窃这么多次，官府居然没看出来，"易厢泉嗤笑一声，"青衣奇盗一直都不是一个'人'，而是一个两人以上的团伙。"

夏乾愣住了。一个人的案子好破，一伙人的案子可就难办了。

易厢泉的眼中闪着微光，微光中却带着笑意，问道："倘若真的有多个同伙，那么他们要偷东西，会怎么样？"

"混入庸城府。"

"不容易进入呢？"

"那么就找地方悄悄地盯着庸城府！踩点。"

"去哪儿比较好呢？"

易厢泉问得不依不饶，夏乾只得老实回答。

“视野好、离衙门近，又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——”他说到这里，突然停了一下，立刻回过神来了。

易厢泉笑了：“是的。青衣奇盗和你想的一样。风水客栈是最好的地方了。离庸城府近、视野好，而且没什么人。前几日他们想要害我，只怕是一直待在客栈某个房间里，晚上出来放迷香，再溜回隔壁房间去，所以，不论怎么在街上巡逻，都找不到他们。”

夏乾心里突地一跳。青衣奇盗躲在风水客栈里？他们居然躲在衙门对面，易厢泉房间隔壁，真是贼胆包天！

“那管客栈的周老爹呢？”

“那几日他应该不在店内，也想不到店内进贼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明日还是去找他问清楚为妙。”

夏乾心里瞎想着，猛然，他眼前浮现出一个人影，一个小小的、不起眼的人影。

“你有没有见过客栈的小二？”

易厢泉愣一下：“那客栈有小二？没见过。”

“就是挺矮的，尖声尖气的。”夏乾有些慌张。自己去客栈寻找易厢泉那日，明明见过一个店小二。

易厢泉挑眉，思索片刻，看向夏乾：“这么重要的事你为何不早说？说不定他就是——”

闻言，夏乾脸色变得苍白。

店小二是青衣奇盗？打死他都不相信。

夏乾想了想，争辩道：“他未必是，也许真的是周大爷找来的帮手！纵使是，那也只是青衣奇盗的同伙。青衣奇盗本人可不是那样，他挺高……”

易厢泉一摆手，夏乾自从射箭之后，把青衣奇盗的外貌描述过无数遍，滔滔不绝，不厌其烦。

“可是，我被打晕之后呢？青衣奇盗跑了，显然没出城。可是城里搜遍了！如今只剩下几个时辰，也应当去找找看呀！”

“没必要。”易厢泉只是看着那开得灿烂的秋海棠已有了颓唐之势。花下，哥窑盆子仍然泛着它独特的光彩，只要不破碎，就可以安然存放

千年百年。有些东西一直都在。既然在，那就不急于一时。

“日后自然会相见。”易厢泉脸上没有什么过多的表情，烛火也没有为他的脸多添上任何颜色。

“你是说，他日后还会偷窃？”

“不一定。”易厢泉轻轻刮蹭着紫檀木的桌面喃喃道，“他偷了八个扳指、四支簪子、一双筷子、一只鼎、一根灵芝。”

“八，四，二，一，一……”夏乾愣住。

“对的，不过依我看那灵芝肯定不算数，因为不同类。这批东西的制作时间是春秋末到战国初。当时你听到这个时间，自然想起一个人来，我也是。”

夏乾惊道：“鲁班？”

易厢泉点头：“鲁班，最好的木工。”

夏乾沉默思索，易厢泉紧接着道：“我虽然不知道其中联系，但是多少想到一点头绪。鲁班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匠人，虽是木匠，也是天下数一数二的。与他相识之人，朋友、徒儿，也都是手艺绝伦，但不全是木匠，也有金匠、制作玉器的人。他们这些人的特点，是将天下精绝的机关术存于脑中。比如鲁班，有人说他做过会飞翔的木鸢，木鸢放入皇陵中而后被项羽放出。如若真的，他堪称神匠。”

“这又如何？”

“青衣奇盗偷东西的目的绝不单纯。用大手笔去偷不值钱的东西，显然那东西有大用处。八、四、二，我只是猜测，这么规律的数如果作机关之用，怕是可能性极大。他们可能要打开什么东西。锁制特别，用八个扳指、四支簪子、两根筷子来打开。鼎和灵芝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。再看‘八四二’均为双数。如果是某种器具需要用这些东西开启，那一定做得十分对称。”

夏乾觉得易厢泉在胡诌，却又觉得他此番言论必有出处，只是不愿意细讲。然而夏乾还是觉得忧心。万一是真的呢？他心中一沉：“若是真的，这么算来，他已经都偷全了！那青衣奇盗以后岂不是要销声匿迹？”

“恐怕是这样的。”

易厢泉以为他还会问些什么，然而夏乾只是沮丧地坐下，无力发问。这时天空已现鱼肚白，空气中弥漫着破晓的寒气。

易厢泉见他打蔫儿，只是一笑：“但是，此事另有玄机。我在青衣奇盗偷盗前发现了点东西，而且事后也证明了……”

“什么东西？证明什么？”

易厢泉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手里的金属扇子，“夏乾，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我是指青衣奇盗的盗窃方法——他用的盐水，利用密度。”

夏乾紧皱眉头颔首道：“我也觉得奇怪。他如何做到的？”

易厢泉转身推开窗，一阵冷风吹进，紫檀木桌上烛影晃动。他望着苍茫而逐渐褪去的夜色，说道：“从时间和人物开始联想，春秋末战国初的一位不得志的诸侯王，与一批有才能的匠人有往来。那么，诸侯王究竟想干什么？为权。他被幽禁，如何采取行动？”

夏乾一怔：“和外界联系？”

“对，联系的方式就是送密信，用食盒之类的东西送信。一个被幽禁的人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与外界沟通，因为一日三餐必不可少，如此沟通不惹人怀疑。”

夏乾突然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想到这些的？”

“城禁之前吧，我还没到扬州呢。你别问这些有的没的，打断我思路。”

夏乾一脸震惊，觉得易厢泉未免太过深谋远虑了一些。

易厢泉毫不在意继续道：“我思来想去，觉得事情不对劲，于是产生了一种大胆的设想。我第二日晨起一起看犀骨筷，细细地看，果然，”易厢泉笑了，“那不是普通的筷子。”

“我没听明白——”夏乾难以置信地盯着易厢泉，“‘不是普通的筷子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晨光已然射进屋子，易厢泉逆光侧过脸去，清秀的脸上扬起淡淡的笑容，虽然平淡，却透着绝顶的自信。

“那犀骨筷做得太精细了！它有条几乎看不见的切缝，要很仔细地开启，细细地把栓子抽出来才能打开。那筷子里是中空的，而且里面有东西。”

夏乾这下精神了，他猛地蹿起大声而急切地问：“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”

“是个小东西，很奇怪，但我估计它很重要。”

易厢泉这话让夏乾一震，他瞪大眼睛：“那到底是——”

易厢泉笑了笑，没有言语。

“好，好！你不说！”夏乾咬了咬牙，踹了一脚椅子。

易厢泉神色飘忽不定而避重就轻：“在发现那东西之后，我才觉得万根犀骨筷是可以辨别的，毕竟只要拆开来看就可以了。但是数目庞大，一根一根地辨别也要很久，可行性很低。工坊正在制作赝品，箭已离弦，我把真假犀骨筷放入水中辨别，发现它们都会下沉，自此相信自己可以成功。哪里知道青衣奇盗会一捧一捧丢到盐水里去……”

夏乾皱眉：“可是差别很微小。”

易厢泉的表情有些凝重：“在制作赝品时，少了二十根，我让工坊补上了。现在想想，这二十根应当是提早就被青衣奇盗偷去了，将其中一根赝品挖成中空，二十根犀骨筷全部倒入水中，再往水中倒盐。直到中空的那根浮上来，由此记录盐水比例。”

说到此，易厢泉叹了口气。

夏乾脸色微变，想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可是，筷子里的小东西现在还在你手里，对不对？”

易厢泉笑着，却没说话。晨光照进了屋子，已经快到寅时开门的时候了。夏乾死盯着易厢泉，等着他的答案。

“东西在他找不到的地方。”

夏乾怒道：“好哇！怪不得你不着急！你也不要得意，青衣奇盗也逃了！”

他把“逃了”两字咬得很重，唾沫都快喷到了易厢泉那张发笑的脸上。

“为了那东西，青衣奇盗可能折回来取。”易厢泉说得肯定，晨光照在他身上，一身白衣像被绣上了金线，“也就是说，他没有把真正的东西偷走。”

他抬起头看着朝阳，眼睛却比朝阳还亮：“案子破了，东西也守住了。我们赢了，夏乾。”

见他那个得意样子，夏乾忍不住想打击他：“几日前他还在风水客栈，如今你不知道他躲在哪里？”

易厢泉沉思：“非要让我想，也就只有几种可能。譬如西街巷子，甚至有可能和我同住在医馆，毕竟最危险之处最安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傅上星。”

夏乾听到傅上星的名字，心又隐隐痛了一下，不知怎么的，易厢泉脸色也不好看。

“他和青衣奇盗勾结。”易厢泉不痛不痒地说。

“怎么可能？”夏乾干笑两声。

易厢泉叹气：“他八成当时正在干什么坏事，正好被青衣奇盗撞见，然后被要挟了。方千的那张烧焦的纸怎么来的？傅上星给的，他承认过，你也听到了。可是这件事对谁有好处呢？青衣奇盗。证据要多少有多少，我没有直指傅上星的铁证，但是小破绽却多如蝼蚁。比如我千防万防，还是在青衣奇盗偷窃那天倒下了，细想为何？我接触过什么？吃的？水？我一一排除，最有可能的就是傅上星的药。”易厢泉从衣袖中掏出傅上星给的药，把药瓶往桌上“咣当”一扔，夏乾傻了眼。

易厢泉冷冷道：“哼，东西都没收回去，他倒真是不想活了。你以为我凭他和小泽的非男女之情的关系，就真能把嫌疑定到他头上？他漏洞太多了。我看到他窗台上有鸽子停过的痕迹，还有剩余的鸽食。他就小泽一个亲人，和谁飞鸽传书？”

易厢泉有些激动，夏乾一言不发地看着他。他懂了，易厢泉早就看出傅上星有问题，但是怕傅上星有过激行为，迟迟不开口。

易厢泉又道：“青衣奇盗应该是在医馆或西街一带徘徊，看到傅上星的所作所为，以此要挟。你可曾记得傅上星最后说的那些话？他说青衣奇盗只不过是偷了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却害得官府派了这么多人来捉。在他眼里，帮了青衣奇盗的那些‘小忙’也无伤大雅。”

易厢泉的脸色越发难看，夏乾突然明白了其中的利害。若是傅上星没有自尽，也许可以从他口中得到青衣奇盗更多的线索。如今傅上星一死，线索几乎全断了。

“反正都过去了，他的事已经至此，不要多想了。青衣奇盗那边……”夏乾心里有些难受，也不知道说什么，他突然觉得易厢泉煞费苦心，结果却什么都没改变。

“青衣奇盗也许不是我要找的人，”易厢泉犹豫一下，还是把话说了出来，“你知道，当时我师母被杀，身上被砍了七刀。”说到此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这是易厢泉第一次主动谈起师母的死状，夏乾低下头，没敢应和。

“但是青衣奇盗犯案十四次，一个人都没杀。我之前以为只是百姓信口胡说，但是几日前我落入他手。他们精通药理，使我受伤中毒，却始终没有害我性命，我总觉得他们不是那种罪大恶极之人。当然，我不是为其开脱，偷窃固然是犯罪而且理应受到制裁，何况他们应该和七年前的事有所关联。我希望可以将他们抓捕归案，哪怕是问出些线索也好。”

“所以你还是要抓他？”

“要抓，终有一天会解决的。至于‘终有一天’是什么时候，就得由他们来定。他们想演什么便演什么，而表演之地自然不在庸城了。”

夏乾诧异：“不在庸城？你要离开？什么时候？”

易厢泉答道：“城门开了，和府衙说清了，我就走。”

夏乾张嘴想说些什么，却一声都没吭，他有些泄气地滑落到椅子上。

“怎么，忙没帮够，戏也没看够？”易厢泉笑着从座位上站起，“我要走了。你要回家去，书院也要开学了。”

易厢泉将门推开，雨后秋日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异常清新。庸城古老厚实的墙壁立在朝阳之中，似是熬过六日长夜，要安静地听完这段故事的结局。

“我果然没有名垂青史。”夏乾有些丧气，“虽然结局有些糟糕，可是我不后悔管这些闲事。你呢？”

易厢泉微微眯眼，笑了。他深吸了一口清新空气，顿觉清爽。

“我也不后悔。”

“如果你前功尽弃呢？比如青衣奇盗再不出现，或者，你关于他的推断全部错误。”

“那就重新开始。”

听到他坚定的回答，夏乾深深地呼出一口气，站到门前，伸个懒腰。院中的银杏沐浴在阳光里，染上了阳光的颜色。

今天要开城门了。

窗外，吹雪就在石头打造的桌子上懒懒地晒着早上的阳光，周遭堆满了落下的银杏叶。它慵懒地摇摇尾巴，眯着眼。不远处，谷雨唤了它一声。

吹雪懒洋洋地漫步过去。

“你居然把吹雪给谷雨照料，是不是不想养了？”此情此景，夏乾也懒洋洋地问话，觉得心里宁静了许多。

“当然不是。”

“你可别给她养，”夏乾回头笑笑，“谷雨这丫头不敢告诉你，托我转达。你给吹雪脖子上系的铃铛丢了。你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要弄丢，但是她还是丢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易厢泉猛然抬头，双目消失了光芒，变得空洞。

“铃铛啊，”夏乾笑道，“你一个大男人居然还给吹雪系铃铛。还不许弄丢！简直歪理，猫脖子上的东西怎么可能拴住？一玩就掉了，都不知道能掉哪儿去……喂！你——”

易厢泉突然冲了出去，唤了吹雪。吹雪立刻蹦过来，雪白的脖子上空无一物。易厢泉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。夏乾见了易厢泉的脸色也吓了一跳，他赶紧叫来谷雨。他本来以为是小事的，哪里知道是这种局面？谷雨一见易厢泉，立刻难过地低下头，眼睛都快红了。

“什么时候发现铃铛不见的？”易厢泉有点激动。夏乾看出来，他在努力维持平静。

谷雨语无伦次：“是昨天……”

“丢哪里了？”

谷雨抬头，眼睛真的红了：“易公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……吹雪一直在我旁边没出过院子！我本来去给夫人倒水，一转眼铃铛就没了……我四处找，就是没有！”

“你急什么？”夏乾赶紧圆场，“铃铛而已。”

“当时有什么人在外面？”

“我记得只有我一个……”谷雨带着哭腔。

夏乾想劝劝，却又满肚子疑问。易厢泉反常地急躁起来，另外两人都没敢吱声。他在院中踱步，眉头紧锁：“现在寅时刚过，还有时间，申时开门，也就是说——”

“申时？谁告诉你今天申时开门？”夏乾问道，“今天寅时解除城禁。”

易厢泉愣住了：“什么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？也对，你几日前还在医馆躺着呢。城门口贴了告示，今天寅时解除城禁，因为有大批商队要过来……”

今日寅时开门。

没等夏乾说完，易厢泉突然冲出门去。

“喂！”夏乾喊了一声，无奈地跟出去。屋内只留下谷雨一人哭红了眼睛。

易厢泉脚还不是很灵便，他本来应该跑得不快，可是夏乾竟然追不上他。纵然腿脚不便，易厢泉也在竭尽全力地奔跑。可他明明说过，不怕城禁结束。青衣奇盗是否落网都不是问题的关键，青衣奇盗还会回来找他，因为易厢泉手里有青衣奇盗想要的东西，从犀骨筷里弄出来的、不知名的东西。

就因为那东西，足以让青衣奇盗自投罗网。

阳光穿梭在树梢之间，编成一条条金色的线，地上也留下树木斑驳的影子。夏乾绕过茂密的树丛，蹭上了被太阳晒暖的露水。他奔跑着，脑子飞速地旋转，答案一下子就揭开了。

易厢泉没说那青衣奇盗重视的小东西究竟为何物，也没说自己把东西藏在哪里，但显然，能藏在犀骨筷子里的东西，体积一定很小。

能塞进筷子里的东西，当然能塞进铃铛里。吹雪脖子上的铃铛是个不响的铃铛，因为里面的珠子被拿了出来，转而塞了其他的东西进去。

吹雪的铃铛……丢了。

夏乾又好气又好笑，易厢泉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藏在猫铃铛里，而且交给谷雨保管，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！

再转念一想，易厢泉此番做法，还算是比较保险的。

青衣奇盗要偷的东西不只是犀骨筷，他们还要犀骨筷里的小东西。易厢泉一向不按常理出牌，先把犀骨筷真品赝品混在一起，再让吹雪带着最重要的东西满地乱窜。

这样最危险，按理说也最安全。

但是青衣奇盗竟然能……

两个人都向前飞奔，思绪都很混乱。

庸城的街道却焕然一新，前几日的萧条也不见了。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躲藏了六日的百姓们纷纷从家中出了门，脸上洋溢着喜气。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多，一个接一个地向城门涌去，如潮水奔涌至大海。有进货的商队，有单独的生意人，有归乡之人，也有去外地闯荡的青年。他们扛着货物，带着行李，甚至携带一家老小出了门。

城门口有侍卫还在一一盘查，但是，人群涌向城外的速度很快。

他们用灿烂的笑容来庆祝庸城浩劫的结束。

庸城又平安了。六日，死了三人，青衣奇盗来了又走，但百姓还是过得安稳。对于百姓而言，其实有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饭后的谈资，对他们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多么重要。他们不曾参与，也不想参与。这是一件不幸的事，也是一件幸运的事。

在这群百姓中，有两个人是与众不同的。夏乾穿着他那一身孔雀色青衫，冒冒失失地推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推开排成一排的牛车，推开大包小包的货物，似乎就像城禁第一日从墙上翻下来一样莽撞。

但是他突然停住了。

可算追上了。眼前热闹的人群中，有一个白色的身影。

易厢泉站在城门中央的位置，背对着夏乾。他太显眼，并不是因为他的一身白衣，而是因为他动也不动。所有人都如同流水一样向城门挤去，唯有易厢泉站在那里如同一块巨大的石头，冰冷而挺直，潮水见了他，也要绕开去的。

夏乾慢慢地走上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“结束了。”夏乾的话语中带着一丝安慰。

“结束了。”

易厢泉三字出口，并无遗憾，并无凄凉，只是像尘埃落定之后的一声平静叹息。

夏乾见他还算正常，这才吞吞吐吐问道：“那铃铛里的东西是不是青衣奇盗拿走了？”

“我之前的推断错了。青衣奇盗没有躲在西街，也没有躲在医馆，他们之中一定有人躲在你家。”

夏乾一呆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否则他怎么知道要拿铃铛？何况你翻墙这么多次，狗也没叫。你能翻，他也能。”易厢泉叹息一声。

“那我们……算是输了？”

夏乾见易厢泉虽然平静，可是面色不佳，便赶紧住了口。易厢泉只是摇摇头，侧过脸去低声道：“其实根本没有输。青衣奇盗一定会来找我的，日后你就知道了。况且，输的永远是罪犯，我……只是不太甘心。”

“日后？那你能带上我吗？”夏乾仰着头，看似问得漫不经心，实则内心在狂跳不止。他想走，想了很多次。只要易厢泉同意带着他出去闯荡，父母一定会勉为其难地同意。

“我不能。”

易厢泉说得很认真，拒绝了不止一次，却也很绝情：“你是夏家独子，夏家是江南最大的商户。你爹娘的产业要由你继承，或者考取功名以求得地位提升——”

“你不要再说了。”夏乾咬了咬牙，扭头就走。

“但是，”易厢泉突然拉住了他，狡黠一笑，“我不能带你走，你可以跟上来。腿长在你身上，天下之大，你当然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你不知哪条路是对的，但你总会知道留下来是错的。”

夏乾一怔，摸了摸头，居然觉得很有道理。

易厢泉抬头看了一眼湛蓝的天空，把围巾往上拉了拉，竟然露出笑容。他走到城门口的石柱前面，一把扯掉了城禁的告示。

而在城门处，站着一个小男孩。他提着一个篮子。他原本是怯生生地看向这里，见易厢泉笑了，自己便鼓足勇气上前来。

“你是不是易厢泉？”小男孩怯生生地问。

易厢泉弯下腰去，笑着说：“如假包换。”

“长大了我也想像你一样去抓贼……”

“不必像我，”易厢泉苦笑了一下，“不管成为什么人，你要记得，人皆可以为圣贤，正义仁爱之心断断不可缺。”

小男孩用力点了点头，举起了手中的篮子：“我奶奶让我把这个给你，这是我们家种的。我奶奶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庸城人都应该谢谢你。”

这是一大篮子柿子，金黄金黄的。

易厢泉笑着接了过来，脖子上的围巾慢慢滑落下来，露出了红色的伤疤。小男孩迅速看了一眼。易厢泉很是敏感，赶紧把围巾围上去了。

“你脖子上的红色道道是你画上去的吗？”小男孩看着竟然有些羡慕，“看起来很……很不一样，我也想画一个！”

说完，小男孩竟然摸着脖子，笑嘻嘻地跑开了。

易厢泉愣愣地站着，夏乾却哈哈大笑。

阳光灿烂，天空一碧如洗。他们肩并肩站着，笑了一会儿，一人吃了一个柿子，任由潮水般的人群涌出城门。

尾声

这时，在西街也有人正收拾着包袱。是个女人，她长得美却不妖艳，穿着美丽的鹅黄色衣服，显得落落大方。

她的桌上铺着画，正常人很难一眼看出是什么。这不是艺术品，而是简单的描摹，画的像是两根棍子。细看，画得很精致，整根棍子是白色的，尾部还画着镂空，上面还画着批注，像是匠人在制作之前画好的图纸。

鹅黄衣裳女子笑了一下，笑容却带着几分冷意，她把画收起来丢进火堆里，轻叹一声，火慢慢地把画烧掉了。

火堆旁还有一只猫儿，白白的，长得和吹雪异常相像，只是眼睛是幽幽绿色。它似训练有素一般老实待着，时不时歪头看向火堆。

鹅黄拨弄火焰，轻轻蹙眉叹息。傅上星几次来西街都逃不开她的眼，她就应该告发，也许能挽救几条人命，可是……都过去了。他们只要把东西偷到，其他的浑水就不要去蹚。鹅黄的眼睛闪动了一下，藏着些许不安。

在火堆燃尽之后，她从怀中拿出了一个小小的字条，宝贝地将它捧在手上，对着烛光细细地看着。这么多次涉险，都是为了它！

庸城码头又恢复了昔日的繁忙，往来商人急匆匆地找地方落脚，而那些大型的客船停泊在港口，被残阳拖出了长而漆黑的古怪影子。

书院灰色的屋瓦在太阳的余晖之下闪着细密的金色微光。夏乾坐在屋顶上，看着码头的景象，提着一壶新酒——这是庸城最高的屋顶，是夏乾儿时就占据的地皮。

书院今日开学，他逃了一天的课。逃课时看到的风景往往是最美的。

易厢泉离开了。什么时候离开的，夏乾也不知道。他只知道下午去找易厢泉时，周掌柜说他的行李没了，猫也没了。易厢泉走得无声无息，就如同从未来过。庸城又恢复正常，和之前一模一样。只是少了个能干的侍卫，少了个清贫的郎中，少了个无人关注的病榻女子。

人走茶凉，一切依旧。

书院的那棵银杏树安然地立着，好像城禁第一日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只是银杏的叶子成熟了一些，由青绿变得金黄。夏乾穿着一身青衫，又顺着树爬上去翻墙回家。他在树下站了一会儿，怅然若失，像是在等待

什么，却只是等来了一阵秋风，吹着吹着就散了。

他晃晃荡荡，走过庸城古老而繁华的巷子。庸城作为扬州的中心，自青衣奇盗走了之后彻底换了原来那副冷清模样。如今街道人稠物穰，正是热闹之景。

坐在酒肆里的说书人激动地说着大盗的故事，一张口就是“手持铁扇觅民贼”，门外一群小孩子挤在那儿听着。夏乾驻足望去，几个小孩子探着头，神情紧张，听得一脸认真，竟然在脖子上都画了一道红色的疤痕。

几个老奶奶坐在街口吃着瓜果，闲聊着。“虽然东西被偷走了，可是案子破了。那个算命先生还真是个聪明的好人啊。”

夏乾醉醺醺地笑了一下。他很羡慕易厢泉，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、会做什么。眼前的路变黑了，他有些茫然，竟不知道往哪里走。

他……也想做点什么。

刚刚到家，夏至就出现将他拦住，手中拿着一沓纸张。

“这是你写的？”

夏乾一看，是易厢泉临走之前替他写的功课，自己看都没看就交到书院了，遂醉醺醺道：“是……是我写的。”

夏至脸一沉：“写了十页的‘不自由，毋宁死’？”

夏乾一怔，拿来一看，第一页还算是正常的：“人生在世，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，以百姓苦乐为万事之要，不因大事而惧，不以小事而轻，此乃圣贤之道。然，人皆可为尧舜，人皆可为圣贤。我身虽弱，愿以微薄之力还天下人公道，不畏义死，不荣幸生。”

这页虽写得潦草，却盖不住字迹原本的严正，这是易厢泉写的心里话。

夏乾笑了，再看第二页，满篇的“不自由，毋宁死”，写得密密麻麻。易厢泉这个人总爱戏弄人，临走了还要戏弄夏乾一次。这六个字写得很是决绝。这样的功课交到书院，夏乾会受到很重的惩罚。

再抬头，夏至已经气得脸色铁青。“这次的惩戒会很严重。回屋洗脸，吃饭的时候去见你娘。”夏至脸色阴沉地看着他，“这次不仅要说说学业，还要谈谈婚事。本来不急着定日子，如今怕是不定不行了。”

罕见地，夏乾平静地点了点头，什么也没说。他一直是一头富贵的傻驴子，生在金银山里，人人都羡慕他。但他身上压了太多不想背负的东西，从没有人问过他想做什么，没有自由，没有爱情，更无法掌控自

己的命运。只有易厢泉才能懂，这份功课是易厢泉临走之前送他的一份大礼，故意在他这只傻驴背上放了最后一根稻草。

夏乾知道自己会受罚，但是他可以选择不接受。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，但跟着易厢泉一起游历，做个好人，总归是不会错的。

借着酒劲，夏乾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从床下拽出一个大包袱。起身，拿起柘木弓的弓箭匣子。转念一想，又打开自己的抽屉，把一封信留在桌子上。所有东西都是早早备好的。

重阳将至，夏家上下都在忙碌。面粉蒸糕已经提前做好了一批，热气腾腾，上面插着菜色旗子；而丫头们也端着菊花盆子入了院子，私下挑拣着好看的，悄悄别在头上。

金风玉露，菊蕊萸枝，这一切都不属于夏乾了。

夏乾逃跑的技能是打小练就的，夏府忙碌，没人注意到他。他朝着大宅挥了挥手，逃过仆人的视线，绕过金粉的菊园，跑到城门那儿去。青蓝色的衣衫在夜风中浮动，腰间别着的孔雀毛晃晃悠悠，像是要飞到天上去。天黑了，城门也即将关闭。夏乾几乎是最后几个出去的。

“哟，夏公子这是去哪儿？”守卫笑着问。

“你别管，就说没看见我！”夏乾不满地嘟囔一声，还带着醉意，几步就走进夜色中。

夏乾出了城。

（第一部完）


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229
古风悬疑推理神作
天涯双探
带您破解大宋300年悬案史上从未公开的民间奇案
万里追凶，23次反转、64起悬案、78种诡计……
2
暴雪荒村
七名 著
读客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目录

序章

第一章 夏乾雪夜入吴村

第二章 怪事连发两人亡

第三章 亡人风雪夜归来

第四章 夏乾突遭恶人袭

第五章 白衣人悄然降临

第六章 一人复生一人亡

第七章 纸鸢飞天传信息

第八章 深入洞底欲捉妖

第九章 易厢泉妙解奇案

第十章 幕后真相终大白

尾声

序章

小和尚裹着黑色的袈裟，趁着月色溜出了寺庙。

师父不让小和尚在半夜出门，说是山间住着一位山神。这山神，实则是一只凶恶的妖。她会在大雪的日子现身，把独自夜行的人抓走吃掉。若是想要避免被山神吃掉，则需要供奉给她九十九根人骨。因为山神见了人骨就不会吃人，反而会用法力实现供奉者的愿望。

小和尚内心一直有一个不能实现的愿望，所以他决定独自进山，冒险试一试。

夜色如墨，风吹得竹林沙沙作响。月亮明晃晃地挂在天际，像个小太阳。小和尚踏月而行，在山间搜寻了许久，终于在一片墓地里挖到了九十九根骨头，他一捧一捧地将人骨带到山神庙里。

山神庙破旧不堪，里面堆积了一些荒草，台前供着山神像。这山神的长相凶煞不似神明，倒像是一只狼妖。小和尚虔诚地跪在山神面前，将骨头放好，又砰砰磕了几个头：

山神山神

若知我心

供奉白骨

听我诉情

山神山神

若知我苦

家父早丧

母也亡故

山神山神

若知我愿

亡母复生

此生无怨

他念完这些，却听见身后砰的一声，一阵狂风吹进了庙里，山神庙的窗户全开了。紧接着，台子上供奉的神像开始摇晃，山神尖长恐怖的脸上慢慢地产生了一道道裂缝。

小和尚脸上挂着泪，有了恐惧的神色。他慌忙跑到山神庙外面，原本有一轮皎月的夜空却霎时间阴云密布，风雪大作。他在狂风中跑了几步，突然有人叫他：

小和尚，小和尚

不要跑，不要逃

回头看看我是谁

这声音很熟悉，小和尚吃惊地回头了。他看到了他的娘亲：皮肤雪白，面容带着笑意，比去世的时候还要年轻。

小和尚，小和尚

快过来，快过来

明天一早天一亮

娘亲带你回家去

小和尚惊喜地走了过去，他唤了一声娘亲，依偎在她怀中睡着了。不知睡了多久，窗外天昏地暗，风雪声依然不停。小和尚迷迷糊糊中觉得很冷，他往娘亲身边靠了靠，只觉得娘亲的身体比自己的还要冷。

风雪打在山神庙的屋顶上，拼命地敲打着，像是在用力地发出声音来：

小和尚，小和尚

快逃啊，快逃啊

等到天亮就晚啦

睁眼看看她的脸

九十九根白骨头

去哪儿啦，去哪儿啦

小和尚一下子惊醒了，他睁眼看见了抱着他的母亲，可那哪里是他的母亲？那是一堆散发着恶臭的——

“不要再讲了……”几个丫鬟打扮的姑娘从人群中站了起来，吓得脸色发白。正在听故事的几位白发老翁瞪了她们一眼，却也站起身来了。

这群人坐在一个摊位前面，而摊位在宿州码头的北侧。清晨的

码头挤满了吵嚷的人群，在阴沉沉的天空下显得混乱不堪。由于今年冬天来得早，永济渠停运了，零零星星的船只在码头停泊，工人和乘船的人纷纷在宿州码头落脚。

而陈天眼身为一个算卦人，却没有算卦的真本事。他唯一好使的就是嘴皮子，于是在码头边上支了个摊儿，开始讲故事，骗人来算卦。

他伸手指了过去，不远处有一座山浮在云里，亦真亦幻。

陈天眼高声道：“水路不通，若走陆路只得从相山穿过。这相山闹鬼，无人敢走。你们若不信就去打探打探，前几日沈大人进山迷路，进入村子小住，夜半三更觉得有人进了屋来，等他睁眼一看，那黑影倏忽一下又不见了！各位想要进山，就来我这儿求个桃木符，保佑你平安过山，也可解解煞气，两文一个——”

他这么一说，人群纷纷散尽，都说他是个骗子，说是桃木符，只是一堆破木片而已，绝对不会有人傻到花钱去买。

第一章 夏乾雪夜入吴村

车突然停下，桃木符散落一地。

夏乾的脑袋咚的一声撞到了车厢顶上，一下从睡梦中惊醒。他揉揉眼，掀开车窗帘子，却见白雪覆盖了苍山。还未入冬，竟然下起雪来。都言六月飞雪必有奇冤，眼下不过十月出头，雪花竟然飘飘洒洒地降临到这个山头。

车夫拉紧驴子的缰绳，下了车，看清四周之后对夏乾说道："小公子，前方的路实在没法儿走了！"

只见前方土崩一片，上面覆盖着一层薄雪，乍一看只觉得像是一个普通的小山包。

"这是……山体塌陷？"夏乾愣住了。

车夫眉头紧皱，指了指远处的土包："路被堵住了，路上难保不发生山体崩塌、岩石滚落之类的事。"

车夫欲言又止，夏乾心中已经开始慌了，若要前往汴京城，必须穿过这座山。

"要不我拉你回去？你过几个月再来？"车夫说着说着声音却低了下去，避开了夏乾的目光，垂头问道，"不过得再加一倍工钱。四两，回去不？"

夏乾彻底惊呆了。自己本想乘船直接抵达汴京城，却因为天气骤然变冷，永济渠河道淤塞，他只得从宿州码头下船转走陆路。驴车便宜，坐到京城也不过二两银子，如今他们只乘车行进了半日，这车夫竟然开口要价四两。这是明抢！

车夫站在一边没说话，眯着小眼睛看了看夏乾。这青衫小公子

眉清目秀却呆呆傻傻，头戴玉冠，腰坠玉佩和一根孔雀羽毛，通身只带了一个小包袱和一把弓箭，一看就是偷偷溜出门的富家少爷。既无江湖经验，又出手阔绰，不宰他，宰谁？

夏乾被他打量得很不舒服，直接跳下车去打量起四周。

远处的塌陷地竖起一块警示木牌，像是塌陷了许久。而一路过来并未见到任何车辆，兴许是这车夫早已知道此地塌陷，却偏要带自己来兜上一遭，捞些银子。

“这山路什么时候能通？”夏乾垂头丧气道。

“不知道，”车夫有些不耐烦了，语气不善，“要么交钱回去，要么下车。”

二人僵持不动，而此时风雪越发大了起来，似女人在哭诉。远处隐隐可见一黑色的庙宇卧于山野之中，在松林的掩映之下不甚清晰，依稀可见破落的朱漆大门。

“前方是不是有个寺庙？咱们先去歇歇，再想对策。”夏乾眯起眼睛眺望远方。寺庙在岔路的另一端，显得有些怪异。

“是山神庙。去也无妨，但那不是通往京城的路。”车夫阴沉着脸，却将毛驴赶了过去。很快，路开始变得颠簸起来。驴车正穿过一片灰突突的坟地。说是坟地，其实只有几块墓碑而已，余下却是荒凉的旧坟。仔细看去，竟然有些尸骨是暴露在外的。

“这是……乱葬岗？”夏乾从窗户往外望去，只觉得阴森异常。

车夫“嗯”了一声，继续赶路。眼见远方阴云密布，北风渐起。山神庙越来越近，却见门前的朱漆已然剥落，窗户纸破旧泛黄了。整个山神庙就像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，只剩下一副枯骨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奄奄一息。

“你下车，随我进门，一会儿我去找柴生火。”车夫阴沉着脸跳下了车，走上前去，吱呀一声推开了山神庙的大门。

一道光从门外投射进去，直直地劈在山神像上，像是一道斧子砍出的裂痕。这道裂痕割开了山神的头，割裂了它的身。山神通身灰毛，尖嘴獠牙，目光凶恶异常，不似旁物，倒像是狼。

“这附近狼多，吴村人杀了不少狼，怕遭报应这才供奉了这东西。”车夫把夏乾拉进来，关上门，“我们在这里过一夜，看看能不能等到吴村的人。”

夏乾稀里糊涂地问道：“吴村是什么地方？这么晚了，应当去吴村借宿——”

“吴村藏在山间隐蔽处，路人难寻，而且是个不能留宿的地方。”车夫很是不耐烦，所以并没有把话说明白。

他掏出燧石，点燃了油灯。破旧的山神庙顿时亮堂了起来，而窗外的雪花下得密集，光亮却逐渐暗了下去，估摸着已经到了傍晚时分。

车夫铺好了稻草，又嘱咐了几句。此时他的态度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，双目低垂，不敢看夏乾的眼睛，说去捡柴火，让夏乾先坐在这里休息。

“野外有狼，不要随便开门。”车夫说完，关上门出去了。

今日路途颠簸，实在劳累，夏乾迷迷糊糊地盯着山神的脸，吃了个凉烧饼。吃完之后关上窗户，倒在稻草上呼呼大睡。

窗外的亮光渐渐隐退，在一阵狂风之后，大雪纷飞。山神庙内的温度骤降，油灯悄然熄灭。整个庙宇安静而诡异，只听得到夏乾的呼吸声。山神站在破旧的台子上，眼睛似乎有光，垂目看向夏乾。

夏乾翻了个身，继续大睡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神像从台子上走了下来，转眼就变成了真的狼。它用黄色的眼睛看着夏乾，突然开始嚎叫——

夏乾一下子惊醒了。

庙里漆黑一片，他觉得浑身发冷。此时窗外北风呼啸，呼啦一声吹开了破窗。夏乾哆嗦着起身，想要把窗户关得紧一些，却看到窗外天地浑然一色，大雪如刀落下，大地已然白茫茫一片。车夫和他的车都消失无踪了，地上只有一些凌乱的车辙印子隐约可见。

夏乾顿时清醒了几分。他焦急地呼喊了几句，声音也被淹没在了风雪里。这车夫肯定是解开绳子自行驾车回去了。

夏乾的心顿时凉了，他竟被车夫丢弃在这荒山破庙中！

这样的天气是极冷的，久留在此必定会冻伤。夏乾赶紧躲进屋子去，掏出燧石点燃了庙中铺地的稻草。在这丝微暖的火焰照射下，庙内顿时明亮了起来。火光映着山神的长脸，也映着它狭长而没有瞳孔的双眼。

夏乾双手抱膝坐在稻草上，突然想起了小和尚的故事，心中不由得惊慌起来，赶紧对着山神虔诚地拜了一拜，却觉得门外的风雪越来越大。但在这风雪声中，似乎隐约能听到脚步声。

啪嗒啪嗒……

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突然传来一阵叩门声。

夏乾的呼吸瞬间停滞了，他僵硬地抬起头，但是屋内有光而屋外却无光，窗户上根本看不到任何人影。在风雪交加的深夜，这座荒山里是不可能有人的，难道是车夫回来了？

咚咚咚，来人敲了三下门。

夏乾鼓足了所有勇气，颤抖着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他的声音在空寂的庙里飘动，像是有一阵阵的回音。而窗外的风雪中却无人应答，等了良久，却又等来敲门声。

咚咚咚。

天气极冷，夏乾却浑身是汗。在鬼神面前，他渐渐丧失了勇气，瞪大眼睛捂住耳朵蹲了下去，浑身发抖。

咚咚咚。

又一阵敲门声，这次急促了一些，还夹杂着一阵奇怪的人声，像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呻吟，又像是呜咽。

敲门声停了。

等了良久，夏乾犹豫着站起身来。他浑身是汗，没有开门，而是走上前去把窗户开了一条小缝隙，偷偷往外看。

窗外一片漆黑，已然是大雪飘零。在寒冷的夜幕中站着一个戴斗笠的女人。女人慢慢抬起头，露出一张苍白绝美的脸。她听见响动，漆黑的双目一下子就看向夏乾。

夏乾瞪大眼睛，唰地关上了窗户，脑袋一片空白。

咚咚咚，又是三声敲打。这次不是在叩门，是敲窗户。在敲打无果之后，窗外的人开始用力将窗户推开。见这扇推不开，又转推了旁边一扇。窗子嘎吱一声开了，女人探进头来。

夏乾的脸失去了血色。

女人张嘴问道：“你是迷路了吗？”

她虽然张了口，却没有声音，只是依靠唇形来表达意思。火光下，她的目光显得真切而焦急。夏乾自小喜欢琢磨这些东西，对唇语也略有研究。

“如果你迷路了，这里住不得，我带你进村。”女人看着他，朝他点了点头。

她的眼中带着善意。夏乾愣了片刻，理智回来了几分。眼前的女人不是妖魔，而是真真切切的人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慢慢开了大门。

女人摘了斗笠，进了屋。

她皮肤雪白，穿了一身狼毛皮制成的黑衣。她快速地看了夏乾一眼，又道：“你睡在这里会冻死的，我带你入村，明天告诉你下山的路。”

夏乾木愣愣地点头。

“跟我来。”

她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只是戴好斗笠匆匆出发了。他们穿过了一片矮矮的松树林，来到一片陡峭的灰色山石前面，夏乾的心一直在狂跳，他们走的一直是小路，也许他即将到达传说中的吴村。他灵机一动，掏出了陈天眼的桃木符，沿路扔了出去：“那个，什么时候……”

女人闻声回过头来，冲夏乾笑了一下，继续向前走。这些灰色的山石像是高墙一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女人转了个弯，拨开了松树枝，行走几步来到了一个狭窄的洞口前面。女人转头看向夏乾，指了指洞口，先行走了进去。二人复行数十步，前方亮了起来。明明是黑夜，前方却像是有火光一样明亮。待出了山洞，夏乾震惊于眼前所见——

他们处在一个高点，远处几座巍峨高山，山下一片村庄。村子里有星星点点的火把，在黑夜里分外明亮。村子位于山脚，按理说山脚下建村落，一旦遇到地震、河水泛滥、泥石滑坡，是极易遭到重创的。然而，这个村落却像是安然在此地存在了几百年一般。

眺望远方，群山环绕。一条小河在山间奔流，又分成了几条小溪蜿蜒而去。山和村子就像是一把太师椅，群山像是椅背与扶手，村子就建在地势平坦的椅子座位上。

行进几步，又看到一条将近十丈深的山崖。抬头望去，只见前面有一破烂至极的木吊桥悬挂在山崖之上，摇摇欲坠，而上面的绳索更是破烂不堪。

举目四望，这“太师椅”与山洞之间隔着深深的山崖，仅有一个吊

桥相连。

吊桥在风雪中摇摇晃晃，女子率先上了桥。她行进几步，停下了，回过头来对夏乾招了招手。在村中零星火把的照射下，女子的脸显得雪白而美丽。

夏乾看着那吊桥，犹豫了一下，一脚踩上去，吊桥开始剧烈摇晃。他心里带了一丝恐惧，但回去却是不可能的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踏着木板，速度极快地跑完这段路程。

村落越发近了，却显得更加落魄。夜似乎已经深了，村子寂静无人，只剩下数盏灯火在风雪中摇摆。不远处有一汪温泉水静静流着，泉水旁边有个黑影，像是在洗衣服。一边洗着一边唱着歌：

吴村吴村

一座孤坟

空中有月

月下有声

夏乾想驻足倾听，但歌声停了，那个黑影洗完衣服收拾片刻也离开了。

戴斗笠的女子把他领到一座小屋前面，招手唤来了一个小人。夏乾眯眼一看，顿时一惊：来人瘦瘦小小，背上背着弓箭，脸上竟然戴着一个和山神一模一样的面具。

小人站了片刻，将面具一掀，露出一张少女的面孔。她大概十三四岁，双目机敏，显得颇有精神，像是习武之人。

她警惕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路人。我路过山神庙，是这位姐姐好心救济我。”夏乾赶紧作揖，“我叫夏乾，敢问姑娘……”

“下钱？好有趣的名字，你爹是不是很想发财？”小姑娘笑了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

“乾坤的乾。”夏乾有些不好意思。他家是江南首富，名字是他爹取的，他自己也不想叫这个俗气的名字。

“我叫水云，”姑娘也行个礼，“此地是吴村。以前也有过路人住过山神庙，但是天气太冷被冻死了。你在这里将就一晚，否则住在庙里会被冻坏的。”

夏乾什么也没多问，感激地点点头。戴着斗笠的女子和她交代几句，便推开了屋子大门，铺好床，生了火，又端给了他一杯热水。

夏乾神魂未定，接过茶木愣愣地道了谢。女子让他好好休息，便关门走了。

屋子很干净，像是客房，没有什么灰尘。夏乾环顾四周，呼吸平定之后只觉得浑身发冷。他蜷缩在床上，摸着厚被子，这才发觉今日所经历的一切并不是梦。兴许是太累了，他翻个身就睡着了，然而睡得并不安稳，风雪声极大，如同人在哀号，一直持续到天亮。风声渐小，却似乎真的夹杂着一阵痛苦的悲鸣，这悲鸣带着怨恨从山间而来，缥缈而恐怖。

夏乾分不清这声音是自己的梦中所听，还是现实存在。悲鸣像是狼的嚎叫，却不完全一致；像人的哀鸣，却也不是。

他抬起眼睛，却见窗外已经微微泛白。窗户上映出一道奇怪的影子，从左上方贯穿到右下方，像是被人用毛笔在窗户上画了一条斜线。夏乾困倦不堪，并没有理会，翻个身接着睡。不知睡了多久，在临近黎明的时候再一次被吵醒。

有人在唱歌。

这声音苍老可怖，如同口中含沙般含糊而低沉，像是一位老人在漫天雪花中唱着沙哑难听的山歌，一遍一遍，不停地重复：

大雪覆盖东边村子

阎王来到这栋屋子

富翁突然摔断脖子

姑娘吃了木头桩子

老二打翻肉汤锅子

老大泡在林边池子

老四上吊庙边林子

老三悔过重建村子

老五天天熬着日子

是谁呀，是谁呀

是谁杀了他的妻子

这首歌重复数次，次次喑哑难听，夹杂着喘息和笑声。夏乾的心狂跳不止，待他冷静片刻，鼓起勇气抬头看向窗外——

窗户上映着一个人影，像是一位老人。她的背佝偻着，缓慢地从窗前走过，边走边唱。紧接着，门外传来一阵喧闹声，似乎有好几个人在走动。夏乾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走到门前，透过门缝向窗外看。

他看到一个老人的背影，紧接着，却是一双女人的眼睛。

夏乾惊得往后一退，房门被唰的一声打开了。一位妇人站在晨光里，叉着腰，怒道：“这屋里果真有人！谁让你进来睡觉的？”

夏乾蒙了，挠挠头没说话。门口的妇人进了门。她穿着一身素衣衫，戴着木镶金的簪子，不过三十出头的样子，脸上白白净净，颇有几分姿色。她身后跟着一个与夏乾年纪相仿的小丫头，相貌寻常，皮肤黝黑，双目却透着机敏。

“敢问夫人……”

还没等夏乾寒暄完，妇人眉头挑了一下，似乎对夫人这个词感觉不快：“说，谁让你进来睡觉的？”

“估计是哑儿姐。”小丫头低声应道。

妇人进屋环视一周，冷笑道：“自己嫁不出去，半夜拉野男人进屋来？”

这话说得实在难听。夏乾也听出来，昨日那个不能说话的姑娘应当就是他们口中的“哑儿”了。多亏那位神仙姐姐，如今自己休息一夜，虽然睡得不好，总也好过在山神庙受冻。于是对这位妇人的言行颇为不满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妇人绕着他转了三圈：“凤九娘。至于你，在这里住不是白住的。”

黑面小丫头闻言拉了拉凤九娘的衣袖，却被凤九娘嫌恶地甩开了。但夏乾也听明白了，从钱袋直接倒出钱来：“要多少？”

他这一路胡乱花钱，有一些碎银子藏在袖口的暗袋里，而钱袋里的散碎银子只剩下两块，余下的都是铜板。他全都倒出来想数一数钱，但凤九娘白他一眼，拿了最大的一块银子：“真是穷。”

穷。夏乾抬头一愣，这辈子活了二十年，从没听过有人这么形容自己！鞋底、头冠里还有四千两银票呢！

“你去厅堂和我们一起用早膳，昨天还有个姑娘也在这儿住宿，你们随后一起上路。”语毕，凤九娘转身就走。

夏乾嘟囔了几句。旁边那个小丫头上前，帮他收拾床铺：“你不要介意，她就是那个样子。本不该收你这么多银子的，过会儿我给你多做些好的吃食。”

“昨日在泉水边是你在唱歌？”夏乾辨认出了她的声音。

她点点头，铺好被褥转身朝夏乾一笑：“我叫吴黑黑，有事就招呼我。如今村中不剩几人，因凤九娘年长，我们只得听她差遣。”

“那我就不客气了……饭堂在何处？”夏乾交了这么多钱，心里不舒服，觉得有些亏，如今饿得头晕眼花，只想吃东西。

吴黑黑带他出门，往外一指，告诉他直走去饭堂，而自己进了别的屋子帮忙。

村里的房子建得七零八落，杂乱异常，有些是新建，有些则是陈年旧屋。夏乾顺着吴黑黑所指方向行进，半天也不见一人。他不明白这村子为什么没人，但走着走着，觉得自己似乎走错了。在一栋古宅前面闻到了一阵肉香，可是这栋屋子不像饭堂。

屋子陈旧，大门紧锁，似是古屋了。从窗缝偷窥，只见里面有一间卧室、一个厨房，还有一间茅厕。这屋子布局有些罕见，待他凑到厨房门前，香气却越来越浓。

是肉香，还有水沸声。

夏乾蹙了蹙眉，是肉汤吗？也可能是炖肉。

他推了厨房的门，没有开，是用门闩闩住的。

屋里有人。

夏乾的心瞬间被疑惑填满，他走到茅厕一端，里面散发着阵阵臭气。茅草破旧，粗木柱子、木梁似乎是良材，却因为年久潮湿的缘故腐朽不堪。夏乾忍住厌恶推了推茅厕的门，居然异常结实，也推不开。

这里面也有人？夏乾嘀咕了一句，他确定自己走错了地方，转悠一阵，终于找到了饭堂。这里是一个挺大的厅堂，家具精致一些，正对大门的是一幅字。苍劲有力，严正工整，颇具风骨气韵。而论当今字画，苏轼、米芾、蔡襄、黄庭坚之作都在世上流传，然而此字写得真好，却与上述四家不同，反而自成一派。

夏乾欲走近详看落印和落款，刚起身，却听身后一阵响动。

“这是司徒爷爷所作。”

只见一羸弱少年从里屋走出来，十二三岁的样子，穿着白色的布衣与浅绿色的里衫，洗得发白。他皮肤白皙，个头不高，双眼有神却透着浓浓的书卷气，见了夏乾，客气作揖：“吴白。”

夏乾立即就明白了——这是吴黑黑的弟弟。二人肤色不同，一个久居室内，一个久在室外，而眉宇间却有几分相像。见状，夏乾忍不住调侃：“我叫夏乾。你真是人如其名……呆呆白面小书生。”

少年听得“呆呆白面小书生”，脸上一阵红，怒道：“你怎能如此无理！”

细看，吴白这一本正经的样子，竟然颇像年少时的易厢泉。夏乾立刻起了捉弄之心，开始编起瞎话。

“我是今年及第的状元，路过此地略做休息。你这小孩子见了大官还不速速行礼！”夏乾说罢，还嘿嘿一笑。

吴白先是一愣，顿时恼怒，小脸上泛出红色：“你这狂徒休要胡言乱语！你，你——”这几个“你”字蹦出，居然词穷了，只是单手指着夏乾，脸憋得通红。

夏乾说道：“你不信？这郑国公还说要将他外孙女许配给我呢！”

他说的倒是真话。这门亲事真的有人提过，不过前提是夏乾中举。

而吴白只是呆呆的，稚气未脱的脸上写满了疑惑。夏乾一愣：“怎么，你连郑国公都不知道？你是不是从来不曾出村？”

吴白先是摇摇头，转而怒道：“不关你的事！”

夏乾跷着腿坐在凳子上，此时门一响，那个名唤水云的小姑娘

先进了门，哑儿与黑黑也进门来了。端上一些风味小菜，夏乾已经是饥肠辘辘了，顾不得礼节直接开吃。

“夏公子怎么跑到这里来，一个人出门？”水云也自行拿了一块饼，问道。

夏乾满嘴是饼，含糊道：“去找一个朋友，但是走散了。你们见没见过一个白衣白帽带白猫的人？”

大家都一脸木然。黑黑道：“说不定他早已过去，未经过吴村。但很有可能是还没有到。近来山路崩塌，很多路人难以通过，我们时不时会去山神庙附近看一眼，若有迷路的人就会指路下山。”

夏乾点点头：“你们可以画个牌子放在寺庙门口。”

“画过警示牌，放在塌陷处了。村子的人都出去了，只剩下我们几个。”吴白刚说完，却听见门响。

凤九娘推门进来了，身后跟着一个人。夏乾抬头，立即呆住了——

是曲泽。她穿着一身不算厚的袄，头发凌乱，风尘仆仆的样子。

二人对望，皆是吃了一惊。夏乾喉咙哽住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在庸城时傅上星出了事，自己也算是没打招呼逃婚出来的，如今却在他乡遇到了最不想见到的人。

水云不解，看了看二人，大声问道：“姐姐，你跟夏公子认识？”

凤九娘看了二人一眼，呦了一声：“看来是认识了。我早起出去采山菜，见这姑娘在村口徘徊。我见她手脚麻利，就让她住着几天帮我洗洗衣——”

“凤九娘，你怎能让客人做事？”黑黑惊讶道。

“她没带银两，住也不能白住。”凤九娘冷哼一声。

没有银两？夏乾吃惊地看了看曲泽，她双手冻得通红，双脚全湿。

“你是走来的？没有雇车？”

曲泽柔和一笑，显得疲惫异常：“夫人给过我钱，但我在码头丢了钱袋。如今还好是追上你了，否则真不知去处。”

夏乾望着曲泽，想问几句，却又不知从何问起。傅上星的事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，娶妻的事又无从说起。而曲泽竟然一个人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也许是母亲派遣她来跟着自己，也许是自愿的。

曲泽双脚皆湿，上面沾着些许泥泞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她真的是一路走来的。黑黑赶紧带她进屋换鞋袜，烤烤火，再回来吃东西。

趁着她离去的时候，夏乾放下筷子，从怀中掏出钱袋倒出最后一块碎银子：“她不是丫鬟，别让她洗衣服。我们不会白吃住的。”

凤九娘接过银子，冷冷一笑：“这也只够住一天的。”

夏乾生气了，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。一旁的吴白看不下去，道：“凤九娘——”

“有你这个小孩什么事？吃你的闲饭。”凤九娘瞪他一眼。

所有人都安静了，饭桌上只剩下咀嚼的声音。一会儿曲泽回来，也在夏乾身边落座闷声吃东西，气氛实在尴尬。

夏乾吃着菜，偷偷瞄着饭桌上的几个人。凤九娘、哑儿、黑黑、吴白、水云……加上他和曲泽，一共七人而已。只剩下一些妇孺，也不知这村人都去做什么了。

就在此时，却听得沙哑的声音从屋外传来，喑哑难听，却掺杂着笑声：

大雪覆盖东边村子

阎王来到这栋屋子

富翁突然摔断脖子

姑娘吃了木头桩子

老二打翻肉汤锅子

老大泡在林边池子

老四上吊庙边林子

老三悔过重建村子

老五天天熬着日子

是谁呀，是谁呀

是谁杀了他的妻子

夏乾和曲泽立即抬头，脸色微变。

听闻此声，其他人神色如常，没人说话。只有凤九娘一摔筷子，怒道：“天天唱、唱、唱！她还当自己十七八唱着歌嫁人呢？也不照照镜子！”

她说毕，咣当一声推门而出。

几个小辈低下头去，水云对夏乾低声道：“是孟婆婆，凤九娘的婆婆。凤九娘的丈夫一个月前刚刚去世，孟婆婆近日神志不清。黑黑姐，你去看看，如果凤九娘又打她……”

黑黑点头，用碗盛了一些饭菜，匆匆出门去了。

夏乾嘀咕道：“她蛮不讲理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听她的话？”

吴白叹了口气："我和黑黑姐的母亲早逝，是凤九娘带我们长大的。这些年她在村中忙里忙外，大到祭祀、小到粮食看管，都是由她负责。"

而此时，远处的歌声停了。

夏乾放下筷子，皱了皱眉头："那位老婆婆方才唱的是山歌吗？为什么这么古怪？"

曲泽咬了咬嘴唇，也道："听起来怪吓人的。"

小辈们一声不吭。夏乾不甘心，问道："我们只是路过此地，日后山水不相逢，你们可以不必忌讳，和我们讲讲这山歌的事。"

黑黑叹口气，算是同意了："这个山歌就是这个村子的来历。我们听着山歌长大，又缠着老一辈人讲故事，才得知的。"

夏乾听得此言，饶有兴味地托腮道："说来听听，不管真不真实，只当消遣。"

屋外见黑，似是乌云又来了，遮了日头。哑儿起身点亮油灯，屋内霎时明亮起来。众人用餐完毕，都聚在桌子前。水云从里屋拉出了一个小箱子，里面放着一些皮影小人，她将它们摆到桌子上。

皮影花花绿绿的，五男一女，另外还有一个老头。

水云拿起一只女皮影人："我来用它们讲，故事还得从这个姑娘讲起。"

黑黑摇头，拿起老头："应从这个古怪富翁讲起。"

吴白道："从五个兄弟讲起。"

三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了一会儿。夏乾此时只是隐约知道，这是关于五个兄弟、一个富翁、一个美丽女子，还有这个村子的故事。

"传说而已，莫要当真。"在故事开始前，水云说了最后一句话。

夏乾小鸡啄米似的点头。

皮影小人们各自就位，故事开始了。

五个兄弟

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。

宿州北部有个小镇，镇上有个人尽皆知的富翁。富翁做些生意，合法的或违法的都做，只要能挣钱。

富翁的妻子早丧，只有一个四岁的女儿。富翁有钱，但是为人贪婪吝啬，当地百姓不愿与其交往，所以他的小女儿也就没什么玩伴。

但是有一个男孩子总来找她，他是她唯一的玩伴。

男孩子不过九岁，他家境贫寒，父亲早逝，只留母亲一人维持生计。好在男孩家中还有四个哥哥。男孩老实又懂事，排行第五，大家都叫他老五。

老五虽小，却也能做些手艺活儿。捏糖人，做纸鸢。小女孩很喜欢老五捏的糖人和他做的纸鸢，每逢清明重阳，二人就去放纸鸢玩耍。

不久之后，富翁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：举家迁往山中。

这个决定做得很是仓促，富翁卖掉了他的房子，牵着女孩进山了。女孩不愿意与老五分开，却也没办法，只得哭着随富翁住进山里，在那之后父女二人便再也没有从山中出来过。

据当地百姓说，富翁越来越富有了。没人知道他做什么生意，没人知道他过得到底如何。富翁从不出山，他的钱却越发多了起来，多到可以买下几座城池。

有人说，富翁在山间造了屋子，并与山神达成了协定：富翁用刀将无辜的路人杀死，把白骨供奉给山神，以此换得巨额财富。

从此，无人再敢进山。

十五年之后，镇上出了一件怪事。破旧的城墙上忽然贴了一张告示：富翁要请一位郎中为女儿看病，报酬优厚。

恰逢改朝换代，中原各地战火四起，尸骨遍地，又逢三年大旱，百姓叫苦不迭。面对富翁提出的悬赏，方圆五百里的郎中个个趋之若鹜。然而他们一个个地上了山，却都没有治好富翁女儿的病。

为何这么说？没人知道他女儿得了什么病，因为上了山的郎中们从来没有回来过。

所有去看病的郎中都失踪了。世人议论纷纷，却也没有人去查清楚。当时战况激烈，百姓个个似泥菩萨过江，谁还会去追究一群郎中的下落？天下大乱，江山都不知落入谁手，官府自然不会去插手此事。

几个月之后。富翁不再招郎中，而是招女婿。条件很简单，可以照顾他女儿七日，即可成亲，久居在此。

报酬也变得更加可观：富翁死后，女婿可以继承全部财产。

这个条件古怪而简单，但是好处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——全部财产，可以买下几座城池的财产，条件不过是照顾一个病女人七天而已。

年轻男子疯了一样不断地上山去。接着怪事又传来了，这些男子同郎中们一样，一去不复返。

当时城镇一片混乱，瘟疫蔓延，饥荒四起。有钱人几乎都迁居了，穷人则坐在城中等死，甚至在街头卖儿卖女。

五兄弟的娘亲病倒了，而治病药材过于昂贵，他们决定上山去找富翁。他们相信，五个兄弟团结一心，终会有好结果。

老大是个赌徒，最爱钱财；老二是个郎中，奸诈胆小，略通医术；老三是个风水师，聪明却挣不了大钱；老四是个建屋子的工匠；老

五只是个普通的手艺人，做些小玩意儿卖钱，勤劳能干，诚实善良。

老五依旧是当年的老五，他也知道富翁的女儿是自己儿时的玩伴。

兄弟们上了山，看到了富翁的房子。富翁女儿的闺房非常大，却是门窗紧闭。

富翁是个神经兮兮、吝啬、城府极深的人。他说，五个兄弟只能派一个人去照顾自己的女儿，只有一个人有做女婿的机会。

谁去呢？兄弟们都在发愁——这显然是有风险的。五个兄弟商议，最终决定让老五去，他年龄适合，且又认识富翁的女儿，如此再好不过。

富翁却拿来了一张画，画像上是他的女儿。

所有人都震惊于画中女子的美貌。她闭着双眼趴在床榻上，睫毛长而密，生得极好看。衣着华贵，手腕上还戴着金色的镯子。然而这幅画却是没有画完的，有大部分空白，而且下部皆被损毁。即便如此，画中女子的美貌着实让人难以忘怀。

按照老规矩，进屋照顾姑娘七日，七日后即可成亲。富翁虽然古怪却是公平的，这条件与五兄弟在山下所闻无异。五兄弟疑惑，这么简单的事，为何从未有人完成过？

五兄弟虽然性格迥异，各自擅长不同，然而他们却相信智慧的力量。在老五进入屋子去照顾富翁女儿的前一天，他们各自都做了准备。

贪财的赌徒老大不断地查探所有的屋子；奸诈的郎中老二熬着一锅肉汤；聪明的风水师老三抬头看着东边的房子；优秀的工匠老四不停地敲敲打打；诚实善良的老五一直看着那姑娘的画像。

准备工作做好后，老五进了屋子。奇怪的事再度发生了：老五进屋之后，五个兄弟居然集体消失了，似乎从来没有上过山。

富翁心灰意冷，却也只能在女儿的房门口徘徊。然而就在第七日清晨，屋子的门开了。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，老五吱呀一声推门出来，满身血迹和伤痕，怀里抱着一个美丽的姑娘。姑娘沉沉地睡着，如同做了一个美丽的梦。

不久，老五的四个兄弟也出现了，富翁依言，给老五和姑娘举办了婚礼。

老五娶了美丽的姑娘，只要富翁一死就可以获得全部财产。而此时，五兄弟的娘亲却久病去世了。五个兄弟悲痛万分，决定不再下山，就在山中定居。

然而，这个故事没有就此结束。

故事才刚刚开始。

姑娘几乎是不出屋子的，老五一直在屋内照顾她。山下的老百姓听闻了这件事，都说这姑娘不见阳光，莫非是僵尸、活死人？

谣言纷纷，可老五一心一意地照顾那个姑娘。五个兄弟也一直住在山上，他们清楚，只要富翁活着，财产就不是他们的。

没人知道富翁的钱是哪里来的。他似乎不做任何生意，却有大把的财产。老大偷偷跟踪富翁，他总是偷偷进山，又偷偷出来。山中地形崎岖，老大总是跟踪不成，无法知道富翁的秘密。

而老五一心牵挂着那个姑娘，无心顾及财产。赌徒老大和郎中老二却不甘心，他们二人在夜半三更时制订了一个恶毒的计划。在一个下着大雪的日子里将富翁骗至山头，合力把他推下悬崖。

富翁一死，五个兄弟也就此产生了裂痕。赌徒老大与郎中老二想要密谋取得财产，而风水师老三、工匠老四则支持老五。

钱财面前，亲情也变得淡薄。老大疯狂地寻找财产，其中又与

老二发生争执。二人大打出手，老二不幸被老大失手打死。

老二死前正在炖一锅肉汤，却也被打翻了。

姑娘体弱，药物一直由老二负责煎熬。老二归去不久，没人再给姑娘治病，姑娘病情迅速恶化。她像是疯了一样不停地去啃咬木头桩子，直到啃得满嘴是血。没过多久，病死去世。

姑娘死去后，老大想钱财想得疯狂，一心只想谋害老五。

余下的三个兄弟聚集起来商量了对策，在一个下着暴雪的夜晚将老大骗入山中，然后对他说，富翁的财产就埋在山林里，还画了一份地图。

老大独自在大雪纷飞之时进山找财宝。然而地势险要，山中多狼——老大独自进雪山，攀爬之际，手下一滑，落入河水之中溺死了。

富翁、姑娘、老二、老大，竟然都死在这样一座山上，死后灵魂不散去，成了孤魂野鬼，日日哭泣，宛若山间的风声。

此后山中总有这种风声，在山间回荡着。

老四感到了深深的愧疚——害死大哥，他是有责任的。他沉郁多日，找到了山间的一棵老槐树，拴上绳子上吊自杀了。

如今，村中只剩下老三和老五。二人悲痛异常，却没有轻生，只是在老四自杀之处建起一座庙宇。

这是一座山神庙。守护这座山，守护山里的人，洗清所有的罪责，送走所有的冤魂。

等到战事略微平息，老三在这里重新建起了村子，娶妻生子，在村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老五没有再次娶妻，守着姑娘的新房，不停地做着纸鸢。每逢重阳、清明，就把纸鸢放到天上。数年之后，他就怀着思念之情病逝

了，与那姑娘葬在一起。

村子越建越大。老三的后代一代代生活下来，靠狩猎为生。这故事也就此流传下来，口口相传，传至今日。此事因五个兄弟而起，以五作谐音，这个村子便家家姓“吴”，生存至今。

这就是吴村的来历。

水云讲完故事，放下了皮影。众人一片沉默。大雪将至，乌云袭来，窗外一片漆黑。屋内炭火烧得噼啪作响，却没有增添一丝暖意。

夏乾觉得冷，他抱臂而坐，沉默良久才开口：“这故事真……真有意思。”

他明显言不由衷。这故事没什么意思，但是奇怪的地方有点多。

曲泽眉头一皱：“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那个姑娘究竟得了什么病？听起来像是癔症，我以前在医书上看过，可是又不完全像。”

“癔症是什么？”水云瞪大眼睛问道。

“癔症……简单说就是疯了，”夏乾回答着，却满腹狐疑，“还是说不通。感觉那姑娘像是被鬼附身，谁进屋去，谁就得死。”

几人吓得哆嗦一下。吴白则摇摇头：“非也，非也。祖先传给我们这个故事，意在告诉后人不要贪财。”

夏乾闻言，倒是笑了一下：“细想想倒也是。我从小爱听奇闻异事，却从未见过它们真的发生。一个村子忽然死了这么多人，根本没有任何道理。”

夏乾正准备高谈阔论，却听见门吧嗒一声被猛地推开。凤九娘脸色不佳，甚是疲惫地走进来。

“那老婆子总算安顿好了，又吐了一地。”

曲泽则带着几分好意："需不需要我替她号脉？"

"不用你装好人，"凤九娘冷冰冰地瞪她一眼，"老婆子没病，装的。"

她此话一出，曲泽竟无法接话了。见凤九娘心情不佳，水云便跟她说了，方才在讲故事。凤九娘听了冷笑一下："这个传说？不过是告诉后世子孙那富翁的钱财还躺在深山里，没人动过。我们却在这里过苦日子！"

她嗓门很尖，言语之中带着几分怨恨。这故事半真半假，但一般都是有事实作为根据的，凤九娘所言不无道理。

凤九娘似乎看出夏乾想些什么，拉下脸来："我们找过，几代人不停地找，都没有结果。若是那个时代的铜钱，恐怕如今还用不了呢。"她脸色难看，话语间却也带着哀凉。

夏乾哑然失笑，凤九娘的想法实在滑稽，若是大笔财富，怎么可能是铜钱？

大家又沉默了。夏乾看了曲泽一眼，意在问询要不要就此出村。而就在此时，远处孟婆婆的歌声又传来了：

大雪覆盖东边村子

阎王来到这栋屋子

富翁突然摔断脖子

还是五兄弟的故事。夏乾也听出来了，正想说上几句，凤九娘一下站起，脸色铁青："告诉她不要唱了，不要唱了！叫魂呢？想早早归西？"

凤九娘的言论着实过分，弄得夏乾不自在。他看了曲泽一眼，又看了看众人，站起来道："多谢款待，我们就此离去。"

“住些日子，等雪停了再走吧。”黑黑站起来挽留，觉得夏乾付了这么多钱，却只是住了一日，吃了一餐，实在有些划不来。

夏乾赶紧摇头。他本来是喜欢掺和怪事的，但如今这个村子实在太过古怪，位置奇怪而且没什么人。自己又带着曲泽，实在是不想久留。他言不由衷地道了谢，带着曲泽就出了房门。

昨日的薄雪已经化了，地面干干净净的，天气也已经放晴。夏乾回房收拾行李，和曲泽二人闷声走到了吊桥边上——

桥断了。

眼前的悬崖深不可测，残破的吊桥挂在峭壁上，绳子在秋风中微微舞动。

二人愣住了。曲泽一把拉住夏乾：“小心，别过去。”

夏乾轻轻推开她，小心地向前挪动观察着。吊桥是从村子这一侧断掉的，长长的绳子耷拉下去，零星挂着破旧的木板，像个垂下头去的、头发长长的女人。顺着这断桥向下看去，在这断桥的正下方竟躺着一位老人。

老人整个脸部朝下，手脚张开，脑部渗出了殷红的血，像是摔在崖底的碎石堆上，身上骨骼似乎尽数折断了。

夏乾向后退了一步，脸色苍白：“小泽，不要过来。你快去叫人来！”

第二章 怪事连发两人亡

“还有救吗？会不会还有救？怎么也要想办法把她弄上来！”黑黑趴在地上朝山崖看，显得异常焦急。

“我去找绳子！”水云赶紧回屋去翻，哑儿拉住她，说要一起去。

夏乾趴在山崖边缘朝下看：“她是不是孟婆婆？我早上见过她的背影。”

“是，”吴白脸色越发苍白，看向凤九娘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怎么回事？关我什么事？她多半是失足坠崖，你看我做什么？！”

吴白生气道：“你心虚什么？当务之急是救人上来。”

黑黑看着奔跑而来的哑儿与水云：“怎么样？有绳子吗？”

“原本在茅草屋放着的绳索都没了，”水云擦擦汗，“明明那么长一捆，怎么就没了？”

吴白急道：“那怎么救人？”

“都别嚷了，”凤九娘直起身来，看着山崖底部，声音发颤，“等村里人回来再说。”

曲泽上前：“如果不及时救治——”

“关你们什么事？”凤九娘瞪了她和夏乾一眼，“这下好了，吊桥修好之前你们也别想离开，除非自己去爬后山的峭壁。在这儿白吃白住，少讲废话。”

夏乾气恼，想上去和凤九娘理论，却被曲泽拦住了，示意他看看后山的峭壁。

巍峨的群山像是穿破了雪雾，也将云端刺破。离他们最近的山体几乎与地面垂直，怪石林立，根本无法爬行上去。进入村子必须通过狭窄的洞口，本就鲜有路人经过，如今吊桥也断了，整个村子彻底成了一座孤岛。

孟婆婆的尸首也无法被移动上来，只得等到村人回来再想办法，若是等得太久，只得先撒上稻草，再将其火化。几个小辈开始哭泣。夏乾垂头回了屋子，哀叹一声，滚到了床铺上。

桥怎么就断了呢？一般都是人砍的。但是砍断桥有什么用？村子本来就与世隔绝了，村民又不出村，若是想将他们困在此地，也没什么必要。若是想要自己身上的银子，抢钱便是了……

夏乾胡思乱想，又翻了个身。他昨日睡得不好，只觉得浑身疲累，但偶尔翻身，只觉得右手边的床上有细碎的末子。夏乾自小受的待遇堪比皇亲国戚，这床上有异物，自然是能感觉出来的。

他爬下床，掀开床单，下面居然有很多细碎的米粒。

米粒来得古怪，兴许是村子的习俗，来了生客要将米粒铺在床褥下。夏乾想了片刻，也不明白为什么，直接就把米粒扫到地上，铺好被褥准备接着睡。

在梦中，夏乾总觉得孟婆婆还在不停地唱着，脑海里总是回荡着开头几句歌声：

大雪覆盖东边村子

阎王来到这栋屋子

富翁突然摔断脖子

夏乾本想小睡片刻，不承想睡到了晚上，黑黑敲门，告诉他要吃饭了。

饭堂里依旧是悄无声息的，吴村的人个个无精打采，对夏乾也

不似白日那般热情。夏乾倒是能吃能喝，第三碗粥即将入肚的时候，见吴白偷偷留了点饼，藏于袖中。

见大家都不说话，夏乾开口道："小白先生留着晚膳是要给谁？"

吴白红了脸，急忙把东西藏到更里面去。凤九娘冷眉一横："你又想去喂那畜生，是不是？"

水云见状，扔下筷子，对凤九娘颇有不满："什么畜生，木须它不是畜生！"

这下轮到夏乾发愣了，木须是什么？他把目光投向吴白，只见吴白道："它不是畜生，是小狗。"

夏乾喝了一大口粥，含糊地问道："哪儿来的小狗？"

吴白似是考虑了一下，才答道："捡的。"

凤九娘放下筷子冷哼一声："捡的？山里捡的能是狗吗？"

夏乾这才有点明白过来，山里捡的，莫不是狼？

吴白涨红脸："它很可怜的，也很小，牙都没长齐，怎么会……"

吴白还要说话，被凤九娘瞪了回去。夏乾无所谓道："这也无妨，狗本就是由狼经千年驯化而成。"

凤九娘冷笑道："你个穷酸书生懂什么？畜生嘛，劣性不改，哪天伤了人，吴白怎么交代？狼会伤人，你们一个个难道都不知道？"

她咚的一声甩了碗筷，瞪着一群小辈。

吴白再也忍不住，大声争辩："木须它不一样！九叔的捕兽架子伤了它，木刺刺穿了它的喉咙，好不容易才活下来。它不会嚎叫，进食也有问题……它若是狼，定然受到狼群欺负！何况它这么老实！"

凤九娘又是一声冷笑，刚要开口，哑儿却一个劲儿地拉住她，

神情有些激动。那狼与她同病相怜，都无法出声，自然多了几分同情。

毕竟敌不过这么多人，凤九娘叨咕几句，没有再理这事。吴白满心欢喜，又装了些吃食，曲泽也过来帮他装了一些。

烛火闪了一下，屋外狂风大作，哑儿上前关上了窗户。水云一歪头：“又要下雪了？”

她说得倒是准了。天空又飘起雪花，一片片扔在地上像是撕碎的纸。众人用完晚膳就悉数散去，夏乾回房准备入睡，却久不能寐。直到半夜三更其他人全部入睡，他索性找到灯笼，披衣起身出门，告诉自己是出门赏雪去。

说是赏雪，他夏乾哪里有这种闲情雅致，只不过是瞎溜达，肚子饿了找点肉吃。屋外雪花星星点点飞舞，远处的一排排小茅草屋像是蜷缩在雪地里的鼠，睡得正香。夏乾轻轻地走着，手中的灯笼把地上的薄雪照成橘色，再看脚下，忽然发觉有一排小小的脚印。

这显然是某种动物的脚印，只是极度小巧，估计这动物个头不大。

夏乾这才想起，难道是那只小狗，木须？

他顺着脚印走过去，本以为脚印会通向吴白的住所，但却发现脚印通向了古屋。

足印原本是密集的，随后松散，足印间距离更远，可见这小动物原是走着的，突然开始跑动了。足印显示它从正门进了古屋厨房，只有进去的印子，却没有出来的。

除去木须的脚印，还有一双女人的脚印。极度小巧，也走向了古屋厨房。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脚印了。

在离古屋几步之遥的地方，夏乾闻到了一股肉香。夏乾本就饥饿，闻到肉味赶紧走上前去，却听见屋内有细微响动。似是火焰燃烧声、微弱的水沸声，而肉香味越来越浓。

夏乾犹豫一下，上前轻轻叩门。等了许久，却无人应和。夏乾心里觉得不对劲，这狗进去了也不出来，门也锁上了。根据脚印来看，屋内定然是有人了。

他从屋子门口折了树枝戳了窗户，伸着头偷偷瞄着屋内。窗户小洞里，是一只黄褐色的眼睛。夏乾惊得把树枝一丢，后退两步。待呼吸平顺之后上前再看，那眼睛仍然在，就在屋内，离他不过几寸。夏乾冷汗涔涔，这才明白屋中是木须的眼睛。它的眼睛斜向上，而犬类的眼睛则是平视的。他此时确定了，木须不是狗，真的是只狼崽。

这小狼僵住不动，也许是死掉了躺在灶台上？夏乾赶紧贴到小洞上细看，却见木须似乎还在喘息着。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琢磨着怎么把狼崽救出来。

然而此时，他却觉得不对劲。

屋里透出一股血腥味。

血腥味太过浓重，夹杂着肉汤的浓浓香味钻入夏乾的鼻中。他赶紧拿来松枝把小洞戳得更大，欲看看屋内，这才发现木须浑身是血地堵在窗边。

木须遮住夏乾的视野，但夏乾心中更慌了，一定是出事了！当务之急是把门撞开！他赶紧跑去唤来吴白。吴白此时睡得正香，被夏乾摇起来，迷迷糊糊地穿上衣服，这才明白小狼崽出了事，匆忙跑到古屋门口。古屋距离这几人的卧房很远，像雪中的孤岛。

“我们一起撞开门，能用多大力就用多大力！”夏乾死盯着门，对吴白说着。吴白脸色更加苍白，二人都明白，撞门不仅只是为了救木须而已，还希望弄清楚屋内究竟发生何事。

他们一个劲儿地撞着木门，木门发出巨大的响声，一下子就传遍整个村子。凤九娘屋子的灯亮了，紧接着黑黑、水云和曲泽屋里的灯也亮了起来。当他们撞了三下之后，便听闻咔嚓一声，屋内的门闩断裂了。

夏乾一掌拍过去，他想当然地认为，既然门闩断裂，门定然是一下就能开的。然而门并没有开，像是什么东西堵在屋内门口。

见门打不开，夏乾心里一凉。他拨开吴白的小身板，盯着门内："估摸有什么东西挡住了门。你退开，我把东西挪开，咱们推门进去。"

吴白退后一步喃喃道："为何有东西挡着？木须它、它究竟——"

夏乾把手伸到门缝里拨弄着门口的东西。然而待摸到那东西时，他的脸一下变得惨白。被门挡住的东西，夏乾是看不见的，然而他却感觉到了不对劲。

吴白愣住："怎、怎么了？"

夏乾脑海中闪过可怕的念头，他嘴唇的血色尽失，双手立刻从门中抽离。灯笼的光在此刻显得如此明亮，在这一刹那，将夏乾的双手照得分外清晰。吴白瞪大眼睛，看清了夏乾的手——

他的手上全都是血。

吴白面色苍白如纸，一个趔趄跌倒了。他不过十来岁的孩子，哪里见过这种场景！

夏乾只是缓缓抬起双手，仿佛才看清了手上沾的是什么。他颤抖一下，只手撑住白雪覆盖的地面，在地上留下个清晰的赤色手印。雪花打在脸上，冰凉刺骨如同耳光般把他从恐惧中扇醒。他还算反应快，发动全身力气撑起自己的身体，冲吴白大喊："叫人过来！"

吴白被他这么一喊也吓醒了，赶紧转身跌跌撞撞地向河岸几个屋子跑去。夏乾再度将手伸进门去。他明白，有人受了重伤倒在屋内门口处，若要开门救人只能先把那人挪走。此人生死未卜，若是一息尚存，兴许还有救。

他小心翼翼地把屋内的人推开，直到门能打开一人宽的窄缝。夏乾一下子钻了进去。屋里只有刚刚扒开门缝的一道微光，其余一片黑

暗。光线虽然弱，但是仍能看得清楚周围的一切。

有个人躺在血泊里，脖颈处被撕裂了一个巨大的口子，仿佛头要与身子分离，然而骨骼似乎还连在一起，鲜血源源不断地从身体中涌出来。全身都是伤，胳膊似乎因为剧烈的拉扯而脱臼了。

夏乾双手开始颤抖。他看清楚了那人的脸，自己脑中一片空白。

“夏公子！夏公——”只听得黑黑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夏乾还未做反应，门就被硬生生推开，门外的灯笼光线刹那照了进来。黑黑一行人提灯站在屋子门口，着急地张望着。

血泊中的残躯被光线照亮，众人也看清了地上的人。只见残缺的哑儿躺在地面上，血缓缓从白嫩的脖颈流淌而下。她原本美丽的脸显得痛苦而狰狞，脖子几乎被弄断，脱臼的手臂怪异而无力地摆着不自然的角度，显然是完全断裂了。

站在一旁的曲泽则瞪大了眼睛，立即扯下衣裳，下意识地上前去止血。

“还有救吗？”凤九娘的声音开始发颤。

曲泽看了瞳孔，垂头轻声道：“已经死去很久了。”

凤九娘没有掉泪，只是呆呆望着哑儿的脸。她泼辣嘴快，一直喜欢沉稳安静的哑儿。如今却见了这番情景，凤九娘脸上血色尽失，整个人似乎被风一吹就会倒下去。

水云哇的一声哭了，她是众人中第一个哭的。她不懂得隐藏情感，只是刚刚接受事实，这种满心的哀伤终于累积到极点，泪水便决堤而来。水云哭泣，黑黑闻得此声也落了泪。吴白不语，咬着嘴唇。

夏乾脱下外衣为哑儿盖上，喉咙哽了一下，抬头问曲泽道：“怎么会这样啊？”

曲泽脸色苍白：“失血过多。”

她指了指脖颈处。哑儿的脖颈像是被扯断，也像被撕裂。撕裂的伤痕很是奇怪，也许是用手拉扯所致。不论如何，这种伤口绝非意外所致，只怕是遇了袭。

夏乾环视了一下屋子。整个厨房密闭，窗户从内部闩上，烟囱极小，容不下人通过。厨房一共两个门，一扇从厨房通向外面，在哑儿遇害时是闩上的；第二扇通往旁边的陈旧卧房。夏乾一下站起来上前想推开第二道门，门却没被推开，显然是有门闩从卧房里将门闩住了。

水云与黑黑不停地哭泣，周围变得如此安静，只听得不远处炉灶炭火噼啪作响。灶台上放了口大锅，锅子侧翻着，一些肉块随汤撒了一些出来，夹杂微微药香，冒着腾腾热气。

夏乾看着锅子，其他人也莫名地去看那个锅子。

谁也没有说话，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想起同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五个兄弟的山歌：

大雪覆盖东边村子

阎王来到这栋屋子

富翁突然摔断脖子

姑娘吃了木头桩子

老二打翻肉汤锅子

肉汤锅子侧翻着冒着热气，咕咚咕咚地像是想要说些什么。

夏乾的脸色苍白起来，这件事太过诡异，可是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提它。

凤九娘低声道：“后屋有棺材，村里防止有人突发意外故而一直备着的。要不要……”

“你们不报官？”夏乾愣住了。

“怎么报官呀？”黑黑擦着眼泪，“若是吊桥不断，我们走上一天才能到山下的衙门。小村子出这事，衙门一般是不愿派人来的。来了也是敷衍了事。”

“村里也不是第一次出这种事了。去年村中有人被狼杀害，最后还不是草草葬了。”吴白说得很是平静。他抱起木须，率先出了门。

夏乾一夜未睡，去帮着抬来早早备好的棺材。忙完之后，天也彻底亮了。他回想哑儿的死状觉得疑点颇多，刚想回屋，曲泽却把他拉到一边，说了说哑儿遇害的情况。

曲泽只是略通医理，却也看出哑儿伤得极重而且伤口极度不寻常，身上呈现多处伤痕，手臂也脱臼了。脖颈处的撕裂痕迹是最怪异的，单纯人力拉扯不能导致这种惨烈结果，如果是利器所伤，伤口也不够整齐。但是最怪的不是伤口，而是封闭的屋子。

夏乾眉头紧皱：“我和吴白撞门进去的时候已经下了雪，屋子周围只有哑儿和木须的脚印。还有，出了这种事，他们居然不报官！小泽，村里是不是都是这样做事？”

曲泽咬了咬嘴唇：“我们最好早早出村，这也太不寻常了。我只怕村中藏着歹人——”

她还没说完，夏乾噌地快步向古屋走去。他记得清楚，昨日自己撞门之时四周没有其他脚印。如果真的有歹人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。

行凶之人进了厨房随后入了卧房，之后就一直没从卧房出来过。

应该早做检查的！夏乾在雪地中奔跑，内心懊悔不已。待他到了屋前，只见几排脚印从厨房门口到了卧房的窗子旁，再看窗子，已被撬开。而门显然已经不是先前闩住的样子。

有人进去过。

夏乾心中一凉，却又诧异不已。只听背后传来脚步声，黑黑慢慢走来。双目红肿，倦怠不堪。

“昨日我与水云查过了，里面没有人。”

黑黑很年轻，成熟冷静，比其他人聪慧理智很多。她上前推开门，嘎吱一声，一股霉味扑鼻而来，夏乾这才彻底看清了屋内的全貌。

都是古时装扮，古旧异常，显然是大户人家的屋子。陈设与夏乾几日前偷窥所见并无太大出入，而他却注意到床榻上的被子没了。

“这被子去了何处？”

黑黑听得夏乾如此问，顿时愣住：“被子？怎么会有被子？我长这么大，这还是第一次进这屋子。古屋有些年头，怎么可能会有被褥之类的东西堆在这里？”

夏乾心中大惑，自己那日着实看见一床被子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，是不是记错了？再过去，侧门即通向厨房，门闩好好地都闩在上面。

“是不是没什么异常？”黑黑问道。她的声音如同消融的冰雪，依旧是细声细语。

夏乾叹道：“你们胆子真大，若是有歹人怎么办？”

黑黑坚定道：“那又何妨？歹人害死哑儿姐，我们怎能姑息。这村子不过还剩几人而已，我们不去，谁又去？”

“这……不对劲啊。”夏乾环视一周，慢慢吐出几个字。

黑黑一愣：“什么？”

“太干净了，”夏乾皱了皱眉头，“好像没什么灰。”

夏乾继续环视着，沉默许久却并无特别发现。黑黑才开口：“哑儿姐不能白死。”

这一句铿锵有力，夏乾只是一声叹息："水云好像很伤心。"

黑黑双眸微闭："哑儿大名为绢云，是水云的亲姐姐。"

这倒把夏乾一震，瞠目结舌，脑子完全没转过弯来。

黑黑只是沉默一下，才缓缓道："你毕竟不是村人，但旧事已去，此话我说了也无妨。哑儿的娘生产之后身子就变差了，夫妻并不和睦，她得知水云的娘怀了孩子这才……气得病故。而水云的娘最后死于难产，但孩子保住了。故而水云生来就没有母亲。"

她的话没有讲得很通透，但是夏乾也明白几分。水云是私生子，她与哑儿是同父异母的姐妹。

"她们的爹呢？"夏乾觉得这个"爹"才是罪魁祸首。

"去世了。他原本也只是想要个儿子，如今折腾一通却没有结果，自己也害了病。"

简单来说，姘头上位，气死大房，最终三人都撒手人寰，留下两个女儿和谐相处。夏乾哀叹一声，这事若搁到自己头上……不敢想，不敢想。所以一人只娶一个妻子最好。他此刻无比庆幸自己逃婚出走，但一想到曲泽，心中还是莫名有些愧疚。

他走了几步，黑黑又道："村人狩猎时常受伤，我处理过野兽的撕咬之伤。然而哑儿姐脖子伤痕很怪，像撕咬所致，却并不完全一致。野兽的牙齿更加锋利，力气也会更大。"

夏乾迟疑一下："曲泽说过，不像人力所致，不像利器所致。而你说不像野兽所致，那究竟怎么回事？"

二人沉默了。整个事件异常怪异，而奇怪的不止一处。不久，夏乾就回了屋子，见案上供奉着木雕菩萨，香案上还有未点的香，他犹豫一下，竟点了一炷，上前参拜了一下。

夏乾的母亲信佛，他不信。但只来吴村几日却连死两人，夏乾

又无法出村。哑儿死得太蹊跷，而且那山歌……

夏乾心中一团乱，拜了几下，抬头看了看菩萨。粗制木雕有些廉价，菩萨的相貌也有些模糊不清。香气袅袅，浮在空中，夏乾觉得所谓的菩萨就是个木头疙瘩，也不知灵验不灵验。

他“唉”了一声，滚回床上闭了眼睛。刚刚自己许愿，保佑一切平安，保佑村子不再死人，保佑自己早日出村。

菩萨好像哪一条都没答应。

夏乾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没吃东西，直到傍晚，曲泽才叩门硬把他拖去吃饭。

厅堂里灯火通明，饭菜同前两日一样。夏乾木头般咀嚼着，品不出什么滋味。

众人皆在，然而哑儿却永远回不来了。

“你们不觉得太奇怪吗？”吴白声音略微发抖，他单手端着饭碗，却是端不住的样子，“哑儿姐死得太奇怪！这究竟——”

凤九娘厉喝一声：“蹊跷？这不明摆着嘛，木须那畜生干的好事！”

夏乾一听顿时愣住了。的确，当时只有木须在屋子里，它还浑身是血。

凤九娘冷哼一声，继续道：“哑儿在里面炖汤时将木须带进去！它本是狼，怎能见肉汤？可怜的哑儿……”

夏乾刚要反驳，却见吴白轰然站起大声嚷道：“怎么会是木须，它这么小！”

曲泽也低声接话：“看着伤痕很怪，不像——”

凤九娘一拍桌子冷笑道：“畜生就是畜生，还能当人不成？哑儿

一个人进了屋，就莫名死了。你看那伤口，分明是畜生咬的。定然是畜生咬了哑儿的喉咙——”

“都别说了！”夏乾听她说话就觉得很烦。

凤九娘的脸气得煞白：“你一个过路的穷书生，凭什么命令我？碰上你真是我们的劫数，你这瘟神一来，这村子哪里还有安生日子可过？”

夏乾本应立即开口反驳的，但他愣了一下。“瘟神”这个词真是太熟悉了。凤九娘竟然会直接说出他在庸城老家的绰号。难道自己真的这么像瘟神吗？

曲泽见状慌忙劝架：“我们逗留几日，就会离开的。”

“离开？巴不得你们现在就离开！我们好吃好喝地待你，你却不懂得知恩图报。”

她竟然要动手。夏乾赶紧躲闪，一甩袖子，暗袋破了，甩出些许碎银子。只听一阵叮叮咣咣响动，雪花般的碎银子滚在陈旧的桌面上，明晃晃的强光闪了所有人的眼。

凤九娘只是呆呆地盯着那些银子，仿佛没见过似的。

曲泽惊得一下子拉住夏乾的袖子，二人退后两步。

夏乾原计划是想和凤九娘吵嘴的，还没开口，银子就掉了。他也是没想到会这样，又愣了片刻，把桌子上的银子往怀里一收，哼了一声就走了。

夜风微凉，乌云散去，明月高悬。

夏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。

来这村子数日有余，却是一日也未曾睡好。他此刻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把银子露出。凤九娘贪钱，他不是不知道。出门在外不宜露

富，一下散出这么多银子真是不妥。

倘若运气不好……会招来灾祸。

夏乾两眼一闭，又翻了个身。不行，明日就走，走不成就后日再走。山体险峻又如何，垂直的峭壁又如何！索性赌上这条小命。在村里耗下去不知要耗到何年何月。

天气很凉，屋中的炭火烧得很旺。夏乾又开始胡思乱想了，这炭火应该是凤九娘安排的，而今日大吵一架，她却是不喜不恼，还让黑黑端来炭火，着实奇怪。是不是想让自己再打赏些钱？

夏乾觉得胸口闷，翻身起来推开窗户。月色皎皎，清洒入户。他吸了吸夜里寒冷的空气，趴在窗户上眺望。

远处哑儿的木棺清晰可见，在月色下微微发白。她的棺椁没有下葬，而是直接放在村子边上的大松树下边。

就在夏乾发呆之时，一个身影闪现。那是一个少女的身影，穿着单衣，走路慢吞吞的。

夏乾眯起眼睛才看清楚，是水云。

若不是看清了脸，夏乾是不会相信的。她走得太慢，不似往常活泼，手中捧着松枝和点心。她轻轻地坐在地上，把点心小心翼翼地摆好；又拿起松枝，扫去木棺上的冰霜。夏乾看不清楚她的表情，却能看到她不住地用袖子抹着眼睛。待扫干净雪，又趴在棺材上遮住了脸，浑身瘫软，不住地颤抖着。

她哭了，也许是怕扰人清梦，哭得无声无息。

水云本是私生子，与哑儿不是名正言顺的姐妹。白日里水云虽然唤哑儿姐，却也是跟着众人一起叫的。水云虽然坚强却也不过是个小姑娘，如今唯一的亲人死去，也只得在黑夜无声落泪。

月光把一切都洗得发白。人本身就渺小，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

又是这么不堪一击，似飞雪，该化则化，该无则无。

夏乾轻叹一声。这么小的孩子，给自己姐姐上坟都要有所顾虑，都怪上一辈的人孽债太多。他不想再看，轻轻关上了窗，回到床上盖好被子昏昏沉沉地睡去了。刚睡下没多久，却被冻醒了。睁眼发现苍白的月色入户，窗户被风吹开正在微微颤动。夏乾无奈起身关上窗户，却见水云睡在木棺前的地面上，蜷缩成一团，似乎是哭累了才睡着的。

这么冷的天……

夏乾不忍，拿了衣服出去，欲将水云拉回去睡觉。

待他走上前，却发觉不对。

水云身上的衣服似乎和之前所穿不同。夏乾想了想，估计自己记错了。

白色棺椁在月光的照射下越来越苍白，水云小小的身影就躺在月下白棺的阴影里，似是得到了嫦娥的庇佑安然睡去了。夏乾上前，想把她推醒。虽然水云年纪不大，毕竟男女授受不亲，夏乾总不能抱她回去。

他伸出手去，觉得水云的皮肤冰冷一片。这种冰冷是彻骨的，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东西。夏乾一个激灵，一种可怕的念头吞没了他。

“水云，你醒醒！”夏乾额头冒汗，使劲地推着她。

约莫推了几下，水云动了动，呓语几句将夏乾推开，就是没有醒来。夏乾见状大大舒了口气，原来自己多虑了，水云真的只是睡着了。

白棺里是哑儿残缺的尸体，水云竟然可以在此酣睡。夏乾摇摇头，想继续推她，却发现她身上白底蓝花的外衫滑落，他伸手替她盖上了。

远处的林子漆黑一片，随风传来微弱的响声，似是风吹树叶发

出的哀鸣。

“……富翁、姑娘，老二、大哥，竟然都死在这样一座山上，死后灵魂不散去，成了孤魂野鬼，日日哭泣，宛若山间的风声……”

夏乾脑海中忽然出现五个兄弟故事中的语句。他觉得夜半此地，阴森可怖，赶紧猛推了水云几下，想叫她一起回屋，可水云就是不醒，打了个嗝儿。夏乾闻到了一股酒味，抬头才看清远处有个酒杯。这小孩子不知从哪里学的吃酒习惯，定然一时半会儿醒不了。夏乾万般无奈，只能把她抱进去。

夏乾看着水云，觉得她长得倒有几分像死去的哑儿。风吹动枯树发出沙沙响声，似人走动，如人低语。

今夜真是古怪。

夏乾用衣裳裹紧水云，然而就在抱起水云之时，却闻到一股清香，这像是哑儿身上的皂角粉香气。夏乾一哆嗦，下意识地往四周看看。可就在他转头之时，偏偏看到了——

院子的黑暗角落里有人，一闪而过，快得不能再快。

“人”，这个定义实在太不准确了。夏乾看见了“人影”的正脸，她就站在古屋后面的阴影里。

院角的影子，这么像……哑儿？

夏乾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脑袋一片空白，手脚一软，水云吧嗒一下掉到地上，摔醒了。

夏乾赶紧将她扶起，但是瞪大眼睛低头一看，却看到水云盖在身上的蓝白衣服。这才明白方才哪里不对劲，自己又为何能闻到哑儿身上的香气。水云刚来时穿的不是这件外衫，这件衣服是后来盖上的。

夏乾认识这衣服，哑儿遇害时穿的就是这件，这是一件深蓝与素白相间的花纹罩衫。哑儿穿起来，虽然朴素，却素雅大方，蓝白花底

仿佛上好的瓷器图案。如今看来，这罩衫在月光下堆叠在地上，却格外诡异，毕竟罩衫的主人已经躺在白棺里再也无法苏醒了。

夏乾定睛一看，衣服上还有一点点血迹。

这衣服是怎么从棺材里跑出来的？

夏乾不住发抖，他看着水云睡眼惺忪的脸，那眼睛，真像是哑儿的眼睛。

“怎么……我怎么？”水云双眼还是红肿着，撑起地面爬了起来，不解地看着夏乾。

夏乾只是下意识地后退。

水云摸了摸后脑勺，长长的睫毛与红肿的双眼掩饰不了她哭泣的事实。于是她赶紧低头，似乎是不想让夏乾看见自己哭过。然而夏乾此时已经心不在此，三魂七魄都丢了大半。

“夏公子，你怎么傻了？”见他不说话，水云木愣愣地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
夏乾这才幡然醒悟，拉着水云要进屋。

“快走！”

水云被他这么一扯倒是莫名其妙。就在拉扯中，水云看见了地上的罩衫，脸猛然变得煞白，断断续续道：“这、这怎么会？怎么会在这儿！”

水云吓得念完这几句，却猛地住了嘴。

“快进屋！”夏乾又喊一声，把水云连拖带拽地拉到曲泽屋里。

曲泽听见叫门声，这才知道是夏乾来了，脸上一红，速速套了外衣，点灯开门。半夜入女子闺房是极度不合礼数的，但夏乾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只盼着不要再出屋才好。

“怎么？”曲泽脸依旧红着，只是匆匆给他们倒了热水。

水云捧起杯子大口喝着，显然是冷得不行。夏乾不言，也是咕咚咕咚喝着水。二人默契地沉默了，令曲泽异常不安。

“有急事？你们……”

“见鬼了。”夏乾喘着气，呼哧呼哧道。

“见鬼了”三字足以把曲泽惊到。水云低头不言，兴许是吓怕了，夏乾只是抬头对曲泽道：“我刚才看见……”

“看见什么？”

夏乾犹豫一下。他到底看清了吗？是鬼吗？连他自己都不确定。

良久，他才反应过来：“不管我看见什么，那东西还在。你去打开窗看看便知。”

一听“那东西”，曲泽只是一颤，惊恐地看了夏乾一眼。夏乾只是摇头叹气，爹着胆子走到窗边，嘎吱一声开了窗。树林黑暗而幽深，月光之下，哑儿的白色棺材就在树林不远处放着，清晰可见，泛着寒光。

“你看，衣服还在那白棺下堆着呢——”夏乾用手一指，然而手却僵在半空中。

“什么？”曲泽踮着脚尖，巴望着看着外面，却不敢靠近窗户一步，生怕什么东西会突然冒出来。

窗外月光下，雪地上堆着一些点心、一些松枝、一个酒杯。除此之外别无他物。

夏乾呆若木鸡。哑儿的那件蓝白花纹相间的外衫明明刚才还摊在地上，而此时却已无影无踪。

第三章 亡人风雪夜归来

夏乾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如何飞奔回屋的了。他只记得，自己回来后窝在被子里缩成一团。他确定他看见的就是哑儿。

可是……

他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似乎听到门响了一下。很轻微的声音，但是夏乾睡得不熟，于是半睁开眼睛看了一下。只见窗户上有影子在移动，是人影。

夏乾陡然睁大了眼。那影子从左至右地动，人影佝偻着，像是一位老人，很快就消失了。

若说老人，除去之前已经坠崖的孟婆婆，村中此时已经没有老人了。孟婆婆的影子夏乾是见过的，和这个影子一模一样。

此时夏乾的脑中已经空无一物，在亲眼见到哑儿之后，他又在半夜见到了孟婆婆的影子。他挣扎了片刻，决定坐起来趴到窗前看看。

窗户被打开，发出了很轻微的嘎吱声。

夏乾满头大汗地从窗户缝中往左侧望去。窗外明月高悬，孟婆婆的背影在月下很是清晰。夏乾可以看到她花白的头发和暗红色的破旧衣衫。她在月下仓皇而行，很快就消失在了夏乾的视野里。

在这一刻，夏乾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他喘着粗气，砰的一声关了窗，浑身颤抖地坐在地上。夏乾闭紧了眼睛，回忆刚才所见的一幕。的确是孟婆婆的背影，虽然他与她并不熟悉，但是毕竟是见过的。夏乾擅长记人，怎么会认错？

可是她死了，她和哑儿都死了——

夏乾浑身汗如雨下，只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噩梦。冷静片刻打开

窗户再看，空中的月亮被乌云遮住，而窗外已经没有任何人了。地上的雪早已经融化，没有留下任何脚印。夏乾看了一会儿，鼓起很大的勇气，想把门打开出去看。

他走到门前，推门，门却打不开。他再推，却依然推不开。他怔了片刻，冷静下来，慢慢爬起来回到床上，罩上被子，瑟瑟发抖。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想着想着，竟然分不清现实和梦境，满身是汗地睡着了。

这一夜他睡得极不安稳，像是听到了喧闹的声音。在梦中又梦到了山神从祭台上走下来，而自己在破庙中不停地朝它扔稻草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有人来到门口，“咦”了一声，又开始敲门。

“夏公子，为何不去吃饭？”

这是黑黑的声音。夏乾惊醒了，这次发觉屋外阴了天，不知何时又飘起雪花。因为天色昏暗，自己早已睡过了吃早膳的时辰。他擦了擦汗，脸色苍白地开了门。黑黑端着水盆站在门外，有些担忧。

“你的门怎么从外面闩上了？昨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。”

夏乾结结巴巴道：“你们也看见孟婆婆了？”

黑黑惊道：“什么孟婆婆？曲泽姑娘和水云讲了。哑儿姐已经死了，我估摸着是你看错了。夏公子——”

夏乾呆呆的，突然冒着雪花跑出门外。他身上没有穿厚衣服，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在这之后，他清醒了几分，一路跑到了断桥边上。此时雪花已经覆盖了大地，断桥四周没有任何脚印。夏乾慢慢走过去，心咚咚直跳。如果他昨日真的见到了孟婆婆，那么她就没死。若她没死，那……

夏乾小心翼翼地朝断桥下面看去。

雪花不住地坠落到山崖底部，将山崖底部铺成一片白。而断桥

之下，孟婆婆的尸体依然蜷缩在那里，身上穿着暗红色衣衫，只是尸身上盖了一层薄雪。

夏乾吃了一惊，觉得浑身发凉。

黑黑却呼哧呼哧地跑来问：“你又怎么了？”

“没怎么，”夏乾拼命地朝下看着，“是不是有人动过尸体？似乎……姿势有些不同。”

黑黑一惊，连忙看下去：“也许是昨夜的狂风？”

夏乾故作镇定地站起，脑中却已经空白一片了。他痴痴愣愣地走进饭堂，却见厅堂之中的几人已经放下了碗筷，聊起天，见夏乾来了又纷纷闭了嘴。

“你怎么起得这么晚！”曲泽赶紧给他递过干粮，“凉了，要不要热一热？”

“热什么？”凤九娘冷哼一声，脸色也苍白，像是一夜没睡好，“见了鬼，吓的呗。”

黑黑进门就听见这话，有些气恼：“凤九娘，不要提鬼，哪儿来的鬼？”

“死了一个，还敢顶嘴了？怎么，你不是都看见了？”凤九娘瞪了夏乾一眼。

夏乾一句话也没说，低头喝粥，水云也绷着脸不说话。

“那个……哑儿的衣裳是不是只有那一件？”曲泽倒是想得细，抬头问了黑黑。

黑黑点头：“应当是一件没错。哑儿又高又瘦，谁也穿不了她那衣裳。”

“她是怕水云冷，所以才回来给她罩上衣衫的。”吴白突然幽幽传

来一句，这一句可把众人吓得不清。

黑黑责备他不该胡说：“世上怎会有鬼？你不是不信鬼魂吗？你的书读到哪里去了？”

吴白倒是一脸淡然：“我本来不信。可是有又怎样？没有又怎样？好鬼自然不会害人。《山海经》里面全是鬼怪妖魔，谁又知道真假？”

水云神情疲惫，像是一夜没睡。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变成了鬼，还给自己披上一件衣服。她又怎能不胡思乱想？

夏乾的脸色更难看，他没有告诉别人，自己一晚上见了两个鬼。

曲泽问道：“夏公子，你从古屋那边看到的哑儿，是人？是鬼魂？是一件飘浮半空的衣衫？还是……有腿的？”她语无伦次，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问。

黑黑有些害怕：“衣裳还能长腿不成？”

夏乾只是不住地喝着粥，良久才轻声道：“我看见了她的脸，感觉是个人。”

众人沉默，各自思索心事。片刻，夏乾放下筷子喃喃道：“看来我还是早日离开为妙。”

夏乾这一句只是悄声自语，然而凤九娘却在不远处盛着粥发话：“遇上这事，夏公子定然是觉得村子不安稳，不过还需要再等一些日子。村中无人，山路崎岖，如何出得去？村子虽小，好歹也能有吃有喝有住，对不对？”

她吐字极缓，也极温和，温和得不像平日的她。

“我遇到了这种事，怎么住哇？”夏乾摇了摇头。他很不喜欢凤九娘，只是冷冰冰地答，如同窗外异常干冷的空气。

曲泽心里也很害怕，赶紧点头道："雪停了我们便想办法离开。"

"我离开，你留下。峭壁不好攀爬，弄不好会出事。"夏乾冲曲泽说着，犹豫一下，又道，"在走之前，我还有些事要做。"

曲泽一愣："做什么？"

夏乾只是低头吃饭，缄默不语。但是他双眼中暗含心事，像是有了主意。

曲泽认真地看着他。她偷偷地看过他千次百次，凭借对他的了解，知道夏乾一向心直口快，此时欲言又止，定是有事瞒着众人，只是这件事不便在饭桌上提起。

而吴白只是低头，偷偷往怀中藏烧饼："我觉得凤九娘说得在理。山体陡峭，你要爬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况且，哑儿姐做了鬼也不会害人，对不对？"吴白转向水云，似是渴望得到肯定。

水云本是一言不发，听到此言，却毅然点头。难得这两人有意见一致的时候。

黑黑打岔道："木须如何了？"

"能进食了。木须它也真是可怜，多灾多难的，好在命硬。"吴白一说起木须，顿时欢喜起来。

凤九娘猛一转头，狠狠道："你还留着那畜生？那个煞星，嗜血的臭东西——"

她刚刚还是和和气气的，脸色一下变成这样，带着几分暴戾。

吴白听了此言却异常愤怒，他站起来，小小的身躯摇晃着："凤九娘，我敬你是长辈，你也不能这样胡言乱语。哑儿姐死得不明不白，你也不能怪罪到木须头上。你此般胡言乱语，真是小人所为！"

吴白这孩子读书不多，连骂人都不会，出口都是这么酸溜溜的

词，实在是没有任何力度。

“不是木须是谁？狼不吃人，难道喝粥？它没准还吃了哑儿几块肉，动了荤腥——”

只听咣当一声，水云已经站起，全身颤抖，眼圈也红着：“你的意思是说我姐姐喂了狼？”

水云这句话泛着冷意，她第一次用了“我姐姐”来称呼哑儿，显然受了刺激。昨日前半夜的悲伤与后半夜的惊恐，就像是泼在心底的油，被凤九娘的刻薄言语点燃了火。

吴白急急道：“水云你不要听她胡说，怎会是木须干的？不要听她信口雌黄。”

凤九娘大怒：“你这黄口小儿骂老娘信口雌黄！我呸！”

“吴白，你少说两句，凤九娘你也是！”黑黑想劝架，然而此时水云抓起弓箭，一下冲出门外。

夏乾顿觉大事不妙，影子般闪过去，一把拉住水云大喝：“你疯了！你要做什么？杀狗？”

杀狗。他的话有些幼稚，可水云却停下了，抬头看向夏乾。夏乾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，她的眼睛——那双酷似哑儿的眼睛——真的透着杀意。

黑黑却赶紧拽住她：“水云，冷静些！未必是木须干的。”

水云回屋了，木然地坐在椅子上，不哭不笑。

凤九娘依然不住嘴，反而笑道：“你说哑儿是你姐，她认过你？你看你这样子，就会撒泼。哼，以后莫不是要学了你娘那点本事，学着勾搭男人？”

水云一下跳起来，狠狠起拉住凤九娘的衣襟：“你别以为我不知

道你——”

厅堂乱成一团，大呼小叫不停，眼看要打起来。夏乾徒手就把水云拉开，一下子将她推到黑黑怀里去，水云被几人按住。

夏乾按住了水云，瞪了凤九娘一眼：“用这种话指责小辈，青楼女子都比你有涵养！人家还比你年轻，比你有钱！”

夏乾一旦决定开始指责凤九娘，什么词都敢用。他这个人一向话多，不说污言秽语，也句句戳人心。

曲泽一看大事不妙，匆忙把他往门外拉去。二人出门之后呼啦一下将门关上了。不久，便听见屋内传来凤九娘的骂声、哭声、砸东西声，这一串的声音里都夹杂着夏乾的名字。

夏乾气喘吁吁，摇头叹息：“小泽，这地方实在可怕至极！白天有疯婆子，晚上还有鬼。我们还是早些走吧！”

曲泽赶紧拉住他：“我也想走。但今日阴云密布，就怕要下雪，你怎敢去爬山路？你若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和夫人交代？”

夏乾一怔，垂下头去。安全是一回事，把曲泽丢在这里自己跑路，又非大丈夫所为；但有些事应该早和曲泽讲清楚。

“我本也想等雪停了就走。但这山路太险，我们又不急着赶路。如今出了事官府又不能派人来，在这儿逗留几日把事情弄清楚也好。”曲泽赶紧劝他。

“可我弄不清楚，”夏乾苦笑，“你能弄清楚？”

“我……”曲泽摇摇头，她自己只懂得一点简单的医术，其他的帮不上什么忙。

二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夏乾突然看向她的脚伤，关切问道：“你的脚伤好些了吗？”

曲泽心中警铃大作，这句关心未免来得迟了一些。她认识夏乾几年，知道他是有事相求。

“好了是好了，”曲泽小心地斟酌言辞，“你要做什么？坑蒙拐骗之事我可不做。”

“今夜可有空？”夏乾温和地笑笑。

曲泽瞪大双眼：“杀人放火的事我做不来。”

夏乾伸手指了指远处。

曲泽看了一眼他手指的方位，顿时眼前一黑。那是哑儿的棺材。

“等到半夜咱再撬开，我估计一个人搬不动盖子……”夏乾摸了摸头，求助地看向曲泽。

曲泽叹了口气，却点了点头。

深夜，夏乾悄悄掩了门出来，手里拿着工具。天空布满乌云，似是又要下起雪来。他快步走到石棺那里等着曲泽。良久，曲泽才慢慢从屋里出来。她是估摸着夏乾先到才来的，她自己不敢早到，不敢独自一人在棺材前面等着。

“夏、夏公子……”曲泽的声音微微颤抖。

为了这种事把她叫出来，夏乾确实过意不去。对女孩子，说两句好话总是没错的。他赶紧夸赞道：“村中这么多人，我只信得过你。你能看清四周吗？”

他知道曲泽夜晚视力不佳。曲泽叹气，有些埋怨：“仅你一人无法抬起棺材板，非要我来。我看不清也好，总比看见鬼怪要好得多！”

夜风呜咽，灯影摇晃不止。夜晚诡异，夏乾欲早早弄完回屋去，便安慰曲泽几句，劝她快快行动：“你也知道，开棺是对逝者的大不

敬。但昨晚我看到的人影，不，鬼影，太像哑儿了……就在那里。”夏乾伸手一指远方，曲泽却是不敢抬头。

“我一定要确认她究竟还在不在棺材里。”夏乾毫无畏惧，扬起灯笼，晃了几下。灯笼异常明亮，不知加了多少灯油进去，为了让曲泽看清楚一些。

“她若是不在呢？”

“小泽，事发当日哑儿确实是死了？会不会活过来？”

“确实是死了，瞳孔都散了。”曲泽怨道，“你怎知世上没有鬼魂？你自己难道不害怕？”

夏乾只是一愣。他心里也是害怕的，想了片刻才道：“我母亲信佛，但我不知我信何物。若是换作易厢泉……他说过，人有渴望改变东西，因此要利用现有规律，虽是顺应天时却非一味遵循，这才是生存之道。有些事件光怪陆离令人难以相信，最终却可以得到解释。如果易厢泉在，他一定不会害怕的。”

曲泽赶紧点点头：“这些话确实像是他说的。我就想象易公子也在边上站着，我心里就不这么害怕了。”

夏乾放下提灯，端住棺材的一边，开始撬开钉子。钉子散落一地。曲泽也在另一边撬钉子。片刻之后，棺材板可以挪动了。

夏乾扶住棺材的一端，说道：“我扶好了，你也扶住盖子。”

曲泽依言扶住棺材板，手依旧发抖。乌云被风吹散，刹那间，月光皎皎，雪地一片纯白。

白色的棺材似是由上好的木材打磨而成，很是平滑。夏乾抚摸上去，觉得冰冷彻骨，如同抚摸在冰雪之上。天气原本寒冷，如今哑儿躺在棺材中两日，尸身定然是不会腐烂的。

前提是她真的死了——

夏乾摸索到棺材缝隙，准备发力，抬头对曲泽道：“我喊号子，一起抬。”

若是易厢泉在场，定然要责备夏乾了。曲泽一个女孩子，又凭什么要与夏乾一同干这种事？舍命陪傻瓜。

曲泽脸色苍白，双唇毫无血色。她微微一怔，迅速低下头去。夏乾只是抬起明亮双眸，笑着问了几句：“你害怕？有我呢。有我在你永远都不用害怕。”

夏乾本是无心之言，曲泽却真的将头抬起，怔怔地看着他，好像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。

夏乾没有注意她的表情，只是手上吃住力，集中精神道：“准备——”

他数了三声。棺材板不重，两人一起发力，盖子就被抬起，之后将盖子稳稳放在地上。

曲泽退后几步，没敢看。夏乾下意识地捂住鼻子，赶紧看了一眼棺材。

哑儿血肉模糊地躺在那里，与遇害时无异。再细看，哑儿身上穿着那件蓝白色的外衫，好像正是那日水云在棺材前披着的那件，花色相同，染着鲜血。

夏乾感到一阵晕眩，向后退了一步扶住脑袋，呼哧呼哧喘着气。曲泽一直不敢上前，见夏乾面色不佳，遂急忙问道：“情况有异？”

夏乾脸色苍白，憋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话：“哑儿还是遇害时的样子。可这才奇怪…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昨日里在屋子阴影处看到的是‘谁’……不、不是，我昨日夜里看到的是‘什么’？这怎么可能呢，哑儿她在棺材里，她穿着的那罩衫也在棺材里……”

曲泽听到夏乾只言片语也大致了解了，她还是不敢上前去看。

“哑儿下葬那日，棺材就封死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记得封死了。”曲泽声音发颤。

夏乾摇了摇脑袋，不，不能这么想，这样会陷进一个圈中，若非鬼神论，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。夏乾沉默良久，才低声自言道：“若是易厢泉在，他一定什么都知道了，他一定……”

夏乾觉得冷，脑子又乱，只是轻声叹气。

“现下怎么办？”曲泽低声问道。

夏乾没有回答。既然易厢泉不在，也只能振作精神靠自己了。他鼓起勇气注视着哑儿的尸身。

也许是下葬当日大家不知如何处理，哑儿的尸体并没有被擦洗。还是同遇害那日一样，她脖子上有撕裂的伤口，手臂脱臼，似被踩过。表情看不出是喜是忧，尸身变软了，没有腐烂。夏乾不懂验尸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他只是诧异，若是真的有人蓄意谋害，究竟什么人会做这种事？

掰指头数一数，整个吴村不过就这么几个人而已。

夏乾闭起眼，想起当日的情景。厨房门窗紧闭，烟囱极小，厨房可以通到卧房，而卧房的门都从内部闩住；哑儿在厨房熬着肉汤，木须在她旁边；古屋附近只有哑儿与木须的脚印。

这么想来，似乎只有一个答案。

“也许凤九娘说得没错，木须它……”夏乾咬了咬嘴唇，没往后说下去。

曲泽吓得脸色发白。夏乾安抚她几句，重重叹了一口气，希望一切都能解决，自己也可以出村。但是仅凭他和曲泽二人，这实在是太过困难了，如果易厢泉在……

一切都会不一样的。

接连几日的阴云似乎要散去了，月明星稀，宿州码头又迎来了一艘大船。这船是今夜的最后一班了，疲惫的旅人匆忙从船上下来寻找住宿的地方。附近的客栈已经满了，旅人排队等着马车，希望把他们拉到更远的地方去落脚。

陈天眼在码头蹲了一天，只卖了几个符。他不放过这次做生意的机会，拿着他的符对旅人吆喝起相山闹鬼的故事。这拨旅人有些疲惫，只求落脚，不求过山，有人白了他一眼："我们排队呢，不要碍事，不要招摇撞骗啦！"

陈天眼啐了一口："穷鬼就别买！那天一个青衫富贵小哥一口气买了二十个！不买符，明日进山遇到鬼怪可不要怪我！"

一只小白猫走到了陈天眼脚下，叫了一声。这只小白猫的眼睛一黄一蓝，很是漂亮。

陈天眼愣了一下，不知哪里来的白猫，想轰走它。但是却听咣当一声，一个凳子落在了白猫旁边。陈天眼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身着白衣白帽白围巾的年轻人慢慢地坐在了凳子上。他长相清秀，笑着朝陈天眼点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。白猫见状，攀上了年轻人的肩膀。

陈天眼愣住了："你这是——"

白衣人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问道："你所说的那位青衫富贵小哥，身上是不是还带着一把弓箭，腰间别了一根孔雀毛？"

陈天眼没敢承认，他有点心虚。那天那位戴着孔雀毛的青衫小哥一看就是傻财主，自己靠故事骗他高价买了二十个符。如今估摸着叫人来追债了，眼前这个白衣小哥看起来不太容易被糊弄。

不用他回答，白衣年轻人在他脸上读到了答案，笑了笑："放心。我只是打探他下落，你不用退钱。"

陈天眼松了一口气："你们认识？唉，山里的路不好走，他偏要

进山去。我、我这符也不知道能不能保佑他……”

白衣人眉头皱了一下。他转过头去看了一眼黑夜中的相山，显得阴森诡异。待他转回头，突然看向陈天眼，目光却很是犀利。

“他什么时候进山的？”

“四天前？五天前？我不记得了。”

“具体时辰？”

“下午。”

“下雪了吗？”

“好像快要下雪了……”

“他和谁进山的？”

“车、车夫。”

“车夫估计都是本地人。既然你终日在此地，必定对车夫很熟悉。如今车夫在哪儿？他回来了吗？这里有十几辆驴车，你指给我看。”

白衣年轻人坐在那里不停地提问，语气虽然温和，却不知道为何问得陈天眼心里发毛。陈天眼定了定神，抬头向四周看了一圈，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那辆破车。

“就是那辆。”

此时车夫正坐在车上打盹儿。

白衣年轻人起身谢过，付两文钱买了一个符。放在手里玩儿似的转了转，慢慢向车夫走去了。

此时月圆星动，夜空中浮云变幻，吴村地面上的雪也渐渐化掉了。夏乾和曲泽站在松树下的棺材两侧，都冻得发抖。

曲泽痴愣了片刻，低声问道："你方才说木须伤人？它太小，根本不可能弄出这种致命伤。"

夏乾转头看着她："那还能怎么解释？"

曲泽又缄默不语。夏乾哀叹一声，转身看向古屋，脑中灵光一现。

"古屋旁边是有茅厕的，"他缓慢地向古屋走去，眼眸微亮，"如果古屋有暗门……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"

"夏公子，回去吧！"曲泽有些害怕。

"咱们去古屋一趟。事发之时，厨房连通卧房，门却统统从内部闩住。倘若有密道呢？一定有，绝对有！有人从厨房逃进卧房，闩门，再从密道逃出去了……"

夏乾喃喃自语，絮絮叨叨，总觉得自己说得颇有道理。二人拉过棺材板费力盖上。阴影遮住哑儿俊俏的脸庞，仿佛一块白玉堕入黑暗里。待到下葬之后就化为尘土，遭到蛆虫与蚂蚁的啃噬。

看着哑儿的脸，夏乾眉头皱了起来。他沉默一下，思索片刻对曲泽道："后日我便离开，但离开之前……"

曲泽一惊："如何离开？"

"只能爬山。"夏乾看了看她，犹豫一下，还是问了自己想问的话，"小泽，是不是我娘让你跟来的？"

曲泽闻言，点了点头，又道："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你若爬山走了，我该怎么办？"

夏乾生怕她接下来说一句"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"，赶紧补充道："我只是待烦了而已，你再等几日，待吊桥修好后上京来找我……等等，别来京城，回庸城吧。"

曲泽有些愤怒："为何不能一起走？"

夏乾赶紧说道："我……我还有事呢。吴村耽误我太多时日，也不知何时能到汴京。你又不急，山路凶险，等到村人回来你再走不迟，我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。"

曲泽揪起他腰间的孔雀毛，生气道："你还记不记得你怎么捡到的这根孔雀毛？"

夏乾看了看它，没有说话。

"你十岁那年去洛阳进山玩耍，跌落山崖，骨头摔断了，躺了一天都没人救你。你忘了？"

"我没忘。"夏乾看了看孔雀毛，"我躺了一天，呼救了一天。直到天上飞来一只孔雀，掉下了一根羽毛，接着……"

"接着易公子就出现了，救了你。"曲泽摇头，"你要知道，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，能有人来救你！"

夜风很凉。孔雀毛在灯笼的照射下泛着光亮，像一面色彩斑斓的古怪的镜子。镜子里有庸城的树和庸城的水，还有夏老爷和夫人的脸。夏乾看着孔雀毛沉默了片刻，把它别回了腰间："我知道了，我不爬山了。"

曲泽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。

"但这件事还是要查清楚的，我初到吴村那日恰逢山中大雪，若不是哑儿到山神庙中接我进村，我恐怕会在庙中冻死。村人说官府不查，但我们还是应当试试。如今倒不如去古屋看看，究竟有无与卧房相连的暗门。我就不信那鬼魅今日还能现形。"

夏乾不去爬山就已经很好了。曲泽没说什么，只是有点害怕，但是她也只是默默跟着夏乾向屋子走去，没有反对什么。

村里的房子建得七零八落，房与房之间相距甚远。古屋卧在村

子的角落里，周围无灯。从窗户往里看只觉得黑漆漆的，因为长久无人居住而显得死气沉沉。夏乾提灯笼走了过去，觉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嘴上说着不畏鬼怪，他却还是往阴影处看了一眼，幸好再也没见到鬼影。

古屋在那日被打开后就没有再闩上，夏乾吱呀一声推开房门，木板扭曲的声音在黑夜里格外清晰，如同人的叹息。一股霉味扑面而来，这是腐败陈旧的味道。

夏乾故作镇定地对曲泽一笑："你看看，这里哪有什么——"

一阵轻微啜泣声传来。

夏乾的笑容立刻僵了，腿都动不了，全身僵硬。他很想逃，却吓得动都不敢动。

曲泽刚刚迈进一条腿，听得此声瞬间瞪大双眼惊恐地跳出门外："你听见了吗！"

夏乾赶紧四处张望一下，手中还提着灯笼。灯影摇晃，发出凄惨的白光，使得影子映在灰色墙壁之上不住晃动。

"谁？"夏乾大吼一声，想给自己壮胆。然而声音却在黑暗的空屋子回响，似有几人同时在问。

"究竟是什么——"夏乾继续大声问着，本想问"究竟是什么"人"，而这"人"字竟没有说出口。

回响过后，一片死寂。

"夏公子，快走吧！"曲泽快哭了，她也从未碰到过这种场景。

门外院子被月光照得发亮，夏乾觉得自己是一条潜入深海却又不能呼吸的鱼，似是被什么掐住了咽喉，想本能地往门外亮处逃开。

曲泽见他想出来，便扭头也要跑。

“先别动。”夏乾猛然说了这句，努力地保持镇静。若换作几年前，夏乾见了鬼怪，早就逃得没影，但此刻他不想走。夏乾犹豫了一下，猛地提起灯笼转身回了古屋。

“小泽，你可知，”夏乾微微回头，用一种他自己也琢磨不透的语气，“若是易厢泉在此，他定然会进去。”

“那是易公子！”

“我还是夏公子呢。就算是有鬼又怎样？它有什么通天本事，谁又规定那凡人要怕鬼怪？小泽，你……你要是害怕，站在门口就好，不要进去了，也看着点我身后。”

夏乾看似胆大，但此言一出，立刻暴露了自己心中的胆怯之意。他双手微颤，将手中的灯笼放在了门口，古屋瞬间亮堂了一些，可以很清楚地看清屋内的陈设。靠近角落的乌木柜子，雕花衣架子，连着地面的床，深青色的帘子……这些都已经不是本朝之物了。

既然要打定主意找“暗门”，就必定要伸手敲击摸索。夏乾咽了口吐沫，用手一寸寸地摸着墙面，丝毫不敢怠慢。

墙壁粗糙冰冷，又泛着土腥味。夏乾汗如雨下，好像闻到茅厕的臭气、哑儿身上的血腥味、屋子潮湿的气味和尘土的味道。也许都是心理作用，但他脑中仍然闪过无数混乱的念头。

墙壁变湿了，夏乾心里陡然一凉，细细思索这才知道是自己手心出汗的缘故，不由得舒了一口气。

他突然停了。

是画。墙上有两幅画，夏乾白日里来时只记得有画，却不记得画中是何物。他回头提起灯笼照去，左侧的并非画作，而是书法卷轴，无落款，无拓印；右边才是真画。这书法和画作挂在一起虽然得体，但陈设总讲究对称美，这两幅作品却是不对称的——两幅作品长短不一。书法卷轴长些，画作略短。

左侧书法卷轴上面不过是首普通诗歌，字迹苍劲有力。夏乾看着这字眼熟，好像同吴白书房悬挂之作出自同一人之手。目光再移，两幅作品的纸张颜色明显不同，做工也不同，分明不是一个年代的产物。

书法更新，画卷更老。夏乾眯眼，退后几步拿起灯笼。画卷被灯笼照亮了，待他看清画中之物，微微一愣。

画上是一个姑娘。

夏乾有钱闲得无处花时也会买点字画挂在书房。明明不懂画，非要胡乱买来附庸风雅，故而被坑骗银钱数次，倒也长了记性，后来渐渐变得识货了。

此画技术精湛，一看就是极好的画师所作。画中的女子正在伏案酣睡，身着青色华服，双袖掩住小口，芙蓉如面、细柳如眉。她似是活在画中的仙人，着实是美得不可方物。

再一细看，这画似乎没画完。

人是画得差不多了，但是背景却没完成。看那姑娘的衣着也不像是本朝人。她长得也不似唐时女子一般富态丰腴，手腕上似乎还有镯子，夏乾看得痴迷，一时竟然忘记了恐惧，远处却传来曲泽的声音。

“夏公子！你怎么了？在看什么？”

夏乾这才回头，赫然想起自己还在这闹鬼的黑屋里，这才惊觉，匆忙将眼神从画上挪开，掀起画卷的一角去触摸画后面的墙面。

戏文中说过，这机关要掩住，定然要靠字画遮蔽。夏乾开始慢慢摸索。

“夏公子，我看我们还是明日再来……”曲泽劝着。

“你若是害怕，就独自先回去。”夏乾不死心，仍然慢慢摸索着。摸着摸着，他就摸到了墙上的一条缝隙。他心里激动，喊道：“找到了！就是这里，这肯定是暗门，只是找不到机关打开它。”

曲泽惊道："此门通向外面？"

夏乾惊喜交加。遇到暗门往往有两种可能：第一种是暗门开启后直接通向屋外，第二种是暗门通向另一间隐藏的屋子。这道缝隙在墙面上，墙面很薄，墙面的另一侧没有任何建筑，必定是通向屋外了。

曲泽只是喃喃："这么说，这么说……"

她的两句"这么说"倒是给夏乾泼了一盆冷水。

二人突然觉得恐惧。这种恐惧不是来自于这间古屋和鬼怪，而是清楚一个道理后的恐惧。如果真如不久前所说，厨房连通卧房，卧房有密道——那歹人行凶之后就能由此逃出户外。但因为地势险要，这个人不能出村子。如此，这凶恶之人定然还在村子里。

村中有歹人。曲泽想到这点，脸色煞白。夏乾心中也很是不安。他们都清楚，人比鬼魅更吓人。他看了看曲泽，决定先回屋子去，不论发生什么，一切等到明日早晨再说。

二人走得很急，待走到村子中央，夏乾却停下道："小泽，你去叫他们出来。"

换作他人，定要问夏乾此举为何，而曲泽却是明白人。她只是犹豫一下："村中有歹人，自哑儿遇害时就有的；而大家都没见过，定然是歹人躲起来不想惹事，又何必把大家召集？"

"安全起见。那歹人来路不明，你怎知他没有害人之心？大家不可再分散入睡了，厅堂很大，都去那里。"

曲泽跑开了。须臾，众人聚集厅堂，桌上只点着一盏油灯。

黑黑与吴白在地上铺上被子，水云已然昏昏睡去。凤九娘却是坐在椅子上裹着厚衣服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夏乾看着凤九娘，她双眼不知在看什么。她的皮肤本就白净，眼下看更如硬纸一般生硬、冷漠。夏乾能在她那张看似温婉的脸上读出

这两个词，却再难以看出其他的东西。

这个妇人之心不可知。

就在此刻，凤九娘的目光如同刀子一般射向夏乾的脸，害他只得将目光移开。

夏乾与吴白在厅堂一端而众女子在另一端，以帐隔开，皆是和衣而卧。夏乾迷迷糊糊地躺到地铺上，奈何身子被地板硌得生疼，翻来覆去难以入睡，便对吴白悄声问道："木须如何了？"

吴白一听木须，声音顿时压低几分，睡意也消去了："好着呢，命硬得很。"

这小书呆子平日里说话酸溜溜，只有提起木须才高兴得像个孩子。夏乾挺喜欢他这样，便低声问道："你喜爱动物？"

吴白颔首，喜上眉梢："喜欢。平日里看书也不出门，也喜欢养鸟。"

"你可有信鸽？"

吴白摇头："你要送信？鸽子跟着叔叔他们进了山，我这里没有。你要送去汴京？"

夏乾翻个身："汴京和家里，还有我的一位朋友。虽然我也不知他此刻到了何处。"

黑黑也没有睡着。她隔着帘子问道："你那穿白衣服的朋友？出门还带一只猫……有些奇怪。"

夏乾点头："你们可听说过'有怪人则无怪事'？"

"这又是如何一说？"

"如何一说……"夏乾眼皮打架了，微微闭上双眼，"若是他在，你们村子这点事，不用几日也就解决了。他人怪，但是怪事到他手里，

那就不是怪事了。更何况……虽然很多人说他怪，我却不觉得，只觉得他是我认识的最有趣、最独一无二的人。”

吴白哼道：“他真有这么厉害？”

夏乾困极，几乎是呓语：“真的很厉害，我真希望他此刻从天而降来解决这些麻烦事。你看你们村子这些事，哑儿的死、奇怪的伤口、鬼魅蓝白衣裳、五个兄弟、古屋，还有画……”

夏乾话到此，却突然想起什么：“……所有人都震惊于画中女子的美貌。她闭着双眼趴在床榻上，睫毛长而密，生得极好看。衣着华贵，手腕上还戴着金色的镯子。然而这幅画却是没有画完的，有大部分空白，而且下部皆被损毁……”

夏乾想到此几乎是噌地一下坐起，两眼发直，浑身冒冷汗。

他一跃而起，跑到桌案边拿起画卷。

吴白也跟着跑来，惊讶道：“这画是你从古屋里带回来的？我儿时跟司徒爷爷进去过，多少年过去，我却对此画印象极深。女子这么好看，真像个画中仙人。”

夏乾将画徐徐展开，颤抖道：“吴白，你说，那五兄弟的故事……”

吴白一愣：“你这么说还真是——”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天哪！谁让你把这画带出来的？”凤九娘一掀帷帐，见夏乾手中持画，瞪大眼睛厉声问道。

夏乾一见凤九娘，更加不客气了：“带出来又怎样？”

凤九娘冷哼：“你倒是胆子大。那屋子鬼气森森，小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找上你。”

凤九娘这几日对自己说话突然客气不少，夏乾也不知道为什

么，并没有理会她。他翻过画来，拿起油灯看那画卷背后的污渍。

曲泽、黑黑也拉开帷帐过来，还裹了厚衣服。黑黑见那污渍，瞪大眼睛：“这污渍是何时留上去的？”

夏乾抬眼道：“不知道，也不知是什么污渍。”

黑黑洗衣时最擅长分辨污渍，上前细细看着，良久才道：“我不知是不是看错，只觉得似是……”

“似是什么？”夏乾皱眉，狐疑地看着她。

“血。”黑黑轻咬嘴唇。

“呵，真是有意思，”凤九娘在一旁干笑几声，随即换上冷酷之情，“你们闹够了没有？见了鬼都不老实，弄这些脏东西来！”

夏乾问道：“五兄弟的故事里提及的姑娘画像，是不是这个？”

凤九娘一阵错愕，黑黑、曲泽也掩饰不住惊愕的神色。

吴白奇怪道：“你们均是今日才见此画？难道只有我与司徒爷爷之前见过？”

凤九娘听他提及司徒，便怪里怪气道：“也就只有你与他们相熟了，都是一副穷酸样子。”

此话夏乾听得刺耳，不等吴白恼怒，自己抢先冷眉道：“你不是他家儿媳？你自己不是穷酸样子？”

夏乾总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暗语伤人。他话一出口，曲泽立即拉住他的袖子，意在制止。

凤九娘闻言微微一愣，开始气得发颤。

远处传来水云轻微的鼾声，黑黑急忙拉住凤九娘低声道：“水云睡着了，有事明日再说，夏公子也累了，大家去睡吧。”说罢给吴白使个

眼色，然后拉了凤九娘下去，又吹熄了灯火。

夏乾一向口无遮拦，指责凤九娘只觉得心里痛快。而远处帷帐那头却传来凤九娘低沉的咒骂与哭声。夏乾心烦地翻个身，心想凤九娘这种直肠子，居然不当面回骂自己。

吴白用被子捂住耳朵，不久便沉沉睡去。

夏乾睡不着，地板又硬又冷。入了村子以来，他就没睡过踏实觉。自己一个人带着这么多银两来到古怪的村子，不过几天便有两人死去，他怎么可能安然入睡。

桌上的画仿佛有魔性一般召唤着他。夏乾悄悄爬起，拿起画卷，推开木门欲出去借着月光再仔细看看。画卷古旧，颜色异常浅淡。画面上的血迹只是很小的一块，沾在画面边缘。再翻过来看那女子，真是美丽得仿佛要把人的魂魄勾去。她的衣着、簪子、首饰，皆为精巧名贵之物。

细看镯子，款式格外奇怪，厚厚的镯子上又挂着长链子。也许古时流行这种东西。

夏乾觉得心中的谜团越来越多，心烦到极点，远听屋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已入睡。 他轻手轻脚地回去，将画扔到桌子上，心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在一片朦胧中，他似乎想到一个问题：如果真有歹人从卧房的暗门中逃脱，哑儿遇害那日古屋四周为何没有脚印？

他皱着眉头，实在想不明白，折腾一会儿，慢慢也睡着了。

窗外风起雪落。

远处的山里传出响声，不知是风声还是狼的哀鸣。风吹打在窗户上，似呜咽之声。这种声音惊醒了曲泽，她从被子里探出头来。只见窗外的大树恣意地伸展着枝干，轻轻摇曳，灰色的影子也被清晰地投射在窗户纸上，像诡异的画。

水云在打鼾，另一边则传来了黑黑与凤九娘均匀的呼吸声。也

许是天气过于寒冷之故，曲泽想去茅厕了。她不敢一人行动，推了推水云，水云却是沉睡不醒。小姑娘一向睡得沉，是很难叫醒的。她想叫夏乾，但是这个念头很快打消了。

茅厕就在这厅堂外几步之处。曲泽咬了咬牙，决定自己去，又不是个孩子，去茅厕不用叫人陪。她轻轻起身披上外衣，又燃起一盏油灯。她夜视力不佳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出门。

门外一片灿烂雪景。曲泽呼吸着雪后寒冷而清新的空气，最后一丝紧张之心也被抚平。她提灯小步上前，进了茅厕；不到片刻便出来了，打算回房。

她一手提灯，一手扶着老树，竟然碰到了树上伸展出的几枝花来。梅花开于腊月，眼下还未到时节。今年气候异常，运河早早冻上，这山头也是降雪不停，梅花竟然早早地吐苞了。

曲泽喜梅，虽然视力不佳，夜半出行碰触到梅花也算是缘分。她提灯而照，这才看清几分。是白梅，只结了花苞，并未盛开。若不细看，还以为是洁白的大团雪花。曲泽将鼻子凑上去闻了闻，虽未开放，却散发着淡香。她此刻本应感到欢喜，然而一种孤独的寒意从脚底开始缓慢地蔓延到她全身。

她想起了傅上星。年年花相似，赏花之人却不在了。那是她唯一的亲人，为何一下子就没了？真的是殉情而死吗？她今后还能依靠谁呢？

她抬手抚摸脖颈间的玉，玉上刻着一朵小小的梅花。这是她生来就戴着的，应该是亲生父母所留。

曲泽生于战场，是弃儿，自幼跟着傅上星讨生活。二人亲如兄妹，从北方一路向南看病问诊，直至庸城算是安定了下来，本以为以后可以过些好日子……

曲泽愣愣地看着花，这才发觉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傅上星将她托付给了夏家，可是夏家究竟是不是她的归宿，夏乾会不会好

好对待自己？曲泽擦了擦眼泪，如今想什么都没用，还不如好好活下去，苦命之人总不能一直命苦。

就在她转身回屋的那一刻，远处的房子里似乎发着光亮。曲泽眯着眼，有些怀疑自己的双眼。除了厅堂，村内怎会有人？是不是黑黑她们忘记了熄灯？

曲泽上前，想一看究竟。在她距离屋子几步之遥之时才勉强看清楚一点点，发出光亮的屋子是古屋的侧边厨房。

她浑身僵硬。

古屋的厨房的确是亮着灯，很微弱，烟囱冒出了屡屡白烟。细细听去，里面似是有轻微的响动。

曲泽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。她看错了吗？所有人都应该在厅堂！

就在此时，一道清晰的影子出现在了窗户纸上，如同树影映在窗户纸上一样。这是女人的影子，女人挽着发，穿着裙，手中端着碗。曲泽脑袋中一片空白——这身影瘦长，很像哑儿！

不远处，哑儿的白色棺材还摆在树旁，发着寒光。曲泽虽然只能看清大致轮廓，但她确定棺材依然好好地放在那里。

她的呼吸急促起来，动了动僵硬的脚，跌跌撞撞地跑回厅堂！

然而她的脚太过寒冷，有些发麻。前几日的冻伤让她行动不便，虽然好了一些，如今在雪地里站了太久——曲泽一个不注意，咣当一声跌倒在地。她忍痛爬起来，却发现手中的灯落地熄灭了。

周围陷入了令人窒息的黑暗，曲泽惊恐极了。她什么都看不见，厨房的灯突然熄灭了。

一阵脚步声从古屋传来。曲泽急得眼泪都要下来了，忙喊："夏公子，救——"

那个“命”字还未吐出，一只冰冷的手抓住了曲泽的手臂。她挣扎几下，就被捂住口鼻拖走了。

厅堂内，夏乾躺在地铺上睡得正香。

第四章 夏乾突遭恶人袭

夏乾一早就被人推醒，睁眼，就是黑黑满是焦急的脸。

“夏公子，你看到曲泽姑娘了吗？”

夏乾还是半梦未醒的状态，揉揉脑袋：“没有，为何这么问？”

凤九娘闻言，冷哼一声，上前瞅了瞅夏乾，指了指里屋：“人没了。”

“人……没了？”夏乾瞪大眼睛，念了这句话两遍，觉得有些可笑，“什么叫人没了？”

黑黑面色苍白：“昨夜曲姑娘明明睡在水云旁边，今晨起来，就——”

夏乾一个挺身站起，似乎并未理解她们的话。

“曲泽失踪了？”

“似乎是，”黑黑面露难色，“吴白和水云还在外面找。一个大活人，怎么就没了……”

夏乾闻言，当头一棒。曲泽丢了，自己居然能让她丢了。

“她是不是爬山去了汴京？”

凤九娘闻言冷笑一下：“怎么可能？汴京的山路根本没法儿走，那是峭壁。你这样的富贵公子哥都爬不得，何况她一个姑娘？”

夏乾蒙了：“那她是出了村子吗？”

黑黑摇头：“怎么可能出村。村子是什么地形，夏公子并非不清楚。山崖很宽，没有吊桥，她是出不去的；若要出去，除非直接爬那峭

壁。”

“那她就还在村子里，”夏乾算是理智了几分，“不可能出村，就在村子里，你们一定是没找到。”

黑黑与凤九娘皆是沉默不语。

夏乾起身跑了出去。窗外一片雪景，地上也覆盖了薄薄一层。昨夜没有下雪，原本的地面积雪蒸发了一些，故而变薄了。积雪在阳光照耀下发出光芒，白得刺目，花得耀眼。

吴白和水云站在不远处的地方，两人说着什么。

夏乾几人连忙跑过去，却听吴白喊道：“不要踩坏了脚印，绕过来——”

三人闻言，绕了远道过去。只见吴白与水云站在一旁，面带愁色。

“水云，你真的不知道曲泽去哪儿了？”

水云有些尴尬：“我睡觉沉，真的不知道。”

吴白看了看他姐姐，又看了看地上，低声道：“不知怎么跟你们讲……”

凤九娘没好气：“让你出来找人，你怎么在这儿站着——”

夏乾伸出手，打断了她的话，自己则弯下腰来。地上可见清晰的脚印。

夏乾幼时常与父亲去洛阳拜访邵雍，就在那时认识了年少的易厢泉。毕竟是孩童，碰上冬日下雪，二人总爱堆雪球打闹。易厢泉小时候很爱故作成熟，看夏乾玩儿得开心，自己也想加入。但打闹几下又觉得不妥，思来想去就换了一种玩法。

二人商量了一个特殊的游戏，辨别脚印。

高矮不同，脚底大小不同，男人女人不同——脚印能看出许多问题。什么人来过，什么时候来过，是跑还是走。

然而此时，夏乾看清了地上的脚印，却是心里咯噔一下。

脚印有两种，有一种是曲泽的。这印子浅而小，从厅堂延伸出来，似乎走路有点拖拉，她脚上的冻伤尚未痊愈。脚印清晰，是昨夜所留，似乎先是去了茅厕，之后拐到了一旁。

夏乾视力极佳，能看出来远处脚印走向。它走向了几只白色梅花，曲泽昨夜显然是提灯看了梅花的。这些都不是重点。她看过梅花之后，没有回房，而是来到夏乾与吴白一行人脚下之处。脚印异常凌乱，但看了之后不免让人触目惊心。

两人的脚印，重重叠叠地踩着，还有倒地、挣扎、拖拽的痕迹。

除了曲泽，这里昨夜还有别人。夏乾有些吃惊，心中生出了害怕之感。

黑黑与凤九娘皆是吸了一口凉气，而水云与吴白脸色更加难看。另一只脚印也很小很浅，走路却不拖拉。裙摆很长，似是坠地了。正是这裙子拖痕，导致这脚印模糊不清。

他蹲下去细看，却被水云的声音打断：“我……我与吴白刚才去看了……”

凤九娘挑眉：“看了什么？”

夏乾沉声道：“从脚印看，这里昨夜有两人：一个是曲泽，另一个是个女人。曲泽的脚印到了这里就消失了。”

黑黑瞪大眼睛：“消失了？她……她在这里消失了？”

“不，曲泽摔倒在地，之后被人拖着走了一段，然后晕厥了，被抱起，”夏乾紧跟着脚印向前跑去，“抱到了一边去——”

话音未落，他的喉咙哽住了。这个“女人”的脚印延伸的方向不对头，“女人”似乎走了两条路，一条是通向了古屋，另一条则通向了哑儿的棺材。

夏乾的脑袋一片空白。他看看众人，又看看脚印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到棺材前面，双手扶住了棺材板。

凤九娘见状，喊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白色的棺材是一如既往地冰冷，上面覆盖了一层霜雪，完好无损。夏乾转头对众人说：“搭把手，我要开棺。”

“这岂能是你一个外人说开就开的！”凤九娘怒道。

夏乾压根没有理她，扭头对水云道：“你说，开不开？”他知道，开棺这事就属水云最有话语权。

水云思考一下，二话不说，上前挪动了棺材。吴白见状，赶紧上前帮忙。因为棺材被开启过，钉子被取下，故而三人不到片刻就开启棺材，将盖子挪开了。

余下几人下意识地别过脸去，而夏乾却震惊地看着棺材里面——只有哑儿的尸首。

凤九娘忍不住看了一眼，怒斥道：“你满意了？关上！”

夏乾像是被人狠狠扇了几个耳光。他的推断错了，那曲泽去了哪里？傅上星不在了，曲泽也丢了，夏乾从未像现在这般难过。

棺材的盖子被再度合上。吴白拉了拉夏乾的袖子，低声道：“还有一趟脚印通向古屋……”

夏乾回过神来，立即与其他人同时前往古屋。搜索一番却一无所获，今日一整天，他们都在村子中寻找曲泽的身影，然而皆是徒劳。

“我明日就走，去县城找官府派人来搜，”夏乾面色苍白，局促不

安，“掘地三尺也要找到她。”

凤九娘闻言，微微一僵。

夜幕四合。群山似兽，在暮色里静卧着，守着这个孤独的村子。一日的搜索无果，此刻大家集聚厅堂，才算是要吃今日的第一顿饭。

望着暗色群山，夏乾的心也是一片阴霾。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安全攀登出山，而此时曲泽定然是凶多吉少，只得搬救兵来搜索，越快越好。吃完饭，收拾行李，明天爬山，之后就去衙门报官。

凤九娘却一反常态，她见夏乾要走，竟然挽留数次，还提议与他办个小型家宴作为款待。夏乾推托不掉，于是晚饭又丰盛了些。然而在开饭之前，又陡增变数。

吴白将木须带来了，看看它能不能进食。它被裹得像个球，那是夏乾和吴白一起裹的。木须用它黄褐色的眼睛看看四周，又看看夏乾。一人一兽四目相对，四目内皆是彼此的影子。

木须安然地眨巴眼睛，像只乖巧的小狗。夏乾微微一笑，抚了抚它的头。

“这畜生还不死？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要在这儿继续祸害人？”凤九娘红着眼睛，语气不善，格外像个泼妇。

吴白闻言反驳：“这事显然跟木须没有关系。村中有歹人潜伏，你又何必给它扣上莫须有的罪名？”

凤九娘恶狠狠地笑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还帮着畜生说话？你问问他们——问问黑黑就知道！村民长年狩猎身上有伤，猛兽咬伤也极为常见，她包扎过。你们都看见了哑儿身上的伤口——”

夏乾抬眼问了黑黑：“你所见伤口，真的是猛兽咬伤？”

黑黑迟疑道：“有点像又有点不像，我非郎中，怎可轻易判断，

即便是曲泽姑娘也看不出端倪。要是野兽咬成那样，为何、为何不直接吃下去……”黑黑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水云忍受不了这种谈话。她本性活泼，自哑儿死去以后变得寡言很多，眼下又怎能容忍他人议论自己姐姐的死相？

而凤九娘却是尖声尖气：“伤口不一样？你可知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木须是幼仔，它咬伤哑儿，却吃不下去！你们看见木须身上的伤痕，也看到它嘴里的血迹。呵，还在自欺欺人？哑儿带畜生去厨房炖汤，畜生闻见肉香野性大发，伤了哑儿。哑儿反抗，畜生也奄奄一息。而她的脖子被咬伤，流血过多，却因聋哑而无法呼救，于是——”

水云听不下去，一言不发地跑掉了，黑黑急忙跟上去。凤九娘见众人不说话，便伸出手来，狞笑一下：“这种畜生把它丢出去就好了！”

吴白只觉得双手一空，木须已被凤九娘拎了起来，再听得咣当一声响，木须被狠狠地摔在门外坚硬的石头上！

木须如同一团肉一样地被丢在石板上，“噗”一声闷响砸出一片血迹，它抽搐着从尖利的石头上滑落到地面，拖出一道长长的血痕，身上包扎的白布瞬间就被血染得通红。

吴白吓傻了，随即一下扑过去！

木须还在抽搐，小爪子还在动弹。它本因受伤被包扎得圆滚滚，眼下已经不成形了。灰色的毛似是烂泥一般和白布一起摊在地上，骨骼均已断裂，混杂着血和肉，滚成一团。

然而它还在颤抖，还在呼吸。夏乾还能看得到它微微闭起却还在发亮的黄褐色眼睛。一人一兽，又在四目相对。

夏乾见过尸体，见过喜悦的人、发狂的人、罪恶的人，以为早已可以为常，然而此刻一只将死的狼崽却这么触动自己的心。

木须如同一只被剪掉手脚的蚂蚁，挣扎着在土地上蠕动。它不

停地抽搐，是巨大的痛苦所致。吴白哭了。夏乾虽没有看到他的脸，却感觉他哭了。

木须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夏乾，它根本就是一团正在抽搐的死肉而已，不成形了。木须的颤抖是缓慢而持续的，若凤九娘再丢得狠一点，木须直接死掉，也比这样强上很多倍。

慢慢地，它不再抽搐，整个过程像是夕阳西下一般缓慢。待到夜幕降临，生命之火也熄灭了。终于，木须不动了。

吴白还在看着木须，夏乾却看不下去，他像是憋了一口气，猛地回头大吼："凤九娘！"

凤九娘却没了影。夏乾不管自己是不是客人了，冲到房间使劲砸门，黑黑却从门口拦着他："凤九娘……她不是故意的，她也不想……"

"你叫那个女人出来！"

"夏公子，凤九娘她真的不是故意的！她刚才哭着跟我说，她今日烦闷，一时无处撒气才……"

"无处撒气？"夏乾仿佛听到了最可笑的字眼，"无处撒气就能把木须丢到石头上？"

吴白还在那里跪着不动。夏乾又踢了门一脚，见门也不开，只得转身怒道："我一会儿就离开！"

黑黑讶异："你怎么走？怎么可能？天都黑了，乌云浓重，眼看又要下雪！"

"你们放心，我回了京城，就叫我那朋友过来，什么事情都会解决的。"

他叹了口气，曲泽一定会找到的。若是易厢泉来此，一定什么都清楚了。

夏乾做着自己的白日梦，却被尖厉却细微的声音打断了。

“天黑，夏公子还是留下吧，明日再走。我今日开坛子好酒，给夏公子赔个不是。”

夏乾这才瞧见，门后的凤九娘竟然探出头来。凤九娘继续怯生道：“这酒本是过年才能喝的，夏公子要走，真是我招待不周，我也没办法……只能这么赔罪。”

“不用说了，赔罪给我又有什么用，你又不能赔命给它！”夏乾嫌恶地摆摆手，指了指木须。凤九娘突然这么客气，他不知道怎么接话，觉得异常古怪。凤九娘脾气居然变得这么好，不论自己怎么骂她，竟不还口。

凤九娘站定，眸中闪着寒光，苍白的脸上绽开笑容。这是一种勉强而又诡谲笑容，就像死人脸上绽开的笑。

“夏公子既然要走，我就挑明了话来讲。都是客人，于情于理都应该受到款待，我也有招待不周之处，若是夏公子不留下，真是让我心里难受得紧。况且黑黑、水云、吴白，也是希望与夏公子喝上一杯的。”

夏乾不动。他今日心情烦乱，木须的死相还在他眼前浮现。他与凤九娘站在门内，而门外则是哭泣的吴白和木须的尸体。一门之隔，夏乾心中难受，不想再和凤九娘说一句话。

凤九娘想要继续劝他，眼圈一红，似要哭出来一般。她三十几岁，在夏乾面前哭泣算是有失颜面，然而她却顾不了这么多了。

凤九娘不停啜泣道：“以前村里有孩子被狼叼走过，那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眼睁睁看着……我是真的恨狼，觉得它们不是好东西，害了哑儿，刚才我不小心把木须……至于吴白，我也不知要与他说些什么好了，只能让黑黑劝他，让他不要记恨我。我虽然是长辈，却也知道做错了事。这次出了这么多事，村里男人总是不在，独独留我一个寡妇来处理这些事，我真是受不住这么大压力……哑儿死了，我真的好难过……”

凤九娘继续絮叨着，哭泣着，说话也语无伦次。夏乾听得心里烦闷却也无可奈何，再看窗外，天着实黑得可怕，索性同意在此多耽误一天。明天天一亮就翻山离开，去镇上报官。

凤九娘看夏乾有所动容，便高兴地去摆弄酒菜。夏乾回到厅堂坐下，闭上双目，想起木须那一团小而无助的影子。待骨肉埋入地下，这一条生灵就如同没有来过世间一般腐烂掉了。死亡大抵就是如此，孟婆婆死了，躺在山崖深处，尸首都搬不上来；哑儿死了，尸首就放在棺材里等待入土……

夏乾突然想知道，死亡之后被埋入地下究竟是种怎样的感觉。他哆嗦一下，这不是自己所能体会到的，自己也不敢去想象。哪有活人能体会到被埋在地下全身腐烂的感觉？

夏乾晃了晃脑袋，将这些不切实际的倒霉想法赶跑。回屋开始收拾行李，休息片刻，这些古怪想法随着天空最后一抹光线退去了。

夜晚已至，酒菜飘香。

这是夏乾在吴村的最后一夜。

“夏公子，我敬你。”凤九娘说完，便面无表情地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

夏乾好不尴尬，这样被女子敬酒还是头一遭。他自己以前天天在西街酒肆闲逛，敬酒场面倒是屡见不鲜，可如今身处偏僻山村，凤九娘是长辈，居然先于自己敬酒。长幼颠倒，这不符合规矩，况且自己与凤九娘一向水火不容，来了几日没少给她脸色看，她居然丝毫不记仇。夏乾心里实在是不喜欢这个女人，闷头喝了酒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凤九娘脸上挂着难以言喻的神情，笑得有些僵硬。看着凤九娘的脸，夏乾觉得视野有点模糊。他坐下嚼着小菜，心里暗想，凤九娘说这是陈年老酒，过年才喝上点，肯定劲大。抬眼看看水云与吴白，二人脸上都挂着一种凄凉之态，眼眶微红。水云失去姐姐，吴白眼睁睁看着木须抽搐死掉，谁能好受？这顿饭吃得尴尬万分。

吴白实在是吃不下去，回屋翻出了吴村四周的地图。三个小辈围着夏乾叽叽喳喳，告诉他翻山的注意事项与行进路线，生怕他出危险。

凤九娘又给他倒了一杯酒，夏乾觉得有些头晕，拒绝道："明日还要爬山，今日不宜多饮。"

"那就以茶代酒，"凤九娘站起身来，"我去取些好茶。"

屋内觥筹交错，灯火通明。屋外寒风瑟瑟，冬月凄冷，雪花又至。在这之后，夏乾饮了数杯茶。但方才那杯酒的酒劲儿实在是大，待饭菜吃到一半，水云与吴白已经不胜酒力昏睡过去。凤九娘酒力似乎格外好。黑黑喝得少，此时也昏昏欲睡，她见菜快吃完，自己硬撑着去再端些醒酒汤来。

夏乾实在支撑不住，打算回屋子去睡觉。他晃晃悠悠地走着，心想这酒真是厉害，也有些担心明日的行程。待他回屋推门，扑通几下就栽到床上了。

床上还摆着昨日就收拾一半的包袱，散碎银子和一点银票，但他的大部分银票都偷偷卷在头冠里。如今他困倦至极，头发也不想松散开来，希望就这样和衣睡去。

夏乾觉得眼前发黑。他想起在庸城风水客栈射伤青衣奇盗之时，自己从房间跑出来，却被人打了一棍子。现在的感觉和那时是差不多的，头痛欲裂。他突然咧嘴傻笑，觉得自己一觉醒来说不定真的整个人都回到庸城。

银杏，小桥，流水，夏家院子，雕花大床……也许这个山村和这些荒唐事都只是他的一个梦。风雪声越来越远，夏乾的意识开始模糊。

强烈的土腥味弥漫在周围，这仿佛是来自地府的味道，活生生让人窒息。夏乾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舒服，自己不是应该睡在床上吗？他想翻身，但他翻不动。身上似乎是有千斤重，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？夏

乾好想睁开眼睛，但是他睁不开。他很困，但是下半身僵硬，无法动弹。

夏乾一下睁开眼睛，但是眼前是一片黑暗。他似乎在地狱里、棺材里、老鼠窝里——夏乾用尽一切能形容这个古怪地方的词语，却发现根本难以描述。

良久，他才看清四周，一种恐怖之感袭上心头——这地方像是坟墓！他周围全是泥土，下半身全部被土掩埋，而上半身却露在外面，好似盖上了一层土被子。

夏乾吓了一跳，一觉醒来，为什么成了这样？自己死了吗？为什么会被土埋着？可自己还活着，还在呼吸呀！

全身上下强烈的疼痛感让他苦不堪言，颈部、肢体如同被人用木棍毒打一样疼痛。皮肤火辣辣地疼，似是受了严重擦伤。

到底为什么？

夏乾不知道，他想大叫——然而他喊不出来，出口之后声音是喑哑的。

他没死。他的嘴巴、耳朵、眼睛、鼻子都有知觉，但是为什么会躺在这里？夏乾整个人乱作一团，他挣扎着，想逃离开泥土的束缚。

他微微向斜上方看去，能勉强看到一丝光亮。夏乾顿时明白了，这是一个如井般的深坑。他全身疼痛，定然是被人从洞口扔下来的！这个想法让他惊恐万分。

向上仔细看去，洞口与他的眼睛并非垂直。他被人从洞口扔下来，跌落到洞底，而头部却并不是正对洞口。他微微侧头向脑后望去，脑后有一条窄小的通道。这条通道与洞口垂直，故而把夏乾扔下来的人无法看见这垂直的小通道。

这无名小通道救了他一命，井口窄小，夏乾身子长，弓起身子被人扔了下来。待触到井底，身子自然伸直，头与胸部向后倒，不偏不

歪地倒在这个小通道里。

夏乾想到此，暗叹自己命大！

四壁泥土松软，他身子倒下之时砸掉一块斜着的泥土，从而让他此时可以仰视洞口。

这种情景让他心中慌乱无比，但他明白一点——有人想把自己活埋。

人被埋起定会窒息而死，即便露出头来，泥土也会压住胸腔。好在上苍眷顾，让他上半身有个很好的庇护之处，而下半身的沙土也不是特别多，他活下来了。

夏乾弄不清楚，自己从这么高的地方跌落居然没受重伤，脖子也没断。他不顾得这么多，只是拼命地想从土里出来，然而他无力挣脱也无力呼救。

夏乾记得在地面上做的最后一件事是……喝酒。

想到此，夏乾目眦欲裂，全身动弹不得，却怒气冲天。

凤九娘！是她！一定是她！她在酒里下药！

他脑袋炸开一般，脑中不仅是怨恨，还有浓重的悔恨，悔恨自己当日的大意。

夏乾与她吵架数次，凤九娘皆是忍让，平和的言语中却透着冰冷的敌意。夏乾怎么也想不到，一个普通的乡下妇人居然狠毒至此。

她定然是早早盘算好了的。此人起初见夏乾，以为他出身贫寒，便百般刁难，不时出言讥讽。若说不对劲，便要追溯到夏乾甩了一桌子银子那日。他至今记得凤九娘当时见了银子的神情，错愕，贪婪，阴毒。

夏乾此时才明白，凤九娘面对他的指责为何不还嘴，一来是为

了让他大意，二来是为了拖延他回汴京的时间。

洞里暗得让人心里发慌，夏乾看见洞顶的一丝微光，他也明白，若是此时坐以待毙，这将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丝光亮。不进食，浑身是伤，顶多撑三日。若是饮水，可撑过七日。洞口微亮且隐隐透红光，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暗去，应当是晚霞之光。如此算来，他应当是在这洞底昏迷了整整一日。

还剩两日供他脱逃。

即便从洞里爬出去，迎接他的是谁？凤九娘。

夏乾拼命地想翻个身，却发现很难做到，一来是因为药物的缘故，二来是因为冬日寒冷。

照理说冬日严寒，洞底应当温暖一些。然而这个洞却并不温暖，夏乾只觉得一阵冷风从自己脑后吹过来。黄昏已至，若是夜晚降临，自己会不会被生生冻死？

夏乾一阵胆寒，他不想死。

挣扎一番，天彻底黑了。夏乾觉得手脚不似之前麻木，反而变得僵硬冰冷。下肢埋在土里，肢体与土地似要融为一体。绝对不能冻死，必须先从土里出来。夏乾一咬牙，什么也顾不得了。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他心生一计。从昨日喝酒到今日黄昏，他还没有小解过。反正憋不住了，这样好歹暖和，能捡回条命，什么方法都行。

完事之后，果然暖和很多。虽然味道不好闻，身上的沙土却松软了些，可以挣脱了。夏乾动了几下，下肢似乎脱离了土面。然而他双腿疼痛无力，根本无法支撑自己站起。他苦笑一下，双目微闭，似要睡去。

他想他的家，想爹娘，想躺在青石板的路上，想听着流水的声音，想听见蝉鸣鸟啼，想听见小贩的叫卖声……他刚刚决定离开庸城，人生没有开始，又怎么能结束呢？他想起小时候自己跌落在山崖底下，

天空中飞过一只孔雀，它的羽毛掉了下来，飞到了自己的身上，然后……

就在此时，一个声音突然传来。微弱，不清晰，似是从梦里传来，似是从心底传来。

“有人吗？”

夏乾以为自己真的在梦中。这声音为何这么熟悉，似是从遥远的过去飘来，慢悠悠地飘到了这个时间点上。

“可有人在？”

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语调平和，温和稳定而富有礼节。既像春日阳光一般和煦，也有冬日白雪的冷清，听着格外舒服。它隐隐约约、断断续续地随着冷风进了夏乾的耳朵里，似乎来自远方，又似乎近在耳畔。

夏乾昏昏沉沉。

这……听起来像是易厢泉的声音。

不久前——就在夏乾刚刚苏醒之时，吴村的厅堂中，水云、吴白、凤九娘、黑黑正在吃着晚膳。

晚膳与夏乾在时相比差了许多。小菜有一半是精致的，一半则是胡乱弄熟的。前者是黑黑做的，后者是凤九娘做的。

众人表情僵硬，均是一言不发，各怀心事。

“凤九娘，你刚才蹲在村子西面做什么呢？若不是我叫你，你难道还不来吃饭？”黑黑盯着她。

凤九娘一滞，低声道：“村西塌陷了，你们不要往那边去，听见没有？”

无人应和。良久，水云才突然发话问道：“夏公子真的走了？”

黑黑也看着凤九娘："真的走了吗？"

吴白也放下碗筷，三个小辈齐齐看向凤九娘。

"走了走了，我都告诉你们多少遍了。"凤九娘脸色苍白，异常难看。她只是低头看着菜肴，胡乱地吃几口，敷衍他们："他清晨就走了。见你们宿醉未醒，就一人爬山去了。他归心似箭，又想找曲泽。不过也是，那种富家少爷怎么愿意待在咱们这穷酸地方，你们还问个什么劲？"

凤九娘说罢，又继续吃起饭来，不似平日里的双手叉腰、眉毛高挑的样子，似是有心事。

水云咕哝一句，似乎是"也不记得道别"。

黑黑放下碗筷，似是吃不下，她只是看着凤九娘，用一种清澈的目光看着她。然而那目光之中却夹杂着疑虑。

凤九娘被瞧得心虚："你看我作甚？"

"凤九娘，你老实告诉我，"黑黑盯着她，那眼神是恳切的，语气也十分委婉，"夏公子，他到底，到底……"

"你为何总问起他？"凤九娘趁机打断，冷冰冰道，"他走了，你心疼不是？门不当户不对的，多想无益。回头给你找个人嫁了，你就不想了。"

凤九娘这话说来难听，黑黑被训得涨红了脸。吴白听见凤九娘口出此言，猛一抬头，面若冰霜："我姐是想问你，你不会为了钱财，做了什么伤天害理之事吧？"

这是吴白自木须死了之后第一次与凤九娘对话。他一脸愤怒，却又强压下来，冷冰冰道："趁大家都在，解释清楚最好。"

凤九娘想不到吴白来这一出，狠狠道："你个黄毛小子，别血口喷人！我能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？"

吴白怒道："你做的伤天害理之事还少？"

凤九娘气急。她本就心虚，一下子站起，似要指责，话却并未出口，又慢慢坐回去了。几人沉默地吃着饭，各怀心事。日薄西山，光芒退去，也无人在厅堂内点上蜡烛。在这一片黑暗之时，却突然听到一个声音——

"有人吗？"

声音不大却清晰，缥缈似来自云端。

都言日落时分，阴气最盛，猛然冒出一个声音是异常惊悚的。水云嘴里还塞着饭，瞪大双目："你们……听见了吗？"

"这莫不是夏公子的声音？"黑黑一下子站起来，脸上微微挂着喜色。

凤九娘的脸唰的一下变得铁青。她眉头紧蹙，颤抖道："你们听错了，是狼嚎。"

吴白三步并作两步打开厅堂的大门，一阵冰冷的空气钻入屋子。他扭头挑眉道："听起来是年轻男子的声音。"

黑黑听闻此，急急出去。凤九娘一拦，怒道："夏公子都走了！怎么可能有人在村子里？荒山野岭，定然听错了！"

吴白争辩："我听见分明是——"

"可有人在？"

那声音又传来了。众人陡然一惊，这分明是人声！

"听起来不是夏公子的声音。夏公子声音更清朗，这个声音更沉稳温和。"水云放下碗筷，咀嚼着来到门口，"是不是村子外面有人啊？"

黑黑蹙眉："定是路人在山崖的另一端，想借宿。不过说来奇怪，咱们村子隐蔽，很少有人能找到这里来。"

凤九娘听此，居然长长舒了一口气。恶狠狠瞪了吴白一眼，对门外大喊：“对不住，村里的桥断了，你过不来，还是另寻他处吧！”

凤九娘说罢，把几个小辈赶回去，砰的一声关了门。黑黑欲去看一眼，被凤九娘拽住：“你还嫌惹事不够多？阿猫阿狗的事都管？”

一听“狗”，吴白更来气。他没开口，门外的声音又飘进来。

“劳烦各位带我上去。桥断了，我知道。但我并不在山崖的另一侧。”

水云瞪大眼睛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‘我不在山崖的另一侧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黑黑麻利地提了灯笼：“路人有难，不可不帮。”

凤九娘欲阻拦，吴白狠狠道：“你积点德吧！” 话音未落，黑黑与水云出去了。四周寂寥而寒冷，夜幕已经降临，远山似是幕帘一般黑黝黝地压过来，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森林安静地覆盖着山。周围漆黑，只有黑黑提的灯笼发着幽暗的光。

水云想起了那个自己守在棺材前的夜晚。夏乾把自己拉起，还说见了鬼。现下，她们二人都很害怕。

“公子……那位公子……你到底在哪里？”水云声音颤抖。远处吴白也甩脱凤九娘匆匆跑了出来。

“劳烦找一些粗绳子来，长及三十丈。取来了绳子便将它垂下。”那人又说话了。

吴白转身回去找绳子，却被凤九娘拦住。她眉眼一凌，高声道：“村中没有绳子！”

她说的倒是实话。

几个小辈已经围了过来，他们辨别出了声音方位，大约就是吊

桥底下，孟婆婆的坠崖之地。

水云难以置信，悄悄对黑黑小声问道："这人怎么会在山崖下面？"

黑黑面色苍白，有些害怕。山崖本身就深，周遭黑暗一片。但是她向下看去，山崖底部是一层未化的积雪，微亮，故而依稀可见一白色身影站于雪地之上，衣袂飘荡。孟婆婆的尸体就在此地，在这白影旁边。黑黑"呀"了一声，对水云低声颤抖道："莫不是白无常？"

水云吓得脸发绿，壮着胆子大吼道："你……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在这里？"

"路人而已，姑娘莫要惊慌。"

路人怎么会在崖底？众人心中七上八下，无人发话。就在此时，从山崖下扔来一块石头，正砸在凤九娘脚边。

这石头上绑了绳子。

"你们拉住，我这就上来。"他居然自己有一根绳子。

崖下的人的声音仍然平和，而凤九娘一行却很是吃惊。水云捡起石头，黑黑与吴白一起拉着。

底下的人又开口了，让他们把人拉上去。

凤九娘站在一边。她的裙摆在黑暗中摇曳，如同安静绽放于黑夜的花，与其说是花，倒不如说是枯萎的张牙舞爪的藤蔓，却疯狂地挣扎。见三个小辈卖力地拉着，她思忖片刻，走到绳索的前端，拉住绳索分摊了重量。

"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姓名也不肯说吗？"凤九娘声音有些颤。

山崖下的人没应。

凤九娘冷笑一下，悄然松了手。三个小辈没有力气，导致绳索

以极快的速度下坠——

“凤九娘！你在做什么？！”吴白吼了一声，伸手企图拉住绳索，但为时已晚，他们听见扑通几下，似是重物坠地之声，还有哗啦哗啦的石头滚落的声响。

水云大惊：“他摔下去了？他摔下去了！”

“凤九娘！你疯了！”黑黑急了，她第一次对凤九娘发怒，从她手里抢过绳子，却也于事无补了。

凤九娘心里不由得也害怕起来，却说道：“只怕这绳子年久不用，松散了……”

吴白怒道：“就是你松的手！”

凤九娘猛一回头：“你真是有出息了，成天冲长辈大呼小叫！”

黑黑大怒：“你这样做有何好处？”

“你说这话我怎么不明白？这路人死在山间，实属自然——”

水云刚刚听明白黑黑与吴白的意思，吃惊道：“凤九娘，你、你是故意的？”

凤九娘双手抱臂厉声喝道：“你胡言乱语些什么？我故意？我只是不让你们管闲事罢了！走了个夏乾，你们还嫌不够乱？这些路人一个个都不是好东西——”

“夏乾……他走了？”

这一声让众人彻底呆住了。这不是在场人发出的，而是来自山崖底下。凤九娘一颤，缓缓上前，去悬崖那边探了探头。

山崖底部一丝白色影子，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。

凤九娘脸色变了。她后退几步，觉得不可思议，又有些恐惧。

黑黑却是高兴地叫起来：“公子，你没事？”

“无事，再拉一次。”

啪嗒一声，又有一块拴着绳子的石头被扔了上来。

水云高兴了，却纳闷道：“那刚才重物坠地声是怎么回事？”

没人理睬她。而凤九娘却更不安了——她刚刚的话语定然被山崖下的人听得一清二楚。她不自然地提高嗓门问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夜风阵阵，四下寂静。凤九娘等人安静地听着山崖下的回答。

“算命先生。”那人回答得异常沉稳。

第五章 白衣人悄然降临

凤九娘大惊，这又是什么说法？不指名，不道姓，只告知职业，还属三教九流。

吴白冷冷看了凤九娘一眼，与水云一同将绳子牢牢地拴于身后的大树上，自己也紧紧地将余下的绳子握在手里，生怕它再次松掉。

“你究竟叫什么？为什么来这儿？”凤九娘惴惴不安，大概就是因为山崖下的那个不知底细的人。那团白色的影子如同白无常一样，来自地府，却又洞悉尘世之事。

那人没有回答。

吴白与水云拉着绳子，黑黑也过来拉着，拉了半天，拉上来的却是孟婆婆的尸体。

凤九娘叫了一声，连连后退，脸色惨白。

黑黑也愣了，硬着头皮将绳索解下，这才明白方才摔下去的就是孟婆婆的尸首，而山崖下的人一心要把尸首送上来。

此时，山崖下面的那人又发话了，要山崖上的人抛下绳索，拉他上来。

黑黑三人又开始拉绳子，这次轻松了一些，感觉那人似乎在攀爬。因为他们听到了岩石滚下之声。每爬一步，凤九娘的心就莫名冷上一分。她慢慢地后退，不敢上前。

所有人屏住呼吸盯着绳索，直到看见一只手。那人已经轻巧地翻了上来，他穿着一身白衣，慢慢直起腰身，轻轻拍了拍身上的尘土。

众人这才看到他的样貌：白衣白帽白围巾，腰间有一柄剑和一把扇子。这人长得清秀，很是俊朗。换作普通老百姓，攀爬上来定要大

口喘气，但是此人很不一样。他淡然地站在山崖边上，面露微笑，整个人看起来温暖友善，但目光犀利，像是从天边走来、通晓世间之物的仙人，仿佛活在世界之外。

凤九娘先是一愣，然后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害怕，眼前的这个人面目表情明明这么温和。

众人居然同时沉默了。

白衣男子只是笑笑，刚要说话，却被一声猫叫声打断，众人这才发现，他的怀里居然窝着一只白色的鸳鸯眼小猫。小猫看了看众人，迅速从怀中爬出来，攀到了主人的肩膀上。

水云惊喜道：“好可爱的小猫！”

“它叫吹雪。”白衣男子笑着将猫递过去给水云抱。

黑黑先反应过来，用吃惊的口吻问道：“莫非，公子就是，易……易……”

“易厢泉。”

易厢泉规矩地行了礼，对黑黑笑道：“定是夏乾与各位说过，惭愧。”

凤九娘挑眉问黑黑，突然有些结巴：“你、你认得这个人？”

黑黑点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厢泉，面上是惊讶之色。水云、吴白亦是目瞪口呆。良久，吴白才问道：“你就是……夏公子的怪人朋友？他拼命念叨，说你会从天而降。”

水云却看了看山崖，接话道：“谁想到是从地下爬上来！”

水云说话直，易厢泉听了先是一愣，随后温和道：“他总爱吹牛，你们不必当真。我路过此地，见山崖下端有老人尸首，就想办法带上来。死者为大，至少先把老人家安葬了。”他脸上皆是平和神态，感觉

很是和善，三个小辈一看便觉得他是好人，何况他还是夏乾的朋友。几人叽叽喳喳说了几句，又忙着去后院抬棺材。

他们在一边忙着，易厢泉却突然转身看向凤九娘，脸上挂着礼貌的笑：“不知夏乾在何处？”

凤九娘听后，脸上抽搐了一下。这个人年纪轻轻、模样清秀，看起来温和有礼、毫无害人之意，可凤九娘就是怕他。

因为这一句“夏乾在何处”不问别人，独独问了凤九娘。

凤九娘一时没开口，待反应过来，却生怕自己做贼心虚，遂赶紧道：“不巧，他今日清晨刚离开。”凤九娘说话明显底气不足。

易厢泉的目光冷了下来，把头转过去看着远处灯火通明的屋子。饭厅的门敞开着，饭菜被吃了一半，碗筷四双。良久，他开口：“夏乾何时离开的？”

凤九娘迅速道：“清晨，已经说过。”

“具体时辰？”

凤九娘慌张：“我记不清了……”

“那你是看见他了？他临走之前和你说了什么？”

“我——”

“也‘记不清’了？”易厢泉的目光如刀，看向凤九娘。片刻之后，他转身看了众小辈一眼，用波澜不惊的口吻道：“诸位皆不记得？”

几个小辈合力将孟婆婆放入棺中，黑黑上前，斜眼瞥了一眼凤九娘：“我们昨日喝醉，今日太阳高照醒来，夏公子已经不见了。”

凤九娘悄悄侧过脸去。

易厢泉快速地、不易察觉地扫了大家一眼：“他的行李呢？他昨

日可曾说过要走？”

吴白点头：“行李不在了。他说过要走，但是——”

“但是想不到走得这么早。”凤九娘接话道。此时，厢泉的目光一下子投向凤九娘。清澈如泉水的目光，凤九娘觉得自己的影子映在他的眼睛里。

易厢泉问道：“只有夫人看见夏乾离开？”

这“只有”二字略重了口气，令凤九娘心生不快。她点头道：“对，我亲眼看他离开的。夏公子也是担心曲泽姑娘的安危，急着报官，这才冒险攀山离去。公子还是进屋来坐吧，天寒露重，伤了身体不好。”说罢，她给黑黑一个眼色，招呼易厢泉进屋。

而易厢泉却没动。他的表情依旧温和，若不细看，难以发现他温和的脸上挂着一丝凝重。

“曲泽怎么了？”

黑黑明白，易厢泉这样问了，定然也是认识曲泽的，便急急汇报：“她失踪了！”

“如何失踪的？”

“半夜，”黑黑咬了咬嘴唇，“我们都睡觉了，她就没了人影！夏公子担心她，就打算去报官叫人来搜山。如今也不知曲泽姑娘是生是死——”

“她活着。”

易厢泉吐出这三个字，目光炯炯地打量着四周。

众人听闻三字，皆是一惊。吴白瞪大双眼：“‘她活着’，什么意思？”

易厢泉点头微笑道：“她已经平安抵达不远处的县城，应当在医

馆医治，惊厥受寒，应当无碍，你们大可放心。”

他此话一出，众人更惊。水云诧异道：“她、她出村了？怎么可能？她是飞出去的？”

“怪就怪在，”易厢泉依旧笑着，“连她自己也不知如何出村的。我在来这里的路上，见寺庙一旁的林中躺着一个女子。上前一看，竟是曲泽。待她醒来，我便让车夫送她去镇子上看诊。”

易厢泉说毕，又看向凤九娘。凤九娘被他盯得心里发毛，赶紧道：“进屋吧，你明日可同夏公子一样，爬山离开。”

易厢泉看她一眼，目光温和却有穿透力：“他真的走了吗？”

他的声音很轻，凤九娘却越发害怕起来，没有说话。

黑黑在一旁问道：“曲泽姑娘可还好？她没说村子里发生的事？”

易厢泉摇头：“她似是受惊昏厥，有些发烧，胡乱呓语了‘鬼怪’‘古屋’之类的语句。”

水云瞪大眼睛：“你说曲泽姑娘出村了，还在寺庙边的林中？”

易厢泉点头，望向水云：“哪里不对？”

水云喃喃：“有些像山歌。”

众人脸色皆变，易厢泉此时并不知道山歌的具体内容，只是皱了皱眉头，留心一下却没有继续追问。他看了看四周和众人，双眼就像是冰湖里的水，干净清冽，却在夜晚的映衬下显得深不见底。

“夏乾生来爱惹事，真是麻烦你们了。”

凤九娘亦是坦诚摇头：“村子里是出事了，可这与夏公子没什么干系。真是不巧，你寻他，偏偏扑了个空。”

“真巧。”易厢泉居然笑了，他把目光投向不远处的山。它是村子

通往外界的唯一险要通道，几乎垂直，不见顶峰，岩石尖利。再不远，水流从山间流下，湍急迅猛。

易厢泉显然是个平和淡然的人，说话彬彬有礼，不急不慢，和夏乾的性子完全不一样。凤九娘想到此，放心了几分：“夏公子就是今晨攀着这山走的。公子若是要与夏公子一同去汴京，那么应快快跟上。”

易厢泉只是又看着远处群山，不答。

吴白大声道：“其实山势很险峻的，你可莫要爬那山——”话音未落，凤九娘接话道：“休息一日，明日再爬也不迟。”

吴白本意不是如此，他恨恨地看了凤九娘一眼，而易厢泉只是摇摇头，声音细若游丝。

“若爬了，怕是命都没了。”

易厢泉这一句话虽然谦和却掷地有声，如同一锅热油被扔进去一个冰块，哗啦一下，在众人心中炸了锅。大家听了一下子愣住，谁也不吭一声。

凤九娘越来越害怕，这个姓易的……

易厢泉微微一笑，从容地在怀中摸来摸去，拿了东西出来。凤九娘定睛一看，竟是钱袋。

“全身上下不过一两零二十八文，这一两银子你们拿去算是旅费，二十八文，我要留着下山后吃饭住客栈用。”

他摊开一两银子，迅速捕捉众人的神情。

易厢泉竟然先掏钱，小辈们都是咯咯笑起来，劝他收起来。唯有凤九娘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，如秋叶被狂风吹过掉落入地，只是一闪，就无法再看到了。随后她也赶紧笑着伸出手来拿钱。

出乎意料地，易厢泉却猛然抓起她的手腕，翻转过来。凤九娘

的手很干净，像是清洗过，但是指缝里隐隐有些残存的泥土。

凤九娘脸色一下子变了，立刻把手缩回去："你做什么？真是没有礼数！"

易厢泉看着凤九娘。他爬上来之后看得最多的就是她，却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良久，他移开目光才道："不知可否容在下前去吃饭休息？多谢大家帮忙，否则在这谷底待上一夜，只怕会冻坏；若是在山林中待上一夜，只怕喂了狼。"

凤九娘见易厢泉终于有要歇息的意思，很是高兴。这个人，察言观色能力甚强，凤九娘只怕自己一不小心说错了话，被他揪住不放。她如送神般地把易厢泉请进屋去，希望他明日早早离开。

水云好奇地跟在易厢泉身后。村里外来人少，夏乾是一个，曲泽是一个，易厢泉又是一个。水云觉得眼前的这个人温和神秘，让她感觉好奇，但又觉得亲切。她身板虽小，却争着替易厢泉拿包袱。

易厢泉笑道："怎敢劳烦姑娘？"

水云哼了一声："别以为我弱不禁风，我可是——"

"练过箭术？"

水云愣住，他怎么知道？

易厢泉笑了一下，把木盒子递了过去。水云接过摇了摇，咣当咣当的，问道："这是何物？"

"柘木弓。"易厢泉下意识地回头看看不远处断掉的吊桥。

水云吃惊，又晃了晃盒子："哪里来的？"

"山神庙里捡的。"易厢泉回答得平淡，只是跟随大家入了厅堂。

屋内灯火燃着，饭未吃完，炉火正旺。易厢泉的到来似是给厅堂添了一丝暖色。他一进屋子，打量厅堂一周，不痛不痒地夸赞几句。

大家寒暄一下，介绍了彼此。随后将碗筷又拿来一副。

而易厢泉将目光落到墙上的那幅字上。他没有像夏乾一样感叹字的好坏，而是直接读了起来：

惜吾当年青杏小，

时待不知习无早。

读罢见鸳鸯游弋，

书弃提笼圈鸾鸟。

谨成父愿皇榜落，

言酸意恨几时了。

慎慎闻此丝竹乐，

行咎难对门氏老。

易厢泉夸赞："格律不通，却是有意味的句子。藏头藏得巧妙，'惜时读书，谨言慎行'颇有警示作用。"

吴白听到此言，也露出笑脸："《黄金言》是司徒爷爷所作，孟婆婆把它送给我了，说此中有深意。字是很好的，夏公子也是这样说的。"

易厢泉认真道："夏大公子，他见了谁的书法都啧啧称赞。一则他不会看，二则较于他本人的'大作'而言，天下尽是好字了。这诗中偷懒书生的形象倒是和他很像。"

吴白乐了，问及易厢泉书法问题，易厢泉也耐心回答。吴白心想总算遇见个读书人，心生欢喜。易厢泉却道："这幅字放在你房间岂不刚好，时时督促读书。你看上面写着，赠予吴白。"

吴白听得有理，便兴冲冲地取了下来准备挂到自己的房间里

去。就在吴白卷着字的时候，易厢泉淡淡地看了这幅字一眼，他有种莫名的感觉，却又不知道怎么了。这字好像哪里有问题。

“等等。”易厢泉用手按住了卷轴。

字底有画。也许是年久之故，色彩偏淡。抑或作者本身不想以画夺了墨宝风采，故而画得极淡。字画向来是以画为主，字为辅，题在一旁，多半是诗词或是落款。而此幅却是以字为主，画为陪衬。

易厢泉眯了眯眼，这才看清画底，竟是桃花。他眉头一皱，望向吴白：“你可曾注意过画？”

吴白点头：“只是一幅画。”

画与字的意境不符，画中叶子远多于桃花，花开三两朵，映在“游弋”“鸾鸟”“丝竹”“门氏”几个字上。

易厢泉沉思，没有说什么，吴白便把画收下去挂在了屋里。

此时，凤九娘在角落里一言不发。她死死地盯住易厢泉，沉着脸。水云看也不看那字，转身打开了柘木弓的匣子，她羡慕地看着那柄弓，也不看别的。

众人本已吃过饭，眼下又吃些东西，都是干肉片之类的小菜。待酒也热上来，易厢泉一下子就喝了好几杯。凤九娘冷眼看他，刚才觉得他斯斯文文，没想到酒量这么好。

酒意浓时，他也不知怎的，提起了五个兄弟的故事。

“似乎是很有趣的故事，可否讲来与我听听？”

五个兄弟的故事不过是村间谣传，说说无妨，可如今发生了几件事，弄得人心惶惶，竟是谁也不敢再提。

易厢泉却仍然自顾自地倒酒，毫不在意地又问了几遍，大意是让众人不要再有所顾虑，说出来也能让自己出出主意。终于，在他的诱

使之下，几个小辈给他讲起了五个兄弟的故事。

席间，易厢泉似乎如喝醉一般，他撑着头，双眼微眯，似听非听的样子。

烛火摇曳，时间慢慢过去。易厢泉听完了故事，没有做任何评价。突然，他抬头问道：“那白棺材里的又是谁？”

水云收敛了笑容。易厢泉敏锐地看了她一眼，又摆出醉醺醺的样子，不再提此，反而问道：“我就说夏乾是煞星，是瘟神，他一来准没好事，你们村子居然接连出事。”

凤九娘不引人注意地冷哼了一声。

易厢泉抬眼问道：“那悬崖下的老婆婆又是何人？”

众人沉默不语。易厢泉则道：“乍看之下就是摔死的。”

凤九娘双目一凛：“什么叫‘乍看’？”

“就是猛地一看。”易厢泉笑了，有些不屑地看着她。

吴白这才慢吞吞说了孟婆婆之事。碍于水云，他没有提哑儿之事。

“好有趣的村子。”易厢泉几乎是下意识地说了这句话，引得凤九娘一个白眼。易厢泉却不以为意：“东边的那座古屋，住的可是故事中富翁的女儿？”

他这一句话又使得大家吃惊不小——易厢泉自从来到此地就径直进了这厅堂，他什么时候看见的古屋？

吴白诧异道：“我们后辈都不清楚，易公子你怎会知道？是不是曲泽告诉你的？”

易厢泉摇摇头：“曲泽没说什么。我以看相为生，只觉得那黑屋年代甚远，煞气未散，实属不祥，万万不得靠近为好。黑云笼罩，邪气

纵生，孤魂野鬼哀嚎连连，莫不是有人死于非命？”

黑黑正端盘子进屋，双手立刻僵硬，而吴白、水云皆是低头沉默。凤九娘听到此，面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。她匆忙拿起酒大口喝下，双颊这才泛起红晕。

易厢泉用手扶住脑袋，半睡半醒，似是胡言乱语：“但是远观紫气东来，颇有祥瑞之势。紫气不散，必有横财；林木哀鸣，水流急促，这是发大财的前兆。你们……谁要发财了？”

黑黑上前：“易公子喝多了，我扶你去休息。”

易厢泉摇头笑道：“容我说完。要说生财，谁也生不过夏乾。他爹是江南首富，此次他是溜出门来的。不过他也怪，带钱出门，总爱将银票卷于发冠中，睡觉也不摘下。天气湿冷，银票这东西脆弱得很，只怕久了……”

凤九娘脸色一变，眼睛里闪着莫名的光。易厢泉快速看了她一眼，慢慢站起回了客房。

他住的是原先夏乾住的那间，房间的陈设一如夏乾几日前在时所居住的一般，有厚被、炭火盆、新鲜的松枝插瓶，还有一碗醒酒汤。黑黑帮他收拾房间，一边忙着一边问道：“夏公子与你认识很久了吧？”

“十年零七个月。他是我认识最久的人了。”

易厢泉坐到了床上，随口答着。但黑黑却是一怔，他的回答太精确了。

“你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？”

易厢泉沉默了一下，没有回答。她想多问几句，又觉得不妥，于是收拾完毕就立刻离开了。

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易厢泉慢慢站了起来，双目机敏而警觉。他吹熄了灯，静待许久，一个转身便轻巧地跳到了窗前，吱呀一声将窗户

推开一条小缝，如同黑夜中的猎人，侧过脸去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。

窗外并不明亮，也许是阴天乌云遮月的缘故。远远看去，厅堂屋檐堆满了白雪，屋檐之下灯火却未熄灭。说话声、碗筷碰撞之声不绝，但是视野有所局限。易厢泉又跑到门口，将门开了一条缝隙，透过条缝隙可以看到整个村子。

凤九娘忙碌的影子映在窗纸上，清晰可见。几个小辈都在各自的屋子里忙着，吴白最先熄了灯。窗外微光照在了易厢泉的双眸里，而他的双眸却比雪夜更加明亮。

易厢泉不知看了多久，竟然听得一阵窸窸窣窣之声。他微微转身，判断出这个声响来自床下。

是……老鼠？

这声响是易厢泉意料之外的，他没有点亮灯火，而是凭借较好的夜视力摸索过去，低头仔细听着。似乎真的是老鼠，易厢泉松了口气，却不由得纳闷起来。他犹豫一下，还是点燃了灯。微弱的火光照亮了屋子，易厢泉看到了那只硕鼠。此鼠似乎畏光畏人，一下子就跑开钻进了墙边的幽深鼠洞里。

此时却听闻喵的一声，吹雪不知什么时候进屋了。它抬起小脑袋看了一眼四周，便直奔鼠洞，想要钻进去，头却被卡住了。易厢泉无奈笑了一下，赶紧上前去搭救。

吹雪被狼狈地拉了出来，毛发凌乱，又哀叫了几声赶紧溜出屋子去了。

好大的鼠洞，以前从未见过。易厢泉低头看进去，洞口开在墙上，但是幽深看不见尽头。鼠洞口有几粒米散落，沿着米粒望去，只见床底下竟然有不少谷物。这是寻常人家吃的谷物，数量不多但颗粒大而坚硬。他诧异地看着，不知这谷物为何会出现在床下，似是被人刻意扫入床下的。

易厢泉略做沉思，伸手掀开了褥子底层。褥子上还沾着些许谷物，整整一床，数量不多。这谷物放在床铺下，叫人如何能睡得舒服？易厢泉蹙眉，难道是夏乾做的？

陈天眼说过，曾经有一位姓沈的大人来吴村借宿，但是半夜有人闯进了客房。易厢泉思忖片刻，估摸着凤九娘以前就做过一些偷鸡摸狗的事。如今屋内松枝香味怡人，颇有提神之效。易厢泉酒量不错，饮了醒酒汤之后更加清醒。经过几番思量，他猜测吴黑黑在布置房间时做了一点小动作，意在提醒住客不宜睡得太死，防止有人夜半摸索进门盗取财物。

易厢泉的目光沉了下去。他慢步走到窗前，安静地注视着凤九娘的屋子。

吴村怪事连连，夏乾也失踪了，而自己掌握的线索太少。凤九娘行为极度可疑，但当务之急是先找到夏乾。

所有屋子的灯都熄灭了，就在四周一片死寂之时，吹雪又出现了。它浑身雪白，猛然一跳，一下子翻越上屋顶，又一下子跳到远方。它跑到了那白色的棺材旁，绕了几圈。那里放着些祭品，还有些食物残渣。

今夜易厢泉内心不安，他忘记喂吹雪食物，难怪它今夜动作颇多，显然是饿坏了。

猫与棺材并不是好的搭配。猫不得碰触尸体，这是常人皆知的忌讳。易厢泉倒是不忌讳这些，但他好奇白色棺材中尸身的情况。

易厢泉没有点灯，吱呀一声推开了门，轻手轻脚地走在黑夜里。

窗外留着一盏灯笼，安静地照着覆着白雪的村子。吹雪站在棺材旁边，目光炯炯，轻轻地冲主人叫唤着。它蓝黄双眸微亮，似乎是不情愿离开食物残渣。见主人一脸严肃，它摇摇脑袋，自觉地跳开了。

易厢泉却没有把吹雪抱走。他径直走到棺材边上，绕其一周，顺便四下看了看，确定无人，遂从附近拾起一根粗壮的树枝插进棺材缝隙之中，试着一撬。

开棺属于对逝者的大不敬，而易厢泉却没有丝毫犹豫。

咔吧一声，棺材一下子就被撬开。易厢泉异常诧异，眉头微皱。棺材素来都是被封得很紧，不论木棺石棺，一旦松动，只有两种可能：一则下葬过于匆忙，无法好好安顿棺椁；二则，它可能被撬开过——第二次再撬开定然要简单得多。

棺材周遭的脚印异常凌乱，好像来过很多人，此时已经看不出什么。易厢泉没有直接打开，而是细细检查了棺材的外观。封棺用的铁钉落在四周，一些散落在棺材头，一些散落在尾部。一小堆摆放整齐，另一小堆放得乱七八糟。棺材显然是被人撬开过，而且撬开棺材的是两个人，一个人做事比较用心，另一个人则粗心大意。

很可能是夏乾和曲泽。易厢泉很快就下了结论，双手扶住棺材板，试图以一人之力推开棺材。片刻之后，异样的气味传了出来，这是轻微的尸首腐败之气，还好是冬日，腐败并不严重，他提起灯笼仔细地看着棺材内部。

白色棺材中静卧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，穿着蓝白相间的衣衫，一只手已经脱臼，身上有被踩踏过的痕迹。奇怪的是脖子上触目惊心的伤口，似是撕裂，又似是扯断。脖颈处是致命伤，创口很大，这女子多半是因为失血过多致死。

易厢泉看着少女苍白的脸，恍然觉得她与水云相像。这才明白，二人兴许是有血缘关系，怪不得自己今日问起棺中之人，水云姑娘脸色极差。

这具尸首实在诡异。易厢泉不是仵作，但是尸体倒是见过不少，对于检验尸首这种事略通一二。光凭眼观，有些事是难以断定的，眼下身处荒山小村，自己就不得不动手了。

他先对着尸首行了礼，之后才伸出手去解开了尸体身上的衣裳。尸身在死亡不久后会僵硬，随后变得柔软。现下尸身便是极度柔软的，像一堆软塌塌的肉。脖颈处的伤口最大，像野兽咬伤，也像是人为的撕裂。凡是被野兽踏死的都会有骨头断裂、皮肤上红黑色内伤的痕迹，但眼前的尸身上却没有。若是被狼虎咬伤，伤者会口眼张开，双手握拳，发髻散乱，伤处多不整齐，一般集中在头部和颈部。这些倒是与尸身呈现一致，但受伤之处不见骨，不似猛兽咬伤，倒像撕裂，尸体身上也没有爪印。

爪印？易厢泉又仔细看了尸身，胸口处有抓痕，这是死前造成的，但不是野兽的，是人的。这就更加古怪了，易厢泉从未见过这样的尸体。看了半天，连攻击者是人是兽都无法确定。除非请到京城最好的仵作，兴许能看出更多端倪。

易厢泉叹息一声，帮尸身理好衣衫打算封棺。他最后看了棺材中的姑娘一眼，姑娘长得很漂亮，但是脸上却是毫无生机的惨白。清丽的面容与不属于活人的脸色，让易厢泉今夜第一次感到心里微颤。他叹了口气，检查了棺材四周和内部，皆无怪异之处，这才合上了棺材，又小心地将棺材板完好封上，尽量让人看不出来棺材被人再次动过。

吹雪突然叫了一声，跳过来蹭了蹭易厢泉的外衣。易厢泉诧异地抬头，不远处，凤九娘屋子的灯亮了。

门吱呀一声响了。

凤九娘伸出头来看看，见四下无人，便轻轻提着灯笼出了门，朝溪水边走去。她头上的木镶金簪子在灯笼的微光下显得格外耀眼，却粗鄙丑陋。

凤九娘走到溪水边停下了。她的脚下是一片土地，部分积雪已经融化，露出了黑色的地表，而土地上却覆盖着一层枯黄稻草，周围放了一些木板和一辆小推车，还有栅栏一类的木条，稀稀拉拉地斜插着。

天空渐渐亮了起来，人的视野也更加明亮了。

凤九娘蹲了下去，一只手扒开那些稻草，另一只手提起灯笼。她动作轻柔却急促，眼神如同是一个即将打开神秘礼物的小女孩，生怕弄坏了礼物盒子却又急切地想知道里面装了什么。但这种目光却不纯真，倒是透着接近病态的贪婪。

稻草哗哗落地，就在这一瞬，凤九娘急切地朝洞的下面看去，然而洞底下什么也没有。

凤九娘的脸色变了，从万般期待，变成极度惶恐与难以置信。她快速地、疯狂地把稻草扒开，只求光线再进去一些，死命地探头下去看，可是那幽深的洞底却真的空无一物。

凤九娘吞了吞口水，双手微颤。就在此时，她忽然觉得有人大力钳住了她的肩膀。她若惊弓之鸟，本就苍白的脸显得更加惊恐。

“他人在哪里？”

易厢泉站在她身后，声音低沉。他一只手按住了她的肩膀，另一只手用张开的金属扇子抵住了她的脖颈。

凤九娘觉得浑身冷汗直冒，她大气也喘不均匀，害怕道：“我不知道！我不知道呀！他明明在这里的！我没有想骗你！你拿的什么东西？是刀吗？你别……你——”

“说实话！”

“我……我真的不知道！”

就在此刻，不远处的门哗啦一声开了。清晨是如此安静，这声门响就变得无比巨大。黑黑似乎刚刚睡醒，正推门出来活动筋骨，看到这一幕，惊诧得睡意完全消散了。

“易……易公子？凤九娘？”

易厢泉没有看她一眼，更没有放开凤九娘。他把凤九娘拽到一侧，自己则向洞中探去。此时太阳已经升起，洞中清晰了不少，隐约可

见洞底的稻草，但却真的无人。

“夏乾！”易厢泉越发紧张起来，大喊了一句，却真的无人应和。

一旁的凤九娘此时像是被冷风吹醒了，她嘴唇发白，身体却与易厢泉保持着一定距离，怒喝道：“你拉我做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做！我告诉你，姓易的——”

易厢泉根本不听她说话，绷着脸直接把她拽到一边的柴草屋里，推进去，咣当一声闩上了门。茅草屋又传来凤九娘的咒骂声。黑黑站在一旁惊诧不已，有些畏惧地看着易厢泉，想问却没问。

“你现在去把吴白和水云全叫到此地，我要问话。还有，谁都不要给凤九娘开门。”易厢泉脸色极差，收了手中的金属扇子，理了理衣襟，大踏步地又走回了那地洞附近，弯腰看向洞底。

洞里一片漆黑，深两丈有余。易厢泉不由得心里一凉，纵使将一个清醒之人丢进去，只怕也是凶多吉少。再向井壁看去，只见上面横着些许腐朽的木头，排列得很有规律。如同搭好的架子被土壤掩埋，又似是梯子一般镶嵌在土地里。人若是摔进去，这些横木应当能抵挡几分。若洞底土壤松软，也许人还能捡回一条命来。

这种奇特的构造令易厢泉疑惑，然而他却觉得格外紧张，不能再拖了。他昨夜诱使凤九娘去找夏乾的头冠，为此还苦等一夜，夏乾却无影无踪。如今只能断定夏乾一定曾经掉入洞中，眼下唯一可做的就是下井查探。

易厢泉立即站起，他觉得有些晕眩，昨夜喝酒，纵使酒量不差也是有一些影响的。而他又彻夜未眠，此时就更加疲劳，但还是要冒险一试。

洞口旁是凤九娘留下的绳索。他从山崖攀爬上来，用的正是这一根。易厢泉环顾四周，找到了大石，将绳子的一端拴在上面。

此时，吴白、黑黑和水云已经到来，水云看着易厢泉，诧异地

大声问道："易公子这又是做什么？"

"找夏乾。"

他把绳索的另一端拴在自己身上，朝洞口看了看，将灯笼熄灭之后扔了下去，接着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抓住绳索向下攀爬。

"小心啊！"小辈们急急地叫喊，易厢泉只是朝他们点了点头，下了洞。

井壁潮湿，易厢泉攀着横木条慢慢向下，直到光线一点点变暗，片刻之后他的脚便触到了松软的泥土。一股难闻的味道扑鼻而来，似是尿的骚味。

"易公子，可有发现？"吴白在上面喊着。

易厢泉抬头，头顶上方只有一小片灰蒙的天空，还有三个傻傻看着的脑袋。他点头示意一切安好，随即低头掏出燧石燃了灯，并闭起眼睛，以此确保自己的眼睛能够快速适应黑暗。待他睁眼，这才看清了洞底。

这是一个极度狭窄的洞，四壁有横木，洞底宽度大体和人的腿一样长。竖直的洞亦可称为"井"，然而细细看向四周，它的底部侧壁却还有一个小洞。小洞的位置很奇特，是与"井"垂直的。易厢泉打量四周，发现脚下臭味泥土里有一绿色物品，不与泥土同色。他扒开土壤，这才看清地上有一根孔雀毛。毛色油亮，色彩艳丽。他又扒开更多泥土，发现不远处掩埋着夏乾的双鱼玉佩。

孔子云"玉之美，有如君子之德"，纵然夏乾不是君子，但此玉他自幼戴着，从不离身。那根孔雀毛更是对他极度重要的东西，如同幸运符一样别在腰间。易厢泉看了玉佩和孔雀毛掉落的位置，几乎贴近了"井"壁，与那侧洞在同一直线上。

易厢泉深知夏乾的性格，只身在外时几乎不会露富，会把值钱的东西藏到怀里或是鞋袜中。这个洞的底部是躺不下一个人的。若是孔

雀毛别在腰间，玉佩藏于鞋袜之中，那么夏乾的头与胸口的位置就会在……

在侧洞里。易厢泉松了口气，暗暗感叹夏乾运气真是极好。

夏乾定然是被凤九娘扔了下来，但是扔的角度却是适宜的。他身子长，必然是蜷缩而下，到了底部之后上身后仰，头便进了侧洞。易厢泉看着侧洞口的位置，上端的泥土被砸下一小块，这是夏乾上半身顺势倒在侧洞时砸掉的。

洞底非常冷，夏乾身上肯定有伤，他下半身还被土掩埋，一段时间土壤便会水分蒸发而僵硬无比。如果不浇上水，冬季寒冷土壤变硬，夏乾根本无法逃脱。

易厢泉闻着地上的尿骚味，感叹夏乾真有一手。

凤九娘不敢动手杀人，便把夏乾迷晕了扔下来摔个半死，之后填土活埋。这与杀人无甚两样，但是毕竟没有沾染鲜血，不过是一扔一填，最后是死是活，全是天意，与自己无关。

易厢泉眸色发冷，凤九娘真是阴毒异常。

“易公子！怎么样了？”上边传来黑黑的声音。

易厢泉敷衍地答了一声，俯身看着侧洞。这洞蜿蜒曲折，无法望见尽头。他唤了夏乾一声，有回音却无人应。提灯而看，见侧洞口有人爬过的痕迹，不远处有一小块衣服碎片。易厢泉心里一阵欢喜，那一定是夏乾的衣服碎片。

他心中着急，提灯弯腰钻进去，将灯放在最前面，刚探进半个身子，却愕然发现灯被小洞卡住了。早知换成火把了，易厢泉吸了一口气，打算轻轻地把灯抽回来。他抬手提灯，刚刚动弹一下，却只听到呼啦一声，眼前的侧洞坍塌了。

易厢泉噌的一下往后退，井内尘土飞扬。那侧洞上的泥土哗啦啦地掉下去，刹那间便把洞填了个严严实实。易厢泉脸色惨白，心一下

子冷了。

“易公子，怎么了？还好吗？！”吴白听到声音，慌忙叫着。

而易厢泉没有回应，心里如同冰冻一般。他只不过是轻轻取出卡住的灯笼，侧洞就坍塌了。若夏乾真的顺着洞口攀爬并昏迷在洞里，侧洞一塌，只怕凶多吉少。

在这一瞬间易厢泉脑中一片空白，他愣了半天，这才拉了拉绳子攀上了井口。

“怎么样？可有发现？”黑黑急急地问。

易厢泉被晨光刺痛了眼睛。待他慢慢睁开眼睛，见黑黑、水云、吴白都焦急地看着他，在等着他的答案。

夏乾很有可能遇难了，只是这件事连易厢泉都无法接受。他站着，感觉整颗心也慢慢地坠下去。

“易公子！夏公子他……”

易厢泉脸色很是苍白，但他深吸一口气，想极力安慰眼前的三个人：“会有办法的，很多事情不一定像想象中的那么糟。你们快去拿些铲子过来。”

此话一出，三个小辈都明白他的意思了。易厢泉聪明绝顶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提出这种方案。黑黑和水云一下子哭了，吴白也愣住了。

“快些去拿，如果挖掘及时，说不定……”

吴白愣了一会儿，摇头道：“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，若是真的塌陷，只怕回天乏术。”

他说得很冷静，也是实话。易厢泉没有说话，想直接去取铲子，被水云一把拉住：“现在进洞，你也有危险！”

“易公子，”黑黑哭着擦着眼泪，“等村里人回来了再挖吧。这种洞以前也有，塌过不少，被埋的人是救不出来的。”

易厢泉冲他们笑了一下，立即转身离去了。他虽然笑得很勉强，却是在竭尽全力给他们一点安慰。可是谁又能安慰他自己呢？从来都没有。他五岁的时候被收养，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怎么遇难的。而几年前回到洛阳，发现师母被害，师父被污蔑为凶犯，所有人都劝他撇清关系不要追究。夏乾是他唯一一个认识十年以上且还在世的人，如今却也出了意外，自己却束手无策。

他低着头快步走到后院，经历过两次丧亲之痛，他早已知道安慰的话语是奢侈而无用的，唯有行动才可以对悲剧性结局稍稍做一些改变。虽然希望渺茫，但总要好过站在原地任由痛苦的回忆一点点切割自己。

黑黑哭了一会儿，知道易厢泉是铁了心要把夏乾挖出来。她便遣了水云也去拿铲子，自己则去河边打些水来给大家喝，一会儿一起下铲子。通向河边的小路铺满了碎石，以前她和哑儿一起常来这里，如今——黑黑打了水，叹息了一声。如今哑儿去世，连夏公子也生死未卜。她胡思乱想着，走过那条山崖的边缘，无意识地向山崖下望去。

就是这无意识的一瞟，黑黑手中水桶咣当一声落地了。她双目呆滞，蹲下，粗布裙上蹭到了泥土，但是她不在乎——她几乎是贴到了地面上，以便看清山崖下的东西。

她看清后，喉咙动了动，竟然激动得发不出声音，心也狂跳不止，待她深呼吸后，发出一阵惊喜的大叫——

“夏公子！是夏公子！快！他在山崖下面！”

第六章 一人复生一人亡

黑黑趴在地上拼命朝下喊着，吴白与水云也匆匆赶来，众人惊喜地一阵大叫。待易厢泉也跑过来，只见夏乾昏迷在山崖深处。

易厢泉愣了片刻，赶紧取了绳子。待到了山崖底部，他伸手欲探夏乾的鼻息与脉搏，他的动作有些僵硬，手在微微颤抖。

“夏……夏公子到底怎么样了？”吴白在山崖上方结结巴巴地问，他着实害怕了。

易厢泉开始号脉，夏乾的气息微弱却还算平稳，还有一脉尚存。再抚摸额头，火热无比。虽不知骨骼断裂与否，至少能稍微放心了一些，估计他只是因发烧而昏迷。易厢泉向山崖顶部的三个小辈招了招手，示意夏乾一切安好，又把自己的外衣解下罩在他身上。

此时乌云已经退去，暖阳照了下来，山崖的峭壁和尖利的岩石也泛着淡淡的金色。夏乾的鼻子冻得通红，四肢伸展着趴在雪地上，就像是趴在自家的白色锦被上一样，等着睡到日上三竿之后下人叫他起床。

经过一夜折腾，易厢泉此时已经是满面尘土，憔悴不堪。他擦了擦脸，躬身在石头上坐下，低头看着夏乾，突然笑了，他觉得自己身上沉重的东西已经被卸下来了。

很快地，山崖顶部的三个人取来了木板，夏乾被绑在木板上拉了上去，整个过程简单又迅速。不久，夏乾便安然地躺在床榻之上接受检查。

“他应该没事，”易厢泉擦了擦额间的汗，“身上全是伤但是骨头没断，现在只是因受寒而昏迷，不久后便会醒过来。”

“夏公子为什么会躺在山崖里？”水云仔仔细细地瞧着夏乾，低声

问着。

易厢泉看了看他们，慢慢道："被人下药了。"

他说完，这才发现夏乾的衣服褶皱里藏着一根白头发。易厢泉把白发拿起来看了一眼，却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把玉佩和孔雀毛放回到夏乾床边。

吴白惊道："真的是凤九娘做的？"

易厢泉没有说话。他走到桌子边上，提笔在纸上写了一些食材，让黑黑拿去做些饭端来。写毕，忽然看到吴白桌上堆砌的书卷下边放着一幅卷轴，轴上似乎有血。他抽出来打开，只见上面画了一位年轻女子。

易厢泉先是眯眼打量，只是纯粹欣赏。片刻之后却忽然一怔，冲吴白笑道："这莫不是七名道人所画？"

"七名道人？"吴白讶异地转头一看，"谁？"

易厢泉摇头："七名是他的名字，喜欢研究机关秘术，也是一位很奇特的画师。他技术精湛但总爱画些奇怪的东西，据说只画了几年就不知所终了，鲜有画作存世。若得一幅，价值千金。"

吴白很是开心，并非因为画作值钱，而是因画本身珍贵。

而易厢泉只是看着字画，修长的手慢慢地抚摸着粗糙的画面，翻来覆去地看着，正面、反面，甚至于贴近眼睛去细细地看着那图画上的细小之处。

画中的少女娇俏美丽，她穿着一身华丽的衣裳，手戴造型奇特的镯子，趴在榻上安静地沉睡着。易厢泉翻过画来，看见那一小摊暗色血迹沾在画的背面，又将画竖起来看它的长度。

"被截过……"易厢泉喃喃道。他用手轻轻摸了摸画卷，那里是沾有血迹的地方，一直延伸到了画的边缘处。可见这幅画原本沾染血迹的

地方要更多一些，但是有人嫌弃不美观，于是截掉了。现画卷的空白之处太多，除去人物之外，其他的地方统统没有画完。

一般画师是不会自己裁掉自己的画作的。哪怕整幅画都沾染血迹，一般的画作收藏者也不会去将画破坏，反而会将其好好珍藏。截掉画作的是什么人呢？是一位对画作没有这么珍视的收藏者，他珍视的不是画作，而是画中的姑娘。

易厢泉正在沉思，吴白端了茶水过来，打断了他："这画原来是挂在古屋里的，很久以前就存在了的，被夏公子取了出来。你说，会不会与山歌有关？那山歌——"

"那山歌太奇怪了。"水云看着易厢泉，想听他说些什么。

但易厢泉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看了看关了凤九娘的柴房。它就在吴白的房间对面，凤九娘似乎还在里面走动，现在已经停止喊叫了。

"别放她出来，等夏乾醒了再说。"易厢泉语气有些生硬，几个小辈很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易厢泉还想问些凤九娘的事，但是目光却又扫到了《黄金言》上。这字挂在吴白的房间里，倒是非常合适的：

惜吾当年青杏小，

时待不知习无早。

读罢见鸳鸯游弋，

书弃提笼圈鸾鸟。

谨成父愿皇榜落，

言酸意恨几时了。

慎慎闻此丝竹乐，

行咎难对门氏老。

易厢泉看了看，忽然问吴白：“你可有纸鸢？”

吴白一怔：“纸鸢？以前做过，司徒爷爷也送过给我，但我忘记放在哪里了。”

“其实昨日我就想说，但是急着找夏乾，就没有再提。其实这是个双重字谜，”易厢泉颇有兴味地说，“一开始只觉得它是个藏头诗。‘惜时读书，谨言慎行。’但是看桃花映在‘游弋’‘鸾鸟’‘丝竹’‘门氏’几个字上。其实是丝、氏、鸟、弋，合起来就是‘纸鸢’二字。是不是纸鸢上面有什么秘密？”

吴白愣了愣，挠了挠头：“想不起来放在哪里了，上面画了很多花纹，有点丑。水云、黑黑姐，你们记得放在哪里了吗？”

水云茫然摇头。

黑黑又给易厢泉倒了热茶，他接过喝了一口，看向夏乾，有些忧心：“你们回去休息，我今夜在这里守着。”

黑黑又端来一些吃食。易厢泉劝走他们，关了门之后，慢慢洗了脸，随便吃了点东西，又坐在了桌案边。

他闭起眼睛，慢慢地回忆吴村发生的所有事情。

吴白出了房门，叹了口气：“姐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黑黑认真道：“我看易公子是个好人，他的话要听。你们不要去给凤九娘开门。”

她言下之意，凤九娘的罪是认定了的。吴白很赞同地点点头，而一旁的水云则从背后拿起了柘木弓的匣子。

“你们说，这弓是不是很好用？”

“那是人家的东西，你什么时候拿出来的？快放回去！”黑黑指责

道。

水云嘟囔："我就看看，明天就还回去。"

此时苍山覆上了白雪，显得更加险峻。这种时候，吴村人都要避免走山路，以免路面湿滑导致发生意外。黑黑点燃了村里的灯，嘱咐了吴白和水云几句便回房休息了。

不一会儿，水云的房门开了，她悄无声息地跑出来，怀里抱着柘木弓的匣子。

水云从小就练习射箭，但苦于没有一把好弓。弓箭制作，以干、角、筋、胶、丝、漆六材为重。好的弓箭都是选材优良，再经由优秀的工匠制作而成，工艺复杂，价格高昂。

这个匣子是用上好的檀木所制，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，还镶嵌着翠玉。水云看不出来雕刻的是什么图样，只觉得异常美丽。她自小家境贫寒，而山中多树木，她的弓箭多用普通树木制作，再以鹅毛为羽，着实不佳。眼前的弓箭是她梦寐以求之物。

在灯笼微弱的光线照射下，柘木弓匣染上一层浅淡的黄色，似乎有了呼吸和心跳。而水云郑重地、小心翼翼地将盒子放在一块平整的大石之上，似乎在举行神圣的仪式，轻轻打开了它。

柘木弓就这样出现在水云的眼前，瞬间照亮了她的双眼。优雅的弧度、完美的工艺，与那些粗木所制的弓箭不同，这把柘木弓散发的气息冷冽而神秘，像尊贵的武者。

水云轻轻取下它，爱不释手。她眷恋地看着柘木弓，随后又看了一眼箭筒。箭筒也是异常精美，仿佛是装着夜明珠的盒子。轻轻旋开，里面有不少黑羽箭。她长这么大第一次恨自己的出身，她好羡慕夏乾！她活了十几年，这种弓箭摸都没摸过。水云深深叹气，这都不是她的东西！但是她想试一试，哪怕射一支箭也好。

她兴奋满满，手微微颤抖，瘦小的肩膀扛起了柘木弓，上了

箭。心想周围都是群山、树林，以近处的物体为靶，未免没有趣味。只射出一箭，射得远远的也无伤大雅。她决定向上垂射一箭，这样不必担心射到什么东西，也不必担心伤到人。

天色逐渐昏暗，水云匆匆举起弓箭，奋力一拉，仿佛有了后羿的英雄气概。她听见弓弦的声音，突觉脑中一片空白，唰啦一下，箭就离弦飞了出去！

柘木弓的力度比普通弓箭强太多，水云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，瘦弱的身躯经不住强大的冲力，被狠狠震了一下。而那箭却是一下子蹿上了天，就像是逆向而行的星，速度快到无法看清，只觉得那亮光一闪便直冲云霄了。

水云目瞪口呆地看着昏暗的天空，箭消失了。

水云的惊喜之感烟消云散，如今只剩下悔恨与害怕。夏乾的箭就这么射出去了，再也回不来了！那箭价格高昂，自己怕是赔不起的……

水云急得快要哭了，飞快地取下灯笼朝远处的山中奔去，用灯火照着她目之所及之处，偷偷地寻着，而此时远处的屋子忽然亮了。

今夜不知怎么的，黑黑觉得有些不安。她回忆了一下，今日易厢泉提到的纸鸢似是被收起来放在了柴房里。虽然不知道纸鸢有何用意，但她还是想拿回来看看。

她披衣出了门，也没有看到水云奔跑的影子，打算去柴房一趟，再顺便给凤九娘送些吃的。

易厢泉早已吹熄了灯火，准备趴在桌案上睡一夜，却觉得有些冷，想从夏乾的身旁拿下一床薄被。刚走过去取被子，却万万没想到夏乾“哎哟”轻叫一声，突然睁开了眼。

黑暗中，两个人都愣了一会儿，彼此看不见对方。

“我是不是死了？”夏乾瞪着眼睛突然问道，声音暗哑，也不知道

他在问谁。

听他这个语气，肯定身体没有事了。易厢泉突然有些高兴，一时激动不知说些什么，愣了半晌，竟然起了捉弄他的念头，沉声道：“死了，你死了。这里是阴间！”

接着一片死寂。

夏乾躺在床上愣了一会儿，竟然坐起来朝着易厢泉的方向看去。看了半天，算是看清了一些轮廓。

“易厢泉？你怎么会来吴村？”

易厢泉愣住了。要知道，以前的夏乾是最好骗的，不管说什么他都信，而且人在经历生死浩劫之后往往是没有理智的。如今是怎么了？怎么变聪明了？

见易厢泉不说话，夏乾觉得他还想骗自己，愤然道：“还阴间呢，我从小被你骗到大，如今还能被骗？！点灯去！”

易厢泉赶紧点灯。室内亮了，只见夏乾扶墙站起，脸色苍白，却满眼闪着光。

“凤九娘人呢？她真的是个——”

夏乾的愤怒使后半句的污言秽语没有说出口，反倒吞在肚子里，化作了剧烈的咳嗽。

“她被关起来了，”易厢泉赶紧扶他坐下，倒上茶水递过去，“曲泽也平安出村了。你先别急，把这几日发生的事告诉我。”

夏乾端着茶碗，刚想说话，门突然开了。只见黑黑提着灯笼站在门口，神色惊慌。但看到夏乾醒了，先是一怔，后竟然喜极而泣。

“出事了？”易厢泉发现她神色不对，赶紧站起身。

吴白此时也从门外踏进来，焦急地说道：“没找到！她……跑

了。”

夏乾一听，也不管自己身体不适，赫然站起：“她跑了？咳咳咳……她把我扔到洞里活埋，自己跑了？”

“你冷静一些，喝一点水。”易厢泉按住了他，转而问黑黑道，“什么时候的事？你把来龙去脉说清楚。”

黑黑抹着眼泪：“不知道，也许很久了。她应当是翻山走了，不过夏公子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”

夏乾喝完茶水，涨红着脸怒道：“她要杀我！她在酒里下药，还把我扔到那个井一样的洞里，想活埋我！要不是我想办法跑了——”

“凤九娘真的要杀你？”黑黑吃惊问道。

吴白叹气：“事已至此，你还不信？姐，你就是心肠太好，不把人往坏处想。”

黑黑垂头，半天才道：“凤九娘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她刚嫁过来的时候我才五岁，我记得她温柔又老实，对孩子们很好。喂我们吃饭，教我们唱歌，就像……”

“像哑儿姐，”吴白叹息一声，看向窗外，“后来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。”

一直很激动的夏乾听到这话，有些难以置信：“她？像哑儿？”

黑黑点了点头，叹了口气。

易厢泉沉默不言，黑黑亦是如此。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夏乾，而就在这一刻，门一下子开了，水云冲了进来。

夏乾朝水云望去，还伸手打了个招呼。水云却没有看他，她脸色惨白、双唇颤抖、失魂落魄地看向前方。

“水云……”黑黑奇怪地看着她。

她这才慢慢抬头，看了众人一眼。

“凤九娘，”她似乎是哽咽了半天，“在河里……”

众人皆瞪大眼睛，水云所说的“在河里”，又是什么意思？

“她泡在河里……”水云几乎说不出完整句子。

吴白吃惊道：“凤九娘不是跑了吗？”

水云脸色苍白地摇摇头：“她、她好像……死了！”

一听这话，夏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一下子坐起来欲冲出门去。几人未想到夏乾真的是“毫发无损”，筋骨未断不说，发着烧还能一跃而起。黑黑赶紧拉住夏乾，但易厢泉却率先出了门，吴白和水云紧随其后跑至河流边上。

易厢泉站在最高点，提灯照亮了河岸。

“你们不要过来。”他手中提灯，高高举起，似乎在望着水面。

夜幕降临，此时才知日暮之时的晴朗只是风雪来临的前兆。大雪飘落，如刀子一般打在众人身上。河水湍急，从陡峭的山崖间滚滚而下，直至平缓之处遇石激起阵阵水花。在一片灰色乱石之中，似乎有东西夹在其间，那是凤九娘泡得发涨的脸。

易厢泉看清了，脱了外衣，举着灯笼蹚入水中。

水云和吴白都忧心地在一旁站着：“你小心些——”

“你们不要过来。”易厢泉又重复了一遍。他走得很稳，好在河水是温泉水，不至于太过寒冷。但是湍急的河水很快漫过了他的胸膛，他只得把灯笼举高。可风雪极大，那可怜的灯笼晃荡几下便熄灭了。易厢泉把它扔到湍急的河水里去，灯笼落水之后撞上不远处的尖利岩石，很快碎成一团。

“易公子！实在不行不要捞了，你自己要小心呀！”水云喊着。可

易厢泉没有回头，直到河水快要漫过他的脖子，打湿了口鼻，他才碰触到凤九娘的尸身，凤九娘的尸身已经在河水里浸泡很久。而不远处的石头缝里夹杂着一只花纸鸢，在风中晃晃荡荡，接着起了一阵狂风，那纸鸢便飞上天去了。

远处，黑黑也提灯过来了，紧跟在后面的居然是夏乾。他披着一床被子，怒吼道：“如果捞不上来就不要捞了！活人比死人重要呀！你不要犯傻！”

却见易厢泉已然抱起了凤九娘，就像是抱着一块白色的、腐烂而庞大的肉。他在激流中艰难地往回返，走出了水面，身上全湿了，头发很快结了一层冰霜。

黑黑想去给他披衣服，却被易厢泉阻止道：“不要过来！”

易厢泉抱着凤九娘的尸身走到了众人面前，此时他已经冻得浑身发颤了，这才接过黑黑的衣服披上。看了看凤九娘的尸身，探了探鼻息，又号了号脉，才道：“真的没救了。”

“实在太危险了，以前村里有人失足落水，被卡在石头缝里都是没人去捞的。”水云低声道。

易厢泉还在低头检查伤口，没有抬头：“万一人没死呢。她……有家人吗？”

“没了，她丈夫前一阵在狩猎的时候受伤死了。不过他以前就很长时间不回家，回家了就喝酒打人。”黑黑也低下头去。

易厢泉什么也没说，他想把自己的干衣服给凤九娘盖上，夏乾拦住他，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凤九娘盖上。

“盖我的衣服，我穿得厚一些。“

夏乾皱了皱眉头，站起来看着凤九娘的脸。她的脸被泡得发白而不成形，似乎挤一挤就能出水；她的头发散乱，然而那个木镶金的簪子还在；她的手臂露在外面，像是有很多外伤，已经好了大半。

看着她的脸，夏乾不由得想起几日前凤九娘是如何把自己抛下洞的。他叹了口气，觉得自己不可能原谅她。但如今她已遭了难，有些事想要计较却也根本没法儿计较了。易厢泉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抱起凤九娘的尸身准备回去。

冷风吹来，夏乾冻得打了个喷嚏，视线逐渐模糊。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五个兄弟的故事，有些不合时宜，却挥之不去：

老大独自在大雪纷飞之时进山找财宝。然而地势险要，山中多狼。他攀爬之际，手下一滑，落入河水之中溺死了。

富翁、姑娘、老二、老大，竟然都死在这样一座山上，死后灵魂不散去，成了孤魂野鬼，日日哭泣，宛若山间的风声。

此后山中总有这种风声，在山间回荡着。

这段故事令夏乾浑身发颤。凤九娘扭曲又肿胀的脸离他越来越近，夏乾眼前一黑，一下子晕了过去。

风雪交加的一夜就这样过去了。

夏乾这一晕就是一天一夜。他在炭火的噼啪声中醒来，已经中午了。听见水云在抱怨着什么“夏公子这样下去以后怕要落下病根”，夏乾顿时脸色阴沉，翻个身后昏昏沉沉地打盹儿，直到暮色降临。醒来后发现易厢泉不知去哪儿了，黑黑与水云轻声谈话，吴白时不时地插嘴。

夏乾听不清楚，只觉得肚子有些饿，却贪恋于床铺的温暖不想起身。他闭起双眼，想再睡一觉，可脑中总是浮现出吴村所经历的种种事情：孟婆婆的歌声、哑儿的尸体、井底所见的阴沉天空、凤九娘的脸……

无法解释所有的事情，凤九娘应当是意外失足而死。走了山路就出了事故，可见山路多么陡峭，若自己当初要是真的爬山离村，那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！

很快就到了用晚膳的时间。凤九娘不在了，他们也不用按规矩

坐在厅堂吃饭。炭火堆旁，吴白一边喝着粥，一边哼起了山歌：

大雪覆盖东边村子

阎王来到这栋屋子

富翁突然摔断脖子

姑娘吃了木头桩子

老二打翻肉汤锅子

老大泡在林边池子

老四上吊庙边林子

老三悔过重建村子

老五天天熬着日子

是谁呀，是谁呀

是谁杀了他的妻子

黑黑低声喝止他：“不要唱了！”

吴白有些委屈：“从小就唱，习惯了。”

“出了事还要唱吗？”

吴白闭嘴，闷头吃起干粮。

水云满嘴塞着饼，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富翁去世，对应孟婆婆坠崖。而老二的死，对应哑儿姐死亡。曲泽出现在山神庙树下，好在安然无恙。而贪财的老大对应凤九娘，在白雪遮天的日子死在水中……”

“你别说了，吃你的东西！”黑黑又喝止了水云，觉得自己心力交瘁。

“但是哑儿姐死得不明不白的！我不能不去想这些事呀！”

他们争吵着。夏乾翻了个身，把自己裹在了被子里。他不信鬼神之说，若是诸多怪异事件是人为，那么究竟是谁？不是他自己，不是易厢泉，那就只剩下水云、黑黑、吴白了。夏乾觉得太可笑，这三个人——怎么可能和这三个人有关！？

听到门嘎吱一声，屋外三人谈话瞬间停止。

“夏乾醒了吗？我有话问他。”

“没醒。”水云天真地答道。

易厢泉只瞥了夏乾一眼，便知道他在装睡，于是遣了三人吃完饭回去休息，自己则坐到床边推了推夏乾。

“你将吴村发生的所有事都告诉我，每件都要说清楚。”

夏乾无奈地点点头，裹着被子盘腿坐起来开始讲故事。烛火温暖，易厢泉坐在那里，脸上被染了一半阴影。他一动不动，一言不发，而夏乾喝了三壶茶、吃完了两碟点心，一讲便直到夜色渐浓。

从山神庙到古怪的古屋，从孟婆婆坠崖到哑儿遇害，之后又讲了遇见哑儿与孟婆婆的鬼魂、曲泽的失踪。等到全部讲完，夏乾如释重负，心中也好受很多。

现在易厢泉知道了事情的经过，应当就好办很多。但是他仍然皱着眉头，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有些阴沉的天空。吴村四周的高山像灰黑色的墙面，墙面之后却有更多的高山，层层叠叠地把他们围了起来。

“你听见狼叫了吗？”易厢泉看着窗外，突然问道。

“山里经常有。”夏乾从床上坐起来，穿好了鞋。

“你真的看到了孟婆婆？”

夏乾听到这件事很是吃惊，摸了摸头：“真的！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你确定你看到的是孟婆婆？是人？不是画，不是影子，而是一个人？”

夏乾点头：“是真人，是背影。”

“那哑儿呢？”

夏乾脸色越来越难看：“是她，看到的是正脸。”

二人默契地沉默了，这件事分外怪异。假如有人装神弄鬼，可村里根本没什么人。即便真的有人装神弄鬼，还能装出两个鬼来？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“你看见孟婆婆鬼魂的那晚，是从窗户这边看到的？”易厢泉从窗户边上探了半个身子出去。

“不是这间房，是那间客房。我当时想开门，可是打不开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我看到了哑儿的鬼魂，又接连看到了孟婆婆的。假若有人装神弄鬼，那这个人的目的何在？”

易厢泉推开门看了看四周。屋舍尽收眼底，而在窗户一端则看不见任何东西。他问夏乾：“那晚你有听见什么声音吗？”

“似乎有，但来了这边一直睡不安稳，大家起得也早，”夏乾犹豫一下，又道，“有件事不知是不是我听错了，我在井中爬行的时候似乎听到了叹息声。”

易厢泉讶异：“是人声？”

“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。”夏乾想到此，心里有些害怕，却不愿承认，问道，“你说吴村是不是真的有鬼？”

易厢泉没说话，只是皱着眉头。

“我想出村啊。”夏乾腿一蹬，又躺在了床上。

“吴村的人是去狩猎了？这么久了还不回来。曲泽前去报官，竟

然也未回来。”易厢泉叹了口气，忽然转移了话题，“你身体好些了吗？”

夏乾一愣，心里嘀咕，觉得易厢泉此问定是没安好心。他与易厢泉性格极为不同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：突然对人关心起来，多半是有事要麻烦对方。

夏乾顿时心里一寒，赶紧答道：“不！没好！我正头晕恶心想吐呢！”

易厢泉白了他一眼：“那你还穿好鞋，打算半夜溜去厨房找吃的？”夏乾一怔，赶紧脱鞋。

“别脱了，”易厢泉看了看窗外阴沉沉的天空，叹了口气，接着到脸盆旁边开始洗手，“我带你去厨房。”

夏乾一听这话，顿时开心了。但易厢泉没有直接带他去厨房，而是先去了孟婆婆的房间。查探一番之后，易厢泉找到了一些油和燃料，说要借用一下。随后，二人才轻手轻脚地走到厨房，像做贼一样，夏乾偷吃了一些烧饼，易厢泉没说话，拿了一把剪刀。

待夏乾吃完东西，二人出了门。易厢泉看了看不远处大树下的三口棺材：一口是哑儿的，一口是孟婆婆的，一口是凤九娘的。

“那我也回去睡觉了。”夏乾有些心虚，总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易厢泉看了他一眼：“哑儿的棺是你开的？胆子可真大。”

夏乾心中一凉：“我、我不——”

“再开一次吧，”易厢泉举起剪刀朝他笑了笑，“这次我们开孟婆婆的。”

冷风把树吹得吱呀吱呀作响，易厢泉迎着风走到门口取了灯笼照明，灯笼一晃一晃地，闪着浅淡的黄色。易厢泉扶住了灯，把剪刀递给夏乾。

“你拿着。”

“我不拿！”

“唉。”易厢泉叹息一声，唤来了吹雪，让它驮着。两人、一猫走到树下，易厢泉取了棺材上的钉子，扶住孟婆婆棺材的一端：“我数一二三，一起抬。”

正所谓风水轮流转，夏乾如今体会到了被人强迫开棺的滋味。他有苦说不出，只得伸手抬了棺材板。孟婆婆的尸体赫然出现在眼前，易厢泉皱眉提灯照射，道：“剪刀递给我。”

夏乾不动，易厢泉又叹息一声，从吹雪背上取了剪刀，开始动手。

“你主动开了哑儿的棺材，如今怎么不敢看了？”易厢泉埋着头孤军奋战，有些哀怨。

“我只是看看，不会动刀！”

他话还没说完，易厢泉就把剪刀放回到了地上。

“你……你真的剪开了皮肉？”见剪刀上面沾满了血，夏乾有些慌乱了。

“其实不用剪开，”易厢泉皱着眉，认真地看着，“我不是有经验的仵作，还是谨慎一些为妙。那日我在山崖底下，由于光线不足，只是大致地看了下。如今倒是看清了，这尸首坠崖之后是趴在地上的，伤却在脑后。”

夏乾一怔：“不是坠崖死的？”

“你过来看看。”

“我不看！依你所言，她死后有人把尸首扔下了山崖？”

“错不了，”易厢泉提灯认真地看着，“若失足坠落，体表轻伤，

体内伤则比较严重。死者多半是内脏大出血，身上有骨折。但现在死者腹部有一块不明显的伤痕，像是被山崖底部尖利的石头划伤的。肉色干白，没有新鲜的凝血块，因此这处划伤应该是死后伤。除此之外，若是人失足坠崖，在失足的一瞬往往会伸出双手试图抓住什么，比如山崖边缘的岩石，或是身体有碰到山崖侧壁而擦伤，可是孟婆婆身上却没有这些伤痕。”

夏乾探过头去，只看了尸体一眼，突然觉得有些想吐。

易厢泉仍然眉头紧皱：“她的致命伤在头部。发髻散乱，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是被钝器击打过，而且一共被打了三次。只是……这钝器是什么？她死前应当是拿着什么东西的。”

“但她怎么会——”

“她怎么会死而复生？”易厢泉提着灯轻轻地说着，“她被打了三次，又被丢下山崖，怎么会死而复生？”他喃喃自语。

夜风吹得大树轻轻摇曳着，周围安静极了。

良久，他再度看向夏乾：“我一向相信你的识人能力，但此事非同小可，需要再向你确认一次。你确定你看到的是孟婆婆，不是村中其他人假扮的？”

夏乾知道他在怀疑什么，看着易厢泉的眼睛，认真道：“是孟婆婆没错。”

易厢泉的有些疑惑了。他知道夏乾这个人平日里虽不太可靠，但是认人能力是极强的。他回过头看了看孟婆婆的棺材，又看了看哑儿的棺材。

夏乾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哑儿的棺材不用再看了吧？”

“我已经看过了。我再问你，在你见到哑儿鬼魂之后，你亲自开棺确认了没有任何异常？”

夏乾摇头：“她也死透了。”

“你确定你看到的哑儿是真人？”

“我看到的是哑儿的正脸。不只是我，水云当时也在场。”夏乾又回答了他一次，这次更加坚定了。

易厢泉叹了一口气，眉头紧锁。

夜晚的风呜呜地吹着，阴云一直不散。

夏乾看着天空，突然问了一句：“你说，世上真的有鬼吗？”

易厢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却认真地看着他说：“你可知鬼神的来历？古时人们畏惧雷电、山崩、地震、疾病与死亡，自然会将这些现象归咎于和自己相似的个体。鬼怪、神明的形象多半是人演化而来。恐怖自然现象归咎于天神，死亡与怪事则归咎于鬼怪。如今时过境迁，我们越发信赖人的智慧，又怎能把解不开的事归咎于鬼神？”

夏乾无言，他说得很有道理，可还是解不开这些怪事之谜。

阴风吹过，两片挂在枝头的树叶再也支撑不住飘零下来，一片落在易厢泉肩头，一片落在棺材上。易厢泉拾起肩头的这片，呆呆地看了一会儿，又把它仍在地上。

“我们走吧，”夏乾被冻得瑟瑟发抖，其实也是心里害怕，嘴上却说，“太冷了。”

易厢泉没动，风吹得他的白色衣摆直飘，吹雪也上前蹭着他的裤腿，可是他全无反应，只是怔然地看向前方。良久才慢慢抬头对夏乾说了一句话：“我……我好像有点明白了，这件事只有几种可能。”

夏乾瞪大眼睛：“真的假的？”

“不确定，”易厢泉的眼神有些飘忽，“事情比我想象得还要复杂，有很多事需要理清楚。”

易厢泉突然提起灯笼往回走。回屋的路程很短，但是他走得很快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好像生怕把自己刚刚想到的东西忘掉似的。回到屋内，他点燃了一盏灯，把纸张撕开，开始在纸片上写写画画。夏乾想看他写的是什么，但是他却将纸揉成一团，扔掉了。

“我需要找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，但有些事我想不明白，需要问问你。你觉得古屋墙上的密道是通向外面的吗？”

夏乾摸摸头：“我当天和曲泽进入古屋，黑灯瞎火的只是摸到了墙上的缝，像是门……”

“但我今天白天从墙外看了看，并没有看到任何裂缝。”

夏乾一惊，若是古屋真的存在通往屋外的密门，趁着白日里亮堂，完全可以从屋外就看到墙面上的门缝。回想起自己拉住曲泽在半夜摸墙，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傻。

夏乾问道：“可山歌是怎么回事？”

易厢泉揉揉脑袋：“不知道。这些日子一直在忙你遇害的事，如今可算是消停了，但这些事越想越不对劲，明天天一亮我就进屋去查探——”他话说了一半，突然止了声，迅速站了起来推开了房门。

房门外是如墨的夜色，灯笼挂在屋檐下轻轻晃动着。易厢泉眯着眼查探四周，扭头对夏乾道：“刚才好像有人。”

夏乾讶异，出门看了一圈，摇头道：“没人呀。”

几间小屋的灯都熄灭了，几只鸟从夜空中飞过，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。

易厢泉沉默地关上了门，脸色不佳。他在房间踱了一会儿步，没再言语。走了一会儿，又回到桌子上开始撕纸写字。

夏乾快快不乐地躺床上睡着了。伴着撕纸的声音，他睡得很香，但是没睡多久却觉得四周很冷。

夏乾打了个喷嚏，睁开眼。屋内暗淡无光，不知道什么时辰了，至少天还没亮。易厢泉已不在屋内，桌子上的灯也熄灭了。他迷迷糊糊地坐起来，发现门开了一条缝，冷风呼呼地吹进来，桌子上的纸片被吹散在地面上。纸片上面写了很多字，散落在地上像是一地的鬼符。

他打着哈欠去关门，却发现易厢泉正站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，不知在做些什么。昏暗的角落里堆砌着一些木材和布料，仔细一看，旁边摆放着四只巨大的白色纸鸢。

夏乾看了看纸鸢的形状，就知道那是易厢泉亲手做的。他们小时候一起做过这东西，易厢泉做得很丑。

易厢泉站了很久，又跑去厨房，拿了一块猪油和一坛酒出来。又拿起布料，把酒倒在上面。

夏乾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，有些紧张。他知道易厢泉一旦落单，往往会做一些怪事——这家伙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！而布料、木材、酒、油，这些东西分明是用来燃火的。易厢泉一向我行我素，放火烧了村子也说不准。

夏乾眼前出现村子着火的情形，突然害怕起来。他准备披衣悄悄出门看看，却突然想到易厢泉是害怕大火的，照理说他应该是不会放火的。

此时，站在院子角落的易厢泉忽然动了。他先是弯腰，然后抱着一大堆东西向河边走去。

夏乾匆忙推门出去。门外的夜空模糊一片，因有乌云而导致星辰看不真切。不远处，夜晚的河水依旧哗啦地响动着，似风吹树林之声，浪花不住地拍打着黄褐色的山崖。然而在河水的涛声之中，夏乾却隐约听见几声燧石的咔嚓声。

只见河岸边堆起一堆木柴，木柴旁边蹲着一只白猫，而白猫旁边，是一脸专注、正在背风打火的易厢泉。

夏乾吓了一跳——他真的要点火！他不是害怕大火吗？

吹雪听见响动，叫唤一声，蹭了蹭主人的腿。易厢泉慢慢转头，这才看见夏乾："你出来做什么？"

夏乾冲过去一把拽住易厢泉的袖子："我怕你烧村子！"

易厢泉愣了一下："烧什么村子？我只是在放纸鸢。"

易厢泉点燃了油灯，转头对夏乾说："本以为你真的不舒服，想让你休息。如今看来你倒是酒足饭饱，就替我做些事吧。"

夏乾听得糊涂："放纸鸢？不是放火？"

易厢泉安静地看着天上的云彩，它们缓慢地飘动着，像是随时会散去，但是仍然遮住了漫天的星星。东方的天空有些微亮，似乎快要天明了。

看了片刻，易厢泉把线递给夏乾："准备放吧，放得越高越好。这是一件大事，只能交给你来做。咱们小时候也放过，你比我更擅长放纸鸢。"

夏乾一脸不情愿地接过了线。儿时逢清明重阳，他也会跟人去放纸鸢。只是易厢泉很少会夸赞自己，如今突然开了金口，总觉得有些问题。

纸鸢多为鸟形，而易厢泉做的这个纸鸢尾部极长，毫无美感，活脱脱像拴着两根布条的傻鸟。

"你拿着线跑到村子那边，看看能不能放起来。我打灯笼给你照明，小心脚下，不要摔倒。"易厢泉竟然真的打算放纸鸢，还打着灯笼和他一起跑。

夏乾没有办法，知道易厢泉一向行事古怪，也没多问，只能拽着线跑起来。易厢泉做的纸鸢虽然丑陋但似乎更为精巧，如张开双翅的鹰，一下就飞入了夜空。

夏乾赶紧道：“放起来了，线给你！你接着呀！”

易厢泉不应。

纸鸢飞起，直破苍穹，却戳不破浓重的云彩。天空阴云密布，根本无法看见一丝月影。易厢泉皱着眉，看了纸鸢片刻，喃喃道：“差不多了。”

“你拿线！”

“再等等。”

夏乾提着线，仰着头问道：“你把纸鸢捆上布做什么？”他话音未落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觉得手中线的上端有些滑，空气中掺杂着酒味与油味。

易厢泉没有解释，只是言不由衷地夸了他两句“放得真高啊！”，随后把灯笼罩子打开，拿出了里面的油灯。

“你……你要干什么？！喂，你别点！你——”

第七章 纸鸢飞天传信息

易厢泉举起油灯点燃了夏乾手中的线，火苗瞬间蹿了出去。夏乾压根没有反应过来，只听得火焰燃烧之声，还有易厢泉的谆谆告诫：“莫要松手，若是纸鸢掉下，必引大火烧了村子！”

夏乾这才明白，这纸鸢是浸了油的，只是自己手持的位置上没有，而上面却是浸了个通透。

火舌一下子冒了出来，疯狂地向上燃烧。带火尾的纸鸢燃烧在漆黑的夜里，明亮得如同太阳，又像一只巨大的凤凰展翅飞在夜空，凄厉地鸣叫着。

吴村的诅咒好像在此刻被这只“凤凰”冲破了。易厢泉两手一背，站在河岸看着天空。纸鸢的正下方是河水——他恐怕是以防万一，特地将放火地选在河边。

夏乾觉得双手灼热，吼道：“易厢泉！你——”

这一嗓子已将屋内的黑黑、水云、吴白三人一并叫了出来。水云本是睡眼惺忪地跑出来，嘟囔着，但一看见此情此景，眼睛立刻瞪圆了：“我的天哪！”她只觉得一团大火球在天空燃起，不停地翻滚着，迸出的火花化成金色长线，似要把天空撕裂。

三人目光呆滞。

易厢泉此时已经放起另一只巨型纸鸢，待它平稳飞于天空，转头问水云：“不知姑娘可否帮忙？”

夏乾哀号一声：“傻子才听你的！”

水云却是没动，黑黑急了：“易公子你究竟在做什么？”

易厢泉言简意赅：“与狼烟同理，夜间送消息。”

“你听他胡扯！”夏乾等到手中纸鸢的火焰减小，匆忙扭头补上一句，“他自己怕火，不敢放这纸鸢，偏偏叫别人来做！”

“我的确畏惧大火，”易厢泉迅速补充，面不改色，“这是下下策，若不是情况危急，我也不会这么做。如今情况不妙，恐怕拖不得。与其浪费时间，不如送出消息请人支援。”

吴白吃惊：“情况不妙？这……”

他还未问完，只见水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从易厢泉手中拿起线，抬起稚嫩而勇敢的脸：“放火吧！”

易厢泉抬手用油灯引燃了线，呼啦一下，又一只纸鸢燃起。水云将线拿得异常平稳，而此时夏乾手中的纸鸢却是逐渐熄灭，化为灰烬，星星点点的火焰从空中落下，似流星坠落。有些火星接触冬天寒冷的空气而逐渐熄灭，有些则跌落入河水中再也无法燃起。

按理说纸鸢通身浸入油中，火焰顺着线燃烧，线应该会速速被烧断。不出片刻，纸鸢就被烧得只剩骨架，从空中栽下来。

水云手中的纸鸢快要熄灭，吴白手中的纸鸢又飞了起来。一个接一个，像是一群凤凰飞越吴村上空。易厢泉忙了良久，才缓缓道一句：“只有四只，想不到这么快就燃尽了。本是想一直放到黎明的，只怕烈酒不足了。”

待最后一只纸鸢燃尽，吴村又陷入了黑暗。

空气中飘散着一股焦煳的气味，余烟弥漫在夜空，众人皆是满腹疑问。易厢泉一边低头收拾着地上的残局，一边慢慢说道：“黑夜传信息，必定以高空燃火最为有效。古来传信息的法则不少，在没有信鸽的情况下，狼烟、纸鸢、孔明灯都可以作为传消息的工具。”

“用于夜间的传递法，狼烟不明显，孔明灯也可。然而用火不慎定然造成山林失火，况且孔明灯不便控制方位。我只得以火引燃纸鸢，明亮而且更加安全。”

吴白蹲下搬起小酒坛，帮忙收拾起来：“那这酒有何作用？”

“以麻布蘸酒系于纸鸢上，燃起，火光极大而布不损。此法可以让燃烧时间更久。”

夏乾哭笑不得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要传信号给谁？”

易厢泉沉默一下，冲大家道：“大家可知附近有位姓沈的大人？他本是京官，过些时日会前往延州，只是暂居此地。沈大人原先做过司天监，是荆国公手下的人。”

三人摇头，而夏乾却点头表示听过。

易厢泉继续捡起地上剩余的布条：“我从宿州码头下船，找车夫探听了一些事。但夜色已晚，我决定次日白天进山，当晚去拜访了沈大人。沈大人素来喜欢观石、观星象，他之前来过山间寻物制墨，曾在吴村暂住，却觉得有人半夜入户。天一亮他就赶紧下山了，越想越古怪。他说，若是山间遇到麻烦，便设法联系他。”

吴白突然想起什么，他一拍脑袋，转而对黑黑道：“姐，你记不记得不久之前有一主一仆，来我们村借宿过一晚……”

黑黑也是一怔：“记得，次日他们张皇失措地走了。”

易厢泉点头，微微一笑：“就是他们，估计凤九娘半夜去偷了他们的银子。”

吴白诧异道：“但是易公子为何在半夜传送消息？”

“沈大人每日有观星的习惯，白日睡觉，夜晚观察天象。最近几日天气阴晴不定，想必他也是着急，待到放晴，必然会观星，便能看到燃烧的纸鸢了。你且看这些柴火，白日里我会燃烟，虽不明显，但只要沈大人观察也能看见烟。然而今日夜空阴云密布，说不定他今夜没有观星的打算，那么咱们也就白忙一场了。”

夏乾唉叹了一声：“你可以明天白日里叫我们帮忙点狼烟，何必

晚上吓唬人。”

易厢泉沉默一会儿，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实话实说：“吴村之事，只怕拖不得了。”

众人一愣。

夏乾瞪大眼睛：“真的有鬼？”

黑黑有些恐惧，打断他：“夏公子，不要提‘鬼’字！”

易厢泉转头轻声说道：“鬼不是世间最恐怖之物，总有东西比它更可怕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像是说给自己听的。

易厢泉没再说什么，只是弯腰收拾着残局。余下几人都没再言语，只有夏乾敏捷地捕捉到了易厢泉脸上的一丝忧虑。凭借他与易厢泉多年的交情，自然清楚易厢泉一向是喜怒不形于色，如今脸上有了忧虑之色，必定是心中藏了一些大事。

一夜过去。东方的天空泛红了，是几日里难得一见的好天气。众人睡在厅堂里，昨日他们的确是被惊到了，晚上又睡得晚，故而此时睡得格外沉。只有夏乾还躺在榻上翻来覆去，心里想的总是易厢泉那句“鬼不是世间最恐怖之物，总有东西比它更可怕”。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眼见晨光照进屋子。他看了看易厢泉的地铺，空无一人。

此时易厢泉早早披衣起床出门点燃了烟。今日无风，烟雾在冬日寒冷的空气中仍然凝成一道直直的、异常显眼的灰白柱子，带着几分诡异。

阳光洒下，夏乾更加睡不着了，真心盼着那个沈大人带人来救他们。他爬起来，看到易厢泉昨日桌上的碎纸片已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竟然是一根木条。夏乾拿起，发现木条在四分之一处断裂成两截。

夏乾看了一眼，拼命地回忆，却想不起来这是个什么东西。他坐了片刻，喝了点茶，遂蹑手蹑脚地披上衣服想去古屋查探一番。昨日在他和易厢泉谈话的时候提到了古屋暗门，但因这件事被搁置了，如今

却很有查清楚的必要。若是古屋真的没有暗门，哑儿的死就只剩两种情况了。

他路过厨房，无意间弄倒了厨房门口的篮子，东西哗啦啦撒了一地，像是某种晾晒的草药。

“你是不是要去古屋？不用去了，我刚从那里出来，在床下找到了暗门。”

夏乾一怔，抬头又看见了易厢泉。他似乎一夜没睡，但是精神不错，估摸着喝了许多浓茶。

易厢泉也蹲下帮忙捡草药，语气平和：“你一个人不知情况地乱跑，好不容易捡来的命，还不知珍惜！”

夏乾一脸不屑：“只是风寒，现下只是偶有鼻塞，已经无碍。我的命金贵得很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古屋有密道？”

“不错，”易厢泉点点头，“一会儿我们就从暗门进去。”

夏乾听得一愣：“去抓凶手？那暗门通向哪里？不等沈大人了？”

“我估计事情不能再拖了，若是今日沈大人不派人来，咱们只好自己试试看。所以，你最好休息休息，傍晚动身。吴村之事实在奇怪，虽尚未明了，但我已猜了个大概……”

夏乾盯着那篮草药：“这是……什么？”

“半夏 [1] 。在庸城时我在傅上星的医馆里看过几本医书，还记得这个药。”

夏乾哼了一声：“你记性真好！”

夏乾语毕，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。“傅上星”成了三个最沉重的字，弄得他浑身不舒服。他低了头，问道：“也不知小泽怎么样了？”

易厢泉盯着半夏，没有答话。

夏乾抠弄着手中的半夏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："小泽本就孤苦无依，偏偏傅上星出事了，而我也有责任。待我去汴京给母亲写一封书信，让母亲给她找个好婆家。"夏乾说完，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，深深舒了一口气，"好婆家！最好是斯文、读书多……"

易厢泉只是盯住眼前的药，眼神飘离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"……然后，她就嫁了。我要多给她些嫁妆钱，最好让我娘认她做干女儿，那样夏家就是她的娘家。两全其美，她幸福，我自由——你说怎么样？"

"这药是哑药。"易厢泉脸色变得不对劲。

"哑药？这东西？"夏乾拿起一个，作势要吃。

易厢泉一掌拍掉："我记得大家口中的'司徒爷爷'，也懂得医药？"

"对，死了很多年。"

易厢泉则问道："那个哑儿姑娘，她究竟是怎么变哑的？"

"听说是幼时生病。你觉得她是吃了这种药？你会不会想得太远了一些！"夏乾把药收好，放了回去。

易厢泉摇头："我想得比这更远。她会不会是误食？"

夏乾不信："这药这么厉害，能让人终生变哑？"

"不会，只不过对人日后的嗓音有影响。"

"那不就得了！"夏乾拿起篮子推到一边，"快走，你把吴村的事给我分析一下。"

易厢泉一下子站起来，似是想起什么，抓住夏乾肩膀问道："你记不记得，哑儿炖肉的锅里是新鲜的肉还是肉干？"

夏乾回忆了一下，当时有些肉块随汤撒出，遂答道：“新鲜的。”

“那么，哑儿的出身究竟如何？她的父亲、母亲……”

夏乾吸了口气，准备长篇大论起来：“哑儿那身世很是复杂，她跟水云同父异母。她爹娶了她娘后，又跟水云的娘好上了，生了水云。你听这些旧事做什么？家长里短，乱到不行。”

易厢泉蹙眉道：“水云是哑儿同父异母的妹妹？”

“对，哑儿以前还有个兄长，但好像死了。你莫不是怀疑水云？但她才多大——”

“你看见哑儿魂魄的那天晚上，水云正好睡在棺材前面？那她可是也看见了？”

夏乾摇头：“应该没看见。她当时睡着了，我看到哑儿之后她才醒的。但是衣服是哑儿死时穿的那件蓝白衫，后来却盖在水云身上。”

易厢泉低头沉思，又抬头看了看西边的云，看看苍山，看看河边的木柴。

夏乾问道：“沈大人会派兵来救我们？”

易厢泉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：“出事还是要靠自己。不知沈大人何时能看到烽烟，而这山路崎岖，即便进山也要数日，只怕来不及了。”

“不等救兵，我们要怎么办？”

易厢泉沉默一下，终于缓缓吐出一句：“今日做个了断。”

夏乾瞪大双目：“今日做个了断？和谁了断？就凭你我？”

“不错，就是今日，就凭你我。”

夏乾深吸了一口气，点了点头：“只要能出村，我一定帮忙。你说，要我做什么？”

易厢泉认真问道："那……你可会煮粥？"

"我怎么可能会？"

"我去煮些粥和肉汤，你去找凤九娘剩余的迷药。"

夏乾一惊："你要做什么？煮肉汤？哑儿临死的时候也……山歌里的老二也……"

易厢泉起身快步走向厨房，找出做饭用的锅碗瓢盆，开始淘米。

夏乾无奈，只得一脸晦气地跑去翻着凤九娘的东西。他不愿意找那种药粉，也不愿意去厨房帮忙做饭。在他的眼里，"君子远庖厨"永远是他拒绝掌握这项技艺的绝佳借口。况且他一个少爷，哪里轮得到他做饭。

他走了几步，心里也有些难受。易厢泉这人虽然可恶，但是聪明得很，受众人夸赞不说，居然连饭都会做。

夏乾甩了甩头，忙翻着凤九娘的东西。凤九娘的屋子很是整洁，没有什么杂物，也没有值钱的东西。夏乾从床底下翻出一个茶杯，里面有铁锈的味道。他闻了闻，把茶杯一丢，又去翻枕头被褥。片刻，他便在凤九娘的枕头下翻到一些药瓶。很多是外伤药，其中一瓶有些特殊，夏乾打开闻了闻，这气味令他联想到庸城城禁时，青衣奇盗在油灯中放的香料，似麝香，他断定这就是迷药了。

虽然易厢泉不是一次两次装神弄鬼了，但他觉得还是要相信他。

夏乾忙跑到厨房，只见易厢泉正在煮着粥和肉汤，还围了围裙，可能是怕弄脏自己的白衣服。围裙有些滑稽，但夏乾此时也无心玩笑，只是把药粉一丢："你要做什么？不会是下药吧？"

"就是下药。"

夏乾紧张起来："你要给黑黑他们下药？"

"怕他们碍事，怎么只有这么一点？"易厢泉看着药粉摇摇头，"你再去找找看，这点剂量恐怕……"

"你居然真的要下这种毒手！"

易厢泉不为所动，慢悠悠道："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，一会儿你劝他们喝粥，等他们昏迷之后，把他们关进屋子去。我虽然不能十分确定，但他们之中应该有人与此次怪事密切相关。"

易厢泉吹了吹粥，轻轻抿了一口，蹙眉道："再煮一会儿就可以了，即使粥煮得不熟他们应当也会出于礼节全部喝下，就权当我厨艺不精好了。"

易厢泉慢慢搅着粥，两个炉子、两个锅，他倒是处理得游刃有余。那样子像个归田隐士，又像是寺庙里的做饭和尚。眼看乌云遮天，夏乾在厨房来回踱步。他差不多问三句，易厢泉才答一句。

"我们要去捉凶手吗？"

"也不能算是凶手。"

"有危险吗？"

"有。"

"带兵器吗？"

"带，你不是只会射箭吗？"

"凶手是谁？"

易厢泉犹豫一下，才道："算是凶手也不能算是凶手——"

问题绕了回来，夏乾着急道："快煮快煮！煮完了去抓人！"

易厢泉赶紧拉住夏乾："如此扇风，火会很快熄灭。"

夏乾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憋出一个难看的笑容：“敢问易公子，凶手有很多种，聪明的、羸弱的、武艺高强的，而我们要去抓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夏乾此言，意在盘算此行的危险性，弄清楚他们的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无论易厢泉回答什么，他都有个思想准备。

哪知，易厢泉叹了口气，说了一句夏乾万万没想到的话——

“不能算是人吧。”

夏乾呆住了：“不是人？那是妖魔鬼怪？”

易厢泉刚要开口，夏乾一拍大腿：“是动物！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夏乾欲哭无泪地看着他：“那是个木头？”

易厢泉拿起勺子，一边搅粥一边道：“我没见过，具体情况我不清楚，只是根据山歌推断个大概。我先将事情的始末说个清楚，你自会明白。这件事看似复杂，其实最怪异的地方有两处：一处是亡人复活，一处就是山歌应验。而几起事件无非就是山歌的翻版，即五个兄弟的故事。”

易厢泉转身关上门，从灶台里捡出带着灰烬的柴火开始在地上写写画画，一边写，一边讲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。

他按照顺序，在地上写下了：

孟婆婆

哑儿

曲泽

凤九娘

夏乾点点头道："孟婆婆、哑儿与凤九娘死了，小泽失踪，一切都与山歌极度相似。此事怪异万分，如今想想只觉后怕。"

"你可知为何？"

夏乾紧张道："定是有歹人故意……"

易厢泉摇头，慢慢叙述道："我们从整体入手，从事件的动机开始分析。以山歌、诅咒等形式连续杀人，若是人为，属按规律犯案，有预告、警示作用，意在威胁。在普通的案子中实属个例，我也见过此类记载，如此做法只为让人感到惊慌失措，觉得下一个被杀害之人会是自己。"

夏乾皱了皱眉头："目的为何？"

"复仇，这是第一种可能。而仇恨源头多半与山歌有关，故而以此做威胁，让人陷入恐惧。"

夏乾听闻，先是颔首肯定，随后细想，却觉得不对劲。

易厢泉继续道："这些推断是我遇事后的第一反应，随着对此事的了解越发详细，我却发现……"

"这样不对！"夏乾摆摆手，"山歌出现的年代太过久远，若是后人复仇，算来算去，这梁子应是吴村建村时结下的。经过几代生息繁衍，什么仇恨都消了，还非要等到此时来报？"

易厢泉闻言，报以肯定一笑："不错。看古屋陈设，不似本朝之物，山歌若是在那时兴起，当属乱世。据此进行推断，最近一次天下大乱是唐宋之间，大宋建国至今已有一百余年，少说也间隔三代人。再考虑画师出生年份，若仇恨在那时结下，报仇却间隔一百年以上……"

天空乌云慢慢挪着它的脚步，日光渐熄，厨房间只听得二人谈话之声。安静之时便于思考，但夏乾揉揉脑袋，觉得怎么都想不通。他看看易厢泉，叹口气："那仇恨……会不会是上代之事，借山歌的名头吓人而已？"

易厢泉点头："毕竟上辈人涉及两事：财宝之事及水云与哑儿爹娘之事。若是复仇，定然是与遇难的这几人都有联系。昨天我写下了这些人的名字，然而再看和山歌对应事件的相关人员，凤九娘、孟婆婆、哑儿、小泽几人之间并无必然关联。若硬要说关联，哑儿与水云有姐妹关系，凤九娘与孟婆婆有婆媳关系，吴白与吴黑黑是姐弟关系，而小泽和你有关系。"

易厢泉又在一旁写下水云、吴白、吴黑黑三人，并且在水云与哑儿之间、凤九娘与孟婆婆之间画了线。

"那到底为什么？这些事和曲泽也没有关系呀？"夏乾一拍脑门，"换言之，歹人仅想谋害哑儿，余下事件全是障目之法，混淆视听。"

易厢泉摇头："这是第二种可能。但哑儿之死本就很是怪异，那歹人还要将孟婆婆推下悬崖，弄出鬼魂之事，又害凤九娘掉入水中，再送曲泽出村。既然是障眼法，就把所有人都砍死再仿照成山歌的样子摆好，岂不更简单？但眼前这些事件完全不同，有的人死了，有的人没死，事件越多，留下的线索越多。"

他说得夏乾哑口无言："所以不是复仇，也不是障眼法？"

易厢泉摇头："不能完全排除这两种可能性，但是从案发时间、复仇源头、众人反应来看，既不像是复仇，也不像是障眼法。"

夏乾揉揉脑袋："那为什么按照山歌的内容杀人？"

易厢泉点头："这是第三种可能。若凶手是一位以杀人为乐的疯子，一般手段会更加残忍，往往会在每个出事的人身边写上'老大''老二'之类的话语，抑或是山歌的字条，又或是把皮影小人扔在事发地造成恐慌，这样反而能与山歌直接对应，也符合他杀人的乐趣，但是就目前看来都不符合。"

"所以只剩下一种可能，"夏乾突然眼前一亮，"歹人不止一个，一人犯案之后，另一个人借着他的名义杀人。"

易厢泉点头："这是第四种可能。一般连环杀人最容易出现这种冒名顶替的情况，歹人数量为两名以上，一名犯案者，一名或多名顶替者。我们可以理解冒名顶替者的动机，但是犯案者的动机又要回归前面三种可能性。这种情况就目前来看仍然不成立。"

听他连续否定了四种可能性，夏乾急得在屋内踱步："那到底怎么回事？"

易厢泉继续道："两起谋杀，一起失踪，一起意外。抛开山歌不谈，这四个事件中最奇怪的就是哑儿的死亡，其次便是小泽的失踪。此外，还有孟婆婆和哑儿鬼魂出没的问题。当我意识到这点再去细读山歌，这才发现了问题。

"第一，'姑娘吃了木头桩子'没有发生；第二，'老四上吊庙边林子'，小泽并没有上吊身亡，只是她躺的地点是寺庙附近的树林，而她毫发无损；第三，老大与老四的事件对应凤九娘与小泽，而事实发生时间则是颠倒过来的，先是曲泽失踪，后才是凤九娘意外死亡；第四，你落入井中其实也是一件大事，但是你侥幸逃脱了。若你因故身亡，你也算一个'死人'，但是与山歌完全没有对应关系。"

夏乾这下有些明白他的意思："依你之意，事件与山歌并不是完全对应？"

易厢泉点头："不错。何况按我方才所说，若是以山歌威胁他人，意在复仇，而目的是使做错事的人感到惊慌失措，备受威胁。可是再看吴村，所有人的惊慌都来自于对事件的不理解，也不知道事件是怎么发生的，所有被害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下一个，这显然不符合常理。"

夏乾疑惑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易厢泉尝了一口粥，点点头："快好了，挺好喝的。"

"别吃了！"夏乾心中焦急，"绕来绕去，居然无解。"

易厢泉看了他一眼，点头道："对。"

“什么？”夏乾木愣愣，“无……解？”

“不是无解，而是推断错了。”易厢泉自嘲一笑，“我昨天本想从哑儿的事件逆推，却发现线索散乱。再从孟婆婆的事件逆推，发现也是如此。换言之，这几起事件的行进方向是平行的线，根本无法汇聚到一点。因此才从动机着手分析，竟然也无解。想到此，我也觉得事件无解，便追溯回去，想看看是哪个环节推断错了，可惜并未发现什么严重错误……”

夏乾默然不语，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炉子上的两个锅都冒着热气，肉汤中传来阵阵扑鼻香气。易厢泉站在窗前，慢慢地搅着锅里的汤，轻声道：“事情无解，是因为大前提错了。我说过‘以山歌谋害人，若是人为，属于按规律犯案，有预告、警示作用，意在威胁’。而‘人为’，是我刚才那番推论的大前提。”

夏乾突然觉得明白了几分，易厢泉的这句话，不仅一下子推翻了之前的所有设想，还提出了一种夏乾从未细想过的可能。柴火发出一阵噼啪声响，夏乾反复咀嚼着易厢泉的话，才缓缓问道：“依你之意……这事件不是人为？”

“没有人按照山歌杀人，四起事件完全独立且与山歌无关，他们只是碰巧和山歌相像而已，”易厢泉看着他，慢慢露出笑容，“这才是这个案子最大的盲点。”

乌云慢慢挪了过来，遮住了日光，阴影投射在夏乾那张诧异的脸上。他愣了片刻，回想了一下之前的事，摇摇头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也——”

易厢泉见粥已经煮好，遂灭了火，将粥盛出来：“换言之，山歌之中只有部分词语与事件一致。夏乾，在孟婆婆死亡之时，你有没有发现山歌与事件相应？”

夏乾迟疑一下道：“只是隐隐觉得有些相像，并没有真正往这个方面想……”

易厢泉点头："不错。你们觉得事件与山歌一致，是因为哑儿死亡时打翻了肉汤锅子。'肉汤'这种奇怪的词出现在山歌之中，又出现在现实之中，这才引人察觉。若不是哑儿死得怪异，且出现了'肉汤'一词，你们很可能不会觉得山歌与事件有关。"

夏乾被易厢泉说得一愣。的确，这些事件与山歌的关联，全都是吴村一干人等的臆想，从未有人判定它们完全相关。

易厢泉的语气平和，声调毫无起伏，夏乾听他所言自己愣了半晌，抓了抓头发。

"关于二者的对应关系，在此之前你心中一定有疑虑，一种朦胧的、隐约的疑虑——山歌真的与事件有关吗？若说与事件无关，为何出现这么多类似的场景？当你无法解释这种疑问时，内心就会觉得二者必定相关。估计是有歹人故意为之，这个歹人不是潜伏于村中的外来客，就是吴村之人。"

夏乾犹豫道："其实我没有细想，只是觉得有些像，大家也觉得有些像。可如果二者真的无关，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类似的场景？"

"历朝历代的天子在位统治之时，总会相信民间所编的童谣，祥瑞也好，不吉也罢，它们都预示世运或人事。在我看来，这的确不可信，然而换个角度讲，为何天子会相信？因为童谣、歌谣都来自民间，来自于百姓，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露出民间发生的事或者某种迹象。而自古以来，农谚、俗语也比比皆是，形成歌谣经人传诵百年，而且朗朗上口。所以这些话语的应验也不仅是单纯凑巧，还是前人总结的经验。"

易厢泉继续道："五个兄弟的山歌，这是前人的故事和教训，是吴村先人的经历。编成山歌意在警示后人，这才会代代相传至今。今天应验，是因为吴村发生了与山歌相似之事。五个兄弟的故事与如今吴村发生之事有着相同的起因和环境，这才导致相同的结果。故而使得其中有这么多相似元素，这与农谚的道理相同，也与万物之理等同。"

语毕，易厢泉走到窗前，一下子将其推开。灰蒙的天空袒露出来，阴风阵阵。“你且看这天气，定是要下雪的前兆。古语也曾云‘三月死鱼鳅，六月风拍稻’，‘冬至天阴无日色，来年定唱太平歌’。全都是前人的经验教训，有些关于天气，有些关于时运。换言之，天时地势全部相同，起因相同，顺应自然规律，必然导致相同的结果。吴村的先人们经历过这样的事，哪知后人也遇上了相同的事。”

易厢泉转身，将白色的粉末分成四份，一份最多的加入肉汤中，余下的加入三碗粥中，徐徐道：“你仔细看那山歌，看似庞杂，细细读来却能瞧出端倪。故事的根本，不过是两条起因：‘暴富的富翁’和‘生病的姑娘’。由此，才引发五个兄弟上山的故事。暴富的富翁引发了凤九娘拿纸鸢逃跑之事。而‘生病的姑娘’……”

“易公子、夏公子，你们怎么起来了？”黑黑猛然一下推开厨房的门，夏乾一个激灵，下意识挡住正在下药的易厢泉，而易厢泉却是笑盈盈地点了点头。

“打扰数日，此举不过聊表心意。”他冲黑黑笑笑，笑得一脸温和，不慌不忙地把包裹药粉的纸塞进袖子。

易厢泉这一笑让夏乾吃了一惊，这厮做了坏事都一脸正人君子的样子。

水云从旁边冒了出来，瞪大漆黑的眼睛扫了厨房一圈：“做饭？你们在做饭？”

易厢泉一脸淡然道：“思来想去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表示心意，倒不如做些小事，帮些小忙。见你们都没起，就擅自来了厨房。”他脸上不红不白，转过身去慢条斯理地搅着粥，“不出片刻即可食用，耐心等候即可。”

易厢泉本身说话就带着几分沉稳之气，如今他的语气平淡，一如既往地可信。

吴白远远地站在厨房外，那句“君子远庖厨”深深影响了他。水云

踮起脚尖看着厨房，良久才冒出一句："易公子不是都盛好了嘛，为何现在不拿去吃？"

易厢泉立马答道："粥正滚烫，凉些再吃会更好。眼下若是端出去，烫了你们的口，我岂不是感恩不成反而有罪了。"

他不紧不慢地搅着粥，似乎在等药粉溶解。夏乾暗暗震惊，这易厢泉撒谎功力比自己都强！

第八章 深入洞底欲捉妖

几人坐在厅堂中等待，而夏乾坐立不安。余下几人小声议论着，话题不过是昨日发生之事，以及鬼怪之事。

黑黑问道："你们说什么东西比鬼还要可怕？易公子所言'鬼不是世间最恐怖之物，总有东西比它更可怕'，到底是何意？听来不似玩笑话。"

水云坐在桌案旁边，一脸严肃，像极了临危受命的战士，摇头道："黑黑姐又担心什么？妖魔鬼怪，只会怕人，能胜鬼的当然是人了。"

黑黑问夏乾："不知夏公子有何见解？比鬼可怕的，是妖吗？"

夏乾有些心不在焉，被问到之后"啊"了一声，挠了挠头："俗话说'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'。对鬼尚且如此，妖物就更不足为惧了。若说是有妖作祟，老百姓总会请人作法驱除干净。这种东西若是现形了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乱棍打死就好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"

黑黑叹气："话是这么说不假，若是真的碰上，只怕会吓得不轻。"

夏乾听闻，突然来了兴趣，问众人道："若是你们见了妖要怎么办？"

吴白面无表情："没有妖。"

水云神色有些冰冷，犹豫片刻，低声道："除掉。"

黑黑见只剩自己未答，思索一番，摇头："我不知怎么办。夏公子，你会怎么办？"

夏乾眼眸微亮，兴奋道："抓来养在家里！"

吴白笑着看了他一眼："自古以来，遇见妖物、怪物，都是人人喊打或欲诛杀的，夏公子为何要养在家里？"

"好玩儿，"夏乾随意答着，瞅了瞅窗外，竟还不见易厢泉身影，只得继续道，"若是真能见到妖物，此生无憾。"

黑黑叹气："哪里好玩儿？多晦气，弄不好招致祸患。"

吴白不屑："姐，你胆子太小了。"

水云哼了一声："人比妖魔鬼怪可怕多了。"

"这话不假，"夏乾表示赞许，"最可怕的当然是人，永远是人。"

吴白一脸正经道："人心险恶胜似鬼，这是古训。不过我依然不相信鬼怪一说，世上本无鬼怪。"

夏乾抿了口茶，反驳道："这可就未必了。《山海经》所记录的上古神兽，哪个不是似鬼怪一般，五官错位，叫声古怪，有些还能预知未来。你觉得那都是无稽之谈？《山海经》所言'鹦鹉'一鸟，能讲人语，那都是真实存在的。"

吴白不屑地哼了一声，这些他当然知道。然而黑黑一听，有些害怕："那依夏公子所言……"

夏乾心里巴望着易厢泉快来，也就随口道："'妖魔鬼怪'很可能真的存在，《山海经》一书不是随意写的。也许有些神兽在上古时已经死去，不再生息繁衍，却被我们祖先记录下来，绘成壁画、竹简、图卷，形成传说。况且，除了中原大地，西域也有不同的怪物与传说，我们都未曾见过。"

吴白颇有兴味地听着："我倒是不知西域传说。"

夏乾答道："很多呀。我家以前接待过外来商客，他们说各地信奉的神明不同，鬼怪传说也有所不同。"

水云一惊："他们是不是也有蛇精、狐妖之类？"

她这一问，就问到了夏乾的专长。夏乾这个人一向不好好学习，要问他四书五经、诗词歌赋，他答不上来。但是他从小就喜欢听人说书，偷偷看些人鬼仙妖传奇的话本，对这种问题自然精通一些，于是开始胡诌起来："这倒不知，不过有专食人血的妖怪，似是蝙蝠化来的；也有上身为人、下身为鱼的怪物；还有出没深海之中形似女人的妖精，类似我们所传的'鲛人'。传说唐朝时海运频繁，东瀛临海渔民见过鲛人。你若想知道，可以问易公子去，他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……咦，他怎么还不来？"

吴白撇嘴："这就快过晌午了。"

夏乾起身推开门，看见阴沉的天空。远处一朵乌云遮日，巨大无比，晌午不像晌午，倒像是没有太阳的清晨，寒气重，光线弱。这是即将变天的征兆。

夏乾眯眼瞅着天，却见远处易厢泉端粥而来，踩着薄雪，走得平稳，似是白衣飘飘的得道仙人踏着云彩，前来给人间的万千灾民广布恩泽。

吴白先钻出门来，他目光炯炯，似是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

易厢泉手里的五碗粥，其中三碗有问题。夏乾紧紧地盯着粥，生怕易厢泉搞混，连自己也一并喝错倒下。只见易厢泉一脸温和地进屋，缓缓地、有次序地将粥放下。夏乾脸上一阵发白，他注意到，只有吴白的粥冒着热气，余下的都是凉的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他转身对易厢泉使了一个眼色，意在询问是不是弄错了。而易厢泉却不看他，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乌云密布的天空，喃喃自语："只怕今日天黑得早。"

夏乾傻傻抬头问："你、你说什么？"他用勺子搅了搅粥，却没入

口，想眼见着别人喝下去，万一喝错了……

此时，所有人端起了碗。

易厢泉突然转头，对正在吹着热粥的吴白温和道：“可否出来一下？我有事找你。”

夏乾赶紧眨巴眼睛：“吴白，你喝完再去。”

吴白也是一愣，不知听谁的。他还未开口，易厢泉笑道：“别听夏乾的，你的粥烫，放凉些再喝也不迟。”

吴白疑惑地点点头，跟了出去。夏乾满肚子疑问，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，瞥了一眼端着碗的黑黑与水云。虽然几日连续遭遇不幸，可如今能喝上一碗热粥，她们心情自然不错。况且这粥是易厢泉煮的，金贵又特殊。

夏乾想到此，看看黑黑与水云略带喜色的脸，心里却生出几分内疚。跟易厢泉串通下药，还亲眼看着人家喝下去，太不仗义！

“我跟出去看看他们鬼鬼祟祟要做什么。”夏乾随便找了个理由，溜出了屋子。

这一下走掉了三个人，门还敞开着。水云嫌冷，就让黑黑出门看一下，顺便将门关上。待黑黑回来，水云嘴上沾满了粥，还边咂咂嘴，边夸易公子厨艺精湛。黑黑也是饥肠辘辘，迅速喝掉了一碗粥。

夏乾偷偷摸摸地跟着易厢泉与吴白，见他们到了偏远的角落停下，易厢泉低声对吴白说着什么。他不敢凑太近，隐约听见了“下药”“不得已”“千万不能出来”之类。听及此，易厢泉似是将下药之事对吴白全盘托出了。

夏乾一下蒙了，易厢泉这又是做什么？

易厢泉与吴白二人见夏乾突然钻出来，先是一愣，易厢泉转而冷声喝道：“谁让你出来的？”

夏乾被这一声激怒了：“你们鬼鬼祟祟，又是做什么？休想瞒我。”

易厢泉无奈摇头，扭头对吴白道：“我说的你可记清了？过会儿我闩紧门，你们务必不要出来。”

夏乾一头雾水，吴白迟疑点头。易厢泉再也不看二人，快步走回厅堂。一推开门，只见黑黑与水云已经晕倒，正趴在桌上，做着好梦。

易厢泉松了口气，看向吴白，又看向夏乾：“我怕药粉剂量不足，便将那份要下入吴白碗中的药粉分到了黑黑与水云的碗中。你和我要去做危险的事情，黑黑还好，若是水云中途醒来，恐怕不妙。她天生勇猛，性子刚烈，深觉自己有点功夫，冲出来帮忙也说不定。”

吴白深深叹气：“易公子是为了我们的安危，不过，你与夏公子究竟……要去做什么？”

易厢泉快步出屋，看了天空一眼。乳白与灰色交织成云团，暴风雪即将到来。他看了看苍山，叹息道：“只怕沈大人不会派人来了。”

吴白刚欲问话，却被易厢泉打发进屋。他亲眼看吴白将门闩好，这才拽着夏乾往前走去。

夏乾低语道：“你之前不是说，不放心这屋内三人，也不确定他们是否与此次事件有关……”

“不错，”易厢泉将夏乾带离厅堂，这才缓缓解释，“药粉剂量的确不够，我也是无奈。据我推测，吴白应当与此事无关。不过推测只是推测，若是有关……”

夏乾有些担忧：“有关，会怎样？”

易厢泉笑了两声：“若是有关，就凭他的小身板，又能如何？”

夏乾闻言也是哈哈一笑，转而问道：“可我眼瞧那剂量应当是够

用的，你为何说不够用？”

“夏乾，你能吃多少饭？”

夏乾一愣，犹豫一下：“一碗半。”

易厢泉点头：“放在粥里的够了，但放在肉汤里的不够。一只锅能盛将近五碗饭，是你食量的三倍多。迷药太少了，散入肉汤之后剩下的只够两人份，故而吴白只能不吃了。你去取你的柘木弓来，我们一会儿进入密室，万事小心为上，切忌冲动受伤。匕首备好，准备随时抽出自卫。”

夏乾听得稀里糊涂，听到最后一句却一惊：“你确定古屋有密门？”

易厢泉脸色发白，看了看天空：“你速去取来弓箭。密室应当在地下深处，里面什么情况，我也不甚清楚。应当异常昏暗阴冷，需要火把。所以我们最好在天黑之前回来，这才安全。”

易厢泉说得平静，村子里也平静。冰天雪地似要把一切都冻住，苍山树木连同那破旧的茅草屋子都陷入了沉睡之中，一片死寂。唯有天际的云卷撕扯着，翻滚着，似是骄傲地表示它们还活着。

夏乾缩了缩肩膀，抬头看着易厢泉：“那密室里面有什么？”

易厢泉深吸一口气，竟然微微垂下眼去，低声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夏乾刚想骂他装神弄鬼，却见易厢泉抬起头来，也看见他眼中的一丝恐惧。这种恐惧是极度罕见的，夹杂着一丝茫然，在易厢泉漆黑的眼眸中一闪而过。

夏乾心中一凉，易厢泉那一句“不知道”，代表眼下情形并不乐观。夏乾了解他，此人不仅聪明绝顶，极度冷静，擅长分析，而且小心谨慎。待他行动之时多半已经成竹在胸，可眼下这一丝恐惧与茫然令夏乾惴惴不安，易厢泉都害怕了，何况自己？

夏乾试探道："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恐怖之物？"

易厢泉双手交错："这个事件极度不可思议，我不能确定，也只怕你们不肯相信。你可知道，西域有传说——吸血的蝙蝠，比人还大的怪物，就和那些东西差不多……"

夏乾一愣，这话竟然和自己在饭桌前胡诌时说的如出一辙。他哭笑不得道："连吸血蝙蝠都出来了！罢了，我先去取弓，一会儿跟你下去。"

易厢泉坚定道："总之，我会尽量保证你的安全。"

夏乾无奈地点了点头，折回水云的房间去找柘木弓。乌云翻滚着遮住了日光，村子即将入夜。易厢泉速去取了火把，回原地等待。须臾，见夏乾匆匆从水云屋内出来。他的脸上带着一丝错愕，额上冷汗直冒，手中空空如也。

易厢泉吃了一惊："弓呢？"

"弓没了！"夏乾进屋四处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。

易厢泉闻言眉头紧皱，而夏乾则有些惊慌。他从未习武，只得倚靠弓箭自卫，如今弓已离身，他似是失去了左右手。

易厢泉眉头紧锁道："可有仔细找过？"

夏乾点头，叹息一声："可能是水云拿去玩儿了，不知道藏在哪里。"

"你的徐夫人匕首可还在？地下密室窄小，视野不佳，带着弓箭不过是有备无患，匕首反而更有用些。只可惜你我二人皆不会用刀剑，武艺不精，真是不便。"说罢，易厢泉进了厨房，将锅端了出来。夏乾吃惊一看，一锅肉汤，香味浓郁，不停地冒着热气。

"走吧。"易厢泉居然说了这两个字，端着锅走了。

夏乾见状，立刻瞪大眼睛。“你到底要做什么？端这个做什么？”

易厢泉没有回头，一边走一边道：“武器。”

夏乾仿佛听到了最好笑的字眼，哈哈嘲笑几声，但没有跟上去，只是眨巴着眼睛独自站在雪地里，带着几分慵懒和得意。

“易厢泉，你别当我是傻子。”夏乾挑了挑眉毛，“我早就隐隐猜出地下密室之事，也猜出里面有什么东西。”

这次，轮到易厢泉愣了。但只是愣了片刻，他用衣服将汤锅裹了几层，抱在怀里保温，又想往前走。

“狼！”夏乾得意地吐出这个字，易厢泉闻声停住了，转过身看着他。

“我定然是猜对了！哑儿死于密闭的房间，伤口撕裂不是人为，倒像野兽所为。若非木须所做，定然是真狼了。村子里狼本来就多，再看这下了药的肉汤，分量很足，真相就更加明显了。你不敢下去，只能说明……密室之中的狼不止一只。”

夏乾又道：“山神庙中供奉神仙极度像狼，我估计，将狼奉为神明是村里的规矩。因此，自村子创始以来，村中之人就在地下养狼，生息繁衍，如今也有一群了。”

他语毕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易厢泉顿了一下，诧异问夏乾道：“山歌怎么解释？为何几人的死亡像极了山歌？”

“你说不是人为……”夏乾看了看厢泉。

易厢泉颔首不语，夏乾一时语塞，憋了半天才道：“那就是巧合。”

易厢泉呆住：“没了？”

夏乾坚定道：“苍天自有其理……”他手指向苍天，话音未落，乌

云似一张大网笼罩于吴村上空，狂风若浪滚滚而来，卷起屋上几重稻草。夏乾站在茅草屋下，恰是风口，根本来不及躲避，成片的稻草朝他头上铺天盖地撒下来。

易厢泉叹息一声，护住肉汤，快走几步进了屋子。夏乾连跑带喘地跟了进来，头上沾满了稻草。

“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我说得不对？”

“一窝狼……你这种想法，倒是有趣，”易厢泉说得很认真，“但是全错了。”

夏乾诧异瞪着双目，一屁股坐在古屋的破旧床榻之上：“密室里不是狼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野猪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虎？”

“早已说过不是动物野兽。”

都不是？夏乾突然觉得有些心慌。他冷着脸，装作没事的样子。“休要骗人。你不知底下是何物，却在这断言我说的全错，难道……是人？”夏乾满怀希望地问。

而易厢泉叹息：“我也没见过，总之很凶恶，你带好武器，我们准备进去……”

夏乾一跃而起：“你不说，我就不进去！”

易厢泉挑眉，放下肉汤：“你可还记得五个兄弟的故事以及有关富翁女儿的片段？”

夏乾赶紧点头："富翁女儿五岁时与五哥相识，随即同富翁一同搬进深山，再无消息。直到长大成人，富翁才放出消息说女儿得了病，召集郎中入山治疗，但是郎中进了房子再也没有出来。富翁随即改了条件，改招女婿，只要照顾女儿七日就可入赘，于是五哥就……"

易厢泉点头道："贪财的赌徒老大不断地查探所有的屋子；奸诈的郎中老二熬着一锅肉汤；聪明的风水师老三抬头看着东边的房子；优秀的工匠老四不停地敲敲打打；诚实善良的老五一直看着那姑娘的画像。"

他顿了顿，接着道："姑娘一定是住在一个密室里，密室的入口在屋子之中。这才使得人入了屋子便不见影子，就像这个屋子会吃人一般。只是，好端端的姑娘为什么住在这里面？"

夏乾嘟囔一句："早就猜出来了。"可待他说完，却感到无限寒意。天色已经逐渐变得灰沉，天上零星飘着雪花，簌簌落着，在狂风的携带之下打在古屋破旧的窗户之上。霉味弥漫在空气中，带着朽木腐蚀的味道与茅厕的臭气。夏乾不由得一颤，皱了皱鼻子，这种阴森之气深深侵入了他的骨髓。

灯笼亮着微光，照射在易厢泉苍白的脸上，甚是可怖。夏乾晃了晃脑袋，努力恢复神志："莫不是同碧玺一般得了传染之症？"

易厢泉道："有了妻室的男子在外寻欢，会将人藏起；为了庇护犯了大案之人，会将人藏起；抑或如碧玺一般得了传染之症，唯恐众人知道后议论纷纷，也会被藏起。但此事……"

易厢泉从桌上拿起那个姑娘的画，这是他方才放进来的。画上的姑娘一副健康人的样子，只是睡着了。

易厢泉说道："富翁怕女儿见人，特地将女儿藏匿起来。而进去的人见了那女儿的状况，最终……命丧黄泉。"

夏乾闻言，心里越发慌乱起来。"好端端的，现在说这个太不吉祥了。"

窗外的风肆意怒号，似是人的哀叫之声，根本辨不清楚。狂风猛烈地撞击在古屋的门上，要将破旧的石砖木头统统撞烂，像是有人要破门而入。

易厢泉指着画道：“你看此画，女子美丽，全身没有什么不妥，只有手上的镯子比较特殊，镯子拴链而链子下坠很长，余下部分被遮挡，隐于画中不可见。”

夏乾呆住了，双目瞪得溜圆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那不是镯子，”易厢泉的声音很低沉，“是镣铐。”

易厢泉则缓缓道：“她手上是镣铐而非镯子，直到我今日看了半夏，这才有几分确定。山歌之中的老二是个郎中，不断地熬着肉汤。我推测他在肉汤里下了迷药，估计也掺杂了哑药半夏。这药在山间并不难采，煮肉汤之时将迷药和半夏一同加进去，只为了让那姑娘喝下去能安静一些。再看那画，画中的姑娘睡着了，她只有睡着之时才能安静供人作画。然而画未完成，背面有血迹——因为在画未完成时，那个姑娘突然醒来，并且……攻击了画师。”

若换作平日，夏乾一定是要放声大笑的。如今易厢泉的话语看似属无稽之谈，夏乾却笑不出来。窗外阴风阵阵，让人觉得心绪不宁，他的脸也是极度僵硬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那个画师也是倒霉，也许死了，也许伤了。出事之后大片的血留在了画作背面。可是那画像得来不易，富翁不舍得丢掉，就将沾染大片血迹之处裁掉，将剩余的画留下，这才使得画短了一截。夏乾，你把桌上的肉汤端过来。”

夏乾被这番话说得稀里糊涂，真的听了易厢泉的话，老老实实将肉汤端来，问道：“那个姑娘为何会攻击人？与吴村如今发生之事有何关联？”

“你小点声，”易厢泉的声音压低了，将画作卷起，皱着眉头，“我方才说过，西域有传说。吸血的恶魔，那是半人半蝙蝠的怪物；

此外，还有半鱼半人的人鱼，还有……”

窗外乌云翻滚，大雪纷飞。

听闻这些妖物，夏乾眼睛一下子瞪圆了。他的脑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幻象，一些似人非人、似真似幻的存在。而如今窗外之景甚是可怖，让人不由得汗毛直立。他安静地呼吸着，等待易厢泉说出真相……

“狼人，在中原也有狼妖一说。”易厢泉走到了床边。

“狼……人？”夏乾一愣，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。

易厢泉没再接话。

“狼……妖？”夏乾却继续喃喃问道。

易厢泉依旧沉默，只是卷起了床单。

片刻，夏乾嘴巴慢慢咧开，随即发出一阵大笑：“易厢泉你越来越会编故事了！狼人，我还杏仁、果仁、核桃仁呢！”

“你小点声！”易厢泉低声吼了一句，用手扒住床板。整个大床像个大箱子，床底与地面相连。夏乾上前一看，却见整个床板似乎都是可以卸下来的，像个巨大的门。

易厢泉在床边坐下，叹了口气：“那姑娘四岁入山，消失十余载，现身后染了怪病被其父藏匿。我曾猜想到底是什么原因，为何要将人藏匿。若是病了，不论病症大小都应看郎中才是。哪怕是不治之症，郎中也不会说些什么。可为何要隐瞒？”

夏乾捧腹：“所以那姑娘就是狼妖？但凡是个正常人，看见妖物定会惊慌而逃，叫人前来铲除，所以富翁不敢说出来。可为什么不是狐妖、狗妖？又或是鬼怪、白无常？”

夏乾看似问得认真，实则一点儿也不信。易厢泉只是淡淡道：“《山海经》中怪物甚多，也不乏此类怪物，譬如狼人、猿人。然而

这些怪物有些存在，有些已经绝迹。而中原大地上，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事例。母狼、母猿、母猴之类，若看见孩童，有些会直接撕裂入腹，抑或直接害死；而有些出于母性，会将其抚养。”

夏乾愣了一下，脸上的嘲笑之情少了几分。这种事并非易厢泉的胡言乱语，倒是真实存在的。纵使他身在江南，幼年时也听闻过类似的事。

易厢泉继续道：“你甚少去这些野地，自然不通兽性。若是山村猎户，多少会知道一些。年幼的孩子入了山林，未必会死掉，有可能被山林的野兽抚养，一直生长在山间，不穿衣服，不食用熟食，不讲人语，性子也完全不似人一般温和，举止行动反而酷似山间野兽。”

夏乾摇头：“你这也太过于不可思议了！纵然是真的，发生这种事的概率一定极小。”

“我早已说过，这与吴村的环境有关。这山头甚大，山中多狼。富翁的女儿被狼抚养，几年后被人发现。这姑娘可是富翁唯一的亲人，幼年时虽与常人无异，但她却在人应受教化的最佳年龄，与狼群同居。待她被找到，定然忘记如何为人了。富翁心疼，也想重新对其进行教化，但估计收效不大，于是召来郎中，只想让姑娘恢复心智。”

夏乾喃喃：“那些郎中，一去不回……”

易厢泉皱眉：“郎中被那姑娘攻击或者被富翁灭口。”

“灭口？”

“人形狼心，如此违背天理的活法，若传出去恐被百姓们看作妖孽，想必人人欲诛之。况且姑娘名声不保，富翁也痛心。如此，灭口一事就合情合理了。郎中医术再高明，怎么可能把狼变作人？屡次寻求治疗却毫无结果，富翁年迈，就只得找人代替自己照顾姑娘。”

夏乾有几分相信了：“所以，就开始找入赘女婿。但是，还是难以理解……富翁居然把这么多人灭了口！”

易厢泉的面色冷了下来："不是你想得那样简单。这个富翁可不容小觑，心狠手辣，他最担心的只有两个东西：女儿和钱。"

"我不明白……"

易厢泉道："你是不是不理解为何会有人去杀掉这么多人？杀人的理由无外乎名、利、情、仇，抑或丧心病狂。但他们有唯一的共同点，即忽略生命本身价值，认为人命轻贱。一个父亲唯一的女儿在山间被狼群叼走，这已经是锥心之痛了。多年后竟然失而复得，然而'狼病'无法得以治愈，他定然不会让女儿再受到半点伤害，一丝一毫都不行。而且……"

易厢泉顿了一下："而且他以前就杀过不少人。"

夏乾怔住："此言何意？"

"说来话长，"易厢泉扒住床板对夏乾说道，"和我一起抬。"

夏乾上前去抬着床板另一端："我不懂。依你之意，那富翁……"

"嘘。"易厢泉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

咣当一声，二人将床板掀开，一股臭气扑面而来。整个床像个巨大的箱子，二人开了箱子盖，向下看去，有一些台阶，台阶下面漆黑一片。

"夏乾，你捉妖的梦想要实现了！"易厢泉有些紧张，这个玩笑开得不太自然。他用燧石点燃了火把，又燃了一支小柴，直接扔进了洞里。

火焰明亮，小柴火入了洞依旧燃烧着。易厢泉舒了口气："空气不错，能进去。"

"空气不错？"夏乾哭笑不得。那股臭气直钻鼻孔，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："这是粪尿的味道。"

“习惯就好。”自门开启，易厢泉总是在笑，却笑得很僵硬。夏乾很会察言观色，他知道易厢泉在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。

洞很深，那只小柴发出了点点的光，但很快就熄灭了。

夏乾越发紧张起来：“没什么好怕的。密室下面只是一个人而已，不！只是一个疯子而已，用得着……”

“嘘，你听。”

窗外的风雪疯狂地袭击着屋子，风雪声音极大，像是要把房子吞没。而夏乾屏息凝神，却在风雪之中辨别出了别的声音。这个声音来自洞底密室，比风雪声小，却有声可闻。

易厢泉道：“你听见了吗？声音很弱，但是……”

“吼！”这一声如同狼的哀嚎，从幽暗密室的深处传来，凄厉狂暴，似是夹杂着愤怒。它将窗外的风雪声完全击垮，似要震破房梁！

易厢泉瞪大双眼，一下子向后退去，脸色煞白。夏乾则完全吓傻，额间冷汗一下就冒了出来。夏乾、易厢泉两人似木偶，完全动弹不得。

“这声音……男人？不，公、公的？”夏乾面色苍白，声音喑哑。

易厢泉脸紧绷得如同一块平滑的铁板：“是男的。”

夏乾吓得瘫在旁边的桌子上：“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！不是姑娘吗？母的啊！”

闻言，易厢泉无奈道：“你平时机灵，今日怎被吓傻了！那山歌发生在百年之前，姑娘早已入土。吴村的祖先们一定想不到，百年之后村里的后辈又遇到了同样的事。”

“你是说，吴村里……又有孩子被狼叼走抚养，之后被找到，和那山歌里的姑娘一个命运，被关在地下密室？是不是他杀了哑儿？你快

告诉我！这……这也太……”

“吼！”

“为什么声音越来越大，他是不是饿了？”夏乾向后退去，死死地贴住屋内潮湿的墙壁。让他进洞，还不如在窗外风雪中站上一宿！

易厢泉看了一眼黑洞，脸色竟然也微微发白，但他尽量保持冷静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你我武艺皆不精湛，”易厢泉看了夏乾一眼，语气急促，“若要对付成年男子，还是疯魔成性的半人半兽，要万分小心。本想等着沈大人派人救援，或是曲泽报官前来，只怕风雪交加……”

夏乾并未作声，他很清楚，自己不懂武艺，易厢泉武艺也不精湛。可是如今的情况比他自己预想中要好上许多——他本以为密室之中是一群狼呢，如今再看，横竖不过是一个人。

两个人打一个疯子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可是，二人不可能全都毫发无损。

夏乾闭起眼睛，他想起了哑儿当日的死状。风险不是没有，弄不好真的会丧命，如今唯有信任易厢泉了。而一旁的易厢泉端起肉汤，轻轻搅了搅，又放下，根本没看夏乾一眼。

“那就等救兵来了再说！”夏乾心里越来越不踏实，“我看这密室很结实，就让他在里面号几嗓子算了！”

易厢泉探身进去，又往前走了两步：“可依我看，这地下密室恐怕不止这一个出入口。我怕村里其他的地方连通着密室，哪天那怪物蹿出来，伤了人怎么办？何况……”易厢泉深吸一口气，跃跃欲试地往里走。

“喂！你不是现在就要进去吧！我们还是赌一把算了，将他饿死在里面，或者放火把他熏死……”

易厢泉驻足，扭头道："你害怕了？我们只是看看情况，未必动手。"

"别安慰我，你自己分明也害怕……"易厢泉似乎被他说中了，脸色越来越苍白。他犹豫一下，还是踏进了洞，黑暗的密道一下子吞噬了他白色的衣裳。见他进去，夏乾的心也乱了。他咽了咽口水，也燃起火把跟着易厢泉进去。

二人顺着楼梯往下走，潮气与臭气混杂着进入了夏乾的鼻中。洞内漆黑一片，空气中散发着臭味，又不流通，只令人觉得胸口闷得很。夏乾手扶着墙壁，却见墙上还横着不少腐朽的木头，让他忽然想起了自己被抛下的那口井。

"这富翁真是大费周章，还建了这么个地下通道……喂，易厢泉，易大仙，你倒是说话啊。我说咱们过几天再来，饿死那个怪物；或者放把火，把这怪物熏死在里面？"夏乾一向多话，如今紧张，话更加多了。

"小声一点，小心被怪物听到。咦，肉汤呢？你没拿进来？"易厢泉用火把照亮了夏乾空无一物的手，夏乾这才发现自己没把肉汤拿进来。两人面面相觑，夏乾有点腿软，易厢泉脸色苍白。

"你刚才只顾着搅拌，自己不拿？"

"我是让你端，肉汤里下了药而那怪物饿了许久。只要他吃了肉汤，待其安睡，什么事都好办。山歌中的老二也是用这个法子让那姑娘安静下来的，哑儿也是如此。如今肉汤不取来，我们就……"

他没说下去，夏乾也想出去，至少深呼吸，憋口气再进来。可如今听闻那句"哑儿也是如此"，不由得心中一惊。

"快去快去！"

夏乾很是听话，赶紧出洞去取肉汤，片刻他就回到了入口，往地上一坐，吸着新鲜空气，心里痛快几分。他不是脑袋不灵光，只是一

时间难以接受如此复杂而令人震惊的事实。如今细想，方才易厢泉说哑儿也煮了肉汤。莫非哑儿知道里面有怪物才总来喂养他？哑儿身上怪异的撕裂伤口，恐怕正是被怪物所伤。哑儿不可言语，不能呼救，失血过多，这才……

夏乾叹了口气，易厢泉虽说将事情讲了个大概，奈何他怎么也不敢相信。他翻身站起，走到肉汤旁边轻轻端起，又叹息一声，打算这就下去。

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
窗外风雪未停，明明是傍晚却如同黑夜，只怕大雪要下上一夜了。夏乾看看阴郁的天空，还是觉得不对劲。他摇了摇头，决定不做他想，颤颤巍巍地端着肉汤顺着洞口进去了。好在有易厢泉陪着，至少不会一个人孤独凄凉地死去……

洞的深处仍然传来怪物的喘息声，声音不大却很是清晰。夏乾一手持着火把，一手端着肉汤，匕首只能藏于袖中，他瞬间没了安全感。密室里传来他吧嗒吧嗒的脚步声，风雪声逐渐减小，如今已经被墙壁彻底隔绝。他不知自己走了多久，直到台阶已经没了，眼前是一条类似走廊的漆黑通道。这条走廊很长，似要直通地底深处。夏乾走了很久，却没有看见易厢泉的身影，也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。火把明亮，火焰燃得安静。夏乾晃动火把照亮四周，除了土壁就是木头。

易厢泉消失了。

四下张望，夏乾顿觉汗毛竖起。密道原本狭窄，逐而变宽，连洞顶都高了几分，而纵观四周并无遮挡之物，但竟然看不见任何人影。易厢泉真的消失在黑暗之中——即便空间这样窄小。他浑身冷汗涔涔，茫然地转身看看土壁的样子，又看了看不远处泛着亮光的台阶。那里是自己刚刚与易厢泉分手的地方，但如今他人又在哪里？

远处怪物的喘息声清晰了不少，夏乾知道自己距离怪物已经很近，可不知多近，至少不在目之所及之处。黑暗总会带给人恐惧，而夏

乾此时的恐惧感骤然增强。没了伙伴，敌人未知，身无武艺。他颤抖着举着火把环顾四周，低声唤着易厢泉的名字，却没人应和他。

夏乾小心翼翼地往洞的深处走了几步，环顾四周，又走了几步。那样子十足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，生怕跑快了会狠狠摔上一跤。

“易厢泉！你在哪儿？快出来！是我偷懒，在上面待了一会儿……你快出来！”夏乾压低声音拼命地呼唤着，有些无助。那怪物的声音在远处，却不知多远，他不敢贸然上前，只将火把举得离自己远了一些，好让视野更加开阔。

他向前走着，突然停住了。腿前有一根细线，虽然很细，但由于夏乾的步子迈得很小，走得又慢，这才能感觉到有线阻拦。夏乾的夜视能力极好，弯腰细看，只见那根线绷得很紧，连接到两侧的壁上，混进墙里再也看不清了。他诧异至极，也不做他想，用火把照亮一下，便迈过线去，只觉得心中七上八下，仿佛迈过了一条禁忌线。仅仅向前走了几步，却听闻怪物的喘息声越来越大。

夏乾赶紧驻足，打算往回返。都怪自己在洞口停留太久，如今必须先找到易厢泉。

夏乾提心吊胆地看着四周，不见一物，便紧闭双眼，只用耳朵去捕捉声音。万籁俱寂，风雪无声，他却听清了——除了怪物的喘息声，似乎还能听见微弱的说话声。

像是易厢泉的声音。他在说话？在哪儿？

夏乾觉得莫名其妙，但心里依然是一阵狂喜，他又仔仔细细地往四周看，这才看见远处的墙壁上还有个洞，如同门洞一般，在贴近入口之处。原来是他太过紧张，没有注意到这个侧向洞口。这显然是条岔路，离入口比较近，离自己与易厢泉分开之处也不算太远，兴许是易厢泉在等待自己时四处乱看，这才发现侧洞走了进去。夏乾侧耳听，觉得那洞里传来易厢泉说话的声音，真真实实的，但仅他一人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“只有你一个人吗？”

“快些随我出去。”

“不要在此地逗留，随我出去！”

易厢泉只是自顾自地在说话，却不知在对谁讲，像是对着空气，也像是对着看不见的人。夏乾觉得心里发毛，想赶过去看看。

主路的尽头，即夏乾背后所对之处，因少了火光而变得漆黑一片。夏乾急着找易厢泉，匆忙地跑了两步，谁知一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倒，没站稳，一下子狠狠跌在地上，绊倒他的是刚才那条细线。随着他整个人跌倒，火把一下子掉在前方。夏乾赶紧向后稳住身体，却吧嗒一下子摔倒在地。肉汤咣当一声洒在了地面上，热气腾腾，香味四溢。它撒在肮脏的地面上，混杂着尘土一起变成了泥浆。

夏乾还没回过神来，只觉得细线被他压在身下。他想站起，却听见脑袋顶上轰隆隆作响。待他诧异地抬起头，映着微弱的火光，夏乾看见了——洞顶上有东西正飞速下落！

就在这一瞬，一声如同重物坠地的巨响传入他的耳朵。一个巨大的栅栏一下子扎到地上，离他不过一尺的距离，四周瞬间飞扬起一片尘土，仿若滚来一团灰黑色的浓重雾气。他被飞扬的灰尘呛得咳嗽不停，四周乌烟瘴气，什么都看不清！周围一片模糊，他神魂未定，只想翻个身站起来。然而就在此刻，他听到了易厢泉的声音。

“夏乾！”

闻声，夏乾喜极而泣，也不管多少烟尘在此刻进入他的口鼻，索性大声吼了一句：“没事！你在哪儿？”

只听得远处的易厢泉低声说了什么，而夏乾也不去理会。因为他听见自己背后不远处传来了低沉的喘息声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还夹杂着一股令人生厌的臭气。伴随喘息声的，还有一阵不规则的、沉重的脚步声。

夏乾一惊，下意识地匆忙起身，却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左脚动弹不得。灰尘渐退，他惊恐地看了栅栏一眼，脑袋嗡的一声，脸色惨白。闸门以横纵木条构成，下端尖利，落下就能深深扎进地里。而横木的一格……正好卡住了夏乾的脚踝。脚踝是整个腿最细的部分，足根部过长，这栅栏却卡得正好，刚刚只卡住脚踝。他使劲动了动，虽然确定浑身无伤，却根本无法将脚抽出来。

闸门是一个机关，有阻隔之用。出口与侧洞均在另一侧，地上本有细线，为的就是防止怪物跑出去。若是怪物压倒细线，闸门就会落下，如此方能阻止怪物前进。出口、侧洞、火把均在栅栏另一侧，而夏乾身处于怪物一侧。自小被狼抚养之人拥有狼性，难以恢复神智。但细想也不过是个得了失心疯的疯子，即便体格强健，力大无穷，虽然可怖，但是毕竟只是个人而已。

夏乾汗如雨下，不停地挪动着，却听得身后的粗重喘息与脚步声逼近，仿佛就在耳畔，距离不过一两丈。他一下子从袖中抽出徐夫人匕首，头也不敢回，感觉整个人已经被巨大的恐惧感吞没了。

不远处，易厢泉突然出现了。他刚刚从侧洞跑出来，手持火把。待他往夏乾这边看过来，脸上难掩震惊和仓皇的神色。

“救——”夏乾赶紧呼救，却被易厢泉打断了。

“别说话，别动，千万别往后看！”易厢泉恢复了神志，脸色发白，声音不大却微微颤抖。

夏乾本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，却被易厢泉这个神态吓住了，越发地想回头看。他僵硬地转过头去，在微弱的火光中，他看到了此生难忘之景——离他几步之遥，有个毛发浓密、身强体壮的“男人”。“男人”背上肌肉强健，四肢有力且皮肤粗糙，整个人躬身在地，手足紧抓地面。“男人”抬起了乱蓬蓬的脑袋，露出了脸。这是一张人的脸，满是皱纹和污垢，但眼睛不是人的眼睛。

夏乾被那双空洞的眼睛吓住了，他从未见过这种眼神。暗淡无

光，透着寒意，单单对视就令人汗毛竖起，只有兽性而无人性。

就在这四目相对之际，男人吼叫了一声，震得洞内灰尘乱舞。他往后一顿，大力扑了过来。而夏乾脑中一片空白，抓住匕首扬了起来。

“躺下！”

不远处易厢泉吼了一声，夏乾下意识地听从指示，立刻往后一躺，瞬间躺在了怪物脚下。就在此时，栅栏上传来当当几声巨响。三四枚银亮小镖打在栅栏上掉落了下来，散成一地银花；两枚小镖穿过了栅栏缝隙，直接刺到了怪物身上。

怪物中了一镖，哀号了一声，鲜血喷涌而出，转身向后跑去了。

夏乾躺在地上，觉得几滴温热的血溅到了自己脸上。就在这短短一瞬，穹顶之处传出了咣当一声，闸门重新被吊了起来！他的脑中一片空白，只觉得脚踝被人拉住，使劲一拖，整个人被拖离了是非之地。很快地，闸门再次落了下来，又是咣当一声，震得灰尘漫天飞舞。

不远处，易厢泉把夏乾拖到了角落。两人对视一眼，不停地咳嗽起来。

“那怪物、那怪物——”

夏乾语无伦次，易厢泉只是咳嗽，没说出什么话来。二人喘息了一阵，却只能看到栅栏处的黑暗角落里隐隐有东西在动，但是没有什么声响。

“我们脱险了？”夏乾看着远处，有些欣喜。

“脱险了，”易厢泉擦擦汗，终于露出一个苍白的笑容，“我这一扇子的镖全打没了。”

夏乾心中的石头落了地，他又转身向入口看去，忧心问道：“怪

物是不是被伤到要害了？要不趁现在……”

他话音未落，一阵沉重而不规则的脚步声从洞的深处传来，诡异地在洞穴中回响。二人皆向里望去，然而洞穴的最深处像是永久处于黑暗一样，是烟尘与臭气的发源地，却什么都看不清。只听一阵强烈的咣当的撞击声，这一刻二人几乎停滞了呼吸，他们盯着最黑暗之处，却看见了亮光……

撞击声不断，伴随着喑哑的嘶吼和痛苦的哀号。亮光与烟尘混合一体，使得夏乾的视线朦胧而不清晰。他被这声音吓得两腿发软，可是他没失去理智，便一下子跳起，撒腿就往门口跑，同样撒腿就跑的还有易厢泉。

可是夏乾跑了两步才发觉，易厢泉居然往反方向跑，朝着怪物奔去了！

“你疯了，你往里面跑什么！？那怪物估计被放出来了！”夏乾冲着易厢泉大声叫着。

易厢泉的行动出乎他的意料，他似一道白影，没有向洞穴深处跑，而是一下子冲向侧洞，冲洞里大喊道：“你疯了！把门关上！”

夏乾一愣，他这是在对谁说话？这种急促的语气，夏乾很少在易厢泉口中听过。只见易厢泉转头对夏乾吼道：“你快去拦住那怪物，快去！绝不能让他逃出去……”

夏乾不明所以，经历方才被栅栏门卡住之事，他的双脚发软难以迈开步子。侧洞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，像是铁链子与闸门混合的响动声。只听见易厢泉语速极快地说着什么，像是劝谏却也是责备。夏乾脑袋快速地旋转着，此情此景，他这下才明白几分。

易厢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，这个洞穴不止一个入口。洞里亮了，说明第二道门被开启了。这第二道门，恐怕是有人刻意打开的，那铁链坠地的声音也不是偶然，是有人要放那个怪物出去。此洞机关重重，定有人操控，才可使门升起落下。除去易厢泉、夏乾、怪物，这个

地下密室竟还有第四个人。

夏乾本想逃出去，转身看见远处洞穴透着光亮，顿时心中一阵寒凉。自己现在逃出去又怎样？那怪物也逃出去了。若是走了霉运，出了古屋，不消片刻就跟那怪物打个照面，到时候更加难办。黑黑、水云、吴白还在村子里，所幸他们全都躲藏于屋中，不会出门，故而暂无性命之忧。

夏乾愣了一下，这下才顿悟，易厢泉真的很有先见之明。

他犹豫一下，跑回洞里去。他在自己刚才跌倒之处捡了几块肉，放在手里，又往前探了几步，隔着栅栏傻傻地冲着怪物道："这里有肉，你、你别出去了……"

他甘愿亲自当诱饵，见远方没有动静，便叫喊几声，扔了肉去。用此法将怪物吸引过来，随后便让易厢泉从侧洞动用机关将第二扇门关上。

夏乾心里想得倒美。

远处的光亮更加强烈了，第二道门已然被完全打开，窗外的光线照射进来，夹着零星雪花，亦带着丝丝寒气。角落里的"男人"先是畏惧地向后一缩，随后行动起来，竟然四脚着地。他迅速向后一跳，后脚发力向前奔跑至透光的门口。他在门口停了片刻，用那强壮有力的双手撑着地面，看了看门外雪景，又看了看洞内。

他与夏乾再次四目相对，只见他是人的外形，却是狼的姿势，头上血迹斑斑，眼中杀意仍然不减。他轻轻一跃，竟一下跳了出去。

夏乾脑袋嗡的一下，似是还没回过神来。那扇门轰隆一声落地，光亮瞬间被遮住，夏乾的心中也是一片漆黑。他愣了片刻，喊道："易厢泉，你快打开闸门！我看看能不能……"

眼前的闸门呼啦啦地往上吊起，闸门里面已经空了。夏乾朝里面走了几步，只见地上全是粪便。又走了两步，脚下发出叮咣响动，低

头一看，是一副镣铐。看着空荡荡的地方，夏乾心中有些懊悔，如今怪物出逃，若是在村中游荡，倒不如在密室之中更好拘捕。如若伤人，更是糟糕。如今只得追出去引弓射箭将其制服，抑或带着匕首与其搏斗，但他没有弓箭。

他握紧手中的匕首，狠狠叹了口气。不论如何，出去仍然要面对险境，可能比洞中更加凶险。

他后退几步，准备往出口方向走。然而就在这一瞬，被拉起的闸门却开始剧烈摇晃，却听得轰隆一声，天上的土块像是冰雹一样地往下落，他来不及说些什么，急忙往后撤。

这扇闸门再次坠落，顶端的土石疯狂地落下，洞顶塌了！地上满是稻草和粪便，尘土与污浊的空气混合着，全都灌进了夏乾的肺里。他整个人倒在地上，却看到闸门、第二道通向外面的门都已经被土掩埋了。

就在此时，夏乾被易厢泉拽起来拼命往回拉着。易厢泉把他拖到入口处，两个人都灰头土脸，气喘吁吁。夏乾抹了抹沾在脸上的稻草，赶紧站起来："门塌了，怪物跑了。咱们快回到村子去想办法把怪物抓住……"

易厢泉只是站着不动。

"走呀！哎，我的孔雀毛呢……"夏乾突然发现自己腰间的孔雀毛不知什么时候丢了。他低头找了一圈，觉得洞穴深处似乎有一抹艳丽的绿色。他刚要跑去捡，已经不成样子的洞穴深处却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。脚步声轻柔细碎，但是步履匆忙。夏乾驻足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他定睛望去，在布满烟尘的洞穴尽头走来了一个人。

那人从黑暗中走来，走得很慢，走着走着突然弯下了腰，拾起了孔雀毛递了过来。

第九章 易厢泉妙解奇案

是哑儿。

夏乾下意识地退后三步，脸变得青白。他定了定神，指着哑儿，手在发抖。

“厢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她不是……”

易厢泉看了看他，并未作声。

哑儿活生生地站在夏乾眼前。与数日前不同，夏乾从未见过哑儿这样的神色。她步伐不稳，头发凌乱，呼吸急促，脸上尽是汗珠，面色却苍白如纸，原本清澈的双目也变得涣散。

她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，双目微红，似是经历了什么不堪回首之事，整个人显得消瘦而憔悴。夏乾瞧着她，并不觉得她比之前美丽，反而觉得她苍白的脸此时有些恐怖。

传说人死之后会化为鬼。鬼者，归也，其精气归于天，血肉归于地，呼吸之气化为亡灵而归于幽冥。哑儿虽然样貌狼狈，整个人焦虑不安，呼吸急促，但夏乾敢断定，眼前的哑儿是个活生生的人，绝不是鬼魂。

易厢泉站起身来，对哑儿道：“这门的另一端，通向哪里？”

哑儿神色奇怪，冲易厢泉摆了摆手，还做了一系列手势。易厢泉蹙眉，思索一下继续问道：“我是问，这门通往村子哪里？你摇头的意思是说，这门不通往村子？”

没想到易厢泉居然能听懂她的意思，夏乾愣了一下，道：“那出口不是通往村子？那么怪物没跑到村子里，我们出去也是安全的。”

易厢泉依然不动，只是盯着哑儿：“不是通往村子，便是通往村

外的树林了？”

哑儿僵硬地点头，魂魄似乎丢了一半。夏乾觉得有点吓人，不敢与其对视，觉得她整个人比几日前更加瘦弱，似是经历生死之劫，从地狱之中爬上来一般。

夏乾拉拉易厢泉的衣袖，低语几句，意在询问。易厢泉并未理会，只是催促三人回到古屋，此地恐有塌陷之险，不宜久留。夏乾赶紧往回撤，易厢泉上前扶住哑儿，慢慢往门口走去。

夏乾还是不敢离哑儿太近，他思索片刻，问道：“哑儿，你如此虚弱……可是数日未进食了？”

易厢泉替她点了点头：“你且去找些水与食物来给她。”

哑儿则是虚弱一笑，摇了摇头。她这一摇头，夏乾又不解了，她吃过东西？

易厢泉闻言，眉头微蹙，但没有多问。不出片刻，他们穿过迂回、窄小的通道，出了洞，回到了古屋卧房。夏乾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瘫倒在地上。易厢泉从厨房水缸舀来水，让哑儿侧躺在床榻之上饮水休息。没过多久，她居然沉沉睡去。

从他们进入密室到此时出来，不知过了多久。窗外的风雪不再似之前一般肆意怒号，而是以柔和的姿态浮于空中，点点无声，落在吴村的破落屋瓦之上。天空亦开始放晴，只是现下转至黑夜，不知几更天了。

村子里静得可怕，寒夜独坐人也倦。夏乾坐于古屋的破旧地板上，衣衫破烂，浑身臭味，却觉得地板是这么舒坦，舒坦到胜过了自家的雕花大床，令他想要沉沉睡去。

易厢泉一言不发，一如既往地安静沉稳。燧石“咔擦”几声，他燃了灯，替哑儿号了脉。

纸糊的窗户并不严实，透着丝丝寒气。夏乾缩了缩肩膀，回想

刚才所见，只觉得做了一场春秋大梦。梦中有人，有妖，有鬼，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易厢泉，还有失魂落魄的自己。夏乾觉得自己要堕入睡梦之中了，却恍恍惚惚看见了哑儿的脸。

“她……不是鬼吧。”

他知道哑儿不是鬼，是个真实的人。但此事疑点太多，他按捺不住内心的疑问，又不想吵醒哑儿，只是压低了声音想问个清楚。

易厢泉也压低声音道：“哑儿确实死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夏乾听及此，睡意一下子消散了。

“你先去隔壁厨房，仔细看看除了我今日拿进来的肉与米，还有无米面粮食之类。”

“要给她吃的东西？”

易厢泉摇头：“不用，只是看看而已。一会儿出去煮些粥……我只是让你看看里面有没有吃的东西。”

听闻此言，夏乾觉得古怪，却也照做了。没多久他就回来了，摇头道：“隔壁厨房只有些调味之物，此外，还有你今日搬来的锅碗瓢盆。这古屋的厨房不常用，没有东西也很正常。”

易厢泉叹了口气，面色变得很是凝重。

夏乾看了看哑儿的瘦削脸庞，也叹了口气：“她是怎么死里逃生的？可是，棺材里分明是……”

“是哑儿的尸首，一点不假。”易厢泉淡淡道。

夏乾一屁股坐下，理了理衣服：“那这个躺在床上的人是谁？长大的水云？哑儿活着，孟婆婆是不是也活着？”

易厢泉摇了摇头：“吴村事件如今基本明了，这桩事件错综复杂又难解，根源在于两次错误联想。人们把关系不大的几件事与山歌相

连，这是第一次错误联想，也是第一个盲点。第二个盲点，则是把哑儿复活和孟婆婆的复活归于一类。”

夏乾没听明白，易厢泉却起身走到了门外，拾起三片枯叶回到了屋里。

“你第一次见鬼，会认为自己眼花；第二次见鬼，会认为这世上确有其事。可是，你两次见到的鬼真的是一回事吗？你的视力一向很好，不会轻易看错人，不会把别的东西当作人影。我假定你看到的真的是孟婆婆和哑儿，但死去的人怎么会复生呢？”

易厢泉拿起两片树叶，一片放在碗中，一片放在地上：“你当日亲自开棺，见哑儿的尸首躺在里面。尔后我来村再开棺，尸首依然在。而你开棺那日，却看见哑儿的鬼魂出现在古屋附近，她的衣服也曾盖在水云身上……”

夏乾看向易厢泉，又看看躺在床上的女子：“这是不可能的，也是解释不通的。一个人，一会儿死，一会儿活，一会儿出现在棺材里，一会儿出现在山洞里。这分明无法解释，若要解释，那只能说明……”

易厢泉微微一笑：“双胞胎。”

夏乾沉默半晌，眉头拧紧，没有答话。

易厢泉叹气：“我原先说过，因环境相同，人物类似，山歌与如今情况有些相像。我们不妨以山歌来分析如今之事，反而更加形象。我问你，山歌中出现了几个角色？”

“七个。五个兄弟，富翁与女儿。我们现在提起哑儿之事，你说山歌做什么？”

易厢泉笑道：“这个案子是我所见过最离奇、最巧妙的案子之一。在这个案子里，山歌是最大的误导，却也是最好的线索。”

夏乾皱着眉头：“我不明白，你说得清楚一些。”

“富翁对应的是那个坠崖的婆婆，整个村子只有那个婆婆知道财富之事。”

夏乾一下子打断：“这村子真的有财宝？在山里？”

“有，此事我们日后再说。其次，凤九娘对应的是那个贪财的老大，富翁的女儿对应的是怪物，而那个郎中老二对应的则是哑儿。”

夏乾摇头：“你也曾说过，山歌与吴村今日之事相似，只因人物类似且环境相似，但二者不完全对应。有一事我一直存于心，那‘姑娘吃了木头桩子’是怎么回事？也许与今日之事无关，但我只是好奇……”

易厢泉笑笑：“这其实是最有意思的一点，我也猜了许久。既知那姑娘的‘病症’，就也可以做些猜测。传说毕竟有夸张成分，所谓‘吃了’并非‘吃了’，很有可能是含住或是吞入。我在屋内听到老鼠响动，这才觉得，会不会是磨牙？”

因怕吵醒熟睡的哑儿，夏乾听闻后低声笑了几句，嘲讽道：“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？磨牙，人只会在夜晚梦中‘磨牙’，又非鼠辈，你真是……”

夏乾那后半句“你真是在糊弄我”没有说出口，便听易厢泉耐心道：“姑娘的习性与人并不完全相同，我推测她只是牙齿疼痛，又无法言明，只得用这种方式缓解，似兽类一般，直到满嘴是血。”

夏乾摇头：“她吃糖吃的？还是同小儿换牙一样，嘴里不适？”

易厢泉却颇有兴味地点头：“姑娘入山约莫有四五岁了，迁居十五年之后五兄弟入山，那时她多大？”

“十九、二十，不是换牙的年纪……”夏乾话音未落，突然怔住，捂住了自己的侧脸。

易厢泉笑了，指了指夏乾的嘴道：“智齿。古时曾有流传，长智齿之人有智慧之相。有人于二十岁左右长出，有人于四五十岁时长出，有人终生不长，而有些人在智齿长出时会疼痛不堪。”

夏乾到了年纪，自然知道此事，便缄默不言，只是微微点头。

易厢泉继续道：“富翁与姑娘是事情源头，而整个事件的来源有二：金钱与亲情。凤九娘与哑儿是两件事，分别是这个源头所衍生的两个悲剧。姑娘得病需要有人照顾，故而老二与哑儿都扮演了‘照顾者’这一角色。这个‘照顾者’需要端肉汤给那个怪物，目的简单：其中掺入半夏，意在防止那怪物发出吼声引人怀疑，导致群民激愤；也可以掺入迷药之类，为了去打扫粪便一类的残渣。这古屋建造也奇特得很，茅厕就挨着厅堂，如此一来，倾倒粪便也很方便。”

夏乾愣了一下：“我第一次看见这种布局，当时就觉得很奇怪，所以上前查探，那茅厕很臭……”

易厢泉点头：“你也是不仔细。古屋要是久无人住，茅厕的臭气又是从何而来？古屋内藏乾坤，这一点应当可以轻易判断出来。而哑儿的死，也是我随后开棺才略知一二。伤口奇特，联想到古屋与肉汤，我觉得密室之中藏着什么怪物，兴许是狼之类的野兽，但很弱小，不似山中猛兽一般直接将人吞食入腹。”

“你看吧，我的猜测也有道理！”

易厢泉摇了摇头，继续道：“狼，这个猜测是说不通的。屋里藏着个野兽，日日喂食，不让他人知道，这是何必？甚至在古屋伤人之后，哑儿死亡，这个‘狼’居然也没有暴露在众人视野之内。所以我能确定，这不是普通的野兽。其次，他竟然消失了，无影无踪，几乎没留下什么线索。这又是为何？因为有人接替死者，做了‘照顾者’这一角色，而且这名‘照顾者’动作极快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收拾了残局。”

夏乾思考道：“你所言‘动作极快’……”

“避免混淆，我们把死去的哑儿称作‘死者’。死者遇害的厨房与古屋的卧房相连，咱们把它们看作一个大屋子，这个屋子是绝对密闭的，当时下了雪，脚印只有一个女人和木须的。最先发现尸首的是你、黑黑和水云，吴白、凤九娘他们都在你之后，你们没有见到攻击者，卧房也

干净。换言之，有除了你们之外的人收拾了残局。”

夏乾不甘心道：“我也觉得有人收拾了残局！我还说村里有歹人，让大家都去厅堂睡。”

易厢泉摇头：“若排除木须杀人这一可能，哑儿的死就只剩几种可能：第一，行凶之人下雪前杀害哑儿并离开；第二，行凶之人就是哑儿；第三，行凶之人在下雪时杀人并有办法让自己的脚印消失；第四，行凶之人一直窝藏在房间内没离开。

“第一种可能不成立，下雪的时候哑儿还是活着，在和你们一起吃饭。第二种可能性也不大，除非哑儿是受到攻击之后自己带着木须躲进古屋。倘若真是如此，雪地会有血迹，更何况雪地里的脚印显示女人是走进古屋的，而木须是先走后跑的。第三种可能性也有，但是设计复杂，行凶之人为什么不直接把哑儿推向山崖呢？这一点，我暂时留有疑问。至于第四种可能性，似乎也很奇怪。若是行凶之人有密道可以藏匿，那么这个密道很有可能在古屋里；若他是行凶之后逃窜，古屋一定会有血迹。但是古屋很干净，像是被清理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行凶之人没有这么慌张，倒还算是精细，知道擦除血迹之后从密道逃脱。若换作是你，你还会不会去闩上厨房里的门？”

夏乾一怔：“我不会。若是如此，整个屋子就密闭了，外人很容易猜到有密道，再进去一搜，一下就找到了。”

易厢泉点头：“换作是我，我会把厨房的门打开。哪怕屋外下雪了没有旁人的脚印，我也会想办法把人的视线往屋外转移，这样别人不会怀疑屋内有密道。然而，这个行凶之人没有这么做。”

夏乾嘟囔道：“你与其空想这么多，不如进屋去查探线索来得快。”

易厢泉挑眉：“很多事是三个小辈和我说的。我想这些事的时候，你还在昏迷，我守在那儿走不开。”

夏乾挠挠头，没法儿反驳了。

“待你康复，我才进入古屋，最先看到的就是门闩。门闩不像是被你们撞断的，倒像是击打断裂的。若打人的是哑儿，哑儿浑身是伤，自行再把门闩放上，显得不合情理。若是凶手放上的，显然是期待你们撞门的时候将门闩再度破坏，好隐藏门闩断裂的痕迹。所以我取了门闩回去看，但发现上面并没有什么线索，整个古屋就像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。在苦思冥想之后，我突然想到一种结果——案发当时会不会是三个人，而非两个人。粗暴的攻击者、软弱的死者、精明的藏匿者，一共三人。这样就能解释上述所有矛盾。

“但我推断到此，依旧没有猜透古屋中究竟是何物。而‘狼人’的猜测，来自于凤九娘逃走那日，我看到的姑娘画像，之后一切越发清晰。但更令我关心的，是那个‘藏匿者’究竟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‘藏匿’？到此，我才联想到你们那日见到哑儿鬼魂的事情。我猜想，会不会那不是鬼魂，你看到的是真人——一个与死者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唯一的解释就是双胞胎。之后与山歌的‘照顾者’联系，大致勾勒出真相。但是我没有任何凭证，便将这个问题搁置了。直到后来，我问你哑儿的身世，听闻之后我才清楚几分。”

夏乾震惊：“身世？就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……”

“对，在你眼里那是不值一提的事。哑儿有死去的哥哥和姐姐，在这一刻，我确信了双胞胎的想法，更确定了那个‘狼人’的身份。”

夏乾瞪大眼睛，没有吭声。

易厢泉看向床铺：“如果我没猜错，那狼人是哑儿的亲哥哥。”

“哥哥？”夏乾一怔，也望向酣睡的哑儿。她脸上尽是疲惫之色，瘦削柔弱，很难想象她与方才那密室之中的浓毛怪物有血缘关系。

“看哑儿与怪物，身为兄妹，有几分相像？都言人妖殊途，不共戴天，人与动物自然也有着天壤之别。然而观今日之事，谁又能再下这样的定论？”易厢泉的声音很轻，只说了这样两句话。

灯火摇曳，夏乾的心似是蒙了一层暗雾。妖物素来为人所厌

恶，动物也不可能被平等相待，夏乾与易厢泉方才进入密室，也是做了“下狠手”的准备。而易厢泉此言，令夏乾的内心有些迷茫。他说不清自己迷茫什么，但他知道，既然狼人是哑儿的哥哥，哑儿自然就认为他是个“人”，而且是个亲人。夏乾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回恶人。他的思绪有些乱，有些事情仍然解不开，千丝万缕道不明。

易厢泉看了他一眼，又继续说：“其实现在基本都清楚了，如果我没猜错，‘哑儿’是一对孪生姐妹，她们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轮流照顾这位非人非兽的哥哥。”

夏乾诧异道：“轮流？”

“一个人在地面上与你们一同生活，另一个人在地下照顾哥哥，二人经常轮换。狼人需要被看守，需要有人做饭，需要有人清扫，需要有人与之对话使其恢复神智。可是恢复神智怎会如此简单？当年富翁找了多少人，都未曾有恢复之法，如今只不过是在做没有意义的事。”

易厢泉语毕，也沉默一会儿。也许他觉得，就这样下了定论未免太过草率。

“换言之，‘哑儿’一直是两人在扮演？”

“对，出事那日也是如此。死者在做肉汤之时被怪物攻击，我推测姐妹两人都在。搏斗场面混乱，最后两个女人一死一伤，其中一个用门闩击打了狼人，狼人被制服并带回了密室，擦出了一部分血迹，门闩被放回到了门上。”

夏乾吃惊不已：“她们二人竟然制服了那个成年男子！他这么强壮，而且还这么有力量！”

易厢泉严肃道：“但是她们赔上了其中一个人的性命，这就是哑儿伤口奇怪的原因——撕咬踩踏，导致颈部受伤，胳膊脱臼。若狼人真的这么好对付，我又何须如此谨慎？你忽略了一点，你曾告诉我，木须那条狼崽当时也在屋子里面。估计是哑儿要给哥哥做肉汤，顺便将其带入，给些肉吃。你后来说，木须浑身是伤，几乎没命。凤九娘怀疑是它

攻击了哑儿，所以把它弄死了。”

夏乾一下子明白了，双目瞪圆：“关于木须这一点完全错了，简直颠倒黑白。它受伤，不是因为主动攻击遭到哑儿反抗，而是因为——”

“因为它拼死保护了哑儿。兴许那个狼人认为木须才是同类，哑儿却是异类。”

说到这里，两个人都沉默了。一个是有人形而无人心的哥哥，一个是有人心无人形的狼，前者被人守护数年，后者被人冤枉致死。

“那个死掉的哑儿被狼人攻击而死……她被自己的亲哥哥杀掉了？”

易厢泉回头看了床上睡着的哑儿，道：“对。”

夏乾脸色发白。

“在搏斗之后，一个人死掉一人活着，活着的哑儿独自一人把那个狼人拖回密室，把现场略做清理——估计是异常匆忙的。不久之后，你就赶到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她一直带着伤住在密室里看着那个狼人，直到水云在棺材前祭拜睡着，她才出来给水云披上外套。却不想你来了，便匆忙躲到屋后，还被你瞧见。这就是所谓的‘鬼魂’。自那之后，古屋就成了神秘之地，你走过路过都要看上一眼，她就不敢贸然出来了。”

夏乾望着哑儿睡着的脸：“在那之后，她一直在密室里住着？”

易厢泉沉郁地点点头：“你回去取肉汤时，我发现了侧洞。她就在里面，非常虚弱。我对她说了实话，跟她说，这个怪物不能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关着，总是要想些办法，但是她不听。”

易厢泉说得平淡，却带着一丝惋惜。

夏乾皱眉：“所以，我再去找你时，却发现你人不见了，还听见你说话的声音……”

“我在劝她，她也不能出声反驳我，所以你只能听到我一人的说话声，后来你被机关绊倒，我就赶紧出来了。最后，你说要不要趁着怪物受伤做个了断，哑儿听到之后，这才激动地把怪物放跑。”

夏乾嘟囔：“我又不知道那怪物是她哥哥。”

易厢泉闭起眼睛，双手交叠。

夏乾在屋内来回踱步，摇头道：“我真的不能理解，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两个年轻的姑娘，就这么心甘情愿地守护一个有血缘而无感情的哥哥这么多年！”

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。哑儿自幼生在山间，自然不懂太多人情世故，但她知孝，知父母之恩懂手足之情。这些道理很简单，她们又单纯，认定了就是认定了。父亲死得早，估摸着死前恳求过她们，譬如找到哥哥、保护哥哥之类。”

夏乾摇头：“要是我，我是绝对不听的。大好的时光，大好的青春年华，为何要在密室之中照看一个废人？”

易厢泉看了看哑儿，脸上有些忧虑。良久，他才慢慢问了一个问题：“夏乾，你可认为女子之命轻贱，自出生起就不如男子金贵？”

夏乾不知他会这么问，先是一愣，摇头道：“怎么会有这种说法？我可从来不会这么想。没有我娘，哪里有我？你为何这么问？”

易厢泉没再说话。夏乾愣了片刻，看着火光下哑儿的脸，好像隐约明白了事情的原委。

窗外风雪已停，夜色渐浓，寒风不停地吹打着屋子，呜呜作响。

夏乾一屁股坐到地上，似一只丧家犬，叹气道：“我觉得好累，很想出村。”

“我也想出村。”易厢泉也接了一句，又慢慢闭起双眼。夏乾知道

这是他的思考之态，也许能想出好办法。然而过了许久，易厢泉似是僵化不动了，屋内只有哑儿均匀的呼吸声，而易厢泉连呼吸声都变得很弱。

夏乾见状赶紧狠狠推了他一下，易厢泉立即睁眼，皱眉道："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只是打个盹儿。"

"怕你思考过度猝死。"夏乾嘟囔道，"就知道你没好主意，连怪物都抓不到。"

易厢泉叹气："出村的办法，有！"

那个"有"字说得斩钉截铁，易厢泉的目光却不似以往坚定。

夏乾眉头一挑："真的？"

"你忘了一件事，"易厢泉懒洋洋地笑了，"曲泽出去了。"

夏乾瞪大眼睛——他都快把曲泽忘记了！

"她怎么……"

"当夜她出门去了茅厕，可是却就此失踪。我推想，她是遇见了'歹人'，而'歹人'却没有灭口，只是把她带到了村子外面。一来是这个'歹人'心存善念；二来，她并没有看见'歹人'的脸。"

夏乾一怔。

"哑儿？"

"不错，思来想去也只有这个答案。曲泽见古屋有人，便受了惊吓；她夜视力不佳，仓皇之中丢了灯笼，这才没看清什么。于是哑儿出了门，捂住她的口鼻。"

夏乾一愣："可是我们看到脚印通向棺材边上。"

"哑儿那时多半是在古屋找吃食，或是取水来喝，或是煮肉汤。

我问你，若你是哑儿，半夜在古屋被人发现之后你要怎么对付那人？”

“丢出村子去。”夏乾思索了一下。

“太过麻烦。”

“我哪里知道？”

易厢泉笑着摇了摇头：“还有种更好的方法，将曲泽放入棺材之中，与尸体放在一起，再将棺材盖上。次日曲泽醒来，一个大活人进了棺材，大家只会以为她是遇上鬼怪，整个事件更加扑朔迷离。”

夏乾一惊，这倒真是个好方法。

易厢泉点头：“哑儿……她很聪明，想到这个方法，可是当她使劲抱着曲泽走到棺材前，却没有这么做。”

“为何没做？”

易厢泉笑了笑，带着几分得意。他的这种表情更招致了夏乾的怨恨，夏乾嘟囔道：“快说。”

“因为你不是女子，头脑简单，所以你不懂。”

夏乾气恼：“我不是，难道你是？”

易厢泉看了看榻上的哑儿。她相貌姣好，虽然枯瘦无力，却并不可怕，眉目间带着善意。看了片刻，易厢泉轻声道：“因为，她怕曲泽害怕。”

夏乾瞪大了眼睛：“这是什么理由？”

“猜的。”易厢泉慢吞吞道。

夏乾无奈：“可是，曲泽怎么出的村？我们是不是也能……”

“我推测她是从密室出去的，”易厢泉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，“就是那个‘狼人’出逃的洞口。”

夏乾一愣，那个洞口塌了！

想到此，夏乾抓抓脑袋，丧气道："一来我们出不去，二来狼人四处乱跑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伤了人怎么办？"

"那湖边的烟还在燃着，只等沈大人派人来了。怪物跑进山里，若是伤人定然麻烦。不过，我们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，无能为力。"说罢，易厢泉看了夏乾一眼，又道，"要不你去山崖边烤肉，凭香味把那怪物吸引过来，再放箭射伤他。"

夏乾一听，喜上眉梢："好主意！"

易厢泉恨铁不成钢道："好主意？你的箭呢？就算你有了弓箭，那怪物肯乖乖现身的概率微乎其微。山头甚大，冬天猎物虽少，但他去抓个兔子倒也有可能。他是否闻得见，是否会靠近，都是问题。"

夏乾一听，问道："那就在这儿坐以待毙？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还不出去好好休息？我也许久没吃饭了。"

易厢泉突然笑了一下。夏乾见他笑得阴森，令他浑身发冷，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。

弓箭没了，抓不到怪物。可是……柘木弓去哪儿了？这种想法突然冒上夏乾心头。他腹中一直有疑问，又不知疑问在哪儿，问不出口。这些疑问如今连同柘木弓之事一起如云雾般翻滚，在夏乾心中一下散开。

"厢泉，哑儿和怪物……不吃不喝地在密室里待了几天，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？靠古屋残余的粮食？可粮食和水不剩多少呀，他们……他们……"

易厢泉严肃道："肉汤里炖的是鲜肉还是干肉？"

"有鲜肉，但我们平时吃的都是风干的肉干。"夏乾回答完，却突然冷汗直冒。鲜肉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村子与外界隔绝了。

易厢泉缓缓闭起眼睛，一番思索："哑儿毕竟柔弱，我们要杀她的哥哥，她能不记恨我们？未曾可知。夏乾，你可知道，我为什么还不出门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。"

"等等！"夏乾叫道，"依你之意……"

"你不觉得奇怪？在刚才'照顾者'的分析中，有解释不通之处，比如获得鲜肉的途径。肉汤是狼人的食物，每炖一次，耗量巨大，村人为何不觉得奇怪，储粮之地的肉为何少得这么快？"

夏乾摇头："也许是哑儿私藏的。那鲜肉到底是哪里来的？"

易厢泉道："村子与世隔绝，获得的鲜肉又不是鱼类，那是什么？是飞禽。"

夏乾心中一惊，答案越发明显："有人给她送东西吃？"

易厢泉点头："对，我们一直忽视了一个角色，一个能射掉天空中的飞禽，与哑儿姐妹、狼人都密切相关，知道事件前因后果，并且比哑儿更加难对付的角色。"

"但是，她才……"

易厢泉摇头叹息道："我最后悔的事就是刚进村时随便处置了你的柘木弓，你以为你的柘木弓，真的是无缘无故找不到的？"

夏乾一下子站起，震惊地连连摇头："水云她……她才十几岁。"

易厢泉挑眉："那又怎样？十几岁，哑儿姐妹已经开始交替照顾她们的哥哥了，夏大公子你十几岁就可以进赌场、逛青楼。怎么，你觉得水云不像是能隐瞒秘密之人？"

"但是……"夏乾张口，却无法辩驳。

"她一定知道前因后果，这个女孩子年纪虽小，却比她两个姐姐勇敢得多。她那日在哑儿棺材前跪拜流泪，估计已经知道，哑儿是被亲

哥哥所杀。这等手足相残之事……她一清二楚，并且隐瞒了这么久。”讲到此，易厢泉苦笑一下叹道，“人生在世，绝对不能小瞧女子。”

距离他们进入古屋，不过几个时辰。而易厢泉口中的真相，不仅带来震撼之感，还颠覆着夏乾心中的各种观念。这些古怪、离奇之事就像是他听过的戏，妖怪、密室、出不去的村子……如今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，发生在眼前，发生在他所站的地点。

易厢泉呼出一口气，没再言语。良久，夏乾缓过神来，慢慢道：“水云虽未做什么过激之事，但是，单凭你说她是知情人这一点，我就不相信。”

易厢泉问道：“你以为，我下药迷晕他们真的只是为了保护他们，防止外出遇到怪物？”

夏乾一愣：“你是怕水云出来阻止我们？”

“对。”易厢泉扶住额头，“她每日出去练习射箭，其实就是射落飞鸟，这是肉的来源。肉汤用于溶解药物，而生肉也是必备的，有时候野兽更喜欢生肉带来的血腥味，而肉干则不然。冬日飞鸟几乎绝迹，所以一旦看到落单的小鸟雀，也是要射落的。为了保证肉的供应，水云必须经常练习箭术。”

夏乾叹息一声：“你想好怎么交代了吗？”

“劝。”易厢泉吐出一字，双手托腮，也没有动身出门的意思。夏乾知晓他的性子，素来谨慎，不知水云对此事的反应也就不敢贸然出门。这也是易厢泉难得坐在此地长篇大论的原因。

夏乾赶紧问道：“有空想怎么跟小姑娘解释，不妨告诉我如何出村？”

易厢泉叹了一声，看都不看夏乾一眼：“出村的办法是有的，但风险较大。”

易厢泉话音未落，夏乾一下子跳起：“真能出村？快说！”

易厢泉慢悠悠道："但若要用我这个方法，全村都可能毁掉。我们还是等人来救吧，你且消停会儿，哑儿还睡着。"

"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！我下去一趟，冒这么大的险，差点丧命。快说，我要去汴京城！"

易厢泉面无表情，显然是累了，竟然闭起眼睛。

"不想待，自己爬山走。"

夏乾知道他还在琢磨水云一事，于是只说了一句"好你个易厢泉"，就一下子踹开门，跑了出去。易厢泉怎么也没料到夏乾会踹开门出去，见势不妙，也赶紧跟了出去。

外面天色昏暗，夕阳已落，大雪早停，残存最后一点光已被黑暗吞噬。夏乾跑在路上，踩得雪咯吱咯吱响，突然觉得有些哀凉。

要是按照往日，厨房定然已经有炊烟升起，厅堂里也会有灯光闪现，哑儿端着盘子进来，几个小辈在厅堂闹腾……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了。他快速跑了两步，欲跑向厅堂，但易厢泉跟在他身后，叫住了他。夏乾闻言，立即停下脚步。他停步并非因为听到易厢泉的叫喊，而是因为旧屋前面挂着一盏灯笼。

"厢泉，你看见屋下挂的灯笼了吗？"夏乾的声音有些喑哑，刻意压低了声音。

"噤声。"易厢泉吐出两字，悄然地走到旧屋灯笼之下。灯笼微亮，里面的火焰安静地燃着。这里距离厅堂不远，灯笼是一直挂着的，免得晚上有人去茅厕看不清路。

夏乾痴痴地看着灯笼，低语道："厢泉，这灯晚上才点。可是……他们所有人都在厅堂，被关起来了。这灯……谁点的？"

"不知，也许他们都醒了。可是即使醒了也不能出门，我明明嘱咐过的。"易厢泉有些不安，他单手抚上腰间的金属扇，轻手轻脚地绕过旧屋。

屋后是一片雪地，夜与雪是墨色与白色的混合，变成了一种古怪的冷色。夏乾冻得瑟瑟发抖，易厢泉也冷得缩起脖子，他们小心翼翼地踩在厚实的雪地上，一步一步，就像踩在一大片云上。大雪将苍山、松柏和村落统统掩埋，老天像是决意要将这所有的故事都用大雪覆盖掉，好的、坏的，离奇的、平庸的，都被埋在地下长眠不醒。

除去旧屋的灯，屋后平整而厚实的雪地上也有一点亮光。那是一盏小提灯，灯后是三口棺材。白色的那口棺材最为突出，白棺与白雪融为一体，像个古怪的小山包，水云跪在灯前，面对白棺。她背对着夏乾与易厢泉，宛若一尊雪中冰雕。夏乾看不见她的表情，但他能看见柘木弓被水云背在身上，地上则是箭筒。箭筒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，就像是盖上一条轻暖的锦衾。水云穿得单薄，好像被冻在地上一样，与吴村的大地死死相连。

“厢泉，怎么回事？”夏乾压低了声音，有些惊慌，“看箭筒上盖的薄雪，水云她……到底跪了多久？”

易厢泉没有回答，只是一步一步地走上前去，走得很稳。

水云闻声转头，柘木弓划过她瘦削的肩膀，显得有些沉重。微弱的光照亮了水云的脸，苍白无血色，如同被人抽掉了灵魂。她原本澄澈的双目布满血丝，似是刚刚哭过，然而这双眼睛依旧带着几分勇敢和倔强，还带着几分似冬雪般的冷漠。

夏乾一头雾水，看了看四周的脚印。水云的脚印通向远处的高地，那是村子的制高点，视野很好，能够看到整个村落。柘木弓泛着寒光，这一刹那，夏乾好像明白了什么。

他慢慢走上前去，弯下了腰。

“进屋再说吧。”易厢泉温和一笑，冲水云伸出了手。

第十章 幕后真相终大白

水云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更没有理会易厢泉伸出来的那只手。她只是慢慢捡起地上的箭筒，走到夏乾跟前，将柘木弓与箭筒统统递去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这句话来得没头没脑。夏乾接过，诧异地看着她。水云没再说什么，显然是冻僵了，她缓慢地转过身子走回厅堂。易厢泉走到已经吓傻的夏乾身边，将箭筒拿在手里，之后慢慢跟着水云进了屋。

屋内燃着灯，炭火噼啪作响，却还是有些冷，也许是炭火不足的缘故。吴白与黑黑都似木头一样杵在厅堂，见几人都进了屋子来，便赶紧倒了热水来给众人喝下。

水云一下瘫坐在椅子上，接过水大口大口地喝起来，脸上这才有了点血色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夏乾憋不住了。他声音不大，问向吴白，而吴白却看向黑黑，黑黑看了易厢泉。几人面面相觑，都没作声。

易厢泉低头看着箭筒，又看向水云：“你姐姐一切安好，现下正睡着，我把她叫来，等下你再慢慢说。”语毕，他出门去了。

水云像个活死人一样，听了易厢泉这句话，点了点头。夏乾则一脸震惊地看着水云，疑惑地问：“你……你究竟怎么了？”

“水云没喝粥。”黑黑细声说，那声音透着一丝埋怨，似乎在埋怨只有她一人喝粥晕倒了一样。

夏乾一愣：“没喝？那她……”

“把粥倒了。”吴白指了指不远处的花盆。夏乾这才发现，若是细

看，能看到花盆里面还残留着不少白粥。

“当时易公子把吴白叫出去说话，夏公子你就跟了出去……水云要我出去看一眼，顺便关上门，”黑黑有点生气地看着水云，又看看夏乾，“估计那时候她把粥倒了。然后，我喝了粥就不记得什么了，等我醒来，他们都坐在厅堂，我才知道……”

夏乾反问：“知道什么？”

“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。”水云突然开口。

她突然发声，把夏乾吓了一跳。还未等他回过神来，水云又面无表情地讲了一句令他诧异不已的话。

“我把整个事情都与他们说了。还有，”水云看了夏乾一眼，“那怪物死了。”

夏乾一愣，不知如何作答。怪物？那是水云的哥哥！

“你说什么？什么怪物？”夏乾不知如何接话，便胡乱糊弄过去。

水云喝了几大杯热水，没再说话。众人沉默，屋内安静得可以听见针尖落地之声。夏乾看着水云，脑袋里飞速地旋转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夏乾小心翼翼，生怕自己用错了词：“你说……那怪物死了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他盯着水云，不想漏过她的一丝表情。这个女孩子知道这么多事，认识数日，自己居然什么都没看出来。

水云没言语。

“好哇，我们今天就摊牌，”夏乾拍了拍桌子，“说吧，你哥哥怎么了？”

吴白扯了一下夏乾的衣袖：“夏公子，你别激动……”

夏乾瞪了他一眼：“你倒是给我说清楚，让你看着人，怎么放跑了？还有，我与厢泉去地下密室，眼睁睁看着怪物跑了出去，怎么就死了？”

没人接夏乾的话。在这沉默的瞬间，夏乾突然想起来方才脚印密集的村中高地，想起了柘木弓在夜色之中的寒光。他瞥了一眼自己的柘木弓，再看了水云红肿的眼睛，心头似是升起一轮刚刚钻出乌云的明月，瞬间明了——

水云拿柘木弓，不是为了阻止他与易厢泉。

门吱呀一声打开，易厢泉与哑儿鱼贯而入。哑儿显然在门外听见了刚才的对话，她面色如纸般苍白，使劲盯着水云看。黑黑匆忙上前将她扶住欲去内室，她却颤抖着推开了黑黑。她缓慢地走到水云面前，漆黑的双眸盯着水云，似是等待她说出什么。

水云不肯抬头与她对视，声音很低：“我也知道……易公子放纸鸢那夜我就有察觉，你们要除掉那怪物。那粥，我倒了。之后我把事情都对吴白说了，他没有阻止我。我去拿事先藏好的柘木弓，我想去帮忙……夏公子，我擅自用了你的弓，对不起。”

夏乾一愣，没有吭声。

水云把头埋得很低，似乎是要哭了。一旁的哑儿只是用手撑着桌子，双眼闭上，泪珠也顺着面颊无声流下。

夏乾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水云抬起头，轻声道：“若我进入密室，你们一定顾虑我的安危，弄不好会添乱，也一定不会要我帮忙。易公子行事一向周密，但是……”水云抬起红肿的眼睛看了哑儿一眼，“我姐姐她也在密室里，她一定不会同意你们去杀死……那个怪物。我跟吴白说了实情，随后拿着弓站在村子中央。”

她一直用“怪物”而非“哥哥”来称呼。夏乾瞄了一眼哑儿，她还算平静，只是一味地哭泣。

水云慢慢道：“箭的射程远，我怕那怪物从密室里逃出来，我就……我就……”

一直安静站在一侧的易厢泉突然开口：“你是不是知道密室的另一个出口在哪儿？”

水云点点头：“过了山崖就是，乱葬岗旁边的山神庙，密道口就在神像底下。”

夏乾一惊，这才回想起曲泽出现的地点，又明白自己当日为何在山神庙中被哑儿发现……一切都对上了。

水云低语：“我站在村子中央，整个村子尽收眼底。古屋入口也罢，寺庙树下也罢，这样一来，不论怪物从哪边跑出来，我都能一眼看到。没过多久，我便听见寺庙那边有动静，所以，我抬起弓箭……”

水云哽咽着，众人都不说话。夏乾背对着易厢泉，看不见易厢泉此时的表情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打破了沉默：“有些话我觉得不应该问，不过，水云……那个怪物，真的是你哥哥？”

哑儿颤抖了一下，呼吸有些急促。

水云听闻此话，居然冷笑起来。她本身是含着泪的，这一笑分外吓人，这样的神情本不该出现在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身上。她攥紧了拳头，看了哑儿一眼，眼中闪过怜悯和同情，还有一丝愤怒和怨恨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“我有两个姐姐，因为他，一死一伤。我跪在姐姐棺材前的那一刻就明白了，他不是我的哥哥，他就是个禽兽。”水云的声音很轻，却冰冷刺骨。

闻言，夏乾蓦然想起了易厢泉之前的话。易厢泉说，古人的智慧不可比拟，童谣、农谚传诵百年，都是一种前人经验，编成山歌意在警示后人，这才代代相传至今。然而，夏乾听了水云的话，竟觉得背后有一丝凉意。那山歌里唱的五个兄弟的故事，最终结局就是手足相残，

居然与吴村的怪事相吻合。以山歌开头，寓意竟也与今事相同。其实并非预言，而是因果规律而已。

夏乾思绪越飘越远，众人也一直沉默着。水云抬头看了哑儿一眼，又看了看众人：“我一直都知道那怪物的事。那怪物一直被我两个姐姐照顾着，我则是去射些飞禽供肉，姐姐们从司徒爷爷过世后就开始照顾怪物。现在想想，人养动物还会产生感情，何况是照顾一个活人，又是有血缘关系的活人……两个姐姐日夜照顾他，自然感情深厚些。”

哑儿缄默不语。水云看了看她姐姐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悲凉。她冷笑一下，又开了口。

“父亲过世时，我们跪在他床前发誓要照顾所谓的哥哥，”水云的声音有些冷，小小的身子也在颤抖，“哪怕我姐姐终身不嫁人，哪怕她们两个交替出现在人们面前，哪怕赔上一辈子也要照顾他。可是，凭什么？”

那句“凭什么”就像是一盆浇在炭火上的冷水，哗啦一下浇灭了火焰，气氛也似窗外的冰雪一般逐渐凝固了。

易厢泉安静地站着，也安静地听着。他看着水云与哑儿，问道：“哑儿姐是怎么哑的？”

水云摇头：“其中一位哑儿姐在年幼时高烧不退，司徒爷爷号脉熬药给她，谁知……不小心将药配错，却没发现，给了哑儿服用。当时哑儿姐高烧不退……大病痊愈后，哑儿姐就哑了。”

她说罢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声音有些发抖：“我的姐姐名为绢云和彤云，彤云姐是死去的那个，她不是哑巴。但是两人要交替出现在大家面前，一人哑，一人不哑，难免惹人疑心，所以彤云姐平日里也不能说话。而且，她在被那个怪物攻击时，也一直只字未言，我们没听到任何呼救。”

语毕，水云冷笑，双目之中充满了怨恨：“她如果呼救了，也许就不会死！”

夏乾心里颤了一下，易厢泉也垂下头去。全村寂静无声，唯独此屋灯火通明，屋内几个人影却都似僵住一般，时不时还集体沉默。

“对于这件事，我从没有理解过，也从来没有赞同过。血缘关系真的这么重要？值得人赔上一辈子？还是说，在我们父亲眼里，”水云的眼神黯淡了下去，“疯魔的儿子比三个亲生女儿还重要？”

“水云，”黑黑赶紧拉住她，“也许你父亲只是愧疚自己丢了孩子，这才嘱托你们……”

水云一把甩开她，瞪眼道：“‘哪怕不嫁人，也要照顾你们的哥哥’这句话也是他说的！我姐姐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不像凤九娘，是用一根金钗买来使唤的！”

夏乾和易厢泉听了这话都是一愣。

夏乾惊讶道：“金钗？”

水云木然道：“凤九娘的爹是个赌徒，以一根金钗的价钱把她卖到了村里的一户人家。”

吴白低声：“这件事我们都知道，从来没提过。凤九娘以前很温柔，后来才逐渐变得嚣张跋扈。她觉得是金钗误了她一辈子，就拼命攒钱，想把头上的木镶金钗子换成真金的，然后出村去。”

水云的眼神很冷：“我姐姐若继续这样，以后会不会变得和凤九娘一样？”

哑儿从始至终没有什么反应。她静静地坐在小凳上，面上带泪，垂目看着火光。

黑黑拉过易厢泉：“易公子，你也劝劝她。”

易厢泉一愣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

夏乾半天才憋出来一句：“其他村人若发现你哥哥是这个样子，

会怎么办？”

水云有些焦躁不安：“那怪物只有人形，心却分明是个野兽。药粉需要混在肉汤里，让肉味遮住浓重的药味，他才肯吃下去。平日里，他都会吃一些生肉。呵，哥哥……他哪里像是哥哥？”水云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，“姐姐们心软，自幼听话，又听了长辈临终遗言。若是我，这种怪物……”

“他纵使有些兽性，仍然是个人。”吴白看着水云，似乎也有些纠结。

水云抬头看了吴白一眼，这一眼格外冰凉：“你是说，我亲手杀了自己的哥哥？你在怪我？自从他攻击了彤云姐，我就再也没把他当人看，杀了他，不过是杀了个禽兽。”

众人一惊，水云这话真是有几分狠绝。哑儿终于抬了头，瞪了她一眼，脸色苍白，目光凌厉。吴白急了：“《秋水》有云，以道观之，物无贵贱。何况是同根所生，你凭什么杀他？你……”

水云停顿一下，浓眉拧起：“千言万语，你终究是说我杀了‘人’。换作是你，这个‘人’害了你姐姐，你应该怎么做？”

“总之不能杀。”吴白摇头。

水云听罢又气呼呼地问夏乾：“夏公子，你说呢？”

众人都看着夏乾，等待他的答案。他赶紧道：“其实值得争论之处，是那个‘人’还算不算是人，对吧？”他说到此，竟然哑口无言，这的确是个恼人的问题。

夏乾再想，若认为那是个“人”，自己刚刚岂不是杀人未遂？他心里一团乱。

夏乾赶紧道：“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你们问易大公子。这种伦理问题，他最清楚。”

夏乾伸手一指，众人立即齐刷刷地看着易厢泉。

“易公子，你也主张除掉那怪物，对吧？”水云看着他，等着他的回答。

夏乾屏息，想学习一下如何圆场。然而易厢泉只是盯着柘木弓和箭筒，谁也没看。他的目光素来飘忽不定，如今视线却像是被冰牢牢冻住。

良久，他幽幽道：“夏乾，你箭筒里有多少箭？”

“二十五支。”夏乾一怔，心想这人居然转移话题。

易厢泉抬头看着水云：“你射了几箭？”

“两箭，我首次尝试射箭时弄丢一箭。当时，我不慎使箭飞了出去，再无踪迹。后来天色昏暗，我正欲找箭，就看见凤九娘的尸体泡在河里，然后就没有再寻。夏公子，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“没事，两支箭而已。”夏乾大度地一摆手，水云松了口气。

易厢泉皱眉，看着水云：“所以，你只射了怪物一箭？”

水云先是一愣，疑惑地点头：“对呀，射一箭他就倒地了。我想补射一箭，但是他倒在草丛里，无法瞄准。当时天色昏暗，我有点看不清楚。”

水云好像一如既往地坚定，而黑黑听此，也问道：“易公子觉得不对？方才我也觉得，水云站在村子中央高地，山崖很宽，到乱葬岗那边的距离极远。”

水云一听，挑眉道：“我没骗你们，我真的射中了！”

易厢泉认真问道：“除了飞禽，你以前可射过大型野兽？”

水云摇头，易厢泉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：“夏乾，你可射过大型野兽？在这种距离，在天气昏暗之时。”

夏乾思索一下："不容易射中，这取决于人的臂力和准度。换言之，要看是否射中要害部位。若是穿透手臂，人也会无恙，射中心口则会毙命。换作是我也许可以正中要害，但换作水云……"

"什么意思？"水云一愣。

夏乾耐心道："厢泉怀疑怪物没死。"

众人吸了一口凉气。

易厢泉点头："狩猎时，一箭毙命本不多见。况且天色昏暗，你未必射中要害。距离遥远，你的臂力不及夏乾，弓也用不顺手，应该没有将其杀害。"

水云双目瞪得很大。夏乾看着她，本以为这个小姑娘脸上会闪过一丝担忧，可是他看到的不是担忧之情，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。

"他真的没死？"水云看着易厢泉，声音中竟然带着一丝期许。

易厢泉看着她，轻轻拍了拍她瘦弱的肩膀，似是安慰："应当是活着的。"

水云愣愣地看着他，易厢泉面目温和、语气诚恳，也丝毫没有责备的意味，好像只是在陈述一个普通的事实。水云一直看着他，看着看着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刚才的恨意与冷漠从她眼中慢慢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解脱。她一下子扑到哑儿的肩头，不停地啜泣着。

"姐，他没死！他没死啊……"

水云稀里糊涂地说着，不停地重复，然后由啜泣变成大哭，好像把这几年积压的情绪全部都释放了出来。哑儿没有吭声，只是默默将她带回里屋。

夏乾看着二人的背影，再看看柘木弓，叹息道："女孩子真是善变。"

易厢泉摇头道：“你不理解她，换作你也是一样的。弓箭是杀人利器，有良知之人在摸不清目标动向时射箭，一旦箭离弦，心中的那种恐惧感是无法言明的。”

吴白叹息：“水云自从射完那箭，情绪就不对。”

夏乾有些不屑：“有什么可恐惧的，我当初伤了青衣奇盗，不是也……”

“伤与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，”易厢泉的声音很轻，看着内室浮动的帘布，“恨与杀也不是同种感觉。世间有无数杀人恶徒，也有无数人畏罪自杀，你可知为何？因为他们良知尚存，受不了罪孽加身之感。”

夏乾啧了一声：“世上哪有那么多好人。”

易厢泉笑道：“好人不多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泯灭良心。‘杀’从来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行为，而是一个罪恶的字眼。水云只是个孩子，她进屋之后，不断地重复‘禽兽’‘禽兽’。她若真的只是一味地恨那怪物，早在哑儿遇害时，就会将怪物之事和盘托出。”

黑黑蹙眉：“所以易公子说怪物没死，只是安慰水云？”

易厢泉叹气：“怪物应当是没死，但怪物失血过多，冬日里怕是撑不了几日。他饥饿数日，又受惊受伤，运河不通，往来商客也是不少，若要攻击人，也是有可能的。”

夏乾思索一番，道：“怪物攻击力不强，应该……”

易厢泉摇头：“恶犬似狼，饿狼似鬼。更何况他外表是人，往来行人更容易放松警惕。”

黑黑有些着急：“那我们怎么办？杀也不是，不杀也不是，也无法捉他回来。”

“眼下只能等沈大人来，或者等曲泽报官来。”

夏乾哪壶不开提哪壶，问道："他看星星能看出吴村出事？要是沈大人来不了呢？"

黑黑皱着眉头："而且……我们的食物不多，炭火、木柴也已经不够用了。"

吴白闻言，很是吃惊："怎么会？所剩的应该够用。"

黑黑委屈道："前几日夏公子生病，就多加了些炭火。河边的烽烟也是用柴火燃起，而且，柴房堆的柴与炭火，被……弄湿了。"

易厢泉一惊："怎么会这样？"

"我几日前就发现了，怕你们听了着急，所以一直没说。"黑黑叹气，"柴房的门没关上，下雪渗了进去。本来是凤九娘在管理，可是她逃跑时没关门，等到那日晚上我才发现柴火已经湿了。"

易厢泉转头冷静地问黑黑道："柴、炭与食物加起来，我们还能撑多久？"

"三天。"黑黑小声地说着。

入夜，吴村一片黑暗。

夏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近几日吴村中发生一连串怪事，自己一天也没睡安稳过。屋子里炭火少了，夏乾只得裹紧被子。三个女子、三个男子同屋以便取暖。易厢泉不知去哪儿了，此时还没回来。夏乾一个咕噜爬起来，推门走了出去。地上的积雪已经化了，远处的厨房亮着灯，易厢泉的影子映在窗户上，不停地晃动着。夏乾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推开门，只见易厢泉正趴在地上，提着灯细细查看。

"你在做什么？"

"嘘！"易厢泉做了噤声的手势，他提灯站起，擦擦额头上的汗，"不要吵醒他们。"

“只剩三日了，”夏乾一屁股坐在灶台上，“我们必须找到出村的办法。你说，山崖两端架起绳子之类的办法行得通吗？”

易厢泉直起身来，摇头道：“彼端无人，怎么可能架起绳索？若你引弓射箭，箭插入对面的树林，箭后拴绳供人拖拽攀爬，那箭也必须穿透树干，而你并没有这么大的臂力。制作龙须钩也可以，只是这岩石之壁甚是陡峭，不易钩住。”

夏乾叹气：“哑儿身体不好，需要郎中，如今天气又冷，最好能及时出村。你是不是有主意了？”

他往易厢泉那边看去，而他却没有回答，低头在找什么。

“你在找什么？”

“凶器，”易厢泉直起腰身，皱起眉头，“杀死孟婆婆的凶器，这是案子最后的关键点。”

夏乾吃了一惊：“孟婆婆不是意外？我那日看到的鬼魂……”

“应该是钝器，我猜是锅或者盆，但这里的器具中都没有找到。走，我们去凤九娘的房间。”易厢泉说完，提灯出了门，夏乾赶紧跟上。二人在凤九娘的房间里翻了一阵，仍然一无所获。

“我那日找药的时候就觉得奇怪，凤九娘应该从路人那里拿了不少钱财，可房间里没有，她尸身上也没有，难道被河水冲走了？”夏乾坐在床上，满脸疑惑。

易厢泉掀开床帘，床帘是新的，枕套被褥也是新的，床上、地板上没有一点灰尘与污垢。他转身将所有的灯点亮，细看半晌，终于在床下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，发现了一滴血迹。

“就是这里了。根据血液飞溅方向，应该是钝器击打所致。”易厢泉提着灯站起身，朝夏乾看去，“你……还是站起来吧，不要坐在那里了。”夏乾脸色一僵，猛地从床上弹起。

易厢泉直起腰身，打量四周：“盆没有了。”

夏乾挠挠头：“有可能本身就没有。”

易厢泉摇头，看向夏乾：“古屋的厨房里有一个。”

夏乾一怔，在他模糊的记忆里，哑儿死去的时候，厨房里是没有盆的。

二人连忙吹熄灯火，提着灯笼折返古屋的厨房。易厢泉走进屋，拿起那只木盆细细查看，终于在木盆底部发现刷过之后残留的血迹。他放下木盆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“弄清楚了吗？”夏乾也提灯去看那木盆，“是谁杀了孟婆婆？”

“应当是凤九娘没错。”

“她竟然真的动手杀人，”夏乾有些难以置信，“难怪她直接将我扔入井中。可是既然如此，她为何不直接杀了我？另外……孟婆婆的鬼魂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易厢泉推开门，从屋外拾取了三片树叶回来，其中有两片是类似的。他把一片放在碗里，另一片放在边上。

“这是你们开哑儿棺材那日的场景，也是你在吴村第一次撞鬼的场景。”

夏乾点头，却又摇头：“其实我在得知哑儿一事的时候就想问，哑儿有姐妹，但孟婆婆不可能有双胞胎姐妹。”

易厢泉拿起第三片树叶道：“吴村的事件错综复杂，如今已然完全明了。最大的盲点有两个：第一个在于错误联想，即把两起凶杀、一起失踪、一起意外与山歌相连。当我们把‘山歌’看作案件提示而非作为案件联系点，四起案件就会分开，这就得到了答案。第二个在于把哑儿的鬼魂与孟婆婆的鬼魂一事错误相连，你见了两次鬼，但是两次鬼是不一样的。”

他拿起第三片树叶道："与哑儿事件不同，你开了哑儿的棺材，很快就看到了哑儿的鬼魂，这两件事是没有时间差的。说明棺材中的尸体和你所见到的'鬼魂'不是同一人。但是孟婆婆一事不同，你先见到尸首，又见到的鬼魂，次日再次见到尸首。"

他将第三片树叶揉碎，放在桌子上，又捡起来抚平，在夏乾眼前晃了晃，最后撕碎扔回到了桌面上。

夏乾突然明白了，怔怔地看着易厢泉："可是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孟婆婆死了两次？"

易厢泉点头："第一夜，孟婆婆应当是用绳索将自己拴在不远处的树上，然后自己拉着绳索下去。你来到吴村第一夜，凌晨时隐约看见窗外有一条线，把窗户斜分开来，这就是孟婆婆在做尝试。之后发生孟婆婆坠崖事件，其实是她躺在山崖地上装作坠崖死去。因为距离远，你们无法到山崖底部验尸，自然无法分辨她的生死情况。她趴在那儿，等到半夜再从井中爬上来行凶，而所谓的井，就是你跌进去的那口。也正因为井与山崖本就连通，你爬行一段之后就出现在了山崖中。你被救之后，我发现你身上出现了几根白发，应该是孟婆婆在井中爬行时掉落的。"

"等一下！你说孟婆婆行凶？"

易厢泉点头："若我猜得不错，孟婆婆应当是打算去杀凤九娘的。二人隔阂已久，她想做个了断，与其在行凶之后被人怀疑，不如在行凶之前装死以洗清嫌疑。"

夏乾惊道："她本来是要行凶的，最后反被凤九娘杀了？"

易厢泉点头："我点燃纸鸢的时候，发现点火的材料很是充足，统统都在孟婆婆屋里放着，这些东西应当是做焚烧之用的。孟婆婆原本打算杀掉凤九娘，再将凤九娘的尸体烧焦，来替换自己山崖下的尸体，自己则以已死之人的身份逃脱。即便日后村人回来将尸体拉上去下葬也很难发现，因为焦尸是最难查验的，况且此地又没有仵作。但是如此行

事，必有个大前提——她需要一个帮手。

“这个帮手很重要，不仅要在事后声称孟婆婆生前有火化的意愿，才在山崖上抛下稻草和火把将尸体烧掉，还要在孟婆婆动手行凶当夜做帮凶，否则以一个老人之力很难斗得过凤九娘。”

夏乾听得一阵胆寒，易厢泉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可是，这个帮凶当日并没有出现，这也直接导致了孟婆婆最终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孟婆婆之前应当是承诺过那位帮凶什么，比如事后分掉凤九娘的银子之类，如今凤九娘已亡，身上的钱财却怎么都找不到，也不排除被河水冲走的可能。”

夏乾问道：“会不会是那位帮凶目睹了凤九娘杀掉孟婆婆的过程，之后要挟凤九娘拿走了钱？”

“也许，若想知道细节，我们需要亲自问他。至此，吴村的所有疑问应当都清楚了。至于这个帮凶是谁？”易厢泉看了看窗外，“应当是厅堂中睡觉的三人之一。”

二人沉默了。就在此时，门外传出一声响动，像是金属碰撞的声音。这声音很轻微，就像是冬日的风吹倒了一个小小的瓦罐。

夏乾打了个哈欠。易厢泉低头沉思，突然，他冲到门口将门打开了。迎面而来的是冬日的冷风，不远处村口的灯笼摇摇晃晃，灯笼下面放着一个小小的包袱。

“厢泉，”夏乾疑惑地从桌子上滑了下来，“咱们进门之前看到这个包袱了吗？”

易厢泉没有说话，走到包袱前面伸手打开了它，里面是一些银票和散碎银子，在昏黄的灯下发着光。夏乾惊道：“这是不是凤九娘的银子？可这是谁放的？”

他们绕过了屋子，看向厅堂。夏乾出门的时候，门是留了一条缝的，如今却关上了。

易厢泉从地上拿起包袱，快步地走到门前，轻轻推开了门。他提灯照过去，门内哑儿、吴白、黑黑、水云，四个人都齐刷刷地躺在地上，似乎都睡得很香。

夏乾心中开始打鼓，一定是这四人中的一个，偷偷溜出去听见了自己和易厢泉的谈话，良心不安之下，又把凤九娘的东西还回来了。究竟是谁？门外寒冷，若是刚刚出过门，手脚一定是冷的。这是最简单、最粗暴的判断方法，若是找借口碰触他们的手，应该能够辨别出来。夏乾看向了易厢泉，心里紧张不已，等着他发话。

易厢泉在门上敲打几下，把几人叫醒了。他们都是刚刚被唤醒的样子，睡眼蒙眬，迷惑不解地看向易厢泉。

“明日我们就走了，”易厢泉扫视了一眼大家，“走了便再也回不了村子了。你们快去准备一下自己的行李，回房睡觉吧。”

“我们安全了？不用睡在一起了？”吴白揉揉眼睛，问道。

“回房收拾好东西再睡吧！明日我叫你们起。”易厢泉笑了一下，看着他们，眨眨眼睛，“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，出村以后一定要做个好人，不贪财、不忘义。”

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知道他这些话是对谁讲的，但还是听从了易厢泉的建议，抱起自己的被子回房去了。他们打着哈欠走到寒风中，手脚全部被冻得发凉。等大家都走了，易厢泉什么话也没讲，喝了杯水就开始洗漱了。

夏乾很震惊：“你准备睡了？你把他们都放跑了，这……”

“是呀，”易厢泉铺好被子，把凤九娘的包袱往旁边一丢，嘟囔几声，“事情解决了，当然要好好睡。”

“但那个帮凶是谁呀？”

“不知道，也不用知道了。”易厢泉坐起身来，看着那几个小辈回屋的背影，又看了看远处凤九娘的屋子。

夏乾也站在门口往窗外看。凤九娘的小屋离他有些远，却可以看清墙上有一扇敞开的小窗，透过小窗隐约可以看到被夏乾翻乱的床铺，床铺上散落着一大堆药瓶。

夏乾突然明白那位“帮凶”为什么放弃了。

那位“帮凶”走到凤九娘的窗边，看到了这样的一幕：平日嚣张跋扈的凤九娘卷起袖子，偷偷往胳膊上涂着治外伤的药。她的丈夫过世了，但身上的伤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起来的。

“凤九娘真的不是一个好人，但是……”易厢泉看了看屋子，没有说完后面的话，就合眼睡去了。

吹雪喵喵地叫了几声，也卧在火炉边上睡着了。

尾声

待到夏乾回房躺下，将发冠发带悉数扯掉，在榻上滚了几下，终于能睡得安稳。然而他翻来覆去难以入眠，也不知道躺了多久，待到天亮时听见外面叮叮咣咣的响动，似乎是推车的轱辘声、木板咔嚓声、吵闹声、敲击声。夏乾实在忍受不了，穿了衣服嘟囔几句，头发随便一系便跑到外面去了。

朝阳燃烧遍地的积雪，纯白之中闪着金光。耐寒的松柏透着浓重的绿色，而冬青树湿润的秃枝和暗绿色的叶子也被阳光烘暖。雪地上留下几排大大小小的脚印，穿过破旧的篱笆墙，向远处延伸而去了。

暴风雪过后是晴天，融雪天最冷，空气却清新干爽。夏乾呼吸着空气，觉得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。吴村在太阳的照射下竟然美得让人留恋。他慢慢地走在雪地里，看看低矮的屋子和种菜的园子，突然有些不舍。

走了片刻便看到山崖旁边站了水云与吴白，再旁边则放一破木小车，小车上放着很多东西，衣物、行李包袱，甚至还有锅碗瓢盆。

小车旁边有个巨大的木板。

夏乾诧异上前：“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“出村。”水云轻松地笑笑。

夏乾也笑道：“出了这么多事，你还能笑得出来。”他话音刚落，这才觉得不对。

出村！

夏乾惊呆了：“出村！现在？”

吴白与水云不同，水云一脸欣喜，他则满面担忧：“对！用易公

子所说之法，哑儿姐身体不好，昨夜突然高烧，若是耽误病情，只怕性命难保。炭火不足，供暖不足，山里冷，而且我们又没有药材，还是及早下山找郎中为妙。”

见夏乾眉头紧皱，吴白又道：“易公子的方法虽然冒险，但是可行。现下没什么别的办法，而且哑儿姐的病也拖不得。即使造成村子地势塌陷也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决定迁村，大部分财物早就搬到山下。”

“地势塌陷？”夏乾听得一愣一愣，“易厢泉究竟要干什么？到底怎么出村子？飞出去？挖地道？炸开山？”

水云不紧不慢道：“易公子要把河水引过来填满山崖，我们坐木板出去。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等着夏乾答话。太阳将屋顶的积雪化成水滴，滴答滴答，落到夏乾的脑袋顶上。他愣了一会儿，摇摇头：“这河水说引来就能引来？”

吴白解释道：“夏公子，出村方法……听起来不可行，但其实是有可能的。你眼前的山崖以前就是河道。”

夏乾指着山崖说道：“这村子地势古怪，山、河、山崖似盘龙围珠，将村子整个包围。河道之中是温水，走向奇特，看起来的确像是曾经改道过。但我自幼生在水乡，见过不少河道。此地地势平坦，河流从山上流下会越流越缓，这山崖却又宽又深，怎么看也不像河道啊！”

水云听夏乾讲话，不由得头痛起来：“其实我们并不清楚。易公子说，这山崖原是河道，后来河流改道，此河道就干涸了，而这山崖……是人们在河道的基础上继续挖出来的。”

夏乾放眼望去，山崖很深，若要跌下去定然会摔断骨头。而两侧的岩石、泥土与底部呈垂直之态，若说是天然形成的山谷，他信；说要是人为挖掘而成，他绝不相信，因为实在没这个必要。

吴白刚要开口，却见黑黑与哑儿从屋内出来，带着不少包袱。

哑儿面色微红，身体虚弱不堪，裹了好几层厚衣，黑黑扶着她在大木板上坐稳。

夏乾见状，心里莫名紧张，转身问水云道："厢泉究竟要如何把水引过来？我们要坐这木板渡过山崖？这……"

水云叹气："易公子说，河水容易引来。"

夏乾摇头："哪里这么容易？他又不能呼风唤雨……"

他话音未落，却忽然听见远处传来雷鸣一般的声响，方才还干巴巴的山崖中骤然涌出水来。水流翻滚，拍打着山崖两壁的灰色岩石，卷着泥沙，瞬间就包围了吴村。由于山崖狭窄，水流更是湍急，如同巨龙带着惊雷之声从天而降，隆隆作响，好似雷鸣。

此情此景令人惊骇不已。夏乾头发松散，全身僵直，动也不敢动。所有人都没出声。

"易公子是怎么做到的？"良久之后，黑黑才震惊地问。

吴白也一脸的难以置信："他早上还拿着铲子之类的物什。"

夏乾瞪大眼睛："你说他携有火药，埋头苦干三天三夜，再将其引燃，通个新河道将河水引来，我尚且相信。但是，你说他用铲子……"

吴白看着奔流的河水，慢慢道："我也觉得不可能……但是，那可是易公子啊。"

从夏乾出屋到现在不过片刻光景，而水势迅速上涨，奔流不息如同猛兽，似乎要将吴村整个吞没。夏乾吞了吞口水，看向四周，这才感觉到一丝恐惧。

水云也有些害怕，催促道："易公子已经说过，我们看河水差不多注满就踏上木板，防止塌陷。"

"这河水涨势迅猛，只怕马上便会漫上堤岸淹没村子。若不坐上

木板，我们只怕有危险，你们先上。”夏乾脸色有些难看，望向水云，“你刚才说什么塌陷？”

黑黑扶住哑儿在板上坐稳，接话道：“应该会迅速淹没村落，好在村子大部分的财物皆不在此，淹没了……也就算了。”

众人也纷纷踏上板子，还带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。夏乾觉得脑袋里一团乱，也上去了。待水没过山崖三分之二处，夏乾左顾右盼，急道：“厢泉在哪儿？再不走就……”

远处一团白影飘来，正是步履匆匆的易厢泉，吹雪连忙从树上跳下，跳到了主人的肩膀上。夏乾突然脑中灵光一现，一拍大腿：“厢泉是不是……挖了一条水道，通向那个洞里？”

吴白愣住：“什么？”

“洞。”夏乾似是懂了几分，“凤九娘将我扔入那洞去，而洞正好位于河水与山崖交接之处，离两地距离很近。你想，我是从那洞里爬出去的，当时迷迷糊糊，浑身疼痛，本以为命丧黄泉。可是爬了不久，结果居然爬到山崖那里去了，这才得救。”

吴白恍然大悟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洞和山崖相通，所以厢泉只要挖一条水道，让河水进洞，再流向山崖。”

“可是易公子找你的时候，明明看见那洞塌了！”水云觉得不太对劲。

夏乾吃了一惊：“塌陷？那怎么回事？”

只见易厢泉快步走近了，语气急促：“休要多言，统统坐稳，河水涨上来之后，我们迅速划到对岸去。可有东西做船桨用？”

黑黑点头，扬了扬另一根长木板。夏乾则扭头问道：“那河水会不会把村子淹没？”

“多半会淹。”易厢泉只是轻描淡写说一句，又认真地看着四周，“这河水携卷大量泥沙石块，小心为上，防止落水。”

夏乾还想说些什么，刚吐了半个字，却觉得浑身一晃——易厢泉迅速朝木板踹了一脚，木板刺溜一下滑进了滔滔河水里。

“易厢泉！”

夏乾嘶吼一声，而余下几人尖叫抱成一团，易厢泉一跃，跳上了木板。

木板剧烈晃了一下，易厢泉则拿起“桨”，快而稳地划着。六人挤在一块大木板上，好似乘着一只破旧小舟，被湍急的水流推来推去。

夏乾坐在木板上，有些头晕，又觉得像是做了一场大梦。他没顾上要散下的头发，只是看了看自己被河水打湿的衣角，慌乱地抬起头。吴村离他们越来越远，积雪覆盖于村前，原本萧索的村庄在阳光的照射之下闪着微光。吴村一改往日宁静之态，山川瑰丽，却又带着一丝苍凉。

黑黑、哑儿与水云沉默不语，只是凝视着山村。吴白吐了“再见”二字，觉得有些愚蠢，就别过头去，没有再看。

夏乾一怔，整个人就像是刚刚从一幅画卷中走出来。在蒙蒙水汽之中，他这才梦醒，发觉这一连串奇特的事件，竟然以同样离奇的方式落下帷幕。

木板在水中颠簸数次之后，众人终于到了对岸。夏乾从木板上翻下来，揉揉肩膀，双脚踏上了坚实的土地，余下几人互相搀扶着穿过曲折的山洞，慢吞吞地往林子深处走去。

阳光透过松柏茂密的枝叶洒了下来，温暖静谧。被困了这么久，夏乾幻想过无数出村的方式，最后他竟真的离开了吴村，而且是这么短的时间，用这么不可思议的方式。

易厢泉抱着吹雪走在最前面，像一个在雪地间散步的人，片刻

便到了岔路口。斑驳树影投射在他的白衣之上，使得他的衣裳不再素净，仿佛用丝线精细地绣上浅淡纹路。他似是想了好久，转身对众人说道：“村子恐怕真的不复存在了。”

黑黑扶着哑儿，微微一笑：“我们早已决定迁村，易公子不用感到抱歉，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”

夏乾听闻此话，拍了易厢泉一下：“你究竟怎么引的河水？”

“我连夜挖了一条短浅的水道，通到凤九娘把你扔进去的竖洞。”

夏乾啧了一声，得意地看了水云一眼。水云惊奇道：“你不是说那洞坍塌了吗？”

易厢泉点头：“坍塌过后地面没有严重下陷，洞没有完全被封死。土石落下，暂时堵住侧洞通道，但是土质极度松软，水则是无孔不入的。村子所处之地就像一个不规则木板，板子的一角被钻了竖孔，再将锯碎的木板末撒在上面。而我挖水道，就像在‘木板’上锯一道深印。水流一过，就是无形的力量，去狠狠地压了那道锯印。”

夏乾接话道：“这样在水流从洞中溢出之前，由于力量过大……力量过大，会导致那木板一角掉下来。”

易厢泉点头：“以那个洞为界限，毗邻水流与山崖的一侧完全塌陷，混着河水成了泥浆。这就是我们刚刚渡河时，河水中掺杂泥土石块的原因。”

“塌了！”黑黑惊讶道，“那个地方已经塌了？”

易厢泉点头：“塌了，我估计你们的村子也会完全塌陷。”

黑黑低下头去，看得出，她还是很伤心的。哑儿只是忧伤地看着林子深处，没有言语。

“那……彤云姐的尸体、凤九娘的尸体、孟婆婆的尸体……”水云小声念一句。

大家都没有说话。

夏乾还在愣神，易厢泉也拍了他一下，对众人行个礼："此路往东是下山之路，镇上有好郎中，你们先行一步，带哑儿去问诊。"

"你们先走，我们还要去找……水云的哥哥。"夏乾说到这里，偷偷瞄了水云与哑儿一眼，"水云，你哥哥……在哪儿消失的？"

水云淡淡道："顺着这个上坡走，在村子边缘处，毗邻乱葬岗和寺庙。"

几人面色都不好，吴白瞅着易厢泉，低声问道："找到之后做何打算？"

易厢泉点头："先将其送往沈大人府上，再做定夺。你们放心，杀生之事我决不会做。"

他话及此，说些道别词。夏乾看着吴白、黑黑、水云、哑儿，回想起在吴村这奇特经历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认真诚恳地行了礼，微微一笑："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。"

水云将自己身上的盒子递给夏乾，狡黠一笑："你忘了你的弓。"

夏乾大惊失色。的确，自己从吴村出来，什么也没拿！他慌忙谢了水云，又总觉得自己还忘了什么。告别之时，吴白吐了一肚子酸言。哑儿带着病容，冲易厢泉、夏乾二人点头一笑。夏乾知道她这一笑可是不简单，易厢泉与夏乾此番可是要去抓捕她哥哥，而她报以微笑，想必经过深思，也是放下了。

她曾经所做的事，到底是愚蠢的坚持，还是一种对于至亲应尽的义务，也不得知晓了。但如今尘埃落定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
易厢泉再度行礼，转身离去，而夏乾却回头看了余下四人一眼，他看见黑黑也在望着他。

黑黑一句道别的话也没说，只是用她乌黑透亮的双眸看着夏

乾。夏乾被她看得不好意思，便道：“你我以歌相会，不妨以歌送别。”

黑黑没有笑：“夏公子想听什么？”

“当日你在河畔所唱之歌即可。”

黑黑缓缓开口轻声唱起：

吴村吴村

一座孤坟

挥别过客

莫忘此歌

她唱完，没有再看夏乾，只是挥了挥手。

易厢泉和夏乾各自行礼，与众人在此分道扬镳。黑夜此时已经退去，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洒下，顺着这片密林细细看去，不远处就是塌陷的小土包。

当日夏乾路过此地，就是在这里下的车。夏乾驻足而望，长叹一声，觉得恍如隔世。

二人走了一阵，易厢泉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身看向夏乾，不冷不热道：“方才在众人面前没好意思提起，夏乾，你头发太乱了。”

夏乾不屑道：“那又如何？”

他突然停住了：“我……我头冠呢！”

易厢泉“唉”了一声叹道：“也许被水泡了，我方才上岸才想起此事。夏乾，你要知道，钱财乃身外之物……”

“两千两银票！我的头冠里塞着两千两银票啊！”

“小点声，速速跟上。我们去寻找狼人脚印，眼下你还不将弓箭掏出来。”易厢泉做了噤声的手势。

夏乾灰头土脸，定了定神。他看到前方就是乱葬岗，白色雪地覆盖灰色的石碑与土地，显得越发荒凉。而皑皑白雪之上，似是有一黑色物体伏于地面，并未被白雪盖严实。

夏乾眯眼打量，看了片刻，突然拉起易厢泉，声音微颤：“厢泉，那边黑乎乎的……好像是个人！”

易厢泉愣住，起身观望，随即纵身一跃向前跑去。

“备弓。”易厢泉低声说了一句。他在前，夏乾在后，二人绕过些许灰色石碑，在黑色物体之前停住了。细看，这不是什么黑色物体，真的是一个人。他高大威猛，头发散乱且体毛很重，衣不蔽体。易厢泉使劲将那人翻过身来，只见其身上中了一箭，地上有一小摊深色血迹，并未完全干涸。

夏乾认识那支箭，那是他箭筒里的，故而喃喃道：“莫非他……是那狼人？死了？水云这小姑娘真是不容小觑，你说，这狼人是不是受伤后冻死在这里？”

说到这里，只见易厢泉脸色一下子变了。他细细地看着那人身上的伤口，又瞧了瞧周遭凌乱的脚印，语气有些沉重：“箭伤并非致命伤。”

夏乾惊讶道：“不是箭伤是什么？”

“刀伤。”易厢泉将那人的头发扒开，颈部有一道清晰的血痕。

夏乾无言，他愣愣地站在雪地上，并未贸然上前破坏脚印。见易厢泉面色凝重，方知此事怪异，且非同小可。

“好快的刀。”易厢泉眉头紧促，仔细地看着伤口，“颈部已断，

全身上下仅一处伤痕，可见一刀毙命。头颅几乎被完全割掉，用刀之人功力不浅。”

夏乾脸色些苍白：“这怪物这么强壮，有人一刀就将他杀了？估计是哪位路过的大侠，昨夜突然想斩妖除魔，不过那人也真是厉害，一刀毙命，这是有多大力气！”

易厢泉一脸严肃：“若是你有那样的武艺，夜里看到路边有人，你会不会赶尽杀绝？”

夏乾一愣：“依你之意？”

“武艺高强，出手干净利落。这狼人虽然受伤，却如同惊弓之鸟，很容易攻击旁人。”易厢泉声音很轻，上前走了几步，在一处空地蹲下了。地上有两种清晰的脚印，第一种脚印很大，似是在此地徘徊许久；另一行脚印则来自远处的丛林，来人步伐有些乱，行至乱葬岗不远处驻足。

易厢泉低头端详许久，低声道：“这位‘大侠’似是醉酒前行。”

他低头细看，眼前的脚印前后深浅不一，重心在后，“大侠”似乎是做了格挡姿势，之后便退后几步，依靠在墓碑上。墓碑已经沾血，显然是被狼人攻击受了伤，却并未动手，而应该是在与狼人交涉，脚印旁边有个小小的圆点。

“这儿为什么有圆点？”夏乾低头看着，被易厢泉挡住了。

“是武器，可能是木棍、戟，但根据狼人身上的伤口可以判断，那应该是一把长刀，”说罢，厢泉倚靠在墓碑上，比画一下，“这个‘大侠’比我矮，看血迹在墓碑上留的印子，应当是肩部受伤，估计是狼人撕抓所致。地上还残存着衣物碎片，右边雪地上可见有弧形划痕，前深后浅，这是刀划的。估计当时怪物扑来，抓伤‘大侠’右肩，而‘大侠’右臂顺势向后挥刀发力，一刀下去，狼人倒地。”

易厢泉描述得很是生动，夏乾不禁有些惊讶。根据易厢泉描

述，那位“大侠”是在右肩受伤之后才挥刀的，受伤还能一刀毙命？

两个人都有些不寒而栗。易厢泉看了看远处飞溅的血迹，又看了看尸体，补充道：“这一刀是从狼人左侧脖子砍的。”

“右手挥刀，却砍了对方的左侧脖子？”

易厢泉点头：“他能左右开弓，应该是在短时间内换了一只手。看步伐，他应该是喝醉了。”

夏乾愣了片刻，叹息一声道：“世间竟真有这种神人……那他这算不算是杀人？”

易厢泉闻言，犹豫片刻，摇头道：“不好定论，毕竟是‘大侠’先受了攻击。”

二人又说了几句，终是草草将那狼人埋于此地。夏乾叹息一声，总觉得心里有点愧疚。易厢泉本来没动，见夏乾行礼道别，自己也跟着行了礼。二人站起身，看着这片凌乱的荒坟，心中都有些难过。

夏乾觉得心中有惑，也不知这乱葬岗埋的都是一些什么人，尸骨暴露在外，终年受风吹日晒却无人祭拜。

易厢泉好像读到了他的心思，淡淡道：“他们皆因吴村的财宝而亡。”

“吴村真的有财宝？”

“我之前说过，吴村事件的起因与山歌如出一辙。即‘生病的姑娘’和‘暴富的富翁’。‘生病的姑娘’对应狼人一事，而财宝……则对应《黄金言》一诗。当年的确有财宝，如今没了。你失踪那日，我住在你的房间，黑黑放了谷物在床上，结果半夜引来老鼠偷食，之后老鼠逃跑入洞，吹雪去追，哪知巨大无比的鼠洞竟卡住了吹雪的头。”

夏乾闻言摇头：“世间没有那么大的鼠洞。”

“不错。当时我就怀疑那并非鼠洞，而是人挖出的通道。你坠入竖井之后醒来告诉我，你曾在爬行时听闻女人叹息声。若我猜得不错，那叹息声来自密室中的哑儿。鼠洞、竖井、密室、通往山崖的洞……夏乾，吴村地下全都是通道，有些甚至是相连的，这才使得你可以从洞中爬出生还。”

夏乾一怔，停住脚步。树林显得越发安静，似能听见枝头积雪融化之声。

易厢泉拨开眼前的树枝，正午的阳光一下洒在他脸上。他眯起眼，缓缓道：“留给吴白的纸鸢上有凌乱的花纹，它并不是胡乱画的。凤九娘以为它是藏宝路线，故而拿着纸鸢想要进山。但纸鸢所绘的根本不是藏宝路线，而是吴村的地下地形图，但吴村的地下也不是密道。”

“不是密道？那是什么？”

夏乾傻傻问着，易厢泉拉住他登上山头。

地处高势，夏乾放眼望去，不远处是一片土灰色石碑，还有一片连起来的土包，如今已经被积雪覆盖掩埋。在这一片荒地之外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丛林，古槐与松柏像灰绿色的墙。再往远处看，是吴村的山神庙，阳光轻柔地照在庙宇破旧的灰色屋瓦之上，将雪融成晶莹的冰柱，一根根地垂下，闪着亮光。

“这里能看到整个乱葬岗。”易厢泉指了指这一片土包，“你要知道，挖掘地道是个巨大的工程，而这片乱葬岗年头已久，不少尸骨暴露在外，人数之多，令人咋舌。这些大部分是劳工，什么工程能耗费这么多人力？修建陵墓，以及——”

“开矿？”夏乾瞪大眼睛，看着眼前的乱葬岗。

易厢泉颔首：“应该是金矿。”

夏乾一拍大腿，一副恍然大悟之相：“这就说得通了！那首诗名叫《黄金言》，指的是吴村的金矿！富翁入山，在动乱年代，钱币反而

不如金银值钱。所以他入山而不出山，因为财富就在山中。他雇劳工挖地道，目的为了开采金矿！你说吴村先祖改了河道，是不是觉得金矿在河里？”

易厢泉道：“对。那时金矿开采技术并不成熟，金子很容易在河流上游沉积。兴许他们认为金子在河道中，这才将河水改道顺着河道深挖下去，形成了山崖。他们乱挖一气，效率不会太高，直到后来金矿差不多挖尽了，村子下部也几乎被挖空。我为了出村，仅挖一条水道通往地下，吴村就被冲垮了。”

夏乾点点头：“我懂了，富翁的女儿得了病就藏在地下，那地下密室是矿道改造而成。金矿！真是讽刺！贪财的凤九娘居然把我扔到垂直的矿井里！厢泉，这里的尸体……全都是劳工？”

易厢泉的声音有些冰冷：“估计还有赶来为那姑娘治病而遇害的郎中，和巴望入赘的年轻男子。那地下密室的出口通向此地，也是为了方便弃尸。富翁挖到金子，恰逢乱世，若是传出去，必然被乱军抢了去，若是有人走漏风声，就……”

看着眼前的一片片墓碑，夏乾觉得脊背透着寒意：“他居然杀了这么多人！”

易厢泉轻言轻语：“第一次杀人是最困难的，然而恶行一旦开了头，再往下就会顺畅很多，凤九娘就是一个例子。富翁杀了这么多劳工，自然也就不在乎其他几条人命。”

夏乾问道：“那些金子，他都花掉了吗？”

“到了五哥那一代，应当不会再做杀害劳工之类的事，兴许用于分发工钱，重建村落……这些我都不得而知。但是，多年过去，还能剩下多少？”

夏乾叹了口气，愣了半晌，缓缓蹲下将雪扫尽，一屁股坐在粗木根上：“累死我了，容我缓缓。”

地上全都是积雪，夏乾本以为易厢泉会绷着脸，说些“早点下山”之类的话，催促他快速行动。然而易厢泉却没说什么，反倒同夏乾一样将积雪扫尽，慢吞吞坐了下来。

天空早已褪去了灰蒙的颜色，雾气似幕布一样缓缓拉开，阳光穿透云层照射下来。夏乾与易厢泉二人坐在树木的阴影之下发呆，周遭无风声，无鸟鸣，无人语，只听见吹雪叫唤一声，从易厢泉的怀中探出头来，瞧了瞧四周，又缩回头去。

易厢泉隔着衣服拍了拍吹雪的脑袋，带着一丝浅笑，看着眼前连绵的山。

白雪皑皑，群山似画，松柏与古庙似是用上好的墨绘制而成，伸出手去，好像要触到流淌下来的浓墨。眼前的景象美得不真实，夏乾痴愣愣地伸出手去，未曾碰到墨，金色阳光却从指尖流淌下来了。

“景色这么好，那些人还要财宝做什么？财宝就是这座山。”

易厢泉闻言一笑：“这是最终的答案，也是最好的答案。如今人去山空，看吴村当年的事，再看如今的这些事……从山歌到孟婆婆所留《黄金言》字谜，留给后人的根本不是财宝，只是这一段有些离奇的故事。”

他慢慢起身，朝着远方的道路望了望。丛林中的树木多半是松柏，冬季常青，叶不凋零，此时更是遮天蔽日，使得道路有些幽暗。他们往前看去，那大侠的脚印通向官道，那是去往汴京的路。换言之，再行几日便到大宋引以为傲的国都了。那里没有狼人，没有村人，可是那里有最精明的商人、最美丽的歌姬、最奢华的宫殿、最繁华的街道……好像还会有更多的故事。

也许青衣奇盗在那里，侠客也在那里。

夏乾看着这条路，不远处的岔路口就是山神庙，再走一段就是通往吴村的山路。他想了想，问道：“若我当初没有走错路呢？”

“走路这种事，哪有对错之分，”易厢泉笑了，“虽然大家都愿意走一条看得见的、终点明确的路，但有时候拐上小径却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，会遇到改变自己一生的人。”

他慢慢站起身来，拿好包袱往前走去了。吹雪从他怀中探出头，叫了一声，催促夏乾跟上。

夏乾赶紧站起来，身上的孔雀毛随着风飘飘荡荡。他来不及和苍山、松柏告别，跟着易厢泉往前走去了。

两个人晃晃悠悠，逐渐消失在道路深处。

（第二部完）

《天涯双探3：古画寻踪》即将出版，精彩预告：

正月十五，华灯初上，汴京城梦华楼举办猜画活动。传说汴京城外的水域中有个仙岛，五十四年前长青王爷逃婚进入岛中至今未出。若有人能根据虚无缥缈的传说，找到传说中的仙岛，寻觅五十四年前的真相，就可得千两赏金。

夏乾因在外闯祸被父亲扣了银两，走投无路之下跟随易厢泉一举拿下竞猜机会，寻找画中之谜，却被卷入一场皇室纷争；来去无踪的青衣奇盗再次出现，一场血雨腥风就此展开……

神秘古画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令人震惊的真相？二人能否解开谜题继续他们的追凶之路？

敬请期待《天涯双探3：古画寻踪》！

[1] 半夏：中药名。又名三叶半夏、半月莲、三步跳、地八豆、守田、水玉、羊眼。有毒植物，其毒性为全株有毒，块茎毒性较大，生食0.1—1.8g即可引起中毒。对口腔、喉头、消化道粘膜均可引起强烈刺激；服少量可使口舌麻木，多量则烧痛肿胀、不能发声、流涎、呕吐、全身麻木、呼吸迟缓而不整、痉挛、呼吸困难，最后麻痹而死。有因服生半夏多量而永久失音者。

古风悬疑推理神作

天涯双探

3

古画寻踪

七名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天涯双探 . 3, 古画寻踪 / 七名著 . -- 上海 : 上海文艺出版社 , 2019.9
（读客知识小说文库）
ISBN 978-7-5321-7326-6

Ⅰ . ①天… Ⅱ . ①七… Ⅲ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Ⅳ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9）第 180639 号

责任编辑：毛静彦
特邀编辑：汪林玲
封面设计：蒋咪咪
插画设计：李元凯

天涯双探. 3, 古画寻踪
七名　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7号
电子信箱：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网址：www.slcm.com
新華書店经销　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开本 680毫米×990毫米　1/16　16.25印张　字数 175千字
2019年9月第1版　2019年9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321-7326-6/I.5823
定价：48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
请致电 010-87681002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

目录

前言

楔子

第一章 酒楼闹剧

第二章 上元节猜画解谜

第三章 凌波仙女图

第四章 荒郊旧居

第五章 夜探酒楼

第六章 疫病突发

第七章 仙岛寻尸

第八章 巧遇故人

第九章 易厢泉的推断

第十章 隐藏的线索

第十一章 仙岛事件的真相

尾声

前言

关于《天涯双探》的序言本应在第一册出版的时候就写好，但因为各种原因限制，如今到了第三册才写，确实晚了一些。写此自序，主要是为了表达对好友温子铎的谢意，感谢她一直以来对我写作的支持。这份支持始于2010年，那时候我和温子铎都只有16岁，是重点中学的学生。我那时候的目标很简单，努力学好数理化，做老师、家长眼中的好孩子。那样，我会考上很好的大学，会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，会做一个“出类拔萃”的人。

但我私下非常喜欢读侦探小说，也喜欢写一些小故事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的世界里出现了两个年轻人：一个安静，一个活泼。他们彼此相熟，是最要好的朋友。故事发生在古代的江南小城，城里出现了一位江洋大盗。学习累了的时候，我会想想这个故事。渐渐地，我发现江南小城只是故事的起点，这两个年轻人会走到很远的地方去。他们会去下雪的荒村、繁华的京城，还会往西走，去往大沙漠……

而这些地方我都没有去过，我只能坐在教室里，所面对的只是厚厚的试卷而已。

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义，但是上学时间不能玩电脑，我只能在脑中梳理情节、大纲，并把想法讲给我的朋友温子铎听。她很喜欢这个故事，还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上网帮我查相关资料，并为《天涯双探》中的很多人物取了名字，其中包括主人公易厢泉。我一直认为，书中的人物一旦拥有了姓名，就等于拥有了生命，他们不再是单纯的人物了，而是我的伙伴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渐渐鲜明，脉络逐渐清晰……我突然意识到，它可能不是一个高中生在课余时间的戏作，它有自己的特色。如果写得好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系列。

“高中生每天偷偷写小说”其实是一个高概率事件。它会发生在每一个学校、每一间教室里，很多学生都会在本子上写故事。有些老师和家长会给很多鼓励，而绝大部分老师和家长会对此嗤之以鼻，认为写小说是耽误学习，是不务正业。我仔细分析了我所处的大环境，相信在这件事上我得不到学校和家长的支持，于是我选择沉默，先认真高考，待我进入大学，就可以开始写这个系列。到那时候，成功也好，失败也罢，

全都由自己负责。即便我真的误入了歧途，耽误了所谓的“大好前程”，这个系列也能在10年内写完，我也可以在26岁时悬崖勒马，权当自己在青春期做了一件荒谬事。

那之后发生了很多小插曲，在此不一一赘述。我和温子铎迷迷糊糊地进了大学的校门，学校不算特别顶尖，也不算特别糟糕。大学里的一切新事物都令我应接不暇，但有件事我很确定，不管多忙多累，我都必须开始写书了。

第一部小说很快就完稿(毕竟高中时憋了太久)，温子铎是审稿人。现在回头看看，那时候的文笔比现在还要差，人物基本都是毫无感情的纸片人，但是我写得很快乐。温子铎那时候加入了学校的国学社，很爱读诗，于是我让她帮我写一首藏头、藏字谜的诗，就是如今《天涯双探2》中出现的《黄金言》。我开始写第三部时，又让她写了一首，名为《思卿》。那时候我们经常幻想出书之后的样子，我们会拿起这两首诗朗诵一下，然后大笑出声。

但是事情没有想象中顺利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发现这个系列的创作比我原本想象的还要困难，简直让人无从下手。我曾无数次想放弃，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去图书馆扩充阅读量，再静下心来认真改写，甚至重写。这个过程没有编辑盯着，也没有教师指导，我会改到我自己满意为止。出版的路更是波折，我在上课、写书之余又和许多出版社、影视公司打交道，只觉得身心俱疲。一直到2019年，书才真的被印出来。

从16岁开始构思故事到2019年出版，一共经历了9年。在这9年里，我们的生活看似平淡，其实发生了很多巨变。有些是观念上的，有些是选择上的。温子铎读诗读多了，决定弃理从文，并且在贫穷大山里支教了一年，如今回到家乡做了一名语文老师。而我呢？我又稀里糊涂读完了硕士，《天涯双探》的出版则卡在了我毕业的最后一年。很多朋友也是在我即将离校的时候才知道我写书的事，毕业的时候人手一本，看看书里有没有把他们写成反派，看完还强迫我签上名字……

如今，我再回头看看这些故事，突然发现它们和我在16岁规划的故事并不相同。虽然我现在仍然很年轻，但那时候我满腔热血，有理想、有目标，一心想写一个老少皆宜的侦探小说。但如今我回头再看，《天涯双探》中的有些案件并不能进入经典案件的行列，只是想法有趣，很多时候需要跳脱常规思维。不过，除去案件之外，它有更多宝贵的东

西。虽然它的背景在古代，但它描写的是年轻人的故事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。那些难以实现的理想、愤世嫉俗的观念、对公平正义的渴望、对自由的向往、对未来的迷茫……都被细小的笔触悄悄写了进去。朋友的理解和支持，和长辈因观念不同而发生的摩擦，初入社会之后遇到的小小意外，也都被一一记录在内。

如今我和温子铎再次相见，坐在一起狼吞虎咽地吃饭，觉得彼此和16岁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。但当我们去书店看到《天涯双探》堆放在书店某一角落的时候，突然百感交集。9年的时间过去，这个书居然真的出现在了货架上。虽然书的有些地方仍不尽如人意，但我们看到它的时候仍然无比激动。
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：在茫茫书海中，《天涯双探》不是“出类拔萃”的书，我也不是“出类拔萃”的人。“出类拔萃”这个词本身就是空洞的，它盲目地把众人归为“一类”，但每个人生而不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、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。这些事情不能使我们获得广义上的成功，却能让我们与众不同。活出自己的价值，远比世俗的成功重要太多太多。

最后，我还有一些话想讲。其实读书是私密随性的事。某位作家说过，书只分好看的和不好看的；而我认为，书只分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。《天涯双探》不是经典文学，如果你恰巧喜欢它，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。如果你不喜欢它，也不必硬读下去，因为很快你就会把它忘得一干二净(比如高等数学就被我忘光了，真可悲啊)。于我而言，《天涯双探》是两位年轻人的旅程。也许你会专注于离奇的案件，但别忘记看看庸城的银杏树、吴村的大雪、汴京城上元节的灯光。还有，要珍惜和小伙伴一起旅行的时光。

祝各位旅途顺利。

楔子

汴京城东街巷口，七个孩子在踢着毽子。

最年长的孩子提议道：“我们来踢《绣金花》!再不踢，一会儿就要放爆竹啦!”

“不!我们七个人，要踢《七个小兵》，那个歌谣长一些!”

“对!那个有意思!”孩子们吵嚷道。

年长的孩子点点头，他把毽子高高扔起，用脚一钩，边踢边唱起来：

七个小兵，驻守宫廷。

无功无过，万事太平。

忽有一日，太后召集。

尔等离京，寻找长青。

王爷长青，生在宫廷。

金银为器，丝缎为衣。

半夜三更，忽然离去。

行至河畔，没了踪影。

七个小兵，临危受命。

太后之令，务必奉行。

天色昏暗，河畔幽静。

长青长青，何处去寻？

他踢了几下，忽然传给另一个孩子。那个孩子慌忙接过踢了起来，待踢得稳了，他也开始接唱：

七个小兵，出了汴京。

忧心忡忡，走个不停。

河水拦路，周无人迹。

若要向前，须乘舟行。

河畔草地，忽见渔民。

双目失明，手中持铃。

七个小兵，上前问询。

盲眼渔民，如何行进？

渔民笑笑，低头摇铃。

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。

“什么呀!”其中一个小孩喝止了他，毽子也掉了。接着指责另一个孩子道，“应该是‘叮’七下!你不会数数!”

孩子不满道：“就是八下!”

“七下!”

“不要吵了!就是八下，多一下少一下又如何，科举又不考!”最大的孩子捡起毽子，又踢了起来，接着唱：

渔民笑笑，低头摇铃。

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。

不做牺牲，不可前行。

不要银两，不要黄金。

六条性命，留下即行。

第一条命，丢在草地。

第二条命，丢在船里。

第三条命，丢在河西。

第四条命，丢在烂泥。

第五条命，丢在鱼群。

第六条命，丢在石壁。

“第七条命，留给自己。只有他会活着找到长青，只有他会看到凌波仙女!”

唱完最后一句，孩子们大笑着将毽子踢飞，一窝蜂地跑去抢。谁抢到毽子，谁便是赢家。那五彩羽毛扎成的毽子划了一个小小弧线，砸到了一个披着厚披风的女人身上。

女人本在赶路，被毽子砸了一下，这才停下脚步。

孩子们吓呆了，没有人敢作声。

女人只是弯腰拾起了毽子，递给了他们：“除夕了，一会儿爆竹放起来，容易出危险，快快回家去!”

“鹅黄姐!”几个孩子认出了她，松了一口气。

鹅黄朝他们笑了笑，做了噤声的手势，拉拢披风绕过了这群孩童。她顺着小巷慢慢往前走，直到快走到街口，侧身上了一道小楼梯，来到一座荒废的旧屋二层。

鹅黄走上前去，敲了敲门。

屋内传来三声回应。

鹅黄压低了声音：“有三件事要讲。第一件事，在偷窃犀骨筷之后，我们手中的物件虽然是齐了，但字条却不齐。东西确定都在另一个人的手中。至于是谁，现在尚未确定。”

“第二件事，”她将一封信从门缝中塞了进去，“那人竟反客为主，邀请我们正月十五前往梦华楼。若能合作成功，我们会在春天一起前往西

域。”

她说完，门缝中的信便被抽走了。

“第三件事，正月十五的计划不变。”鹅黄说完这句，顿了顿，似乎是犹豫了一下，“若出了问题，记得四个字‘弃车保帅’。此事虽然冒险，但我仍然认为有必要去做。易厢泉一直是个麻烦，而至于夏乾……他虽然见过我，但是不必去管他。没有易厢泉，他什么也不是。”

她顿了顿，又从怀中拿出一个小包袱：“过年了。这是我给你做的新衣，放在门口了，你……”

屋内传来三声回应。

鹅黄没有再说什么，她将包袱放下，便满意地拉起斗篷，匆匆走下了楼梯。

屋外，几个孩子仍在踢着毽子。太阳西沉，而乌云却已经悄然聚拢，天空似要飘起雪来。不远处的街灯一盏盏地亮了起来，一直亮到潘楼街上。

鹅黄走着走着，却忽然停下了脚步。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。

夏乾穿着一身青色狐裘，正在潘楼街上闲逛。

鹅黄没有作声，只是将方向一转，从后巷挤入人群，消失不见了。

第一章 酒楼闹剧

夏乾闷闷不乐地进了金雀楼的大门。酒楼内很是嘈杂，有酒桌二十张、食客近百人，炭火盆烧得正旺，在最寒冷的日子里带来阵阵暖意。夏乾取了一个暖手炉子，又叫了三碗酒，直接上了楼梯，要去二楼歇脚。

二楼临窗的座位已经有人了。一位红衣富家公子哥带着四位家丁坐在那里，透过小窗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楼下的比武擂台，一边看一边大声叫好。

他们的声音极大，引得食客侧目。夏乾觉得吵，却也在旁边落座了，咕咚咕咚喝了三碗酒，觉得身子暖了一些。

一个小二从他身边溜了过去，端着盘子，给红衣公子哥上菜。

旁边一家丁一把拎住小二的领子：“你这小二，一个下等人还不懂规矩，端盘子的时候把头抬这么高，还翻白眼，瞧不起人哪!”

红衣公子哥闻声转过了头，瞪了小二一眼，抬手敲了敲杯子。

掌柜的闻声赶来，点头弯腰道：“陆公子有什么吩咐？”

红衣公子哥像是对这种事习以为常了，没说话，只慢吞吞地吃着盘子里的木鱼。而坐于一旁的随从则低声喝道：“留这种人在这儿跑堂，你们金雀楼不想做生意了？”

店小二挣脱开来，斜站一旁，不屑道：“你说谁是下等人？”

这小二的声音不小，惹得周遭数人立即抬头围观。却见这小二长得唇红齿白，面若桃花，一双狐狸眼似秋水，早已超脱清秀二字，以英俊形容也不太贴切。周遭食客顿时认出他来了，这个小二是汴京城最有名的泼皮柳三。

红衣公子哥开口了，声音有些尖厉：“你这厮，问我什么是下等人？我告诉你。商人、妓女、要饭的、算命的、打杂的都算是下等人。怎么，你还不算是下等人？”

他声音很大，原本嘈杂的馆子却逐渐静了下来，食客们不敢作声了。掌柜正要打圆场，却听得楼下街道上响起一片欢呼声。

只见街上搭了个小擂台。每逢年关，都要开始摆擂比武，直至二月初二。往来百姓都爱在这儿赌个彩头，多半都在酒家小赌。禁止军人参加，而擂台上的习武之人多半是富贵人家养的家丁。

富贵人家的游戏，赢的是钱财，输的是面子。

只见擂台上站着一个壮汉，身高八尺，面目骇人。红衣公子哥的目光也被吸引了去，见状，拍案笑道："是我家长生。这家丁呢，还是陆府养得好，年年拿榜首。掌柜的，你可看见啦？"

掌柜赶紧上前来道："自然都押您家长生。"

红衣公子哥得意地掏出一锭银子："再来一份清蒸木鱼，我要带回府上。剩下的钱全押长生。"

掌柜心有不满，却不会跟银子过不去，便上来要收。柳三身上搭了一条毛巾，抱着手臂在一旁站着，死也不走，似要再顶几句嘴。

红衣公子哥冷笑道："方才说到哪儿啦？哦，下等人。你不知道什么是下等人？商人、妓女、算命的……"

他还没说完，却被一阵叮叮咣咣的声音打断。夏乾掏出钱袋来，往自己桌子上倒着银子，亮起嗓门道："掌柜的!赌他输。"

掌柜的一怔："什么？

"他，"夏乾指了指红衣公子哥，"赌他输。若真是赢了钱就买下这金雀楼!"

红衣公子哥有些恼羞成怒。但他也深知这汴京城家世显赫之人不在少数，对方兴许是王公贵族。盘算片刻，他上前作揖，皮笑肉不笑道："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我名为陆显仁，家父是大理寺卿陆山海。"

夏乾看都没看陆显仁一眼，转身要走，却被掌柜的一把拉住，很是为难："公子，没这个赌法。这里有报名名册，您可以选一位来押。"

夏乾瞄了一眼名册，觉得白纸黑字实在是让人头痛，索性道："我改

日请个算命先生来算算，看谁能赢就押谁。”

他将“算命先生”四个字咬得很重，狠狠瞪了一眼陆显仁，酒也不喝了，打算起身离去。

壮汉家丁低语几句。陆显仁侧耳听了，突然大笑道：“我就说是谁这么财大气粗，原来是赫赫有名的夏乾，夏大公子啊。方才我那句‘商人’和‘下等人’冒犯了你，真是对不住你和你爹了。”

夏乾眉头一皱，没有还嘴。

陆显仁笑了，心想夏乾绝对不敢惹他。哪知夏乾突然一个转身，端起隔壁桌上的鱼汤就朝他泼去。

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陆显仁被泼成落汤鸡，奶白色的鱼汤从他的头发上滴落，华贵的衣袍被浸透了，还沾着不少菜叶。

食客们哄笑起来，夏乾撒腿就跑。

陆显仁痴愣片刻，发出一声怒吼。周围的家丁这才反应过来，立刻冲出门去追。掌柜的一看，赶紧招呼柳三帮着陆公子擦擦。

“滚!”陆显仁双眼通红朝着柳三吼道。

柳三低头笑笑，顺走了陆显仁的钱袋，将毛巾一丢，也从后门溜了出去。

金雀楼外，华灯初上，天空飘起零星小雪，今天是除夕夜。不少人购置了最后一批年货，正准备回家过节。夏乾从金雀楼蹿出来，推开一群沽酒的客人，急匆匆往小巷跑去了。紧接着，一群家丁也咚咚咚地下了楼梯，在酒楼门口东张西望一阵，这才拔腿去追。他们撞倒了卖桃符的小贩，那些桃符和红色的花纸掉落下来，被踩成了一地碎屑。

十字街上人头攒动，炮声不绝。夏家在中原各地都有宅院，汴京的宅院位于大相国寺附近，毗邻寺桥，这一趟路可不近。夏乾在小巷快速跑着，却突然被人捂住嘴一把拉开，跌倒在旁边的金黄的干草垛子上。

“嘘，夏小爷，他们在夏宅正门附近堵你。快从夏宅后门翻墙回去!”

夏乾被捂住嘴，呜呜挣扎几下，却听到耳畔传来这种声音，速速回

了头。眼前之人上穿青色破烂衣衫，下着发黄的肥裤子，戴着一顶斗笠，眉清目秀，貌若潘安，又若西子。前者俊朗，后者阴柔——这两种特点并到一起，就成了眼前人的模样。

夏乾先是吃了一惊，觉得他有些眼熟。

二人对视片刻，夏乾才道："你是刚才的店小二？"

"我叫柳三风，大家都喊我柳三，"他舒了口气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，"陆显仁那厮一直仗势欺人，今日承蒙夏小爷替我出头。你先回家避一避，改日我翻墙去找你!"

夏乾感激地点点头，以表谢意。在巷子里行进片刻，终于翻墙入了夏宅后院。正在扫雪的丫鬟寒露见了夏乾，哎呀一声："公子怎么又翻墙？"

夏乾见怪不怪道："又不止翻了一次。饭好了没有？"

小丫鬟一般会调侃他几句，如今却同情地看了看他，低声道："老爷提前回来了，一直在正厅等你。"

夏乾一怔，在冷风中醒了酒。他正了正衣冠，慢慢向院子的东北角走去。他绕过一片梅花林，本以为父亲会在正厅等他，却没想到他就坐在林中的石凳上喝酒。寒冬腊月的梅花林里，积雪盘踞在枝头未化。夏老爷喝了一壶又一壶。周围黑漆漆的，一个下人也没有。

"爹。"他慢吞吞喊了一个字，本以为这个字会被吞没在一阵阵热闹的爆竹声里，但是夏老爷却听到了。他立刻回过头来看了看夏乾。两个人对视了一下。但这个对视是二人始料未及的，他们一个低下头，一个别过脸去。

"你还知道回来。"夏老爷的声音有些闷，自顾自地饮了一杯。

夏乾想上去倒酒，却发现酒壶已经空了。他自顾自地舒了口气，似乎酒壶空了，自己就不用靠得这么近了。

"在宿州丢了银子？"

"对。"夏乾知道他问的是吴村的事。以前他爹都会问"最近钱够不够

花”？如今倒是换了说辞。他以为爹会骂他，但是却等来了一阵沉默。梅花枝头的雪掉落到了夏老爷的头上。夏乾想上去帮着擦一擦，却发现那似乎是白发。

“以后就不要出去了，外面不安全。”

“但是在家也——”

“也是无所事事。”夏老爷哼了一声，“闭门思过一个月，好好反省一下。”

夏乾赶紧摇头：“不行，不行!”

“那就正月十五，”夏老爷晃了晃空杯子，“禁足十五日，也应该得个教训。”

夏乾垂下了头，知道再讨价还价也是于事无补。

夏老爷说道：“曲泽自己回了庸城，身上没钱，也不知怎么回去的。”

他的话给了夏乾重重一击。他显然知道夏乾对曲泽始终有愧，也知道夏乾是从庸城溜走的，但是他没有提那件事。反而话锋一转：“你这个年纪的人，不成家，不读书，钱也不知道自己赚吗？正月之后，你跟着夏至去临安。一年后回来，婚事也差不多了。”

爆竹声又响了起来，一声一声地炸开了，夏老爷的话也在夏乾心中炸开了。他瞪大了眼睛：“不，怎么——”。

他话音未落，几个丫鬟兴冲冲跑到园子里来了：“老爷，少爷!饭菜备好了，易公子来了!易公子来了!”

夏乾还想说什么，可夏老爷却起身离开了。夏乾被丫鬟们拽着一起拥回门口。只见朱红的大门被打开，门外炮声震天、花炮乱飞。几个正在贴门神的小厮赶紧让开了地方，易厢泉风尘仆仆地进门来，怀中抱着被炮声惊吓、抬爪子到处乱抓的吹雪。

“一会儿就好了，”易厢泉把猫递给丫鬟，抱歉地笑笑，“它每年都会这样。”

门外的喝彩声更大了，像是御街有了新的节目，人们正要拥过去看。丫鬟小厮们挤在门口，而吹雪却惊恐地叫着，瞪大眼睛，挣扎着要逃到屋里去。

夏乾有些丧气，没有作声。易厢泉疑惑道："怎么？"

"刚和我爹谈了话。"夏乾随口应道，进屋之后脱去了外衣。他还想说些什么，丫鬟却催着他们落座。大家洗了手，围着灶火坐下。丫鬟个个精神，毕竟今夜是要守岁的。她们端上了果品，又从绿豆中取出贮存的金橘，垒成一个金色的小塔堆。

屋内烛火烧得比白天还要明亮。易厢泉借着光，低头检查身上被爆竹烧的洞："你爹提早回来了？"

"提前回来祭祖，明日准备去高官那里亲自拜年。有饺子吗？我要吃饺子。"夏乾叫了几声，丫鬟便给他端上来了。他吃了一个，含混地说着，"青衣奇盗的事怎么样啦？咱们来京城这么久，你也一直在查，也不见你说有什么进展。"

"他之前犯案的线索汇总到了大理寺，我看了卷宗，发现了很多奇怪的事。"易厢泉给自己倒了酒，继续说道，"他们是从元丰元年开始犯案，四年连续犯案十五次。其中，元丰元年十次，元丰二年两次，元丰三年两次，元丰四年偷了庸城的犀骨筷。"

他一说完，夏乾也是愣了一下："元丰元年连续偷窃十次？"

"是不是很奇怪？他们整体偷窃频率极度不均匀。在第九次犯案的时候，他们提前送字条的事才被官府发现。第十次犯案之后才将案件移交大理寺。此时，正逢元丰二年春节，也就是在此时青衣奇盗的事震惊朝野。而元丰二年的那两次盗窃偷的是鼎和灵芝。你是否记得我在庸城时提过的猜想？我猜鼎和灵芝可能是有人顶着青衣奇盗名号偷的。虽然未去实地取证，但是已经呈报上来的字条显示，那两次犯案所用的纸张和余下的纸张材质并不相同。"

"那剩下的十三次犯案都是他们做的？"

"不一定。但是所用纸张却是一样的。"

夏乾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："他们偷到第九次才有人发现，那前八次却

不被人重视，这是官府办事不力？”

易厢泉笑了笑：“这就是我们彻查之后所得的最新结果，前八次不仅没发现字条，连丢东西的事官府都不知道。”

“怎么会？”

“各地地方府的库房都是每年的正月做库房清点，一年才清点一次。等到青衣奇盗第十次犯案的时候，还未到元丰二年。朝廷发现此事，才开始清点库房，这才知道扳指、簪子被偷了，并且在库房里发现了属于青衣奇盗的纸张。你也知道，青衣奇盗的纸墨很特别，就算是写了字，墨迹也是会消失的。换言之，当官府发现库房遭窃、拿到纸张的时候，看到的只是一张白纸。”

夏乾没有作声，低头吃东西。易厢泉觉得他似乎有心事：“你今日是怎么了？”

“挨骂了!”小丫鬟寒露端上来鹿脯和清蒸木鱼，笑嘻嘻道，“少爷，依我说呀。你要么老实娶妻，要么考个功名，要么就挣些银两。总要选上一样啊。你离家出走又没有挣钱的本事，总是要回来的。”

夏乾叹道：“只是想要自由一点。”

“寒露说得对。自由看似简单，其实最是难得。”

寒露见易厢泉准确地叫出了自己的名字，顿时欣喜万分，又给他俩倒酒。

易厢泉从怀中掏出请柬来。这是正月十五猜画的请柬，地点在梦华楼。夏乾匆匆一瞥，只觉得赏金颇多。

易厢泉递给他：“猜谜活动。若是猜出，赏金颇多，拿着它盘个店铺也好。”

“你不去？”

“我也去。”易厢泉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“大理寺新上任了一位陆大人。这些日子明令禁止闲杂人等再次过问青衣奇盗之事。和我相熟的官员不能再透露消息，我这些日子也无事可做。”

夏乾很是吃惊："也就是说，你不能再查了？原来大理寺还会拨一些银两做补贴，如今也没有了？"

"都没了。但是有重大消息会告知我，我一直住在梦华楼的客房里。何况，我查到我家黑玉扳指的下落。它在被青衣奇盗偷走之前，曾经出现在长安城。实在不行，我也可以顺着这条线索——"

就在这时，大相国寺的钟声响了起来。元丰四年就这样悄悄过去，在众人的谈笑间，元丰五年悄然到来了。

夏家的宅院里热闹一片，菜肴已经上齐，莲花鸭、签酒炙肚胘、虚汁垂丝羊头、西京笋之类，摆了满满一桌。夏老爷来到了厅堂，说了一些祝福的话，简单喝了酒，又去忙碌祭祖的事。易厢泉和夏乾各自醉在一边，小丫鬟们上前："一会儿祭祖了，少爷你提前想想心愿，说不定祖先保佑你，事情就成啦。"

夏乾挠了挠头。他喝得醉醺醺，连想了好几条，譬如挣钱、得自由、遇到心上人、建功立业之类，想了半天，还是摇头："感觉我的愿望不重要。厢泉早日捉到真凶，这件事比较重要。唉，他也应该去祭祖的，但又不知自己的祖先是谁……我一会儿就让我的祖先转告他的祖先，还是保佑他吧。也不知我的祖先认不认识他的祖先？"

他车轱辘话说了一通，也听不清在嘟囔些什么。正在抬手喝酒的易厢泉听到这里愣了一下，没想到这傻小子把愿望"借"给自己。他心里有些感动，但没有作声，只是默默地把酒饮尽。

夏乾也喝了一碗酒。他想抬头看看街景，哪怕看到一两盏灯笼也是好的，可他的目光穿过宅院外的梅花林，只能看到夏家灰色的高墙。

"没关系的，"易厢泉看着他说，"夏老爷禁足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你照样溜出门去。正月十五那日记得来梦华楼，我们挣钱去。"

"那你这几日——"

"去查一些卷宗。"易厢泉说得很是坚决，"有些事虽然很困难，但是总要做点什么，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的。"

接下来的数日，夏老爷为应酬一直早出晚归，易厢泉一直在京城各处藏书阁借书册阅读。而夏乾则被禁足，所有银钱也被夏至扣光了。

但夏宅的高墙是关不住他的。

夏乾和要好的小厮打了招呼，每日午时准时从自家围墙后面翻墙出去，典当一些自己的私物，换了酒钱之后便与柳三在街上闲逛。二人都是闲人，又不爱读书、痛恨陆显仁，于是相见恨晚，恨不得天天在一起玩耍。

直到正月十四，汴京城下起了大雪。

古老的汴京城遵循着它独特的传统，年复一年却经久不衰。明日就是上元节，那是汴京城最热闹的一日，届时宝马雕车行于其间，花香满路，男女老幼聚集于御街两廊下观看灯会，也许还能一睹圣上龙颜。

夏乾与柳三对这些没有兴趣。他们在街上走着，一个阴着脸，一个缩着脖，正说夏乾被扣光了钱的问题，又讨论了一会儿如何去赌场翻盘的事。柳三正眉飞色舞地讲述他躲债的经历，话音未落，却一下子将夏乾拉到一边的炊饼铺子蹲下。

夏乾四处瞟瞟，低声道："你做什么？债主来啦？"

"嘘，"柳三紧张地盯着街道，"是万冲。"

夏乾看过去，只见一个穿官服的斯文年轻人快步走过。此人大概二十出头，长相斯文，像个做文官的，却穿着武服，腰间佩刀。他步履匆匆，却自信满满。

"他原来是左军巡使，我上次在赌场闹事被抓，他扬言再见到我就要把我拖进开封府的牢里毒打一顿，"柳三可怜兮兮道，"他后面跟着的人叫张鹏，这人倒是挺憨厚的。"

万冲、张鹏身后跟着一群官兵，皆是步履匆匆，面色凝重。街行右转，是定远将军府方向。

夏乾看了半天，觉得必定是出了大事。柳三知道他想些什么，认真道："有些事，能不管就不管，缩头乌龟最长寿。夏小爷你天生带着这么好的龟壳，却偏偏要把脖子伸这么长，东瞅瞅西看看，又爬得慢，早晚吃亏。"

夏乾叹气道："我这龟壳背得太重，脱也脱不得。不能靠着家里救

济，总归要挣钱哪，否则哪里谈得上自由。”

二人垂头丧气了一会儿，勾肩搭背地又去张家酒楼吃喝一顿，最后身上只剩下一些铜板。俩人吃完沿街走着，街上灯贩都已出摊，街道旁灯笼高挂。这些扎着彩绸的精美物事，透着微光，绘着彩绘，悬挂在汴京城灰瓦竹竿上。

夏乾第一次看汴京城的灯，怎么也看不够似的。柳三打打哈欠：“年年都一样，无趣得很。”

“那盏就很好看，图样也别致。”

他抬手指了指前方的八角宫灯。灯上之画如精美绘卷：江畔草青青，一红衣仙女凌波于水上，美艳动人，顾盼生姿；她旁边站着一个书生模样的华衣公子，撑着一只竹篙，痴情而望。

小贩见夏乾一副土财主相，便赶紧凑过来招揽生意：“这是今日新上的灯，您瞅瞅，多精致!”

柳三奇怪地问道：“我以前怎么没见过？凌波仙子身旁为何有男人？”

夏乾自己也不清楚，但知道柳三没怎么念过书，便胡说道：“‘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’《蒹葭》呀，你这都不知道？”

柳三傻乎乎点头，小贩见夏乾不知，便道：“公子南方口音，定然不是汴京城人。京城河流的传说，是仁宗时候的事，在汴京当地堪比牛郎织女。如今年青一辈人可能不知道，不过老一辈人却都是清楚得很。汴京城的繁荣仰赖四条河，汴河、蔡河、金水河、五丈河。传说，其中一条河流通向一个仙岛，但不知到底是哪条河。仙岛似乎就在汴京城外不远处，只是隐于雾中，极度隐蔽，而普通船不可靠近那里。”

夏乾支吾一声。这样的传说多了去了，都言蓬莱有仙岛，秦始皇带领众人求仙，却仍然未得长生不老之法，可见这些自古以来的仙岛传说都是骗人的。他觉得，人若是此生过得痛快了，何须那长生之法，驾鹤西去也自在得很。

柳三见夏乾一脸不屑，便轻轻戳了他一下：“我好像听青楼姐姐们讲

过这个故事，这是真的。”

小贩继续道：“相传，仙岛上景色极美，树木四季常青。岛上有一凌波仙子，美艳无双，法力高强，能保佑人长生不老。故而总有人想去寻仙。然而岛屿位置不定，无法寻觅其踪迹。

“五六十年前，当时真宗在位。想必各位也知晓，早年真宗膝下无子，几个儿子都早早夭折。当时出身卑微却很得宠幸的刘妃一心想为皇上添个儿子，便前往汴京城郊的悬空寺拜佛——只要有一子，她愿终生侍奉佛祖左右。结果，刘妃真的生了个儿子。”

夏乾点头：“这儿子……是后来的仁宗帝？”

“不，”卖灯的神秘一笑，“是长青王爷。”

夏乾一愣，没听过这个人。

“长青，此名取松柏万年长青之意，是希望他健康长寿。然而这孩子生来有些奇怪，八字极凶，似乎与圣上相克，且一出生便体弱多病。但不管怎样，都是圣上的孩子，还是长子，怎么说也是太子人选。想到之前的遭遇，真宗和刘妃很怕这个孩子夭折，万般无奈之下，便送往汴京城外悬空寺寄养，直到二十岁再召其回宫，继承大统。”

夏乾迷迷糊糊打断道：“把孩子送到佛寺寄养的事我倒是听过不少，但这长青王爷……我为何没听过？既然是膝下独子，理应继承皇位，他为何不是后来的仁宗帝？”

“不是，”小贩的脸色有些阴沉，低声道，“长青是长子，仁宗比他年纪要轻一些，但仁宗帝并非刘皇后所生。而长青王爷的所有事都被史官抹掉了，宫里宫外都不能再提，就如同此人并未存在过。只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太过离奇。相传，他迷信鬼神之道，有些疯疯癫癫。乃至后来真宗宁愿把皇位传给次子，即仁宗帝，也不愿意传给长子长青。”

柳三啧啧一声：“儿子当成这样，也算是不孝。”

夏乾突然心虚了一下，低下头去。

卖灯的继续道：“长青身在佛寺，却信些神仙鬼怪之说。直到十六岁那年，他偷偷在汴京城郊的河道上行舟，要去寻觅传说中的仙岛。仙岛

真的存在吗？很可能存在。在那之前汴京城便有仙岛的传说，也有人说前朝元老、智慧无双的吕端老先生在辞官之后也去了仙岛。”

“吕端是谁呀？”柳三打岔道。

“太宗的参知政事。‘宰相肚里能撑船’说的就是他。”夏乾扬扬自得，感慨自己知识很广博，还好读书时就喜欢打听这些小故事。

柳三反问道：“那不是王安石吗？好像这两个人都被说过‘宰相肚里能撑船’。”

夏乾也不知道了。赶紧让他闭嘴，示意卖灯的继续讲。

卖灯的点点头，继续道：“然而长青王爷在夜间前去，只留下一封书信给寺庙里的住持。待到此事传到宫里，已经是黎明时分。刘皇后震怒，立即派人去寻。一众士兵乘舟搜寻，然而只在汴京城河道上的石头缝里找到几块破损的木板。为首的官兵怀疑这是小舟的残骸，推测长青王爷的船撞到石头上不幸沉没了。

“这些官兵一直不停地打捞，离码头越来越远，几艘小舟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，舟底开始进水。官兵心知是冒犯了仙女，赶紧撤退，但为时已晚，他们所乘的小舟全部沉没。那些水性好的官兵拼了命游回岸边，但是，很多人却溺死在了水里。”

夏乾和柳三对视一眼，都有些不信。万物之奇，必然事出有因。

小贩清清嗓子，接着道，“失魂落魄的官兵回到朝中复命，皇后震惊不已。立即召了当时的宰相丁谓商议。丁谓觉得事关重大，便亲自前往汴京城郊的水域调查一番，最终，确定这不是神灵动怒，而是因为木鱼。”

柳三一惊：“金雀楼的招牌菜？”

“不错。这木鱼生活在汴京城郊的水域，喜欢激流，而且以木为食，会将船底咬烂，故而普通船只根本无法靠近 [1] 。何况那一带水域水流湍急，怪石林立。躲得过木鱼、躲不过怪石，船只极易沉没。

“刘皇后不死心，一定要派人继续搜寻自己的亲儿子。官兵在那里徘徊了一个月，希望渐无，搜索力度小了很多。哪知某日三更半夜，水里

竟然传来了一阵呼救声。长青王爷正在水里挣扎。”

“挣扎？”夏乾愣住了。长青王爷一个月之前掉进的水里，竟然消失不见，一个月后又出现在水里。

柳三也是愣住：“那个王爷……穿越了一个月？”

小贩点头：“长青王爷还穿着走的时候那套衣服。据说，长青王爷被救起之后，似是有难言之隐，怎么都不肯吐露他这一个月的去向。有人谣传，他是被凌波仙子所救。正所谓天上一日，地下一年。这黄粱一梦的故事，也不是第一次听了。兴许长青被仙子所救，在仙岛上逗留了一个时辰，又稀里糊涂回到人间，恰巧过了一个月。”

夏乾摇头，还是不信。

“长青本是长子，却因身体之故寄养宫外。这仙岛事情发生之后，刘皇后提前召他回宫。长青自那时起，时不时地看一些情诗，整个人浑浑噩噩。老百姓又开始瞎猜，其中有一种说法很是有趣——仙岛一事之后，长青王爷恋上了岛上的仙子，不肯在凡间娶妻。”

“那时，年幼的仁宗称了帝，刘太后垂帘听政。长青被关在宫内，既无爵位也无实权。忽然一日，他偷了刘太后的梅花令，在三更半夜逃出了宫门。太后本已就寝，听到消息后很是震惊，立刻调动兵马去寻——他们估摸着王爷会再回仙岛去。”

“梅花令是什么？”柳三问道。

小贩答道：“宫中的令牌，权限极高，整个大宋也不超过十块。持令牌者可出入宫门，守卫不可追查、不可盘问。”

夏乾摇头道：“仙岛岂能说去就去，说离开就离开。那水域再也无法通行，长青怎么可能回去？他定然是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再寻他路。若非如此，到了河边就被抓了。”

小贩道：“公子所言不假，但是……长青王爷的确回到了城外河边。”

“真是痴情种，傻呀。”夏乾酸溜溜道。

“冬日鱼少，渔民几乎不会聚集在河岸。偏偏那日巧了，雁城码头有几名渔夫正在喝酒。他们喝得醉醺醺的，借着灯火，却忽然看到水面有人。”

“是长青？”

“应该是。远看看不清楚脸，但此人一身华服，非百姓所能穿的颜色。他还撑着一支竹篙，头也不回，凌波于河水之上越行越远，直至在水雾中不见。”

凌波？

夏乾和柳三都愣住了。他们抬头看了那盏灯，画上画了一红衣仙女，而旁边的华衣男子的确拿着一支竹篙，凌波于水面。

男子的脚下空无一物。

柳三听到这里，也瞅了瞅画，瞪大双目：“你是说长青王爷走在水上？”

小贩含笑点头：“不错。这事千真万确，渔夫真的看到了。”

柳三摇头叹道：“人怎么可能走在水上？”

小贩嘿嘿一笑，取下灯递了过来：“故事讲完啦，二位公子，买不买灯？便宜，只要半贯铜钱。”

夏乾突然觉得小贩坑人，卖灯还编故事欺骗自己。但若要他就这么空手走了，他也是心有不甘，毕竟故事还算离奇。他与柳三一人一句，将价格砍掉一半，这才心满意足地提着花灯离去。

天空中有星星点点的雪花飘落，打在二人的身上，周遭似乎一下子变得寒冷起来。夏乾此时所站地点并不繁华热闹，一下雪，人越发稀少了。

夏乾醉醺醺提着灯，觉得自己像个大姑娘。但他每走几步，眼睛都会偷偷瞄上一眼灯上所绘仙女。

见状，柳三用他的细长眼白了夏乾一眼，调侃道：“原来夏小爷喜欢这样的？青楼女子都这样，红衣红妆，身材样貌个个不差。”

夏乾不承认："只是觉得它绘得好看。"

"夏小爷年纪也不小了，却并未娶妻，家人给你说媒了吗？"

"我娘有意让我先纳个姑娘做妾。但我觉得，妻子一人足矣，老了彼此照顾即可，多了碍事。"

"那个姑娘怎么样？好看不？是你家下人？"

"她不是下人，是朋友。我家的下人个个都能骑到我头上，你看我家夏至，当爹又当娘。还有谷雨，我还得看她脸色……"

夏乾开始絮叨起来，路也走得东倒西歪。柳三听闻只是一笑："夏小爷喜欢什么样的？我给你介绍一个？"

夏乾真的喝多了，脑子一片空白。虽然父母催得紧，但以前很少考虑这个问题。他刚要脱口而出"善良贤惠""美丽大方"之类的话语，但转念一想，很多姑娘都是如此，但他就是不喜欢。

"不知道。"夏乾摇头，"如今的生活有些无味。若有一位姑娘出现，让平淡的日子不再平淡，如惊涛骇浪，这便好了!"

柳三哭笑不得，他也不知道夏乾在说些什么。

夏乾提着灯，开始胡咧咧："反正，她会从天而降，救我于水火之中。或者我从天而降，救她于水火之中。"

柳三思考了一下，好像明白了夏乾的意思，不由得感叹，有钱人的想法果然特别："你不是有个姓易的朋友？挺厉害的，汴京城早就传得满城风雨。他是不是那个能从天而降救你于水火之中的人？"

夏乾脸色一变："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可不喜欢——"

"给你找个这样的。"

"不行!"夏乾简直就是在嘶吼，"易厢泉这种人毛病太多了……"

他一下子挑起了话头，说起了易厢泉的种种不是。柳三起先还有些兴趣地听着，二人穿过两条长长的街道，夏乾居然还未说完，柳三却听得耳朵生茧了。他匆匆和夏乾告别，准备回金雀楼端盘子。

细密的雪逐渐大了起来，它不再落地即化，而是舒展在青砖绿瓦上，汴京城古老的地砖就覆盖了薄薄一层糖霜，散发着寒冷清甜的味道。夏乾提着花灯，在小雪中徐徐前行，悠哉快乐。

而就在此时，漆黑的小巷突然杀出一伙人来。四五个彪形大汉，手里拿着铁棍和刀子，将路死死堵住。为首的正是陆显仁。

虽然带着醉意，但夏乾恍惚片刻便想起来此人是谁了。却万万没想到，这半个月前的事，这个姓陆的竟然记仇到现在，还在小巷里堵他。

陆显仁不知道等了多久，冻得双颊泛红，见了夏乾，立即冷笑道："好哇，我也算没有白等，若你现在跪下求饶，我还能不打你!"

他一脸得意，也不知做过多少种蠢事了。夏乾压根不听他的话，只是亮起嗓子骂了几句，然后转身就跑。

这已然不是新鲜招式了。陆显仁愣了片刻，这次反应快，立即带人追了上去。

夏乾本就带着几分醉意，又捧着花灯，走路都如同螃蟹过街，转眼就到了小巷十字路口。既然是岔路，他决定设个路障，更容易拖延时间。他立即从巷子里拽来一块废木板，将怀里的小酒壶掏出来倒酒，随后提起了灯，依依不舍地看了它一眼。

"仙女姐姐，对不住，还望保佑我逃过此劫!"他拜了一下，将灯一下子扔在棚子上。酒液瞬间燃起，火势迅猛无比。灯剧烈地燃烧。仙女的笑脸逐渐消失在火焰之中，幻化成了黑烟，穿透了浓重的雪雾。

此时，天象忽变，一阵狂风吹来，大雪飘零。夏乾腰间的孔雀毛飞了出去。它和空中的雪花在夜空中一起乱飞，像是白色面粉里混进了一小片韭菜碎末。

夏乾慌了，匆忙去捡。在雪地里翻找半天，终于看到了他的"韭菜"。而那绿色孔雀毛旁边的是一堵灰墙，墙底有个尚未修补的大洞。

洞的旁边还有一柄长刀，刀刃在大雪的夜里泛着寒光。

夏乾一惊，怀疑自己看错了。但这不像是刀，倒像是戟之类的物事。头柄是刀，而下端的棍子长长的，延伸到黑暗的角落里。

角落里坐着一个人。

那人穿着青黑的衣裳，厚重的衣领遮住了脸，看起来似乎是睡着了，双眉似蹙非蹙，眼睛紧闭，睫毛凝雪。几绺乌黑的头发，缠着青黑色的带子在风雪里轻扬。仔细一看，竟然是个姑娘。

夏乾喝多了酒，只以为自己生了幻觉。今日是正月大雪夜，竟然有女孩子拿着长刀露宿街头。

此时脚步声混杂在大雪里，陆显仁一行已经追来，不住地咒骂。夏乾闻声，匆忙往洞里钻去。

脚步声突然停了。只留着大雪打在旧瓦上的声音，大雪愤怒地砸向瓦片，带着一种有些可笑的仇恨感。

“那乌龟居然放火!”愤怒的陆显仁见了火，示意手下以雪浇灭。眼前是岔路口，他又瞅瞅四个方向，确认都没有人，便皱眉头，“他跑哪儿去了？”

“看脚印，少爷，我知道左边那个街有个狗洞。那龟孙定然钻洞跑了。”

陆显仁听闻，往左巷子走去，边走边冷笑：“狗洞？乞丐都不钻的，他去钻——”

他话音未落，突然被绊了个人仰马翻。他糊了一脸雪，惊愕地抬头看了一眼绊倒自己的东西。眼前是一柄长刀。顺着长刀往墙角里看，那里卧着一个人，厚衣遮住大半个脸。

那人突然睁开双眼，目若黑水银，散发着冷意。

陆显仁呆了一呆，几乎是下意识地问了句：“乞丐？”

女子动了动，像是要站起来，身上的雪不住地往下掉，她大半个脸也从青衣中露出来了。雪夜之下，那张年轻的脸透着一股清冷之气，美得很特别。

“哟。”陆显仁趴在雪地里，声调上扬，嘴角也是上扬的。他此时已经把夏乾抛到脑后了。他只说了一个“哟”字，语气很轻浮，然后慢慢爬

了起来，拍了拍衣衫。

大汉们开始调笑起哄。有些坏事，陆显仁不是第一次干了。

然而事情总有变化。那青黑衣姑娘一跃而起，快如青影，落地无声，比雪花更加轻盈。刹那间，只听“嗡”的一声，是刀锋离地的声音。寒光一闪，地上的长刀已经扬起，极快极快，几乎是擦过了陆显仁冻红的鼻子。刀锋亮如皎月，倏忽间升了天，而同时随刀扬起的还有一大片飞舞的白雪。刀的气势极猛，致使这些原本坠落的雪花逆向而飞，直击夜空。

暴雪骤然而下。

陆显仁的笑容凝固在脸上。

而此时，夏乾已经从后院翻回了家中。易厢泉正在收拾行李，见他有些狼狈，惊愕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夏乾摸摸后脑勺，“你要搬去梦华楼了？”

“你爹总是留我，但住夏宅还是不方便。明日他离京，我也可以离开了。梦华楼客房不多，价格便宜。掌柜的肯让我住，已经是不错了。”他揉了揉吹雪的脑袋，“也不知吹雪吃了什么，一直昏昏沉沉的。我记得只喝了水？也许是今日太冷。”

“我爹没有发现我溜出去？”

“他忙。有我帮你扯谎，自然发现不了。”易厢泉微微一笑，“明天梦华楼见。”

“不要失约!”

易厢泉犹豫一下，又说道：“总之，不要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他挥别，自行走了。

夏乾觉得易厢泉有事瞒着自己，但这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他“哼”了一声，自己回到卧房，熟练地将书籍摆好，伪装成已经在家读了一整日书的模样。之后便躺在了床上，掏出了《聂隐娘》开始看。

他看着看着，便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。梦里有青衣奇盗的身影、易厢泉的话语、夏宅的高墙、柳三的笑声，还有那位雪夜里睡在街边带着长刀的姑娘。

[1] 木鱼为本书杜撰，事实上仅存于亚马孙雨林中。

第二章 上元节猜画解谜

次日，上元节到了。丫鬟们已在夏宅各处挂好五色琉璃灯、白玉灯、五彩羊皮灯，还备好了乳糖圆子、韭菜饼、细如丝的猪腿肉，一边准备，一边吵嚷着说晚上出门穿什么衣、提什么灯。

夏乾睡到中午，起床之后在宅子里兜了一圈。易厢泉不在，夏老爷更是不在了。他去夏至那边晃了晃，便带好了猜画请柬，又翻墙走到了宣德楼前御街的拐角处，再往潘楼街方向走去，便是梦华楼的所在地。

梦华楼前已经张灯结彩，小型灯山也已经搭好，上面挂了花灯，前面横了三座彩门，还有两条用草把扎成的盘龙。不远处就是桑家瓦子，是汴京城最大的瓦肆。往来的江湖卖艺人正在搬运东西，慢慢活动筋骨，准备夜晚的表演。

而几个捕快模样的人从梦华楼前面经过，行色匆匆。接着，一个人从梦华楼里走了出来，四十岁上下，一脸精明商人样。此人名叫伯叔，姓什么，不清楚。但他也算是汴京城响当当的人物，当年盘了不少酒楼，而且人脉极广，熟人遍布黑白两道。

夏乾立即上前行礼并掏出请柬来。伯叔轻轻一笑，小胡子微颤，寒暄道：“今日夏公子来早了，节目和茶水都未曾准备妥当。我也忙着张罗酒楼之事，多有怠慢。易公子刚才已经去请了，可是房间是空的，人不在。”

“他可能有事在忙。”夏乾觉得易厢泉是不可能闲着的，估摸一早就去查了书卷资料。

“猜画活动酉时开始，之前可在楼内看戏。”

“不知是谁举办的猜谜活动？出手这般阔绰？”

伯叔笑道：“我只是个管场子的罢了，怎能知晓这么多。酒楼易主，赶上正月十五，自然要请些能人异士热闹热闹，也有意结识些权贵人物、各地富商。这才有了此次猜画的活动。”

“你不是主办人？”

伯叔摇头，笑而不答。夏乾心里直犯嘀咕，又问道：“不知赏钱具体多少？”

“猜画和猜谜一样。具体金额在请柬中已经写明。除去赏金之外，我们会和猜出谜题之人一起去一趟西域跑生意。毕竟丝路因战事断了，西域生意不好做，但我们会想办法重开丝路，这利润可是巨大的。”

即便是伯叔亲口说的，夏乾也难以想象这猜画的奖赏竟然这般丰厚。伯叔的话搪塞的成分居多，虚实各占五分，夏乾自然是不信什么“跑生意”的借口。丝路要是真的能通，商人都知道，见利独吞，哪有几人合作瓜分的道理？

夏乾还在思索，却被小二招呼着进去了。梦华楼楼高两层，分内场和外场。外场是露天的大院子，里面有不少卖艺人摆摊。说书的、杂耍的、演傀儡戏的，都有自己的小场子。院子侧面一个小楼梯，可以上二楼，只有几间客房。猜画活动在内场举办，里面的陈设尚不清楚。然而没有请柬的百姓只能付费在梦华楼外排队进场，最后站在外场看个热闹。

几个演傀儡戏的人从夏乾身边挤过去。一个说书人正口若悬河地讲着杀手无面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十多年前在大宋境内杀人如麻的蒙面恶人。夏乾打了个哈欠，却赫然发现不远处的牌匾上写着“青衣奇盗之庸城记事”。

“你们的故事已经被讲过了，很是有趣。可谓棋逢对手，我们还等着后续。”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两位胡姬，都穿着舞服。其中一位打量了夏乾一番，开始搭话。她高鼻梁、大眼睛，显然不是中原人，却说着一口标准的京腔，还会用成语。

夏乾有些吃惊，她显然认识自己，自己却不认识对方。

“京城里谁人不识夏公子，”她笑盈盈道，“我叫尼鲁帕尔，是荷花的意思。”

都说西域三十六国，这“尼鲁帕尔”不知是哪国人了。夏乾挠了挠头，又听得她说：“那位叫易厢泉的小哥一直在梦华楼住着，长得倒是不

错，可惜不爱搭理人。夏公子可不是这样吧？”

“我……”夏乾还没说什么，已经是一副呆样子了。两位舞姬笑了他一会儿，挽着手进了梦华楼。而此时楼前的人已经少了很多，大抵是都已经进场。夏乾匆忙付了茶钱，也跟了进去。

梦华楼的内场比外场更大，整个场子一共两层，但是屋顶甚高，可见屋顶绚丽的大幅彩绘。中间空出来一个大舞台，名为“金玉台”。二楼可通向外面的长廊，一边是天台，一边通向外场客房。内场布置陈设极度豪华，雕梁画栋，四周有产自西域的罕见花种，甚至还有冬日难以养活的牡丹，而所插的瓶是上好的瓷器。舞台四周全是座位，桌椅皆为好木所制。店小二衣着整洁，细细看去竟是上等衣料。他们随时待命，显然是训练有素的。

夏乾懂了，梦华楼不常办活动，若要有活动，定是汴京城无人可比的豪华。

他捡了一个无人的桌子坐下。旁边空着的椅子，是留给易厢泉的座位。

抬头向二楼看去，帷帐后面已经坐了好些个衣着华丽的人。尽管距离远、帷帐遮挡严密，但是夏乾仍然从影子里认出了三四个当官的，四五个富商，七八个阔太太，甚至有几个似乎是富家未出阁的小姐。

此外，他还见到一张鼻青脸肿的脸。

是陆显仁。他像是被人打了一顿。

夏乾看到此人就一肚子气，猜画本就是有赏金的活动，纨绔子弟没事来这儿消遣猜谜，自己猜中的可能性岂不是又低了几分。

朝四周看去，竟然看到了刚才见到的两个胡姬。她们围着一个白衣男子。这个白衣公子哥年轻俊朗，风流倜傥，举手投足之间尽显贵气。

夏乾有些不甘心，只觉得那人是个小白脸罢了。随后暗叹一口气，看了看旁边空落落的座位，打算趁着还没开场小睡一会儿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只听“咣当”一声，周围传来一片喝彩声。夏乾迷糊地睁开双眼，朦胧中感觉周围几十张桌子几乎都被坐满，似乎全都是

人。

台上站了一个人，夏乾认得是掌柜伯叔。他注视着全场黑压压的人群，定力很足，声音也足够洪亮。

“诸位能够光临，真是荣幸之至。猜画规则如下……”

夏乾认真听着，却觉得头皮发麻，莫名感到阴森森的。他抬头望去，只见陆显仁正在二楼隔着帘子，似乎正死死盯着他看。夏乾毫不客气地对他做个了鬼脸。

陆显仁的目光像是刀子，却像是落在别处，没有看他。

夏乾看见他就来气，想喝茶消消火，侧身伸手摸向茶杯，却碰到一只冰凉的手，也同样伸过来。

桌子旁坐了个人。

不是易厢泉，是一位姑娘。她衣裳青黑，头发乌黑，正伸着手够茶杯。

有七彩宫灯数盏，悬于四周，屋内却不如白昼明亮，终是有些昏暗。昏暗的灯光洒在姑娘侧脸上，若是柔和多一分，英气少一分，眼前的人就不对路了，可不偏不倚，她倒是很耐看。

夏乾睡得蒙了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半天才支吾说出一句：“这个座有人了。”

姑娘转过头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站起身来打算让座。她腰上别着刀鞘，重重地磕了一下椅子，发出了“咣当”一声巨响。夏乾本身是不确定的，如今见了这刀鞘，像是认出她来了，急道：“但是你可以坐!”

姑娘一怔，点点头，又慢慢坐了回去。像是个不爱说话的姑娘。

“你这是刀吗？叫什么刀？”夏乾好奇问道。

“青柳斩月。”她的声音倒是很好听。

夏乾看了刀半晌，有些摸不着头脑了。他依稀记得除夕夜，绊倒他的是长刀，就像青龙偃月刀那种长刀。如今看起来，这刀似乎更短一

些，像是捕快佩戴的那种。

夏乾想了一会儿刀的事，又偷偷瞄了瞄她，想着她是谁。这思来想去，锣声又响了。夏乾“啊”了一声：“伯叔说了什么？”

他觉得这个姑娘不太爱说话，或者对陌生人戒心比较重。自己没指望她答话，本想就当作自言自语算了，但姑娘转头告诉他：“五幅画是按难易程度分的。从易到难，赏金是一百两、两百两、三百两、五百两、八百两。”

夏乾第一次确切地听到钱数，有些瞠目结舌。

今日来的除了看戏的百姓，大多都是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伯叔此语一出，如同板上钉钉，这笔将近两千两的赏金定然是要发出去的。可是这笔钱实在太多了。也许猜画的内容非常难，抑或本无固定解，无人猜出，赏金自然不用付了。

但若是赖账，必定信誉全丢。商人的诚信若毁于一旦，日后生意不会好做。

姑娘将茶饮尽，又从怀中掏出小酒壶，直接喝上几口，侧过头来摇摇酒壶，问夏乾：“喝酒吗？你让座给我，我当请你喝上一杯。”

夏乾一怔，心想，也许江湖人都会这样。随后将空茶碗递过去问道：“我在京城见过你，我——”

夏乾只想问问她的名字，话音未落却听得一声锣响，观众叫好。他心里觉得真是糟糕，规矩没听全，这是要开始猜了。

只见舞台上几名壮汉搬着雕花乌木架子上来，五幅卷轴横立于上，旁边有红色长绳。

夏乾心咚咚直跳，有些期待。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酒，差点没吐出来——这酒也太烈了!转身看过去，旁边的这位姑娘也在喝，喝完了又倒，倒了又喝，也不知喝了几碗了。

夏乾暗叹一声，还是一鼓作气闷声干了。

姑娘问他：“你还要喝吗？”

夏乾被酒烧得说不出话，赶紧摆摆手拒绝了。

此时，台上的伯叔上前一笑，拉住绳索：“大家仔细看好了，这第一幅画。”

他一扯绳子，第一幅画唰的一声展开。上面画了一只普通至极的果篮，果篮之中是水果。大宋的书画重理法、重写实、重质趣、重精神，书画大师技艺精湛，非他朝可比。水果的样式绘制得格外逼真，重在描摹，缺少了意境美，这点在一般的书画中并不常见。

图上绘着四种水果。荔枝数颗，有的已被剥开，果肉黄色，皮却为蓝色。梨子的果皮为白色。金橘的皮为红色，桃子翠绿。画卷题名也很怪：荔枝梨金橘桃图。

有群众嚷起来：“这是违背常理的，违背常理!”

周围人叽叽喳喳地说着，场内一片混乱。台上的伯叔见状，清清嗓子，用洪亮至极的声音道：“诸位莫要议论。这是第一题。图中果子千年不坏，万年不腐，乃自然之色。请于十五日之内将画中水果带入梦华楼，先到者胜。”

他说完，不知怎么的又取下一幅字挂着，像是酒楼祝词：以诚相待，以德相交。有事相托，莫要推辞。

全场哗然。夏乾瘫在椅子上：“怎会有这种东西，明明是骗人!对了，你还没说你的名字……”

姑娘答道：“我叫韩姜。”

周围依旧吵闹，夏乾却觉得此时安静异常。明亮的灯光似乎要晃了眼睛，空气中还有酒和茶的味道。但青黑衣姑娘眼眸低垂，声音很低，那“韩姜”二字的音调也低，那两字就好像是冬日里的雪，是冻结的湖面，是寸草不生的荒地。

“‘独钓寒江雪’的寒江？”

她自顾自饮酒道：“不是，是韩和姜，两个姓氏的组合。”

夏乾“哦”了一声，觉得有些奇怪。

她好像不愿意多说什么。夏乾很会察言观色，立刻转移话题："你说，这第一幅猜画到底是什么意思？"

韩姜看了看他的衣饰，又看了看画，没作声。夏乾见她不说话，便道："你肯定猜到了，为什么不说？"

她摇摇头："我猜到有何用，你猜到才有用。"

夏乾急道："那你可以告诉我。"

"你都没说你的姓名。"

"夏乾，乾坤的乾!不是金钱的钱。"夏乾又开始胡乱解释起来。

"你爹是不是夏松远？也在京城吗？"

"对。但他不常来汴京，现下估计已经走了。"夏乾点点头。

韩姜叹道："南夏北慕容，你家家财万贯，为何还要来赚这奖金？"

"我爹说，大宋富商极多，但没人具体统计过。夏家其实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有钱，在江南一代也就是小富，但是对下人和伙计很大方，所以大家都夸赞，久而久之我家的名声就传出去了。"夏乾吞吞吐吐说着，又是一声锣响。群众立刻安静了。夏乾与韩姜双双闭嘴，眼也不眨地看着台上。

只见伯叔一拉绳索，第二幅画唰的一下就展开了。

众人"唉"了一声。因为与第一幅画相比，不论画风、手法技艺和内容，都比不上第一幅的奇怪水果。它像是某种大型装置，像是水车，又像是没建好的房子。

台上，伯叔上前，朗声道："请诸位将此物修复，并详述它的机理。"

看客不满意地叫了起来，怨声一片。夏乾沙哑着声音自语："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名字？它在哪里？如何修复？"

四周的人全部低声议论起来，像是无人知晓其意。

韩姜端详许久，疑惑道："看起来像是水车，体积应当是不小的，但是却从来没见过。水车一般是做灌溉之用，但……"

"哪里有这样的水车？"夏乾有些丧气，觉得赏金离自己越来越远，"它右边的确像是水车，但也许是风车。这活动，为什么不弄些字谜来猜？那我猜不出来也就认了。"

夏乾还在絮叨，但韩姜忽然道："是钟。"

夏乾一怔："钟？"

"你可知漏壶的作用机理？"

"不知道。"

"那你可见过擒纵器？"

"没见过。"

夏乾简直一问三不知。而韩姜却没有丝毫埋怨或者看不起他的意思："这应当是擒纵器。具体是如何做的，我却不清楚。我在书上看过记载的擒纵器以及漏壶之事。很久之前就有人研究过此类物品。譬如东汉张衡、唐代的一行和尚、本朝的沈梦溪。"

韩姜继续道："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位人称七名道人的人。他是最古怪的一位，研究了不少古怪东西，后来莫名其妙地失踪，也不知道最后死在何处。相传，他做过不少机械物事，擅长绘画和机关之术……夏公子，你在听吗？"

夏乾"啊"了一声："叫我夏乾就好。"

他话音刚落，突然想起了什么。

七名道人和沈梦溪，都在吴村时被易厢泉提起过。吴村那个姑娘的画像就是七名道人所作，他就是那个被攻击的画师。

"那个七名道人好像死在吴村。"

韩姜一怔："宿州相山吗？我在那儿的荒地遇到过一个疯子，似人似兽，还会攻击人。"

她虽然说得很简单，但夏乾已经很是吃惊了。眼前的这位姑娘可能就是当初乱葬岗的那位“大侠”，他们竟然在京城见面了。夏乾还在发呆，而韩姜却看着画道：“这幅画与第一幅画一样，我无法得解。但上述几人，除了本朝的沈梦溪尚且在世，剩下早就故去了。”

夏乾觉得，若是易厢泉在，让他去请沈大人过来，也并非做不到。想到这里，他觉得自己有些心潮澎湃了：“这钟在哪儿？”

“张衡之墓和故居都在南阳，不知里面会不会有这些东西。南阳距离汴京城说远也不太远，说近也不近，刚才在规则里说了，猜画的期限截至正月二十夜里，时间太短，往返来不及，我猜不会在那里。《唐史》里关于一行和尚的记述较少，他曾经向玄宗献过黄道仪，那黄道仪如今仍在长安。但若是推测不错，他应当是死在长安，不过也说不准，长安距离此地往返五日也太急了一些。”

“七名道人呢？”

“他的足迹遍布整个大宋。但是，我来汴京时在京郊碰巧见过一破落院子，那是七名道人的旧居，不知荒废多少年了。它造型古怪，大门上挂了七把大锁。七把大锁如同镇宅盘龙，旁人无法进入。何况屋内据说也是机关重重。那里倒是有些可能。若是有机会，明日我就去一趟汴京城郊的旧宅。”

她讲完这些，又闷了一口。夏乾已经听得呆住，原以为她不爱说话，哪里知道她喝完酒说了这么多。

猜画和猜谜一样，需要博学的知识。可眼前这个姑娘未免太博学了些。这些被请来的人，要么是达官显贵，要么就有些真本事。

“你们为何什么都懂，我可是连《诗经》都背不下来。”

“我自幼被寄养在一个大寺里，寺中经书不少，古怪的书也不少。你家大业大，平时难道不读书吗？”

她这话戳到了夏乾的痛处。夏乾支吾了一会儿，突然不想说话了。自己昨天读了个《聂隐娘》，再上次是在傅上星医馆读的《项羽本纪》。这都过了好几个月了。

她见夏乾不说话，知道他真的不读书，惊奇道：“那你便是学着做生

意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就在此时，锣又响了。夏乾赶紧直了腰，只见第三幅卷轴缓缓而下。

第三幅卷轴比前两幅要明晰得多。是一份残缺的地图，像是城内建筑，却又残缺不全。而地图样式不似平日看到的那般，纸张也不是普通纸张，倒像是动物皮卷之类。

这个显然是让人把地图补全，但这图上标注之地甚是奇怪，不似中原，倒像是沙漠一带蛮荒之地。细细看去，地图上某些部分的确有着沙漠，而且还有文字标注。这文字很是罕见，如爬虫一般。

“似乎是吐火罗文。”

“什么骆驼文？”夏乾看看韩姜，欲哭无泪，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它与我们所使用的文字不同，形似驴唇。我只知天竺使用这些文字，西域一些小国也会使用。而图片之中标着沙漠，可能是西域某地。然而西域三十六国，语言各有不同，即便是使用同种文字，含义和顺序不同，词义也会不同。如今西域国家有些仍在，有些已然灭亡。语言更可谓杂、乱、多。只怕不仅这画中残图无人可解，大家连语言都看不懂。”

韩姜一席话说完，似乎在宣告此图几乎无人可解开。这番话让夏乾瞠目结舌，他转头看看四周，这才发现周围的看客不知何时都挪了椅子过来，偷听韩姜说话。

片刻安静之后，周遭看客叽叽喳喳起来。

“骗子!”旁边有人拍案叫了一声。接着，众人纷纷骂了起来。伯叔在台上毫不惊慌，面不改色道：“诸位莫急，此次比赛是公平的，即便无人猜中，各位也权当来吃个茶、看个戏，是不是？”

此话倒是有几分在理。衣着整齐的小二不知是得了谁的传唤，齐刷刷地上了一壶黄柑酒，一人一碗浮圆子，点心三碟，还有两枚橙子。夏乾看了看橙子，发现顶部是可以掀开的，里面是蟹。这就是名菜“橙酿蟹”了，制作精细，价格不菲。

众人见免费的点心上来，火气消下去一些。今日这茶、这精致小点心和小曲儿都是不要钱的，也许这也是梦华楼做生意的手段之一。夏乾一口吃了三五个点心，一边嚼，一边疑惑着，觉得此事不会这么简单。

台上，伯叔忽然指了指画中最底端。上面也书写着一些文字，并非吐火罗文，也不是汉文，像是横平竖直，每一个字都像是“口”“回”叠加而成。伯叔在台上开口道：“画卷末端的文字失传已久。若是能单独解开此文字者，算赢；若是解不开此文字，能补上地图和吐火罗文的人，也算赢。”

夏乾点头道：“也就是说，这行像‘回’一样的文字算是附加题？”

韩姜瞧了一会儿，叹气道：“我行走江湖多年，本以为自己见过不少奇闻异事。可这画中所写文字竟有三种，除去汉文和吐火罗文，最下行的文字我从未见过。”

台下的人见了，又愤愤不平起来。伯叔上前举起双手：“若是各位心存不满，过会儿我会记下各位府上地址，送些贡茶和点心前去赔个不是。请各位不要急躁，若是执意闹事，只得由官府出面来管了。”

韩姜“唉”一声：“官府这两天很忙，街上不安生，无缘无故多了好多巡街之人。我只知道京城三捕快，张鹏、李德、万冲。他们还有个上级，叫燕什么。”

“燕什么？”夏乾和她聊了起来。

“燕……对，燕以敖。听说武艺很高，能力也极强，百姓也爱戴他。但办事极度不按章法，经常违背上级命令，朝廷一直不敢让他继续升迁。我还听说，南边有个捕快名叫狄震，也是这个路子。”韩姜低头吃完了橙酿蟹，又看看点心，“你还吃吗？”

夏乾摇头。她便掏出来一些干净的纸，将点心包好放到口袋里。又把黄柑酒倒回自己的壶里：“我带回去，还够我吃上几顿。”

夏乾瞠目结舌。只听一声锣响，第四幅画再度落下。画上画了一个花纹精致的长方形盒子。这盒子狭长，通体刻着花纹图腾，不知道是装什么的。乍看之下像是装着犀骨的盒子，但是通身木质。这幅画是看不出来物体尺寸的，但总觉得这个长盒子的尺寸并不小。

若要识得此物，先要识别花纹图腾。

夏乾“哈哈”一声笑：“这次又是盒子？真有意思，不知何物？”

然而韩姜的目光却与方才不同。这个盒子出现，她却双眸微亮。剩下的点心也不装了。

夏乾问道：“有解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韩姜摇摇头，忽然沉默不言了。她看了夏乾一眼，又低头装点心。

她一定知道什么，而没有告诉自己。夏乾突然觉得心口烦闷，此时才意识到，他与韩姜不过是刚认识片刻的陌生人罢了。

夏乾突然又不想说话了。

韩姜看见他的神情，自己也觉得不好受。她只是放下了手中的点心，岔开话题道：“你是不是有个朋友名为易厢泉？”

“嗯。”夏乾老实应和一声。

“他很聪明？京城的说书场子很是爱讲他的故事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他会不会……我只是说，有没有可能，”韩姜反复斟酌着用词，“勾结青衣奇盗？”

“勾结？”夏乾仿佛一个睡梦中的人一下子惊醒了，“他为何勾结青衣奇盗？”

韩姜摇头：“梦华楼门口的说书的都这么讲，明里暗里都指明了易厢泉是青衣奇盗的同伙，只有这样才能骗过官府。而且在庸城那些事，神乎其神，易厢泉料事如神，就像提前知道青衣奇盗的计划一样。”

“若说那易厢泉勾结青衣奇盗，他们为何不说我就是青衣奇盗!这些话你也会信？”夏乾有些失落。

韩姜觉得是自己唐突，有些不好意思：“还真有人这么说过。若不是

夏家家境殷实，你还真被人怀疑。你是他朋友，你信他，我听了你的话也信他了。总之，你们要小心些。”

夏乾忙问：“我一个月前来汴京城，未听得什么风声。如今大家为何怀疑他？”

“风言风语总是无端而起，大家都在推测易厢泉的来历、出身，还有他与青衣奇盗的关系。”

夏乾愤怒道：“肯定是因为他师父邵雍。”

韩姜听到邵雍二字，微微震惊。她显然也听过邵雍杀妻的惨案。

夏乾有些无力道：“他们真的都是好人。”

韩姜点点头：“闲言碎语是无形的利器，人可能会被这利器所伤，但只要行得正坐得端，且懂得隐忍避让，就不会被利器所害。你的朋友不是京城人士，被旁人说说闲话是免不了的。我相信日久见人心，他会是一个被百姓称道的人。”

她简直一语中的。夏乾刚想表示强烈赞同，却见台上几名女子推出一个更大的雕花乌木架子。伯叔上前，小心地拉开绳索。

“今日的最后一幅画。难度最大，赏金也最多。请诸位看好，破解此画之谜，请找出画中的女子，并将其尸骨带回梦华楼。”

“尸骨？”夏乾怔怔一句。

“尸骨。”韩姜蹙眉。

红绳解下，卷轴展开。夏乾不抱希望地看了一眼，当他看清却噌一下从椅子上跳下来——

是花灯的图样，仙女和长青王爷的凌波图。

第三章 凌波仙女图

夏乾脸色微白。画和他买的花灯图样真是一模一样的。清清水湾，红衣凌波仙子眉目低垂，面颊红润，好似活人一般。而不远处身着华衣的长青王爷痴情而望，凌波于水面上。

静寂过后，周遭众人又开始议论。这是汴京城很有名的花灯图样，故事也是老一辈人都清楚的故事。然而越是如此，越无法得解。

韩姜不明所以，夏乾就将长青王爷的故事讲给她听。闻言，韩姜蹙眉道："这是一个如同'烂柯人'的故事。相传有个樵夫，入山砍柴见了仙人，待他下山归去，斧柄已烂，而世间已过百年。长青王爷当日夜里落水，一个月之后才被捞起，也是说见了仙人。两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，即存在时间差。但传说毕竟是传说，这种时间差不可能存在。长青王爷更可能是真的落入了仙岛，但他住了一个月，却不知为何要编瞎话来答。"

夏乾此时已经恍惚了。这故事是猜画谜题仅有的线索，是仙岛存在的唯一依据。可单单凭借这个虚无缥缈的传说，怎么可能找到一个岛？即便找到了，怎么可能找到仙女的尸骨？况且这世间真的有仙女存在吗？

韩姜忽然一拍桌案："我想起来了。你可曾听过京城的童谣《七个小兵》？"

夏乾茫然摇头。韩姜低头思索："我初来京城的时候听到过，'七个小兵，驻守宫廷。无功无过，万事太平。'但余下的词记不清楚了，似乎说的就是长青的故事。这童谣应该是口口相传，传说也很可能是真的。这赏金是逐幅增加的，最后一幅一定最难。这若是猜出来……"

"不要再说了，"夏乾听得心里凉飕飕的，越发难受，"说不定这些画统统没人猜得出来，好歹吃了顿茶。"

正说着话，只见几个小厮拿着名册走来，需要看客姓名、手印、住址。夏乾好奇道："为何不在进场时记录？"

小厮叹气道："伯叔突然让我们记录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不过有些人根本没有进场，一开始便在这里；有些人则中途离开了，如今记录，倒还能记得比较全。"

夏乾眉头一皱，总觉得此举甚是突兀。

"兴许是觉得题目太难对不住大家，要给些补偿。"小厮拿着名帖过来，夏乾赶紧斜眼看着韩姜下笔。她似乎很犹豫，按了手印，签了名，却未留下住址。

"这位姑娘不留地址，若是到时候掌柜的分礼品给大家，如何寻得姑娘住处？"

这声音自夏乾身后传来，他与韩姜皆是愣住转身，只见一白衣公子正站在身后，正打量着二人。此人手持折扇，衣着华丽却又不失风雅，仪表堂堂，温润如玉，一看便是有教养的人。

夏乾想起来了，这就是方才那位被舞姬搭讪的小白脸。

韩姜见陌生人搭讪，也只摇头微笑道："我漂泊不定，未尝有住址。"

"姑娘不妨留个常去之地。"白衣公子笑得温和。

韩姜点点头，挥笔写下"东街茶楼附近"，想了想，又改成"孙家医馆"。她的字很漂亮。

夏乾觉得这个小白脸是来搭话的，顿时一脸不快，冲着白衣公子哥道："恕我冒昧，不知公子与我们搭话所为何事，可否请教公子名讳？"

公子笑笑，刚欲开口，却听旁边有人唤他，便行礼匆匆离去了。

夏乾生平最讨厌这种话说一半、装模作样的伪君子，在心里嘲弄了他一句"小白脸"，之后便转身回来，看见小厮举着名册，正在对自己谄媚地笑呢。

"嘿，夏宅的住址不用留啦，谁不认识您哪。"

夏乾签了名字，却觉得楼上传来冰冷的目光。陆显仁又盯着他了。

夏乾朝陆显仁做了个鬼脸，却在二楼的台子那里看到了一个人。

那是一个男人。灯光昏暗，帷帐遮住了他的脸。那人身材矮小，抱臂，头微微左倾，正在走廊那里徘徊。而双目似乎一直紧紧盯着猜画的舞台。

夏乾愣了一下，立即站起。这个身影他有些似曾相识，但是他根本不能确定……

“我去去就来。”他和韩姜道别，一路小跑上了楼梯，绕过雕花的红木柱子，撩起帷幔，却不见人。几个小厮模样的人在把守。

“公子有何需要？要茶水还是点心？”

“去找人。”夏乾踮起脚，四处看去，“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矮个子的男子？”

“方才还在，没看清相貌，也不知去哪儿了。这厅里看客百人，我们去哪儿给您找人哪。”

“也许他在里面坐着呢。我自己过去找——”

小厮赶紧劝阻：“您去不方便。要不去回廊透透气？”

夏乾明白了，二楼雅座可能都是有身份的人，譬如陆显仁。即使有钱人也是去不得的。想到此，他心里更加烦闷了，想掏出银两贿赂一下，但发觉身上没什么钱了。

小厮赶紧说道：“您从另一侧下楼梯，去二楼露天台子上，那里夜景极美的。”

小厮说了半晌，只为哄夏乾高兴。夏乾觉得他们也是不容易，不想给人难堪，无奈点头，顺着狭窄的朱红的楼梯上去，是一道闩死的小门。推开门，迎接他的是正月十五的一轮金黄圆月，而圆月之下，最北面的街道上没有行人，也没有街灯，所有的饭庄都收了牌子，甚至连酒旗都不曾挂起。但再往东边看去，那街道却灯火盈盈。小贩、老人、少女，穿着锦衣簇拥在街上，那阵势，像是等个一时半会儿，一身华衣的天子也会从街上走过似的。

东街人头攒动，北街却空无一人，这有些怪异。

夏乾眯眼细看，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。这种现象在汴京城根本就没出现过。昨日看时，还是好好的。这北街是怎么了？这像是一夜之间消失了。

细一想，北街往北再走不远，似乎就是定远将军府了。夏乾趴在栏杆上，闭起眼睛，仔细回忆刚才见到的那个矮个子男子。他是谁？自己在哪里见过他？

远处似乎传来一阵喧闹声。阵阵寒风穿过街道，直至吹散了天际的云。随着风声，远处似有瓦片坠落的声音传来。

夏乾朝远处望去。正月十五的月皎洁明亮，而月下是空无一人的北街道，片刻之后，却见一道黑影闪过。

黑影闪过的速度极快，如一阵狂风、一片黑云，可那并非风和云，只是一个青黑色的影子，以极度轻巧之态落到了屋顶上，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动。他渐渐近了，就像乘云踏月而来的黑雾，从北街尽头弥散过来。直到梦华楼的楼顶，那影子才突然转身停下。

而屋顶距离夏乾不远不近，却可以让夏乾看到这足以让他牢记一生的画面——

青衣奇盗!

他站在灰黑色的屋瓦上，背对着夏乾。屋之下是空无一人的北街。没有人，没有灯，唯有天上的一轮金黄明月映着他的青黑色的衣服。

在这一瞬间，夏乾瞪大了眼睛。他根本就不相信!今夜来此只是机缘巧合，这名销声匿迹的大盗毫无预兆地落在了眼前。

夏乾的喉咙像是被扼住了，他怔了片刻，下意识退后几步，终于挣扎着、磕磕巴巴地喊了有些可笑的话——

“抓、抓贼……”

青衣奇盗微微侧首，不曾露出眉眼。

在这一刻，空气凝滞，夜寒如冰。

夏乾刚刚那句“抓贼”喊的声音虽然不大，却打破沉默，像是将原本紧绷的弦轻轻一挑，嘣的一声断裂开来。这弦一断，他不再发呆了，深吸气，再次以洪亮的声音怒吼：“抓贼呀!”

他这句话声如洪钟，似是有魔力一般，要唤来千军万马。话音未落，却听北街传来一阵马蹄慌乱之声、叫喊声，腾腾而来。那是大队的官兵捕快。夏乾视线一挪，想看清究竟，而就在此时，青衣奇盗双足轻移，形如鬼魅，却在圆月的照射之下显得有些狼狈，身上似乎带着一支红色的箭——这是大理寺特有的箭。而青衣奇盗继续向前，如风一般跃入了天台的小门，砰的一声将门关死了!

青衣奇盗居然进入了梦华楼!

夏乾一下子跳起，整个人撞到门上，大力敲打起来。而门却已经从内侧闩上了。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传来，门上沾着血。

青衣奇盗受伤了？

就在此时，北街的大批捕快冲了过来。为首的是一个魁梧大汉。他果断地一挥手，将捕快分成两队，一队人将梦华楼紧紧围住，另一队随他从梦华楼大门直接进入。

而捕快之中，万冲则一马当先，顺着灰墙灵敏地攀爬到了顶部台子上，气喘吁吁来到夏乾身边，目光中带着厉色：“人呢？”

“他进去了!”夏乾拽着门吼道。

万冲自然知道“他”指的是谁。他左手持刀，插入门中挑松了门闩，吼道：“一起撞开!”

二人退后，合力撞了三次，木质门闩终于是断了，门板咣当一声砸了下来。屋子里扬起一阵灰尘，只见门内的地上滴着点点鲜血。万冲低头一看，快速地顺着鲜血的痕迹直追过去。

夏乾也紧随其后，耳畔呼呼生风，心中却已经明白了几分。青衣奇盗方才一定是在哪里偷窃，被守卫用箭射伤，血流不止，这才落入梦华楼之中，竟然被夏乾撞了个正着。

二人翻过栏杆，跳下楼梯，血迹一路向前，直至外场，向着客房的

方向去了。

房间内外围了一群捕快。他们是从正门进来的，反而比跃上天台的万冲快上一步。

夏乾刚要过去，却被人拦下。他抬头一看，此人非常魁梧，看起来三四十岁，威严得像门神钟馗，看起来是个捕快头头。

“夏公子，不要过去——”他的声音很粗。

“我看到他了!”夏乾急匆匆喊道，“他过去了!”

大汉异常冷静，严肃道：“我们会在那边重点搜查，你不懂武艺，青衣奇盗如瓮中之鳖，身受重伤，如果做困兽之斗，唯恐使得你们受伤!”

寥寥数语，但所言有理。夏乾乖乖让了路出来。

就在此时，梦华楼内乱成一片。金属摩擦声、脚步声、男人女人说话声，还有楼梯板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像是很多人同时踏过。场内的看客都纷纷惊惧地站起来，不知发生了何事。

魁梧大汉则慢慢进入内场，将大门推开了。他个头很高，长得粗犷，一身戎装。他身后密密麻麻跟了一群捕快士兵一样的人，将内场团团围住。

百名看客见状立即安静下来，不知出了何事。

伯叔赶紧上前来，一脸震惊：“请问您是……”

“大理寺少卿燕以敖，”大汉微微行礼，目光炯炯，“奉命特来捉拿朝廷要犯。”

伯叔一怔：“要犯？”

燕以敖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用鹰一般的锐利目光扫视了周围一圈，吐出了令在场人都震惊无比的四个字——

“青衣奇盗。”

他声音低沉，却如巨石落海，惊起千层波澜。所有人都愣住，随即

又开始一阵热烈的讨论声。

这夏乾默默站在扶梯一旁，欲冷静一下。如今事发突然，又偏偏被自己撞见了。

此时又有捕快进门，对燕以敖耳语几句。燕以敖先是一怔，随即将目光唰的一下盯向夏乾，快步向他走来。

“你今日见过易厢泉吗？”

他出口这样一句，夏乾有些诧异，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

燕以敖面色一凝，没有吭声。

夏乾认真道：“你若是有事转达，可以直接告诉我。”

“你跟我来。”燕以敖声音很低步履匆匆，带着夏乾出了场子，边走边低声道，“实不相瞒，青衣奇盗几日前曾发消息，要去定远将军府盗窃。”

夏乾诧异道：“我消息算是灵通的，也不知道此事!他去偷什么？”

“青衣奇盗的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天子脚下，不能透出这种消息，闹得人心惶惶。大理寺卿和开封府尹商议过后，决定隐瞒此事，就连易厢泉也不知道。”

夏乾赶紧打断：“你还没说那青衣奇盗偷什么？”

“夜明珠。”燕以敖皱起眉头，麻利地转过走廊。

“他以前都偷不值钱的东西，这次怎么……”

“青衣奇盗一案，原本只是噱头大、影响坏。他们所盗之物虽然做工精巧却并不值钱，且他们在盗窃时未伤人性命。按照大宋律例，顶多将其发配到千里之外的牢城。而此次偷窃却不一般，说是夜明珠，其实是颗很大的黑珍珠，是个值钱的物件，估计可以重判。”

夏乾听此，心里突然一凉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

燕以敖停下脚步，脸色不佳：“他今晚偷的珍珠，我们一路追他到

此，还射中他一箭。”

夏乾震惊道：“你说青衣奇盗现形了？你们……还当街追捕，居然能射中他!”

“汴京城的守卫比其他地方强上很多，能迫使青衣奇盗现形、射中他一箭，都在常理之中，我们亲眼见到他逃入梦华楼。”

夏乾摇头：“你们没见过青衣奇盗，他不是这么简单的盗贼。易厢泉已经很厉害了，都没能抓到他!”

“易厢泉确实厉害，”燕以敖对他赞赏有加，“他曾在我们这里帮忙处理陈年旧案。小案两三日之内即可破解，大案五日到七日就能水落石出。”

二人穿过外场人最多的地方，却见柳三在门口，脸红脖子粗地隔着人群嚷嚷道：“夏小爷!我可算趁乱混进来了!这猜画活动居然限制入场人数，你们——”

夏乾刚要说话，燕以敖面色凝重：“有话过会儿再说。”

不等夏乾答话，燕以敖三步并作两步，将他带到角落的房间。这是走廊最后一间。门关得死死的，里面时不时有人影晃动。

夏乾止步，他的心突然开始紧张。只见万冲突然推门出来，看了看燕以敖，又看了看夏乾，垂目低语道：“人赃俱获。”

燕以敖沉着脸推门进去。屋里站满了捕快，中间的地上有一个黑衣人，旁边有一个担架，是欲抬黑衣人下去的。

黑衣人并未蒙面，夏乾一下子就看见他的脸。

“易厢泉!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!”夏乾惊慌地看着地面的黑衣人，上前拽住燕以敖的袖子，“是个圈套!你们中计了!易厢泉是被人搁在这儿的，就等着你们抓他!”

众多捕快皆是一言不发，万冲脸色苍白，转眼问燕以敖道：“头儿，你说怎么办？要不要……”

“不行，”夏乾堵住了门，“你们明知道这是圈套，还偏偏往里面钻!

不可能是易厢泉!你们要是带他回去，那正中了青衣奇盗的下怀!”

万冲打断他，怒道：“听我说完!要不要说‘没搜到!’”

夏乾一怔：“可以这样？”

万冲低下头去，有些紧张：“易厢泉的为人我们都清楚。他前一阵在大理寺帮忙，短短几日就帮我们破了不少陈年旧案，我们都钦佩有加，但如今大理寺的上层刚刚换了人，我怕……”

燕以敖却忽然打破沉默，朝周围的部下看了一眼，沉声道：“谁同意带他走，举手。”

夏乾万万没想到他们会来这一出。燕以敖居然有了徇私枉法的念头。这才忽然想到之前和韩姜聊天时道听途说的那些话，都说这燕以敖能力虽强，却根本不按章法办事。更令他诧异的是，这群捕快没有一个举手的。

易厢泉在汴京城逗留过一些时日，解决过一些案件，兴许这群捕快对他多多少少有些了解，如今这些人敢为他开这个后门，想必是内心对他很是尊敬了。

一群人面面相觑片刻，燕以敖沉声道：“动手。把他夜行衣脱下来，再把他带回衙门。对外就说他被青衣奇盗打伤，动作快!”

听得一阵脚步声传来。燕以敖却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去关门，同时怒道：“官府之外的人，都不能进!”

夏乾不知道燕以敖为什么冲得这么快。当然，他事后才知道，若是燕以敖此时的动作再快一点，把人都堵在外头，事情就不会演变得更加复杂。

门还没被燕以敖关上，却砰的一声被打开。一个中年男子盛气凌人地站在门口，威严地看了一眼燕以敖，怒斥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夏乾觉得眼前的人有些面熟，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

显然燕以敖、万冲等人是见过此人的。燕以敖脸色铁青，闷声行了个简单的礼。

夏乾便断定了这人是个大官，这个大官八成刚才在内场的雅座那里坐着猜画。

大官进来扫视：“抓住了？”

燕以敖沉默不答。方才捕快们认出这是易厢泉，事情尚有回旋余地，毕竟是自己人；但是，这个大官进来的那一刻，便木已成舟了。

“这是……这是易厢泉!爹，我认得他!”一个人紧紧跟在大官身后进来，一惊一乍地喊道。

夏乾一扭头，看见的是一张令人生厌的脸，脸上还挂着乌青。是陆显仁。

他立刻就明白了，眼前的这位中年男子，是陆显仁的爹，大理寺卿陆山海。相传这陆家凭借自家亲戚连带关系，一路升迁，乃至在朝中的势力越来越大。再看万冲一行人阴沉的脸色，这群人对于这位顶头上司是大大不满。

陆显仁如今可算是有人撑腰了，轻蔑地看了夏乾一眼，又幸灾乐祸地看着眼前这些人。

夏乾觉得脑中嗡嗡作响，燕以敖一言不发，捕快们沉默不动。

陆山海上前，捋了捋胡子，低头看着易厢泉的脸，又不敢凑得太近，生怕这个“青衣奇盗”会突然醒来扑过来一样。他看毕站定，眯眼问道：“究竟是何人？”

燕以敖刚要开口，却被陆显仁抢了先，亮起嗓子道：“爹，你有所不知。这易厢泉可是汴京城名人，大家都知道他和青衣奇盗勾结。我早就觉得他神出鬼没的，跟他混在一起的人都应该带走严加审问。”他声音尖细，带着怨恨。但这一喊，又有一些人挤了进来，见了易厢泉，纷纷惊呼。

陆山海听此，看了看万冲与燕以敖一干人等：“前一阵在大理寺帮忙的就是他？你们这群人，真是什么人都敢用？如今还磨蹭什么，还不抓？”

“此事有蹊跷，大人——”万冲赶紧上前一步。

陆山海怒道：“你们追捕青衣奇盗到此，就搜出了这么个黑衣人，居然还不抓？要造反不成？”

夏乾瞅了一眼陆大人，插嘴道：“就算他是青衣奇盗，怎么无缘无故晕了，明摆着等人来抓。反正他晕了，跑也跑不掉，不如弄清楚再说。”

陆山海这才看夏乾一眼，一时没认出是谁，大概是觉得夏乾眼熟。陆显仁闻声立即上他爹前面耳语几句。陆山海闻言，脸色一变，恶狠狠瞪了夏乾一眼，立即补了一句：“带走!”

燕以敖上前一步，抱拳答道：“追捕时，青衣奇盗中箭，那箭上淬了毒液，百步后人便会昏迷，所以现在……”

燕以敖不停地解释，夏乾的耳畔却回响着他那句“淬了毒液”。

庸城的时候出过同样的事，易厢泉被剑所伤，剑上淬毒，易厢泉伤口沾毒就昏迷了。如此场景，分明是庸城事件的翻版。可这青衣奇盗居然想把偷窃的罪名全都嫁祸给易厢泉。

燕以敖依旧在求情，而陆显仁戳了戳他爹的肩膀，低声说了几句。夏乾竖起耳朵，听见他那些尖酸刻薄的言语，时不时飘来几句“幕后主谋”“贼喊捉贼”之类。

陆山海的脸色越发阴沉起来。

陆显仁语毕，缩回头，得意地看着夏乾铁青的脸，仿佛这是世界上最令他痛快的事。

“少废话，带回去!”陆大人怒道，甩袖离开。

角落里，万冲低声问燕以敖道：“头儿，要不要带回去？”

“都他娘的愣着做什么？等着发银子不成？说什么都晚了，抬回去!”燕以敖黑着脸一声令下，众捕快立刻手脚麻利地抬着担架。万冲迅速地将易厢泉的脸蒙住，将他如同冰冷尸首一般抬了出去。捕快匆匆离开，夏乾赶紧上前拉住燕以敖：“带回去之后呢？这是要怎么办？用刑？”

“绝不用刑，”燕以敖拍了拍夏乾肩膀，“汴京城的捕快几乎没有不认

识易厢泉的。一切等他醒来再说。你暂时先不要去监牢，明日再去。”

“为什么现在不能去？”

“怕受牵连。明日提审才是正式程序，明日问话，你可见他一面。我不止一次听到传言，易厢泉是青衣奇盗，你是他的同伙。所以庸城的盗窃才会这么曲折，”燕以敖认真地看着夏乾，似要让夏乾记住自己的一字一句，“这是个圈套，从易厢泉住店到夜明珠丢失都是圈套。待到易厢泉清醒，以他的智慧，脱罪就是早晚的事。”

听到“同伙”二字，夏乾的面色沉了几分。这才意识到自己也身处于这圈套之中而不自知。他开口问道：“易厢泉穿着夜行衣被捕，所有情形皆于他不利，你确定厢泉会无罪？”

说到此，燕以敖转身看着他，吐字清晰，声音有力：“去年他在汴京城揭皇榜时我就注意到他了，也是我向上级举荐，他才会去扬州庸城。他虽然是个算命先生，却很是聪明，一定会平安无事成功脱罪的。”

夏乾听了这话，顿时觉得心安许多。燕以敖带着一行人匆匆离开。此时，楼梯之下，人山人海。周遭的灯笼已经高高挂起，如进场时一样，大家在灯火的照耀下都一团喜气，面红耳赤，议论纷纷。横生的意外如同高悬的彩灯，看客自然喜欢看这抹亮色。但是有亮就有暗，究竟是哪些人的心还沉在暗处，谁遭了罪、谁倒了霉，这些都与旁观者无关，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。

红木地板上投着五彩花灯妖娆的影子，捕快们沉着脸走过去，将楼梯边上所挂灯笼撞得一晃一晃的。夏乾下了楼，四处张望着，心情沮丧到了极点。

柳三窝在角落里，遂挥动手臂朝夏乾跑来：“嘿，找我呢？”

夏乾思绪烦乱，不愿搭理他。柳三急忙道：“我先问你，陆显仁刚才带着好些人从屋里出来，出来之后就在那边嚷嚷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栽赃!”夏乾生气地说出这俩字。

柳三一听，急了：“不会牵连上咱俩吧!我可什么都没干!我今日去端了盘子，越想越觉得自己没出息，想来找夏小爷，却又混不进梦华楼来。在路上徘徊的时候碰见了万冲。平日里他是最喜欢找我碴儿的，但

是他神色匆匆，我就觉得出了事。”

“那是何时的事？”

柳三摇头：“不记得时辰，但天几乎黑了，估计在猜画开始之前。我就偷偷跟他几步，他居然去了定远将军府。我远远地朝大门看，这一看!那将军府里黑压压的不知道有多少人!我还发愣呢，猛的一下子，天空中唰唰唰飞出一大堆箭来!吓得我哟!”

柳三唾沫星子横飞，夏乾有些嫌弃地看着他：“你便赶紧跑了？”

“跑了!这么多箭，我若是跑得晚，哪里还能回来见你!但是我刚要抬腿溜掉，眼看着屋顶上有个黑影，像是个黑衣人，他跑得比我快多了!然后一支箭飞了过来，我看到那个黑衣人中箭了!那个黑衣人的功夫好得不得了!捕快那速度真是快，一下子大队人马都杀气腾腾地跑到梦华楼门口来。我就想着，机会终于来了，所以趁乱……嘿嘿，哪知猜画结束了。”

柳三搓搓手，似乎等着夏乾接话，而夏乾却没有说什么。此时，大门突然发出沉重的“嘎吱”声，大门被关上了。张鹏、李德一行人像一群天兵天将一样凶神恶煞地杵在南天门口。

夏乾立即明白：燕以敖虽然是带着易厢泉走了，但是并没有就此罢手。青衣奇盗在众目睽睽之下落入梦华楼，而楼被包围。易厢泉分明不是窃贼，那么青衣奇盗此时可能还留在这里。

万冲带领一干人又开始搜查。所有在场者都要被问话。柳三见状戳戳夏乾：“青衣奇盗像是还在。”

夏乾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。他心里打着小算盘，这是好事，即便找不到窃贼，说不定也能发现线索，若是有证明厢泉清白的证据那便最好了。

柳三又推了推他：“青衣奇盗会不会装成捕快，然后把易厢泉送出去？”

夏乾摇头：“他们彼此相熟，这是不可能的，青衣奇盗又不会变脸。”

此时一个捕快跑去，朝不远处的万冲汇报。大意是，大厅窗户开了

一扇，看了鞋印子，有人翻窗户跑了。猜画活动害怕看客拥挤跳窗入户，所以今日窗户紧闭，不容易打开。

窗户只开了那一扇，在内场。

夏乾听此，赶紧偷偷绕到万冲身后不远，竖起耳朵听着。

万冲挑眉：“什么人跑了？这么多捕快围在门口，竟然让他跑了？”

“那人武艺太高，带着酒气，竟然打伤了五个大理寺的人——”

万冲已经生气了：“他若是青衣奇盗，那你们该当什么罪？”

捕快赶紧道：“梦华楼老板让在内场的所有人都留了姓名。虽然统计不全，但我们通过名单，先确认了一部分人现在是否还在场。名单上只有几十人，其中……”小捕快递了一张纸给万冲。

宾客名单上，“韩姜”的名字被圈了出来。

“所有的宾客都核对过，目前全部在场，除了这个人。”小捕快认真道。

第四章 荒郊旧居

“韩姜？从未听过，是什么人？”万冲愣了一下。

旁边的小厮走上来，看看万冲，又有些犹豫地指指夏乾：“一直坐在夏公子旁边。”

万冲立即把目光投向夏乾，眼神中透着几分不屑。而夏乾回忆了一下：“她一直坐在我旁边不曾离开，而且全程全神贯注地在忙着猜画，应当不会分身去做青衣奇盗。”

万冲仍有疑心，却也点了点头，不愿意与他再多说一句话。

“他就喜欢看不起人，”柳三悄悄朝万冲做了个鬼脸，拉了拉夏乾的袖子问道，“那些画……究竟是什么？快与我讲讲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，还想着猜画呢？”

柳三挠挠头：“金子大过天。”

“自己进内场看看去，画还挂着呢。我走了，回去想想明日怎么办。”

话音未落，柳三已经兴冲冲窜入内场。夏乾心中一团乱，便早早回家歇息，欲想出解决方法，却难以安眠。

次日清晨，夏乾出乎意料地早早起床了。昨夜辗转反侧，寻思着青衣奇盗的事已经害得易厢泉入狱，若是继续坐以待毙，只怕大理寺卿不会轻易放过他。本想和父亲商量对策，但夏老爷昨日已经离京了。

夏乾叫下人做了饭菜，提着饭盒到开封府左右军巡院，待被询问之后便进了牢狱。一个小吏带他走到牢房尽头，打开一道枷锁，却见万冲和燕以敖从牢内走出来。二人双目通红，显然是一夜未眠。他们朝夏乾点了点头，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。

夏乾看看牢内，只看到了一团白色的身影，像是睡着了。他把食盒往桌上一摊，敲了敲老榆木桌面，发出咚咚声。

易厢泉动了动。他睁眼转头，看到夏乾来了才站起来理了理衣襟。他穿得很单薄，里衣外面套了一个不太符合他体形的罩衫，显得消瘦虚弱，面带倦意。夏乾把饭菜端出来，问道："你身体怎样了？你的衣服呢？"

"身体还好，至于夜行衣。"易厢泉嘴角微微上扬，声音却没有疲惫之感，"刚刚拿去检查了，布料为汴京城的衣裳铺子的陈料，查不出货源，也毫无特点。线倒是挺特别的，材质不错，而针脚细密，估计出自女人之手。不过针脚这个东西，如同字迹一般，这是很重要的线索。有趣的是衣裳还算是比较符合我的尺寸。"

夏乾愣了一会儿，昨夜发生的事太多太乱，他一时不知从何处问起。而易厢泉似乎没有要回答的意思，竟捧着饭菜吃了起来："这是汴京城特产木鱼？味道还挺——"

"厢泉，"夏乾急得背着手走来走去，"昨夜怎么回事？这次是青衣奇盗干的吗？"

"手法像——通过药物让我昏迷，随即派人抓捕。人在犯罪之时，若是第一次的手法成功了，很容易接二连三地重复。青衣奇盗偷盗的本事虽大，害人的伎俩却很少使用，除了在庸城那次。你可还记得庸城时，他们把我弄晕的情景？"

夏乾点点头："两次事件像极了!怪不得我一直觉得心里不踏实!客栈、药物昏迷。但是、但是——"

"但是我没喝。"易厢泉狡黠一笑。

夏乾愣住了。牢房里很是安静，他确认自己没有听错。

"你没喝？一口都没喝？那我们昨天看到你的时候，你是清醒的？"

易厢泉点点头："全程都是醒的。在离开夏家之前，我给吹雪喝了一些茶水，它有些不对劲。青衣奇盗也真是……用的药都和庸城时用的类似，我怎么会连续中招两次。"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有些嗤之以鼻，"当时大理寺对我封锁了青衣奇盗要去将军府偷盗的消息，当我看到这杯茶水时，我还不是很确定是不是青衣奇盗又下药了。当时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将茶水带去大理寺查验，但若真的是青衣奇盗所为，此举无异于打

草惊蛇，这事恐怕就没有下文。我仔细考虑之后，选择风险极高、但是有可能收益巨大的法子。我饮了一小口茶水，选择在梦华楼房间的地板上躺到了半夜。”

他一说，夏乾一下就明白了。易厢泉在遇到问题之后，短时间内做出了决断：想用自己的清白换取和青衣奇盗的一次近距离的、正面的接触。这样的决断无异于赌博，但他们不是没有赢的可能。

“半夜的时候来了一个蒙面人，为我号了脉，确认我饮过有问题的茶水之后还给我套上了夜行衣。”易厢泉开始在桌案的废纸中翻找。

夏乾听得很是震惊：“你看到他的脸了没有？”

“只见过眉眼。”

“你当时若是反抗呢？会不会抓他入狱？”

“你也知道青衣奇盗的武艺，若我当时反抗，我可能打不过他。更何况，青衣奇盗从来都不是一个人。即便抓捕了他，他拒不开口怎么办？他不供出同伙怎么办？若他不承认自己是青衣奇盗，只承认自己是个入室小贼，又能怎么办？”

夏乾被问得哑口无言。而易厢泉捧着饭菜吃了起来，慢悠悠地吃得很是精细，还非要把鱼的骨头吃成完整的一条，和小刺一起码在桌子边上。

夏乾看着他吃饭都觉得着急：“若是捉不到他，你也脱不了罪呀!”

易厢泉慢慢说道：“勾栏瓦肆里的说书人已经把我说得人不似人、神不似神、盗不似盗了。如今青衣奇盗来了这一出，恐怕是想让青衣奇盗一事快速结案。青衣奇盗处理掉了夜行衣之后，肯定还在梦华楼。陷害这种事，一定是要看到结果的。我被捕快带走时，估计他也在场。”

语毕，他擦了擦嘴。然后从桌案旁边一堆纸张中抽出一张，上面绘了人像。那人蒙着面，只露出眉眼。眉毛很浓，眼睛小而细长。

夏乾看了看，急得拍了拍桌子：“这人只露眉眼，如何找得到？”

“万冲他们在房内查到了一个不到七寸的鞋印，一般鞋印的七倍就是

身高。根据我的目测，鞋印的尺寸都可以看出这个男人不高。”

夏乾摇头：“但是汴京城内百姓极多，事发当天梦华楼内场观众一百多人，虽然登记了名字，但这么多人可不好找。那柳三就是混进来的，身后也跟了一大群看客。”

“柳三是谁？”易厢泉一怔。

“我朋友，瘪三一个。”

易厢泉看了夏乾一眼，眼里好像在蔑视“你这堆狐朋狗友都不是什么好人”，奈何觉得夏乾瞪着他，他只得继续道：“总能找到的。那人虽然只露眉眼，但是身高不高，这样的男子也许并不难找。”

夏乾的眼前忽然浮现了一个影子，他垂头沉思一会儿。易厢泉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神情：“怎么，你见过？”

“在梦华楼的帷帐后面，有个子不高的人。让我想起庸城风水客栈打伤我的店小二，可我根本不敢确定。”

“几成把握？”

“半成。”

“什么时候见到的？”

“青衣奇盗入场之前。如果真的是他……也就是说，青衣奇盗和他的同伙都在梦华楼？至少两个人？”

“你见他的时候，他站在哪儿？在做什么？”

“站在二楼的帷帐后面，看着内场的舞台，似乎在看着台上的画。”

易厢泉讶异，他低头沉思，半晌才道：“那个地方视野很好，只让王公贵族坐。”

“对，但是他没有落座，只是站在走廊上。”

“没有请柬的人只能在外场那里挤着看，有请柬的人统统落座了。只有少部分人才能混进来，又没有座位，只得挑个视野好的地方看着全

场。”易厢泉沉思一下，说道，“他若是想接应自己的同伙，应当找个无人的角落、避免被人发现才对。但他站在那儿做什么？”

夏乾刚想回应，却发觉狱卒在催了，他手忙脚乱地把食盒收起来。易厢泉赶紧说道：“记得照顾好吹雪，它又自己回去夏家了。那些丫鬟一直给它喂吃的，让它少吃些，不要越喂越胖。还有，不要把今日的事和任何人说——”

“好了好了。”夏乾嘟囔几句，提着食盒出了门，走到潘楼街。这一带聚集了诸多的杂耍、卖艺人，而金雀楼门口的擂台旁聚满了人。数名女飐聚集于擂台上，轻装上阵，正欲打个酣畅淋漓，惹得看客聚集。这女飐之后，才是真正的武擂。

看着这台子，夏乾想起自己因一时冲动而压在金雀楼的银子，心中酸涩，想着去要回来。他刚想踏进金雀楼，却在往来看客、商贩中看到一个猜球的摊位。

猜球，算是一种把式。桌子上仨碗一球，一碗扣住球，余下两只空的，几只碗来回交换，看客则负责猜这球会落入哪个碗里。此举看似拼的是眼力，实则是要求变戏法的人手速极快，躲过看客的双眼，乃实实在在的技巧活儿。这种古典而落魄的戏法在这个大场子里显得小巫见大巫了。那唱曲的，吞铁剑的，个个都比这猜球来得热闹有趣。

如果说猜球是在变戏法，吸引住夏乾目光的是那个变戏法的人。那个人坐在那里，似乎个子不高，头习惯性左偏。

这样的身形和动作让夏乾感到熟悉。他有些紧张，随手拉住一个路人问道：“那个角落里变戏法的人是谁？认得不？”

被拉住的路人看了看远处，皱了眉头：“阿炆。丑得都有名了，有点驼背，小矮子，倭瓜脸。哟，瞧你的样子，莫不是夏大公子？久仰久仰……”

未等那人说完，夏乾便一下子走过去。他离得近了一些，心又咚咚直跳。

这个阿炆的确和易厢泉的画像中的那个人有点像。粗眉毛，眼睛细长。

猜球摊旁边摆着：十文一次，猜出赔付三十文。阿炆面无表情，两只大手轻轻地推着三只碗，三个碗互相换着位置。他轻、他快——碗像是自己在飘动，而非他的手指在运作。眼看三只碗越来越快，俯身望去，就像三个圆球在桌上滚动。

夏乾慢慢靠近，但不敢惊动他。他想等阿炆站起来，也许确认一下身高和其他特征也好，若他能开口说话，再辨认一下他的声音——

“这不是夏小爷嘛!”柳三背着个包袱，见到夏乾很是讶异，“我正要去金雀楼端盘子，居然又碰见你啦!那个猜画如何了？要说有人下手快，已经猜出来啦!咱们要不努力一把，兴许可以赢呢!我听说了，那可是千两白银啊!”

夏乾急了，想让他小声一点。但是再一转头，那名叫阿炆的人不见了，只留下一个猜球摊子。小红球孤零零地躺在桌子上，慢慢滚落到了地上。

夏乾捶了一下柳三的脑袋，匆忙往那个方向挤。今日是正月十六，部分灯山还未拆。如今天色慢慢暗下去，灯也被点亮了。街道的人提着花灯，如流水一般推搡着。夏乾在人群里如同一块顽石，行走方向恰好截断了人流，待他艰难地走到摊子前面，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柳三也挤过来问道。

夏乾生气地看了看柳三，他知道柳三这个人不坏，但是很是聒噪，又爱传话。自己想起易厢泉的叮咛，便道：“没什么。那人像偷了我钱袋的小贼。你呀!偏偏要在此时同我讲话!”

柳三开始愤愤不平起来，撸起袖子说要抓贼。夏乾又和他寒暄两句，便匆匆打发他走了。如今天色已晚，最好就是回到大理寺报备。现在已经知道了那人的姓名，不管对方是不是青衣奇盗，背地里查查也好。

“小公子是在找那个猜球人吗？”卖笋肉包子的老婆婆因为没有生意，一直在看着他，好心道，“他出城了!唉，摊子也不要了，不知在想什么!”

夏乾朝城门口望去。可以看到一片小树林。那个阿炆是逃了吗？夏

乾有些沮丧，迷茫之际，却突然想起韩姜昨日说过的话。转念一想，便问包子婆婆："那树林外是不是七名道人的故居？"

包子婆婆摇头："不知，但出门向东走有个旧宅子。那里常年无人，荒得很，小公子若要去，小心哟!"

夏乾赶紧道了谢，用几个铜板买了包子吃，想着出城看看，说不定会看到一些线索。

城外向东行，是一片幽秘的小树林。树林深处的树木往往比边缘的树木高大，在夕阳照射下投出黑灰色的、杂乱无章的影子。前行一阵，天色昏暗，几乎目不见一物，夏乾开始懊悔没带灯笼。

再行进许久，远处隐约能看见一座破旧的院子。雪早已停，此时月亮已经从东方升起。月色惨白，冰冷地照在远处破旧荒凉的院落上，荒凉可怖。

周围没有人，阿炆肯定也不在。

夏乾犹豫地向前一迈，他不知道踩到了什么——刹那间，一张大网从地上"呼啦"一下升起，夏乾只觉得天旋地转。片刻之后，他才意识到自己被一张大网吊到了树上。他乱蹬几下，却如同被渔网捕捞上来的大鱼，徒劳无功地在渔网间挣扎。

"喂!有人吗？放我下来!"他在巨大的网中窝成一团，根本无法直立身体，只得拼命地拽住网的粗线，使劲晃动着，"有人吗!"

皎月之下，树林安静异常，猫头鹰被吓得扑棱棱地飞走，在天际留下一道黑色的小影。因为夜太静，除了鸟翅扑腾的声音，远处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似乎是人的脚步声。接着，是一阵咕噜咕噜的声响。

像是有人步行推车而来，偶尔还会踩响几根枯萎的树枝和草木。

夏乾听得清楚，声音重叠，这不像是一个人的脚步声，至少两人。但却逐渐远去，消失无声。

"有没有人哪!"夏乾嘶吼一声，不停地晃动着网子。

无人回应，不远处应当就是七名道人的故居了。月下老宅，荒草丛

生，毫无人气，连传说中的七把大锁都看不到。

既然荒无人烟，若是再不行动，恐怕要在此地吊上十天半个月。挂网虽高，不如速战速决。思来想去，他索性堵上一把，迅速从袖子中抽出徐夫人匕首，对准大网狠狠划去。大网转瞬即破。只见他一手拉网，一手扒住树枝，然后双腿夹着树干，狼狈地滑了下来。

他浑身疼痛，却未伤筋骨。抬头向前望去，只见月下老宅静卧于丛林深处。宅子很大，周遭是一圈几尺高的铁篱，内有一屋，隐隐看不清楚。夏乾绕了一周，见到正门，门上果然拴着七把大锁。

但是有件奇怪的事。院子门口本是杂木丛生的，眼下却独独空了一块方形的地。

这不是一块普通的地，而是一块木质地板，很旧，在此地却很是突兀。夏乾思索一番，从周围找了块大石，直接朝地砸去，但地板并未砸坏，而是“嘎啦”一声翻转起来。那块大石坠入地下深不见底的地方!

这大石掉落之后，木板再度翻转回来，竟与方才翻转之前别无二致。夏乾吓得后退一步，再抬头看看那七把大锁，额间顿时冷汗直冒。单单瞧这门前陷阱就与普通的埋坑陷阱不同，屋主不知存了什么念头，将屋子改造得危险至极。哪怕撬开这七把大锁，入了院子也不知还能不能活着出来!

他痴愣片刻，遥望了一下那七把大锁，冷汗直冒，想立即远离这是非之地。单单瞧这门前陷阱就与普通的埋坑陷阱不同。屋主不知存了什么念头，入了院子不知还能不能活着出来。

猫头鹰落在枝头，再次咕咕叫起来。明月高悬，老宅阴森古怪。夏乾不想在此地久留，拿着树枝一路小跑，却见地上有一道车辙印，上面散落了几张纸。他捡起来，借着月光看到上面隐隐有些文字和图样，却再也看不清楚了。

他把纸张卷起放入袖中，又加快了脚步。待行至汴京城门口，全城已经燃了灯，城门口的包子的蒸笼冒着腾腾热气。夏乾狼狈不堪，只觉得今日走了霉运，人跟丢了，自己也受了点伤。他慢悠悠地走着，本以为可以安全抵宅，却在这繁华的汴京城街头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。

是陆显仁一伙。

陆显仁穿着昂贵的白狐裘，喝多了酒，正在街上闲晃，勾搭着街上好看的姑娘。他见了夏乾，却忽然扑哧一笑，猩红的双目微微眯起，醉醺醺道：“你老相好的命，可握在我爹手里。”

夏乾想了一阵，才发觉他指的是易厢泉。

陆显仁从旁边的婆婆那里抓起一个笋肉包子，钱也不给，直接塞到嘴里：“我爹可以用刑。可以流放，也可以……”

他把包子吐了出来，啐在了卖包子的老妇人脸上：“呸!真是难吃!”

他这是故意找碴儿。夏乾最恨欺负老弱病残的人，何况这里的包子这么好吃。他火从胸中起，怒道：“我到时候买下金雀楼，就让这大娘给我做厨子去，到时候谁都能进，就你不行!”说毕，狠踹了陆显仁一脚。原本就醉醺醺的陆显仁扑通一声倒地。

“回家让你爹给你喂奶去。”夏乾骂他几句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街上的行人幸灾乐祸起来。而待陆显仁狼狈爬起，瞪着猩红的双眼四处张望，夏乾已经消失无踪了。

待夏乾走到夏宅门口，见寒露在门口站着。见了他，急道：“大理寺的人来了，说等你回来，就速速过去一趟。”

夏乾应了一声，拉扯了一下自己的袖子，隐藏了伤口，却被寒露拉住，塞给他一个食盒、一盒点心：“这是一些糕点。老爷虽然离京，但是来信了。说出了这种大事，怎么也应该去疏通一下。让你拿着东西去送给大理寺卿。另外一盒是给易公子的饭，里面做了他最爱吃的鱼。”

夏乾瞅了瞅点心盒。送谁不行，偏偏是陆显仁的爹。他刚要脱口而出“我不去”，一想是为了易厢泉，又迟疑了。寒露哭了起来：“你们还是不是朋友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难道不担心吗？”

夏乾硬着头皮接过盒子来，觉得它有千斤重。月色皎皎，他就这样一路走到了大理寺，见张鹏正在门口巴望着。

“闲杂人等不能来的。如今陆大人汇报此事了，现下不在。你快进

去。”

夏乾赶紧进屋，连忙把食盒端上来，把给陆大人的礼物偷偷塞在身后。食盒里又是饭和鱼，还有一些小菜，一壶酒。易厢泉似乎不饿，拿起筷子懒洋洋地在盘子里翻了翻：“鱼眼睛呢？”

“你吃它作什么？”

“我喜欢吃。鱼眼明目，应当不会轻易去除。上次吃这鱼，就没见到眼睛，”易厢泉有点挑三拣四，“这厨子也不是特别懂得料理。”

夏乾觉得他是在嫌弃，想起方才寒露担心的神情，心里就觉得生气：“不想吃，别吃啊!”

易厢泉还是吃了。吃了一半，抬头看到夏乾受伤的手臂，皱了皱眉头。夏乾心知他有疑问，则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自己遇到阿炆的事。易厢泉很是吃惊：“你确定是他？街上遇到的？”

“眉眼看不清楚，但是有点像。他……”夏乾挠了挠头。

易厢泉放下筷子，有些吃不下了：“只怕是打草惊蛇了。”

“都是我的不是……”

“不，你能遇到他，已经是万幸了，”易厢泉想了想，又重新拿起筷子，“一会儿让李德去找人。若能找到，一切都好说，若是找不到……”

“那你岂不是要一直在牢里!”

易厢泉慢慢问道：“他躲你，这倒可以理解。但他为何去那旧居？青衣奇盗做了这么大的事，还不急着逃出城去。”

“那里是七名道人的故居，擒纵器是猜画的题目。”

易厢泉狐疑地看他一眼：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夏乾没想到他这么敏锐，低头沉默一会儿：“和我同坐的人，看起来是好人。”

“那个姑娘？”易厢泉担心地看他一眼，“总之，这些事不要往外说。

你太容易被骗了。若阿炆真的是大盗，根据他当夜站的位置、他的行为，很有可能在猜画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按理说在事发当夜应该等着同伙来，他方便接应啊!”

“你把猜画的几张图画出来我看看。”

夏乾直接拿了桌案上的纸笔，歪歪扭扭地画了五幅图。易厢泉看着夏乾画得如此之差，顿时开心不少。

“这第一幅画是普通水果？”

“不是，”夏乾撇了撇嘴，“荔枝数颗，有的已被剥开，果肉黄色，皮却为蓝色。梨子的果皮为白色。金橘的皮为红色，桃子翠绿。伯叔说它‘千年不坏，万年不腐，乃自然之色’。”

易厢泉将这幅鬼符拿起来端详一阵，认真道：“画只能表象其形，不能表现它真正的样子。此画看似是水果，但颜色不符常理。若是普通水果涂上颜色，则不符合‘千年不坏，万年不腐，乃自然之色’一句。反之，‘千年不坏，万年不腐，乃自然之色’给了此题太多限制，也缩小了范围。千年不坏，万年不腐，是不新鲜的物品，而不是水果。自然之色，它本身就有这些颜色。蓝色、白色、黄色、绿色、红色。”

夏乾沉思片刻，突然愣住：“蓝宝石、白玉、红玛瑙、翡翠？”

易厢泉认真地点点头。

夏乾有些诧异。易厢泉居然这么快就解出来!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是他还是摇摇头：“这出题人疯了不成，让人用金银珠宝雕刻成水果。然后把水果带去梦华楼？”

“不清楚出题人的意图，就算有人猜出来，谁会带着这么多珠宝去梦华楼？这种人本身很是有钱，这又何必？”

夏乾不知如何回答，但易厢泉像是处理完第一幅，完成任务一样，把画一丢。他抽出夏乾画的另一张画，是那份残缺的地图，端详一会儿。

“这是哪里的地图？”

“西域某地。图中标注汉文、吐火罗文和不知名文字，那些东西我着实默写不下来。你就凑合看看。”

“我可听说，猜画活动奖励千两白银，还有西域之行。如今边关告急，丝路早就断了。此行可以保障你们畅通无阻地走丝路，去西域可以进些货品，这一趟价值可是不小。”

易厢泉端详一会儿，实在看不出来夏乾画的是什么：“吐火罗文……是不是龟兹、焉耆、楼兰一带的文字？”

夏乾坦诚摇头：“不清楚。”

“那……谁告诉你这是吐火罗文的？”

夏乾心里一惊，这易厢泉可真是精明，什么都瞒不过他：“还是那个姑娘。”

易厢泉又瞅了他一眼，皱眉道：“若是楼兰古城地图，可就麻烦了。它曾经作为往来商队的中转站，故而富裕无比，货品齐全。而后不知因何原因覆灭，眼下怕是剩下一片废墟。说不定可以在古籍之中找到地图全貌，奈何吐火罗文复杂多变，龟兹、焉耆都是用吐火罗文，但各有不同。懂得这种文字的人少之又少。”

“那这幅画没解？”

易厢泉皱着眉头：“好难哪。”

夏乾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：“你说难？”

“难，”易厢泉将此画丢到一边，“都怨题出得太过奇怪。”

夏乾有些心寒，易厢泉都觉得难，这怎么可能有人能解？他想了想，接着道：“不止两种文字，一共三种。第三种文字在画卷底端。伯叔说，单独解开第三种也算赢。解不开第三种文字，补上地图解读吐火罗文也算赢。”

“第三种文字是什么样的？”

夏乾犹豫一下，伸手画了一些："还算有规律。有些像重复写了几次的'回'字，又不像。是横竖组合在一起……"

他慢慢画了出来。易厢泉见了却突然一怔，一下子伏到案上，仔细端详着。

"怎么了？"

易厢泉不作声，接过笔墨，又在纸上连续画了几个类似的字符。

夏乾瞪大眼睛，震惊地看着纸张："好像就是这种文字，又有些不一样。你、你见过？"

易厢泉扔下笔，眉头紧皱："这是青衣奇盗留在犀骨内的字条。"

他话语一落，如冷水般洒下。两人皆不出声，牢内瞬间安静异常。

夏乾深深吸了一口凉气。伯叔对于此幅猜画的规矩是，解开卷底文字之谜，或是解开吐火罗文以及补全地图。换言之，若是单纯能解开卷底文字，可直接获胜。

韩姜算是很博学的，而这卷底文字，她却从未见过。而通晓这种文字的人，多半只有见过字条的人而已——即青衣奇盗和易厢泉。

易厢泉道："若真的是同种文字，难怪阿炆会关注猜画。"

"青衣奇盗就会通晓这种'回'字一般的文字？"

"也许。我当初见了犀骨内的东西，就怀疑青衣奇盗偷的那堆东西到底是不是都有用。会不会……那些曾被青衣奇盗偷走的簪子、扳指之类的东西，都和犀骨筷一样内藏乾坤。那些"回"字形字条有可能是一整张书信，被分割成一份一份的，之后藏在不同的物品里。青衣奇盗想偷的是东西还是字条，这些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从庸城事件可以看出，他应当是两个都想要。总之我会让燕以敖好好去查那个叫伯叔的底。"

易厢泉又掏出两幅画，"还剩这两幅。这是个……古董盒子？上面的图腾真是古怪，但应该是可以查到的。这题考的应该是图腾的来历，若是我出狱，去有众多资料的地方找上一找，说不定能比对出上面刻的是什么图……这最后一幅，是凌波仙子？"

夏乾道："凌波仙子图是最难的，虽然是汴京城尽人皆知的传说，却无从考据，又神乎其神。汴京城外某条河中，长青王爷夜半掉入水中，一个月后才被捞起。据说他被仙子所救，回宫之后心心念念那位仙子，最后跑到郊外，凌波于河水之上，最终消失不见。"

易厢泉点了点头，表示他听过这个传说。他拿起画端详一会儿，似在思索。夏乾以为他真的有线索，瞪大眼睛，竖耳聆听。

"画得真丑。"

易厢泉说完这句，就把画丢开了。

夏乾立即把食盒一拎，怒道："你还是快想想怎么出狱吧!"

"梦华楼是一定要查的，但是我怀疑是否能查出来。"易厢泉摸了摸下巴，"大理寺的人办事效率虽高，却风风火火。"

语毕，万冲果真风风火火地进来了。见了夏乾，皱眉道："你怎么还在这里？"

感觉他莫名讨厌自己，夏乾刚要辩驳，易厢泉便看着万冲："今夜试着夜探梦华楼，而夏乾可以去找伯叔套话。"

夏乾一惊。这是个什么计划？自己还没同意呢!

"今晚就去？"万冲犹豫了一下，"这计划咱们之前说过，不是说过上几日？"

"事不宜迟。"易厢泉说。

万冲转头对着夏乾，意在问询，但是眼神中透着"你靠不住"的感觉。

"声东击西？"夏乾摸了摸后脑勺，"可以是可以……"

万冲语气有些生硬："在梦华楼打烊之后，闭店关门之前。你趁机进门和伯叔说话，拖住他至少一炷香的时间，越久越好。你进门之后，我会去梦华楼二楼他的房间翻找东西。若有问题，你就打翻一个桌椅，我听见声响就提前从窗口跳出来逃走。"

夏乾听了计划，还是有些震惊。易厢泉悄声道：“他们私下办事一向胆子大，这事是燕以敖同意了的，放心去做。还有，万冲人不坏，他也不是处处针对你。他家境也不错，但仍然努力当差，想多为百姓做点事，所以最讨厌游手好闲的二世祖。”

夏乾一下被冠上了“游手好闲”的名号，叹了口气，还是老实答应这事了。

易厢泉也哀叹道：“去吧，若是可以，我真的想亲自去。对了，回来记得给我拿一份汴京城郊的地图。”

万冲站着不动，看了夏乾一眼，又看了易厢泉一眼，才说道：“那个叫韩姜的姑娘，我们查了，暂时没有查到案底。她说她从梦华楼逃跑，只是因为在猜画的时候偷了夏乾的钱，心虚，趁早溜了而已。”

易厢泉瞥了夏乾一眼：“你还真是什么人都信。”

夏乾犹豫了：“我回家数了钱的，没丢呀？”

“总之，”万冲打断他，“今晚不要迟到。”语毕，他一个转身便出门去了。

夏乾有些不甘心，和易厢泉抱怨两句，也离去了。待他走远，易厢泉低头，却发现夏乾遗落了一个精致的点心盒子。上面有一封书信，是“大理寺卿陆山海敬启”，是夏老爷的笔迹。

易厢泉慢慢打开。不出所料，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。

第五章 夜探酒楼

快到三更了。汴京城的夜市即将关闭，小贩们七手八脚收着摊子。酒鬼们和妓女挥别，恋恋不舍地打道回府。梦华楼的客人也一一从楼内出来，楼内的灯灭了几盏。

今夜夏乾和万冲是分开走的，反正两人不甚投缘。看不见彼此，心里都痛快。

夏乾买了点酒和点心，便偷偷蹲在门口不远处的棚子那里吃喝起来。待他吃完了一大包胶枣，三更的梆子才响。梦华楼的客人几乎都走光了，透过大门，隐隐可见伯叔走了过去，似乎要盘账。

夏乾闷声喝了一口酒，把瓶子一丢，装作喝多了的样子。这样似乎也没什么用，大概只是想让伯叔少点防备。

他刚要过去，但是就在此时，韩姜竟然从梦华楼里出来了。

夏乾一惊。连忙躲在柱子后面。在门口，伯叔和她行礼，韩姜便出门离开了。她步子轻快，还哼着小曲。

紧接着，阿炆竟然也出来了。

阿炆走得很快，消失在远处的街角，又不见了。夏乾的心很是紧张，往四周看去，既看不见即将潜入梦华楼的万冲，也看不见本应跟着阿炆的捕快李德。大理寺的这群人功夫好得很，像黑夜里的猫，脚步是无声无息的。

不远处传来一阵咕咕声，像是鸟鸣，这就是万冲给夏乾的信号。夏乾定了定神，穿过外场院子，直接进了梦华楼内场大门。和那日的富丽堂皇相比，房内黑暗了许多。桌椅都已经被推了进去，整个大厅安静而空寂。伯叔关上了柜子的门，看到夏乾，有些讶异。

“夏公子？”

“我路过此地，看这里还亮着灯，特来问问猜画的事。”夏乾带着一丝酒气，表面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心中却七上八下，也不知万冲上楼

了没有。

伯叔笑道："今日打烊了，夏公子可以明日来问。"

"我明日要去探监，你也知道，易厢泉出了事。猜画活动我也该放弃了，但是又有些心有不甘，这才来看看。"

"五幅画，四幅已经得解，只剩凌波仙女图了。"

伯叔很淡定地说完这句，慢慢锁上柜子，又去盘账了。夏乾愣在一旁，很是震惊。这仅仅过了一天，易厢泉只是猜个大概，然而梦华楼的五幅图居然被人解了四幅。

"京城能人很多。夏公子若是动作再不快一些，只怕让人占得先机，这便可惜了。"

夏乾在此刻突然有一丝难受的感觉。他是有私心的。若是猜画成功，他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去西域，说不定此行可以赚取更多的银两。这样他便自由了。可如今希望渺茫，更何况比猜画更为要紧的是，易厢泉能不能出狱呢。

他胡思乱想。伯叔看了他一会儿，笑了笑，又低头盘账。

"幕后是什么人哪？若我猜出，能去西域吗？"

"幕后人渴望聘请有智之人。西域旅途并不是那么顺利，我们途经长安，前往西夏，可能会抵达回鹘，谈些生意。这一路怕生是非。每位获胜者可以带一个人去，食宿我们全包。"

"但是这出的题也太奇怪了一些，"夏乾真的不理解，"这凌波仙女一事究竟是不是真的还未可知，还要带回仙女的骨头，这……"

"夏小爷是不是认为梦华楼只是以此做噱头，还是只为了图个名声？"

夏乾不好意思地笑笑。伯叔摇头道："的确，我们从未公布获胜姓名。是因为他们自己渴望隐姓埋名，这便尊重人家了。若是夏公子觉得此举只是个噱头，可以不用去猜。"

他收拾好了手头的东西，转身吩咐小二："你再把房间查探一遍，打

算关门了。”

楼上的小二应了，马上转身上了楼梯，开始查房间。但这一切使得夏乾措手不及，他还没给万冲信号呢!他离桌椅太远，只得反手就打了一个大花瓶，“咣当”一声，那汉代花瓶摔了个粉碎。

伯叔诧异地看过来。

“我赔给您!不过您得去夏宅要钱。”夏乾虽然心疼，心里却巴望着万冲快些离去。

伯叔有些怀疑地看着他，而此时，楼上有个声音传出来，惊恐道：“有贼!”

只见小二抓了一个人出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万冲。

夏乾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他看了看伯叔，而伯叔则眯起眼睛，打量了万冲一眼，又看了夏乾，竟然笑了一声。

此情此景很是尴尬。万冲身为朝廷命官，像个小贼一样被一个店小二拉着。他很快推开对方，理了理衣襟，慢慢下楼来，脸有些发烫。

“万大人，”伯叔很是礼貌，“若要问话，直接来问便是。”

他这一句“万大人”叫得很是讽刺。万冲没有搭腔，而是慢慢和夏乾站到一起，俩人都没有吭声。夏乾深吸一口气，他决定自己来接这个茬，问道：“我们只是想知道猜画的幕后人是谁，还有，会不会和青衣奇盗有关。”

他问得很是直白。如今之计，只得实话实说了。

伯叔呵呵一笑：“梦华楼的老板是皇城司顾大人，猜画的题目也只是从一些旧书中随意拟定的，至于其他的……”

他笑了笑，没有明说的打算。

今夜最尴尬的莫过于万冲了，他又偏偏是爱面子的人。夏乾算是看出来这点了，只得不停替他问话：“虽然我是个外人，但大理寺的人可能还会来问讯。”

“不必来了。”伯叔笑了笑，从怀中掏出一块梅花令。

“真是荒唐!什么‘夜探梦华楼’这是谁出的主意？”陆山海坐在桌案边上，怒道，“是不是那个易厢泉？万冲，你年轻有为，刚刚得以升迁，为了一个囚犯，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!”

万冲低头不语。燕以敖赶紧上前道：“陆大人——”

“还有你，身为朝廷命官，纵容手下做些偷鸡摸狗之事？让朝廷颜面何存？更何况，京城这些饭馆子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这皇城司的人是你们随便查的吗？人家要是不掏梅花令，你们是不是要把人带回来问罪？”

“大人，”燕以敖仍然理智地说着，“梅花令真的不能再查？梦华楼里应当能查出来一些端倪。”

陆大人眼睛一瞪：“梅花令自大宋建国以来就是铁令，整个大宋不超过十块，能拿到梅花令的人怎么会是青衣奇盗这种鸡鸣狗盗之徒？你们查不了梦华楼，案件就停滞了不成？我来之前你们是怎么办案的？不知道从易厢泉口中查？”

万冲急道：“他分明是被陷害——”

“你还好意思替他说话？”陆大人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万冲，“你们把人抓了，还好吃好喝地供着他？”

燕以敖还要说什么。而在此时，门外有人来报。说开封府尹要和陆大人商议。陆山海什么话也没说，瞪了众人一眼，直接挥袖子出了门。门口夏乾还在眼巴巴等着，见陆山海从屋内离开，赶紧进门去。

“以后少来，”张鹏赶紧拉住了他，“这次惹了事，只怕很难平了。”

他还没说完，万冲就生气地冲出门，燕以敖跟在后面拉住他：“以后小心些。”

万冲压着怒火，低声道：“头儿，你都看到了。陆山海调任过来，又完全不懂办案。扣押易厢泉也就罢了，该查的又不敢查。这样下去大理寺早晚被他给搅黄了。”

“万冲，”张鹏拉住他，“你别冲动，这次事情本来就是你的不是。”

“若是一直如此，这个官不做也罢!”万冲冷冷地说，“若是抓到青衣奇盗，让燕头儿去做大理寺卿，那个陆山海要升迁便升迁，我也不去管他。”

燕以敖似乎没有理会二人的争论，而是沉思一下，忽然问道：“我倒是奇怪。以你的身手，昨夜怎么会被店小二发现？”

“昨夜我刚刚跳窗进去，关上窗开始打量周围。就刚听见花瓶碎掉的声响，那个小二眼看进来了。我想推开窗从窗户跳出去，窗户却打不开，像是从外面卡住了，”万冲皱了皱眉，“房里没有什么东西。都是一些古籍书卷之类。”

“窗户怎么会忽然打不开呢？”燕以敖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“是不是有人看你进了屋，从外面闩了窗？”

“不太可能。那里是二楼，若真跟着我，总会有声音的。除非那个人的武艺比我高许多。”

夏乾插嘴问道：“那可说不准。”

万冲摇头：“就我目前所知，汴京城只有燕头儿的武艺比我高。”

“青衣奇盗也是很厉害的。”夏乾嘟囔道。

二人刚要吵嘴，燕以敖打断道：“阿炆那边盯了吗？”

张鹏回应：“李德一直在盯着。他每天接触的人都会被记录，但是目前没有动静。夜行衣的布料倒是查到了出处，也许可以查出售卖给哪些客人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打草惊蛇。”

“不能再拖下去了。”燕以敖做了决定，“阿炆的事三天之内必须了结。我一会儿去和易厢泉商议。”

张鹏紧张道：“头儿，你这样是不是太相信……”

他顾忌着夏乾在一旁，这才没有说下去。万冲反问道：“如今这个情形，你信谁？陆山海还是燕头儿？”

“这还用问吗？可是——”

燕以敖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转头看向牢内："信易厢泉也好，陆山海也罢，能抓到耗子的才是好猫。我行事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要让那个江洋大盗蹲在这牢房里哭出声来。"

不远处的牢房显得很是阴森。易厢泉被关在一侧，而另一侧似乎多了不少人，不过都是易厢泉破了旧案、帮着大理寺抓的一些案犯。

此时，一个小吏端着一个木桶进去。万冲侧过头查了一下："这是木鱼？一会儿进牢房盘查，应当是不能送入的。"

"易公子要的。这鱼只在汴京城郊外的水域生存，抓到一条活的不容易，就怕一会儿死了。"。

夏乾也看了一眼。确实是一条木鱼没错，它没有眼睛，像死了一样在水里漂着。

燕以敖看了夏乾一眼："陆山海在正厅，你不便进去。可以晚上的时候再来。我们一会儿和易厢泉说，梦华楼这线索断了。"

夏乾看了万冲一眼，有些同情。

万冲才不需要他同情，抱臂道："赌上这份差事，我也要把青衣奇盗抓了。要么让陆山海走人，要么我就辞官。"

"别说啦。"张鹏赶紧劝他。

夏乾叹息一声，便离开了。留下大理寺一行人在门口丧气地站着。

正月十七，雪霁天晴。昨夜的事折腾了一宿，如今日头升起，积雪渐融。大抵是几日未曾见到太阳的缘故，夏乾到街道上竟然觉得这外面的街道比牢房要暖上许多。他伸了个懒腰，打算回到家去，再想对策。

待行至旧巷口，突然听得身后一阵大笑。笑声凄厉无比。而今日晴好的天气被这笑声击成碎片，似是再次堕入冰天雪地。

夏乾扭头望去，只见不远处民家屋子外头坐着个疯婆婆。

婆婆白发苍苍，整天疯疯癫癫地在街上走来走去，衣衫不整，发髻散乱，满口胡言。小孩子们远远地站在疯婆婆后面，笑着、叫着，朝她扔石子，而疯婆婆从不还手。

夏乾觉得她很可怜，便两步走上去想轰散孩子们。疯婆婆见夏乾走来，也猛然抬头，用浑浊的双目与他对视一下，似是恐惧生人，便走到小巷子里从墙角盯着夏乾看。

“疯婆子，去，去，回家去。”左边来了一位老婆婆，头发全白，不知年纪，估摸着六十多岁。而疯婆婆又闹了许久，老婆婆一边拉扯她，一边指了指破落的院子，对夏乾道：“去，小伙子，开门去!”

老人经常这样，喜欢支使年轻人，也不管这年轻人是谁。夏乾倒是特别老实，赶紧哦了一声，连忙去打开院子门。这门上贴了一对门神，被风雨淋得破旧不堪。待门一开，里面一股子霉味。一共三间房，中间那间便是疯婆婆的屋子。小小的房间没有窗户，黑漆漆的，里面摆了一张床铺，一个灶台。桌案上摆了一个牌位，名字是刘仁，时间是庆历八年。

疯婆婆被拉回屋里去，坐在床上，从花被子里摸出一柄剑来，慢慢抚摸着。

老奶奶将她安置好，转头退出房门，对夏乾道：“小公子怎么了，没见过破屋子？”

她问得很平静，没有讽刺的意思。夏乾只是看了看周遭陈设，觉得心里不是滋味，也慢慢出了屋子：“这位婆婆的儿子过世了？”

老奶奶点头：“以前是当兵的，有一天值班，半夜回来了一会儿，凌晨又离开。之后就只送了个牌位过来。”

“之后她便疯了？”

老奶奶叹息一声：“以前她是卖包子的，丈夫死得早，儿子就一个。还有一个姐妹住在隔壁，如今还在街口卖笋肉包子。”

夏乾一听便知道是谁了，就是在城门口给他指路、被陆显仁欺负的大娘。再看看屋子里的婆婆，觉得她有些可怜：“她儿子是病死的吗？听说那年正好闹了一场瘟疫。”

“他死在瘟疫之前。宫里的人说是害了病，尸体被焚，母子不得相见了。这婆子不信，用积攒的钱贿赂了太监，半夜溜进宫门想看看儿子的尸首，哪知道儿子的脖子上一个大刀疤，这哪里是病死的？分明是被人

杀害了。之后她便这样了，时好时坏。清醒的时候就和面做包子，让自己的妹妹去卖；糊涂的时候就摸着那柄剑。”

她不过寥寥数语，很是简单地涵盖了这位婆婆的一生。夏乾听后怔了半晌：“是谁做的？没人去管吗？”

“小公子哟，”老奶奶眨眨眼睛，看了看他，“宫门内的事，谁敢问呢？”

她说完，颤颤巍巍地走了。夏乾回头看了看破旧的房屋，却见那疯婆婆也抬头看了他一会儿。

“小公子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”

夏乾犹豫了。他的确有些害怕，但是想了一会儿，还是踏进去了。疯婆婆笑着从锅盖里摸出几个包子给他，还是温的：“拿去吃!”

夏乾应了一声，接了过来。

“包子本来是给我儿子温的，他昨儿半夜回来，什么也没吃就走了。天天值班站岗，估摸着他今天也回不来。”

夏乾觉得有些可怖，但又不忍心走，正好饿了，就硬着头皮吃了。但没想到特别好吃，和街口的笋肉包子是一个味道的，于是吃了一个又一个。

疯婆婆笑着看着他：“若是用木鱼做馅，更好吃一些。我儿子在雁城码头当差，有的时候会和渔民买上一些，但那鱼可真是贵呀。”

夏乾连吃了八个包子，撑得不行，想付钱，发现身上没有几文了。

“不用给啦。”

“要给的，给您儿子娶媳妇。”夏乾不知怎么的，开始编瞎话了，而且觉得有些心酸。他今日说去看易厢泉，没想到竟然在此和孤寡老人寒暄起来。

疯婆婆哈哈笑，把碗洗了：“快咯，快咯。我儿子很快就不这么忙了。他一直在雁城码头驻扎，昨儿半夜回来，说以后不用去了。长青王爷找到啦!”

夏乾一怔。

“长青……王爷？”

“对呀，他昨儿半夜路过家门口说的。长青王爷找到了，以后就不用驻扎啦。说完急匆匆地走了。唉，他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老婆婆还在洗碗，她洗得很是认真。洗好了码放整齐，又开始坐在床上抚摸剑柄。

夏乾愣了半晌，想再问问：“婆婆，长青王爷——”

“我的儿子为什么还不回来？”她抬头看看夏乾，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哭了起来。

“您——”

“我的儿子为什么还不回来？”

她开始哭了。夏乾没了主意，将钱袋里的钱统统倒了出来留在桌子上。看了她一会儿，她也不说话，夏乾只得从屋里出去。门外明月已经升起，那褪色的门神还在门上挂着，风一吹，失了魂一样地飘。夏乾心思极乱，再也没有睡意，稀里糊涂地回到了牢房。

张鹏正从门里出来，见了夏乾道：“陆大人不在，你可以进去一会儿。”

夏乾应了，随着小吏进了牢房。小牢房内堆了许多书籍。易厢泉拿了一根竹子，在喂食桶里的木鱼。

“厢泉!”夏乾气喘吁吁地坐下，“我有事要说!”

“梦华楼的事我知道了。实在是对不起万冲。若他因为此事降职……”易厢泉顿了顿，很是自责，闭上眼睛，又道，“梦华楼真的十分可疑。他们有梅花令，却又查不得。燕以敖已经派人盯住阿炆了，但不可太久，就怕他们发现。若是这几日再找不到他的同伙，只得先抓捕了他再说。可我总是觉得，阿炆似乎参与了猜画活动。”

夏乾倒是一愣：“他们猜画做什么？是要跟去西域？”

易厢泉摇头，却抬手扬了扬纸张："你从汴京城郊捡的纸张，我仔细看了，估计是七名道人的手记。上面画了一根木头，内里中空，看着像是——"

"犀骨筷!"夏乾激动道。

易厢泉低头："不好说，但是制作手段有些像。我从庸城出来之后查过一些书籍，《考工记》中并没有提到和犀骨筷类似的东西。但和你拿回来的这页纸张反倒有些类似。若七名道人真的是犀骨筷的制作者，那应当可以从他的身上查出一些端倪。据我们所知，他死在吴村，而且并不是很有名。估计整个中原只有沈梦溪大人一个人对他有所研究。"

夏乾点点头，知道他说的是吴村山脚下的沈大人。

"我在进入吴村之前拜访了沈大人，他正在写《梦溪笔谈》，恰好在整理七名道人的手稿。七名道人所制作的一部分东西散落在大宋境内，在澶渊之盟签订之后被送到了辽国，一部分在西夏建国后被送往了西夏，回鹘也有一些。但这些消息并不确切。"

"你可以写信问他？"

"写了。"易厢泉点点头，"就等着回信，但是他未必会清楚。"

夏乾摇头："如果青衣奇盗真的参加了猜画活动，那一定猜出了四幅图中的某一幅。也许是那幅骆驼文地图，但他们为什么去西域？若是青衣奇盗真的参与了猜画活动，可以等到他们去西域的时候一网打尽。"

易厢泉认真道："不行，因为西域不在大宋境内。"

夏乾一愣，没有想到这一点。

"西夏和大宋已经兵戎相见，若到时候真的带兵捉拿，只怕会生事端。而梦华楼的事也很是奇怪，伯叔像是青衣奇盗一伙，又不像一路。"易厢泉哼了一声，"梅花令。这东西不是只有皇亲国戚才有吗？那长青王爷从宫中逃亡当日不是也偷了一块嘛。"

他恰巧说起长青王爷，夏乾才匆忙将方才疯婆婆的事讲给他听。易厢泉有些讶异。

“你说，疯婆婆家的牌位上写的庆历八年，”易厢泉皱着眉头，“长青王爷凌波发生在距今五十五年前，即天圣五年。换言之，长青王爷在凌波事件发生的二十一年之后，在雁城码头出现了？”

夏乾挠挠头：“听起来确实不可思议，不过似乎是真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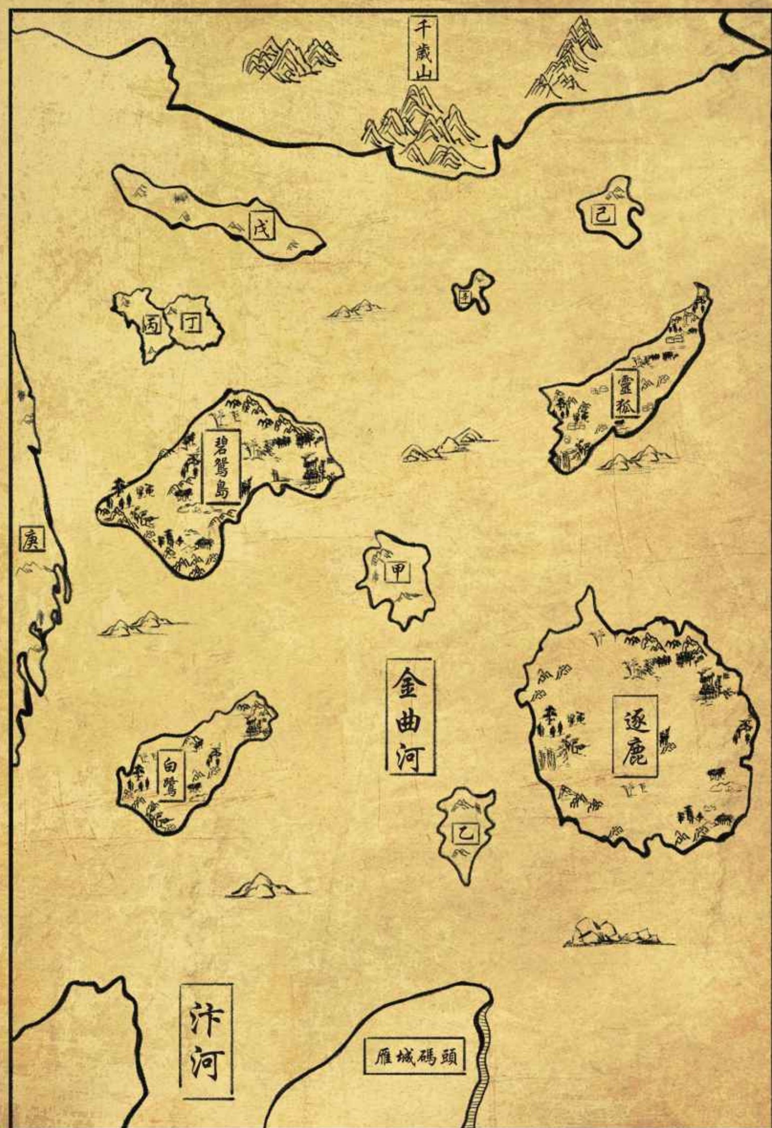
“若是真的，这件事可不是猜谜了。那个姓刘的兵，是不是因为此事而死，还有待查证。但是你说雁城码头……”易厢泉从一堆书卷中抽出了一份地图。

“汴京城郊的地图？”

易厢泉点头：“图上岛屿众多。咱们来看看怀疑对象：逐鹿、白鹭、灵狐、碧鸳四个大岛，各有不同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个小岛，也散落各地。图志上说逐鹿岛最大、碧鸳岛的绿植覆盖最大、白鹭岛最近、灵狐岛上曾有人的踪迹。”

夏乾也垂头看去。甲在河的最中间，四通八达；乙离码头近、靠近两个大岛，交通最便利。丙丁如双生子相连，戊形状如带，上面有巨石。己最靠近千岁山。庚是竖着的，地图的西侧，而辛最小。

夏乾问道：“在地图南侧尽头的千岁山一带，通向哪儿？”



易厢泉翻了翻其他的图志，道：“不走水路绕过去需要七八天。山路崎岖。而我们这侧，汴河是从城内延伸出来的，有两个码头，其中雁城码头来往船只最频繁，也是最靠近这些小岛的码头。所以，整个地方被圈起来，我们的目标就在这片水域了。”

“应该有人也探听过雁城码头的事吧。但这么多年，这么小个地方，

他们居然找不到一个仙岛。”夏乾摇头叹息。

易厢泉皱眉：“那是因为有木鱼在。雁城码头的渔民目睹了长青的凌波之行，长青是顺着金曲河方向走的。”

“往东南走呢？”

“东南是航运要道，往来船只频繁。但是往北，则是汴河支流金曲河，顺着能看到所有小岛。但是所有小岛都暗礁丛生，普通船只几乎都无法到达。何况在白鹭与逐鹿岛之间，木鱼开始出现了。”

“不走金曲河，走白鹭岛西侧去庚岛，如何？”

“都有木鱼。”易厢泉转身，又喂了木鱼一根竹子。

夏乾“哎”一声：“要不就不要查这个事啦，去查查梦华楼——”

易厢泉本来没说话。他看着盆里的木鱼，看着看着，突然有了主意。转身再看地图，惊道：“我……可能解出来了。”

夏乾惊呼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在仙岛的故事里，所谓船只极难到达，一般满足三点：木鱼，暗礁，湍急的水流。”

二人低头看着那份汴京城城郊地图。易厢泉接着道：“湍急的水流，可能是因为暴雨，或者是地势高。而木鱼食用木头、竹子。所以碧鸳岛和丙丁岛最可疑，近山，地势相比其它地方高一些，还有绿植。”

夏乾赶紧点头：“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。”

“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，那便错了呗。”易厢泉一瞪眼，“几日前吃鱼，我就奇怪，鱼眼睛怎么没了。今日见到才知道木鱼几乎无目。木鱼食木，附近必然有植被生长。而地势高，水流急，是山地。木船无法行进，是木鱼聚集之处。但木鱼喜欢激流，其聚集处多半是山底瀑布、激流落下之处。所以与其说地势高，不如说它们最喜欢山脚下、瀑布下。然而，木鱼几乎没有眼睛，是因为长久处于黑暗之中。长期处于黑暗中的动物，经过数十年、数百年之后，眼睛则会消失。符合这种条件的只有山洞水潭，那是木鱼的老家。至于白鹭岛和逐鹿岛一带的木鱼，只是

游过去的而已。”

夏乾一震：“你是说……仙岛在山洞里？”

易厢泉点头，伸手指着地图最北道：“谁说仙人一定住在岛上？洞天福地，素来是仙人居住的地方。顺河而行，地势最高、植被茂盛、人迹罕至的地方，肯定就是湖水尽头的千岁山。近山体，水汽足，植被茂盛，爬山虎之类的藤蔓植物很可能将不大的洞口遮蔽。而瀑布底端，水急流入山洞，黑暗一片，便可遇上成群的无目木鱼。我猜，拨开一些植物，随后进洞前行一阵，兴许越发宽阔，行至山中无人之地，即可见‘洞天’——四周皆山，唯有方寸天空。树木向阳生长，水汽充足，故而树木极度茂盛。这就成了仙岛的样子。”

夏乾挠了挠头：“听起来很像《桃花源记》所描述之地。你是说，他们找了很久的仙岛，并不是岛，而是河对岸的陆地？”

易厢泉点头：“千岁山虽可绕路抵达，但地势险要，几乎无法行进的，和与世隔绝的岛屿相差无几。何况，那些士兵在这些小岛搜寻，竟然这么多年都未发现仙岛。就是因为它根本不在‘岛’上，而在对面的陆地上。”

易厢泉沉默不作声。夏乾不知他还想着什么，便问道：“那……那个‘凌波’是怎么回事？传说，那个王爷第二次是独自一人跑去仙岛找仙女，当时，有人看到王爷持杖而行，徐徐前进，凌波于水面上……你可知是为什么？”

易厢泉愣了片刻，摇头：“不知道。我刚才只以为找到仙岛，任务便完成了。”

夏乾叹息一声：“找到了岛，也过不去呀!这梦华楼的题目真的好难，看似是一题，实则是两题。”

“雁城码头连通雁鸣湖，”易厢泉看了看地图，“是咸水湖吗？”

“是的。那是木鱼的生存环境。”

“若是咸水湖，就无法——”他说完，愣了一下，“也不一定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夏乾看着他。

“这件事应该一天就能解决，”易厢泉有些兴奋，重新掏出了地图，“若我能出去，咱俩先去一趟仙岛。”

“虽然知道了地点，但我们用什么船去？长青王爷凌波于水上，我……”

“咱们也凌波。”易厢泉眨了眨眼睛，“不用木质船的行船方法有很多，如果你愿意，咱们一起用长青王爷的方法试验一下。”

夏乾摇头：“我并不觉得有很多种‘凌波’之法。长青王爷手持竹杖步行于水上，这不可能。”

“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太久，其实根本不值得思考。凌波，分明是不可能的。故而我想，有人觉得是凌波，是因为长青王爷的船在黑夜里不明显。渔民距离长青太远，只觉得像是人踏在水上。雁城码头至千岁山的距离很远，王爷不可能不用船只过去。那是什么船？非木制，而且很不明显的船。”

夏乾挠了挠头：“竹筏？踩在脚下，远距离看，就好似没有踩着任何东西。”

易厢泉摇头：“刚刚喂木鱼吃竹子的时候我就在想。换作是你，你有急用，不能是木船，那你用什么做船？”

“泥巴？”

易厢泉又好气又好笑：“泥巴能沾水？”

“陶罐？”

“我想过陶罐之类，这是第一种答案。陶罐、大水缸之类可以载人，但要求比较特殊，而且在水中很容易翻倒。然而巨大陶罐、陶瓷的烧制需要耗费时日，长青王爷并未选用，估计是工序复杂之故。我猜，他急着出宫，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的替代品。第二个选择是羊皮筏子。渡河时，用整张羊皮吹起，拴牢制成筏。黄河两岸的百姓会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渡河。但那羊皮筏子只得顺流而行。而从雁城码头出发至千岁山，是从低处向高处走，是逆流而行。换言之，只能用羊皮筏子回来，不能用羊皮筏子过去。而长青王爷养尊处优，对此类物品接触相对较少，兴许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存在。”

易厢泉接着道：“更重要的是，这两种东西的形状都很是怪异，不符合凌波之象。”

夏乾想了想：“没有这种东西。不是木头不是皮不是泥土，乘上去像没有乘一样。”

“长青王爷被关进宫里，‘凌波’寻仙有可能是与亲信提前计划好的，也可能是临时起意。但凌波之法，一定是身为贵族的长青所能想到的、短时间能找到的东西。这东西不用费时费力加工成船即可浮在水面上，而且它本身比水轻。黑夜里，肉眼几乎难以看出来它的存在，是因为它接近透明色。”

夏乾一愣。

“是冰？”

易厢泉点头：“对。冰是我第一个考虑的。只要河水冻住，走在水上就像凌波一般。可雁鸣湖是咸水湖，冬日不会结冰，因此这个答案被我第一个排除了。但反过来想想，即便雁鸣湖冬日不结冰。但是他不能弄一块来吗？长青王爷是皇族，夏日用冰是常态，而冰比羊皮筏子之类的更容易联想，也更容易弄到。”

“城郊有冰库，应该不难弄到。”

“猜画是有时限的。你先去汴京城的冰窖找一块冰来，问好尺寸，让劳工搬运至码头，看看能不能乘人。毕竟是咸水湖，不知冰块何时会化。若我能出狱，会陪你一起去。到了岛上，看看有没有墓，可能是需要掘墓的。”

他说完，夏乾愣住了：“你不是在牢内吗？”

“说不准可以逃出去，”易厢泉眨了眨眼，似是没有说实话，“再准备一整张羊皮，万一出事，吹起来做羊皮筏子用，还能漂浮一会儿。你长在江南，泅水能力自然不差，应当是安全的。”

“那我们一起去？”

“一起去，不会出事的。”易厢泉很诚恳地点头。

夏乾忽然觉得，撇开青衣奇盗的事，易厢泉是不是只是单纯地觉得猜画可以挣到钱，能帮着自己盘个店。但如今看看眼前的情况。易厢泉身陷囹圄，青衣奇盗毫无动静，猜画一事也没有着落。他思来想去觉得这些事都很难达成，有些丧气。

“现在的情况不妙，但总要做些什么，想想那些好的事情。”易厢泉很认真地对他说道，“我会出狱，青衣奇盗也一定会被捕。等你买下店铺，到时候我们开个什么店好？”

夏乾心里好受了一点：“我在金雀楼的武擂押了不少银子，那家饭店就很不错。我要卖包子，我还要——”

夏乾还未说完那些宏图大志，小吏来敲了敲门，时间到了。他收拾了东西，慢慢走出牢房。等他出了牢房，汴京城已经陷入黑夜。他在街道上走了片刻，决定立即行动起来，在一挂着“仁”“义”“德”“信”的店铺里预订了一整张羊皮，打听了冰块的事情，得知冰窖贮存处在汴京城郊。如今部分河道冻结，正是储冰的好时机，但却无人购买，也不知怎么购得。夏乾决定先去找柳三，打算托人弄一块冰来。

“冰块？”柳三刚从金雀楼出来，戴上斗笠，摸着下巴寻思了一会儿，“夏家的下人弄不到？河道的冰块是有数的，你若需要，还要提前订呢。但我有个兄弟是做这个的，明日和他说说，酉时给你送到雁城码头。”

夏乾高兴得哈哈一笑：“就数你有办法!记得把中间掏空，就像个船一样。”

“怎么，长青王爷是坐冰舟去的仙岛？”

柳三倒是很聪明，竟然一下猜出了原委。夏乾赶紧捂上他的嘴：“不要告诉别人!”

“那玩意能当船？这是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易厢泉。”夏乾叹气道。

“听说库房统一新做了冰模子，比以前深了一倍。应该挺安全的。”柳三拍拍他的肩膀，“你去吧，我可不和你去。”

夏乾就知道他不可靠，生气道："易厢泉会和我一起去的。"

"怎么，他能出狱？"

夏乾低声笑道："说不定是越狱。你不要外传。"

"青衣奇盗有消息没有？"

易厢泉不让他乱讲这件事，所以夏乾只是摇摇头。

柳三抱臂道："这世道真是不太平，夏小爷，别忙着猜画啦。有件事你知道不？传说京城闹了疫病。大理寺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"

夏乾一怔："我怎么不知道呀？"

柳三着急道："消息被封掉啦，听着很是吓人。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，就怕官府封了消息，倒是死伤几万人，多么可怖哇!你和万冲什么的去打探一下，我先去买些药备着，实在不行回老家躲一躲。"

夏乾笑笑，只觉得他有些小题大做。现在还在正月，疫病一般也是在春天才会发生，何况自己没听到一点风声。

柳三一脸害怕的样子："夏小爷，你可别不信。我消息灵通一些，你快去打听打听!等打听出来了，记得告诉我呀，一定要告诉我呀!"

他挥挥手便走了，只留夏乾一个人在风中站着。他想了想，觉得"疫病"二字着实有些不可思议。不远处便是州桥夜市，夜市三更才关闭，此时正是热闹的时候。卖鸡杂的店铺排着长队，还有几个姑娘在小铺子那里挑着梳篦，怎么也不像刚闹了疫病的样子。

几个官兵走了过去，过了桥。桥西多是妓馆酒楼，望春楼、秋水楼、夏雨阁三家就占了一条街，酒楼对面是一排民居，而最可笑的是，酒楼妓馆的不远处是一家书院。书院的大门紧闭，民居全部黑了灯，酒楼的灯也一盏盏熄了。大概快到了闭市的时间。

夏乾没有多想，很快回去了。

三更的梆子响了。夜市散场，望春楼似乎有些动静。

第六章 疫病突发

望春楼内陪酒的姑娘都已经准备就寝，只有几个小厮守着夜。平日里擦桌子的小丫鬟小染咳嗽好几日了，始终不见好。她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准备从帷帐里钻出来倒茶，却发现壶里的水已经喝干净了。

她披衣而起，吱呀一声把房间的门打开。

青绿睡在另一侧。她闻声起身，迷迷糊糊地看看小染："打水去？咳嗽不见好？"

"多喝点水，这几日总是下雪，可能着凉了。"小染抱歉地笑笑，慢慢走出门去。

望春楼的厅堂很大，板凳已经翘到了桌子上。地面干干净净，被清扫得一尘不染。小染绕过厅堂，去后厨的水缸里舀水。她刚舀起一瓢，却听门外嘎吱作响。

夜深了，也不知是谁？

她咳嗽了两声，也顾不得了，干脆舀起就喝。

门外叮当响了几声。像是有一群人走过，站在门口不动了。守夜的小厮终于醒了，他赶紧点亮油灯，有些惊恐地问门外："是谁？"

小染也放下瓢，走到了厅堂里，裹着披风紧张地看着。

小厮有些恐惧，从一旁拿起了扫帚棍子。

门外的黑影越来越多，来人似乎都举着火把。突然，门开始响动，紧接着"哗啦"一声被撞开了。几个蒙着面的、穿着官服的人冲了进来。看了看四周，举起了腰牌。

小厮颤抖道："你们是什么人？我、我不识字——"

楼上的几盏灯亮了起来。一个披着鹅黄色外袍的女子出现了，看起来是掌柜的。她发丝凌乱，揉着睡眼眉头一皱："出了什么事？你们是官

府的人？”

她看起来很是紧张。其中一个蒙面人没有看她，只是指了指小染：“就是她。”

余下几人麻利地抬起担架，拿起绳索，把小染绑上去。

小染慌了，疯狂地叫了起来，披风也被扯掉了。奈何那些人身强力壮，很快将她绑起来，捂住口鼻，硬生生拖了出去。

女子见状匆忙上前：“你们干什么!”

“退后!”蒙面人眉头紧皱，“她得了疫病，还想活命，都回房间去!”

女子一愣。楼上的姑娘们纷纷惊恐地回了房间，她们尖叫着，颤抖着，躲在门后注视着厅堂。

几个蒙面的官兵看了看大厅。看到不远处水缸里的瓢还在动。又看了看淡黄色外袍女子，问道：“你是掌柜的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女子紧张点头：“是。我是鹅黄。”

蒙面官兵草草地说：“这几日你们待在楼内，不要外出。我们会送吃食和水过来。每日有人巡逻，你们若是有人咳嗽，便马上通报，切记不要再和她说话。出了事，会死人的!”

在这一瞬间，鹅黄愣住了。她没有见过这种场面，官兵似乎也不想再说些什么，只是命人抬了一些草药进来：“没有官府的敕令，任何人不得出门去!违者杀无赦!”之后退了出去，挥挥手，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。

门上闪现了几个影子，似乎在贴着封条。

这群官兵的速度太快，一切又来得太突然了。楼内的人怔了片刻，似乎此时才懂。鹅黄很快想追出门去：“等一下，你们说清楚——”

门被从外面闩上了。

她感到一丝惊慌，似乎此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楼上的房间传来呜呜哭声，几个女孩子拼命上前拍打大门。紧接着，一楼几扇大窗也被贴上封条，官兵在门口似巡犬一般来回地转。

鹅黄慌了，但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必须了解如今的情形，了解自己到底处在什么局面。于是她匆匆上了二楼，打开了小窗朝外望去。楼下排满了官兵，一个个拿着火把。小染还在担架上挣扎，但是整个人被盖了一块白布，已经被拖走了。

再看对面的建筑，那里是一排老旧民居。今日入夜之前还是灯火通明的，可如今已然漆黑一片，空荡荡的没有人了。每户民居都被贴了封条。民居后面是汴河，沿街没有灯，黑漆漆一片。侧头望去，隔壁的妓馆酒楼也被封了。几个蒙着面的官兵不时地巡逻。见她开了窗，呵斥她关上。

她绕到另一侧，再开望春楼的后窗。后窗对应的是书院的后门，书院里更是无人了。鹅黄关上窗，心里似乎明白了。疫病应当是出在这三家酒楼里，连对面民居也封上了。酒楼往来客人多，若是源头没有控制，可能不日就会传遍整个京城。

青绿抹着眼泪，上了楼来："鹅黄姐，怎么回事啊？今日我陪小染出去看病的时候，郎中说只是风寒。"

鹅黄紧皱眉头："很多年前京城也闹疫病，也没见过这种架势。小地方闹疫病，倒是可能会封村子。"

"怎么办呀，"青绿哭了起来，"我一直和小染是同屋。我会不会——"

"不要胡说!"鹅黄很是冷静，"你们去把二楼的窗户全都打开，先通风透气。我就不信，病了一个，还能死一屋？"

几个惊慌的姑娘赶紧开窗。一个小厮一看这个架势，拼命地撞着一楼的窗户。待窗户撞开，他翻身出去，却很快被侍卫围攻，又被扔了回来。几个姑娘想去水缸舀水烧水，却被提醒，方才小染是喝过的。吓得她们都躲得远远的。

"都冷静，回屋去!"鹅黄的声音很洪亮，"明天早上我去找官府商谈，我就不信他们能草菅人命!"

次日清晨，夏乾很早就来到了牢房门口等着。却见穿着官服的人进进出出，似乎很是忙碌。他一个熟人也没碰见，只等到了万冲。

万冲似乎一夜没睡，急匆匆地从正门出来，夏乾赶紧拉住了他。

“易厢泉今日能出狱吗？”

万冲有些奇怪地看着他：“怎么会出狱？”

夏乾挠了挠头，不知说些什么。易厢泉明明说过他出狱，可能只是一句玩笑话，自己居然还信了。

“我们忙得很，若你要看他，过几日再说。”

“那京城是不是闹了疫病？”夏乾明明知道万冲不喜欢他，为了柳三厚着脸皮问道。

万冲闻声回头了，他紧紧地盯住夏乾：“是谁告诉你的？是易厢泉还是——”

“这么说是真的了？”夏乾有些吃惊，“易厢泉没告诉我呀，消息被封了？”

万冲警惕地看了看他：“不要和任何人说起。任何人!”

语毕，他想走掉，但走了几步，又转头回来对他道：“疫病的事不要和人提起。若你再和别人说。我和我们头儿只怕要辞官回乡了!”他顿了顿，又不放心地看着夏乾，“不要和别人说!”

他竟然嘱咐了这么多遍。夏乾有些发愣，没想到柳三说的传言居然是真的，汴京城真的在冬日闹起了疫病。他悄悄退回门后，往里面看去。里面的人忙忙碌碌，似乎有的人在分发白布。

一场疫病悄无声息地到来，使人触目惊心。

夏乾走过街道，想趁着太阳还未落山的时候去雁城码头。冰块约定今日酉时送达，即便今日去不成，也要去和冰块的搬运工人说上一声。昨日的州桥一带仍然热闹，但是桥东似乎空了。望春楼、秋水馆、夏雨阁还有一座书院，全都大门紧闭。对面的旧居无人出入。他知道疫病的厉害，但是万万没想到会是这种荒凉萧索的场景。

空旷的街道上散落着纸片、木板、绳索和丢弃的白布。每一间民居的大门上都贴着封条，有些被吹落了，像纸钱一样在寒风中飘荡。望春

楼里如鬼宅一般，里面似乎传来隐隐哭声。

夏乾驻足片刻，被官兵呵斥走了。待他转身离开街道，却见不远处有几个小贩正提着包袱、拖家带口地往城门赶去。他们推开夏乾，吼道："留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没听到消息说京城闹了疫病？还不快走!"

夏乾本来对疫病还半信半疑，但此时听大家一说顿时觉得脊背发凉，想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。

疫病是生死攸关的大事，还是赶快通知家人为妙，于是夏乾找到了自家的店铺，要了纸笔，写了两张字条。一张是给自家下人的，另一张怕柳三字认不全，于是画了一个病倒的小人，让人给他送去。

傍晚很快就到了。街道灯火点点，百姓嬉笑而行，街上人潮涌动，又不似佳节时那种拥挤与喧闹。夏乾走在街上，觉得很是不可思议。大概是消息封锁得十分厉害，只在一小部分百姓中口口相传，一时间难以传遍整个汴京城。除去州桥一带，其余各地的百姓似乎对疫病的事毫无察觉。夏乾心情烦乱，决定先按计划行事，今夜先去雁城码头。既然已经通知了自家下人，若疫病真的闹得厉害，大家也会有所准备。

他顺着东街走，踏着灯火，买了一张热气腾腾的烙饼，又走了三条街，去"仁""义"什么店铺那里领了那整张羊皮。他将羊皮卷得小些，便于带在身上，又在卖包子的老婆婆那儿多买了几个笋肉包。临行前买了一盏灯、一壶茶水。

街上的小孩还在玩耍，唱着歌谣：

渔民笑笑，低头摇铃。

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。

不做牺牲，不可前行。

不要银两，不要黄金。

六条性命，留下即行。

第一条命，丢在草地。

第二条命，丢在船里。

第三条命，丢在河西。

第四条命，丢在烂泥。

第五条命，丢在鱼群。

第六条命，丢在石壁。

“第七条命，留给自己。只有他会活着找到长青，只有他会见到凌波仙女!”孩子们大声笑着，唱完《七个小兵》又开始四处乱跑。夏乾被小孩子撞了一下，觉得十分晦气。他第一次听到这首童谣，却偏偏是要出城去寻仙岛的时候听见的，顿时忧心起自己的安危来。他看了看城门，深吸一口气，鼓足勇气出了城，独自走向雁城码头。

夜很静，静得有些可怕。明月高悬，繁星漫天。汴河自城内流出，河道渐宽。周遭本有数位渔家，奈何冬日捕鱼困难，越往城郊走，人越稀少。

四周悬挂的灯火也少了。在接近雁城码头的地方，密林深处有一栋小屋。屋外有破旧木栅栏，像是种过花，不过都已经成了枯枝。一株老树下面拴了一个孤零零的秋千，在寒风中不停地晃着。夏乾看了看小屋子，里面亮了一盏灯。借着微光，可以看到屋后的树林里还有几个小小的坟包。

看到小屋，只是觉得有些奇怪；待看到坟包，夏乾已经有些恐惧了。他想赶紧前行，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却听门嘎吱一声开了。

“你为何在这里？”韩姜提着一盏油灯，吃惊地看着他。她披着大厚衣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提着酒壶。

夏乾也很是吃惊，他看看她，又看看屋子：“你住这里？”

“这里本是渔民的屋子，后来空了，我就搬来住。我去过很多地方，一般都找些空屋子住。”她疑惑地看看夏乾，“天也黑了，这里荒凉得很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夏乾犹豫了，不知该不该说冰舟的事，只是说：“和易厢泉约在此地了。”

“他出狱了？”

“没……”

韩姜见他吞吞吐吐，点点头，没有再问缘由：“进来喝茶？”

夏乾看了看四周，酉时未到，送冰的人还没来，自己也觉得屋外冷，于是点头进了门。哪里知道屋内乱糟糟的，有一张小床，被子团成了一个球。桌子上散落着酒瓶子、毛笔，还有吃剩的点心。唯一引人注目的是桌上摆了一只很好看的瓷器瓶子，里面插着梅花，花也谢了。

“唐朝的官窑？”夏乾还懂个几分，问道，“我爹收集过。”

他随手拿了个椅子坐下，哪知一坐椅子腿就断了。

“旧货市场淘的好货，”韩姜一脚踢开椅子，用脏兮兮的茶杯给他倒了茶，“我从未见过易公子，只听过他的故事，一会儿来了我要见一见。”

她把桌子归置了一下，让夏乾坐上。

夏乾看向桌子角落，那里堆着点心，好像是那日梦华楼送的，竟然还没吃完。

“你吃吗？”

“不吃不吃了，刚吃完笋肉包子。”夏乾赶紧摇头。

韩姜也毫不在意，吃了几个点心。

夏乾还在环顾四周，却碰倒了一箱东西。里面都是一些旧物，锅碗瓢盆，还有小孩的画。

韩姜道：“都是屋主的旧物，我都留着看看能不能换钱。”

夏乾赶紧弯腰捡起：“我毛手毛脚，也不知这毛病何时能好……咦？”

夏乾拿起一张画来。

这像是一个孩子的画。画上有一片芦苇荡，四个拿剑的小人，两个

不拿剑的小人，一个蹲在草地里的小人。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：庆历八年王贵。

“这是屋主的儿子，后面那个小坟是他的，全家都病死了。”韩姜把东西收拾起来，“我初来汴京四处找住处，和渔民打听才寻到这空屋子，说不吉利，没人敢住。”

“你就不害怕么？”

韩姜笑着摇了摇头。

夏乾抬眼从窗户向外望去。这里能看到雁城码头挂着一盏灯，用以提醒过往渔船。灯下是一片延伸出去的长木板，不远处是一片芦苇荡。

他低头看了看画。这个叫王贵的小孩子应当画的是小窗户看出去的场景。庆历八年？他想起了疯婆婆家里的那个牌位。

“城里也闹疫病了？”韩姜一边倒水，一边问道。

夏乾愣住了：“你也知道？大多数百姓都不知道。”

“刚刚进城就听说了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好在我在此地居住，离城里远，还安全一些。”

“我看他们封了一条街，很是可怕。”

“这么大动静，那不出几日，百姓就会知道了，”韩姜举起碗来，不知喝的是酒还是水，“若是强行焚烧尸体，会有百姓不满的。”

夏乾刚要开口，却见几个大汉抬着东西从远处来了。他匆忙和韩姜道了谢，便急急忙忙地出门去了。七八个工人模样的人候在那里，搓手顿足，似是在寒夜里等了很久、冻了很久。夏乾速速上前询问，这群人果然是受了柳三之托前来运送冰块的。

几名工人侧身拖着一个巨大的铜器具，手脚麻利地将铜制盒盖打开。一阵寒气逼来。盒子里是一块巨大的冰块，几乎没化开，冻得结实。几名工人又熟练地将它搬出，扑通一声放到河里去。冰块在河水中浮沉着，慢慢地稳了下来。

夏乾呆呆地看着，只见一名工人上前来：“六尺半的方形冰块。货运

来了，你快结账吧!”

“结、结什么账？还有，不是说好了将这冰舟的中间掏成盆状吗？”夏乾瞠目结舌。

所有工人立刻停了手，这七八个人将目光直直地投向夏乾：“一两银子呀，冰块钱和搬运工费。先结账，再帮你稍微掏空一下。”

“钱？柳三没给你们？”夏乾气得差点背过气去。

同他说话的工人，开始还是一脸憨厚，此刻脸色唰地变成冰块一般：“钱都是现结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贵？”

大汉怒道：“你当是买包子？”

“我听说也就一贯钱。”

“大宋建国以来都是六尺半、三尺二的长方形冰块。如今冰模子大了。你若嫌贵，可以，我们从中间锯你一半下来，给你打个折？”

这群人真是不好说话!夏乾暗暗叫苦，连忙摇头：“等我朋友来了再付，行不？”

大汉互相换了个眼神：“你朋友在哪儿？”

夏乾胡说道：“开封府。”他把后面“牢房里”三个字吞了。

“我有个兄弟消息灵通，开封府这几日忙得很!京城查出来疫病，从大理寺抽调人手去维持秩序。不出三日，京城都要人心惶惶啦，我们也要收工回去了。你那个朋友来得了吗？”

夏乾有些不知所措了。他想，反正今日只是运来看看，能不能站上人去。也许能退回去明日再送一次。说不定易厢泉真的会出狱，然后和自己一起去仙岛。

“我告诉你，这可退不了!你以为是冰的钱？搬运不要钱的吗？”

夏乾赶紧问道：“你们明日还开工吗？”

“开什么工？”搬运工疑惑地看着他，“你还不知道吧？消息流出来了，闹疫病了，我们都要回老家避难。”

夏乾顿时慌了，疫病、易厢泉入狱、猜画这三件事都赶在了一起。而猜画的时限是正月二十日一更，今日是正月十八。劳工们刚刚说，自今日起都没有人来运冰，那以后怎么去仙岛？

他冷静了一下，理了理几件事的先后顺序。即便疫病真的闹得很是严重了，夏家今夜不可能举家离京，如今应该还在举家收拾行装。而易厢泉一时半会也无法脱罪出狱，至于仙岛……最好登岛时机就在今夜。

想到此，夏乾迅速地瞟了众人一眼：七八个人，皆是二三十岁的壮年男子，手臂有力，干惯了体力活儿。这要是群殴起来……

夏乾赶紧掏出钱袋，一数，顿时蒙了，抬头看了七个劳工一眼，赔笑道：“我就三十文……”

现场霎时间一片寂静。

夏乾冷汗直冒，伸手摸向腰间，先摸到了那根孔雀毛，又摸到了玉佩。他一狠心，把玉佩揪了下来，恋恋不舍地看了它一眼：“玉佩押给你们好了。”

灯光下，玉白如月色。这是父亲给他的双鱼玉佩，上好的羊脂白玉，从出生时就带着。

但周围却没人说话。夏乾感到一阵寒意，这才抬头，发现这七八个壮汉都死死地盯着自己。

“你没钱？”为首的劳工恶狠狠地问着。

夏乾没敢接话，他仿佛听到了拳头攥紧的“咯咯”声。

为首的劳工横眉竖眼，似乎是说书段子里描述的山间土匪。他上前两步，伸手要拉住夏乾的领子。夏乾赶紧往后缩一步，道：“好汉!玉佩是家传的，少说也值一百两!”

劳工的目光立刻从夏乾身上转移到了他手中的玉佩上，一把夺下，细细看去：“谁知是不是假货？”

“我名为夏乾，是夏家独子。南夏北慕容，想必各位知道，夏家商铺遍布天下。我只是今日没有带钱，还请各位——”

“看你油嘴滑舌、油头粉面定然不是什么好小子!你说话算不算数我们哪里知道？我看这玉颜色不像是真货。”

夏乾气得哭笑不得：“羊脂白玉都这个颜色!”

“我看也不像真的，我见过玉的，有点青色。”后面有一个劳工上来，嚷嚷着。

“大哥，你说的是翡翠吧，这是玉!”

夏乾还想争辩，但他觉得越发紧张了。

这几个大汉虎背熊腰，有人奋袖出臂，可见手臂上纹着龙虎，不像好人。这里可是荒郊野岭，面对七八个贫穷的壮汉，假设他们真的信了自己是夏家独子，起了歹意绑架自己……

夏乾一下攥住袖子，袖子里面是徐夫人匕首。此番动作自然不能逃出为首大汉的眼睛。劳工一把攥住夏乾的袖子，一下扯开，匕首露了出来。

“好刀!”劳工赞叹了一声。

夏乾气得七窍生烟：“徐夫人匕首，是匕首!”

“什么娘儿们匕首，就是好刀。就它了，你走吧。”

夏乾愣住了。自己马上独自一人去找仙岛，若是夺了自己的匕首，这下真的要手无寸铁了。

劳工们心满意足地看着那个匕首，议论着，赞叹着。夏乾呆了一呆，随即求道：“大哥，行行好还给我!我要去岛上，没点防身的家伙可是回不来呀!”

为首大汉呸了一声，转身要走。

只听一阵脚步声。大家抬头一看，不远处有人顺着河岸跑来，灯光昏暗，对方是孤身一人，却背着个大包袱。

是韩姜。她站定抬头，气喘吁吁。劳工见二人一伙，来人又是个姑娘，便客气了一些，说明了状况。韩姜犹豫一下，掏遍全身，终于翻出一些钱财来。

大汉点了点，沉声道："俩人一共八贯，还是不够。"

韩姜咬了咬唇，低头恳求道："大哥们行行好。我们此行真的很危险，匕首还是留下吧。这是我所有的钱，我现在……身无分文了。"

她看着众人，想再哀求几遍。

夏乾瞅着她，竟然说不出话来。他认识这个姑娘不久，只觉得她是那种不愿意、也不擅长求人的人。劳工见状，却见她身上的衣服的确洗得脱线，又是一姑娘，哀叹一声。

"这让我们兄弟怎么分？我们都是穷人，一家老小，冬天生意不好做，留着钱财过年呢。"

年明明已经过了。夏乾问道："你们到底要怎么办？"

大汉答："匕首充钱。"

韩姜叹息一声，朝着夏乾道："给他们吧，回来再要。"

"可是没有东西防身哪——"

"我来防。"

她说了三个字，没有再说下去。夏乾却是一愣。大汉见状，一哄而散，各回各家。

月夜，雁城码头唯剩下两人一冰舟。

"你也要去？"夏乾吞吞吐吐问道，他是希望韩姜跟去的。

"上去吧。我跟你走一趟。明日不知有没有人再来搬运了，今日可以先去一趟。江湖人办事，见人有难，能帮忙就帮上一把。往后出了事，你也帮衬我，对不对？"

她带了许多东西，腰间还别着酒壶。夏乾哎呀一声，劝道："出门就

别喝了。”

韩姜瞪他一眼：“我天天喝。你不让喝酒，我可就不去了!”她说完，竟然率先踏上了冰舟。

冰块真如易厢泉所说一般大，夏乾目测一下，冰块厚一尺有余，韩姜刚刚踏上便下沉了许多，而冰块上端与吃水面还有些距离的。夏乾见状也立即上去了，冰块沉得厉害。他顺手将灯放在冰舟前头，抬头看了看远处平静的水面。今日无风，水面漆黑一片无波纹，不远处可以隐约看到小型岛屿。夏乾放心了几分，他家在江南，自幼喜欢泅水嬉戏，水性倒是不错，也会划船，现下情形比当初预想的要好上太多。

然而他站上去，才发现没有可划船的东西。

韩姜从包袱中掏出两块不长不短的木板递给他：“这是你刚刚坐坏的凳子拆的。坐下划，稳一些。”

夏乾哦了一声，依言坐下，双手持板划起船来。水波荡漾，冰舟很冷，月色也冷。雁城码头的灯微微晃动着，似在和二人挥手告别。

“有地图吗？”韩姜盘腿坐在前头，又开始喝酒，斜眼看了他一眼，“不会连这都没带吧？”

“有的，有的。”夏乾赶紧掏出来给她看。

韩姜放下酒壶，抬头盯着四周瞧了一会儿。雁城码头的灯光逐渐暗了下去，往前看，依稀可见黑黝黝的千岁山的影子。山体之上是暗蓝色的夜空，夜空中不仅有一弯明月，也有漫天灿烂星辉。在点点星辉之中，韩姜慢慢辨认出了北斗七星。之后垂下头，借着冰舟前灯笼发散出的朦胧灯光，看着地图指了方向。

千岁山是可以依稀看见的，但韩姜还是愿意用古老的星辰定位法再做确认。夏乾顺着她指的方向慢慢划着，这才发现有韩姜跟着是一件多么明智的事情。

寒风吹面，一更刚过。群山绿树都已陷入沉睡，唯有木板击水之声不绝。

走了一阵，夏乾的心慢慢放松下来，感慨道：“易厢泉不在，还好有

你跟着，只怕路上会遇到诸多糟心事。”

“我小时候第一次独自出门，在渡河的时候被船夫敲了竹杠，钱也丢了，船夫把我丢在一个岛上。几经周折才被人救回去。我师父事后教训我一通，说：‘没把你卖了去都是好的。’夏乾，我看你的样子，就知道你很少去这种荒无人烟之地。这种地方最好不要一个人来，和你走一趟，应该能省掉你不少事。”

她说话时，水面忽明忽暗地映在她的脸上，是回忆的波纹，只是有些不清晰。

夏乾满怀感激：“不知怎么谢谢你才好!”

韩姜摆摆手：“有钱了记得分我一成。”

夏乾赶紧点头。他今日从顺天门出来，绕过金明池，顺着汴河沿岸步行。汴河是航运的主要通道，亦名为通济渠，是大运河的一部分。行至雁城码头遇到韩姜后才改成冰舟行进。但二人行舟不久，便遇到一条岔路。

这岔路是由岛形成的，这是“仙岛”的第一个怀疑目标，名为逐鹿岛。对应地图可以看到，逐鹿岛附近有三个稍大些的岛，为白鹭岛、碧鸳岛、灵狐岛，都是以形状命名的。从逐鹿岛开始形成两条岔路，岔路左侧是汴河支流金曲河。金曲河最远处可见千岁山。金曲河河道细窄，暗礁多，而后地势平缓渐渐开阔，连通雁鸣湖。而从金曲河到雁鸣湖，是木鱼集中之地，也是当年士兵频繁搜索的地方，平常的小舟是无法通行的。

雁鸣湖上有诸多小岛，极小，有些只能站上去几个人。而地图则标示了十二个岛。这一带原本是山地，导致暗礁丛生。虽然是能看见千岁山的轮廓，但也需要绕过所有暗礁方能到达。

极目远望，行舟的终点便是三座山峰。这三座大山都称为千岁山，形如山字，最边上两个矮的好像两个“门神”。夏乾一边划船一边发呆。他想了想，怕弄混，偷偷给这两座山取了两位有名的门神名字：西边一座叫“尉迟恭”，东面一座叫“秦叔宝”。

但易厢泉在地图圈了几个圈，他们所去的山洞可能既不在“秦叔

宝”这儿，也不在“尉迟恭”这儿。而是距离这两位“门神”尚有一段距离的中间一座山。夏乾想了想，就叫那座山包公好了，谁让它最黑呢。

他想到这儿，嘿嘿傻笑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韩姜问他。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夏乾生怕韩姜说自己傻，赶紧划起来。水域渐宽，水流却越发湍急，不得不小心行舟。而前方黑暗一片，此时已经看不到河岸——他们已经身处河的中心，抑或说湖的中心。墨色的河水深不见底，四周除了水就是水。

韩姜抬头仰望星空，生怕错了方位。若是方位错了，会误入小岛群，冰舟为暗礁所伤，只怕二人会有危险。

船向西行，微微绕弯再向北行，只隐隐瞧见第三座千岁山“包公”模糊的影子。

“天空好大。”韩姜看着天，喃喃道，“我们好小。”

“周围好黑。你可别掉下去咯。”夏乾接话，怕她喝多了掉河里。他回头看了看，有些忧心。雁城码头的灯光早就看不到了。

“易厢泉查案是为了他师父邵雍吗？”

韩姜也不知想起什么来了，突然这么问。夏乾答道：“为了师父和师母。只要抓到青衣奇盗，也许就能查出师母的死因。易厢泉这个人看着安安静静与世无争，其实从小就死心眼，认定了的事就一定要去做，不查出来不会甘心的，”夏乾摇摇头，“可是真的很难。”

“京城闹了疫病，官兵都在忙。易厢泉只怕很难脱罪了，”韩姜把酒壶直接扔到湖里，“人活着就是难。”

酒壶在水面漂着，就像一根无依无靠的枯朽浮木。

二更天了。

此时，汴京城内州桥以东，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。不远处的望春楼内已经哭声一片了。几个小厮在后厨找水。春绿不停地咳嗽，大家都惊恐地看着她，不敢靠近。

“鹅黄姐，我们快没水了。”春绿的声音沙哑。

鹅黄没有说话。她看了看屋内哭泣的众人，上前去拍打着大门，嚷道：“给我们送些水来!”

门外的官兵不为所动。他们似乎只负责巡逻的工作，不管望春楼内人们的死活。春绿黯然地垂下头，只得回到自己的房间趴在桌子上哭了。几个女孩子围在水缸那里，想再求些水来。

鹅黄看着哭泣的众人，面色一凝，没有说什么。她回屋换了一套深色的便衣，去后厨找了一个桶，之后很轻巧地跳上了二楼的窗户。

“鹅黄姐!”几个姑娘惊讶地看着她。但是鹅黄没有理会，她将窗户推开了一条缝。此时的夜色还算明亮，街上的官兵个个提着灯笼，官兵到底有几人、这些人又在哪里站岗，一览无余。鹅黄看了一会，摸清了他们巡回的路线，这才猛地开窗，翻身跳出了窗户，悄然避开了官兵的视线跳到了后街上。

有几个官兵走来了。鹅黄躲在了柱子后面，等那些官兵走掉，便快速地跑过去跳上屋顶，就像无声的影子。她抬头向前看去，汴河波光粼粼的，就在不远处流淌着。只要穿过眼前的几座旧民居，打一桶水不是难事。说不定，她可以来回数次而不被发现。

又有官兵过来了，还牵着几条巡犬。鹅黄心中并不紧张，她此时已经弄清楚了官兵巡逻的频率。她伏在屋顶，停了片刻，官兵就慢慢走掉了，连巡犬都不曾听到任何动静。

他们又走远了。

鹅黄直起身来抱住桶，打算跳下去。那桶磕在了瓦片上，发出一声几乎不可闻的声响。

“什么人？从屋顶上下来!”

鹅黄僵住了，她万万不会想到有人发现自己。根据方才观察的官兵巡逻路线，她身后不应有人才对。侧眼看去，那人举着火把，站在望春楼前面。不远处的几个官兵闻声想赶来，被那人抬手拦住了。

“自己下来!”

声音很粗，是燕以敖。

鹅黄努力保持冷静，跳下了屋顶。

燕以敖将刀举起站在旧居门口，用白布蒙着口鼻，眯起眼睛打量着她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鹅黄慢慢放下水桶。她直面大理寺少卿燕以敖的时候还是有些心慌，定了定神：“我只是去打水。”

“水和药会在亥时送入望春楼。”燕以敖狐疑地看着她，一字一顿地问，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望春楼的掌柜。我不能看我的人平白无故地死在里面!我知道你们的手段，若有疫病，统统封楼不让人出去。你们这群狗官——”

“住口!给我回去!”燕以敖抽出了刀，眼神很是犀利，“若你们得了疫病，水桶、碗筷都是用不得的，这些，”他用刀背拍了拍鹅黄的水桶，“都不要带出来!如今疫病的源头没有查清，你们这些可能害了疫病的人更不能靠近河岸!”

鹅黄怒道：“留着等死？这就是你们这群狗官口中的‘大义’？”

“我们的安排自有我们的道理，总比祸害汴京城百姓强!”燕以敖的刀从未放下，“你忘了吗？不得出楼，否则杀无赦!”

鹅黄不言。燕以敖紧紧注视着她：“我们很快就送水给你们，还会有防病的草药。你们若是有人发病，过会儿也将他们抬出来送去给郎中治疗。孙家医馆的郎中会统一义诊，放心，我们只是为了一方百姓，绝对不会草菅人命!”

为表诚意，他率先收回了刀。

鹅黄没有说话。她看了看空寂的街道，又听到望春楼的哭声。犹豫一下，将木桶一掷，转身回了梦华楼。

燕以敖看着她的背影，没再说话。只是侧过脸去，吩咐官兵快点把东西送进去。

“汴京城以前有过疫病吗？”夏乾注视着不远处的山，问道。

“应该有过，只是我不清楚。若出了疫病，应当会尽快隔离，将尸体火化。这是天子脚下，更加马虎不得。”

夏乾点点头，抬头看向远方。千岁山像是夜幕中从西边升起的黑色云团，又像是精妙的泼墨山水画。但画卷过于漆黑，唯有月光照射下方可隐约见到凹凸不平的山体和嶙峋怪石。千岁山驻守江畔，正悄然等待二人到来。

韩姜眯起眼睛，她本是坐着的，现下一下子站起，望了望山，又看了看北斗七星。

她这一站，冰舟居然狠狠晃了两下，竟有被水没过的趋势。韩姜险些摔倒，却双脚一动，一左一右踏在冰舟两侧，立即站稳，冰舟也稳住了。这一晃，让夏乾一下子紧张起来：“我们的冰块比长青王爷的大，而且高了一倍，应该还算安全。而你……你喝了这么多酒，居然还站得这么稳。”

韩姜得意道：“习武之人，一个打八个都不是问题，除夕那日我还教训了一帮纨绔子弟呢。但这冰舟虽大，却乘了你我二人。若是天气极寒，冰块可数日不化。而近日是融雪天气，气温回暖，何况水中含盐，只怕冰块撑不住太久。枉我还带了不少有用的东西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把东西丢下去减轻重量。你可带着羊皮了？”

这可是保命的东西，夏乾赶紧点头。

两人说着，眼见冰舟逼近千岁山。夜空深蓝，山体漆黑，给人一种浓重的压迫之感。而山上草木茂盛，依稀可见临近河岸有几株粗大的树，垂下它们深绿的幕布一般厚重的叶子，将山体盖住一部分。

月光明亮，山水即在眼前，却让人手足无措。

韩姜拿起地图，借着灯火仔细看着：“易公子圈的范围很大，我们需要贴着山体两侧寻找一阵，登陆时一定要小心暗礁。”

夏乾划着冰舟，心中暗想，黑灯瞎火却偏要找个山洞，真是比登天还难。看着山，他又觉得有些怀疑：“当年长青王爷被这么多人搜寻，若是真在这山里，他们会没发现？”

韩姜拿起地图道：“这里更远。他们以为是仙岛，因此官兵多半搜索

的是雁鸣湖全湖和湖上的小岛，没有来过千岁山。”

夏乾挠了挠头：“走陆路到这里真的要很多天？”

“绕过雁鸣湖，而且要走崎岖山路，走陆路真的很难到达。”

语毕，她伸手入水，随意一捞，手中竟有一条肥硕的木鱼。韩姜抓起鱼尾：“木鱼价格昂贵，很难料理，贩卖得也很少，这里居然随手可捞取。”

“你是刚来汴京？怎会懂得如此之多？”

“我是第一次来，银两不多，还想着去卖鱼呢，奈何没有你这划船的好本事.”

“你……平日里都如何赚钱生活？”

“想办法赚。有时候跟着散戏班子去跑龙套。有时候……”韩姜没有说下去。

夏乾叹息一声：“什么活儿都干喽？”见韩姜依旧沉默，夏乾赶紧补上一句：“干些正经事，挺好，不像我，什么也不会。”

“我以前在庙里见过一个常来玩的哥哥。他也是富贵人家的孩子，开朗善良，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四处游历，看看大好河山。但他是老来子，父母年岁大了，哭着求他留下。他并不情愿，却勉强同意了。于是他在十七岁那年娶了妻，纳了两个妾，担起了家业。再后来有了孩子，四世同堂，过上了旁人羡慕的日子。”

“他开心吗？”

“与其说是开心，不如说是看着过得还算舒服。”韩姜看着远处的山峰。

“那不就好了？”

灯光映在水波上，将河水投射出星星点点的光影。韩姜却漠然盯着前方那团影子，又闭起双眼，似乎是被光影刺痛了眼睛。她缓缓开口：“后来家里落败，父母病故。他还不清欠债，跳湖自尽了。”

夏乾愣了，随即咧嘴一笑：“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，这也太——”

“其中的很多事情不好说，但是夏乾，”韩姜转过头来看着他，“他真的和你好像。”

韩姜没有再说话，但远处水道变得狭窄异常。

水下似乎也有成群的锋利岩石，冰舟开始晃动起来。她将手探下去，只觉得酥麻一片，水下竟然是大片的快速游动的木鱼。它们成群地游着，密密麻麻。夏乾探手下去，感觉像是小颗粒的冰雹砸在手上，便迅速缩了回来。

“靠岸吧，”她站起来，从包袱里掏出司南摆弄几下，惊诧道，“附近有磁石，司南不能用。”

夏乾心中也一凉。他们如今看得到北斗七星，但进了树林茂密之处，或者洞穴之中，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辨不清方向是最糟糕的事。

渐渐地，冰舟已经停靠。夏乾迅速挽起裤腿，也不顾脚上穿的昂贵锦靴，“噌”一下便下水去。水流虽急，却也仅仅到了夏乾的小腿。

“小心!很凉吧……”夏乾想伸手扶住韩姜，但韩姜哪里需要他来扶。她一跳便上了岸，又从背囊中取出两枚钉子，拴上绳子，一手将钉子扎入冰船，另一只钉子扎入地面。如此，冰船便不会恣意漂去了。

夏乾惊讶：“你居然准备得这么周到？”

“这包袱是我常备的，有事直接拿了就走。”

韩姜又麻利地从背囊中取出一盏小灯，快速点燃递给他，自己则拿起原先冰舟上那盏，又看了看地图。

群山环绕，星空璀璨，月上中天。

韩姜灭灯，折了树枝做火把燃烧。四周的树叶划破了夏乾的衣裳，二人一路无言，顺着易厢泉所画之地慢慢寻着，但走了很久，什么都没寻到，只是不停地在山间打转。

“这种山洞夜晚实在难寻，我们可以明日再来。我刚才想了想，觉得此行还是太仓促了。现在是冬天，总是能弄来一块冰的。”夏乾气喘吁吁

地转头对韩姜道。

正月里气温比较低，二人却已经汗流浃背了。韩姜也感到疲惫，又拿起地图细看："既来之，便寻之，找到入口再回去也不迟。易公子的推断并没有什么问题，毗邻瀑布之处水流湍急，木鱼最多。

"也许这整片湖都是木鱼，但没人说木鱼出没地就是仙女所在地。整个传说虚无缥缈，易厢泉的话全都是推断。他只是觉得官兵搜寻了这么久都没搜到，仙岛一定不在湖上，那估计就在山洞里，但是我却觉得，仙岛都未必存在。"

夏乾言下之意，整个事件都有可能是胡编乱造的。他说得不无道理。韩姜思索片刻，抬头观星道："我们在走回头路，这是第二座山和第三座山中心处，两山相连。"

"是'包公'和'秦叔宝'手拉手的地方。"

韩姜一愣："那是什么？你起的名字？"

夏乾嗯了一声，沮丧地踢了地上的石子，却听到一阵细微的水声，从不远处传来。

他愣住了，挠挠头，突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。

"韩姜，地图会不会标注不全？"

韩姜垂目而观："也许。地图都是人画的，也不知是哪年画的了。或许它标注着两山不相连，实则相连。"

夏乾高兴地指了指"秦叔宝"："那边有水声，兴许会有地图未曾标注的瀑布。激流生木鱼，木鱼都无目。你说……山洞会不会不在'包公'这儿，在'秦叔宝'那儿？"

韩姜闭目细听，真的隐隐听到水声。她信了夏乾的话，二人提灯前行，走了好一阵，终于回到了"秦叔宝"山下。

它的山峰比"包公"更险，树木也更密。

二人行走片刻，夏乾便大叫一声——在瀑布一旁，山体有一处被树木遮蔽，却隐约现出一个一人高的洞。若不细看，根本是看不到的。

韩姜率先走了进去，夏乾跟在后面。洞中溪水没过膝盖，木鱼成群游动。二人皆小心翼翼蹚水向前，水渐浅，夏乾却急了：“前面没路!这可如何是好？这下糟糕了，难不成真要回去？”

夏乾抬头看向洞顶，只觉得漆黑一片。

“传说仙岛可是绿荫密布的，想必是水源充足、阳光充足之处。必是露天有风的。通常无人打扰的地方，树木会常年生长，扎根深。如今唯有顺风而行，寻找洞口，再看有没有树根伸出。”

她一番言论，似是自言自语。夏乾听了嘟囔道：“我觉得长青王爷一直在编瞎话，不过，你懂得也真多。”

“只是你不常出门。”

“不，我常出门——”

“只是不常去野外，”韩姜补充道，“很多事要吃过亏才知道。”

洞内似有微风浮动，二人抬头看着火苗的方向，徐徐前行。石壁上真的有树根盘枝错节，将细小的根茎延伸出来。

韩姜走了几步却停了，她发现侧边有一小洞。

夏乾也提灯看去：“我觉得有些奇怪。长青王爷若真的是第一次来，他难道也是爬上去的？这洞也太过隐蔽了些，他又如何得知此处洞中有洞。”

韩姜抿了抿唇，一边从行囊中掏着什么，一边念叨着：“我也觉得怪异。你我可是知道仙岛的确存在，故而来此寻找，还是在易厢泉的指引下才找到的，而长青王爷失足落水，哪里能找到这种地方。夏乾，你先退后。”她从包袱中拿出一物，引火燃了，丢掉洞里。

只见亮光一闪，洞内冒出些许烟来，夏乾奇怪道：“你扔了什么进去？”

“洞内可燃火，表示还是能呼气的。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……有些洞若是随意燃火，是会爆炸的。”

“爆炸？”

韩姜摇头："那种洞应该不常碰到。除此之外，你看那烟向回飘。"

"有风？"

"对，那个洞估计是连通外面的，外面的风要强一些。咱们上去。"说罢，韩姜居然攀着石壁，轻巧地爬了上去。

夏乾本想打头阵的，哪里知道她喝了这么多酒，居然这么轻松地爬了上去。他赶紧跟上，撑起双臂慢慢爬上去。洞口并不大，只能蜷缩爬行，好在前方隐隐透着亮光。

这个洞真的有风穿过。夏乾觉得那微风清新地拍打在自己的脸上，虽是严冬，却好似春寒料峭之时迎面轻拂的杨柳风，不冷不热，似乎夹杂着水汽与植物的独特香气。

夏乾使劲嗅了嗅，又闻到了韩姜身上的香气："呃，你身上的味道……是什么？"

"味道？"韩姜停下，艰难地抬起袖子闻了闻。

夏乾突然觉得自己不该问，赶紧解释道："不是什么怪味，挺好闻的，像是香草之类。"

韩姜动作一滞。夏乾一下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想改口，韩姜却回答了他："就是香草，女孩子总喜欢有香味的东西，那些香花脂粉对我而言……太贵了一些。屈原不是也很喜欢，挺好。"

夏乾却咧嘴大笑，费力地爬着："对!香草的味道并不亚于鲜花，花与脂粉未免俗气了，古人贤士都用香草的。那我下次也用来熏熏——"

"有亮光。"韩姜用刀柄戳了戳他，让他抬头看，自己则快速向前爬去。夏乾紧随其后，待到了明亮处，山洞已尽。

二人跳了出去，双脚落地，都吃惊地瞪大了双眼。

第七章 仙岛寻尸

“道家有洞天福地、仙人居住一说，没想到，没想到……”韩姜震惊地注视着眼前之景，嘴里反复念叨“没想到”。

“……没想到真的这么美。”夏乾半天才接话。按理说要吟上几句诗来，但他想不起来什么好句，反倒不如这句话简单直白。

洞天福地，所为洞天也可以指字面意思，即可见方寸天空之地；福地，自然是有福气与灵气的地方。环顾四周，全都是山体，黑黝黝的山体环了一周，而顶上却是巨大的、圆形的天空，宛如一口天井，韩姜和夏乾二人正在井底。洞口离地百丈，似乎离夜空很近，近得能看清夜空中所有最美的星星。浩浩苍空，如水的月光似乎已经缭乱了，它倾泻而下，令人能看清眼前的景物——黑色陡峭的石壁与成片的参天大树。

树似乎不是单纯的绿色了，而是黑夜、月光、树木天然的深绿混合而成的柔美色彩。它们成片地依靠在山体两侧，似是安静地站了千百年，吸收着水汽，看着日月星辰整日整夜从这里升起又落下。

在这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，氤氲水汽轻轻笼罩了此地。远远看去，黑夜、岩石与树都被近乎乳白色的水汽包裹住，若隐若现，如同生长在云端。云雾与夜空又相互融合。

刚刚从一个漆黑的小洞钻出来，夏乾、韩姜二人却能一下子见到这种奇丽之景。那是多少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也换不来的景色，被名师彩绘成的华丽屋顶也抵不过这方寸土地的一角。

夏乾怔怔道：“韩姜，你说这里是不是……是不是……”

“如果这里不是……哪里还是？”

女孩子看见好看的东西都喜欢瞧上一阵。韩姜还在张望，夏乾率先走上前去，哈哈大笑三声：“我们找到啦!”

“没有，”韩姜拉住了他，“仙女在哪儿？”

夏乾叹口气，又往前走了两步，水汽便将二人牢牢包裹住。他们提

着那两盏小灯，也成了一团暖洋洋的橘黄色光球。他们走着，水汽浮动着，人的思绪似乎也随着水汽浮动，远远飘散开了。

只有脚下的路才能时刻提醒他们是真真实实踏在地面上的。

走了几步，韩姜突然不动了。她抬起头，看看四周，又看看夏乾。夏乾也同样望着她，傻傻问道："你……怎么了？"

"没怎么，没怎么，"韩姜低下头去，"就是想喝酒了。"

"回去再喝!我都想了，用这笔钱盘下金雀楼，我说不定就自由了!"

"开店做生意吗？"

"我也不知道，你呢？"

"我也不知道，"韩姜看了看远处的浓雾，表情也藏在雾里，"我从来都不知道。"

"我还要去很多地方!西边有沙漠，东边有大海，北边有雪山，南边是我家，是个挺美的小城。东边西边我都没去过，以后肯定是要去的。人活着就为了看看美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"夏乾兴高采烈地盘算着未来。韩姜似乎没有这么开心，水汽很浓，她的脸也很朦胧。

夏乾感觉到韩姜情绪低落，还想对她说点什么，韩姜却提灯慢慢地走了。她走得很慢，像是这条路怎么也走不完。两个人各自怀着心事，一个一味地向前走，一个傻傻地在后面跟着。忽然，前方空出一大片地来，空地之中有棵参天大树——树高几十丈，直刺天空，树叶遮天蔽日，郁郁葱葱；树身粗壮，数十人方可围住。

"这树为何如此高大粗壮、养分好？"夏乾快步上前，提灯照着，顺势望去，只见树干隐约刻着许多字。这些字刻得比夏乾高些，他只得踮脚细看，一拍大腿："好字!"

他本身不会看字，不过这次被他说中了。

"不仅是好字，而且是一刀刀刻上的，"韩姜提着灯笼踮起脚仔细看着，字可比她高多了，"这不是随意刻的，而是先用笔写上再刻。刻得深浅适当，丝毫不差，应该是用极细的刀一点点刻的，就像画画。如此精

细的活儿，一时半会儿是无法完成的。”

夏乾提着灯退后几步，看着树上的字，念道：

寒露成霜已隔秋
故园依稀君安否
不夜窗前风彻骨
相思门外雪白头

夏乾啧啧一声：“情诗？”

韩姜上前轻轻拨弄着树干，又找到题目念道：“《思卿》，名字真是够直白的。卿，可是长青之意？”

“真的吗？”夏乾赶紧上前，“没有落款。”

“远处枝干上面还拴着两根红绳。这当是许愿之用，将愿望系在绳子上以求实现。”

夏乾踮着脚，拉着一根红绳：“除了绳子，什么也没有呀!”

“不要着急。过了这么久，就是有也早被风吹跑了。至少此地真的有人住过，还是有情人呢。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。”

二人继续向前走，顺着小路七拐八拐。小路弯弯，像是曾经被人用心修理过，如今却杂草丛生了。待转了九曲十八弯，终于见到远处浓雾中有一座茅草屋。

夏乾兴奋地要冲过去，韩姜一把拉住他：“小心些!”

“路都荒成这样了，不会有人了!”

韩姜叹道：“有屋子又怎样？我们要找的是骨头。”

夏乾听到此，心里一凉。易厢泉也要求过他，若是有墓，可能需要挖开，找到骨头之类的带回去。夏乾开始为掘墓的事而担心，韩姜却一把拉住了他的袖子，脸色微变，指了指远处的房子。

就在夏乾思绪飘远之时，韩姜却一把拉住了他的袖子，脸色唰一下变白了。

“声音，我听见了声音，是我喝多了吗？”她喑哑着嗓子，并且刻意压低了声音。

夏乾无所谓道：“我怎么什么都没——”

他突然不说话了。

真的有声音，从屋子那边传来的。

夏乾低声道：“怎么会有人？怎么可能有人？”

“说不定真有人。”韩姜右手扶起腰间的刀柄，缓缓向前走去。夏乾紧随其后，二人走了两步，却听那人声越发清晰：

不夜窗前风彻骨

相思门外雪白头

语速极快，有点含混不清。但是那声音极度怪异，不似人声，又分明是在念叨这两句。

夏乾立刻不往前走了，也拉住韩姜：“你听见了吗？有人在念诗!”

“我听见了，”韩姜脸色仍然苍白，“世间哪有鬼怪？所以要前去一看。”

世间的确无鬼怪，但是想想吴村听到山歌的经历——无鬼怪，却有胜似鬼怪的怪物，这样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走了片刻，人声忽然止住了，他们眼前出现一间破旧的茅草屋。万物无声，月光下雾气中，它显得格外安静。这种无人之地的破旧房子一般带着诡异的气息，而眼前的房子似乎有些出尘的意味。屋顶上铺着金黄的、厚重的干草，粗木的门框反倒显得有些可爱。

夏乾还在发呆，一旁的韩姜却已经做好防卫的姿势。

她谨慎地盯着茅屋，低声道：“小心，若是有不测，走为上计。”

“好……”夏乾一个好字没有吐清晰，却听见屋后扑棱棱的声音。定睛一看，屋里居然飞出一群色彩斑斓的鸟。

“鹦鹉？”韩姜诧异地看着眼前的奇景。

一群五彩的鹦鹉扇动着绚丽的羽毛飞在夜空中，直愣愣地在树顶盘旋，又飞向夜空，在圆形的洞口上方盘旋，最后飞过峭壁，一直飞至灿烂星空中去。

时下富人家里也是喜欢养鹦鹉的，夏乾也养过。肥头大耳的鹦鹉终日被喂得饱饱的，在架子上浑浑噩噩过日子，也学不会三言两语。此地的鹦鹉居然充满灵气，不仅飞得高，动作敏捷，连学人说话居然都学得如此之好。

这话是谁教的？

夏乾心里一寒，难不成有人？

他没有发问。韩姜却好像明白他想问什么，与他对视一眼：“现下不好说。不过，以鹦鹉的数量来看，多半是繁衍了好几代，那句诗也就这么一代代被鹦鹉口口相传。”

她话音未落，却又见一群鸟飞过天空，这次是一群白色的鸽子。它们挥动着翅膀，仿佛白色的鱼游弋在夜色中，在云端不住穿梭，夜空也看不出是天还是海了。

雾渐浓，夜如水。韩姜站在屋子前望着夜空，浓雾湿了她青黑色的衣衫，她似乎只是站在白雾与芳草河畔的一个美丽影子。

“屋里好像没人。”她踮起脚朝屋里看去。

茅草屋看起来很久没人来过，门前有灰。细细看去，茅草屋周遭围起篱笆，构成个小庭院，似乎种过花草；再远些，似乎有鸡舍。夏乾好奇心大起：“是不是凌波仙女在此地住过？”

“退后。”韩姜看上去依旧不放心。她非常警惕，让自己和夏乾站向一侧，伸手迅速拉开门。

“嘎吱”一声响起，尘土飞扬。破旧的木门似乎也是人锯成的，显

然，这个工匠手艺不好，并没有锯整齐。但是这扇门依旧厚实，挡风遮雨足矣。

夏乾见韩姜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，不由得笑起来："你还担心有机关不成？开门有人放冷箭？"

韩姜把脸一板："一看你就不常出门，才会问这种问题。"

她率先进了门。屋内灰尘满布。韩姜捂着鼻子提灯照射，却发现屋内设施齐全，且井井有条。茅草屋很大，三间房，进来后是厅堂，桌椅似乎都是人亲手制成，年头久远却依旧结实。油灯茶壶皆在，有碗两只。左转为书房，似乎有不少书籍。

韩姜却先一步进了内室。内室为睡房：一床，一镜，一柜子。

"屋内有女人住过，"韩姜细细地打量着梳妆台，上面有镜子和首饰，"居然还有首饰和胭脂，这胭脂应该是自制的，我也自己做过。"

"比你屋子整齐多了。"夏乾打量四周，随意地说了一句，没想到韩姜却生气了。他赶紧补充道，"乱点好，夏家太干净了，我还不愿意待呢!"

"事不宜迟，一会儿还要去找墓。"韩姜瞪了他一眼。

一听到"墓"，夏乾心中一凉，问道："一定要挖墓吗？"

"你是觉得大逆不道吗？"韩姜轻轻地问。她随手拿起梳妆台旁边的针线盒，只见里面有一双虎头鞋。黯淡的颜色配上那一层灰尘，好不吓人。她皱了皱眉，伸手细细翻找，又看到了一些大人与小孩的衣物，似乎都是自己织布做的。在转向房间大门，只见门上有刻痕，一共二十一道。

"我没觉得大逆不道，就是有些吓人。我以前也开过棺材，都怪易厢泉。"

韩姜弯腰继续翻着："你这种大少爷居然还去开棺。"

夏乾想起吴村那点事，重重叹气："我何止是开过棺哪。就在半年内，我和青衣奇盗交过手，放过着火的纸鸢，被人丢到洞里又爬到了沟

壑里，还抓过狼人。”

除了第一句“青衣奇盗”，韩姜压根没明白他后几句讲了些什么事。她回头瞧了瞧夏乾，见他一脸狼狈，傻里傻气地揪着床上的帷帐。韩姜忽然觉得心情轻松了一些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你不信？我自己都不信，”夏乾累得一屁股坐在床上，跷着二郎腿打量四周，带着一丝幽怨，“眼下还坐着冰舟跑来寻仙，我要是跟易厢泉过一辈子，什么妖魔鬼怪都得见一遍。”

韩姜叉着腰，看看四周：“你只会娶一个好人家的小姐，踏踏实实过一辈子，就像——”

她不说话了。夏乾问道：“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人吗？”

韩姜没有回答。月光透进纸窗来，她的身影显得有些单薄和孤寂。

而月光照进夏乾的眼睛里，他的眼睛很亮。他瘫倒在床上，认真道：“那个人过得一点都不好，我不要和他一样。”

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并没有那么容易。”

夏乾一下子站起，伸了伸腿：“如果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这辈子过得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说得对，”韩姜抬头看了看他，“你也别再偷懒。这里水汽充足，并不寒冷，说不定这千岁山附近的水温偏高，我们的冰舟停在那个‘包公’附近，也许……”

“也许船会化，”夏乾有些紧张，“我们是来找仙女骨头的，我不偷懒了，快找上一圈。”

他刚要出门，也看到了二十一道刻痕，倒数第四、五道旁边标注了“景儿”。夏乾没有细看，想着在屋内继续搜索定然是浪费时间的。二人很快便出了屋子，在附近搜索片刻，在屋后不远，只见一条小溪缓缓流过，旁边是山壁和树。在这山水具备、草木繁盛之地，一块破旧的墓碑横立其间。

墓碑字迹不清，显得破旧不堪。韩姜只是粗略瞧了瞧，道：“看不清

什么字了，只看清有个‘口’字。”接着，便立即从背囊中掏出铲子递给夏乾：“快挖。”

夏乾异常震惊，韩姜居然连铲子都带了，只见她低头猛挖：“记得，得了赏金，分我一成!”

“可以。”夏乾答得痛快极了。赏金肯定是自己去领，当初说好了五五分成，哪知易厢泉推断错了地点，如今把易厢泉的那份扣出来给她即可。

夏乾蹲下跟她一同挖了起来。二人先是沉默了一会儿，这种感觉有些奇怪，死者为大，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。在大宋，违背礼教之事一旦发生，必遭人非议。掘墓开棺同犯罪一样，天理难容，律法难恕，定要遭报应。

夏乾自小受的也是这种教育，敬畏之心总是有的，但他不觉得做这种事要遭报应。他心里想，这一辈子尊老爱幼的好事也做了不少，挖个墓还能折寿不成？人都死了，对死去的人带着敬畏之心即可。若是真有下地狱一说，历朝历代的君主士兵杀了多少人，全都下了阴曹地府的话，那地方还不挤死人。

夏乾想到此，停下来对着墓碑拜了拜，又毫不犹豫地挖下去。

木质棺材上面只是一层薄土，如今已经现形。韩姜却停下来，看了夏乾一眼，只见他一个劲地认真刨着，衣服裤子上全是泥巴。她嘴唇动了动，张口要说什么，却似乎难以对其做出评价。

“你可真不像个富家少爷。”犹豫一会儿，韩姜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嗯？”夏乾手下却不停地刨着。

韩姜继续道：“总有些富家公子哥，不拿人当人，吃喝玩乐，欺压百姓。那些道貌岸然的，也是端着架子，喝酒听曲，日日锦衣玉食，连乡下土路都不肯走。最好的那种，也是为官为商，乐善好施，倒还不错。”她停下，扭头看了看一身狼狈的夏乾：“你再看看你，听一个算命先生的话，来这里寻仙，挖的却是尸骨，弄得满身是泥。”

夏乾懊恼地低头挖了两下：“你就是说我傻呗。”

“不傻，挺好的。”

夏乾尴尬道：“小人和君子哪里都有，穷人有，富人有，和钱不钱、官不官并无联系。我只是家中有钱，不做恶事，感觉就是好人了，实则什么都不会。就连那些青楼女子，有些也是命苦的好人家出来的，诗词歌赋都比我强。”

“你不想学着做生意吗？”

这个问题有些突然，夏乾不知所措，抬头想了想，又认真道：“也许吧。若数年之后我真的成了古板的商人，终日奔波于商铺之间，想干些荒唐事都是奢望了。如果下半辈子定了局，那就上半辈子过得快活一些。”

他说了这几句，便没再继续说下去，只是吭哧吭哧地挖着。韩姜没有看清他的表情，但她觉得他并不开心。

二人又挖了几下，棺材的盖子几乎要掉下来了。韩姜麻利地清理着棺材四周：“埋得不深，估计埋棺材的这个人没做过这个。”

夏乾疑惑道：“埋棺之人莫不是长青王爷？”

韩姜摇头表示不知。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棺材，不是外面定做的那种。红事白事，在城内都有专门定做棺材的店，什么材质的、长宽高多少，那都是有讲究的。何况丧葬习俗本就复杂，避回煞、烧纸钱、看风水……而眼前的棺材很是简陋，一看就是随意伐木制作而成的，装殓后就被草草埋了。墓址选得随意，墓碑刻得潦草，也就更加不易辨别墓主人身份了。

韩姜用铲子的另一端将棺材轻轻翘起，嘎吱几声，崩开了。

一阵浓烈的尸臭传来，夏乾下意识地后退，用袖子遮住鼻子和眼睛。却想，这么遮挡着眼鼻终究不是办法，按照猜画的要求，是要将仙女的骨头带回去的，自己这么遮挡着，莫非让韩姜去做这种事？

夏乾果断一甩袖子，看向前方，却见韩姜脸色苍白，一动不动地望着棺材里面。他心里一阵凉意，正欲上前，她却摇头道：“不要过来了，不是。”

“不是？什么意思？”

韩姜指着棺材道：“棺中尸骨是男的。这下糟了……”

夏乾不甘心，提灯小跑着上前看，但是他刚刚瞥了一眼，便忍不住往后退开。

韩姜脸色不佳，无奈道：“都说了让你别过来。我看这尸骨是男子，而且像是老人的，腿骨折断，估摸死于骨折。普通骨折不碍事，不过换作老人，可能就是要了命的病症。我们随意挖了人家的棺材，真的是……”

“你为何连这些都懂？”夏乾一边干呕，一边难以置信地看着韩姜，“你到底是干什——”

“总之，我们现在的处境很是糟糕。周围太黑，温度也不低，我们搜索一圈，若是无果，只得日后再来。”

韩姜拍拍身上的土，刚要站起，却往棺材旁边一瞟，突然快速挖掘起来。她动作极快，手脚麻利，片刻之后，突然一声惊呼，大笑起来。

“挖到了？真的在这儿？”夏乾惊喜道。

“陈酿!棺材旁边陪葬的酒!”韩姜赶紧把坛子拉出来，一张脸高兴得通红，“太好啦!”

夏乾哭笑不得。韩姜快速地站了起来，抱着坛子，二话不说，麻利地向出口走去。

夏乾稀里糊涂地跟着韩姜走：“你拿了酒，我们这就走了？那之后怎么办？再来一趟？我不想再来了。”

“有酒就不错了。”韩姜指了指天空，只见原本明亮的夜空渐渐被云笼罩，月色逐渐朦胧。

夏乾一怔，道：“要下雪？”

“下雪不怕，只怕是暴风雪。如今天气若要突变，我也不知如何是好。若是风大，我们乘冰舟行进也是有危险的。如果现在走，可能途中遇到风雪；不走，万一下得太大，我们会在这里困上数日。”

夏乾瞧了瞧四周："困就困，渴不死饿不死。"

韩姜摇头："谁来救援？你来这里和你家人说过没有？看你的样子，肯定没说。若是让你涉险，就是我的不是。"

她此话一出，夏乾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。这位韩姑娘兴许是个武艺高强之人，被他爹夏松远雇来看着自己，又答应他爹不能被他发现。夏乾觉得这个想法异常切合实际，但是心里忽然有些难受。

韩姜奇怪地看了他一眼。夏乾转移话题道："不会有事的，我们找一圈再说。刚刚那墓里究竟是谁？"

"不知道。看那树上所刻之诗，看屋里的陈设，这里至少住了一男一女。若是夫妻，死后说不定会合葬。"

"对。"夏乾点点头。

"方才所见老人尸体，已经入殓下葬，老人死的时候是有旁人在的。根据屋内情况，有对夫妻曾经生活在岛上。那个老人的身份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他是丈夫，要么他不是。若他是丈夫，他死后妻子埋葬了他，按照年龄，此时两人年事已高，棺材应当是早早备好的。那最后妻子去了何处？"

夏乾一头雾水："那长青王爷怎么回事？相传他在岛上成亲了，若那对夫妻中，丈夫是长青王爷，那个老人的尸骨难道不是长青的？"

韩姜摇头："我猜这老人不是长青。长青王爷活到如今才算是个老人，可这位老人下葬的时间更早。"

夏乾觉得韩姜的猜测有些道理，长青活到今天也才是个老人。不过，六十岁的老人尸骨和八十岁的老人尸骨，谁能分得清？何时下葬，谁能知道？

而韩姜似乎明白他心中的疑问，对他道："这一点我不会弄错的，刚才那个墓至少存在了几十年。"

"咱们还是快些离开这里，我回去问问厢泉。"

二人走了两圈，草丛树丛全都翻了一遍，却不曾看到任何坟墓。待

二人走到树下，夏乾瞅了一眼情诗，又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洞口，忽然不动了。

“若岛上住了一对夫妻，埋着的老人不是丈夫，而是岛上的第三人。那丈夫和妻子的尸骨会去哪儿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韩姜摇头。

“如果……我是说如果，”夏乾有点激动，“如果真的像疯婆婆说的，长青王爷在二十一年之后出了岛，那是为什么？仙女会不会只是个凡人，她去世了，长青才想办法离开？那他临走之前会做什么？若是仙女的尸骨还在岛上，你说，会在哪儿？”

韩姜吃惊地看了看夏乾，又看了看大树。

“碰碰运气吧，韩姜，推理有时候反而不如我的预感准确呢。”夏乾激动地指了指树下。

韩姜抬头瞧着这棵树，虽是冬日，树叶并未完全凋零，枝干粗大，扎根很深。若是真的在这树下挖掘，费的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工夫。

“我猜就埋在树下。有的人刻墓志铭喜欢用诗歌，何况此树甚是粗大，吸了养分，树下定有埋尸。”夏乾走上前去，用脚踩了踩土地，绕了树一圈。

“就从此处挖!”夏乾随便一指。

韩姜觉得此举不妥。她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巧的沙漏摇了摇：“我们登岛至今已经过了两个半时辰，今日要变天，我们还是速速离开为妙。”

夏乾劝道：“浅挖一下，不碍事的。若是真的遇上风雪，我们如今出去，只怕不到雁城码头便要遇上了。我运气一向好得很，所以……”

见他贼心不改，韩姜有些不悦，却没说任何反对之言。她掏了铲子分给他，自己选了一处蹲下默默挖着。

乌云遮月，呜呜风声不绝。刚刚下铲，夏乾便听见这风声，抬头看了一眼方寸天空。山间气候变幻莫测，非常人可预测。他突然觉得自己此举真的太过不合时宜，如若自己一人在此，挖尸骨也就挖了，等风雪

也就等了，可他如今不是一人。若出了事，他自己还好，韩姜怎么办？

他立即收了铲子，走到韩姜身边拉她：“不挖了，走。”

他这一阵两火的劲，换了谁，谁都受不了。但韩姜没动，突然狠狠挖了两下土。

夏乾以为她生气了，赶紧愧疚道：“是我不对，我不该——”

话未说完，却见韩姜脸色一下变得苍白。她呆呆地看着土，又看了夏乾一眼，低声道：“真有。”

“有什么？”

“树底下……真的有。”

夏乾愣住，觉得有些好笑：“怎么可能？不是酒了？”

韩姜没有多说什么，直接从他手中拿过灯来，单手又挖了几下。她动作太快，夏乾看都看不清楚，转眼间，一块骨头竟从土中露了头。夏乾凑近些瞧，却被韩姜推开了。她见骨头露出，并没有直接伸手去拿，而是小心地将四周的土清掉，从怀中拿出一块布来将尸骨包上。随着她包袱的打开，一阵草香味飘散出来。这是韩姜身上的味道，也是她包袱的味道。

韩姜将骨头取出包好，举在手里冲夏乾晃了晃，脸上诧异之色不减：“是女性盆骨。树下应当有整副人骨，哪想到我一铲子就挖到盆骨。何等幸运!”

夏乾愣了半晌。他方才所言尸骨存于树下，实乃臆测，甚至是胡言。他没想到韩姜这么听话，真的去挖，更加没想到真的能挖到。

韩姜难以掩饰脸上的惊喜之情，站起身来，伸手拍了拍包袱激动道：“盆骨就是盆骨，不管梦华楼的管事究竟有什么通天本事来检验它是不是那个‘仙女’的，我觉得，我们可以交差了。夏乾，我这辈子都没交过这等好运!”

她的眼眸亮了一些，抱着酒坛子咧嘴笑着。夏乾的心也跟着明朗起来：“我的运气好，因为好事做得多，积大德!我们现在是要打道回府？”

韩姜应了一声，便走在前面。不久之后，两人走到了洞口处，这才发现那里有一棵红梅。夏乾摘了两朵，一朵放在袖子里，一朵递给韩姜："这里没有柳树，我们折个梅花，就当离别了。"

韩姜接过，把它别在头上。二人都很是开心，下意识地转过身去，见乌云已经遮住了明月。树、雾气、幽幽的石壁，似乎从未被人叨扰过，然而叨扰之人将要离去了。

夏乾没见过什么好景致，却也觉得眼前之景弥足珍贵，突然觉得有点舍不得。

"我们不会再来了？"

他转头看向韩姜，想得到她的一些回应。她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可是雾气和水汽太浓了，浓得就像是浸透了冬日冷气的云层，她在云里，他却在地上。

"应当是不会来了。"她冲那棵大树挥了挥手，又朝红梅告了别。夏乾也挥手离别，再也没有回头，钻入了狭小的洞口。在这个狭小的通道里，已经能听闻阵阵水声。各怀心事的二人沉默着结束了这段奇异的旅程，待他们蹚水出洞，迎接他们的依旧是"包公""尉迟恭"和"秦叔宝"黑黝黝的影子。夜色并未散去，抑或说乌云太过厚重，连整片夜幕都被包裹在它的巨掌之下，唯有阵阵阴风从它的指尖流出，击打在疲惫不堪的二人身上。

积雪从树上簌簌落下，夜静风动，脚下的积雪咯吱作响。夏乾撕下自己的衣衫系在洞口树上，做了个标记。韩姜独自一人在前面走着，她走得不快不慢，像是走惯了夜路。她的身影就像一颗星星从林子中悄然划过。

夏乾怕她走得太快摔了跤，赶紧走上前去，提起了灯，替她将路照得更亮一些。

灯火微亮，韩姜停住了脚步，扭头看了看他："你怎么知道尸骨在树下？"

"猜的，"夏乾答得坦诚，绕到了韩姜的前面去带路，"我只当自己是长青王爷，若我有结发妻子，两人居住于此，本应该快乐一生，白首不

离，她却早早死去，留我孤独一人。她死了……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接受的。我绝不会将她火葬，也不愿入棺。在最美的地方，有山、有水、有常青树，我会为她在树上刻上一首诗，直到树枯死，诗也会随着枝叶落入地下。”

他说完这一长串，觉得自己有些傻。

韩姜却在他背后说了句：“挺好的。”

“什么挺好的？”

“你的处世方法，与很多人不同。我在遇到难事的时候，依靠的是以往经验，观察周遭环境，争取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。换言之，我会先想事，而你却先想人，即便这个‘人’是死去的人。”

韩姜的这番话有些莫名其妙。夏乾走在前头，依旧分不清她这话的含意。却听韩姜道：“并无他意，只是觉得你这样很好。”

夏乾觉得她在夸自己，有些开心了：“你这样也挺好的。考虑周全，这点有些像厢泉，但你比他可爱多了。”

大半夜，他用“可爱多了”来形容身后刚认识没几天的姑娘，却并未觉得不合礼数。韩姜哪里在乎这些，也没有觉得不妥，笑道：“你那位朋友很有名，我没见过。不过我猜，他不会是一个‘不可爱’的人。作奸犯科之事一直都存在，他只是一个算命先生，却偏偏愿意去管。这不单单是有正义感，至少还有一副热心肠。”

夏乾点头：“那个吹雪，它是厢泉在大冬天捡的小猫，一直带在身边。厢泉一个大男人带着一只小白猫在中原各地到处游荡，照这样下去，说不定他以后一年捡一只，最后带着一堆阿猫阿狗……”

俩人笑了一阵。夏乾又开始胡乱说话，脚下也胡乱地走，一脚踢到一颗石子，似乎是他来时就踢过的那颗。韩姜一把拉住他：“咱们小心走偏了，乌云太浓，北斗七星被遮住了。”

韩姜从包袱中掏出司南，摆弄几下，懊恼道：“忘了，附近有磁石，司南用不得。”韩姜有些焦急：“我们只得顺着记忆走，要摸出去应该不难，只是时间问题。脚程快些，只怕天气突变。”

二人提灯在树林与山影之间徘徊，脚下所踏之地异常崎岖，因为人迹罕至之故，这山间并无道路，唯有树林与树林之间的空隙方可落脚。夏乾想扶住韩姜，怕她摔倒，犹豫半天，却怕跌倒的是自己，这一牵一拉反倒连累她。

二人低头前行，一路少言。果然，这一路上夏乾踩空好几次，韩姜走得很是平稳。

走了一会儿，二人都疲惫不堪，却似在山林间打转。

“迷路了？”夏乾擦了擦汗。

韩姜提起沙漏，又瞧了瞧天空，焦急道：“似乎是迷路了。若是风雪真的来了，我们只能返回山洞逗留一夜了。就怕天气寒冷，我们支撑不了多久。”

她说得很淡然，实则很悲观。

“不会的。”夏乾只说了这一句，便停下脚步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嘘。”

他闭起眼睛，听见风吹树叶的声音，也听到水流击石的声音。那些声音很是微弱，微弱到耳不可闻，但是他却听到了。渐渐地，树木稀疏，风越发急了，也传来水声阵阵。二人认出这正是他们来时的路，大喜过望，立即跑到水流边上去寻冰舟，却见冰舟裂成大小不一的三块。

韩姜见此，脸色顿时变得苍白：“好端端的冰舟为何会裂？莫不是有人跟着我们？”

“有人跟着？”夏乾觉得脊背发凉，望向四周，除了两山无言相望，便是茂密树林，并无半点人影，更无人声。

韩姜立即蹲下，短暂查看一番，用手比了比大小。夏乾在一旁，单单是目测，便觉得冰舟载人能力已经大不如前：“你还有钉子吗？把三块冰块连起来，船桨还在，咱们可以快点划回去。”

韩姜拿出了钉子与线道：“舟破裂是因钉子所致，风太大，扯裂了。

不知我们能否安全到达岸边……最小的一块冰恐怕放不下任何东西。我们以钉与线连接剩下两块渡回去，实在不行，就将行李全部丢掉。”

夏乾催促韩姜跳上大冰块，自己跳上中等的，随后以绳子相牵。冰舟离岸，夏乾划得谨慎却快速，心却提到了嗓子眼。

“会没事的，”夏乾心里害怕，嘴上却安慰着韩姜，“如果下了暴风雪，我们一见岸边就尽量靠上去，会比来的时候快很多。”

韩姜没有言语。地图在她这里，上面有明显标记，雁城码头就是靠岸的最短线路，是陆路的尽头。只要到达雁城码头，便可用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。如果他们逢岛靠岸，反而会有碰触暗礁的风险。即便登岛，冰舟毁灭，待人救援，在暴风雪的天气里他们也难挨过几夜。

风越来越大。靠近山体之处的水温似乎高一些，冰块化得快，如今行舟片刻，水温骤降。然而骤降的不仅仅是水温。他们感受到了越发凛冽的寒风，甚至也看到了夜幕中翻滚的乌云。

夏乾单手划着，嘴里安慰韩姜，却从怀中掏出整张羊皮。韩姜则掏出了狼粪和燧石，准备求救。

“我们就快到了，你再看一眼这些山，挺美，以后可就来不了了，也没有我这种船夫了。”夏乾有些紧张，都不知道自己胡说了些什么。但他不是因为漫天的乌云而紧张，他也并不感到害怕，他怕韩姜害怕。

韩姜迅速从他身边拿了狼烟点燃，抬头看了一眼被风吹散的烟雾，却发现烟雾太少，夜太黑，根本无人看得见。

风声卷过二人的耳畔，水声则淹没在这巨大的风声里。冰舟开始摇晃，韩姜快速将她的包袱扔入水中，没说一句话。

“包袱别要了!”夏乾扭头想安慰她，却发现韩姜脚下的冰沉得厉害，比自己这块吃水更深。他很是震惊，却更加手足无措，只得迎着风雪大声道：“你吹羊皮筏子吧，我划快些，就快到了!”

夏乾的声音被裹在风声里一下子消散了。他张口闭口都是凉气，索性闭起嘴巴奋力划起船来，脸冻得通红。

新剥下来的羊皮味道很不好闻，散发着恶臭，韩姜没有多说一句

话，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只是，她奋力吹了数下之后，却发现徒劳无功。

“有地方漏气!”韩姜检查了羊皮，脸色发白。这句几乎不含感情的话语，却道出了比湖水更加冰冷的事实。

夏乾难以置信地转身，按捺不住惊恐：“怎么可能？”他眼前浮现了那家挂着“仁”“义”“德”“信”的店，这几个字真是无比讽刺。

“别慌。整张羊皮不容易被剥下来，做羊皮筏子的时候，来这里之前，应该事先吹起看看。但你别难过，我不是怪你不谨慎，夏乾……可如今什么都晚了。”

韩姜坐在冰舟上，头发被吹得凌乱，发带上的那朵红梅脆弱不堪，像是随时要被风吹走一样。水已经漫上了冰舟，打湿了她的脚面。

“我只问你几句话。”韩姜的声音很冷，不像是问，更像是哀凉的陈述，“你怕死吗？”

她问完，本以为夏乾会回答怕或不怕，但夏乾没有立即开口。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夏乾心中五味杂陈，惊慌、自责，随后却变得镇定且接受了眼前事实。

夏乾说道：“我不会死。”

“万一呢？”

“没有万一。你不会死，我也不会死!”

“距离实在太远，水会漫过来……”

她的声音弱下去，夏乾划水的速度更快了。自从上冰舟之后，他的声音第一次显出焦虑，却也显得决绝。他音调很高，像是一定要把这些话迎着风喊出来：“这次出行是我准备不周，羊皮的事我无法弥补。这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!可我现在没时间后悔。划得越快，存活概率就越大，我们决不能死在这儿!”

他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嘶吼出来的。韩姜无言，点灯看图，他们现在走了行程的一半。

她重重叹了一口气。夏乾还在奋力划着。

她突然明白夏乾比她强在何处了。一来心宽，太过乐观；二来求生欲望太强烈，根本不会相信自己会遇难。夏乾这种人，倘若被人推下悬崖，即便被告知悬崖太险，一旦坠落无法生还，他还是不会相信这套鬼话，而会攀住石头一步步爬上来，可能只是为了把推他的人拽出来揍上一顿。

这些事想来可笑，但这很可能是夏乾一直幸运的原因。只是，她却没有这么强的信念。

湖水渐渐漫上来，韩姜的鞋子湿透了。她迅速脱掉棉衣，对夏乾喊道："脱掉你身上的狐裘，快!"

夏乾闻言立即脱掉，甚至将棉衣也脱掉扔进水里。阴风阵阵，他觉得寒冷彻骨，却仍然速度不减地划着。韩姜开始将双手伸进冰冷的水里，用最简单却最笨的办法拨水，促使行舟快些。

夏乾忽然觉得雁城码头是那么遥远。来的时候觉得转瞬即到，此时却觉得自己站在一片秋日落叶上，飘忽不定，似要随时被浪打翻。

"你……你会游泳吗？若是能看到对岸，换作夏天，我觉得我没准可以游过去。"夏乾此言有点心虚。

"我也差不多。"

夏乾背对着韩姜，只觉得韩姜此言甚是犹豫，他安慰道："你别着急，也许我们连水都不用沾就到了。"

"水快漫上来了，我们应该扔点什么下去，否则我们……都会死。"

就在寒风之中，他们感到头上有一丝凉意，这股凉意很快流遍了他的全身。

"下雪了。"韩姜的声音从他背后发出来，有些抖。

夏乾奋力划着，冻得没力气言语。

韩姜突然从后面冒了出来，将包好的骨头塞到夏乾怀里，之后又缩回夏乾身后去："我的棉衣扔到水里了，怀中没地方放骨头，你先带着。

快到逐鹿岛了，暗礁多，未必不能靠岸，还能游过去的话上岸再说。”

突然被塞了一块人骨入怀，夏乾此刻却顾不得这些，他的大脑已经一片空白。

“你会怪我吗？”身后的韩姜问了他一句，显然是自责。

夏乾觉得这句话简直可笑，他想都没想就喊道：“不会，这不能怪你，本来就不是你的错!”

这是夏乾迄今为止说的最大声的一句。在暴风雪的夜里，好像风雪、苍山和水流都听到了这句话。

韩姜停止了划水，用冻得发紫的双手抱紧了双臂。大雪疯狂地打在她的身上，雪水浸透了单薄的衣衫，但她好像并不觉得冷。她做好了准备，慢慢闭上了眼睛，又突然睁开来。

夏乾还在拼命地划着，他觉得自己的手被冻在了桨上，却听得身后人一声惊呼——

“地图被吹走了!”

“什么？”夏乾赶紧扭头，却见韩姜叫喊着指着船头：“快!飞在前头的水里!你伸手应该够得到!”

夏乾拎起灯就往前面的水里瞧。只见水流湍急，黑乎乎一片，什么都瞧不见。他焦急地低头搜索，头都快够到水面了。

“我看不见，在哪儿——”

然而他的话并未说完，只觉得背后被人狠狠一推，他连惊呼一声都来不及，整个人一下子滚入了冰冷的水里!

水流如猛兽，瞬间将他吞得干净。韩姜看着他跌下去的身影，用冻僵的手提灯放在冰舟前头。

夏乾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，风雪声一下子就在他的耳畔消失了，世界安静了，他的耳畔全是水声。

他没来得及吸气，也没来得及做任何准备。冰冷的河水如猛兽，已

经将他含在巨口之中。夏乾在水中闭目挣扎，就像是巨兽口中的食物残渣，不断地在利齿之下翻滚。

夏乾使劲全身的力气向水面游去，他的脑中已然空白一片，挣扎成了他仅剩的一种自救本能。很快，他慢慢向上浮了起来。这得益于他本身良好的水性，也是因为他在之前就脱掉了棉衣。若不是如此，他在落水瞬间便会因为棉衣吸水变重而被水流迅速拉入湖底。

游了几下，他竟然顺利地冒出水面来。他贪婪地呼吸了几口空气，漫天雪花打在脸上，冷风如刀割，但他第一次感到暴风雪的夜空也这么美，冰冷的空气满是甘甜。

但是麻烦也来了。夏乾清楚地知道，他不可能这样仰着游回雁城码头。在暴风雪天游泳回去，比登天还难，他是做不到的，没有舟，他只会死在半路。

水淹没他的后背，拍打他的四肢。夏乾觉得越发寒冷。他知道自己应该迅速靠岸，若是像秋叶一般随意浮在水面上，只怕难以生还。然而他身处湖心，只走了全程的一半多。黑夜漫漫，他游在水上也根本无法辨别方向。

可是，他究竟是如何落的水？

其实，怎么落的水，夏乾心里清楚得很，但是他极度不愿去回想。

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何况只是认识几日、连朋友都算不上的两人。当两块冰舟渐渐淹没，不可能再盛下两人时，只要推下一人，剩下一人倚靠两块浮冰便可存活。夏乾很清楚，在生死之际，又有几人经得住这种考验。死亡的恐惧和生存的诱惑，足以让韩姜在无人之地对自己悄然下手。

这一推，为己便罢，于夏乾而言却无异于谋杀。夏乾依稀记得她在落水前说过，附近快到逐鹿岛了，虽有暗礁，未必不能游过去。大概是良心不安，特地说给他听的？但夏乾冷静想想，从落水到如今过了不过片刻光景，若是韩姜真的推他入水，她和冰舟定然还没走远。

风声、雪声、滔滔水声不绝，夏乾的身后除了黑漆漆的河水之外，似乎什么都没有。

忽然，他看到了一盏灯。

这盏灯浮在风雪之中，若隐若现，却离他不远，就像是漂浮在水面上，又漂浮在雪夜里。夏乾抬手抹去眼前的雪花，只见那灯不在别处，正在冰舟上。

冰舟上却空无一人。

简直是如有神助。夏乾连诧异的时间都没有，在水中一个翻转，以极快的速度游向冰舟。待他艰难地爬了上去，顾不上出水之寒，只觉得心中一阵狂喜。

冰舟上有一盏灯，灯下是一份地图，地图旁边的桨正老老实实地躺在冰舟边上。

他提灯看图，发现仅剩下三分之一的旅程，继续向前行，便可到达雁城码头。这冰舟若只载他一人，还是可以行驶的。可是韩姜呢？难道她划着冰舟，却不慎落水了？

风雪不减，周遭只有风雪声，夜晚安静得可怕。

天寒地冻，大雪纷飞。灯火在冰舟上，显得孤寂却温暖。

大雪不住地打在夏乾脸上，覆了薄薄一层。路途只剩下三分之一，夏乾却突然慌了，心里没来由地感受到了一种巨大悲痛。他回想着韩姜之前的种种言行，突然明白了。

他明白了为什么冰舟好好地在这里，也明白了为什么地图、桨，甚至仙女骨头都在他这里。韩姜根本不是劝夏乾游到逐鹿岛去，而是她自己要游过去，她怕夏乾不听劝，所以先推他下水!

夏乾心里一惊，看了看周围死寂一样的水面，没有任何犹豫，一个猛子就重新扎入了水里。风雪声再一次从耳畔消失了，这一次他吸足了气，睁大了眼，却觉得眼下只是黑漆漆一片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夏乾第一次感到这么惊慌，就好像他肺里的全部空气都要被生生榨出去了。他抬头换气，另一只手拉过冰舟——他要借着这盏灯的光找到韩姜，哪怕灯光再弱，也多少有些光亮。

他游着游着，时不时地抬头换气，却越发绝望。水下除了黑暗便是

黑暗，无声无人。夏乾连寒冷都感受不到了，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如此无能，也感到极度恐惧。在吴村的地下密室里，夏乾的脚被卡住，怪物就在他的身后，但那时他的恐惧还不及此时一分。

突然，借着冰舟上的灯光，他看到水下有一朵红色的梅花。

梅花在黑暗的湖中绽开，像是一朵小小火焰。它从湖底慢慢漂上来，在湖水里安静地舒展它的身子，就好像在贪恋湖上的一点点灯光，非要挣脱黑暗漂上来寻着这点光，再呼吸一口空气一样。

这是韩姜出洞之前别在头上的红梅。

夏乾一把抓住了它，猛地撤开冰舟，一下子潜了下去。

第八章 巧遇故人

不知过了多久，风雪骤停。

夏乾从水底猛地钻出，将韩姜拖到了冰舟上。韩姜侧过头将水吐了出来，人却似乎昏迷了。夏乾一探，发现她额头发烫，呼吸也微弱。

冰舟是两块浮冰拼凑而成，再加上此刻冰化得厉害，夏乾已经无法登上冰舟了，只得抱着冰舟尾部在水中游动，靠自己手臂的力量控制冰舟方向。他的身体浸没在水中，水下的暗礁剐蹭着他的血肉。下过暴风雪的湖水究竟多冷，只有浑身浸在其中的夏乾知晓。

他能辨别大致的方向，却不敢再看地图了。他怕自己看见的是遥远的水路。从落水处到雁城码头，行舟不需要太久，然而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距离。

夏乾现在脑子已经木然了，他只知道划水游泳，也忘记了他方才是有多幸运，又是费了多大的力气才将韩姜拖上来。就算是推，也要把她推回雁城码头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乌云散去了。夏乾似乎出现了幻觉，他好像看到了雁城码头的灯光。

近了，更近了。

真的是雁城码头。夏乾继续划水，巨大的劳累感让他几乎丧失所有感知，只是一味重复动作。

就在此时，一个巨大的、黑色的物品飞了过来，如一只想捕鱼的水鸟一样迅猛地扎入水面。

夏乾扭头一看，是一只吹胀了的羊皮筏子。他嘴唇都冻紫了，也不知这羊皮筏子是怎么来的，没有片刻迟疑，整个人扑了上去。这东西对他来说太过重要，他的双手已经没有知觉了，羊皮筏子可以承载他大部分身体的重量。他托着冰舟划水行进，直到雁城码头的灯光变得越来越明亮，却不知因为疲累抑或是被水花糊了双眼，他的视线逐渐变得模糊

起来。

雁城码头的灯近了，灯下数丈以外却隐隐约约有一团黑影。

夏乾划着水，直到他的双手摸到了码头的破旧甲板。他迅速将韩姜背起，奋力爬上甲板。在雁城码头高悬的灯笼下，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混着水汽的空气，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激动和幸福。

就在此时，不远处的树林传来沙沙声。一伙人正慢悠悠地朝这边走来，接着，一个惹人生厌的声音传来——

“嗬，我就知道你命大。”

这古怪腔调带着几分怨气，也带着嘲讽和盛气凌人的意味。夏乾闻声抬头，有些惊愕。

是陆显仁。他正满脸喜色地看着自己。

陆显仁的脸上瘀青已退，容光焕发，穿着一身厚厚的棉服正在岸上看好戏呢。他身后则跟着八个彪形大汉，每个人都有一把明晃晃的刀。

夏乾整个人如泥一般瘫在码头甲板上，抬头都很是艰难。他游了太久，浑身无力，手脚因泡水太久早已冻得肿胀而僵硬，额头却发烫。本以为上岸之后就会昏过去，可如今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……最不该出现的人出现了。

陆显仁慢慢挪动着双脚，轻蔑地朝下看去：“狗一样地趴着，要不要叫两声？”

陆显仁语毕，身后的家丁哈哈大笑起来。夏乾浑身无力，却血气上涌，牙缝里憋出一句：“小畜生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如今你爹舍得放你出笼啦？”

陆显仁气得眉头一紧，本见夏乾虚弱不堪，没想到却会回这么一句。他带着愠色，忍了忍，终是笑道：“你还嘴硬？你也有今日啊!我们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!”

他这如戏文台词一般的蠢话也不知是从哪儿听来的，只让夏乾听得生气。夏乾却又不肯服这个软，本想还嘴，却见陆显仁慢慢走到韩姜身

边，以轻蔑之态瞅了瞅她。

夏乾骂道：“滚开!”

陆显仁瞥了他一眼，顺手抄起家丁的佩刀，轻轻弹了弹。在雁城码头唯一一盏灯的照耀下，刀闪出阵阵寒光，比冬夜里的湖水更加寒凉。

“我今日不是来找你算账的，”陆显仁苍白的脸上泛起笑容，那笑容怪异至极，带着几分阴毒，“我是来送你上路的，包括她。就是她在除夕夜打伤了我，我可是认得她这柄刀。”

雪花渐疏，空气凝结。陆显仁的声音很轻，说的话却很清楚。一抹怨毒从他眼中闪过，带着比冬日空气更凛冽的寒意，如刀一般直接落到夏乾身上。

夏乾心里闪过一丝诧异，富家子弟打架闹事是常有的事，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陆显仁真的会草菅人命。姓陆的却哈哈大笑起来，径直走到夏乾边上，轻声问道：“怕了？”

他的话真的让夏乾气愤，若是按照以往，夏乾定然二话不说狠狠骂回去。可眼下人多势众，而且他身边……还有韩姜。

若是凶多吉少，至少也放了她呀。夏乾第一次这么犹豫，目光落在韩姜身上。

陆显仁觉察到了他的顾虑，冷笑了一下，内心却洋溢着激动和一种古怪的快乐。今日的说辞，他也反复琢磨许久了，他特地提高了嗓音，说得慢吞吞的：“要放她，可以。”

这五个字他说得掷地有声，开心不已，就好像每一个字都打了夏乾一个耳光。还不等夏乾还嘴，他便一脚踹了夏乾的胸口。

他这一脚踹得不轻。夏乾只觉得胸前一阵剧痛，真是痛到了骨子里。可是他一声都没吭，只是不想助长陆显仁的嚣张气焰。他挨了一脚，却更加清醒了，如今的情形于他们不利，比落入水中更加可怕。河水虽然无情，而陆显仁却是想要他的命。

天子脚下，真的有人目无王法。夏乾以前从来不信，但是这一刻他信了。

他胡思乱想，想与陆显仁周旋，看看是不是可以挽回一下，可是陆显仁根本不听他说话，一拳打在他的脸上。夏乾的鼻子一下子出了血。

“其实我没有必要杀你，”陆显仁喘着气，揪住了夏乾的领子，轻声咬牙道，“你也没怎么惹我，但我就是看你不顺眼。”

也不知陆显仁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眉头舒展，一下子松开了他。夏乾这时候完全趴在地上，额间鲜血流入眼眶。他视线模糊，但是觉得陆显仁起身了，这是要动刀子了。

然而陆显仁只是伸出了脚。他想给韩姜一脚。

夏乾万万没想到他是要去踢韩姜，立刻伸出手去拉住了他的裤腿，奋力拖住了他的小腿和膝盖。陆显仁没站稳，狠狠地跌在地上。

他的家丁们迅速上前来扶住自家主子。夏乾却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背起韩姜重新跳下水去，他将韩姜拖上吹胀的羊皮，让她上半身躺稳。自己转身推着她游离码头。可游到哪儿去呢？去逐鹿岛？可是地图呢？他不知道，但他清楚自己不能死在陆显仁手里，若是他今日真的难逃一劫，他宁愿死无全尸地葬在百里湖水之中。

“他们要跑!给我把他们弄上来，否则养你们这群吃白饭的做什么？”陆显仁坐在地上吼道，双目泛红，指着冰湖就想让人拉他们上来。下人齐刷刷地跑到湖边，瞧了瞧湖水，似是畏惧冬日水的寒冷，皆是不愿下去。其中一人说道：“少爷，他们如今只有沉水的份儿，我们还是不去了。”

“滚下去把他们弄上来!”

“别去了……”

陆显仁将手中的刀一扬，脸色扭曲：“你去是不去？”

“少爷，”家丁有些手足无措，“若是用刀将那二人结果了，我们倒是不好办哪，毕竟夏家不好惹。如今，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让他们自己沉底，这可不是我们干的。”

陆显仁好像还是不解气。但是在昏暗灯光的照射下，他隐隐看到不远处，夏乾划水的速度越来越慢，挣扎几下，像一块沉重的铁，慢慢地

沉了下去。

“他沉下去了!少爷，成了!那个女的还浮着，估计浮不了多久!咱们这次可干得漂亮极了!”家丁们在码头边上站成一排，齐刷刷地朝湖里看着。

他们为陆显仁做过不少罪恶之事，这一次，双手不沾血，自然高兴万分。

“我在这儿等着，要看着他浮不起来为止。他有今日，也是自作孽。”陆显仁发出一阵放肆的笑声。此等良辰美景，仿佛就差一壶酒，人生就很是圆满了。

他站在湖边，大笑着，紧紧地盯着河水那一抹可怜的波纹。

在这放肆的笑声之中，夹杂着一声猫叫，细不可闻，像是从不远处传来的。

这些喽啰打手都在看着湖，可湖边有人在看着他们。

一阵风吹了过来。这是一阵怪异的风，它吹过了陆显仁的头顶，直直地冲向湖面。

陆显仁突然感到一阵冷意。他不笑了，只觉得有什么东西贴着头皮飞过去了。他呆呆地，伸手朝头上摸去，却抓住了一大把掉落的头发。

陆显仁腿一软，瘫倒在地，再抓一把，又抓到一把掉落的头发。而在这一瞬间，又一阵冷风吹过去。原本站在湖边的家丁都惨叫了一声，竟然齐刷刷地落了水!

前一瞬，这些人还好好地站在岸上，此刻八人竟然同时落水。陆显仁瞪大眼睛，浑身僵硬，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何事，只觉得喉咙被堵住，叫也叫不出来。

周遭一片死寂，岸上只剩他一人了。时间仿佛停在了此刻，陆显仁突然感到深入骨髓的惧意，他的头发还在唰唰地掉落，整个人像个失魂落魄的疯子。

刚才是什么贴着他的头皮飞过去了？

他惊慌失措，挣扎着想站起来，却觉得一个冰凉的物品贴上了自己的脖子。陆显仁已经被刚才诡异的场景吓怕了，他发丝散乱，颤抖着举起双手：“饶、饶命!是人还是鬼？”

身后的人没有言语。刀锋冰凉，缓慢却更加用力地戳进了陆显仁的脖子，就像是要将他脖子上的肉一片片割下。殷红的血从脖子中渗了出来。陆显仁心中顿时惊惧万分——来人可能要取自己性命!

他顾不得求饶，狠狠踩了身后人的脚，又反手拨开抵在脖子上的刀。这是他爹交给他的防身绝技。

身后的人吃痛而后退，可是那“刀”却没有被弹开，反倒发出了金属摩擦声，在灯光照射下闪出一道白光。就在此时，只听陆显仁发出一声惨叫——刀片竟然如同花朵一般绽开来，将陆显仁的右手割得血肉模糊!

陆显仁扑通一声跪了地，整个人狼狈不堪。而那身后之人没有任何犹豫，一下揪起陆显仁的衣领，狠狠地将他扔上了不远处一只毛驴的后背，随后将手中如刀一般的金属刺入驴的后臀!

那毛驴被刺以后，也发出一声惨叫，驮着陆显仁飞一样地冲入不远处的密林之中。人的惨叫、驴的惨叫混在一起，一人一驴竟然就这样消失在了林子里。

此时，跌入湖中的下人纷纷爬了上来，刀具皆已掉入湖中，他们见到眼前一幕，都傻了眼。

“少爷!”

他们只叫了这一声，便看见了毛驴绝尘而去的背影，也看到了地上斑斑血迹。

雁城码头明晃晃的灯下，站着一个人。

是易厢泉。他一身白衣，手上衣上都是血迹。他站在八人面前如同鬼魅，一下子收起沾着血的扇子，面色比冬日寒冰更加寒冷。

所有的家丁都没敢说话。

“驴子受惊逃窜，那厮失血过多，若是现在不去寻人，只怕他会没

命。”

这些家丁看着他，真的像是见了鬼一样。他们心底也知道，若是公子出了事，自己性命难保，所以只犹豫片刻，便唾骂着跑入林子，没人再找易厢泉的麻烦。

而易厢泉说完这句，再无他言。待所有人都走了之后，他转身，一下子跃入冰冷的湖水里。

零星雪花飘散在汴京城街头，深夜的寒凉逐渐散去，空气里飘着一丝干冷清甜的味道。夜场散去，晨市未开，这是汴京城最寂静的时刻，只听得车轱辘的声音在巷子里回响。

一辆手推小车进了城门，由几人推着，七拐八拐地在巷子里行驶着。车上躺了两人，浑身湿漉漉的，像是睡得很沉。

木板车滚过街上凸起的小石，咯噔一声，将车上的二人狠狠晃了一下。

夏乾努力地将眼睛睁开一条缝，映入眼帘的是灿烂的星空和高悬的明月。雪停了，乌云几乎散尽了。

他侧头摸了摸腰间的孔雀毛，湿漉漉的，竟然还在。他又感到了一股浅浅的、温热的气息，轻轻扭头，便看见了韩姜的脸。她离他很近很近，双目紧闭，呼吸平稳了许多。夏乾心中的大石一下落了地——她呼吸这么平稳，已属万幸。

“哟嗬，醒了!醒了就知道看姑娘？醒了就自己下来走呗。”

夏乾吓了一跳，这才发觉推着他们走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今日去雁城码头送冰块的一群大汉。

其中一个瘦高个儿见夏乾醒来，立即停下，粗声粗气地说着：“今日真是碰了瘟神，没钱拿，还要干苦力。”

走在前方的大汉停了一下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呵斥了那个瘦高个儿，接着一言不发地继续往前走。

“都送到这儿了，还送吗？瞅他这东张西望的样子，身子骨好得

很。”

夏乾真是一点劲都没了。他想还嘴，也说不出来什么。

“到了。”为首的大汉突然停下了。夏乾眯眼看了一眼，车子似乎停在了医馆旁边。

汴京城的医馆比其他各地的医馆不知要好上多少倍。天子脚下，这医馆里的郎中都多多少少沾点贵气，不是祖上行医，就是哪位御医的亲戚或弟子。

然而这些行医的人收费也贵。穷人看得起病的、口碑好的医馆，汴京城仅有两家。一家是慕家医馆，而郎中不姓慕，它是北方最大的商户慕容家注资所建，价格便宜，穷人也看得起病。

另一家，便是这家了。

夏乾抬眼一看，门前灯笼上写了个大大的“孙”字。他心一紧，怎么来这儿看病？孙家医馆收费便宜，夜间也开着，但是据说孙家的郎中医术高明，人也格外古怪。

大汉上前敲门之后，不出片刻，一个丫鬟模样的女子开了门。夏乾赶紧偷瞄过去，他想起了庸城的曲泽，心里竟然有些愧疚。

大汉低声道：“姑娘，这儿有两个病人……”

丫鬟诧异地看了看这七八个壮汉，又看了看小推车上的人，厉声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这丫鬟脾气挺差。

“两人是被救上来的，似乎是溺水后受寒了……”

丫鬟一听“溺水”二字，便速速上前给二人号脉。片刻，她摇摇头：“姑娘体弱，抬进来；男的嘛，脉象还算平稳。瞅他这样子，华衣锦靴，还偷偷乱瞄，命大得很，送回家养着呗。”

大汉看了看小推车，又看了看丫鬟：“只抬姑娘？”
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。”

夏乾心里凉了。果然，都说这孙家医馆的郎中买药号脉都是一把好

手，而且价格便宜，但是很喜欢挑病人，很少给富人看病!夏乾心里暗暗叫苦，不由得闷哼一声，看病就看病，为什么要分贫贱!

瘦高个儿听闻立即踢了手推车一脚：“大哥，这小白脸公子哥真醒了!还哼哼，赖着不走!”

夏乾听闻，瞪大眼睛想辩驳，却觉得声音喑哑。小丫鬟上前一步，问道：“大半夜的，掉河里了？”

“差不多掉河里了，”大汉接话道，“我们本是搬运工，这小公子要冰块，我们便运去。谁知他钱不够，我们收了他的匕首以抵工钱，哪知我回家去，在灯下一看是好货，而且上面镶嵌的……是红宝石。”

丫鬟被这一番说辞惊住了：“然后呢？”

大汉摇头：“我们是粗人，也知道这红宝石是我们哥儿几个搬几年冰块也挣不来的。我娘在一旁见了，大骂我不义，催着我把刀送回去。”大汉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我在码头站了一阵，觉得冷，就在附近的树下歇脚喝酒，等着他们回来。哪知突然看见雁城码头聚集了一帮人，又打又踹，好像在滋事，似乎还有人落水。打架滋事我们一般是不管的，但是冬日落水可能会闹出人命。我们上前去，却听到一声驴叫……”

“驴叫？”

大汉点了点头，瞅着夏乾道：“之后就见一头驴跑了过来，像是背着一个受伤的人。然后又有一大群家丁一样的人冲来，我们估摸着雁城码头出了事，走过去，就发现一个白衣公子哥拖着两个人游上了岸。他浑身都湿了，却没有休息，把人交给我们，说自己还有急事要办，让我们把人送到医馆。”

天寒地冻，丫鬟故事也听够了，便做了个“打住”的手势，拍了拍夏乾：“知道你醒了，家在哪儿？让他们送你回去。”

“夏宅，大相国寺一带。”夏乾好不容易才吐出这几个字。

瘦高个儿惊呼：“你小子真是夏府的人？那白衣小哥没骗我们。”

为首的大汉顿了顿，朝夏乾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要弄死你的人，是不是陆显仁？”

“对。”

大汉吸了一口气，没有作声。

夏乾头晕，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。而丫鬟皱了皱眉，疑惑道：“你叫夏乾？”

夏乾心里一喜，这丫鬟听过自己大名，也许是要把自己留下看病了。他硬撑着不让自己昏睡过去，嗯了一声。

“你可认识易厢泉？”丫鬟眼睛立即瞪大了，“罢了，一定认识。你们等下，我进屋问问孙郎中。”

夏乾一头雾水躺在车上，一群大汉半夜围着小推车，此等情形说不出有多怪异。片刻，却听得屋内一阵尖锐的女声：“认识易厢泉的一律不看，让他自己治去!”

这声音真尖。夏乾一下子被吓醒了，大汉们也是不敢出声。

丫鬟急匆匆地跑出来：“你们还是走吧，我家郎中不肯看……”

众人稀里糊涂，大汉只得傻傻地将夏乾推走。循着街灯的光，一群人推车回到了夏宅附近。

夏宅大门紧闭，门口正月十五挂的玉制花灯还未摘下，几个守夜的小厮还在打盹。听见声音，连忙睁眼迎上来：“少爷!”

众人将大门打开，手忙脚乱地抬着夏乾。夏乾看了几个大汉一眼，虚弱道：“多谢!”

为首的大汉认真地看着他：“如果你要告发陆显仁，你可以让我做人证。”

大汉的跟班们连忙劝阻。陆显仁乃一方恶霸，在汴京城惹事惹惯了，有权有势，根本没有人敢告发他，更无人敢出面做证了。但大汉似乎很是坚定，他眼中似有火焰冒出，良久才慢慢地开了口。

“我今日从码头回家，我娘见了刀，连忙问刀是谁的，我说是姓夏的少爷，穿着青袍子，腰间别了一根孔雀毛。她痛骂我一顿，非要让我回码头找你还刀，再赔个不是。她说，她每日在街口卖笋肉包子，辛苦得

很，陆显仁欺负她，你却总照顾生意。那个疯了的婆婆是我的姨娘，就住在我家隔壁。夏公子，上次那些银两也是你留给她的吧。”大汉顿了顿，“人要知恩图报。”

夏乾怔住了，他没想到汴京城这么小。

“这些东西你们拿着——”寒露捧了一个盒子出来。

大汉没有收下，只是接过了寒露递过来的夏府的灯笼。他朝夏乾挥挥手，便和其他人一起离去了。劳工们虽然一夜未眠，推着小车提着灯，步子却很是轻快，像完成了重任一样轻松。

夏乾望着他们的背影，突然觉得很感慨。他有很多话想讲，却无力说出来。

夏家的下人将他抬进屋里的时候，他也很是疑惑，为何自家下人听了疫病的消息却没有连夜收拾包袱离开。但他再也支撑不住，也问不出任何话，昏昏沉沉地睡去了。

就在此时，东边的天空发白，黑夜散去，五更的梆子响了。

望春楼的人整宿没有入眠，很多人就直接睡在厅里，等着官府送东西来。

“我娘不知怎么样了，”小厮哭道，“她在门口卖鞋垫，每天接触的人多，也许染上了病!”

“我娘也是，好想见见她，哪怕知道她死活也好。”几个年纪小的姑娘也在哭。

门外有了动静。

“东西来了!是不是东西来了？”望春楼内的人纷纷涌过去，扒着门缝看。鹅黄让他们闪开，自己上前去透过门缝往外看。

昨夜下过雪，街上覆盖的雪花显出灰蓝的暗色，而东边的天空逐渐亮了起来。几个官兵提着灯笼正在把一担担的东西抬过来，似乎有几缸水，还有草药和食物，官兵似乎还在分发派遣。

鹅黄心中重担放了下来，转身对大家道：“东西一会儿便来。这一条

街有三家妓馆酒肆全部封了，只怕他们会一家一家地送进去，会轮到我们的，再等等!”

众人个个面带喜色，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，对疫病的恐慌，似乎在水和食物面前变得低了一等。不少人焦灼地在大厅徘徊，也有人卧在椅子上养精蓄锐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大家安静地等着，等了好久，官兵的脚步声才又近了。

众人一下围拢过去，待门一开，不停地问“门外如何了”“我们会不会等死”“我娘在潘楼街卖货，她怎么样了”。这些话语一直不停歇，官兵一下子亮出刀来，喝道：“统统退后!”

人们不说话了。

官兵抬进来一缸水，两担草药，还有一些吃食，之后便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众人一看水，眼睛都亮了，不管不顾地上前饮了起来。鹅黄也只喝了一瓢，很快，水缸便空了。

“那些狗官差给这么点水，怎么够喝!”几个姑娘哭了起来。

青绿哭着上前，问鹅黄道：“掌柜的，两天了，水不够喝，也没外面的消息，我们还能坚持几天呀？那些人是不是要我们在这里等死？”

鹅黄想宽慰她一下，但是哭声一片，望春楼内的人已经乱了，几个小厮在拼命地撞门。

“都安静!”

鹅黄想喝住大家，但是无人听她的指令。她自己也觉得嗓子干痛，不知是因为饮水太少、冬日寒冷的缘故，还是自己也染了疫病？

“等他们来了，我会再去一趟，打些水来。”

“鹅黄姐，”小厮有些沮丧，“那些官兵武艺高强，只怕行不通啊，尤其是那个叫燕什么的。”

燕以敖。鹅黄眉头紧皱，她被抓到过一次，若是小心一些，未必还

会有第二次。她上次太过冲动，还需要去看守卫的布局，街道的位置，以及……

忽然，一个草药担子里有些动静。

众人纷纷回头看过去，只见一个小姑娘突然从担子里探出头来。她戴着面巾，很是惊恐地看着四周，之后从担子里跳出来跑到了角落里。

“哪儿来的女孩!”众人一下都惊了。

女孩窝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

鹅黄拦住旁人，自己率先上前躬身问道：“你怎么在担子里？怎么会来这儿？”

女孩带着哭腔：“你不要过来!我娘病死了，没钱安葬，有人给卫兵塞了钱，又给了我银子，让我蹲在担子里过来传个口信。可是这……这是哪里呀!”

这女孩不过十一二岁的样子，很是害怕。

鹅黄有些警惕：“是谁让你来的？”

“城东卖鞋垫的大娘。她不识字，要我给他儿子传口信，说她还安好，让他儿子尽早出去，去城郊难民村。”

小厮一听，一下子哭了：“是我娘!可是我出不去呀!”

鹅黄怕吓到她，让所有人退后，自己也退后几步：“你不要怕，口信带到了，说完你便坐着担子出去吧。”

有人说道：“鹅黄姐，只怕请神容易送神难。这草药担子官兵只怕会查的，这……”

小女孩呜呜哭了起来。

鹅黄上前安慰她：“我们一定会送你出去。”

她哭了一会儿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：“还有，有个矮个子叔叔让我找人，可是那人叫什么我不记得了，他说，务必确认他的安危。”

“找谁？”几个姑娘着急地问。

她像是在思索，急哭了：“我不记得是谁了，那个叔叔叫阿炆。”

其他几个人议论纷纷。鹅黄却心中一凉，立刻将小姑娘拉到一边。小姑娘急着问：“这是因疫病封了楼吗？我不知道会来这里，早知道我就不来了，我不要来这里——”

“他让你说什么？”

“求求你送我出去，我不要和我娘一样——”

“他怎么样了？他还活着吗？”鹅黄死死抓住她的肩膀。

“还活着，”小姑娘擦了擦眼泪，有些语无伦次了，“他还活着，和那个卖鞋垫的大娘都在城外的难民村里。他还说让你确认东西是不是还在。”

“东西？”鹅黄眉头一皱，“东西都在他那里呀。”

“洗古什么，好像没了……洗古，那是什么？我不记得了，”女孩抽泣着，“求求你让我出去，我不要在这里，钱都还给你……”

“犀骨筷？”鹅黄一怔。

“好像是这个名字。”女孩愣愣地，“犀骨筷。”

她将这三个字重复了一遍。

“一直在他那里，怎么会没呢？”鹅黄喃喃一阵，低头对女孩道，“他是不是被强行带去难民村的？他屋子里的东西都没拿，他让我去确认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”

女孩摇摇头：“不知道，反正我和我娘是被强行带走的。那个阿炆说，要确认你是不是安好。让我确认了之后，躲在担子里回去告诉他，万一落到官差手里，也不要说这个事。”

鹅黄没有说话。她从昨夜至今一直没有休息，没有吃东西，也没喝水，如今面色很是苍白，努力定了定心神。她低头看了看眼前的女孩，明白了阿炆的用意。女孩要给小厮送口信，阿炆只是塞钱借了个东风，

即便半途被官差抓到，女孩也只会说是鞋垫大娘派来给儿子送信的。

“我能走了吗？你们这里好可怕。”女孩看了看众人，声音发抖。

鹅黄把镯子从腕子上取下来给她：“你出去告诉他，我还安好。记住，这些事不要乱说!”

女孩没有答话，拿着鹅黄的镯子快速跑到了门口。

鹅黄急道：“不要走正门，一会儿我想办法送你到街上，你——”

女孩把面罩一掀，敲了敲门。

门突然开了，不远处，燕以敖、万冲一行人全副武装地站在那里，也不知刚才在那里站了多久。女孩一下子冲上去抱住万冲的脖子，欣喜道：“叔叔，她说啦!她说啦!就是她!”

“在外面不要叫我叔叔，”万冲有些生气，但是难掩喜气，“要叫万大人。”

鹅黄怔了片刻，望春楼的其他人也慢慢下楼来，震惊地看着眼前的场景。燕以敖快速上前铐住了鹅黄。很快地，她被带出了望春楼。

楼外的街道依旧冷清，官兵们举着火把，看到鹅黄之后一阵欢呼，转身开始拆掉民居的封条。很快，三座妓馆酒楼的封条都被拆掉了，人们从楼内涌了出来。

鹅黄被带着走了很长一段路，转了个弯，刚才冷清无人的街道一反常态地热闹起来。五更早就已经到了，早市开始了。商人和小贩摆起摊位来，把衣物、花环一一摆好。巷口对面的行者敲着木鱼开始报晓“天色晴明”。很快，几个金银铺子、铁器铺子、汤饼小店统统开张了，几个醉汉还勾肩搭背地从酒馆出来。

汴京城迎来了新的一日，和往日没什么不同。

“燕头儿，这么早就有任务啦？在这儿站了几天啦？还没收工呢？”几个酒店的老板娘笑着。

燕以敖朝她们打了个招呼：“就两天，完活儿啦。”

“东边的街道解开封锁了吗？你们把一条街都封了，真是吓人，还听说是闹了疫病!隔壁的小李子都带着包袱出城啦!”

“没疫病。”燕以敖开心地笑着，“都结束了!”

听到这里，鹅黄看着东边发白的天空，看着汴京城车水马龙的街道。她怔了一会儿，看到不远处，有个人正匆匆朝这边赶来，那人穿了一身白衣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，但仍在急着赶路。待他看到大理寺一行人，又看到了鹅黄手上的镣铐，立刻停下了脚步。

鹅黄看着他，他也看着鹅黄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

鹅黄的脸色十分苍白。从小女孩的出现，再到官兵给她戴上镣铐，不过是很短很短的时间。她从望春楼出来，亲眼看着人们拆掉封条，再走到早市，又听到这些对话，仍然有些难以置信。晨光并不明媚，黑夜似乎遮住了她的眼睛，她不愿意承认，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梦境。

直到眼前这个白衣人出现，她才突然觉得这一切竟然是真的，一种恐慌、焦虑、悔恨又无奈的感觉袭击了她。她看着眼前的白衣人，突然开始大笑，笑得仓皇失措，竟然笑出了泪来：“你们……你们竟然……好哇，好哇，易厢泉!易厢泉!”

“是她吗？”易厢泉问道。

燕以敖高兴地点头：“她认了。她认识阿炆，也知道犀骨筷的下落，为了抓人，我们硬生生瞒着上级把街封了两天。走吧，你和我们回去一起听审。”

易厢泉松了口气，露出明快的笑容。

鹅黄却慢慢平静下来。她不笑了，也不说话了，而是低头走了过去，没有再看易厢泉一眼。

第九章 易厢泉的推断

经历了噩梦般的一夜之后，夏乾终于安全了。

香雾缭绕，锦榻绵软，他像躺在巨大的云朵上一般舒服。不知睡了多久，一阵鸡汤味传来，香郁无比。夏乾一下坐起，兴奋地掀开帷帐："夏至!快把汤端过来!"

只见一只精致的小白瓷碗端了来，汤匙玲珑，鸡汤清澈。碗内有一只鸡腿，上漂着枸杞桂圆，正冒着白色热气。

"饿死我了!"夏乾饿得两眼冒金星，激动地准备接过来，却发现给他端鸡汤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易厢泉。

易厢泉笑得格外温和："没想到你恢复得这么好，快趁热吃吧。"在鸡汤的映衬下，他的脸显得有点扭曲。这种扭曲是极不常见的，带着躲闪的歉意。他好像还想夸夏乾几句，但又不擅长夸人，一时间竟然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夏乾愣了一下，盯着易厢泉，又盯着鸡汤，又盯回易厢泉。猛地，他像是鬼迷心窍一般丢掉手中碗筷，上前抓住易厢泉的衣领。

"你非要让我乘冰舟去，地图的位置也画得不对，真的是——"

易厢泉似乎早有防备，轻巧一躲，鸡汤一滴都没洒在他身上，但衣领还是被揪住了。

夏乾浑身酸痛，骨头散架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只得松手，转身抓起枕头去砸他。可哪里砸得中？他一丢完，又想上前打架了。

"使不得!少爷，你先吃点东西，有话好好说!你们都多大了，怎么还打架呢？"

夏至正端着火盆从屏风后面蹿出来，赶紧放下东西，上前硬生生拉开两人。夏至看看易厢泉，叹气道："易公子，我方才就说，少爷神魂未定，怎么可能好好交流!你一来，肯定是——"

“找打!”夏乾嘴里含着鸡腿，一边含混地说着。

易厢泉没有说话，将桌上的包袱一下子扔到夏乾怀里。

夏乾猛吃两口，才放下碗筷，三下五除二地解开。待看到里面的东西，他的手抖了一下。包袱里竟全都是银子。

易厢泉轻轻开口道：“这是猜画的奖赏。我们赢了，夏乾。”

夏乾愣了片刻，他的表情出奇地夸张，先是难以置信，随后咧嘴大笑，最后是一脸的愤怒。

“这是我用命换的!”

“对，银子都给你。”

“你一点都别想要!”

夏乾有些语无伦次，手里死死地抓着金子。夏至看看二人，将夏乾扶住躺好：“少爷，你快歇歇吧。你的命太大了，真的太大了。”

夏乾这才有些忧心自己的身体：“我没落下病根？”

“郎中刚走，说你年轻身子骨还不错，平时能吃能睡，不会落下病来。这次只是受点皮肉伤，人参鸡汤燕窝虫草日日吃着，定然不会有事。”

夏乾松了口气，捂着胸口揉了揉，哈哈笑道：“陆显仁那草包估计是在冬日里站得太久，踢人都没力气。”

夏至吹胡子瞪眼：“昨日你失踪，可把我们急坏了，碰到这种事，你居然敢独自去，也不和家里报备一声!”

夏乾刚想反驳，却又冷静了下来。他怕说多了，夏至向自己的父亲告状，于是赶紧接话道：“不碍事，就是跌到湖里又游上来了!那个韩姑娘是不是你们派去的？”

“韩姑娘？”夏至只道他又胡说八道，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“那是谁？”

夏乾赶紧低头吃东西，没有作声。

“发现你失踪，我们赶紧出去找，却看见大汉们把你抬进来了。当时你浑身都湿透，我们连夜请了郎中，整理衣物时，才发现少爷你身上居然有一块骨头。我们听了易公子的指示，让人把骨头带去了梦华楼交给伯叔。你不知道，昨日是易公子把你从湖里捞上来的，你睡了一夜，他不食不饮，彻夜未眠。”

夏乾闻声瞄了易厢泉一眼，见他真的面色苍白，双眼泛红，肯定是整宿未睡。夏乾平静了一下，这才觉得自己方才实在是过于激动。易厢泉能在牢狱中找到仙岛的大致位置，功劳极大，而冰舟出了事，自己的责任最大，怎么也怨不到他头上呀。

夏乾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东西，擦了嘴，挠挠头看看易厢泉，又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
夏至“唉”了一声，问他：“你方才说，陆显仁怎么回事？和你一起回来的，是不是还有一位姑娘？”

夏乾急忙敷衍几句，不想让夏至知道，说了半天才勉强将他打发走。之后，房里就只剩自己和易厢泉了。

易厢泉见夏至离开，率先开口回答：“陆显仁受伤了。”他用极度平淡的语气说了这句，便开始收拾碗筷。

夏乾万万没想到陆显仁会受伤，他愣了片刻，问道：“你用扇子伤了他？他家势力这么大，陆山海又是个麻烦人物。”

“没事的。我出手之前就已经想好，这个姓陆的人早该得点教训，他无视王法又爱欺压百姓，草菅人命之事不知干过多少。他做的那些坏事，若要被翻出来细查，兴许都能震惊当今圣上。圣上圣明，最厌恶这种狗仗人势的官宦子弟，说不定会严惩。他爹陆山海教子无方，如今只得吃这个哑巴亏。”

“以前怎么没人管过他？”

“没人敢。”

易厢泉又说了三个字，说得很果决。感觉这“没人敢”三个字后面应

该再跟一句“除了我”。夏乾竟然觉得易厢泉身上多了一丝英雄气概，方才的怨气彻底消失了。

“你伤了他，陆家居然能放过你？”

“妄图杀人者，伤他又如何？何况我们还有证人。夏乾，你要去多买一些笋肉包子，做做好事了。”

夏乾哦了一声，愣了片刻，忽然觉得哪里不对。他看看易厢泉，忽然问道：“不对，你怎么出狱了？你是逃出来的？”

易厢泉轻松一笑：“昨天就出狱了，出狱之后先去雁城码头找你。”

“你能出狱，那说明——”

“青衣奇盗落网了。”

夏乾瞪大了眼睛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易厢泉见他平静下来，便开了窗透气。此刻，夕阳的余晖照进屋子，隐约可以听到街上嘈杂的叫卖声。伴随着一阵微冷的空气，吹雪也探了头进来，瞅瞅四周。易厢泉伸手将它抱在怀里，慢慢道：“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，但此事一会儿再说。当务之急，是梦华楼的伯叔等会儿要过来问话。他知道你找到尸骨而且溺水昏迷的事，就差人先送来了赏金，但要我们一天之内把岛上的事全告诉他。今晚，猜画的最后期限也就要到了。”他转过头来看着夏乾，“在伯叔进门之前，你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我听。”

夏乾坐回了床上，双手抱膝，似乎还未平静。他以前也喜欢胡闹，嚷着要去捉贼、捉鬼，但那些和在湖里被溺死不可同日而语。他坐在床上缩了缩身子，觉得有些冷；他闭上双目，就会觉得周围是冰冷的湖水，再想想韩姜，心就像被扎了一样。

碗勺叮当作响，易厢泉没有作声，又端过来盛着鸡汤的白色瓷盅，很认真地挑了一块鸡胸肉进碗，又淋了一些去油的清汤晾着。夏乾抬眼，方知这碗汤是给自己的，因为自己吃鸡总爱挑三拣四，肥的不要，太油的不要，可他万万没想到易厢泉会知道这些癖好。

鸡汤散着热气，俩人默契地等了一会儿，谁都没说话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对不起，”易厢泉猛然开腔，说得很慢又很诚恳，“我本想着等出狱再和你一同去，你提前去做准备，咱俩一同上路。但没想到疫病的事走漏了风声，传到了百姓耳朵里。抓捕计划被延迟，燕以敖他们手忙脚乱，我也没能按时被放出来……一切实在是太过仓促了。你这一路真可谓九死一生，快和我说说，究竟碰到了什么事？”易厢泉将椅子拉到夏乾床前，很认真地看着他，“我知道你不愿意回想这件让你几乎丧命的事，但眼下必须说。伯叔马上到，在他来之前，你要先把一切告诉我。”

易厢泉的眼睛很是诚恳，甚至有些焦急，就在此时，却听见门外一阵脚步声传来。

“夏公子醒了吗？我有要事要问他。”

这是伯叔的声音。易厢泉赶紧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让夏乾不要瞎回应。

“少爷刚醒，刚又睡下了。估摸着要睡到三更半夜呢，要不您晚些时候再来？”

这是夏至的声音。她答得不慌不忙，很是有礼。却听伯叔道：“今夜猜画就结束了，我就在门外候着。易公子可在？”

“不在，似乎在大理寺查卷宗。您找他有事？”

伯叔说他只是随便问问，夏至又客套几句，终于送走了他。夏乾低声诧异道：“他为何如此着急？”

易厢泉也压低声音：“他生怕我先来一步，交代你一些事，待他再问，你的话便歪曲了事实。”

夏乾并不明白易厢泉此语的含意，却见易厢泉一脸严肃地隔着门听了听屋外的声音，转头道：“伯叔知道我在。”

夏乾翻个白眼：“我们又不是男女私会，他知道又如何？”但是他知道易厢泉言之有理。在伯叔到来之前，自己必定要先与易厢泉讲一遍仙岛的事，这么长的故事，时间定然是很紧的。

易厢泉没有再催促他，只是将鸡汤递过去。夏乾又喝一碗，填饱肚子之后，终于开口，开始了漫长而冗杂的讲述。他讲了和韩姜是如何相遇，如何找到仙岛地点，仙岛上有什么，又是怎样狼狈地回程。

故事讲毕，易厢泉沉默不语。

“怎么了？哪里不对？”

易厢泉眉头紧皱，叹气道：“哪里都不对，好乱。”

“你也猜不透？我觉得整个事件都想不通。谁组织猜画、让我们去岛上的？仙女骨头是怎么回事？岛上的老人是怎么回事？长青王爷最后去哪儿了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易厢泉揉着脑袋，“整体而言，要我们调查的就是仙岛事件始末。但是我更加想不通……”

“想不通什么？”

易厢泉喃喃：“你们为什么会沉底？”

“韩姜将钉子插进冰里做锚使用，大风将冰块推动，使得冰舟破裂。我们坐在冰舟上回来，半途遇到风雪。后来冰舟不堪重负，几乎要沉没……”

“再后来发生了何事？”

“韩姜把灯留在冰舟上，打算自己游回去，后来我又跳下去救她。若不是运气好，只怕她如今已经命丧黄泉。”

易厢泉一愣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？”

是啊，为什么？夏乾自己都不知道韩姜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夏至并不认识韩姜，她显然不是夏府派去盯着自己的人。那她为什么要跟去呢？只是因为觉得自己面善，像是她过去相识的人吗？还是有别的隐情？

夏乾胡思乱想，易厢泉也胡思乱想。二人都在想，但想的东西完全不同。

“她胖吗？”易厢泉忽然问。

“什么？”夏乾赶紧回神，这才明白易厢泉在想什么，“不胖。但是她带着一柄很重的长刀。”

易厢泉眉头紧锁，将双手重叠低头沉思。他想了好一会儿开始找出来纸和笔。

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真相，所以我们一起想，再用笔记下来。”

“现在想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怎么想？”

“我教你。”

夏乾以为自己耳朵进水听错了，没想到自己落水之后，易厢泉的态度居然变得如此之好。

易厢泉轻声道：“我毕竟比你年长，你爹也算是我师父的徒弟，这样从辈分来说，我也算是你的叔叔辈。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我也没什么好教你的，便教你一些思考方式，唯有如此了。”

易厢泉将纸张撕成数张，对夏乾道：“推断事物真相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对应特殊情况，用特殊方法。目前一切似乎不清不楚，其实弄清真相并不困难。只是因为人物较多，时间发生顺序有些模糊，事件人物也有所不同。所以，我们要先把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关系弄清楚。解决佳法便是分类。”

他将纸张撕成一块一块，提笔蘸墨，写上很多字，如“女人”“男人”“老人”“长青王爷”“乘冰舟”“埋于树下”等。

夏乾皱眉头：“这是找联系？同吴村那次一样？”

易厢泉摇头：“事情不同，分析之法自然不一样。青衣奇盗西街一案

注重实证，证据都堆在一起，它是最好破解的；吴村一案很是罕见，童谣是线索也是误导，破解之法不外乎找联系，将几件小事合在一起，再分散开来，就会有一个大致方向。猜画一事，又很特别，整体事件并无太大谜团，但是发生得太过久远，而且很多传闻都半真半假，因此加大了识别真相的难度。破解之法大致有三：一是探听，包括查资料与走访；二则是在众多资料里将人物、事件与时间关系弄清楚。”

“三呢？”

“三是实证。它很关键，却还没到时候。”易厢泉将纸片写好堆在一起，“我们以排列的方式，很快就可以将事情理通顺。首先，你们在岛上至少看到了女子、老人两具尸骨。虎头鞋，说明也许岛上还有一个孩子。再根据疯婆婆的传说，长青在庆历八年出岛，但是这个传说又不可靠。那么，我们假设岛上有四个人：‘被埋树下’‘女子’是同一人；‘长青’‘男子’‘乘冰舟’是同一人；‘老人’‘男子’一类。除去女子自己，其他几人都可以‘埋葬女子’；除去老人，其他人都可以‘埋葬老人’。‘虎头鞋’是‘孩子’的，孩子长大说不定会‘埋葬老人’‘埋葬女子’，说不定这个孩子还能变成‘男子’或者‘女子’。”

夏乾听懂，却觉得有些问题：“你怎么会知道老人不是长青？韩姜的确说过，这个老人的埋尸年限很长，应当不是长青。”

易厢泉道：“一切都有可能。我们把这条加上，只是假设，现在先暂定是四个人，纸片是可以移动的，发现不对再改。你说，树上曾经刻字，字迹位置比你高？”

夏乾点头：“比我高不少，但女子尸骨很小巧，老人尸骨我记得也不高。”

易厢泉将纸片移动成如下：

女子 埋于树下 埋葬老人

男子 长青 乘冰舟 刻字人 埋葬女子 埋葬老人

老人 男子 长青 埋葬女子 刻字人

孩子 虎头鞋 埋葬老人 埋葬女子 刻字人

夏乾眼巴巴瞅了瞅："我以为你能得出什么惊天结论。这里面有矛盾之处，几个人不可能彼此相埋，肯定不是全对的。"

"对，其中肯定有东西是要被删去的。"

"而且我认为'孩子'的存在并不合理，后面还跟了这么多可能性，分明是扰乱视听。一双虎头鞋而已，未必真的有孩子存在。"夏乾说完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补充道，"茅草屋的房间门口刻了很多横线，倒数几道上写了'景儿'，会不会……"

"几道横线？"

夏乾不记得了："返程时和韩姜聊天的时候，她也看到了。她好像说是二十一道，我没数。'景儿'那行字似乎在倒数……嗯，四五道。"

易厢泉眉头紧锁："二十一很可能是刻痕迹的人在岛上居住的年限。流落荒岛的人不知时间，就会以刻痕来记录年月。但是，如果有孩子存在，事件就变得异常复杂了。"

"问题的关键，还是要确定长青的情况。"

易厢泉点头："这事件奇就奇在长青王爷身上，若是按照你从老婆婆那里探听到的消息，他是在仙岛逗留二十一年之后出岛。当年的太后也是有趣，长青既然没有实权，又病着，还是她亲儿子，且无政治作为，何必蹲守江边二十一年。"

夏乾听他说完，又很是失望："所以呢？"

易厢泉想了想，觉得思绪很是混乱："我推断不出来。"

"你也推断不出来？"

"但是，我可以给你编一套说法出来，给伯叔个交代。"

易厢泉竟然真的开始编造起来了，和夏乾讲了半天。夏乾听懂了，点点头。

"总之，你先这么和伯叔说。"易厢泉有点敷衍，"还有，仙岛上面房间里的情景尽量少提，就说你们没来得及进屋，孩子的事也暂时不要提，其他的事情实话实说，这件事谜团太多，伯叔那边谜团也多。在查

清楚事实之前，咱们报一半，瞒一半。”

“仙岛的情形、遇险的事也实话实说？”

“对。”易厢泉点头。

夏乾一脸诧异，也点点头。

两人彼此相望，皆是一头雾水。

日色渐退，黑夜来得极快。夏家人开始点烛，准备点心之类的宵夜。

不久之后，伯叔又来问候。夏乾裹着被子，慢慢地对着他讲述了自己在岛上的见闻。一席话终了，他叹了口气，伯叔却满腹怀疑。

“我所言非虚，韩姜也是去了的，若是不信，可以问她。”夏乾以此话做了终结。

伯叔捋着胡子，思索一会儿，似老狐狸一般盯着夏乾道：“辛苦夏公子了。此行如此凶险，夏公子定是吃了不少苦头，也不知韩姜姑娘现下如何，你没去探望？”

夏乾心里一紧。下面的话，就是易厢泉事先交代自己说的了。易厢泉真的是料事如神，知道伯叔会提韩姜的事。

“我派人去看了她，孙家医馆的人说她早就走了。你们若要求证，要先在汴京城寻人。”夏乾语气平和。

伯叔只是和善地笑笑，意味深长地看了夏乾一眼。“夏公子所指的仙岛位置不会有错吧？”

“我虽记得不甚清楚，但大致是没错的。那真是个鬼地方，你们要去？再白送我几千两我也不去啦，韩姜也不会去的，真是可怕得很。”夏乾捂住胸口，心有余悸的样子。

伯叔与夏乾对视片刻，一人目光如矛，另一人如盾。夏乾不知道他要从自己眼中看出来什么，但夏乾说的都是实话。

夏乾见他不说话，试探道：“我与韩姜此行真是莫名其妙，不知究竟

为何出这种题目？”

伯叔似乎料到他这么问，很熟练地叹口气，客客气气道：“雇主出题，具体我也不太清楚。”

“您之前提过的那位有梅花令的皇城司的大人，应该只是酒楼的经营者之一吧？”夏乾随口问了一句。他自己倒是心里清楚，一般酒楼的经营者未必只有一位，有些人不便出面做生意，就会有伯叔这种挂着名的掌柜，背后还站着数位真正的“掌柜”。

“我知道夏公子的顾虑，您放心，您所得银子是酒楼通过正当途径挣来的干净钱。而且大理寺卿陆大人已经和顾大人谈过了，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”伯叔将问题绕了过去，以犀利的目光盯着夏乾道，“夏公子所言定然非虚，依你之见，这岛上究竟发生何事？”

夏乾心中早知他会如此发问，一脸困惑地摇头道：“我和韩姜都不清楚，倒是易厢泉推断出了几分。那日他来探望我，倒和我说了一些。”

伯叔听闻夏乾此番话，吃了一惊。他沉默片刻，目光向下瞧去。夏乾心知他这是在思索，又补充道：“易厢泉随口说了一些推论，之后便去忙青衣奇盗之事了。他并未细思，兴许是谬论。”

“夏公子不妨说说看。”伯叔饮茶，并无表情。他虽然阅历丰富，但他的表情却逃不过夏乾的眼睛。夏乾觉得他太过镇定了些，镇定得像是在掩饰自己的紧张。

夏乾也陪着饮一口茶，淡然道：“这事要从长青王爷说起。但是……依您之见，真相是什么样？”

伯叔没有料到夏乾会反问自己。他只得笑笑，摇头道：“我不过是个管事的，论智慧更不及易厢泉易公子。汴京城街头巷尾议论纷纷，他似乎已经抓住了青衣奇盗，如此智慧之人，我一把年纪难以望其项背，何苦再猜。”

夏乾眨眨眼睛：“你说，长青王爷死在哪儿？”

“我哪里知道？”

夏乾一拍大腿：“死在岛上呗!”

“不是有传说他二十一年后回来了……”

“假的假的!他隐居了!”夏乾咳了咳，觉得自己过于激动，又放慢语速一本正经道，“长青王爷去寻仙，结果，在岛上碰见个女人。这个女人不是仙女，只是隐居在岛上的一个漂亮女人。”

“为何有女人隐居在岛上？”

“易厢泉没说，但我觉得，世外高人、前朝逆贼，都可以选择隐居。这隐居，就是一大家子都与世隔绝，待父母过世，子女自然还留在岛上。如果按照年份推断，那‘仙女’可能是哪个世外高人的亲眷。”

“所以‘仙女’一家人都在岛上？可其他人的尸骨呢？”

“可能我们没发现。”

伯叔眯眼，表示怀疑。

夏乾又道：“长青王爷落水被冲到岸边，恰巧遇到了女子。山洞很是隐蔽，若非刻意寻找很难发现细小洞口。易厢泉推断，女子将长青带入山洞，二人互相爱慕，互赠情诗。无奈长青王爷身份尊贵，或者是俩人有了小打小闹，王爷这才回宫，但仍旧对岛上女子念念不忘。”

伯叔盯着夏乾，似要将他看透一般。可夏乾表情正常，神情绝非在撒谎。他便应和着问道：“之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，长青王爷回宫居住，郁郁寡欢，还是忘不了那个女子，便乘着冰舟去了岛上，想与女子结婚。然而二人婚后不久，女子病故，长青王爷无比抑郁，便将女子埋葬于树下，刻情诗为墓志铭。他自己也常年住在那里，再也不回到陆地上。后来，他自己做了棺材，待他年老将逝，自己就躺在棺材中等死。”

“所以，你们去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老人家的墓，那个莫非就是……”

“就是长青王爷。因为那是他自己把自己封进去的。”夏乾说得很是认真，伯叔听闻之后则有些诧异。

“长青王爷死在岛上……而且是活着进的坟墓？”

“对。他觉得自己不久就要驾鹤西去，就以当地的树木为原料备了棺材。”

“你们发现棺材之时，它并未覆土，反而暴露在空气之中？”

夏乾摇头：“上面有层薄土。我们起初挖错了，以为那是仙女的坟。那棺材周围都是土，风也不小，棺材有些年头，风一吹，土就慢慢把它盖住了。长青王爷估计想着，千百年之后，棺材就被土掩埋了。他也真可怜，一个贵族，驾鹤西去却连个送葬的人都没有，只好自己把自己用如此方式下葬。”

伯叔狐疑道：“长青王爷二十一年后归来，这又是做何一说？”

夏乾一摆手：“假的。这种皇家私奔的丑事都是要掩盖的，自然什么传闻都有。”

伯叔点头：“也对。”

“这下真相大白咯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西域呀？”

伯叔轻笑：“暂定二月初二清晨来梦华楼，行李自备。不过兴许天气寒冷，抑或其他人有事，可等到三月。”

“都有谁去？”

“好像有个叫蓉蓉的。”

蓉蓉？听起来是个姑娘。夏乾在心里暗笑了一下，虽不知长相如何，但是名字有些太俗气了。

伯叔又道：“每个人可以带一名亲眷朋友，你可以与易公子一同去，路上也有个照应。”

夏乾高兴得很。二人闲聊几句，伯叔又探了探夏乾言语虚实，但无论怎么问，观其神色也好，听其语句也罢，都没有任何问题。夏乾不知伯叔为何要这样，但他没问出什么，离去之前竟然是一副放心的表情。

待伯叔离了夏家院子，夏乾整个人又黏到了床上。

经过几日昼夜颠倒的休憩，他整个人越发疲惫，头脑也越发混乱，

他身子骨尚弱，无法出去闲逛，遂写了封信托人送给柳三，又怕他不认字，便画了一幅自画像，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一堆金银财宝上。

他差人送信去，又差人打探韩姜的消息，自己则躺在绵软的床上昏昏沉沉睡去，休养身体。但身子好治，心病难医，他一闭眼便梦到溺水之景，梦见冬日刀一般的大雪疯了似的砸下，梦见漆黑水底浮起来的红色梅花，梦见陆显仁那张丑恶的脸。梦里的他惊慌无措，还在水里拼命挣扎，似乎很快就会有一双手拽住他的衣领，将他一下子从冰冷的水中捞起。

夏乾在这一刻醒来，气喘吁吁，一身的冷汗。屋上猫叫声不断，他披衣推开窗户，便知吵醒自己的是吹雪，有时在午后，有时在半夜，它还会溜进门瞅瞅夏乾。每当此时，夏乾心中竟然觉得分外安稳，心知这是易厢泉在夏府住下了。

几日过去，他的身子骨也渐渐好起来。毕竟年轻，夏府的条件又太好。只是，他做噩梦一事却从未向人提起过。这几日易厢泉住在夏宅的客房里，每日都会来看夏乾，就像给太岁请安一样。易厢泉平日冷言冷语，但心里比谁都敏感，这次事，他有些愧疚，又不知道怎么办，只能每日来看看。

“你不用每日都来请安，我又没死。”

易厢泉应了一句。

“青衣奇盗到底是谁呀？”

易厢泉每每听到这句，便会一边盛汤一边说：“还在审，等你好了我就告诉你。”

夏乾在家中闲着，转眼又过去两日，柳三来信了。这信上的字很是娟秀，像是找青楼姑娘代写的，文绉绉的。信中之言，换成柳三的话便是“夏小爷没事就好，我总是求佛祖保佑你呢”“那个韩姑娘不知道去哪儿了”“最近风声紧，有债主追我，不敢露面”。

他在信中最后的一些话，大意是：据街头巷尾所传，青衣奇盗是女子。夏小爷，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，你知道吗？若是知道，改日咱们碰头，你再讲讲。还有，夏小爷如果不识几个字，便让下人念给你听，别

画画了，画得太丑。

夏乾捏着信愣了许久，最后，他披衣前行，打算去客房问问事情原委。

他这几日卧病在床，很少下地，又因噩梦缠身而不得安眠，如今推门而行，有些萎靡不振，但屋外干冷的空气反而使他的精神好了几分。

清晨朝阳悄然照射着夏宅院内的池塘，波光粼粼的池塘旁边立着一棵老树。夏乾往树上看去，吹雪懒散地卧在树上，见他来了，懒洋洋地叫唤一声，感觉它像杨贵妃，夏乾像倒夜壶的小宫女。

夏乾明白易厢泉就住在这里的客房，抬手推门。

屋内，炭火烧得旺，正发出嘶嘶的响声。油灯给易厢泉身上打上了一层浅淡的暖色光晕，他背对着夏乾，好像在认真摆弄什么东西。

夏乾移步上前，解开披风，却见桌子上摆着稻草一类的物事。他很是吃惊："你在做些什么？"

易厢泉这才转过身来，脸上浮起一丝笑意："能四处闲逛了？"

夏乾则上前看了看他桌上的杂物，一些破碎的纸张，一些涂满墨汁的纸，还有几卷旧书。夏乾有些不解，却听闻易厢泉长叹一声："很怪。"

"什么怪？"

"长青的事很怪，总这样算是行不通的。"易厢泉有些忧郁地看着桌上的杂物，"案子发生在几十年前，时过境迁，所有的线索已经被时间消磨得灰飞烟灭，但……"

他沉默一会儿，拿了厚衣："我知道你为何而来，为青衣奇盗对吧？走吧，咱们先去街上，你穿厚些。"

夏乾想问些问题，但是易厢泉递给他一件更厚的棉衣，自己率先出了房门。

天气回暖。二人走着街上轻轻呼气，一层白雾浮在眼前随即消散不见。易厢泉好像刻意走得很慢，生怕自己身后的夏乾跑丢了似的。

二人买了烙饼，一边吃，一边走着。他们路过小巷，几个小孩在门口踢毽子唱歌，唱的《千里行》：

千里行，万里追
山河悠悠漠上飞
辗转几千回
千里行，万里追
万事到头空一场
皆是离别泪

易厢泉和夏乾绕过他们，侧身上了楼梯，在一间破屋子门口停了下来。屋子的门上贴了封条，易厢泉一把推开，环顾四周。里面是空荡荡的一片，什么都没有。

“问了附近的人，说鹅黄在这里出没过。大理寺已经派人来查过，但是什么都没查到。”易厢泉有些心有不甘，又重新查了一遍，叹气道，“这里就是空屋，应该是被青衣奇盗选来聚头的场所，如今人走了，他们自然不会再来。走吧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。”

二人穿过汴京城旧居，走了不久，便看见一座矮矮的灰色屋子，门上也贴着封条。门口放着一盆花，花已经枯萎了。

易厢泉慢慢道：“这是阿炆的屋子。”

第十章 隐藏的线索

夏乾看了看，很是简陋、普通。

隔壁的几个大婶还在门口剥豆子，几个孩子正在拼命用残雪堆雪人，几个读书人正说着皇上派人修筑永乐城的事，讨论着大宋对西夏的政策。正月里，这条小巷平静祥和，让人难以想象，这里曾经住过一位江洋大盗。

“他被捕了？你们审问他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易厢泉脸色一沉，“跟丢了。”

夏乾怎么也想不到阿炆竟然能丢，这分明是煮熟的鸭子飞了。易厢泉看着灰色的房屋，脸色有些阴沉：“他在街上走着，忽然到野外去，在林子里绕来绕去，不知从哪儿拿到了武器，打伤了跟踪他的两名大理寺官兵。这事很是突然，他没有收拾行李，没有雇用马匹，什么都没有，却忽然一下子消失了。”

“他是不是庸城风水客栈打晕我的店小二？”

“应该就是他。我们一直未将他逮捕，主要是想追到他的同伙，但如今他的同伙被捕，他却没了。”易厢泉有些悔恨，“我入狱之后，万冲找人日夜跟着阿炆，但他没有和别人有过什么特殊的接触。万冲还派人潜进了阿炆家中，在他衣柜中翻找。”

“找到犀骨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只找到了一些做工精良的衣物，针脚细密，和我的夜行衣针脚极像，应当是女人做的。它的布料、香料只送给了三家青楼酒肆，都在州桥的东边，但是这三家青楼酒肆一共三百余人。”

夏乾静静地听着。他们已经到了牢房，易厢泉和看门的点了点头，便走了进去，自嘲道：“现在我来这里就像回家。”

夏乾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至少你自由了。”

“其实，当时直接把阿炆抓住，严刑逼供，也许能问出来。但我考虑了很多，他一旦找到机会自尽或逃脱，线索就全断。或者把三个酒楼的人全都集中起来，一个个严刑逼问，也许能问出来，比如谁在去年九月去过庸城之类。但是仅仅凭此很难让他认罪，更何况三百余人，只能由经验最足的燕以敖来审讯，一旦没有审出来，此举打草惊蛇，就前功尽弃了。青衣奇盗精明异常，只怕很难让他服罪。我和万冲、燕以敖商量，提出了三套捉拿方案。他们商议之后，决定采用风险最大的提议，就是封闭整条街道，让这三家店的所有人处在断水、断粮、断消息的全封闭状态，这样一来青衣奇盗会有极大的心理压力。”

夏乾惊道：“这种方法风险极高，陆山海会同意？”

“没报备，直接说查出来有疫病，封了街。再说燕以敖也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不报备的事了，”易厢泉挑了挑眉毛，“万冲也参与了。他们二人赌上前途来做此事。万冲还说，若是这样再抓不到，陆山海还要做大理寺卿十年，自己肯定忍受不了，这官也就不做了。”

“他也太任性了——”

夏乾居然说别人任性。易厢泉看了他一眼，忍了忍，还是说了：“万冲原话说了，辞官也没关系，大不了就和夏乾一样无所事事。”

夏乾不吭声了。

易厢泉慢慢向前走着，推开了牢房的门。这里曾经是他住了数日的地方，已经轻车熟路了。

“封街的风险真的很大，但在那种情况下，人容易丧失理智。青衣奇盗即便怀疑有诈，但他的武艺极高，说不定会独自从楼内逃出来。封街这件事本打算悄悄进行，但哪里有不漏风的墙？封了一条街，百姓肯定会打听原因，于是，当时仅仅封楼一日，百姓们就已经得知了疫病的消息。燕以敖和万冲虽然不怕辞官，但怕百姓闹起来顶不住，于是说，实在不行只封两日，之后另想他法。”易厢泉笑了一下，“没想到，望春楼里有了动静，有人从窗户那里跳出了门，身手不凡。燕以敖看到之后，内心万分激动，问出了她的姓名，很快便启用了下一个方案。”

二人走进牢内。一个小女孩正在桌子前嘻嘻哈哈地笑着，一见易厢泉和夏乾，立刻跑来：“易公子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”

易厢泉弯腰摸摸她的头："很厉害。"

"行了，现在你的供词也记录好了，快回书院去。"万冲赶紧上来拉住她。

"她是谁呀？"夏乾问道。

"万冲的侄女，"易厢泉笑笑，"真的太聪明了。我们教了她两个时辰，她就进去套了话出来。套话的人，我们选了好一阵，本来在她和一个捕快之间犹豫不决，但最后还是决定让小女孩出面，至少能让青衣奇盗放松警惕，说一些本不该说的话。"

夏乾还想问些什么，易厢泉却转身向前走了。他们越走越远，一直走到了牢房深处。几个守卫在牢房门前走来走去，警惕性极高。

这个阵仗，牢房里面关押的一定是要犯。但是牢内没有发出一点声响，真是个安静的犯人。

易厢泉招呼了狱卒，推开了几重牢门。牢狱阴冷，灰尘满布。冬日的微光照射到牢狱之中与灰尘相融，似是一层薄雾，显得晦暗清冷。

一个淡黄色花衣女子站在牢房中央。她头发并不散乱，显然是自行整理过了。

夏乾看了她片刻，惊道："鹅黄？"

鹅黄侧过头来，又转回头去。她站在雾气中央，身着常服，依旧袅袅婷婷，气质出众，在阴暗潮湿的监狱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，却与此情此景格格不入。

见了鹅黄，夏乾有些吃惊。他无法形容这种故人相见的感觉，心里感觉说不出的怪异。他并未作声，只是默默跟在易厢泉身后，等着他开口问话。

易厢泉却没有讲话。凭借夏乾多年对他的了解，易厢泉平日话不多，但说起大道理来一套一套的，可偏偏不会疾言厉色地拍桌子问罪。

鹅黄慢慢转过身来。她脸色泛白，却依旧立在牢狱中央，像个无罪人，眼神中带着一丝高傲，仿佛自己才是一个探监者，而易厢泉和夏乾

才是两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傻猴子。

夏乾和易厢泉都不说话。三个人互相对望，一言不发。

良久，鹅黄看着夏乾，忽然冷笑，率先开腔道：“我被冤入狱，不知你又带夏公子来做什么？探监？”

夏乾闻言，倒是真的傻了。“厢泉……你是不是弄错了……”夏乾轻轻拉了拉易厢泉的袖子，低语道。

易厢泉侧身小声问道：“你在庸城见的是不是她？”

“是她没错。”

“你们弄错了，我是冤枉的!易公子如此博学智慧，只怕也有弄错的时候。小女子一人孤身在外，又怎能跟青衣奇盗沾边？”鹅黄眉毛轻挑，目中带着恨意，语气却是绵软温和的，显得有些虚情假意。

夏乾看了看鹅黄，又看了看易厢泉，只觉得气氛诡异。

易厢泉深吸一口气：“燕以敖明明看见你跳窗出来——”

“跳窗能说明我是青衣奇盗吗？”

易厢泉只是直勾勾地盯着鹅黄，面无表情道：“望春楼里，小女孩问的话都被记下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说？”

鹅黄掏出丝帕，很是嫌弃地擦了擦狱中的椅子，然后撩起裙摆缓缓坐下了。

“说什么？早就听闻青衣奇盗的身高体形分明是男子，你让我蒙冤入狱，对你有何好处？能让你建功立业、名垂千古，还是我鹅黄欠了你的债，想用这种方法来讨债？”

鹅黄盯他半晌，再也压抑不住怒火，将桌子上的茶杯猛然向前砸去。杯子咣当一声砸到牢门上，摔得粉碎，冷掉的茶水溅到易厢泉的衣襟上。

夏乾瑟缩一下，易厢泉依旧沉默。

“好，真是好!没有人证、没有物证，就凭你易厢泉的一面之词，害我入狱!你究竟要为所欲为到何时？大宋律法岂容你一个算命先生说了算？你不怕传出去落人口实，自己也没有好下场？”

她说得义正词严，夏乾顿时没了主意。易厢泉沉声道：“你若是想要阿炆少受些苦头，说了便是。”

鹅黄面部微微动了一下，她这一细微表情落入了夏乾眼中，夏乾凭借这一表情，断定了易厢泉这句话对她还是有些作用的。

几乎是转瞬，鹅黄立即收敛神色，冷笑道：“不错，我是认识阿炆，不过都是泛泛之交，你为何要拿他威胁我？”

“你们在潘楼街附近的旧楼二楼相见，每次都以敲门声作为暗号——”

“这又是谁说的？”鹅黄看着易厢泉，面不改色心不跳，“你们亲眼瞧见了？还是听信了谁的一面之词呢？”

“阿炆亲口承认的。他被审讯，目前只认了这些。我只管问话，不管行刑之事。你不说，便是刑具要他来说。”

易厢泉不过是说了几句话，却让夏乾听得一头雾水。他这又是什么意思？那个阿炆不是跑了吗？

鹅黄脸色越发难看，狠狠瞪了易厢泉一眼，笑道：“牢房安静得很，你别怪我耳朵太好用。易厢泉，我没有听到行刑的声音，也没有听到呐喊和呻吟!我不知道你为何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手段逼迫我，我和他也并不相熟——”

“他在刑部，不在这里。青衣奇盗乃是朝廷重犯，怎会把你们关押于同一府衙串通口供？阿炆自有高官审问，而我负责审问你。”

鹅黄脸色变得苍白，紧紧攥住了手中的丝帕。她沉默片刻，忽然笑道：“以你易厢泉的办事手段，他此时断断不会在刑部!你知道阿炆若是被送去，不过就是一死，他死了，线索也断了。你在望春楼诈过我一次，难道还想再诈第二次？”

易厢泉微微一愣，似乎未曾料到鹅黄会这么说。鹅黄见他愣住，更

是得意："怎么，被我猜中了不成？易厢泉，你现在手里根本没有我们的把柄。你还想用他来威胁我，让我说出背后的隐情？嗬，你做梦。"她朱唇轻启，字字绝情，将易厢泉逼得无话可说。

易厢泉本来就不善与人争辩，被她逼问得没办法，便道："如此，你就是承认了。"

"承认什么？说了多少次我不是青衣奇盗。"鹅黄竟然笑了起来。

"可是那个女孩——"

"小孩子的话你拿来当证词吗？大理寺是这么给人定罪吗？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？你敢带着她上公堂？敢让大宋的百姓来评理？"

夏乾站在一侧不敢作声，听了半天，才终于明白了二人对话的意图。易厢泉虽有证据，但每一项都很薄弱。他很想从鹅黄这里套出一些线索，但任凭易厢泉如何问询，鹅黄就是抵死不认。只要她不认，关于青衣奇盗的调查就会止步于此，难以再取得进展。

易厢泉脸色一沉："我只想听听你们犯案的原因。青衣奇盗犯案十五次，实属罕见，前八次统统未发通知。我猜你们一开始根本不想声张，偷了整整一年。可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在第九次犯案时广发通知，还去库房里补上白纸？尔等不过鸡鸣狗盗之徒，何况所盗并非贵重之物，若是情有可原，现在为时不晚。"

易厢泉这段话包含了诸多信息。夏乾蒙了，鹅黄却摇头道："我都说了我不是——"

"我的意思你还听不明白？"易厢泉有些生气了，"你们要是有难言之隐，跟我说，兴许可以帮你们。"

"帮？"鹅黄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"易厢泉，你说了多么可笑的字!你口口声声的'帮'，便是害我锒铛入狱，句句都在威胁？你如今在这里装起好人了!没错，我是婊子，可我不会像你一样立牌坊!你不过就是想问出来你自己的家事吧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!"

易厢泉气道："今日不说，可没机会说了。"

"说什么？认罪画押吗？我贱命一条，要认罪也行，你们都是共犯!"

“你可不要后悔——”

“后悔的不是我，是你，易厢泉!你为了自己的私事，多管闲事，总会遭报应的!到了那日，你可不要后悔!”

鹅黄突然发出一阵凄凉的笑，抬起头来，高傲地看着他。

夏乾知道二人再这么胡乱辩下去，易厢泉是问不出来的。鹅黄不承认，又有什么办法？夏乾看了看二人，深吸一口气，谨慎开口道：“易厢泉是好人。”

他的这句话有些突兀。原本激辩的二人听了都是一愣，鹅黄随即冷笑一声，抬起头来看着他。

夏乾看着她的眼睛，认真道：“青衣奇盗从不杀人，且一向谨慎，你却在西街露了面。因为你想让我查清碧玺的事，哪怕暴露自己，也想查出来。我知道你也不是坏人，易厢泉有仁爱之心，你也有。”

鹅黄不笑了，低头整理衣衫。

易厢泉用很低的声音悄声说：“她敢在西街露脸，只是没把你当回事。”

夏乾没听易厢泉的，依旧很认真地看着鹅黄：“易厢泉带我来的目的是认人，但你也看到了，四周没有官兵，这不是审问。我猜，青衣奇盗偷窃绝不是为了名和利，道理很简单，你们根本不是坏人，易厢泉也不是坏人。你可以将目的告诉我们，我们未必会站在你的对立面。”

鹅黄依然没有说话。夏乾推了推易厢泉：“把你知道的先说出来。”

易厢泉明白夏乾的用意，夏家一直从商，所以夏乾从小深谙一个道理：生意往往是基于彼此信任才能谈成的。此时，如果想让鹅黄说出实情，严刑逼问是不行的，必须要让鹅黄相信自己。他沉思一下，决定率先说出自己的推断：“青衣奇盗，十五次犯案中只有十三次是真的，灵芝和鼎不是青衣奇盗偷的。你们先是悄无声息地犯案八次，而后开始大张旗鼓地送通知，一般只有这几种可能。第一种，青衣奇盗是两个不同的组织，前八次和后五次不是同一伙人偷的，而你们是后一伙。第二种可能，一直都是你们，但是在第八次犯案前后出现了某种变故，不得不改变偷窃计划，比如库房中没有你们要的东西，你们又不清楚盗窃物的具

体位置，只得送出通知，引官府注意，将东西拿来看守。第三种可能，和犀骨中的字条有关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鹅黄的头微微偏了一下。

“你们在偷窃的时候，犀骨、字条统统都要。可你们盗窃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们去西域要做什么？想用偷盗的东西打开什么机关吗？这些我不清楚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——簪子、筷子、扳指，如果里面都有字条，那总共有十多件，数量实在太多。”易厢泉紧紧地盯着她，生怕错过她的表情，“你们虽犯案多年，但这么多的东西，你们真的偷齐了吗？”

鹅黄忽然颤了一下，很快答话道：“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。”

“你们大费周章地偷窃，一定有重要的目的，或者为了某种极度珍贵的东西。如果这种东西极度珍贵且重要，就不一定只有青衣奇盗在找寻。你应当明白我的意思，”易厢泉的语气急促起来，“如果你们没有将字条偷齐，那剩下的东西在谁手里？对方是谁？他会和你们合作，还是成为你们的绊脚石？若这个珍贵之物不止是你们在找寻，日后可能就会引来麻烦。如今把话说清楚，总好过以后被黑吃黑。到时候，你们可能尚未达到目的，就已经死在西行的路上了。”

他说了太多的话，只有最后几句对鹅黄是有用的。鹅黄转头看着他，眼睛闪动了一下，像是要说什么。就凭她这个表情，夏乾也看出来了，易厢泉猜对了。

青衣奇盗的目的虽然不得而知，但他们显然已经处于极度被动的局面，他们的敌人可能不止官府一个。易厢泉和官府在明处，还有人在暗处。如果青衣奇盗一意孤行，继续隐瞒，在两股势力的夹击下恐怕很难脱身。

易厢泉和夏乾紧紧盯着鹅黄。她说与不说，可能就在此刻了——

“我不知道。”鹅黄缓缓开口，但她的眼神没刚刚坚定了。

易厢泉深深呼出一口气，脸色有些苍白。

三人又僵持了一会儿，夏乾劝说无果，易厢泉也疲惫不堪，而鹅黄的目光从方才的凌厉转变为黯淡，到了后来，干脆什么也不说了。易厢泉和夏乾只得离开，穿过重重牢门直奔内衙，只见万冲一人独坐案前在

写供词。

易厢泉并没有一句多余的问候，只是坐下沉默了。万冲停了笔，看了一眼易厢泉，又看了一眼夏乾，蹙眉道：“劝说失败了？”

“她不招。”易厢泉言简意赅，口干舌燥，开始不停饮茶。

万冲叹气道：“我就知道她不肯招，也许用刑可以让她说出一些实话。”

易厢泉放下茶杯，眉头紧锁，说道：“虽然我说了不算，但我是不赞成用刑的。严刑峻法不过是对百姓的一种无奈约束，文明盛世不应有任何暴行。何况，即便是用了，阿炆也未必能抓到。鹅黄被捕的时候，阿炆就已经失踪了。二人没有联系，连鹅黄自己也不能供出阿炆在哪儿。这个女人太聪明，她是打定主意不说了。若是以后阿炆露面，再逮捕他，将他们二人分开再加以挑拨，才有可能套出实情。”

“真没想到是这种结局，千方百计地抓捕，居然只抓了一个!李德还会因为这件事被降职。”语毕，万冲叹气，对易厢泉道，“若是真的问不出来，就只能一直关着她审着。”

易厢泉叹息道：“一个女人常在庸城、汴京两地出没，本身就可疑得很。她衣柜中衣物的针线缝合情况，与我的那件夜行衣差不多，更何况她亲口承认了，可如今却又什么都不说!”

夏乾低头看了看供词：“鹅黄说，东西都在阿炆那里，是在他家里吗？”

万冲沉着脸：“我们搜了他整个屋子，赃物全都没找到。”

“花盆的土里找过了吗？”易厢泉皱着眉头敲敲桌子，“犀骨什么的都是小物件，窗台上有土迹，说明原来花盆可能不止一个，如今却只剩下一个了，另一个很有可能被人拿走了。”

万冲急道：“但是李德跟着阿炆，他从来没有回去翻找过花盆!”

夏乾低下头去：“比起这件事，我反倒觉得，那个在‘暗处的人’比较可怕。厢泉，这个人真的存在么？”

万冲放下卷宗问道："'暗处的人'又是什么意思？"

易厢泉双手交叠，叹了一口气，"我们最初认为青衣奇盗一伙人，他们连续犯案十多次，从未被抓。但种种迹象表明，除去青衣奇盗，可能还有一伙人。这伙人举办了猜画活动，使得青衣奇盗现身。青衣奇盗可能带着赃物前往西域去打开某机关了，而这伙人……"

"也想打开？"万冲一下子就听明白了，但觉得此事非同小可，"这仅仅是你的猜测，还是有切实证据？"

"猜测，但这才是最可怕的。查到现在，这'暗处的人'从未现身，我也没有切实证据表明这伙人真的存在。我们去查梦华楼，也得不到任何有效线索。若'暗处的人'真的存在，恐怕比青衣奇盗更难对付，他们势力更加庞大，行踪也更加诡秘。"

万冲思索道："这件事有必要和燕头儿商量一下。若这伙人真的存在，说明他们和青衣奇盗有利益冲突，也许可以说服他们和官府联手。"

易厢泉摇头："我不这么乐观认为。若他们真的有意联手，应该早有动静。"

夏乾看着易厢泉，哀叹一声："就怕'暗处的人'不与官府为伍，反而与青衣奇盗悄悄联手，这样一来我们的敌人就又多了几个。不过，说不定是你想多了，也许这'暗处的人'并不存在。"

易厢泉点头："希望是我想多了。但梦华楼伯叔那边再无线索，鹅黄那边也问不出什么。那只能发通缉令去抓捕阿炆了，但我总觉得希望渺茫。虽然青衣奇盗应该是以前就商议过这种弃车保帅的法子，但只要我们追着此事不放，一直跟着他们到西域，应当会有更多的线索浮现。"

"走一步看一步吧，"万冲把卷宗收起来，叹道，"至少，我们是在向前迈步。"

"是啊，"易厢泉朝他眨眨眼，"，回去记得犒劳你的侄女。那位陆大人也有机会高升，不会在这里为难你们了。"

万冲笑着摇了摇头："他调任，并不是因为青衣奇盗被抓，升迁只是个幌子。上级派了几个明眼人前来调查，发现在抓捕的过程中，所有官兵都是听燕以敖的差遣，唯有陆山海被蒙在鼓里。燕头儿私自行事，本

应受重罚，但大盗被捕，我们这群人功过相抵，官职不升不降，唯独陆山海被调走了。”

夏乾突然明白了：“他被调任不是因为功劳，而是上面的人发现陆山海没有能力统领大理寺？”

万冲笑着点了点头，伸个懒腰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

易厢泉披衣起身，和夏乾出了门去。开封府衙门前的积雪已经化了，变成了一点点黑色。二人走入小巷，易厢泉叹了口气：“阿炆的事，放长线，钓大鱼。我们抓一只鱼，放一只鱼，也不是坏事。”

他只说了这句话，夏乾便立即会意。阿炆并未被抓，但他脱离了他的伙伴，却依旧要向不知名的地方游去。夏乾问道：“如今我们猜画成功了，阿炆会不会也成功了？他们会一起去西域？”

“还记不记得我的话？如果他们猜画成功，青衣奇盗很可能会在大宋境外出现。我会想办法让大理寺派人跟过去，抓捕时不能像在大宋境内一般大张旗鼓，但说不定会将他们一网打尽。”

“西域……”夏乾看着天空，似乎对那里很是陌生。想想易厢泉方才的话，阿炆会不会出现，青衣奇盗会不会在西域被捕，“暗处的人”又真的存在吗？夏乾挠了挠头，觉得此行有些危险。但是有机会远行，总好过在家无所事事。

“放心，我与你同去，不会有事的。”易厢泉转头一笑，从手中拿出了一封信：“这是赵大人给的推荐信，我们可以凭此进一趟崇文院，那里书册万卷，可以看看有没有关于西域、青衣奇盗所盗之物的线索。像我等草民，若没有此信，只能等到七月初七晒书的时候才能一观。”

夏乾根本不感兴趣。但易厢泉本来就喜欢看书，虽然没有言语，但明显是激动万分，借着公差谋求私欲，拉着他便赶紧去了。二人走到了崇文院，已经是下午了。崇文院下分昭文馆、史馆、集贤院和秘阁，一名守卫带了二人进去，叮嘱他们小心火烛，并且严肃地说不要带任何书卷出去。

二人进了屋内，里面密密麻麻堆满了卷宗。易厢泉反手关上了门，随后兴奋地看着万卷藏书，他抽出《墨经》看了一会儿。夏乾瞥了一

眼，看到什么‘荆之大，其沉浅，说在具’，也不知什么意思，于是打了个哈欠，东瞅瞅，西看看，又去翻《太平广记》了。易厢泉把《墨经》放回去，拉住了他：“有这等机会还不快查!你去看看匠人记录，我从西夏和回鹘的历史翻起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”

夏乾应了一声，然后出了这间小屋。他不喜欢读书，但觉得有机会进崇文院闲逛，倒也是幸运事。后院有一群官兵和文官正在搬运书册，时不时掉下来几页。门外停了两辆驴车，似乎要运东西，夏乾上前去看热闹，却被喝住了。

“这里不能进!”

夏乾摸摸脑袋：“为什么呀？”

官兵瞪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而此时，易厢泉正在屋内翻看一些杂记。这些杂记大致介绍了西夏的一些大事，还有它与大宋的往来情况。史书记载，西夏于宝元元年(1038年)建国，李元昊称帝。但是在这之前，天圣四年，其兄弟李元明作为使臣来访大宋。

易厢泉愣了一下。他对那个年代并不了解，毕竟他还没有出生。但是最近只有一件事提到了那个年代，让他不得不做一些联想。

长青王爷凌波事件发生在天圣五年。

他接着往下看，但是关于李元明的记载已经没了。毕竟李元明不是一位帝王，自然也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详细记载。而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于大宋庆历八年逝世，同年，其儿子继位。李元昊的尸首被放置于他的坟墓中，具体位置不详。

易厢泉转身去翻了别的册子，但是没有什么收获。夏乾突然推开门来，有些紧张，像是做了什么坏事。他将一些纸张递过来：“他们正在搬运，我想着书库里的书都可以看，没想到被呵斥，心里不快，就捡了来看。但这里面记录的东西……你快看看!”

易厢泉赶紧接了过来，连续翻了几页，终于看到了重要信息。庆历八年，雁城码头曾经逮捕了一男子和一个孩子，之后，驻守雁城码头的士兵遭到处决。

“这些属于皇家秘事，需要记录，但绝对入不了正史。难怪那边的小屋不让你进去，这些东西是不能看的!一会儿我便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回去，否则会坏事的。”易厢泉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虽然在谴责夏乾，却低头如饥似渴地看着。

夏乾有些惊慌：“那个男人会不会是长青王爷？他带着儿子出了岛。庆历八年，那个疯婆婆的儿子就驻扎在码头。”

易厢泉眉头紧皱，刚要说什么，门却“咣当”一声开了。一群官兵和官员站在门口，愤怒地看向易厢泉和夏乾。

易厢泉匆忙行礼，想掩饰一下，但是书卷太过明显，只得拱手将书册归还：“我们只是凑巧捡到，还没有看，不知道——”

其中一个人似乎是崇文阁的文官。他看了看易厢泉，抽了他手中书卷：“谁让你们进来的？”

易厢泉赶紧掏出了推荐信来。那个文官看了信，眉头舒展，却甩手对其他人说：“让他们出去。”

夏乾急了：“我们是被推荐来的呀!”

大官没有说话，直接出门了。其他的人则低声劝道：“被推荐的也不能随意翻看，这可是掉脑袋的事。此番因为推荐的人有分量，能让你出去就不错了!”

易厢泉朝夏乾使了个眼色，二人急匆匆地走出了门。明明是一月的天，二人却已经出了一身冷汗。

“厢泉，你这辈子也不要当官，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怕了!”夏乾擦了擦汗。

“还不是你随便乱走。”

“你自己不也很想看——”

二人吵了一会儿嘴。不远处，那辆马车还停靠在那里，似乎等着一些书卷要被搬运过去。易厢泉忽然不说话了，对夏乾使了个眼色，推搡了他一下。夏乾哭丧着脸，但是立即会意了，从袖中掏了银子去找车夫

问话。过了片刻，他才回来，低声说：“东西运到洛阳，其他的问不出来。”

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会运到那么远的地方去。一般崇文院搬运，也不过是在汴京城内的几座藏书楼中间运来运去。比如，若是和仁宗帝有关，可能会将东西送到宝文阁，但是马车竟然要将书卷送到洛阳。

二人被赶了出来，谁也没说话，一直在街上走。走着走着便到了潘楼街了，这里年味几乎已经散得干净，街上的爆竹残片已经消失，残雪也融化。说书人摆了场子，似乎要开始讲青衣奇盗的事，无数的看客挤在那儿听着。猜谜呀，大盗哇，正月十五月圆之夜的变数哇，都已经成了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一切似乎都要结束了。虽然没有这么圆满，但是鹅黄落网了，猜画也赢了，把青衣奇盗一网打尽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不少，一切似乎都在慢慢好起来。

易厢泉和夏乾没有去听那段说书词，而是一人买了一个热腾腾的炊饼做晚膳。吹雪不知从哪儿溜了过来，竟然在人群中认出了他们，跳上了易厢泉的肩膀，在白衣服上留下几个爪子印。夏乾逗弄了它一会儿，却没想到几个老百姓围了过来，看看猫，又看看易厢泉的衣服，问道：“你是说书里说的那个易厢泉不？抓青衣奇盗的是你不？”

易厢泉脸红了，赶紧把吹雪赶走：“不是我。”

吹雪喵了一声，就是不走。易厢泉没办法，为了避免尴尬，又拿炊饼故作镇定地吃了起来。几个老人又围过来了，说什么“这小伙真好”之类，说了几句，又看了看夏乾：“你是夏家的小公子不？”

夏乾和易厢泉赶紧跑了。二人走到了小巷里，跑了一会儿，到了一片安静的旧民居，这里和方才的繁华街道不同，显得落魄而冷清。

夏乾扶着墙喘了一会儿，傻笑道：“那些老百姓真可怕，你说你以后可怎么办哪？你出名啦，他们会不会让你来破一些小案子？再介绍自家的姑娘给你？你——”

他话说一半，却突然愣住了。

眼前的民居，很是眼熟的样子。大门上挂了一盏灯笼，上面

有“夏”字，是夏家的灯。大门开着，那是疯婆婆、包子大娘和劳工的住所。灯也是送夏乾回家时拿的那盏。目光穿过院子，又能看到疯婆婆坐在床上摸着儿子的剑。

“我的儿子在哪儿呀？”

她在黑暗的小屋子里呜呜地哭着，哭声很清晰。几个小孩正在门口踢毽子，似乎对这种情况不以为然了。

易厢泉闻声也抬头了。不用说，他便猜出这是疯婆婆的屋子。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，但很快就认出来了。大门破旧不堪，其中一个门神已经被风吹走，另一个还在门上挂着，褪了颜色。屋内简单的陈设，几个小破盆，几屉剩包子，没有炭火，只有一床发黑的花被子。

易厢泉又看了看擦得发亮的牌位，愣了一会儿，手中的饼凉透了，也没再吃一口。

夏乾垂头，有些心酸：“走吧。能做的都做了。”

他没再说话。

一个叫刘仁的兵，莫名其妙死去，官府没有给说法，只留下一个思念成疾的母亲。而留下他痕迹的只有一本崇文院的、不知运向何方的小册子。

夏乾拉了拉易厢泉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易厢泉不走。他不知应该做些什么，可他就是不想走。

旁边的孩子看了看他们，似乎觉得他们有些眼熟，但易厢泉和夏乾没有和孩子搭话。

孩子们又自顾自开始玩耍了。他们踢着毽子，唱着歌：

七个小兵，驻守宫廷。

无功无过，万事太平。

忽有一日，太后召集。

尔等离京，寻找长青。

王爷长青，生在宫廷。

金银为器，丝缎为衣。

半夜三更，忽然离去。

行至河畔，没了踪影。

“厢泉，”夏乾拉拉他的袖子，“他们在唱长青王爷的故事。”

易厢泉没有说话，他此刻只是觉得，疯婆婆思念成疾还要听这些儿歌，岂不是更伤心了？

孩子们却不管这些，依然唱着：

七个小兵，临危受命。

太后之令，务必奉行。

天色昏暗，河畔幽静。

长青长青，何处去寻？

七个小兵，出了汴京。

忧心忡忡，走个不停。

河水拦路，周无人迹。

若要向前，须乘舟行。

河畔草地，忽见渔民。

双目失明，手中持铃。

七个小兵，上前问询。

盲眼渔民，如何行进？

渔民笑笑，低头摇铃。

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。

孩子突然开始争论起来：“应该‘叮’七下!”

“八下!”

“七下!我爷爷就这么教我的!我爸爸也是七下!”

“八下!就是八下!我和隔壁小花都唱八下!”其中一个小孩不服气，拉起夏乾问道：“大哥哥，你说几下？”

夏乾无奈道：“要不……听爷爷的？”

几个小孩欢呼起来，另外几个则一脸丧气。易厢泉站在他们旁边，突然愣住了。他思忖片刻，转头看了看屋内，大步走了进去。

门口，正好看到送夏乾回府的搬运工。他还在劈柴，见了易厢泉和夏乾，有些吃惊，随后笑道：“怎么，要我去给陆显仁做证？”

“上次的事真是万分感谢，做证已经不必了，陆显仁已经被他爹拘在家中，若是日后再犯事，再教训他也不迟，”易厢泉低头掏出钱袋来，“我这次是来预订冰块的。”

“可以，但是至少要等到后日了。还是送到雁城码头去？”

易厢泉摇头。

而夏乾则转身看了看疯婆婆，心里还是很难过。

易厢泉订完冰块，二人便回了夏宅。一路，易厢泉一句话都没说，但他脚程很快，也不知在想什么。

夏乾回到床上躺着，失眠了一夜，直到清晨才睡去，傍晚又醒来。他匆匆吃了东西，整个人感觉说不出来地疲惫，想出去溜达溜达，却听闻易厢泉今天白天都未出屋。

然后，暮色再度降临。

夏至劝他道：“少爷，你这样昼夜颠倒而眠，身体必定吃不消哇，必须想办法调整过来!”

夜色渐浓，夏乾只得回房，吹熄了灯火，安静地坐在床榻上。他总觉得易厢泉见了疯婆婆就不太对劲，易厢泉这个人责任心重，很容易愧疚，说不准是想自己再查查长青王爷的事。可那件事发生在五十五年前，能查的几乎都查了，问也问过了，仙岛也去过了，崇文院也查过了，应该没有什么线索了。

说不定，他们可以再去一趟仙岛。

夏乾突然从床上坐起，思考着是否要去。于他而言，那是一场噩梦。从仙岛回来，他至少三年都不想下水了。他在床上翻腾一阵，又想起了那阵阵水声，那种浸入水底绝望的感觉，令他感到恐惧和窒息。

夏乾额间冷汗涔涔，便坐起身来推开窗换气。他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摆脱这种恐惧。窗户应声而开，今夜居然有很好的月光。积雪未消，夜晚很是安静。然而随着窗户的打开，他听到了一阵水声。

莫不是听错了？不对。“扑通扑通”像是物体落水的声音，很是细微，却传入他灵敏的耳朵，再细细听去，似有“嘎啦嘎啦”锯子的声音传来。

这声音来自不远处。

夏乾有些惊惧，立即披衣出门。行至回廊，却远见门房匆匆赶来，见了夏乾，脸色有些泛白。

“怎么了？厢泉出府了？”

门房摇头：“没有。反倒是刚才有人送了东西进府，是易公子接收的。我思来想去觉得不妥，还是跟少爷您汇报一声为妙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冰块。我问过易公子，这大半夜的要做些什么，他只是一笑，说……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他说……今夜，让长青王爷回来。”

第十一章 仙岛事件的真相

夏乾脸色微僵，强迫自己笑了一下：“玩笑话而已。”

门房的脸也僵得不行：“但是，他拿了烛台和香。你说……”

夏乾没等他说完，便转身离开。若是易厢泉没出府，这大半夜的水声定然是他所为。

夏宅后院有一片巨大的池塘，已经结冰了。夏乾顾不得这些，步入后院，远见池塘边上亮着灯笼数盏，细看之下，还有微微闪着的亮光——那是忽明忽暗的香火。他立即在大树背后匿了身形，只见易厢泉的那一身白衣在漆黑的夜里不停地晃动着。他背对着夏乾，转身将一个东西推入水里。

那是一块浮冰，和夏乾、韩姜在雁城码头行舟的那块差不多大。

夏乾这才注意到，不知何时，池塘的冰面已经被凿开大洞。易厢泉面对着那块浮冰站立着，没有任何行动。

夏乾却觉得有些惊恐。他的目光集中在那块浮冰上，屏息以待，满脑子都是易厢泉的那句话：今夜让长青王爷回来。

然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易厢泉整个人僵直片刻，又弯腰朝水中探身去查看浮冰。片刻之后，他再行至旁边一处，将一袋一袋的东西搬运到冰上。待他放完，又将其中之一打开，倒出什么东西入了池塘，最后将冰块从水中整个抱了出来，拿起锯子，开始拼命锯冰块。

“厢……”夏乾只吐出了一个字，易厢泉便闻声吃惊回望，这才发觉夏乾早已站在自己身后。

“你为何不睡觉？”易厢泉看着夏乾，有些吃惊。明明是冬日，他额间却汗如雨下，显然是干体力活儿干累了。

夏乾摇头叹息道：“自那日落水之后，我便很难入眠，听闻水声，便来瞧瞧你做什么。你这是在召鬼？”

易厢泉迟疑一下，站起身来指了指锯子和冰块："你来锯一会儿吧。"

"什么？"

"锯这块冰。"

"怎……怎么锯？为什么锯？"

易厢泉指了指冰块，只见上面有一道小刀划过的痕迹："尺寸已经量好，顺着这划痕，竖着锯一刀，侧面锯一刀，别歪了。"

自从夏乾病倒，易厢泉几乎没有对他发号施令过，今夜也不知怎么了。夏乾并没有抱怨，二话不说，撸起袖子开始锯起来——他压根没用过锯，却毫无怨言地做了。易厢泉退居一旁，面色有些焦急，在纸上写写画画，待夏乾锯好之后，二人一起将冰块抬起——

"扔水里？"夏乾觉得冰块并不沉。

"扔。"易厢泉吐了一个字，二人便将冰块"哗啦"一声投入水中。待冰块浮稳，易厢泉开始陆续将岸边的袋子往冰上搬运。

"易大仙，成了？小的做得还可以不？"

然而易厢泉并没有说话。他搬运一会儿，思索一阵，又在纸上写写画画，之后便倚靠着一旁的大树站着。站着站着，他像是累极了一般慢慢坐到了地上。

"厢泉，厢泉？"夏乾唤了他，却见他脸色微微泛白，喃喃自语，先是摇头，而后蹙眉，再是摇头。

"易厢泉!"夏乾又唤了他一声。

易厢泉大费周章折腾这些，定有他的目的。若是换作以往，他定会露出匪夷所思的笑来。可如今，他没有，他只是一脸颓然。

易厢泉坐了很久，夏乾也等了他很久。俩人背对背靠着一棵大树，双手抱膝，以同样的姿势发呆。他们身后的树是一棵古树，在夏家买下宅院之前便扎了根的。古树如此，真相亦如此。它们安静地存在，从不开口，却等着充满好奇的正义之士前来探寻，将一切连根拔起。土中白

骨、世间亡灵，都在苦苦等待着这样的人出现。

他们在树下坐了一夜，直到夜色几乎要退去。

夏乾用手抠下一块树皮，将这黝黑的小物扔到远处去。它划过一道不甚优美的弧线，越过假山，穿透夜空坠入泛着微光的池水里，发出一声几乎耳不可闻的声响。

闻声，易厢泉眨了眨眼睛，这才回过神来并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。

“你的定力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，居然陪我闷声不响坐了一夜。”

易厢泉突然开口，竟然是这样一句。他慢慢起身，活动活动筋骨，远见东方泛起了一抹红色：“我竟未曾发觉东方已白。”

他慢慢站起来，走向屋里走去，显得很是疲惫。夏乾歪头思考片刻，突然叫住了他。

“我知道你没解出来。”

易厢泉驻足回头，微微讶异。

夏乾笑了一下慢慢跟上前去：“世界上没有仙女，没有仙岛，有人用这些虚妄的东西来掩盖事实。你想揭露长青王爷事件的真相，你想给不明不白枉死的人一个交代，我们做了很多事，但是这次事件真的无解。无解就要承认，没什么可伤心的。”

易厢泉讶异：“那你还静坐一夜，等我讲故事？”

“我只是睡不着罢了。”夏乾摆了摆手，欲先行一步回房去。清晨的空气很好，夹杂着融雪后的丝丝凉意，好像心中的不快全都扫空了。他缩在棉衣里慢慢往回走，就像是已经听完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一样满足。现下他才明白，自己跟着易厢泉东跑西跑，其实也不全是因为生活无聊，想寻些刺激。破案也好，去崇文院偷看书也罢，跟着朋友在一起，做些好事会感到满足，做些坏事也会觉得愉快，发呆也不觉得时间被荒废，反而过得异常充实。

易厢泉慢慢地跟了上来。他坐到椅子上，很是疲劳，自己倒了一杯浓茶喝了。

“夏乾，你困吗？”

“不困。”

“那就拿纸和笔来。”

夏乾一怔：“你又要做什么？”

“先研墨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”

夏乾哧笑一声，拿了墨来：“你坐了三个时辰，也没有解出来真相，还有什么可讲？长青王爷寻仙的故事，我都听腻了。”

易厢泉摇头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事情过去了五十五年，时过境迁，证人全死，证据全毁，传说难信，我的确无解。但是，我们拥有猜测的权利，我们求不得真相，却可以无限接近于真相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在我开始猜测之前，你先听我讲个故事。这要从东汉末年讲起了。东汉末年，有个人叫曹操，他有个儿子，叫曹冲。有一天，有人送给他们一头大象。”

夏乾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这故事我四岁时就能讲，被邻居孩子听去，还嘲笑我傻，说这个故事他们三岁时就不讲了——”

易厢泉诚恳点头，开始研墨书写：“这个老套的故事是解开谜题的关键。你看，这是我们那日得出的结论。”

夏乾探过头，见易厢泉在纸上写上四行字：

女子 埋于树下 埋葬老人

男子 长青 乘冰舟 刻字人 埋葬女子 埋葬老人

老人 男子 长青 埋葬女子 刻字人

孩子 虎头鞋 埋葬老人 埋葬女子 刻字人

“夏乾，你可还记得我那日说过，调查陈年旧案的三个法子。一是探听，包括查资料与走访；二则是在众多资料里将人物、事件与时间关系

弄清楚；第三，则是实证，也就是我昨晚所做的工作。第一、第二点，都是为昨夜做些铺垫——即模拟事发的环境，将虚幻之物转变为现实。我们只有弄清哪些真、哪些假，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，才能有查清真相的可能。这也是我让你乘冰舟行进的原因。事情间隔五十余年，很多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要抓住的，是不变之物，以不变的东西来补全变化的之物。”

夏乾问道：“何物不变？”

“一切几乎都变了。”

夏乾丧气道：“那你还说什么，全都完了。”

“我师父晚年居于洛阳，在家中研究易理，卜算问卦更是一绝，故而足不出户，便可知晓天下之事。有人说，他通过一朵花便通晓时令，一滴水便看到大海。他是如何做到的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数术却永远包揽了世间之物。”

夏乾一怔，“长青王爷这件事，要……算？你让我乘冰舟前行，就是模拟当年环境，来寻觅古今事发之时的相似点和不同点，从相似点做突破。”

“不错。事后，你和韩姜几乎命丧于水中……夏乾，对不起，我在事后反思了几夜，总觉得自己太轻视你的安全了，想着想着，突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”

“没带羊皮筏子？”

易厢泉摇头：“不。但是我听到孩子们唱歌，忽然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。‘七个小兵，上前问询。盲眼渔民，如何行进？渔民笑笑，低头摇铃。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。’到底是‘叮’七下还是八下？孩子们争论不休。因为在孩子们爷爷辈的时候是‘叮’七下，如今却变成八下了。这也是长青一案的问题所在，即数量关系发生了错误。换到冰舟问题，你们为什么会沉底？因为我错估了冰块大小和你们体重的关系。我刚刚测量，你们的冰块长六尺五寸一分，宽度也是一样，高度一尺一寸七分[1]。但是，在此之前冰模子重铸了。”

夏乾蒙了。搬运工和柳三之前的确都说过，冰模子重铸，他们的冰

块和旧冰块模子不一样，大了许多。

“大宋建国以来用的旧冰模子，和你们等长，宽度、深度约为你们的一半。根据《九章算术》里所说，上面的面积显然是你们的一半，但我仅仅知道这些。我昨天去崇文院，看到书册，《墨经》有云‘荆之大，其沉浅，说在具。’大意是：很大的物体，在水中沉下去的部分却很浅。关于物体的大小、重量和吃水线的道理，史上精通数术的先辈并没有研究透彻，《墨经》里面也没有讲清楚 [2] 。但这样细想，即便将冰块分成两块，你和韩姜一人一块，你们分的冰也比长青要大上许多，感觉是不容易沉的，但是最后出了事。是因为冰舟破裂变小了吗？还是因为冰块融化更快了？”

易厢泉絮絮叨叨，像是讲解更像是自言自语。他微微闭起双眼，接着道：“你们出行的那夜，我被释放，去雁城码头接你之时，却吃惊于你们的落水。但是一想也对，长青王有去无回，冰块只使用一次；而你们是需要返程的，可能更加危险。而后如你所言，冰块碎成三块，韩姑娘身上带着重物，但我想着想着，总觉得事情哪里不对。”

夏乾叹息道：“那依你之见？”

易厢泉闭目一笑：“这件事成了问题的关键。你们到底有多重？你们的冰块比长青王爷究竟大了多少？明明你们应该比长青安全，为什么变成这样？仅仅是因为返程和风雪的缘故吗？我突然明白，五十五年前长青出逃之夜，之所以造成‘凌波’之象，不仅仅因为黑夜，也不仅仅因为冰块近乎透明——而是因为冰块几乎完全没入水中，人踩在上面几乎就像踩在水面一样。我隐隐觉得不对，便去查书，想找找吃水线和重量的关系，但所寻典籍不过是《墨经》的寥寥数语而已。不过，除了《墨经》，古时还有一个故事可以验证重量关系，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三岁小孩都不愿讲的故事——”

夏乾一怔：“曹冲称象？”

易厢泉点头：“不错。我为了弄清楚整件事，又托人弄了一块冰，并且在这几日里挖了你家后院的土，等重均分，装入同样的袋子里。方才我就在测量冰块完全浸入的重量、浸入三分之一的重量、浸入二分之一的重量，并且做记录。若使冰完全沉没，你和韩姜那块冰的负重约为二百三十斤，而长青王爷那块的负重大概是六十斤 [3] 。”

夏乾对体重没有概念，却也听出了其中的倍数关系："长青的身体重量……大概是我的一半，再稍多一些？"

易厢泉苦笑一声："算术诚不欺我。"

"那说明——"

"乘冰舟的人很轻，他的体重轻到几乎是穿着棉衣的你的一半。为什么？他是断手断脚了吗？断手断脚都不会这么轻。"

"这可不一定，有些人的体重就是很轻的。长青他可以很矮呀!"夏乾说了半句，突然怔住。

易厢泉又用手点了点桌上的纸张：

女子 埋于树下 埋葬老人

男子 长青 乘冰舟 刻字人 埋葬女子 埋葬老人

老人 男子 长青 埋葬女子 刻字人

孩子 虎头鞋 埋葬老人 埋葬女子 刻字人

"夏乾，你之前说，那日观看树上所刻之诗《思卿》的位置比你还要高。如纸上所写，按照我们的推断，女人被埋了，那高个子男子当是长青，是刻字人，比你高。一个比你个子还要高的人，推算出的体重却只有你的一半，这说明什么？刻字的、乘冰舟的，压根不是一个人。至少有一个不是长青王爷，或者两个人都不是长青王爷，那么我们书写的第二行内容就是彻底错误的。"

二人沉默了一阵。

夏乾听明白了：他们之前提出过很多猜想，比如长青就是老人，或长青在庆历八年出了岛……但这都基于一个最基本的想法：长青乘了冰舟去仙岛，并且在岛上和仙女结婚，在仙女死后埋葬仙女。

但是根据如今的推测，乘冰舟的人体重极轻。而埋仙女的人很高，这样的身高和体重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。他们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点，正因为这个矛盾点的存在，他们之前推理所得到的结论全部都被推翻了。

夏乾瞅了瞅字条，思绪不清："那怎么办？"

易厢泉无言，只是走到窗前缓缓开了窗。那窗外一片冬日晨景，薄薄积雪覆盖住了夏家那有些江南味道的小院，也覆盖住了那些复杂的、混乱的味道，只留下一丝纯净的水汽。

易厢泉只是平缓地呼吸，好像要把杂念排空。

夏乾低头瞅了瞅字条，知道这道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开，线索太少，可能性太多，故而易厢泉静坐三个时辰都无法将真相道出。他轻咳一声，安慰道："我们可以再去一趟仙岛，什么就都清楚了。"

易厢泉看向他："今日傍晚，冰块会送到雁城码头。"他顿了一下，问道："你还去吗？若你带路，会好很多。"

他的声音有些低，明显底气不足。

经历了落水事件后的夏乾本想断然拒绝，但又想起那个疯婆婆一家子来。人虽然不在了，但是总要做些什么，也许他们查不清真相，但可以无限接近真相。

想到这里，他点了点头。

夕阳渐落，二人整装待发。吃了点饭，他们便匆匆前往雁城码头，那些大汉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冰块扑通一声入水，易厢泉看着那幽幽寒气，没有动。他扭头看向夏乾道："来吗？"

夏乾有些畏水，但易厢泉的声音似乎带着一丝恳求。

易厢泉在充满水汽的岸边站着，形单影只。他聪明智慧，遇事冷静，实则却是孤独的。形形色色的朋友在他的一生之中来来往往，却终究是配角而已。他自己撑起一段戏，但一段戏之后便是散场，谁也不是他命里的主角。

但是在他最年轻的时候，有另一个无聊的人站出来作陪。天才也好，庸人也罢，年轻人往往无所畏惧，敢于发声，敢于做事，哪怕这些事在日后看来荒唐又离谱，却是弥足珍贵的。

夏乾想到此，慢慢站到了冰舟上。

易厢泉笑道："只有你夏乾作陪。"

夏乾则认真回应道："所以你要珍惜。"

二人相视一笑，再无对话，冰舟一晃一晃向前行驶而去。夕阳被云遮住，天空中下起细细密密的雪，开春时下起的雪要更柔和一些，似是半化不化的晶莹的雨水，又像是一层浅淡的雾气，将写意的山水一点点晕染开来了。

周遭静无人。

易厢泉盯着水面，忽然道："有件事，你不要说出去。"

夏乾不屑地撇撇嘴。若是换作别人问这种问题，夏乾心中必定警钟大作，但是易厢泉这么问，只怕他要说些怪事了。

"仙岛的事是一个有些危险的秘密，既然你来都来了，想听听我推测的真相吗？"

夏乾一惊："你知道真相，之前怎么不说？"

易厢泉朝周围一看，小雪细密苍山远，唯有冰舟位于水中央。他慢慢说道："一来没有证据；二来唯有在四面环水的冰舟上才能确保无人偷听。涉及皇家秘事，怕我们有危险，既然真相已经无法知晓，我便来猜猜看。"

夏乾坐直了身体。

"事情奇就奇在岛上的四个人物彼此对不上，我们先将人物来梳理一番。首先，忽略第一个人物，就是孩子。房屋荒废时，虎头鞋并没做好，说明当时的孩子也不会太大。仙岛与世隔绝，门上的二十一道横线极有可能是用来记年份的，他们在仙岛生活了二十一年，那个孩子极有可能在倒数第四五年出生，推算下来是庆历年间的人。他年纪太小，在凌波事件、仙岛事件中似乎没有太大的作用。第二，是老人。正如韩姜所说，我觉得第一种解答法是有问题的，按照长青的年龄推断，他现在也才是个老人，所以老人的死亡要更早些。你们说过老人的墓上面有一个口字，至此，我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。在汴京城的传说里，归隐的不止长青王爷一个，还有一位叫作吕端的前朝智者。

夏乾想起来了："‘宰相肚里能撑船’的那位？"

易厢泉点头："口，可能是吕字的一部分。那位吕端老先生是太宗时的参知政事，等到长青王爷登岛时年纪已经不小了，何况墓碑的字迹都不清楚，可见真的是死了很多年。将老人和孩子去除，仙岛事件的重点，还是落在那对有情人身上。"

易厢泉突然从怀中掏出纸来。真是令人惊讶，他居然随身带着这些东西了：

女子 埋于树下 埋葬老人

男子 长青 乘冰舟 刻字人 埋葬女子 埋葬老人

夏乾看着看着，思索道："不对，按照冰块重量来推断，乘冰舟的人很轻，刻字人比我高，‘男子’后面这几个条件就矛盾了。我觉得是三个人。"

他重排纸片，变成：

女子 埋于树下 埋葬老人

男子 刻字人 埋葬女子 埋葬老人

长青 乘冰舟

夏乾拨弄之后，想了想，开口道："‘长青’和‘乘冰舟’没有归属，只得推断出长青是老人。这又回归了第一种‘长青即是老人’的解释，也就是我给伯叔的解答。而第二种解释，‘长青’和‘乘冰舟’的归属是‘孩子’。孩子的体重很轻，但是孩子又太小，而长青是华服青年人，所以长青不是小孩子。"

易厢泉笑道："我们还是遗漏了一种可能。我觉得，这次的事件重点是两个人。"

夏乾头疼，将纸片划分回来：

女子 埋于树下 埋葬老人

男子 长青 乘冰舟 刻字人 埋葬女子 埋葬老人

夏乾瞧了瞧，道：“这样是矛盾的!事件至少关联三个人!男人，女人，老人!可能是四个，加个孩子!否则说不通!”

“两个。”

“三个以上!”

“两个。”易厢泉回答得很坚定。

夏乾有些急了：“之前都说过了。刻字人高，冰舟人轻。按照你的说法，易厢泉你数一数，高个子，乘冰舟的矮个子，仙女——”

易厢泉突然扭头看看他，狡黠一笑，好像在说“你说对了”。

夏乾在这一刹那，突然明白易厢泉的意思了。

高个子，乘冰舟的矮个子，仙女。

高个子，乘冰舟的矮个子仙女。

两个人。

冰舟不动了。夏乾有些错愕，他看着远处的山，“包公”“尉迟恭”和“秦叔宝”三座山露出了黑黝黝的影子。他们安静地卧在远方，守住了一些秘密，一些尘封了多年、绝对不能被后人挖出来的秘密。

长青王爷，是一个奇怪的王爷。他明明是在世皇子中最年长的一位，却不能继承大统；他从生下来就养在宫外，毫无实权；他的一生神神秘秘，留下了传说纷纷；他在史书上被抹去，只字未提；他有着很轻的体重，轻到只有成年男子的一半。

而易厢泉和夏乾碰壁无数，就是无法解开真相。不是因为时过境迁线索过少，而是因为有一个他们一直没有弄清楚的关键点。

一切真相，因为一条原因而瞬间得解。

“长青王爷是女子，从生下来就是。长青上了仙岛，爱上了仙岛上的青年，一切和汴京城的传说一样，不过性别调换了。夏乾，这是整个问

题的关键，也是一直困扰我们的地方，这个关键点解开之后一切都平顺了。”易厢泉的声音很是沉稳，他推了推纸片，得到了最后的答案：

女子 埋于树下 埋葬老人 长青 乘冰舟

男子 刻字人 埋葬女子 埋葬老人

这就是五十五年前的真相。

夏乾怔住，没有说话。

易厢泉道：“吕端先生是一位很有名的宰相，早早就归隐了。我可以做出一种假设，整理一下时间线。第一个登岛的其实是吕端先生，他在那里归隐数年。第二个登岛的是男子，相较于你而言，他个子更高一些，他一直住在岛上吗？还是中途入岛的呢？会不会不是中原人？会不会是我在崇文院里查到的西夏使节？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。总之，他很可能先于长青登岛。长青寻岛溺水，被男子所救，一个月之后长青痊愈回宫，再之后长青从宫中出逃，凌波事件发生。而之后的某年，吕端老先生去世被埋葬，长青和男子在岛上生活了二十一年之久。随后男子出岛遇到了河畔的守卫们，从而被抓捕。一切都通了，如果按照这样的时间线来推断，有些节点是模糊的，比如长青为何要寻仙岛，比如男子的身份，他为何要入岛出岛，比如那个孩子又去了哪儿。这些事情我们不得而知，而时过境迁，也很难水落石出……但是我们可以确定——整个事件最大的秘密就是长青的身份。”

夏乾怔然：“我觉得……这些事的始作俑者都是那位姓刘的太后。”

“当年真宗几个孩子全部夭折，他膝下无子，就盼着能生出儿子来立储。恰逢其时，备受宠幸却出身卑微的刘妃怀孕了。所以……”易厢泉的目光有些沉重，凝重的话语如叹息，“如果刘妃想坐上太后的位子，那她就必须生男孩。生下了男孩子，他就是未来的皇帝，而她刘妃就是太后。如果是女孩子呢？无妨，就当她是男孩子。只要是男孩子，就有希望；只要是男孩子，就有继承皇位的机会。因为一个孩子就可以改变命运。”

易厢泉说得很平静，但是这段话却让夏乾冷汗直冒。他想了很久，终究憋出来一个词。

“荒唐!”

易厢泉坐在冰舟上，茫然地望着天空：“你我并未生在宫墙之内，当然觉得荒唐。刘妃是打花鼓出身的，无权无势，倚靠圣上的宠爱是无法安然度过一生的……宫中女人的命运你我都不懂，但是一定荒唐又悲凉。刘妃最后成功了，坐稳了位子，再后来，还让年幼的仁宗帝做了自己的儿子。”

夏乾躺下，看着天空，天空很美很是澄澈。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孩子的眼睛。

“这个姑娘很可怜，她的出生是至关重要的。她算是真宗当时在世的唯一孩子，如果她是男子，这一点就足以让步履不稳的刘妃再上一个台阶。奈何长青是女子，只有赶快把她送出宫去秘密生活。于是，刘妃很快认了仁宗帝做儿子，长青就变得不重要了。长青虽然不重要……但是秘密重要。”

纵然星辰璀璨，江水之上，烟波浩渺，浓雾把小舟遮盖了个严实。

易厢泉叹了口气：“秘密太重要了。这件事看起来轻描淡写，但实施起来却很困难，宫女、守卫……很多无辜的人都要因此牺牲。”

夏乾黯然，他想起了疯婆婆家的那个儿子。他转身看了看远方，说道：“我在渔民的屋子里见过一个孩子的画，是庆历八年画的。画上有一片芦苇荡，四个拿剑的小人，两个不拿剑的小人，一个蹲在草地里的小人。它会不会是……”

“可能是，”易厢泉思考了一下，“很可能是长青去世，男子带着‘景儿’归来的场景。那些驻守码头的官兵在那一夜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，所以，他们再也没能回家。”

“他们被灭口，全都是因为这个可笑的理由!”

“可笑吗？不可笑。坐拥江山的人不能有任何秘密，因为江山要稳，江山要稳哪……稳到一丝风也不可以吹，一滴雨也不可以淋。他们位高权重，亲生骨肉都可以不顾，而小老百姓生如草芥，活如蝼蚁，只要保证江山在手，大权在握，死一两个小人物又有什么影响呢。”

夏乾这才明白，老百姓都记得那些英雄式的大人物，而平凡百姓从

未在历史上有过一丝一毫的影响。生得糊涂，死得无息。他们的死活又有谁来关心呢？

“你……”夏乾看着厢泉，却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易厢泉躺在了冰舟上，冰舟很小，但是他躺得很安然。雨和雪顺势而下，洒在他的衣服上，但是他似乎对此毫不关心。风也不关心，雨也不关心。

夏乾怔了怔，突然问了一句奇怪的话：“这就是你不当官的原因？”

“官太多，我太少。”

易厢泉回答得很简短。他闭起眼睛，不看这江山。风和雨在他的身上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

远处的密林里似乎出现了一道烟柱。

行船一个时辰之后，冰舟靠岸，二人在千岁山脚下的树林之中步行良久。夜浓得把月光再次遮掩了，雪细细密密地下着，如同早来的春雨，穿过密林却似飞花。夏乾和易厢泉瑟瑟发抖地站在密林之中，眼前是黝黑的岩石，它们凌乱地堆砌着，与包公山自然而然地融为了一体。

“我确定就是这里，还在不远处的树枝上绑了衣带，”夏乾有些焦急地四处张望着，“可是，洞口呢？”

“炸毁了。”易厢泉皱着眉头看看山头，那道烟柱并没有被细密的雨丝浇灭。

“相比较之前，烟柱已经小了很多。若是此地放过大火和炸药，一定是许久之前的事了，可我们来时没有看到任何往来的船只，没看到任何人。是谁来过了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夏乾，我回去和做冰块的打探一下看看谁用了冰，只得如此了。”

夏乾上前摸了摸黝黑的岩石，撸起袖子想搬动。易厢泉拽住了他：“算了，要把这里炸毁、烧掉，还挺不容易的。对方真是下了苦功夫，岂是你说搬就搬、说看就看的。”

夏乾叉着腰绕着炸毁的洞口走了几圈，想发问，却被易厢泉拽

走："别搬了。"

"这就走了？"

"你要是能飞进去，你就飞进去。"易厢泉顿了顿，"有人有意不让我们进去。"

二人前行了几步，夏乾却突然问道："你觉得是谁做的？"

"伯叔带人做的吧，除了我们，应该只有他知道了。不知猜画的幕后人究竟是何意，但是我想我们终有一天会知道的，我好像已经有些眉目了。"

夏乾哼唧道："我只是觉得有些可惜。"

"可惜什么？这里算得上汴京城最美的景色，你已经是为数不多见过它的人了。"易厢泉叹息道，"我也很想去看看，没机会了。"

"都怪青衣奇盗!"

"对。我若是不入狱，我也能看到仙岛了。只是我当时很多天没洗澡……"

二人叽叽喳喳，再次踏上了返程的冰舟，而回程的旅途似乎很是顺利，毫无波澜。

天色暗了下去，冰舟上，易厢泉在前面提灯指路，夏乾在后面慢吞吞划着桨。这一路并不算短，可二人并没有多说什么话。

乌云悄然散去，夜色微凉，月光柔美，星辰散着微光。直到行至河的中央，雾气渐浓，心也越发安静。二人才意识到猜画一事已经到了最后的结局——那便是那仙境之地被彻底封存，仿佛不曾存在一样。

他们看着烟雾缭绕的千岁山，千岁山脚下是皇城。这皇城从宋太祖黄袍加身起便成了当权者最后的堡垒，皇城之下有多少秘密被掩埋，多少无辜的人悄然死去，有多少冤魂血泪在城墙下哭诉……后人只怕很难再去挖掘了。

但是，有人凭借一己之力挖出了冰山一角，有人以一颗虔诚的心看待世界。正因如此，那些小人物的命运如星一般闪了光，纵然已经逝

去，但是乌云遮不住他们的光。

夏乾抬头看了看易厢泉。他还是穿着那身普通的白衣服，坐在冰舟上，把干粮撕碎扔进河里去喂鱼。干粮扑通扑通地落水，静谧得很。

“其实你挺了不起的。”夏乾闭起眼睛。

易厢泉半天才回答道：“你居然夸我，我还以为我听错了。”

“若不是因为你师父和师娘的缘故，你是不是也会继续查案子？”

“会呀。”易厢泉看着远处的山，“感觉这样活得有价值一些。否则在世上无依无靠，也不知为什么而活。待我们回去准备一下，下个月准备前往西域。那时要途经长安，也许在那里会碰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我总觉得事情会出现变化，也许……”

冰舟摇晃，悠然前行。

“长安城……”夏乾躺在冰舟上闭起眼睛，转移话题闲聊起来，“你说，当爹的是不是都这么过分？”

易厢泉停止了手里的活儿。

“我没爹。不过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
“易厢泉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们可以一起去西域，我爹是支持我的。”

“是不是有条件？”

“不错，”夏乾闭着眼睛，声音低了下去，“我向他承诺，我二十五岁会回来继承家业，并且要娶我娘指定的姑娘，很有可能……不止一个。”

他跷着二郎腿，轻轻松松说完这段话，仿佛在讲一个旁人的无奈的故事，带着几分讥讽，却听不出痛苦。

易厢泉沉默了一会儿，道：“用这样的条件作为交换，为了这些事，值得吗？”

“厢泉哪，我老的时候可不希望和孩子们讲起，你爹三岁识千字，五

岁背唐诗……二十五岁听从父母之命娶了你娘，从此振兴了夏家家业，”夏乾闭眼，喃喃道，“这样讲真的很没出息。”

易厢泉笑了。

夏乾继续道：“我想到我老了以后，有些故事可以和别人讲起，而且要笑着讲，得意地讲。从我二十岁那年在庸城碰见大盗开始讲起，讲我去雪山小村子里抓狼人，讲我找到了传说中汴京城的仙岛，一直讲到故事结束，轰轰烈烈，让孩子听得一愣一愣的……”

夏乾的声音低了下去。

易厢泉又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道：“人是要这样活着，也不要太悲观，先挣些钱，以后说不定会出现转机。长安城……那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”他只是简单地说了两句，却不见夏乾回应。

雁城码头温暖的灯光已经很近了，灯光之下，失眠几夜的夏乾已经倒在冰舟之上，睡得香甜极了。

[1] 这里取3.25宋尺为1米，故六尺五寸一分约为2米，一尺一寸七分约为36厘米。因实际测量过程中会有略微误差，此结果仅为估值。

[2] 《墨经》中并未明确指出浮力与物体排水体积的关系，故易厢泉无法通过计算得出结果，只能用古法测量。但读者可通过浮力定律进行简单推断。

[3] 宋朝1斤约为今天的640克，故230斤约为147千克，60斤约为38千克。该结果仅为易厢泉简单估算所得，因此与实际载重量存在一定误差。

尾声

二月二，龙抬头。

汴京城的冬日真的很快就过去了。潘楼街金雀楼的台子上有两块木板，木板挂着彩绢，放眼望去，不远处的擂台上站了两人，台下人声鼎沸。老百姓推搡着看擂，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。

那人挤人、人挨人的场景实在吓人。夏乾在不远处的街角窝着，吃了一块热气腾腾的炊饼，慢吞吞走到了潘楼街那悬挂着彩牌的台子前。

“掌柜的，我不赌了，钱还我吧。”

夏乾嘴里塞着炊饼，也没往擂台边看上一眼。掌柜的见他前来，不慌不忙，只是道：“可是您已经赌了呀。你还说过，若是赢了，直接把金雀楼买下来。”

“什么？”夏乾的炊饼啪嗒一声掉地，瞪大双目，“我什么时候赌的？不可以退钱吗？”

“是易厢泉易公子来赌的，还加码了，”掌柜的指了指吊牌，“前一阵来押的，这是最后一局了，这下银两可是不少。正好金雀楼原东家家中有急事，需要钱。您若赢了，愿意买，东家也愿意盘出，这金雀楼就姓夏了。”

“易厢泉哪儿来的钱哪？他猜画赢的钱都给我了!”

“这里面有钱。”掌柜的端出一个点心盒子，夏乾一看就认出来了，这是他爹让他交给陆山海的盒子。

“他赌谁了？”夏乾的心一下子凉了。他转头看向远处的擂台。那上面站着一彪形大汉，大汉的对面像是一个书生。和大汉一比，那人穿得很素净，又显得太过瘦弱。

“就是那个瘦弱的小哥，”掌柜笑着指了指擂台，“易公子真有眼光，看了一会儿就下注了，谁想到这么瘦弱的人能连胜二十局——”

夏乾一把扯下了吊牌，他认出了吊牌上的那个名字。

“若是赢了，您可就赚了!大部分人押的都是大汉，那可是陆家的家丁，哪知道今年杀出这么个人来。世事难料哇!”

夏乾生气道：“你们居然分不清男女？居然让一个姑娘去打擂？”

掌柜的被他吓得一怔：“你说那小哥是个姑娘？但他连胜二十局，怎么可能是姑娘？”

夏乾一句话也没说，他手中握着写着韩姜名字的牌子往擂台跑去。可是那些拖家带口的老百姓熙熙攘攘地挤在街道中央，如海如山，而他离擂台太过遥远，远到只能看见擂台上两个模模糊糊的影子。

“韩——”夏乾挣扎在人群里，很想喊出她的名字，可是他的声音却被吞没在一声巨吼之中。

只听那大汉吼了一声，似有威慑之意。那吼声震天，如排山倒海，如虎啸龙吟，令所有看客安静了一瞬。然而在这片刻的安静后，看客爆发出一阵潮水般的欢呼。只见那大汉下盘稳健，出拳迅猛而有力，直击对方的头颅——

这一拳下去，几乎不可能有人受得住了。

夏乾拼命地往前挤着，脑袋嗡嗡作响，在这一瞬间闭上了眼睛。

突然，周遭的人声降下来了。

大汉赫然倒地。

百姓皆是一脸诧异，几乎没人看清发生了什么。只看见大汉倒地，那个有些瘦弱的人仍然站在原地，稳得像一棵树，像是纤弱却将根扎得极深的柳。

周遭百姓絮絮叨叨的言语传入夏乾的耳朵，他还想往前挤，可是死活都挤不动了。却听一声锣响，比赛结束了，韩姜赢了。

她没有接受欢呼，而是转身下了台，像一片落地的白雪，隐没在大地便消失不见。

夏乾真的没想到是这种场面，待他神魂未定地走到擂台旁边，几乎所有看客都各自散去。如今只有几名小厮正在七手八脚地打扫，没有什么大汉，更不见韩姜的影子。

夏乾看了看空荡荡的擂台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夏公子来得晚了一些，我还给你留了前排座位的。似乎只有你和我买了那姓韩的姑娘的彩头，不过我并没有夏公子的远见卓识，我赌得钱少，赚得也就少。传闻夏公子目光独到，一掷千金，真是令在下佩服。”

夏乾闻声望去，这才发现这说话之人一身华服，正是前几日在梦华楼碰见的小白脸。

夏乾有一肚子疑问，脱口而出的却是：“她……怎么赢的？”

对方像是吃了一惊，转而笑道：“难道夏公子一场都没看？”

夏乾未答，对方则道：“这种擂台，莽夫最多。体格最健壮者往往最易获胜，可拳脚功夫粗糙得很。和这些莽夫相比，这位姓韩的姑娘身子骨瘦弱，但步履稳健，武学功底比其他的人都要扎实得多。”

夏乾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又说不出来哪里不是滋味。

“你知道她是女孩子？”

对方闻言又是温雅一笑：“我又不是瞎子，当然分得清男女。”

“那……你是何人？”夏乾早就想问了。

来人一怔：“我本以为夏公子知晓我的姓名，这才没有报出，却不想，是我唐突了。”他清了清嗓子，认真道：“在下慕容蓉。”

这个名字有些奇怪，有些让人想笑。慕容这个姓在老百姓之中本身就不太常见，此人的名字里偏偏又加了一个蓉字。

“哪个蓉？”夏乾鬼使神差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。

“芙蓉的蓉。”

夏乾脸上露出一个奇怪的表情，想笑却又不得不憋着。哪怕眼前的

人举止得体、修养甚高，摊上这么个名字，就如同夏乾变成了夏浅浅，易厢泉变成了易湘湘。

慕容蓉倒是脾气很好：“家父取的。他喜花，家中兄妹不论男女，名字皆是花，具体什么花，看出生时令。”

夏乾听后，更加想笑了，却突然想到了两个问题。

很多天前，夏乾与伯叔讨论之时，伯叔只是说猜画活动中有一个赢家，名为“蓉蓉”之类，并未想是慕容蓉。其次，复姓慕容，这个姓在汴京不常见，若是论及慕容一姓，恐怕唯有慕容家的人了。南夏北慕容，这是大宋除去皇亲贵族之外最富有的两家人。西域之行对于夏乾来说是种历练，对于商人而言却非如此，谈下了西域生意，几乎等同于掌握了垄断性的西方贸易之路。

夏乾突然意识到，眼前的人是个巨大的竞争者。

慕容蓉站在夏乾面前，不言不语，只是微笑，如三月春风。

“我们会一同去西域，你、我，还有那位韩姑娘。西域之路漫漫，来日方长，我们日后定然会越发熟络。”慕容蓉简单说了几句，挥了挥手，便离去了。

路漫漫，来日方长，越发熟络……这些词在夏乾的脑海之中打转。

夏乾愣了片刻，没有走动。不远处有一算命先生，看他们贵气，盯了他们许久，此时却忽然喝住了他。

“出远门，有大难。”

夏乾一愣，诧异地扭头问道：“你说我？”

“你有血光之灾，但不止是你，”算命先生认真捋了捋胡子，“至亲痛失，至交分离，周围人皆有大难。”他口中念念有词，突然咧嘴一笑，“莫怕，莫怕!一两银子就可以解除——”

“真是胡说八道!”夏乾很是生气，怒气冲冲地走入了汴京城的夕阳里。

(第三部 完)

《天涯双探4：双城血案》即将出版，精彩预告：

赢得猜画头奖的夏乾、易厢泉、慕容蓉一行人前往西域，在六月抵达长安，却被卷进钱府的一桩血案之中。夏乾企图从案件中脱身，却被告知同行的六人中藏有十年前潜逃的杀手“无面”，于是暗中调查杀手身份。

与此同时，易厢泉接受了官府吴大人的委托留在汴京城，以保护吴大人小女儿的安全。谁知命案突发，导致小女儿惨死，易厢泉被民众唾弃，视为骗子。

双探二人兵分两路，夏乾如何凭借一己之力揭开杀手“无面”的神秘面纱？易厢泉又如何依靠智谋查清案件真相，洗刷冤屈？

敬请期待《天涯双探4：双城血案》！



激发个人成长

多年以来，千千万万有经验的读者，都会定期查看熊猫君家的最新书目，挑选满足自己成长需求的新书。

读客图书以“激发个人成长”为使命，在以下三个方面为您精选优质图书：

1.精神成长

熊猫君家精彩绝伦的小说文库和人文类图书，帮助你成为永远充满梦想、勇气和爱的人!

2.知识结构成长

熊猫君家的历史类、社科类图书，帮助你了解从宇宙诞生、文明演变直至今日世界之形成的方方面面。

3.工作技能成长

熊猫君家的经管类、家教类图书，指引你更好地工作、更有效率地生活，减少人生中的烦恼。

每一本读客图书都轻松好读，精彩绝伦，充满无穷阅读乐趣!

认准读客熊猫

读客所有图书，在书脊、腰封、封底和前后勒口都有“读客熊猫 ”标志。

两步帮你快速找到读客图书

1. 找读客熊猫



2. 找黑白格子





马上扫二维码，关注“**熊猫君**”

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！



古风悬疑推理神作
天涯双探
带您破解大宋300年悬案史上从未公开的民间奇案
万里追凶，23次反转、64起悬案、78种诡计……
4
双城血案
七名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读客

古风悬疑推理神作

天涯双探

4

双城血案

七名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天涯双探．4，双城血案 / 七名著．-- 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20.6
（读客知识小说文库）
ISBN 978-7-5321-7668-7

Ⅰ．①天… Ⅱ．①七… Ⅲ．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Ⅳ．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0) 第 072317 号

责任编辑：夏　宁
特邀编辑：汪林玲
封面设计：吴　琪
插画设计：李元凯

天涯双探．4，双城血案
七名　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7号
电子信箱：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网址：www.slcm.com
新華書店经销　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开本 680毫米×990毫米　1/16　18.5印张　字数 202千字
2020年6月第1版　2020年6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321-7668-7/I.6101
定价：48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
请致电 010-87681002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

目录

序章
第一章 兵分两路
第二章 诡异命案
第三章 心有灵犀
第四章 入府验尸
第五章 生死赌局
第六章 救援计划
第七章 难解谜局
第八章 扭转乾坤
第九章 真相大白
第十章 结局已了
终章
尾声

序章

正值三月清晨，天空灰蒙不见日。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将临平山上的翠竹林浇了个通透。嫩笋似乎要迫不及待地破土而出，等待乌云散去，就可以窥见竹海顶端刚刚升起的日头。

安隐寺坐落于临平山上，静默雨中。扫地的僧人并未起身，晨钟也未敲响，却有一伙人赶在日出之前到达了安隐寺。

他们是一群官兵。

细细数去，有十七个人。雨水浇灭了他们手中的火把，也不知是什么驱使这些官兵在细雨长夜中踏上泥泞不堪的山路。

官兵们气喘吁吁，狼狈不堪。为首的官兵三十来岁，冰冷的面貌却掩不住一脸正气。他疲惫地抬头，见了安隐寺，猛地抬起手臂，示意其他人停下。

乌云翻滚，天空露出灰白色。青灰色的安隐寺和石砌经幢在雨中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。

为首的官兵犹豫一下，独自上前，敲响了安隐寺的朱漆门。

良久，一个小僧穿着晨服开了门，似是刚刚睡醒的样子。他见了官兵，吃了一惊。十七个官兵黑压压地站在安隐寺门外，像极了阎罗派来的无常。

为首的官兵脸上皆是雨水，面无表情，从怀中掏出纸质画像，向前一抖，“见过这个人吗？”

小僧有些胆怯，也并未看清画像，一味拨浪鼓似的摇头。

官兵统领皱了皱眉头，低声道：“可否请住持出来？”

“住持不知是否起了。不知大人清晨到此所为何事？”小僧没见过大场面，有些畏缩。

“我们在追捕犯人，”官兵统领慢慢卷起画像，沉声道，“杀手无面。昨夜三更他在平江府犯下命案，谋杀朝廷命官，手段残忍，罪不容诛。我们连夜追赶至此，望小师父行个方便。我也知道，搜查寺庙是对佛祖的不敬，只是——”

就在这时，门内突然出现一个人。他背对着佛像，像一个瘦小的黑影，僧袍飘展，站得笔直。

是安隐寺的住持有容大师。

官兵统领将刀插了回去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有容，“打搅住持，实在抱歉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”

“不可，”住持只说了两个字，很威严地道，“收刀进寺。”

官兵面面相觑，谁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刀。刀，那可是他们吃饭的碗，保命的符。

在十七个官兵中间，却忽然站出来个小兵。小兵是年纪最小的，平日爱闹，机灵圆滑，被大家看作亲弟弟一样。他凑到统领耳边低声道：“王大哥，收刀吧。之前上头嘱咐了，遇到寺庙不可不敬，遇到百姓不可动粗。”

余下的人齐刷刷地看向王统领。

姓王的统领眉头紧锁。

小兵又低声道：“这安隐寺是大寺，背后有贵人撑腰。何况我们十七个人武艺高强，放下刀又何妨？咱们袖中偷偷藏着匕首，怎么会拿不下一个贼人？”

无人应和。小兵还想说什么，却止了声，往墙根看去。

王统领鹰一般的眼睛也扫到了安隐寺杏黄色的墙面。就在不远处，一串新鲜的泥脚印出现在了墙面上，似是一幅陈旧的画卷被甩上了不和谐的墨点。

杀手无面必定是进去了，而且是刚刚进去!

不能再等下去了，必须搜。王统领看看有容住持那不容侵犯的脸，

有些生气，却扬起手来，“所有人，放下刀!”

他这句话引起众人不满，但是所有的人都放下了刀。

在一片咣当声中，王统领对小兵道：“你守着大门。”

小僧来不及阻止，王统领便推门而入。余下官兵跟上，迅速而安静地涌入寺院。

院内种了一片翠竹，在雨中轻轻摇摆。另一侧栽了几棵常青松柏、罗汉松以及马尾松一类的古树。松针被雨水打落，细细密密地铺在院内的青石板上。青石板前便是正殿——大雄宝殿，它的青瓦红砖也被冲刷得干干净净，干净得像是不曾有人来过。

王统领看了看四周。门外的墙上有脚印，而内院却看不见一点泥泞。恐怕杀手无面已经将青石上的泥土抹去了。

王统领沉默不言，觉得有些蹊跷，但还是率先踏进了大殿。

大殿内一尘不染，释迦牟尼像摆放在正中央。佛像本是金色的，在昏暗的光线下竟如同有了生命一般，似在静观尘世。王统领深吸一口气，对佛像行了个礼，转身对门外的官兵吼道：“分四路，快搜。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!于天仁，你们进来。”他说完，顿了一顿，指了指站在最前头的四人。

王统领的声音在大殿之中回荡。官兵井然有序地开始分队去各个殿搜查。名叫于天仁的官兵进门后，低声问道：“燕大哥，僧人还没起，只怕会——”

王统领将手指轻压于嘴唇上，低声道：“你们四人武艺最好，你们……可闻到了大殿内的血腥味？”

杀手无面是带伤潜逃的。

四人大惊，眺望着四周，屏息凝神，顺势将手放在袖口，准备随时抽出匕首。

杀手无面很可能就藏在大殿。

他们观望四周，佛像数尊，发着冷光。那杀手会不会就藏在这佛像

后面？

四周无人，他们松了口气，却不知梁上有人。

……

十二年后，长安城。

钱家的当铺是长安城最有名的典当行。今日晨起，天蒙蒙亮，钱家的账房先生就来到当铺点账了。

账房先生名叫任品，是钱老爷派来的。说是点账，不过是将一些绩效好的账目拿去。钱老爷说，有贵客要来府上，必须将账本奉上。

任品个高，黑瘦，带着几分精明之气，却又显得阴险而狡诈。也正是因为这点，他才能成为钱阴的亲信——长安城首富的左右手。

然而他平生最恨的人就是钱阴。

六月刚过，天气微热，太阳已出。他推开窗户，打算休息一会儿再去处理账目。

突然，一阵敲门声传来。

任品皱眉。这么早，谁会来？

他应声开门，只见门外站着一位姑娘，年纪很轻，服装是朴素的青黑色的棉麻料子，破旧却整洁。姑娘相貌甚佳，面色疲惫，却站得笔直，英气十足。

她身上带着一阵香气，像是什么香草的气味夹杂着酒气。

任品问道：“姑娘可是要典当东西？”

姑娘点头，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包袱，“师父病了，急需用钱。”

她走进门来，将包袱摊开，只见里面有一对金色的镯子——金光闪闪，年头已久，阴雕一只凤凰；还有一些玉器，做工成色都不错。

任品瞧了瞧，摇摇头，“我只是账房，不会验货。姑娘再等待片刻，人来了，给你兑换现银。”

“我想要银票。附近可有驿站？”

“有的，往东走三条街，左转。”任品沏了茶，水雾在空中弥散着，“姑娘喜欢喝什么茶？”

“有酒吗？”姑娘摆弄着桌子和茶具，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。

“不巧，只有龙井之类了。我家老爷为了待客，购了一批好茶，姑娘尝尝？”

姑娘只是低头饮茶，深深呼气，似要将疲惫悉数吐出。

任品看了一眼桌子，突然说道：“姑娘，凤凰图腾是不能随意用的。这镯子……从何而来？”

姑娘双目一凛，随即低下头去，不动声色。“祖上的。祖上习武，兴许是哪代人受过皇恩。”

“你不是本地人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姑娘有些不耐烦了，用手敲敲桌子，“你们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做生意？”

任品垂目而笑，“恕我直言，姑娘这不会是……不义之财吧？”

姑娘闻言，噌一下站起身。

“我韩姜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怎会不义——”

她语毕，二人僵住不动。阳光从窗户中透过来，照射在她的身上。她笔直地站着，青黑衣衫透着微光。

任品笑了。

“姑娘莫急，我们坐下慢慢谈。”

第一章 兵分两路

(一)西域六人行

初夏的长安透着一丝暑意。现下并非用膳的时辰，故而酒楼厅堂还算得上空旷。夏乾与狄震坐在厅堂一角，两个男人、一壶酒、一盘点心，聊得热火朝天，全然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。

“然后呢？你刚刚讲到，官兵进了安隐寺，他们没有抓到杀手无面？”

夏乾迫不及待地发问。他坐榆木小凳上，将花生糕塞了满满一嘴，说话都含糊不清。

狄震坐在他对面，一边喝着壶里的酒，一边醉醺醺地絮叨：“那时候太年轻喽!这一帮人非得大清早傻乎乎地闯进人家……人家寺庙。”狄震重重打了个嗝，又咕咚灌进一口酒，又道：“而这安隐寺的住持，不是好对付的主儿。夏小公子，你不想想，当年若是抓到了杀手无面，十二年后的今天，我又怎会随你们来长安？”

说罢，他拿起袖子擦擦嘴，还特地在剃得不整齐的胡茬儿上使劲蹭了蹭。

狄震是个捕快，而且是挺厉害的捕快。论及捕快这个行当，就是个抓犯人的差事，抓盗贼、抓杀人犯，也会参与判案断案。

狄震的办案能力极强。有人说，十个百姓一个贼混在一起，站成一排，哪怕狄震喝醉了，都能在片刻之间将贼人揪出来。他在江浙一带的名气很大，却并未与夏乾碰过面。

论及夏乾、狄震二人的相遇，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。

夏乾正月里参与猜画活动，得了头奖。这头奖不仅包括大量现银，还有一趟西域之行。因为战事不断，丝绸之路早已不通。解开猜画谜题的人可以避开战火，安然无忧地重走丝路。若能开辟西域通道，那便是绝妙的商机，远胜万两黄金。

得了猜画头奖、重走丝路的一共五人，夏乾、韩姜、慕容蓉、阿炆，还有一位不知是谁。

夏乾与韩姜早已相识。慕容蓉是慕容家的二少。大宋传言“南夏北慕容”，大意是，慕容家与夏家的资产不分伯仲。慕容家自然不会放过西域众国这块宝地。慕容蓉与夏乾年纪相仿，却是风度翩翩，一表人才。夏乾背地里喊他小白脸。

此外，阿炆则是青衣奇盗的一员。他虽然成功解开了猜画的谜团，却从未露面。此时，距离青衣奇盗的庸城偷窃已经过去了半年，而另一名大盗鹅黄，已经被易厢泉送进监狱。

跟随一行人同来的，还有京城混混柳三，给夏乾打下手。他们几人一同跟随伯叔前往西域。伯叔四十来岁，是猜画活动的管事。他们这一行人带着马匹和行李，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才从汴京走到长安——丝路起点。

一个多月前，就在汴京城郊，刚刚出发的他们碰到了狄震。

慕容蓉与狄震有过一面之缘，知晓他的那些事迹，这才得以让狄震跟随商队西行。狄震破案无数，在南方的名头不亚于汴京城的燕以敖。

可是他人品不佳，年近四十还是光棍一条，终日邋里邋遢。大家都言，狄震有“七不”——说话不正经，酒壶不离身，胡子不剃光，对人不礼貌，行为不正常，不听调遣，不听劝诫。还有“三总”——总喝酒，总骂街，总打人。

有传言，这也是他当了十余年捕快却不得升迁的原因。

狄震那日醉醺醺地在汴京城郊等着西行队伍，说西行队伍中混入了十二年前的杀手无面。所有人都不信他的话。十二年前，杀手无面最后一次出现，在平江府杀了南巡的朝廷大员萧文正，负伤潜逃至安隐寺，之后便销声匿迹了。

杀手无面的故事就此落幕。数年之后，青衣奇盗的事迹又在中原传开，屡屡有人拿他跟杀手无面做对比，甚至有人传言，青衣奇盗就是当年的无面。

狄震虽然喜欢胡言乱语，但是能掏出官府批示公文，又有慕容蓉引

荐，终于得以跟随众人西行。夏乾最喜欢这种能讲故事的人，一路走，一路跟着狄震听故事。

但狄震只有喝醉了才肯讲。直到众人抵达长安，夏乾才断断续续地把无面的故事听完整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，无面跑了呗。”

夏乾问道：“可是他们都追到安隐寺了，明知杀手无面就在里面，怎么就放跑了？”

狄震呵呵笑了两声，喝口酒道：“安隐寺的大名是英宗封的。十二年前，英宗刚刚去世，你带着刀搜这寺庙，合适吗？且不说对佛祖不尊敬，你让先皇的脸面往哪儿搁？”

夏乾挠了挠头，“那也不至于放跑了呀。”

狄震又喝了一口酒，抹抹嘴，闭起眼睛，“因为官兵太废物。”

夏乾憋了一肚子话要问，随口却是一句：“狄大哥你知道得这么清楚，是不是……也在队伍里？”

狄震呸了一声，“你小子休要管这么多!”

夏乾心中暗讽，狄震将当年的事讲得这么清楚，八成当时就在队伍里，杀手还没找到，能不窝心吗？夏乾想到此，偷笑一下。狄震看了个正着，瞪眼道：“笑什么？夏小爷，我告诉你，西行队伍里的人，个个不是省油的灯。”

夏乾一撇嘴，“你非说我们这群人里有杀手无面，可是你看看，哪个像？你又如何确定我们这群人中有十二年前那个杀人魔头？”

他又吃了几块点心，一脸坏笑地看着狄震。他们这群人里有没有杀手无面，他真是不清楚。可是青衣奇盗的一员，的确在队伍里面。

阿炆。但是他从未露面。

“总之这一伙人都不简单，”狄震盯着夏乾，“除了你夏小公子，剩下

的人，呵……那个叫韩姜的姑娘来路也不正。”

“她像是杀手无面？无面横行时，她年纪还很小。”

狄震啧了一声，摆手道：“女人的年龄可不好猜。若是那姓韩的姑娘今年三十，她十二年前不过十八岁，说是杀手无面，也可以吧？”

“怎么可能呢？”

狄震冷笑一下，转口问道：“要我说……夏小爷，你这次来西域，为何没有与易厢泉同行？”

“他有事，来不了。”夏乾嘟囔道。

“那也不能带着柳三来啊，”狄震掏掏耳朵，眯眼道，“那个叫柳三的小混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夏乾刚要反驳，转念一想：柳三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欠债不还，小偷小摸。

狄震见他不语，又开口了。

“那个叫韩姜的姑娘，未必是正经人家的人。长刀锋利，是杀人利器。夏小爷，我这是经验，”狄震醉醺醺地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得意地晃晃，“经验!你还是离她远点好。”

夏乾一愣，随即冷哼一声，左耳进，右耳出了。

“狄大哥，少喝酒，少说胡话吧。”他一下子站起，收了狄震的酒，头也不回地回了客房。

(二)吴府的诅咒

细雨笼罩着汴京城郊的一座府邸，偏僻却清静。府邸不远处的青山一片苍翠，隐约可以看见小溪流过。雨雾弥漫于空中，似是细纱披在了青山上。

易厢泉百无聊赖地坐在窗边小凳上，手指不耐烦地轻敲窗框，与细雨落窗之声相互应和。又是平凡的一日。

一个月前，易厢泉本应收拾行李，与夏乾一行人同去西域，却出了岔子——他接到了办案委托。按理说，易厢泉即将前往西域，任何委托都是不接的；何况他本就只是一位算命先生，根本不必接受所谓的委托，他没有这个义务。

然而他的委托人却是不凡。吴冲卿，曾任朝中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如今却不得志。不过，按易厢泉的性子，是不关心委托人的身份地位的。纵使皇帝亲自前来，易厢泉都未必接管呢。

但是这个案子极其特殊，易厢泉不得不接。

在两个月前，有一和尚路过吴大人府上，盯着“吴府”两个烫金大字，不再行走，不停念经。他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一脸佛气，像极了得道高僧。吴夫人一向信佛，便邀了和尚进来小坐，欲讨论佛经。和尚却坚决不入府，只是站在吴府门口。

他说，吴府被人下了咒。

这分明是无稽之谈。吴府上到少爷下到小厮，都没有人相信这空穴来风的话。而吴夫人一向吃斋念佛，虽是半信半疑，却还是听和尚把话说完。

和尚指着吴府的大门，说了一句令人寒心的话。

“不破诅咒，不出三个月，吴家儿女皆死于非命，吴大人自此断子绝孙。”

吴家的家丁闻言皆怒，开始驱赶和尚。吴夫人放心不下，便上前阻止，问和尚如何破解。和尚轻轻旋着手中的佛珠，说：“吴大人得罪了他的同僚，若要免灾，必须不问政事，告老还乡。”

他这么一说，众人不由得一惊。质疑者有，不以为然者亦有。吴大人在朝中是一等一的大人物，为官清廉，颇具正气，然而近来并不被皇上所看重。有传言，吴大人得罪了朝中小人。

但得罪了谁，大家都不知道。

那和尚这样说了，大家就免不了猜测。这和尚，告诫是假，威胁是真，八成是朝中对家派来警告吴大人少管闲事的。

和尚却面无表情，从袖中拿出一个卷轴，轻轻抛于吴府门前，拂袖而去，转过街角，消失不见。吴夫人叫家丁捡起，只见那卷轴上写着一句话：

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。

那“溺”字被朱砂笔狠狠圈了出来，留在白色的卷轴上，显得触目惊心。

此事很快在街头巷尾传开，成为众人茶余饭后的话题。而此后的一个月吴府上下倒是平平安安，直到月末那日，吴大人的独子随商船出行，船刚刚驶出码头，却突然爆炸。码头有不少老百姓，目睹了漫天火花，听到了那巨大的轰鸣声。

吴大人的独子随着商船的沉没，命丧黄泉。

此事本应归咎于意外，可它偏偏不是意外。商船驶出码头时，会经过严密审查，一来审查有无在逃人员偷乘渡船离开，二来审查船上有无违禁物品。而商船竟在离开码头时爆炸，定然是装有火药。

然而在处理商船残骸之时，并未闻见火药味。火药在运载时常常使用大箱子，容量很大，很是明显。而大箱子中又藏着小箱子，如此是为了避免火药受潮。

偷装火药，且不说躲过盘查的难度，能做到事后毫无气味、毫无痕迹，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火药？

吴少爷就此死去。不管他的死因是什么，吴家终于害怕了。他们暗地里派人查来查去，却查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吴府上下皆是悲痛万分，而吴夫人却想起和尚的话：“智勇多困于所溺。”但此“溺”并非如《伶官传序》一般是引申意，这里的“溺”单指表意——死于水中。

吴大人的妻子是赫赫有名的荆国公王安石之女，二人育有一儿两女：大儿子早已娶妻，两个女儿，一个十六岁，一个十岁。吴大人在长子死后，忧心不已，便让全家从此提高警惕，且不让两个女儿外出。

他知道这是个阴谋——有人借此打击他，让他滚出朝廷。

吴大人不会妥协。他虽经历了丧子之痛，身体也大不如前，却依然让人彻查朝中之事。他掌握了一些大臣的往来书信，却也只是间接证据，不敢直接呈报给圣上。

又一个月过去，吴大人的二女儿溺死在自家的荷花池中。经官府彻查，估计是有人闯入吴府，行了谋杀之举。这件事让整个吴府如坠入地狱。吴夫人坚持诅咒之说，而吴大人则坚持是人为所致。

为了安全，吴家举家搬到城郊的小宅子，并派人日夜保护小女儿。

吴夫人意在找高人破解诅咒，吴大人则坚持要找人捉拿凶手。一个说要找得道之人，一个说要找破案之人，因此才找到了解决这件事的不二人选——算命先生易厢泉。

为了保住吴府三女儿的性命，易厢泉被派遣到京郊吴府一个月。

而易厢泉自己呢？他只觉得这些事情是无稽之谈。从搬到京郊那日起，吴大人调遣了十几名官兵日夜守着吴府，家丁也有近三十人。女儿的衣食住行皆在众人注目之下，饮食更是重重把关。而且，吴府上下不再有荷花池之类的东西，连井都被封堵上，每日派人出去挑水回来，酒水也从外面送来。

吴府可以说是做足了保护措施。

易厢泉不相信诅咒一说，更不相信有人能突破重围，在吴府几十双眼睛的日夜监视下取走一个十岁女孩的性命。他在这个京郊屋子里住了近一个月，心想：与其在这儿百无聊赖地活着，倒不如跟着夏乾他们一行人去西域。

易厢泉这样想着，却听得门砰的一声开了。万冲走了进来，脸色有些发白。

“易公子，”万冲似是刚刚淋了雨，手里攥着一封信，“你还去西域吗？此次吴府的事若是解决完了，你最好……赶上夏乾他们。”

易厢泉转过身来，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杭州那边来报，说是一个叫狄震的捕快赶去长安了。”

万冲将信递过去，易厢泉读了信，眉头皱了起来。

“杀手无面？”

“对，”万冲在一旁坐下，“我不知是不是真的。但是那个叫狄震的捕快说……他们那一伙人之中，有个人很像十二年前的杀手无面。”

(三)入住钱府

“就是这样。那个捕快狄震说我们这群人里有杀手无面，你说是谁？”

夏乾在客房中踱来踱去，踩得木质地板咯吱咯吱响。柳三则歪坐在一旁的小椅上，迷迷糊糊，似一根烂面条。

“杀手无面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夏小爷，你休要再开玩笑了。”柳三抓起桌上不应季的枇杷果，灵活地剥去了皮，直往嘴里塞。

夏乾背着手走来走去。“狄震相当确定，无面就在咱们这群人里。”

“那个醉鬼既然这么清楚，你怎么不向他问个明白。”柳三又塞进嘴里一个果子，“你说那个叫狄震的醉鬼奇不奇怪？捕快当得好好的，非跟着咱们来西域，千里迢迢，也不嫌累。他要知道无面是谁，为什么不当面指出来？还有，他要抓杀手无面做什么？”

“有仇呗。”夏乾有些心烦，一屁股坐在雕花木椅上，揉揉脑袋，“狄震说那贼人在我们队伍里，但又不抓。他也不说是谁，问他，他还回答得含含糊糊。”

柳三吃得舒爽，拍了拍肚子，一下子跳下椅子，“你说，会不会是那个阿炆？长得矮小丑陋，身形奇特。兴许狄震见过杀手无面的身形，怀疑阿炆——”

夏乾一摆手，“不是他。”

“你怎么这么确定？”

“因为他是青衣奇——”夏乾话说一半，赶紧闭了嘴，改口道，“反正不是他。”

柳三撇撇嘴，跳上桌子，眯起一双桃花眼，贼兮兮道："是不是那个叫伯叔的老爷子？那个人看起来不像好人，阴险狡诈……"

柳三开始胡乱猜测，夏乾却没有听进去，他总是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此次西域之行，众人刚抵长安，日后的路还很长，不管出什么事都有可能。

"还有那个韩姜，拿着这么长的刀。"

"不会是她。"夏乾赶紧说道。

柳三哟了一声，从桌子上滑了下来，溜到夏乾眼前，"你怎么知道不是？我说的没有道理？"

"没有道理!"

柳三嘿嘿一笑："你刚来长安，就买了一大堆果子点心，想偷偷留着给她。夏小爷，我可什么都知道!"

夏乾赶紧反驳："你别胡说!我……你、我、韩姜，还有那个姓慕容的小白脸都不可能。按年龄推算，杀手无面出没于十二年前，那时候我们牙都没长齐，怎么可能是？"

柳三啧啧几声，叹道："你怎的知道人家牙没长齐？韩姜姐姐说不定比你我都大。十二年前，她的确很年轻，但是犯案嘛……可就说不准。我总感觉那个韩姜是个高手。"

柳三若有所思地闭上眼，随即点了点头嗯了两声。夏乾不以为然地问道："她说过和我差不多大。你说她是……什么高手？"

"武艺，"柳三一拍大腿，频频点头，"那个叫韩姜的姐姐虽然长得不错，但我可不敢惹。她身板那么直，绝对自幼习武。夏小爷哟，别太相信女人!"

夏乾嘟囔道："不信女人，还能信你？"

柳三却是不答。他转过身去，指了指桌上残余的枇杷，"好吃，带走吧!夏小爷!"

"带哪儿去？"

柳三不等夏乾答话，从怀中扯出了一条丝绢，也不知是青楼哪个姐姐送给他的。“带去钱府!”

夏乾一愣，“去哪儿？”

“夏小爷没听说呀？我们不住客栈了，住钱府。钱老爷消息灵通，刚来长安几天，就把我们一伙人都拦住了，非要在家里设宴招待。伯叔本来不想耽误行程，但这钱老爷在长安城很吃得开，这重走丝路一事，兴许还得由他照看。”

夏乾一愣，皱起眉头想了想：“长安城钱老爷……是不是钱阴？”

“对对对，夏小爷听说过？”

夏乾翻个白眼，“我爹说过，钱阴这人都快六十了，为人奸诈狡猾，做生意也不坦荡。虽有些家底，但夏家不愿意跟他合作。”

二人说着说着，便收拾起行李来。正如狄震所说，前往西域的人鱼龙混杂，又因猜画活动被召集在一起，彼此并不相熟，故而大家甚少聚集。夏乾倒是经常和柳三说些小话，但余下几人经常不见人影。

伯叔已经先行一步，进入钱府安排妥当。夏乾与柳三带着大包小包也住进了钱府。刚刚进门，却被眼前景象惊住了。

韩姜站在钱府的院子里，一手紧紧扯住腰间的包袱，虎视眈眈地看着前方。

“你是何人？为何乱动我的东西？”

只见韩姜前方站一妇人，体态轻盈。她虽不胖，却显出了富态，面色红润且皮肤白皙，双眸漆黑，神采奕奕。

她见韩姜怒目而视，反倒咯咯笑起来，上前两步，细细打量着她。“这姑娘怎么说话呢，我是钱府的夫人，怎的不能动你东西？”

夏乾、柳三在一旁愣住了。方才说过，钱老爷已经年近六十，这钱夫人眼下也就三十来岁，又长得娇媚动人，典型的老夫少妻。

片刻之后，夏乾才上前，“发生何事？”

钱夫人双目一瞪，扫了夏乾一眼，绽放了一个夸张的笑容，“看这仪态，莫非是夏家公子。快快进来，老爷、伯叔和慕容家二少都在，哦，那个醉鬼也在。”

一听“慕容家二少”，夏乾的脸色便不好了，没有搭腔，转脸问韩姜道：“怎么回事呀？”

韩姜转身低声道：“我方才在树下小憩，只觉得有人碰我腰间包袱，睁眼一看，就是——”

“姑娘这可是说笑了，我是怕你着凉，好心唤你起来。你有房间不睡，为何偏偏睡树下？”

柳三在一旁傻站着，也不知说些什么。而夏乾赶紧劝解了事。待妇人走了，三人站于院中。夏风拂面，钱府院子里又种了些许花树，落英缤纷，很是美丽。夏乾不愿进门去，只因不愿见到慕容蓉和钱阴。

“你们怎么不进去？”夏乾转脸问柳三与韩姜。

“院中景致好。”

柳三与韩姜竟异口同声，说完，目瞪口呆地看了彼此一眼。

夏乾诧异地望着两人。这两人性格不同，相处时间少，竟然回答得如此一致，甚是罕见。

这一路上，夏乾早就发现了，这两人总是有意识地躲避那个捕快狄震。

(四)吴府千金

“事情就是如此，狄震显然是匆忙间写的信，在信中没有多说。”万冲着急地在屋内来回踱步，“杀手无面与青衣奇盗不一样，出手狠辣，见人就杀。最后一次犯案的时候，正是当年江浙名捕王都带人前去安隐寺捉拿的，但没抓住，而且……”

万冲没有说下去。易厢泉扣下信纸，脸色并无变化。

“狄震到底是凭借什么确定夏乾一伙人中混入了杀手无面？我看信中所说甚是模糊，他并不十分肯定。”

万冲犹豫一下，“不知道，我们与狄震不属一队，分列南北。我也听兄弟们提起，狄震人品不好，但发誓要抓到无面。他喝醉的时候说过，那杀手无面化成灰，他都能认出来。”

“还能联系上狄震吗？”

“只能等他联系我们。易公子，你能联系到夏乾吗？”

易厢泉摇头道：“不能。我只知道他们的路线，却不知道他们如今身在何方。夏乾一般不与我联系，他觉得我很快就能去长安，心想信没送到，我就已经抵达了。”

万冲无奈地叹气。

“易公子，你何时去西域？”

“明日之后，有一支商队前往长安，我会跟随他们前去。”易厢泉拿出纸笔，研起墨来，“我修书一封，寄予夏家，问问夏乾的下落。还有一日……就是解脱。”

万冲眉头一皱，凝望易厢泉半晌，终是开口了。

“看易公子的意思，是不想管吴大人府上的事了？”

“不是不管，吴府上下戒备森严，我实在不信有人能随意取走人的性命。相较之下，夏乾那边反而值得担心。青衣奇盗事件尚未解决，还混进一个杀手。”

万冲抱臂道：“我们抓了鹅黄，放走阿炆，只求能放长线钓大鱼。鹅黄那边依旧毫无进展，青衣奇盗之事……必须有人跟着。”他的声音逐渐低下去。

易厢泉摇了摇头，“青衣奇盗，杀手无面，猜画幕后人——夏乾那一行人真是卧虎藏龙。咱们没有派人跟去，真是失误。燕以敖呢？”

“北上巡查，好像是新任大理寺卿给的活儿。无妨，你明日便出发，夏乾他们必定安全了。”

易厢泉放下手中的笔，负手走至窗边，抬头看着苍山。

万冲问道：“吴府的事，你打算怎么推掉？”

易厢泉的语气带着几分清冷：“吴府的小女儿吴绮涟身处在重重保护之下，我甚至连吹雪都没带进府来，只因她有哮喘之症。”

易厢泉好像有些不高兴。他自十几岁起便游历中原，去了西域又归来，习惯了漂泊；如今在吴府被“关押”了一个月，连吹雪都不在身边，定是要疯了。

“那易公子可查出了吴府大公子的死因？乘船航行，那船上可是没有炸药的。”

“我进吴府之后几日就知道了。本想早早了事跑掉，谁承想吴大人说什么也不肯让我离开。”

万冲吃惊：“你查出来了？”

“查查货源就行了。你们都觉得是炸药，其实并不是炸药。”易厢泉有些不耐烦地在屋内走动，“根本没有炸药，只是粉尘爆炸罢了。我最先怀疑的就是粉尘，但查了船上的货物清单，并无问题；派人去问了码头值班的官兵，他们回忆起来，船上的确有面粉。官兵记得清楚，他检查时，还沾了一手呢。”

万冲点点头，“解决了就好。”

易厢泉闻言，脸色变得异常难看，“作案手法极其简单。面粉爆炸这种事，乡下妇女也会知道，偏偏官兵守卫没查出来。如此简单之事拖了一个多月。我行李都收拾好了，就等着出城呢。”语毕，他将桌上的信件封存好后，又道：“你帮我把信带去驿站，看看能不能辗转联络上夏乾。但愿他们那边别出事才好。”

万冲一时不知如何接话，想要告辞，又不好意思开口。易厢泉虽然外表很是平静，但能看出他巴不得变成个鸽子，飞出这牢笼。

“这吴府只剩下三小姐了，若是要出事……”

易厢泉摇头，“大公子粉尘爆炸而死，二小姐被人谋害溺死于荷花池。如今吴府上下打点得干干净净，三小姐应该不会有事。”

“当年庸城城禁六日，为抓捕青衣奇盗做了那么多措施，可是东西还是被盗走了。”

易厢泉闻言，心中更加烦乱了，“和青衣奇盗事件不同，吴府的前两起案件显然都异常简单，可见凶犯的手段并不高明。什么和尚念经，粉尘爆炸，荷花池溺死……大理寺派些懂武艺的人来守着，总比将我关在屋里强。”

他的话不无道理。他不是不想帮忙，而是没有用武之地。话音未落，万冲却突然抽出纸笔，书写了几个大字递给易厢泉。

“门口有人。”

易厢泉诧异地向门口望去，却没见外面有任何人影。

万冲做了噤声的手势，悄然提刀走到门边，狠狠一拉。门外的人呀了一声，畏缩一下却没跑开。是一个小女孩。

女孩见万冲开门，犹豫一下，然后径直进了房门。她约莫十岁的样子，身着绿色罗裙，梳着两个可爱的圆髻，眼珠漆黑明亮，但面色却略显苍白。

看其衣饰不俗，万冲已经猜透了她的身份，问易厢泉道：“这是三小姐吗？”

易厢泉没应声。女孩自己点点头，有些怯生生的道：“我叫吴绮涟。”

万冲轻叹一声，知道是吴家的三女儿，也是吴家的独苗了。

她看了看易厢泉，跑过去得意地道：“你上次教我的歌，我会唱了。”说罢，她开始唱起来：

六月细雨水中碎。青山翠，小雁飞。风卷春去，羞荷映朝晖。静守门中无处去，书三卷，茶两杯。

“我唱得怎么样？”见易厢泉不说话，她转头去问万冲。

“不错，”万冲皱了皱眉，“我没听过这半阕词，是哪家闺中小姐无聊

时的闲作吗？”

闻言，易厢泉脸色一变，有些不自然。

万冲突然意识到问题，惊讶道：“难道是你写的？”

“对，是他写的。”绮涟蹦过去，“大哥哥，你再教我一首吧。”

“以后再说吧，”易厢泉转头看向窗外，“写不出来。”

万冲有些尴尬，咳嗽一声，喝了口茶。

绮涟问道：“那……你是算命先生？”

“也是，也不是。”

“那我还能活多久？”

听了这话，易厢泉和万冲都是一愣。

绮涟有些心急，又有些难过。她问完这句，就垂下头盯着地面了。

万冲想起自己的侄女，突然觉得心里很难受，放下茶杯道：“你还小，怎会问这种话？”

绮涟低声道：“有下人说我活不过这个月。”

易厢泉看着女孩的手说道：“你喜欢养花，喜欢刺绣，喜欢画画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呀？”

易厢泉转头：“能让我看看你的手相吗？”

绮涟伸手，易厢泉看了看，“长年留在汴京，会活到七十多岁；若是搬到南边去住，能活到将近九十岁。”

绮涟闻言大喜，高兴地抽回自己的手，左看右看。她又问了易厢泉一些小事，易厢泉都一一耐心作答。万冲对女孩道：“小孩子不要想这么多，好好念书就够了。”

绮涟没听他的，只是看了会儿自己的手，又眨着眼问易厢泉：“大哥

哥，下次来找你，你记得教我唱新的词，或者教我剪纸花!还有做木头风车!还要踢毽子。”她问东问西，又左顾右盼道：“你有小猫吗？”

易厢泉挑眉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养猫？”

“我听下人讲的。”绮涟咧嘴一笑，双眼眯成了好看的弧度，“他们说你有只漂亮的小猫。我有喘病，不能接触动物，可是我真的很想看看……”

她说完，又开始不停问着。

“我还有好多问题，我娘和唐婶都不理我。比如，天为什么会下雨？我为什么会不停地咳嗽？吃什么药能好？”

“嗯……”易厢泉在想答案。

绮涟又望着他，问道：“还有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大哥和二姐是怎么死的？”

易厢泉沉默了。

就在此时，却听得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万冲赶紧开门，只见一个四十来岁的妇人冲了进来。此人是绮涟的贴身老仆，名唤唐婶。

“小姐!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别给易公子添麻烦!”

那妇人上前来，拉住绮涟的手，直往外拽。易厢泉见状，蹙眉问道：“为何不让小姐留在此？”

唐婶面露难色，先将小姐带下去，转而回来对易厢泉道：“小姐身体不好，老爷怕让小姐见生人。”

怕见生人？连万冲都觉得此番言论站不住脚。易厢泉脸色也不好看——吴府既然让易厢泉来帮忙，竟然还有事瞒他。

唐婶也是快人快语，见易厢泉面露不悦，便补充道：“其实，吴家与夏家算是故交。夏老爷前一阵来汴京城，走之前来吴府做客。他听闻我们遇上邪事，便亲荐易公子，说您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神人，定能护得吴府上下安定。”

万冲闻言，倒是点了点头。易厢泉却是面露尴尬之色。

夏老爷年过四十，做过邵雍的徒弟。按理说，和易厢泉是师兄弟关系。易厢泉知道，这夏老爷虽然名闻江南，算是顶级富商，口碑很好，人却也有毛病。

夏老爷看着威严，但要真的喝多了闲聊起来，会管不住自己的嘴。这一点也成功地传给了夏乾。

唐婶又补充道：“夏老爷还说，易公子虽然厉害，但是自己的儿子却不成器。”她顿了顿，摆出了夏老爷的独有姿势，像模像样地学道：“‘唉，犬子不争气啊!自从易厢泉来了庸城，就知道跟着人家到处跑!易厢泉是什么人哪？专门解决怪事的人!可是犬子呢？大小事全都跟着瞎掺和，家也不回。我不指望抱孙子了，但愿他别丢了小命哟!’”

唐婶又兴冲冲道：“三小姐自幼养在深闺，身体差，老爷夫人只是担心她，怕她听了易公子的话，不愿意待在家了。这小丫头比不得男儿，不能出去疯玩……”

唐婶继续絮絮叨叨地说着。易厢泉虽然没作声，但显然是不喜欢听的。万冲站在一旁抱臂不应和。唐婶又把手中的东西放下，是两壶好酒。“送酒的来了，每次都多给我几壶。哎呀，我又哪里喝得动，送些来给你们。”

易厢泉谢过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唐婶待着无趣，再说几句，便走了。

万冲过去将门关上，叹道：“每个大宅子都有这么几个爱说闲话的婶子。”他扭头看向易厢泉，只见他面无表情，只是不停地摆弄着袖子。万冲起先以为袖子有问题，但过了一会儿，才发现易厢泉只是没事做罢了。

“不知什么时候能出去？”易厢泉扭头看着窗外。

万冲也不知要说什么了，提起刀来，准备离开，“你再住上一日，也许就能离开了。我先回大理寺去看看，这几天燕头不在，总有人想要闹事，我们这几日也是忙着巡逻。”

易厢泉没说什么，情绪似乎有些低落，只是站起身来，又去拉了拉行李包袱，似要拿上它整个人张开翅膀飞出牢笼。

却听门哐当一声开了。唐婶又回来了，气喘吁吁道：“易公子!我有事跟你说!”

易厢泉点了点头，示意她说下去。

“那个新来的老头子，种花草的那个梁伯，”唐婶扯着嗓门，不屑道，“凶巴巴的，我怕他对小姐不利!”

“他做了什么事？”易厢泉问道。

“没做什么，就是面相不善。”唐婶撇了撇嘴，“我让小姐别靠近他，小姐偏不听，还编了只小花环送去。那个老东西!”

此话连万冲都听不下去了，纯属无中生有。下人们斗嘴，看不惯，都是常事，何必跑来这里大惊小怪？

“易公子哟，我活了四十年，看人看得最清楚。那个老东西绝非善类。”

易厢泉点头：“我会告知吴老爷，还请你——”

他还未说完，唐婶叫了一声，惊恐地指着窗户。

易厢泉吃惊地回过头去。窗外，一佝偻老者正冒雨站在树丛中。他面色铁灰，布满皱纹，似鬼魅一般，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。

在雨中，还能隐隐听到绮涟的歌声。

第二章 诡异命案

(一)钱府的秘密

夏乾一行人入住钱府，当夜自然是由钱老爷招待的。夏乾如今住在客房，雕花大床外挂着织锦，屋内暗香缭绕；案上摆了上好的瓷器，茶叶也是夏乾爱喝的龙井。

这房间的装潢是下了一番功夫，但夏乾刚刚看过柳三的房间，配置顶不上这儿十分之一，故而明白了钱老爷的待客之道——这是要巴结夏家呢。

钱阴虽然在长安称得上是一等一的富豪，又能打通西域之路，但往南边发展生意却是相当困难的。而江南水运发达，是发财的地方。想去南边发财，还得让夏家点头；要去北边发财，则要慕容家首肯。钱阴估计现下正跟慕容蓉谈生意，下一个就轮到夏乾。

夏乾冷哼一声。他爹早就嘱咐过，不要理钱阴——他绝对是生意场上的小人，现在口口声声说是跟夏家谈生意，若是放虎南下，将来一口吃了夏家也说不定。

夏乾想归想，脚下也不闲着，独自一人在钱府溜达。他先是绕到后院，走过九曲回廊，入亭小坐；又转而去院子里看看花草，不知不觉，便入了院子深处。

花草院子深处，有一破旧瓦屋。

整个钱宅修得富丽堂皇，唯独这瓦屋破旧不堪。夏乾觉得事有蹊跷，上前将耳朵贴上了破旧的黑色木门，却没有听见任何古怪的声音；再推门，却推不开。

好呀，大宅破屋，还上了锁——

夏乾绕着屋子转了几周，一个人冷不丁地从他背后冒出来。

“这屋子闹鬼啊，夏公子。”

夏乾惊得一身冷汗，慌忙转过头来，只见一白鬓老者一脸阴沉地站在他的身后，脸色青黑，脸上满是皱纹，双目恶狠狠地瞪着他。

这位老者面容不善，不像人，反倒像鬼。

夏乾冷汗涔涔，反应过来，拱手行礼道：“我好奇心一起，实在对不住。不知您如何称呼？”

老者见他行礼，倒是赶紧回礼了：“我是钱府的管家，不敢受您的礼。叫我老帮即可。”

“原来是帮管家，失敬失敬。”夏乾寒暄几句，心中不免犯嘀咕。姓帮？哪有这个姓。而且这钱府的老管家居然这么硬气，再一回想自家的夏至……

帮管家微微瞪眼，双目浑浊不堪，甚是可怖。“夏公子既然是客，就不要乱走了。这屋舍修得并不好，扰了公子看花草的雅兴。”

“不知帮管家口中的‘闹鬼’，又是如何一说？”

“实不相瞒，屋内以前住的是老爷的夫人，后来夫人病逝，院子便留下来了，只是阴气很重，外人不要接近为好。”

夏乾一愣，“老爷的夫人……不是刚刚在前院迎客的那位？”

帮管家冷哼一声，露出一个难看的、轻蔑的笑容，“那是二夫人，老爷纳的妾，以前是个戏子。”

夏乾闻言，顿时觉得尴尬起来。人家自家的事，哪容得自己过问。但他再看这院子，地处偏僻，实在不像是正房夫人居住的地方。除非……

“正房夫人以前是不是得了什么病症，才在这清净屋舍养病？”

帮管家闻言，脸上的肌肉抽动一下，似笑非笑地看向夏乾，“夏公子倒是机灵。”

他笑得比哭还难看。夏乾不再言语，随着帮管家出院门，谁知这两人刚刚走出花草院子的门，却看见二夫人和一男子衣衫不整地从另一屋舍后面匆匆走来。

那男子很瘦很黑，却并不健壮，反而如风中残木，一吹就倒的样子；双目深陷眼眶之中，印堂发黑，眼珠贼溜溜地转。二夫人同方才在前院一般美艳，面若桃花。

四人碰面，皆是一惊，神色各异。

夏乾突然意识到这二人之间可能是有不正当关系的，但偏偏叫自己撞见了。

夏乾顿时没了主意。只见帮管家神色一凛，却无惊讶神色，只是重重哼了一声，快速从二人身旁走了过去。夏乾见状，一言不发，赶紧低头灰溜溜跟上去，待到了前院，撒腿就跑。

他神魂未定，正在回想刚才所见，却见院中柳树下，慕容蓉与韩姜交谈甚欢。慕容蓉长身玉立，站于柳树之下，仪表堂堂，文质彬彬，往那儿一站，显得超凡脱俗。

“不瞒韩姑娘，其实我也研究过先秦的文字，但还是对外文比较感兴趣。之前在白马书院，我的夫子讲过许多有趣的理论。他并不一味主战或主和，而是说大宋和诸国战事不断，有吞并彼此的可能。若有哪一日，天下统一，文化如何碰撞，如何融合，都需要再做研究。所以这文字——”

慕容蓉还未说完，却见夏乾拉着脸站在一旁。他先是一怔，转而温和笑道：“夏公子，有礼。我正同韩姑娘讨论文字之事，想不到她也有此爱好，甚是欢喜，故而多说了几句。不知夏公子……”

慕容蓉的下句本是“不知夏公子有何事”，却听夏乾说道：“我喜欢王羲之，青衣奇盗也喜欢，只是喜欢字而已，我和青衣奇盗又哪里一样了？”

韩姜赶紧说道：“我们在说文字，不是字——”

“不知晚膳好了没有？”夏乾话题一转。

慕容蓉没想到他话题转这么快，答道：“似乎是好了，不出一炷香时间就可开膳。钱老爷宴请，应该都是好菜。”

“钱老爷与慕容公子这生意谈得如何了？”

慕容蓉谦卑一笑，“家中事务都是大哥在打理，我实在有心无力，便这么对钱老爷说了，谢绝他的好意。我这慕容家二公子倒是偷个清闲，有个大哥，不比夏公子你……”

夏乾是一定要继承家业的。慕容蓉这句话戳了夏乾的痛处，他低下头去，有些不开心。

慕容蓉叹道：“大哥有好妻子，家中不怕无人打理。当年慕容家遭遇了黄金劫案，之后三妹就遗失了。一晃多年过去，前些日子终于有了眉目。若是真能找到她，入了慕容家之后，将来也可帮着打点打点。”

“黄金劫案？”韩姜问道。

“熙宁三年的事。那时候咱们的年纪应该都不大。慕容家丢了孩子，还丢了大量的黄金和珠宝玉器，损失惨重。但劫匪在劫走黄金之后再次被劫，东西最终都落到了无面手里。”

“杀手无面？”夏乾本来听得心不在焉，但没想到会听见熟悉的名词，耳朵竖了起来。

“对，无面。夏公子，”慕容蓉笑着看了看他，“若我妹妹真能找回来，夏公子倒是也到了婚龄，不知有没有兴趣结个亲……”

“结什么？”夏乾感觉受到当头一棒。

慕容蓉诚恳点头道：“夏家与慕容家门当户对，就是不知道夏公子——”

“不结!”夏乾惊恐地答道，快速、不易察觉地看了一眼韩姜。

慕容蓉愣了一下，随即温和一笑，还要说些什么，却被下人打断。原来是到了进膳的时辰。

厅堂已然布置妥当，丫鬟、小厮都在外面候着。夏乾与韩姜几人鱼贯而入，入眼便看见了钱阴。

钱阴像是五十岁的样子，精瘦黝黑，个子挺高，不苟言笑。一眼望去，竟像是一个骷髅精，或是一个皮包骨头的干尸。而不远处的钱夫人，白嫩丰腴，妩媚动人。

夏乾眯着眼，心里开始胡乱猜测了。美艳的女子配上富有的黑瘦老头，说这二夫人不是贪钱才嫁的，谁信哪。

“收敛一些，不要乱看。”韩姜好像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低声说道，“头别扭得这么勤呀。”

夏乾点点头，又偷偷朝四周看了看。除了钱阴与钱夫人，伯叔也已经入座。帮管家早已候在一边，依旧是阴森的表情。夏乾放眼望去，见次座是留给自己与慕容蓉的，便赶紧上前去坐下。韩姜紧随其后，坐在夏乾身边。

宴会尚未开始，钱阴便开始与夏乾搭话。

钱阴不愧是长安富商，能在这里做成买卖，靠的是胆识和头脑。他阅历丰富，随便说说，又让大家饮了酒，气氛便缓和了。但夏乾可不敢多喝，他怕钱阴问话。而韩姜则不然，先吃了点菜，之后就如喝水一样喝起酒来。

“少喝一些吧。”夏乾低声道。

“若是在别处，我是断然不敢这么喝的。如今住宿的事情办妥了，大家都在，你也在，我多喝一些没关系的。”

夏乾还想说什么，钱阴却又开始问话了。他只得扭过头去，勉强答话。夏乾说着说着，这才发现柳三没到，心中突然窃喜，也许可以找借口离开桌子。

“柳三去哪里了？”韩姜放下酒杯，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，问了夏乾一句。

夏乾感激不尽，噌的一下站起来，“我这就去找!”

却在此时，门口传来哎哟一声。巧的是，柳三正急匆匆地跳进门来，捂着额头。在他之后进来一人，捧着一堆账本样的东西，也捂着额头。再定睛一看，抱着账本的人分明是钱夫人的奸夫。

夏乾呛得咳嗽几声，看看那奸夫，看看钱夫人，看看帮管家，看看钱阴——这一群人此时的表情如常。他心想：钱阴难道不知道这些事？

“老爷，您要的账本。”奸夫恭恭敬敬地上前来，双手递上去。

夏乾赶紧瞧瞧他。此人也是黑瘦黑瘦的，却比钱阴看着年轻很多，大概与钱夫人同辈。再细瞧眉眼，鼻子挺拔，双眸犀利，尽是精明算计之神情。

“任品，辛苦你了，下去吧。”钱阴点点头，当着夏乾的面摊开账本，“夏公子，你看这——”

夏乾这才知道，钱阴要来账本，是跟自己谈生意的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不懂。”夏乾坦然一笑，带着几分轻松。

钱阴大惊，“夏公子莫要谦虚，你怎会不懂？”

“父亲没有让我学习如何打理家业。”夏乾扯了谎，其实是他自己不想学。

“只是简单看看……”

“简单看看也不会，”夏乾眼珠一转，瞥向慕容蓉，“慕容公子懂得比较多，问他。”

慕容蓉吃了一惊，考虑一下，才道：“家中事务都是大哥在打理，我也不懂。”

钱阴闻言，双目紧闭，再度睁开来，双眸却带上了几分戾气。钱夫人见状，赶紧笑眯眯地打圆场：“哟，年轻人嘛，不学也没事的。这打理商铺、算账之类的事，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。你们正好与我家老爷商议商议，也就会了。”

慕容蓉不作声，夏乾赶紧闷头吃东西。桌上有酒炊淮白鱼、三鲜笋炒鹌子，可夏乾偏偏爱吃包子。钱夫人笑道：“我家专门做包子的厨子就四个，还有个专门切葱丝的，夏公子尝着不错？”

夏乾急忙点点头，但他还是觉得不如汴京城大娘卖的好吃。好在包子大娘被自己雇去金雀楼了，如今也不知怎么样了。

就在夏乾胡思乱想之际，伯叔起身向主人致谢，钱阴也回敬，说了几句感谢的话。寥寥数语，却也能让人听出几分意思来——钱阴似乎有

意向伯叔背后的人问好，但伯叔却无意传达。

几个年轻人都皱了皱眉头，这一席晚宴实在是吃得尴尬。慕容蓉不说话，韩姜不停喝酒，而一旁的柳三早已吃下数碗饭了。当夏乾吃完包子，抬起头，竟然发现钱夫人一直盯着自己看。

夏乾再一细看，却又发现她是盯着韩姜看。

夏乾赶紧瞥了韩姜一眼。她衣着朴素，脸上也没有沾着饭粒，衣裳也没蹭上脏物——钱夫人看她做什么？夏乾扒着饭，再一抬眼，又觉得不对劲。

那个叫任品的账房也在盯着韩姜看。

夏乾用胳膊戳了戳韩姜，低声问了她。

“我早就发现了。说不定我长得像她哪位故人。”她没再说话，只是继续喝酒。

夏乾一愣，脑海中第一反应便是钱家过世的大夫人。韩姜像谁不好，偏偏像个死人。再一想，这种推测毫无依据。若是真像大夫人，钱老爷为什么不看韩姜一眼？

夏乾再一看钱阴，还在慢悠悠吃饭呢。

就在夏乾出神之际，韩姜再次开口：“这一桌子人都很有意思。只有你、慕容蓉和钱老爷不习武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韩姜点点头，“从进来之时我就观察到了。这一桌子人，光从站、坐姿来看，多少都是会点功夫的。”

夏乾指了指一旁吃了三碗饭的柳三，“他也习过武？”

“可能是练得不好，但我觉得是习过的。”

“我才不信!柳三他——”

“我今天问过他，他说了，确实跟着青楼某个小厮练过几下。”

夏乾最喜欢这样说悄悄话，又低声道：“钱夫人也会？”

“会，而且很灵活。”

“那个老管家，伯叔——“

“都会。”韩姜点点头，又看了一眼慕容蓉，“慕容公子我也问过，只喜欢念书，刀枪棍棒从来不碰。”

夏乾一听她提小白脸，感觉心里酸酸的，转移话题道：“这些人都比不上你，对不对？”

韩姜笑了笑，又喝了一碗酒，看得出她的武艺显然不错。二人又低声聊了几句，却发现现场少了个人。

狄震没来。

夏乾刚要开口问狄震去了哪里，却听后院传来一阵猛烈的犬吠声。那声音听起来凶恶异常，不止一只犬，其中还夹杂着人的叫喊声与呻吟声。

钱阴霍然站起，声音低沉而有力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有人进了后院!你们几个，跟我一起过去!”帮管家立即低吼一声，叫了几个小厮，急匆匆地冲了出去。

犬吠声不止，叫声、叮叮当当的声音不断。夏乾站起身来想看看情况，而慕容蓉则转身问道：“可是家中进了贼？”

钱阴摇头：“只是有人闯进了后院小宅，里面有獒犬。那犬凶煞异常，以生肉饲之。若是被犬咬了，非死即伤。”

“后院树林里的小屋子里有犬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他话一出口，顿时发觉不妥。

钱阴立即盯着夏乾，双眼眯成一条缝，目中透着凶光，嘴角却勾起一抹笑。

“夏公子去过那宅子？”

(二)神秘郎中现身

绮涟在第二日清晨就偷偷跑来找易厢泉，只为听这个古怪的算命先生讲讲故事。然而她推开门之后却怔住了。

阳光照进窗子，一尘不染的屋内，床铺叠得整整齐齐，桌上的茶具还“乖巧”地坐在那里，像是从未被使用过。只有桌角放着一朵纸花，那是答应留给绮涟的。

易厢泉走了。

绮涟有些不敢相信，拿着纸花，提起裙摆就往屋外跑去，正巧撞上唐婶。

“哟，小姐你怎么了？你可不能跑呀，当心犯了喘病!”

绮涟有些难受，“那个算命的大哥哥走了!”

“大哥哥？”唐婶有些摸不着头脑，“哪个大哥哥？”

她琢磨半天才明白绮涟说的是谁，瞪大眼睛，“易厢泉易公子？他怎会是大哥哥，分明是半仙，老爷好不容易请来的!”

“可是他比我大不了多少——”

唐婶嗔怪地看了她一眼，“人家少说也有二十多岁了。”话一出口，再一思量，易厢泉确实太年轻了。

唐婶想了想，摇了摇头，这才想起问题来。

“你说他跑了？什么叫跑了？”

绮涟顺手一指，“屋子空了!”

唐婶闻言，赶紧朝易厢泉所住的屋子跑去，推门一看，发现他真的跑了。

唐婶冷汗直冒。吴府看守得严严实实，易厢泉怎么说走就走了？小姐出事怎么办？何况，老爷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能让他走哇。

唐婶气急败坏地出了屋子，却撞见梁伯。

这是吴府全府都瞧不上眼的老汉。他驼背、眼花、面如死灰，凶神恶煞，梁伯进府不过半年，却总是沉默不语，独来独往。夜半时分若见了他，如同见了鬼。

“你这老东西，看见易厢泉了吗？”

绮涟赶紧道：“别这么说梁伯——”

“他就是个看院子的，浇浇花，除除虫。易公子跑了，他怎能没看见？”

绮涟赶紧到梁伯跟前，轻声问道：“梁伯，您瞧见易公子了没？”

梁伯用他浑浊的双眼看了小姐一眼，就将目光转移向别处。

“小姐问你话呢——”

“唐婶，算啦，”绮涟摇摇脑袋，“孙郎中今日来给我看诊，时辰也到了。这事就算了吧。梁伯，给你。”她把纸花给了梁伯，又道：“我不要这个啦!还是你种的花好看一些。”

梁伯没有说话。唐婶气呼呼地看了梁伯一眼，就遣下人将易厢泉之事禀报老爷，自己拉着小姐回房。

小姐的房间在西侧，院内种了绿树。原本有小型池塘，养着锦鲤，如今却因“诅咒”之故抽干了水，再无生气。

唐婶与绮涟回到闺阁，却见门已打开。

一个女人坐在厅堂的红木桌案旁，上着白色衣裳，下穿暗红色裙子，料子皆为棉麻所制；头上别着三根银簪，缀着银色耳环，此外再无别的饰物。

全汴京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孙家医馆的郎中，孙洵。

绮涟见了这暗红衣裳，赶紧跑过去，高兴道：“孙姐姐，你来啦!”

孙洵轻笑一声，嗔怒道：“几日不见成了个野孩子，我看你溺不死，就怕被憋死。过来给我瞧瞧，你犯病了没有。”

她说话三句不离“死”字。而吴府上下最忌讳“死”字，尤其是“溺死”二字。唐婶听了，脸色都变了。然而她也知道，孙郎中就是口无遮拦。

孙洵是汴京最有名的郎中。说她在汴京有名，不仅是因为其医术高超。她这个人很奇怪。年轻、漂亮，但爱挑病人。她不喜欢给富人看病——这些规矩大家也都知道。妇女之病、儿童之病、老年之病，她最为擅长。

孙洵医术高，原因有二：一是喘病，她自己也有，然而久病成医，多年未犯，算是痊愈了；二来是跟对了师父。她的师父是姓温的名医，也是女子，住在洛阳，几年之前去世了。

绮涟自幼患有喘病，对于花粉之类的东西很是敏感，稍有不慎就会犯病。然而在孙洵的调理下，绮涟的身子日渐强壮。吴府上下很是欣喜，便花了大把银子，请孙洵常来看诊。按孙洵的性子，本不会来吴府问诊，但她实在喜欢绮涟这个孩子，所以破例了。

孙洵先指责了绮涟一番，又数落了唐婶一顿。问了诊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这才开了药方。

就在此时，吴府的丫鬟进来与唐婶耳语几句。孙洵听了，微微一笑。

“嫌我是外人，不讲给我听？罢了，我替你们小姐少开几味药，给你们省省银子。”

唐婶一听，吓得赶紧摆手，“使不得!不过是家中的事，说了也无趣。”

绮涟问道：“找到算命的大哥哥了吗？”

唐婶摇头，“人都出了府，哪里去找？这帮小厮也不知是干什么吃的，让那易公子三言两语糊弄过去，居然放他走了……”

“谁？”孙洵突然问道。

唐婶被吓得一愣，“什么谁？”

“谁跑了？”

绮涟道：“那个算命的，养猫的大哥哥。”

孙洵一听，突然愣住，半天没说话，不久之后才问道：“他在府里？”

“不在了，不在了。”唐婶摇摇头，“本来我们打算让易公子保护小姐，住到月末。谁知他今天早上就跑了。”

孙洵愣了片刻：“他来几天了？”

唐婶一算：“快一个月了。”

“一个月？你们能关住他一个月，也算是了不起了。”

唐婶皱了皱眉头，“您认识他？”

孙洵嗯了一声，摸摸绮涟的头，“好好养病，没事的。别成天愁眉苦脸、病恹恹的苦命相，以后等着守寡？”

唐婶的眉毛快拧成麻花了，巴不得孙洵赶紧走。“我家小姐要沐浴了，您若没事，就回去歇着吧。”

“沐浴？我回去歇着，您可不能歇着。”

绮涟噘嘴，“我沐浴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!”

孙洵笑了几声，与她告别。待转身出了府院，她望着六月骄阳，眯起眼，深深叹了一口气。

易厢泉……这几日他也在汴京。没见到反而更好。她努力挤出一个微笑，看了看身后荒凉的府院，心想：什么“死于水”，都是胡扯。

孙洵哼了一声，便匆匆踏着小路回医馆去，琢磨着给绮涟配药送来。

(三)过失杀人

“夏公子去过那宅子？”钱阴忽然问道。

夏乾一时紧张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就在夏乾与钱阴对视之际，门外一阵喧闹。狄震拖着受伤的脚，推搡着家丁醉醺醺地进了屋子，大吼道：“我被狗咬了!”

好端端的宴席，被狄震一闹，顿时乱了套。钱阴脸色极差，伯叔面上也挂不住。厅堂一片混乱，好不容易才派人把狄震架走了，晚宴也没了意趣。

夏乾趁机把众人的表情看了个遍。最有趣的就是钱夫人与账房先生任品——从二人对视的样子，基本可以断定关系不简单。

“看来大家都爱去那屋子。”钱阴笑了笑。

夏乾赶紧解释道：“我是今日赏花误入园中，被帮管家看见，带了回来。狄大哥是如何进去的？”

钱阴没吭声，管家也没言语。

夏乾自讨了个没趣，灰溜溜坐下。

柳三戳了夏乾一下：“夏小爷，你猜，屋里关着啥？有狗守着，估计是钱阴的宝贝？”

夏乾无心理他，自饮几杯，又看看周遭的人。

酒桌恢复了方才的气氛，而钱夫人则带着韩姜去了旁侧，估计还是私下喝桂花酒之类。

韩姜哪里用得着喝桂花酒？夏乾摇摇头，觉得她少喝点也好。酒桌上的酒是真正的好酒，入口香醇、入喉甘甜、入胃温暖，但……上头。

很快，席间众人都带了几分醉意。夏乾最先站起来，慢吞吞地走出院门，走过石子小路，想在石头凳子上坐着吹吹风。

然而他刚坐下不久，却被人叫住了。

“夏公子可有空？我有事要说。”帮管家慢慢地走了过来，皱着眉头，声音苍老而沙哑。

夏乾摆了摆手，显然是醉了，“我不跟你家老爷做生意，我什么也不

懂——”

“不是生意的事，是韩姑娘的事。”帮管家的脸在树影下，显得更加阴沉了，“韩姑娘的事，老爷本想不做追究。可是她今日恶语相向，竟然出言威胁。”

夏乾听得稀里糊涂，酒却醒了一半。

“韩姜怎么啦？”

帮管家继续道：“昨日夜里，老爷丢了东西，正想报官去找。谁知……在这不久之后，竟然在钱家当铺里发现了赃物。”

夏乾一头雾水，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那个叫韩姜的姑娘偷了老爷的东西。”

帮管家以为夏乾会震惊，会反驳。可是夏乾出乎意料地愣住，随即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韩姜？重名了？不是她，不是她!”夏乾摆了摆手，“我去偷，她都不可能去偷。”

帮管家脸一阵红一阵白，“证据确凿，夏公子怎能不信？”

“我就是不信!”夏乾摇头，“你们可有证据？”

他那一句“不信”，铿锵有力。帮管家摇摇头道：“不管你信与不信，我都要跟你说一声。东西值五十两黄金，这事，私了最好；若是不成，就只能报官。韩姑娘被人识破，居然咒骂老爷，还要动手呢。”

夏乾站了起来，摇摇晃晃地走到了帮管家面前。看着管家浑浊的双目和抿成一线的嘴巴，夏乾不屑道：“她从今年正月就认识我了。为什么从来不偷我的钱，去偷你们的钱？偷完了还拿去你家当铺典当？更何况才五十两，若是我家丢了这么点钱，我爹是不会来兴师问罪的。”他瞥了帮管家一眼，又道，“钱老爷如此大张旗鼓，谁知道你们这是要做什么。”

帮管家万万没想到夏乾敢这么说话，顿时涨红了脸。

夏乾接着道："这事我还是要问钱老爷和韩姜的。何况若是真有问题，我赔他钱便是。"

帮管家闻言，眉头居然舒展了。

"我家老爷日日沐浴，只是今日浴房水不热，就没有进去，只怕眼下正在跟慕容公子说话呢。"

夏乾心想，那慕容蓉也真是倒霉，被钱阴揪住不放。夏乾站起来，同帮管家一起走到厅堂正门，却见钱夫人站在一边。她见了夏乾，便走了过来。

夏乾看见狄震和柳三都醉倒在厅堂，就问钱夫人："韩姜呢？"

钱夫人似是有难言之隐，犹豫片刻才道："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夏公子，韩姑娘她喝醉回房间了。她——"

"她怎么了？"

"我不知道之前发生何事，她只说，老爷若想顾及性命，就不要报官。"钱夫人面露难色，"她还从腰间包袱中掏出长刀威胁我。我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也不清楚她与老爷之间有何过节，只求夏公子问个清楚。"

夏乾彻底愣住了。

"刀？"

钱夫人点头，"她腰间的确有一把刀，还不像普通的刀，好像……能折叠。"

帮管家看着夏乾，钱夫人也看着他。

夏乾皱了皱眉，摇头道："她不是这样的人。"

语毕，他就走到院中老树下，坐在石凳上发呆。钱府家丁甚少，钱老爷不喜欢别人伺候。过了戌时之后，只剩下几个看管内院大门的人了，院中只有夏乾自己。

树上与亭台角落都挂着灯笼，朦胧的光线将院子也照得朦胧。夏风吹来，带来一丝暑气。夏乾揉揉脑袋，这才觉得有些头晕发热。

韩姜……

他傻愣愣地抬头看看月亮，突然间，他看到了什么——

月光下，有人站在屋顶上，身形像是个女人。她头发扎成一束，穿着青黑的衣衫，手中握着一柄长刀，紧接着快速跳下屋顶，消失不见了。

夏乾傻了眼。长刀在月光下闪着白光，上面似乎沾着什么液体。

是血吗？他是喝醉看错了吗？

可是那个屋顶上的女人……好像是韩姜。

(四)一人消失一人亡

易厢泉怀抱吹雪，独自一人行了几里路，先骑驴，后行走。他清晨出吴府，路上又吃了饭，喝了茶水，但是到达驿站时，却已经是晚霞满天，太阳西沉了。

他数了数钱，眉头一皱，雇马车前行怕是不可能了。若是雇驴车，如何追得上夏乾？他们如今到了哪里？

青衣奇盗、杀手无面、猜画的幕后人……

易厢泉有些担心了。

他抬眼瞧了瞧驿站，却发觉有些奇怪。小小驿站，地处荒郊，本来客人不多。可如今，一群家丁打扮的人物聚集在此，吵吵嚷嚷，问东问西。直到几人忽然看到了易厢泉，这才停止说话。

原本热闹的驿站，一片安静。

易厢泉面无表情，安然站立，实则冷汗直冒。

“就是他!易公子，易厢泉!”

几名家丁冲了上来，将易厢泉堵了个严严实实，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，将易厢泉推上了一旁的马车。随后，家丁居然骑马归去——马匹是稀罕物，北方战场尚且稀缺，而家丁居然每人一匹。吹雪被这片混乱弄

得大叫，狠狠地挠了易厢泉的手臂一下。

易厢泉在一片混乱中被扔到了车上，随车一路向东，返回汴京城郊。

土路颠簸，易厢泉在马车上摇摇晃晃，这才慢慢理清思路，回忆方才家丁说了什么。

他们说，绮涟出事了。

易厢泉想再问些问题，可是这群家丁只顾着策马回京，根本没有与他多谈什么。这一路行进了一个多时辰，就让易厢泉的一日步行全都打了水漂。

夜幕降临，月光照在汴京城郊的小路上。六月的树林刚刚有了些许蝉鸣，可是马车太快，易厢泉听不见蝉鸣，只听见耳畔风声作响。

天微热，他也热，易厢泉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内心的不安。

绮涟出事了？

易厢泉扶住额头。自己不过离开一日，为什么会出事？

不可能出事。吴府的防备措施这么好，绮涟身处严密的保护之下，若要取走她的性命，比登天还难。死于水……好好的一个小姑娘，怎会说死就死？

马车一路狂奔，易厢泉有些晕眩。片刻，待他双脚落地，眼前就是吴府京郊宅院。

里面灯光一片，似是所有家丁都出动了，提着灯笼在寻找什么。易厢泉有些晕车，但他忍了忍，大踏步走了进去。哪知他刚刚进门，却被一阵乱骂。

“易厢泉，你还知道回来!”

“若不是你走了，小姐怎能出事？”

“你怎么负责？”

丫鬟、家丁、管事——但凡能想到的下人，都打着灯笼站在那里。而易厢泉站在门口，没有说一句话。他不顾旁人的咒骂，只是一路向前走，想去找管事的唐婶或吴家人。他只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可是他忍不住了。

易厢泉退后几步，到了假山花池边，一下子呕吐出来。

他今日走得太久，坐车也晕了。可是让他身体不适的原因不单单是这些。

易厢泉第一次感到害怕，这种害怕之中还藏着深深的自责。他费力站起身，却有人递过来一条手帕。

孙洵拿着手帕，站在吴府的花池子边上，身后是吴府的大宅和数十个明晃晃的灯笼。

易厢泉愣了一下，接过帕子，轻轻擦了擦嘴角。

“你还知道回来？坐马车晕了？你就不是富贵命，就应该把胃都吐出来。”

易厢泉将帕子叠好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好久不见了。”

孙洵轻轻别过头去，“没想到在这里见到。”

“吴府出了什么事？”

孙洵微怔，抿了抿嘴，“绮涟小姐——”

她话未说完，却听到远处有丫鬟尖叫。一群人吵嚷着奔向后院，易厢泉、孙洵二人也跟随过去。后院灯火通明，数十人围在一座稍显破落的房子边上。灯火照射之下，屋子的门被推开，房梁上悬着个人。

“是梁伯呀!”

“放他下来!愣着干什么？”孙洵先叫了一声，立即上前。胆大的家丁立即将梁伯放下。孙洵探了探脉搏，抬头看着易厢泉，摇了摇脑袋，轻

叹："早就死了。需要请仵作来确定死亡时间。"

"报官去吧。"

易厢泉只说了几个字，立即上前查探。

可是，丫鬟、家丁，一个准备动身的人都没有。

孙洵抱着梁伯的尸体，带着怒意："怎么都站着不动？让你们去报官!"

几名下人窃窃私语："看这情形，应当是自尽。"

梁伯脖颈上缠着白绫，身上穿着新衣，一尘不染，一旁还有倒地的小凳子。

易厢泉看向四周，沉默不语。孙洵一下子站起，走上前去，"事有蹊跷，是不是自尽，那也应该等官府来定。"

小厮低声道："老爷下过命令，吴府是不能让外人进的。小姐丢了，我们也是只让官府的人在外面寻。我们得当好这个差事。先禀报老爷，老爷说能请人进府，再请人进府。"

孙洵直接道："不想让官差进府，也行，你们可以把尸体抬去衙门。人死了，不能在这里摆着。"语毕，狠狠瞪了众人一眼。家丁见状，只得把梁伯尸体抬走。孙洵擦了擦手，站起身来，示意易厢泉跟她去后院。

浴室位于吴府南角，毗邻绮涟闺房。一般人家小姐喜欢用澡盆，在房间里泡。而绮涟很爱洗浴，这间浴室也是为绮涟而建，澡盆是大理石所制，巨大无比。绮涟身子不好，每逢沐浴之时，总会在浴池中撒满花瓣，以凝神安息，调理身体。

浴室旁边是炉房，专门烧水用。

除了早早储备好的饮用水，吴府唯一能接触到水的地方就是浴室。

易厢泉突然萌生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孙洵带着他来到浴室前，伸手推开了大门——

里面空无一人。

孙洵叹气道："就是你所看到的这样。今日中午，绮涟沐浴，她一直都是自己洗澡、锁门，不让人服侍。可是今日足足泡了两个时辰还不出来。"

易厢泉走了进去。巨大的大理石浴池泛着微光，里面的水位不高，撒满花瓣，早已不冒热气。

整个屋子没有窗户，只有顶上一些排气的口，小得不能再小，只允许手掌通入。

孙洵站在门口，声音有些无奈，有些疑惑。

"两个时辰之后，绮涟不见了。"

"浴房是密闭的？"

"密闭的。"

孙洵的声音在空旷的浴室里回响。

易厢泉缓缓闭起了眼睛。

(五)浴房

屋顶上的身影突然消失了。

夏乾酒醒了一半，想要追上去。他绕过钱府的别院，绕过富丽堂皇的屋子和亭廊，却砰的一下撞上了什么人。

"夏公子为何如此惊慌？"

夏乾抬眼一看，是慕容蓉与钱阴。此地正是书房门口，二人估计是刚刚谈论完毕，出了门来。

"你们可曾见到韩姜？"

钱阴与慕容蓉面面相觑，只是摇头。

夏乾绕过二人，直奔影子消失处。也许是他喝醉了，但……

他什么也没说，便朝后院跑去了。跑了片刻，他终于到了南边小院的树下。

他看见了韩姜。

她还是穿着那一身青黑衣裳，带着酒气，倚靠在一棵桂花树下睡着了。月光洒在她的脸上，温和恬静。

夏乾的眉头舒展了，觉得自己多虑了。

他蹲了下去，想把她叫醒，让她回房去睡。可是当夏乾推了韩姜一下之后，哐当一声，一个东西掉了下来。

这是一柄有一人多高的长刀，在月下泛着白光，刀刃上全是血迹。

浓重的血腥味入了鼻孔，夏乾的脸唰的一下变了。他仔细瞧了瞧韩姜的身上，这才发现她青黑衣服上也蹭上了大块血迹，只是不甚明显。

“韩姜，快醒醒!”

夏乾的脸色发白，呼喊着韩姜的名字。韩姜没醒，这动静却唤来了慕容蓉与钱阴。他们挑着灯笼来此，在灯笼的微光下，诧异地看着眼前这一幕——

韩姜倚靠着桂树，睡得很沉。她的脸上、身上都是血迹，手边还握着一把长刀。

夏乾的酒全醒了。他晃了晃韩姜的肩膀，见她没有反应，扭头冲慕容蓉喊道：“叫郎中来!”

慕容蓉也是脸色苍白，猛地蹲下，探了探韩姜的气息，“不是她身上的血，她……好像睡着了。”

夏乾这才反应过来，血全都是蹭上的。他深深呼出一口气，却又感到浓重的恐惧。

他犹豫一下，想把韩姜抱起。然而在此时，钱阴却阻止了他。

“夏公子，且慢。”钱阴提起灯笼，周围瞬间亮堂了些，“你看那边。”

夏乾顺着他的手看去：不远处有一间小屋，周遭的屋子全都熄了灯，可独独那间亮着。烟囱不住地往外吐着烟雾，浓烈而诡异地直奔夜色中去，像是屋子在低沉地呼气。

夏乾一愣：“那是……浴房？”

他与慕容蓉同时抬头看了一眼，二人的呼吸突然急促了起来。

浴房的窗户透出亮光，很亮很亮，亮到能看清窗户纸上的斑点。像是水洒的污垢，点状、不均匀，却溅了几尺高。

斑点透着红色。

“来人!”钱阴大喝一声，快步上前推门，却没有推开。

钱府分为内院和外院。钱老爷向来只让亲近的人服侍。到了夜晚，仆人都分散在外院。他这一喊，帮管家赶紧跑来了，紧随其后的则是狄震。片刻之后，除了柳三，人都到了——他还烂醉在厅堂。

钱夫人先是看了韩姜一眼，继而看向窗户上的血迹，再看了一眼钱阴，浑身发颤。

“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啊——”

夏乾完全懵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众人皆是一脸吃惊。最先反应过来的人是狄震。

他一反醉态，立即上前大力推门，扭头问道：“谁在里面？”

钱阴以他独有的低沉嗓音答道：“任品。”

“账房先生？”狄震挑眉，转而去细细瞧了瞧窗户的斑驳污点，低声道：“是血。”

他推了推窗户，没推开。此时，钱夫人脸色变得惨白，一下子扑到了门上。她挠着门，就像一只再也无法回家的绝望的猫，艳丽的指甲在门上划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印痕。

“是任品!是任品呀!为什么？为什么——”

她叫着，闹着，捶打着。狄震一把拽开她，先是踹了一脚门，怒道：“他娘的，从里面插上了!”

狄震啐了一口，一个转身，一脚踢烂了窗户。

明亮的光线瞬间照射到众人的眼睛里，随之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。

“统统后退!”狄震喊了一句，直接跃入了窗子。

除了钱夫人，其他人都一脸震惊地后退一步。钱夫人一下子就跟随狄震翻入窗子，木窗的钉子划破了她的罗裙，她却浑然不觉。在这短暂的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，所有人都沉默不语。夏花的清香夹杂着血腥的味道，不合时宜地弥漫在整个院子里，让人有些窒息。

就在此时，屋内传出一声尖叫。尖叫声饱含着惊恐与痛苦。不像是女人的尖叫，反而像是野兽痛苦的悲鸣。

那是钱夫人的声音。她连着怪叫几声，随即竟然疯狂地大笑起来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狄震大吼着，从窗户里跳出来。月光下，狄震浑身都是血，面目狰狞。“报官!赶紧让下人把夫人拉走!”

夏乾下意识地护住韩姜，其余几人则僵住不动。此时，浴房的门忽然一下被打开。里面的浓重白色雾气从老旧的门中逸散出来，飘入初夏的天空中。在黄色氤氲灯光照耀下，浴室门内鲜红一片。

钱夫人大笑着跪坐在浴室的地上，拖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。

“找郎中啊!快去找郎中啊!救他 !”

众人看过去，都吸了一口凉气。

钱夫人拖出来的人浑身赤裸，鲜血淋漓，却没有头。

钱夫人的脸没有血色，显得很是狰狞。在月光下，她拖着尸体爬了出来，在地上留下一道长长的、歪歪扭扭的血痕。待她把尸身拖出来，又爬回浴室去，捧了什么东西出来。

是任品的头。

在场的人无一不背过脸去。狄震瞪了帮管家一眼，怒道："等什么呢？"

帮管家怔了一下，立即跑出院子去叫人。

钱夫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还试图将滚落的头颅接在尸身上。狄震的目光则落到了尸体上，又落到了浴室里，最后……落到了韩姜身上。

这不是一个醉鬼的目光，是一个办案多年的捕快的凌厉眼神。

夏乾赶紧低头看了韩姜一眼。她安然地沉睡着，浑身是血，对目前的情况浑然不知。

狄震只是看了她一眼，默不作声地走回了浴室。

慕容蓉低声道："浴房是不是密闭的？"

众人各有所思，没人回答他。

(六)消失的人

"密闭的浴房……"

易厢泉站立于大理石浴池旁边，漠然地望着四周。浴房很大，可窗户却小得可怜，只做排气之用。再看大门，门闩很粗，却已经断了。

易厢泉看了一眼窗子，"绮涟进来之后就没出去？"

"不错。自从她进来之后，就有很多下人在外面候着，也是侍女破门而入才发现她失踪的。"

"绮涟沐浴时，门是从里面闩上的？"

"对。我号脉之后回医馆，抓了药才回的吴府。那时候绮涟已经在沐浴了。但她洗了很久都没出来，唐婶这才拼命敲门，呼喊片刻，见不对劲，就让人撞开门，谁知……绮涟消失了。"

易厢泉不言，伸出手去舀了一捧水，闻了闻，又尝了尝水的味道。

孙洵一惊："你这是做什么？"

“还有一点必须排除。”易厢泉头也不抬，“你去找两个瓶子来，装些浴池里的水，一份送往大理寺，另一份送往——”

他话未说完，却被孙洵打断了。她理了理头发，说道：“我是孙洵，不是夏乾，不负责跑腿。”

“……另一份送往南街王老先生那里。”易厢泉根本就没有理会她，“也许都无法测出来什么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应当去一趟。若是没有结果，还要再作他想。”

易厢泉只是看向四周，开始用手敲打墙壁，一边敲打，一边道：“找人把池水放干净。”

孙洵没动。

易厢泉看向她：“为了早点找到绮涟，你还是去一趟吧。”

“易厢泉，我们这么多年没见，你就毫无长进，还是这点本事？”孙洵看了看池子中的水，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这房间若是从内部闩上大门，就如同一个牢笼，一活人是根本无法出去的，故而你先要确定绮涟真的进了浴房，再确定她是否闩上了门。接着，你必须排除水没有问题。有些‘水’腐蚀性极高，可能会对尸骨有损害。”

易厢泉没有吭声。

孙洵接着道：“但这里的水没有异状，墙壁地板均无暗格，这些我早就查过了。那些将人泡得尸骨无存的‘水’多半是含酸的。可你再看浴池中的花瓣，并无褪色迹象。你以为天下就你聪明？若是闲着没事，就出去打灯笼找找——”

易厢泉闭起双眼，坐在了大理石池边上。

“自尽的人叫梁伯？他是不是浴房这里负责烧水的人？”

孙洵点头：“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”

“我猜的。”易厢泉睁眼，起身出去，“你去找两个瓶子来，装些浴池里的水，一份送往大理寺，另一份送往——”

孙洵叹气：“要我说多少遍？我都说了我不去。”

“那就找人去，”易厢泉很是平静，“水不酸，但略咸，应该有问题。”

说完，他径直走出去了。孙洵愣了一下，也跟出去，却发现院子里站了一屋子的人。

几乎是吴府上下所有的人。老仆人、小丫鬟、小厮——所有人都打着灯笼在院子里等着。他们中间站着一位年近四十的夫人，仪态端庄，衣着华丽。只是她双目微红，很是憔悴。

这肯定是吴夫人了。易厢泉简单行了个礼，没有说话。

“有线索吗？”她双目中含着一丝希望。

易厢泉摇头。

“好，好!我们信任你。”吴夫人立即变了脸色，神情有些可怖，“可是你呢？你走了!好啊!绮涟出事了!亏夏家举荐你，我们相信你。如今好了，怎么办？什么神通、神半仙？吴府被人咒了啊!你就是个骗子!”

她情绪不稳，却字字吐得清晰，伸出手来狠狠指着易厢泉。

孙洵想替易厢泉辩解，却忍了下去——

谁让他耐不住寂寞自己跑出去的，他的确有错。

吴夫人似是怒极，轻轻扶住了额头，双眼通红，“断子绝孙!断子绝孙!我家绮涟做错了什么呀？”

她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。唐婶在一旁不住地给她擦眼泪，而四下的仆人竟然都开始低声咒骂易厢泉。

“江湖骗子!”

“出事就会跑!”

“小姐没了，要他赔!”

那一系列言语分明没有任何逻辑，没有任何道理，却一窝蜂地向易厢泉砸来。他沉默良久，却是不愠不恼。孙洵了解易厢泉的个性，此时

此地，他还在思考这个事情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开口了："夫人，断子绝孙这件事并不存在，无稽之谈。"

他此话一出，众人安静了片刻。夫人也怔了一下，似是心头宽慰了一些。他们期待着，等待易厢泉的下一句话。

"但是，绮涟小姐不会无故消失，很有可能是人为所致。"

全场一片寂静。吴夫人沉默良久，瞪大眼睛，"你、你是说……"

易厢泉平静如水，"如若小姐性命不保，也是有可能的——"

他话没说完，唐婶一个箭步上去，拉住易厢泉的领子，大骂着，挥动拳头就要朝他打去。

场面顿时一片混乱，眼看那一拳就要打到易厢泉脸上了，门外却有小厮高声来报："夫人，衙门来信了!"

唐婶的拳头松了，退后一步搀住了吴夫人。而吴夫人一怔，双目涣散地问道："有绮涟的消息了？"

小厮瞅了瞅其他家丁。吴夫人明白了，便让所有的下人都散了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留下了易厢泉与孙洵。

"你说，什么事？"

小厮低声道："衙门来信，验了梁伯的尸体，确实是自杀。全身干净得很，衣服也是新的。只是……太干净了。"

吴夫人没反应过来，易厢泉问道："太干净？"

"仵作说，他在自杀之前……净了。"

四人都愣住了。

孙洵急忙问道："你是说，他是太监？"

"不是，"小厮脸色很难看，"梁伯在自尽前不久自宫了……死的时候穿了好几层裤子，发现尸体之时，血都干了。"

易厢泉僵硬地回过头。月下，浴房诡异而安静地卧在院子深处。

(七)关押入狱

这次事件很是怪异，一切都出乎他的意料。

夏乾站在浴房外面，从深夜站到黎明。天空却并未透出光来，反而乌云聚集，空气潮湿，似要下雨。

衙门来人将韩姜带走，又派遣了几个衙差驻守此处，闲人勿近。韩姜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乃至被抬去官府，都未醒来。狄震则黑着脸随官差去了衙门，估计要忙碌一夜。钱府一干人等如今都不能进出浴室，也都在厅堂等着，天亮之后要被带到衙门问话。

不远处的厢房里，钱夫人大哭、大笑、大吼，歇斯底里地叫了一夜。没人能完全听清她在叫什么，只知道钱阴进去了一趟，和她说了一些话，之后她就被送往城郊的旧宅子了。

但是，这都与夏乾无关。

他的酒也醒了，只想把这件事弄清楚。他坚信韩姜是清白的。回想今年正月在梦华楼的时候，易厢泉也遇到这种事，但他自己脱罪了。

可如今易厢泉不在，偌大的长安城便无人可依赖。

面对如今突发的事件，夏乾有些不知所措。他只是安静地站在浴室门外，想学着易厢泉的样子，静思一夜，理清思路。

不能着急，不能着急。易厢泉怎么做，他就要怎么做。

此事不是韩姜所为，而是有人故意诬陷。至于为何诬陷，不得而知。若想救韩姜，只得替她洗清冤屈，找到真凶。夏乾算了一下时日，若是证据确凿，只需十几日，韩姜就可能被处以极刑。

夏乾深吸一口气，闭目而思。眼下的情形都对韩姜不利。帮管家与钱夫人都能证明，韩姜偷窃钱财被发现，威胁钱阴，还和账房有过节。

怎么办？

干脆学易厢泉的办法，直接顺着这条思路想。若韩姜是凶手，钱老爷执意报官，韩姜很有可能喝醉后行凶——

不对，不对!死的不是钱老爷，是账房任品。可是，如果韩姜不是案犯呢？谁会杀任品？钱老爷。因为钱夫人红杏出墙，这个理由足够。

夏乾胡思乱想了一阵，觉得不对。

所有下人都在戌时退出了内院。事发时，钱老爷跟慕容蓉在一起；帮管家先是与自己在一起，随后去了厅堂；柳三、狄震和钱夫人一直都在厅堂，钱夫人曾经和韩姜独处过，之后回了厅堂。

有作案时间的只有三人：夏乾、韩姜、钱夫人。

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，夏乾只觉得浑身僵硬。隔着几道围墙，能听见钱夫人的喊叫声。那个女人在见了账房先生的尸体之后，死也不肯撒手，大喊大叫，最后被人抬下去，像是疯了。

不是她干的，也不是夏乾自己干的。

夏乾有些急了。怎么想来想去，凶手就是韩姜呢？

他僵硬地转过身去，一步步踏出钱府的院子。在钱府的门口，几个小厮议论纷纷，大多都在议论钱府的命案，并且对钱阴多少有些不满。夏乾还想听听，小厮们却慌忙住了嘴。

就在此时，狄震慢慢地迈进了钱府的大门。他刚刚从衙门回来，显然是一夜没睡，又一路淋雨，显得有些疲惫。见了夏乾，他却打起了精神，挥手笑道：“哟，夏小爷喜欢淋雨啊!”

夏乾沉着脸一言不发。

狄震见他不理人，就没再戏弄他，低声安慰道：“没定案呢，那姑娘倒是挺有骨气，不招。”

夏乾双眸微微颤抖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不招啊——”

“你们用刑了？”

狄震沉默片刻，犹豫道：“我走的时候，还没用刑。”

夏乾有点急了，“你能救她吗？”

“夏小爷，你跟她不就是认识几个月的朋友？你就这么确定她是清白的？”

六月的雨就像温润的人，下得并不狂躁。这两个人站在门口淋了一会儿雨，都清醒了不少。

夏乾低下头去，慢慢说道：“她有没有罪，我不知道。我的确只认识她几个月，但我就是觉得……就是觉得……”

狄震闻言，干笑两声：“认识几个月，你还敢求我救人？不好意思，夏小爷，你找错人了。”

狄震冲他摆摆手，直接绕过去。

夏乾一把拉住他，“没有挽回的余地？”

狄震就像躲耗子一样躲开他，“刚开始查，你着什么急？”

“如果韩姜真的是被冤枉的呢？每迟一日，韩姜就要受一日苦；每晚一天，坏人便少坐一天牢。就像杀手无面，杀了人却逃之夭夭。这些杀人的恶事也许成了谈资，但总有人在日日苦等，等那些恶人被绳之以法，而且一等就是十余年。若是抓不住恶人，怎么给那些人一个交代呢？”

夏乾站在雨里，他的身后是一片树林。绿色的叶子被雨水浇得更加碧绿，身后的天空却是灰蒙蒙的，根本看不见日头。

不知怎的，狄震忽然想起了十二年前的安隐寺。他赶紧甩了甩头，笑道：“夏小爷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么多大道理？”

“是易厢泉和我说的。你找杀手无面这么多年，这道理应该比我更清楚。”夏乾看着狄震，恳求道：“狄大哥，你就帮帮忙，我和你一起查。韩姜绝对不是穷凶极恶的人!”

狄震苦笑道：“说不定她连名字都是假的——”

夏乾摇头：“正月的时候，我们在渡河时遇险，她不顾自己的安危把冰舟留给我。虽然我不清楚是为何，但……”

狄震挑了挑眉毛。

“我只希望你们别误判。若查出真相，当真是她所为，也应酌情考虑犯案缘由。到那时——”夏乾的声音沉了下去，“公事公办!”

狄震笑道：“看你正儿八经的，这是教我怎么办案呢？”

狄震这是有意嘲讽。他本以为以夏乾的性子，会生气地反驳几句。但夏乾只是低下头去，有些伤心和不知所措。

狄震心软了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放心，这案子疑点多，不会瞎判的。如果韩姜不是凶手，昨夜你看到屋顶上的人影是谁？”

“是……真凶？”

“她的衣着和武器与韩姜一样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是男是女？脸也看不清？”

“不清楚男女，看不清脸。”

狄震点头，“你看到屋顶人影，之后再奔跑到浴房前，整个时间是很短的。如果把韩姜的衣服扒下来再穿上，恐怕来不及。”

夏乾心里咯噔一下：“你是说，那个人影就是——”

“不一定。等韩姑娘提审结束，最好去找她问个清楚。如今，我们先去现场转悠几圈。如果真的有人假冒韩姑娘，多少会留下一些线索。”

闻言，夏乾赶紧转身要去附近“巡视”，却被狄震一把拉住了。

“你别急，我们先弄条狗来。”狄震仰头，看看阴沉的天空，“要是不下雨就好了，味太重，狗鼻子都未必灵。”

第三章 心有灵犀

(一)“糖葫芦”

“我们先找一条狗来。只要不下雨，一切都好说。”易厢泉当着几个女人的面，慢吞吞说了这么一句，也不知在想什么。

吴夫人、唐婶和孙洵明明在讨论“净身”的问题，却被易厢泉胡乱地打断了。

三人愣了一下，但三人都没有理他。

吴夫人有些焦虑，“绮涟找不到，你说，会不会是——”

“是梁伯带走了小姐，一定是!”唐婶双手紧紧地搓着，“这个死老头!他一定是把小姐带出府去了，可怜的小姐，说不定是在乡下哪个地方关着!”

孙洵相对镇定得多。她犹豫了一下，提出了一个几个人拼命回避的疑问：“夫人、唐婶，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……梁伯是被绮涟给……”

两位妇人瞪大了眼睛。

吴夫人的脸色变得惨白：“怎么可能，梁伯少说也有五十岁了，绮涟才满十岁!你……你不要胡说——”

孙洵摇头，“不排除这种可能。”

孙洵说话很少遮遮掩掩，但是她道出了所有人都最不想听到的事。

唐婶竟然呜呜哭泣起来，“孙郎中，你说怎么办，怎么办？”

“一切都不能确定。我去一趟梁伯的房间，看看有没有刀子之类的东西。至于绮涟……派下人出门继续找。”

孙洵语毕，冲二人点了点头，便走去后院。她走了几步，才回头看了一眼，这才发现易厢泉没了。

易厢泉也许是走了。

她摇摇头，仿佛要把最后一点伤感尽数晃掉，便急匆匆地迈着步子去了后院屋中。

梁伯的屋子在阴暗的角落，潮湿破败。下人都是几人住一屋，但大家嫌弃梁伯，他自己就住一屋。因为是自尽，白绫和椅子还在屋中，官府的人没到，下人们也不敢靠近。

孙洵点燃了灯，屋子总算亮了一些。她本是郎中，又不信鬼神，但看这阴森森的屋子，心里还是有些紧张。

孙洵深吸一口气，嘲笑了自己一下，又抬起头，开始在屋内翻找起来。整个屋子非常空旷，除去破旧家具，几乎没有什么其他东西。

孙洵皱了皱眉头，这个老头子是个和尚吗？什么都不用，连花草都不养。

不对，他好像是花匠，养花草的。孙洵叹了口气，继续翻找，终于在柜子中，找到了一只小小的匣子。

匣子很精美，穷人家应当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若是用这种匣子装的东西，应该就是最贵重的东西了。

孙洵脾气直、性子急，她没作他想，就把盒子打开了——

里面有一把沾血的刀。至于刀子旁边是什么东西，孙洵猝不及防地看到了。她立即扭过头去，啪的一声关上盒子，将盒子远远地放在桌案上。

她平静了片刻，又低头思忖，决定过一会儿把盒子送去官府。但看如今的情形，梁伯应该就是先自宫，然后把割下的东西装进了匣子，之后自尽了。

孙洵第一次遇见这种事，有些想不通。

东边的天空透着微红，看起来，今日是个好天，无风无雨。孙洵出了屋子，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。空气微热，夹杂着花香与草香。忙了一夜，她如今只想好好睡一觉，只希望绮涟能够平安无事。

大部分下人都出去找人了，只留下几个守着院子。吴府空荡荡的，很是安静。

不远处传来几声犬吠。

孙洵疑惑，突然，她想起了什么。

“……我们先找一条狗来。只要不下雨，一切都好说……”

孙洵一个激灵，她快速地冲到吴府正门口，只见一人一犬立于清晨薄薄的水汽中。人穿着白色衣衫，犬也是白毛。

“你不是走了吗？”孙洵看着易厢泉，内心竟然有些高兴，却并未在脸上表现出来，“你不是带着吹雪吗？”

易厢泉摸了摸狗头：“方才出门去，就把吹雪放到别家寄养了。它虽然聪明懂事，有时候挺能帮忙的，但眼下，狗更管用。”

语毕，他竟然蹲下，摸摸狗白色的、毛茸茸的脑袋，“对不对，糖葫芦？”

“糖葫芦？”孙洵问了一句，狗立刻咧嘴朝她吐着舌头。

易厢泉却又一脸认真，“这是万冲的狗。糖葫芦这名字，据说是他侄女随便起的。奈何此狗只认此名，万冲唤了其他的‘捕风’‘捉影’之类，它都不应。”

孙洵站在一边，没有说话。

“这狗是衙门在养的，训练有素，所以——”

孙洵抬头道：“我不管你是丢了吹雪，改养这个‘糖葫芦’，还是……”

易厢泉一脸坦然，“我没把吹雪弄丢，放夏家了。”

“好，好!”孙洵疲惫地点头，“你要愿意，你就带着它出去找。我受不了这些动物的毛屑。”

“我看你挺喜欢吹雪的。”

孙洵嫌弃地摆摆手。

易厢泉没有再问什么，只是和看门人打了招呼，牵着狗进了吴府。

糖葫芦晃着尾巴，闻了闻绮涟的随身物品，之后一直往院子里冲。易厢泉不语，只是牵着绳索，从正屋到侧屋，从里屋到外屋，一一走过。他无视下人们不屑的目光，对他们的窃窃私语也是充耳不闻。

今日是个艳阳天，太阳火辣辣的，空气中已然弥漫着夏季的味道。

糖葫芦在一片低矮的草丛里停下了。这里很是隐蔽，但不远处就是绮涟失踪的浴室。它嗅了一阵，突然开始一阵狂吠。

易厢泉弯腰看了看，发现一双脚印。前几日的泥土是湿润的，但是如今干涸了，这个脚印恰好留了下来。再一细看，脚印应该是男子的，但个子不高。旁边还有两个圆印，这个男子是挑着担子过来的。

易厢泉俯身细看，当他离地面很近时，突然哭笑不得："糖葫芦，这是个运酒的人。你只是闻到了酒味，我们找的不是这个。"

糖葫芦吐着舌头，好像在咧嘴笑。

易厢泉摸了摸它的脑袋，又将它牵走了。一人一狗在院子里行走，糖葫芦又在后院瞎转，扒出来几坛埋在树下的女儿红。易厢泉很是无奈，但只得继续牵着狗走。他们走过吴夫人的房间，里面都是供奉的佛像。又去了唐婶的屋子，里面摆放着自己腌制的酱菜，还有几坛子酒。直到糖葫芦走到桃花树下停住了。它闻了闻树根，开始用它的爪子在地上刨土。

"这次又是什么——"易厢泉刚想笑，却突然一滞。

糖葫芦已经扒出来一些散乱的头发。

此时已经是中午，太阳照得人有些恍惚。易厢泉也晃了一下神，慢慢上前，用手去扒开地上的泥土。泥土松软，几下就被扒开了。

一张小巧而苍白的脸从泥土中露了出来。

(二)账房先生

夏乾沉着脸。他一夜没睡，忧心忡忡。而狄震则晃晃悠悠地走在前方，手里牵着一条棕黄大犬。

大犬是狄震从衙门借来的，体形很大，二人从清晨开始就被这条狗牵着，如今走过了大半个府院，也说不清是人牵狗还是狗牵人。

“我说，夏小爷，别抱太大希望。天空下雨，狗鼻子不好使。”

夏乾有些累了。他揉揉眼睛，强打精神问道：“你在找血衣？”

“对，衙门最好的狗被我带出来了。过一会儿，衙门会接着派人在府院周围搜索。不过，人数嘛，”狄震摸了摸下巴，“夏小爷，我说多了你别嫌难听。邪了门了，衙门的所有人都认定是那个韩姑娘干的。人证物证都在，证人还不止一个——”

夏乾忽然拉住了他。

“狗好像想往那边去。”

他指了指后院。狄震一看，的确，这只棕黄大犬好像一直想往后院跑，拉都拉不住。

狄震冷哼一声，“我昨日瞅着后院古怪，就进去瞅瞅，谁知道被恶犬咬了，希望不要得病才好。哎哟，这狗真要进去，它是想去打架？”

狄震使劲拉住狗，夏乾则率先往里走去。

“你走这么快做什么，容易被咬!”

夏乾哦了一声，赶紧停下脚步。他原本习惯于跟在易厢泉后面办事，如今却像跟班换了主人，有些不习惯。

狄震谨慎地探了探头，看到了两只恶犬。不知是什么犬种，黑毛油亮，凶恶异常。狄震回身将棕黄大犬拴住，避免它们撕咬。而夏乾也上前探头，却突然看清楚了。

“狄大哥，你看，它们嘴边……”

狄震这才愣住。恶犬嘴边是沾着泥土的衣裳，青黑色，破烂不堪。

夏乾撸起袖子，准备上去抢。

“你疯了!那狗咬人!”狄震大喝一声，可见他真的是被咬怕了。而夏

乾从桃树上折了一根粗壮的枝干，好像要上前去和恶犬搏斗。

恶犬狂吠起来，狄震赶紧撒开绳索，棕黄大犬蹿了出去。

“夏小爷，躲开!”

夏乾往后一跳，棕黄犬立即扑上前去，三只犬斗成一团，狂吠不止。夏乾匆忙捡了掉在地上的衣服，二人跑到柳树底下。

“你真是不要命了!”

夏乾气喘吁吁，将衣服递过去，“能看出什么来？”

狄震皱了皱眉头，“挺脏。”

夏乾有点没好气，“这还用你说!”

“泥里扒出来的，”狄震用鼻子闻闻，“这倒是挺有意思的。后院距离浴房不远，距离夏小爷你当日醉酒之处也不远。我看过钱府地图，三点直线，那个假的韩姑娘应该是能跑到这里没错。那两只黑狗鼻子挺灵，总能从土里扒出怪东西……等等!”

狄震一拍大腿，瞪眼道：“回去!”

夏乾一愣，“回哪儿去？”

狄震唾骂一声，顾不得夏乾自行折回了桃园院子。院中，犬吠声已止，进门才见三只犬已经奄奄一息。

狄震脸色铁青，捶了一下墙面。

夏乾跟在狄震后面，不明所以地进了院子。若换作易厢泉在此，定要安然站立，双目紧闭，微微蹙眉，不吐一言了。

“真他娘的晦气!”狄震低头骂了一句，“都怪我方才太过冲动，放了狗，”狄震叉着腰，红着眼，“衣上有土，是被人埋入院中的。”

语毕，他向院子里走了几步，见树下的确有一小坑，而在不远处的墙角，有个洞。狄震看了看，皱了皱眉头。

“瞅见了吗？夏小爷，这下只怕更难办了。若我猜得不错，你看到的

韩姑娘是假的。假的韩姑娘一路奔跑至此，将假衣服匆匆回埋到地下，随后离开。要么从这个洞爬出去，从内院到外院；要么折回内院。但是，都会衍生出一个问题……”

“狗没叫。”夏乾说道。

狄震点头，“这狗的叫声很大，可是当晚却没有。这又衍生了两种可能：一是狗被迷倒；二是，狗认识这个埋衣服的人。第一种可能性微乎其微，因为这两只狗在之前不久还生龙活虎地咬了我，刚才也生龙活虎地咬了这只棕犬。”

他走过去，踢了踢三只狗的尸体，又走到狗食盆子前，“这都得拿回去查查。”

夏乾点头：“若是第二种可能，那么……”

“让狗不叫，除非此人经常来喂食，能做到这点的人不多。但除了管家和下人，其他人只要早早准备，也可以做到。但我们不知道是何人，所以……”狄震哀伤地看了一眼地上的三只狗，“要是这两只恶犬活着，我们就可以将钱府的人一个个带到院子里，看它们不冲谁叫。这一下，没准儿能找到。”

夏乾一愣。

之前下过雨，地上的三只犬躺在泥泞里，全身是伤，毛发也沾染上了泥土和血块。三具尸体横在野地，也横在夏乾心头。

“夏小爷，你要不要回去睡一会儿？”狄震看了看夏乾的脸，见他眼眶乌青，精神也不好。

夏乾摇了摇头，揉揉眼睛，“没事。”

“我去一趟衙门，看看情况。你还是回去休息，在这儿也……”狄震想说“在这儿也帮不上忙”，但看夏乾那个样子，就改口了，“总之，有消息我会告诉你。”

“衙门官差多吗？”夏乾忽然问。

狄震警惕地看他一眼，“你做什么，想劫狱？”

夏乾急忙道："我不是……我没有!"

狄震狐疑地看着他，夏乾赶紧把目光偏过去，"只是怕你们忙不过来。"

"总之，别在捕快面前动歪心思。"狄震拿手指了指夏乾的鼻子，"老实回去等消息。"

夏乾没吭声，磨磨蹭蹭不肯走。

狄震叹了口气。根据几日的观察，他知道夏乾其实很容易冲动行事，看他的样子，真是铁了心要把韩姜弄出来。这可怎么办？这案子直接放到府衙去审，韩姜的罪是板上钉钉的，不论她是否招供，基本都能被直接宣判。

"会不会是钱阴干的？"夏乾问道。

狄震叹了一声，"这你可不能胡说。事发当时他可是跟慕容公子在一起，根本不可能抽身。"

"可内院只有伤心疯了的钱夫人有空杀人——"夏乾话至此，愣了一下，"狄大哥，你说，会不会是钱夫人干的？"

狄震沉默了一下，只是看向钱府院子深处，"你是说她杀了自己的奸夫？可我刚刚听郎中说，钱夫人是真的疯了，不是装的。"

"就是钱阴。"夏乾焦躁地走来走去，"就是他，就是他!"

夏乾现在头发蓬乱，胡言乱语，怎么劝也不肯回去休息。狄震嘀咕一句，打算自己溜走算了，却被夏乾一把拉住。

"凶器是什么？"

"韩姑娘的长刀。刀子锋利得很，切断了那个账房的脖子。"

夏乾蹙眉，"可我记得当时浴房的门是从里面闩上的，窗户也是锁死的。那账房……是怎么被杀的？"

"那浴房装得并不好，棚顶有洞，木板子搭着呢，一掀就行。根据血迹方向可判断，应该是有人上了屋顶，将长刀伸进去斩了账房的头。洞

不大，刀可伸进去，人进不去。账房当时躺在浴池之中泡澡，池外有枕，头直接枕在枕头上，再用毛巾盖住眼睛。此时有人登上屋顶，刀子伸进来，一刀毙命。”

夏乾闻言，脸微微抽动。

“这么大的力，是男人干的吧？”

狄震摇头：“男人的可能性大。但是习过武的，男女皆可。”

“钱阴就没有一点值得怀疑的地方吗？”

“问题就在这儿了。账房先生喝醉，是帮管家陪他去的浴房。随后账房先生进去自己闩的门，之后被杀，从头至尾钱阴都没怎么接触他。”

夏乾不死心，“会不会是帮凶？正好帮管家姓帮。”

狄震觉得有些可笑，“我姓狄，我难道是狄仁杰的后辈？夏小爷，帮管家要是杀人，他得等账房先生进去，之后再登上房顶，拿刀斩——”

“很可能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狄震摇头，“他送账房进去之后，就去找你谈话了。在这期间，账房应该没死。那时候窗户上不见血迹。”

夏乾一怔，“谁说的？”

“慕容蓉。”狄震叹了口气，“他跟钱阴进书房谈判之时经过浴房，没见窗上有血。”

夏乾很不喜欢他，如今更觉得他是扫把星了。

“先杀人，后溅血，难道不行？”

“你说的这些，我都想过。”狄震掏掏耳朵，打个哈欠，“血有可能是后来弄上的，换句话说，账房先生究竟是何时死去，根本不得而知。而那个‘假韩姑娘’的问题又解不开。但是……夏小爷，虽然疑点很多，可这案子真的难翻。”

天空早已下起蒙蒙细雨，整个府院似是笼罩在烟雾之中。水汽弥漫

在夏乾的身上，他觉得自己呼吸都有些困难。

狄震看着他的脸，别过头去，轻声道：“如今帮不上什么忙，不妨再等等消息，实在不行就算了吧。”

夏乾一怔。雨滴打在他的脸上，有些疼痛。

趁他出神，狄震想要悄悄溜走，却被夏乾一把拽住袖子。他红着眼睛，拉着狄震不放，“狄大哥——”

狄震没办法了，反而求他道：“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我肯定帮你破这个案子，行了吗？”

夏乾感激地点点头，“事成之后，报酬好商量。”

狄震重重地打了个哈欠：“先瞅瞅这里吧。”

夏乾朝园内看去。三条恶犬尸横门口，里面有一破旧的屋子。

狄震自顾自地走上前去，“我昨日就想看看。都说里面有钱阴的宝贝……哟!锁上了。”

夏乾也跟过去。只见乌色的木门上挂着一把大锁，将整个门牢牢闩住。夏乾看了狄震一眼，问道：“你也怀疑钱阴？”

狄震似是哼了一声，拔刀出来。“夏小爷退后。”

他砍了一下，并未砍断锁头。又转到窗户一边，打算砍烂木窗进去。

天空划过一道闪电，随即传来隆隆雷声，大雨点噼啪掉落。夏乾缩了缩肩膀。雨水早已将他的衣料浸湿，他觉得浑身发冷。

是淋湿的缘故吗？

夏乾觉得不对劲，淋湿也不可能这么冷。他退后几步，退到院子口，顿时感觉温暖了很多——原来是靠近这栋房子才觉得冷。

冷房子？夏乾眉头一皱，里面有冰？

轰隆一声，狄震破窗成功，一股寒气从窗户内部冒出，就像是做饭

之后冒出的烟雾。狄震暗骂一句，将窗户拽下来，丢在一旁。

夏乾赶紧上去，这才发现狄震为何谩骂。

窗户里面是大块的冰。它们将窗户死死堵住，寒气逼人。屋内漆黑一片，二人透过冰块看不见任何东西。

“要么找人拿钥匙，要么拆门。”

狄震点头，扬起刀。他不再是那副醉醺醺的样子，整个手臂孔武有力，夏乾这才觉得，眼前的人真的当了十几年的捕快，而且是江南地区最有名的捕快。

哐当几声，木门应声而落。刀入鞘，狄震搓了搓鼻子，率先进去了。夏乾犹豫一下，抱紧手臂，也跟着进去。

门口是块巨大的冰块。也不知钱阴从长安城的哪个地方运来这么大的冰块，又值多少钱，夏乾只是抱怨寒冷。前方有案台，案上有烛。而狄震在前，掏出了燧石，咔嚓几下，屋子里明亮起来。

夏乾这才看清屋内没有陈设，只有桌子和冰。

桌案上躺着一个女人，三四十岁，体态丰腴，身上盖着毯子。狄震上前掀了一下，皱着眉头。

“夏小爷敢看这种东西吗？不知死了多久了。”

夏乾有些诧异。他看了看四周的冰块，又看了看桌案上的女人：“她……她就是钱阴的宝贝？”

“看这脸，像是大夫人。因为与钱二夫人长得有几分像。”狄震掀开毯子，借着光亮看去。

突然，他号叫一声，一下将蜡烛丢在一侧。

夏乾赶紧上前急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别过来，夏小爷，我想吐。”狄震一脸惊恐，用女尸身上的毯子疯狂地擦手，“真晦气，沾上这种东西!钱阴真恶心!”

狄震开始骂人了。这是狄震骂得最狠的一次。然而他骂了半晌，夏乾也没明白到底怎么回事。

“夏小爷，你没成亲，你不懂吧？钱阴有这种癖好。”狄震平静了一下说，就跟他真的娶过老婆一样。

他指了指桌上的女尸，做了个呕吐的姿势。

夏乾愣了半天，好像明白了，也觉得有些恶心。

(三)裸尸

糖葫芦在一旁溜来溜去，看着众人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易厢泉蹲下，慢慢将泥土清出去，绮涟的尸身也露了出来。吴府的下人都围在这里，很快，夫人和唐婶都来了。人越围越多，他们聚集在后院，哭声、喊声不绝。易厢泉被推搡开了，只得和孙洵一起站在屋檐下，两个人只是站着，都没说话。

虽然是炎热的六月，可是绮涟的尸身并未腐烂。因为是埋在泥土中，隔绝了空气，身子竟然还异常白嫩。她从土里被扒出来之时，身上仅裹着一层白绫，而白绫之下若隐若现的，是女孩柔媚的、尚未发育完全的身体。

一个老人自宫上吊，一个少女的裸尸被挖出。吴府上下悲痛于绮涟的死亡，还悲痛于她死去的名节。绮涟死前的遭遇被埋在众人的哭声里，成了下人们不敢提的秘密。

人越来越多。糖葫芦待在一旁，好像被吓坏了，赶紧去找易厢泉。

孙洵好像是怕狗，低声道：“易厢泉，你让它离我远些。”

她声音有点哽咽。易厢泉微微侧过头去，这才看到了孙洵的侧脸。她双目中泛着红色，好像是刚刚哭过。

孙洵赶紧背过脸去，“你看什么，快把狗弄走。”

易厢泉默默地抱着狗走了，转身走进了梁伯的屋子，关了门，拽过梁伯上吊踩的椅子，直接坐了上去。

他看着房顶，默不作声。

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射入这个原本阴暗的屋子，空气中的尘埃飞舞跳动。阳光照在易厢泉的粗布白衫上，像是穿透了白衫，直击心房。门框粗糙，关不严实，院内的哭泣声清晰地传入屋来。

那些嘈杂的声音传入易厢泉的耳朵里，他捂住了耳朵。

他的耳边霎时变得安静了。那些哭骂声仿佛在瞬间消失了，但是一个小小的、稚嫩的声音却穿了过来，穿过耳朵，在他的脑中响彻不绝。

“六月细雨水中碎。青山翠，小雁飞。风卷春去，羞荷映朝晖……”

易厢泉赶紧松开耳朵，嘈杂的声音传了过来，但是在嘈杂之中，他仿佛还能听见绮涟的声音：

“大哥哥，下次来找你，你记得教我唱新的词，或者教我剪纸花!还有做木头风车!还要踢毽子……”

他放下手臂，觉得眼中很热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滴落下来。易厢泉木然了一会儿，院中仍然嘈杂不堪，但是他的心逐渐平静下来。

屋子里干净整洁。易厢泉终于稳定了心神，站起身来慢慢检查着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从柜子的角落到床铺底下，全都搜索了一遍。当他发现那个精致的小盒子，正准备打开时，孙洵推门而入，见此情景，喝止道：“不要打开，里面是梁伯的……”

后面的话她没说出口。

易厢泉还是打开了，端详了一会儿。孙洵背过脸去。

“还没送去官府？这种东西还是要快点送去，”易厢泉慢慢说，“否则会腐败。”

他盖上盒子，这才发觉不远处的角落里有一枚纸花。他拿起来看了看，是他自己做给绮涟的。

“地上是有血的。”孙洵说道。

易厢泉低头一看。的确，地上有血迹，但不明显，却可以看出从柜子这边延伸至房梁底下。易厢泉看看血迹，又到窗台前看着书案。

桌上有墨，有纸。而不少纸张铺在上面，也隐隐有墨迹。

易厢泉诧异，一个花匠，居然会舞文弄墨。他拽了第一张下来，细细看去，不由得一愣。纸张很厚，全铺在书案上，第一张纸上留有墨迹——梁伯曾经写过什么，故而墨印在了后几张纸上。

易厢泉刚想点灯，却见油灯亮起，孙洵已经把灯点燃了。

易厢泉将纸张呈现于灯下，仔细看着。

孙洵问道："能看清楚是什么字吗？"

"窗台上有鸽食，梁伯八成是写过信。"易厢泉蹙眉，"但是墨迹不清楚……好像是'清白''忠义'几个词。"

易厢泉沉思一会儿，又道："死前与人通信，那这封信的重要性不可忽视。吴府一连串事件的源头是官场之争。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斗，这才殃及吴大人的无辜儿女。而梁伯自尽，与绮涟之死脱不开干系。即便我最后真的查出绮涟的死法，知道事情真相，恐怕也只能查到梁伯头上，却很难找到幕后人的踪迹了。"

以前，夏乾在他身边时，问题总是很多。易厢泉说一句他问三句，弄得易厢泉一解释就是半日。

孙洵不同，易厢泉说一句，她明白三句。

"梁伯并不重要，他背后的人才重要。我们在明，幕后之人在暗。而且是与官场之争有关，定然是个大人物。"

他说完，看了看孙洵。孙洵明白他的意思，挑眉道："你要我去找万冲，查查梁伯的底细？"

"对。查查他的家乡，还有他什么时候来的京城。还有，托他去请京城最好的仵作过来。"

孙洵说道："其实，我方才进来就想告诉你，吴府的人怕小姐名节不保，因此不让请仵作。"

“名节肯定不保。”易厢泉说得很哀凉，声音也很轻。

“我上前看了尸体，多半是喘病发作，死于窒息。可是……她腿上，有鞭痕。”

易厢泉一愣。

孙洵继续道：“下人们都说……绮涟裸身而死，身上有鞭痕。是遭到虐待，再被……”

孙洵嘴巴虽毒，遇到这种事还是不太敢开口。而且她说得模模糊糊，也不清楚易厢泉这木头一样的人是否能听懂。

易厢泉沉思片刻，点头道：“的确有这种可能。”

“你……能明白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我又不像夏乾这么傻。”

孙洵没吭声。

易厢泉叹气，“我得看一眼尸体。”

孙洵眉头紧锁：“这事就这么结了？绮涟就这么死了？她——”

易厢泉走到门前，吱扭一声，一下子拉开了门。阳光照在他的衣衫上，也照进这间阴冷的房子。

“这事才刚开始。”

易厢泉转身走进院子，走进混乱的人群中。几名小厮见到了他，开始议论纷纷。

易厢泉看着眼前绮涟的尸体，眼眸微动，蹲下欲掀起她身上的白绫。

“你走开!”唐婶一声怒吼，狠狠地推开易厢泉。

吴夫人已经哭晕过去，被下人抬走了。如今唐婶像是母鸡护住小鸡一般挡在绮涟前。她力气很大，本以为自己能一把推开看似弱不禁风的易厢泉。但易厢泉只是躲开了，说道：“让我看看她的伤痕。”

易厢泉问得沉稳，说得理所当然。

唐婶生气道：“你这骗子，还想怎么样？小姐的身子，你说看就看？”

孙洵才从屋子里出来，听了这话，倒是皱了皱眉头，“若不是他，绮涟现在还躺在泥里呢，看看怎么了？你还想让你家小姐死得不明不白？”

唐婶哭得呼天抢地：“小姐的名节不能让他毁了——”

孙洵最讨厌这种咋咋呼呼的人，冷冷道：“绮涟死得冤，是不是完璧之身都未可知。这白绫显然与梁伯上吊是同一种布料，绮涟定然是——”

“你胡说!”唐婶气得发抖，“孙郎中，我敬你是名医，但你也不能污蔑小姐!”

“你们不请仵作，还想保留名节？汴京城都会传言小姐是被奸杀的。”

孙洵向来心直口快，当着众人的面，将那些大家不敢想、不敢提的事说了个底朝天。唐婶站起来欲与她争辩，然而在一旁的易厢泉，早已将绮涟的尸身检查了个遍。

“孙洵，你过来一下。”易厢泉掀着绫罗，撕下一块，“将这个送去衙门，给万冲。”

他的手举在半空良久，孙洵没有接过来，而是说道：“若是仵作不来，我就得帮着看看尸体。你还是找个下人去吧。”

易厢泉未等她说完，摇了摇头，直接将绫罗塞入袖中，又抬眼对唐婶道：“麻烦您去大理寺请一位姓万的……”

他话还未说完，唐婶冷哼一声。

没人帮他。

易厢泉缄默不语。他站起身来，看了一眼院中的各色人等。这些下人神色不一，却都对易厢泉投以鄙夷或怀疑的目光。这种目光与六月的阳光一同射在易厢泉身上，使得本身应该温暖的光变得有几分毒辣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易厢泉忽然有些想念夏乾，好像只有他会一直相信自己，虽然偶尔会满腹牢骚，却依然坚持跑腿。

他看了看阳光，觉得天气有些燥热。再等下去，尸体会腐败，所以动作要快。

他闭上双目，简单盘算了一下即将要做的、要调查的事。这些事太多，多到他一人根本无法完成。

就在易厢泉盘算之时，他的袖子被人拉住了，袖口一松，白色绫罗被人拿了出来。

“为了绮涟，我就跑一趟。”孙洵动作很麻利，语气也很生硬，“将这个送给那个姓万的，让他去找人检验白绫的质地、产地与销处；把你从浴室带出的水，也送去查；如若可以，找个仵作来，再找冰来保存尸体；随后派人去查找梁伯的身世——请问易大公子，可有遗漏？”

易厢泉感激地点头：“没有遗漏，就是这些。”

“行，”孙洵把绫罗收好，头也不抬，“你把案子破了，别让我白走这一趟。”

语毕，她扭头出了院子，走得有些趾高气扬。易厢泉很明白，这是孙洵与旁人不同的地方。她其实非常聪明，也是少数几个能知道易厢泉在想什么的人。

“等等，”易厢泉突然喊住了她，低声问道：“你觉得绮涟的死因是什么？”

孙洵的声音不似往常一样了，弱了下去：“看似是有外伤，我怀疑是喘病复发，救治不及时。”

“喘病为何复发？”

“原因很多，并不确定。但是浴室之中应当没有诱病之物，因为我也有喘病，但久在此地，并未觉得不适。”

易厢泉点了点头，便让她离去了。吴府的院子里少了孙洵的影子，独留易厢泉一个站在日光下，影子短到几乎看不见。

孙洵走后不久，吴夫人则被人搀扶着上前来。她双目通红，脸色惨白。她看着易厢泉，用枯瘦的手指挥舞一下，几名下人立即上前来，手中拿着一个小包袱。

她看了看易厢泉，面无表情。

“拿钱走人吧。”

包袱摊开，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。

吴夫人以为易厢泉会提问，会推辞，会恼怒。可是他都没有。

易厢泉只是淡淡地看了绮涟尸首一眼，并未言语，他的那张脸比吴夫人还要木然几分，只是冲她点了点头，竟然收了银子，转身走了。

吴夫人苍白的脸上第一次有了红晕，这是气的。她伸手不客气地指了指易厢泉，“我们待你不薄，我女儿是清白的，到死都是!你这个人，做人要有点德行，拿了银子，她的死相不许你出去说三道四!我们吴府遭人诅咒之事也不许外传!我们……”

她絮叨着，似是从僵死的状态活过来了一样，将所有的怨气都归结于易厢泉，那话语中带着刺，但那些刺是从心里生出来的悲哀与愤懑。几个孩子的接连死亡让她变得麻木，麻木的外表之下掩盖的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。

她说着说着，忽然又哭了。

吴府的人又乱了。易厢泉没说话，从院角牵了糖葫芦，直接走出了吴府。只有糖葫芦还偶尔回头不明所以地看一眼这个荒凉的院子。

正午的太阳倒是有几分热辣，而汴京城郊却长着些大树，能为行人遮阴蔽日。前几日下过雨的缘故，地上满是泥泞。易厢泉的白色衣摆已经沾上了泥点，可他依旧往前走着。

他走到驿站停下了，用手叩了叩门。

小厮探出了头，见是易厢泉，一歪嘴，“又是你？那日没钱买马，让你向西走几里去别的驿站瞅瞅，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
小厮的语气带着讥讽和不屑，易厢泉却不为所动，只是淡漠道：“可

有信鸽？”

“这是汴京城外最好的驿站，马好，鸽子好。你若没钱，那就向西去——”

“最好的信鸽飞得多快？”

小厮歪头思索：“一天一夜能飞到西域。怎么，你要送信？”语毕，他伸手将屋内的笼子提了出来，里面有只红嘴黑毛的信鸽，“长安以内五两，若要更远，要七两。若是没有急事，劝你别用这么贵的。”

小厮还在絮叨，易厢泉却一屁股坐到了旁边的青石凳上，看着太阳，摸了摸糖葫芦的脑袋。

小厮见他不理人，问道：“你这人真怪，问价不送信？”

“不知往哪儿送，不清楚对方的地址。”

“不就是没钱吗……”小厮翻个白眼，酸言一句，砰的一声关了门。

易厢泉不言，只是瞅了瞅吴夫人送来的一包银子，把银子踢到了一边。他唯一有些感慨的是，以前夏乾在他旁边，他一直没考虑过钱的问题。时至今日，他才记起自己是个穷人。

(四)知人知面不知心

“这些富人是不是有毛病!”狄震还在一通乱骂，拼命擦着手。夏乾有些幸灾乐祸，却突然觉得，如果是易厢泉在此，此时乱碰、擦手的应该就是自己了。夏乾赶紧摇头道：“这门被撞坏了，又该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”狄震啐了一口，“钱阴做这么恶心龌龊的事，还关门怕别人知道。我非要给他散播出去!”

“这里有个小抽屉。”夏乾斜眼看了一眼冰块后面，使劲把冰块挪开一点，趴在那里看，“有点黑，看不清楚，感觉里面是……书卷？”

狄震还在擦手，“这钱阴怎么想的？把这东西和尸体放一起。”

“都是钱阴的宝贝嘛，”夏乾又拉了几下抽屉，“会不会是钱阴的账本啊？可账本为什么放在这地方？前几日不都看过了吗？”

“撬开看看。”狄震刚想拔刀，话音未落，却突然一下子向后跳去。

狄震的动作迅猛，院子里的大树上偶有蝉鸣，而狄震的动作迅猛，声音却极轻，像一阵风一样向后吹去。他一个灵巧的回旋，从屋子后面拽出一个人来。

“柳三？”夏乾有些吃惊。

“夏小爷，你怎么一副要吃人的样子。”柳三被狄震揪着领子，显得更加可怜兮兮。狄震松开他，狠狠一推，柳三赶紧躲到夏乾身后。

夏乾心中明朗几分——柳三在跟踪他们。

他看了看狄震，以为狄震要开口问些什么。然而狄震很安静，他盯着柳三的脸，目光似利剑。可柳三斜斜地站着，像棉花，利剑无论如何都是刺不穿的。

良久，狄震才憋出一个字：“说。”

夏乾转过身来看着柳三，柳三则垂下头，“我最害怕捕快了，您可别吓我，我只是担心夏小爷。”

夏乾的眉头皱了皱。柳三抬头瞅了瞅他的脸，又补充道：“我也觉得韩姑娘冤。”

“所以就跟着我们？”狄震的声音低沉而喑哑，透着隐隐的怒气。

夏乾把柳三拉到一边，“狄震认真问你，你为何不认真答？”

“我认真答了，我就是觉得怪，觉得怪不行？我不愿意跟那个慕容蓉待在一起，不行？”柳三双手叉腰，带着几分怨气。他眉清目秀，说话绵软，如今这个样子，让人根本骂不下去。

可是狄震不吃这一套。他死死盯着柳三，刚要开口，却被柳三打断：“夏小爷，这门是你们弄坏的？”

夏乾点头：“锁开不开，就将门整个取下，我们进去的。”

柳三点头，指了指门，又指了指远处，“我觉得……”

狄震挑眉，冷冰冰地看着他。

柳三咽了口口水道：“浴室也是这样。”

“什么？”夏乾一愣。

柳三顺手一指远处的院子，“就是死了人的浴室。我昨日看了一眼，那门似乎是整个钉上的，钉子都是新的。我猜，会不会有人将整个门卸下，进去浴房，出来之后再将门钉上，这样门闩无恙，但人能……”

柳三话音未落，夏乾立即跑出院子。他知道柳三的话意味着什么。浴室密闭，这样只可能是账房先生自行进入洗浴，随后被杀。但如果正如柳三所言，有人将账房先生带入浴室，再出来将门封上，这样，帮管家的嫌疑会变大。

夏乾一直向前跑着，只为了确认浴室的门究竟是不是后来才被封的，全然没注意到狄震与柳三都没有跟他出来。

柳三见夏乾跑出去，也想跟出去的，却不料被狄震一把拉住。

天空灰蒙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息，而这样的空气会让初夏显得闷热，让人感到无法喘息的压抑。柳三低眸，唯唯诺诺，低声发问：“狄大哥，怎么了？”

狄震一直是半醉半醒地走路说话，而如今他却站立于院中，站得如同旁边的夏季梧桐一般挺拔。若不是因为他平日里像一只喝醉的鸭子，谁能注意到，他长了一张鹰一样的面孔。

他也有鹰一般的洞察力，还有十几年捕快的经验。

柳三在他面前，显得有些瘦弱。

“狄大哥，你别吓我——”

就在柳三说话之际，狄震出其不意地出拳。那一拳太快，快到无人看清，像是一只收不住翅的海东青冲向前方，旁人看不清影子，只能听见穿翅风声。

眨眼的工夫，柳三边号叫边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。他叫唤着，却被狄震一把拽住领子，怒喝道：“你小子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的大名叫柳……柳三风，”柳三半天才吐出一句完整句子，捂着肚子叫唤几声，“我是夏小爷的跟班。”

“你功夫是谁教的？”

“一开始是青峰赌场的老板桩子，后来是长春楼的阿六。大哥，不，大爷!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您可别打我!”

“为什么跟着我们？”

柳三汗如雨下，“您难道怀疑我是杀手无面？我不是啊，我跟夏小爷差不多大，哪有这么老——”

“呸，就你还杀手无面，你够格？别他娘岔开话题!”狄震又狠狠踹了他一脚，“不说？再不说，我让你彻底变成姑娘!”

柳三疼得不行，捂着肚子，犹犹豫豫地说：“有人……有人让我跟着夏小爷，随时汇报动态。”

狄震眉头一皱，“谁？”

“夏至，”柳三吞吞吐吐，“夏家的大管家夏至。他们根本就不放心夏小爷独自去西域，想让人跟着，夏小爷又不同意。后来夏至找到我，给了我不少钱，让我时不时地给夏宅写信报平安。我寻思这差事也没什么坏处……大哥，不，大爷!您可别跟夏小爷说呀，他拿我当哥们，我可——”

“谁有你这种哥们儿。夏小爷真是倒了八辈子霉，摊上你这么个龌龊奸细!”

柳三赶紧争辩：“我只是汇报动态，我又没害人，只是给父母报个平安而已，这是人之常情呀，我怎么龌龊了？”

狄震嫌恶地摆了摆手，示意他滚蛋。柳三撑起身体，暗叹一口气，跌跌撞撞地“滚”出了院子。

狄震看着他走出院子。泥土上还留着他的脚印，狄震低头看看，脚印清晰，走得很稳。狄震双目微眯，他知道，他这一拳又快又狠。而柳三被打，走路依然稳健，这样的武艺已属上乘。

难道柳三平时歪七扭八的样子是装出来的？

他暗叹一声，自己有要事在身，本已无心顾及其他，如今只愿夏小爷平安无事。

(五)幕后高手

从日出到日落，易厢泉一直牵着狗坐在驿站门前的大石上，任凭往来车马商人向他投来奇怪的目光。他想将绮涟之死弄清楚，奈何却线索过少。他暗叹一声，这案子架构简单，明明身处汴京，又非荒郊野岭，也并非连环凶杀，自己怎能破不了这种案子？

不应该，不应该。

他捋了捋狗毛，觉得是自己背负了悔意的缘故，这才影响了思考；抑或是夏乾不在，没什么人供他使唤；或是因为吴府人顾及名节，又不信任他……

这种小案，过了一日竟然无法破解，毫无进展。

死于水……

易厢泉摇摇头，觉得此事纯属无稽之谈，诅咒之论，更是危言耸听。

然而，他突然有一种想法——

这个案子会不会是被人设计好的？的确，死于水，定然是设计好的。他平日所见案子，多半是临时起意而杀人，又因巧合而谜团重重，故而无法破解；或是罪犯急于摆脱罪责，故弄玄虚；或是蓄谋已久，设计了免脱罪责之法，多半是仇杀。

绮涟之死并非以上所述。

易厢泉揉了揉额头。绮涟之死涉及她父亲的权力纷争，显然是位高权重之人所做。何况又有梁伯这么个“替死鬼”，再查也查不到真凶头上。用绮涟之死来威胁吴家，让吴大人退隐朝堂，处江湖之远。

这个案子是为杀而杀，是不带情感的诡计。

易厢泉突然觉得，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——他轻敌了。这不是一般的案子，逼梁伯自杀的那人是真凶，他的背后也一定有高人，而且是一个忍心杀掉无辜女孩只为权力纷争的疯子。

案子的犯案手法未知，梁伯的行为很是古怪。但除去这两点，此案有因、有果、有替死鬼，架构简单，证据确凿，不留一丝痕迹。而且，简单到能让易厢泉大意轻敌，并且一点破绽都没有。

若是犯罪也有等级，这个从头至尾不曾露面的犯罪者才是绝顶高手。

就在易厢泉沉思之际，糖葫芦突然开始冲着远方吠叫，高兴地摇着尾巴。只见孙洵与一老者正徒步走来。二人的步伐都很快，孙洵走得风风火火；老者居然也不甘落后，步履轻快。

“人我带来了，验吧。”孙洵指了指身边的老伯。

这老人看起来七八十了，牙全部掉光，却耳不聋眼不花，红光满面，大家都称其郭老，他是大理寺最厉害的仵作之一。郭老又谐音果老，有八仙之隐喻。郭老可称得上是阅尸无数。

他有几个怪癖：一是从不乘马车，只徒步，故而几乎一辈子没出过汴京城；二是很少讲话，更少说废话，总是笑而不语。

易厢泉行了礼，显然是认识他的。孙洵说道：“我将东西都送去了。水当时验出来了，并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有咸味，可能吴家有用盐洗澡的习惯。而汴京城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——吴绮涟并未逃过诅咒，从浴室被人弄出来奸杀致死。吴家上下都是满身晦气，定是吴大人做了伤天害理之事。”

“荒谬!”易厢泉的声音很冷，“刚刚过了一日，京城竟能传成这样。当然是有人故意散播消息，给宫里施压。吴大人如何了？”

孙洵摇头：“还在宫里。据说他今日得知消息，气急攻心，病倒在宫中，正在被太医救治。宫内也有传言说他不吉，正招人做法事。只怕吴大人这次仕途也会受影响。他正当辞官归乡的年纪，这一病，八成真的很难东山再起。”

易厢泉叹了口气。

孙洵一口气说完，疑惑地看着易厢泉，“案子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却是毫无线索，究竟是什么人能做出这种事来？为了所谓的争斗，能对孩子下手……”

易厢泉只是摇头，“查到梁伯的生平了吗？”

孙洵摇头，“万冲很忙，正托人去查。我们何时去验尸？”

易厢泉未答，只是走到郭老面前，尊敬地问道：“您平日里几时歇息？”

“二更。”郭老微微一笑，并未做过多解释。

易厢泉点头道：“那我们就一更去验尸。”

孙洵的脸色微变。她虽是郎中，但也是不愿意半夜验尸的。易厢泉见她脸色不佳，笑道：“你可以跟糖葫芦站在外面。”

糖葫芦的名字本身就有几分可笑，他这一句话本是关心，但在孙洵听来颇具嘲讽之意。孙洵有些不高兴，“非要半夜进去，莫非你被人家赶出府院，要翻墙头？”

易厢泉没言语。孙洵这才知道，她真的说中了。她大笑几声道：“哟，易公子也有被人扫地出门、翻墙进去的时候。”

易厢泉不愠不恼，问郭老道：“您可翻得动？”

郭老摇了摇头，用手在身前比画了一下，“这么高。”

“足矣，”易厢泉点了点头，“后院有堵篱笆墙坏了，正好这么高。”

孙洵瞪眼：“你这个人，居然白天就偷偷看好了要从哪儿翻进去。”

易厢泉笑而不答，转问郭老：“您定然已经听过描述，觉得绮涟是如何死的？”

“未见尸体，不可作答。”

“梁伯的尸体您可曾看过？”

“自缢而死，死前自宫。”

易厢泉点了点头，孙洵说道："等看过绮涟的尸体，再做定论不迟。"

月出东方，群山寂静，林间偶有蝉鸣。糖葫芦在一旁安静地坐着，而易厢泉也安静地站着。天气微微有些燥热，也许只是他的心燥热。一个死因明显、凶手已定的小案，却动用了朝廷最好的仵作，惊动了宫里最尊贵的人。易厢泉只是叹口气，觉得夜色越发浓重，他的心也越发不平静。

驿站的小厮从门中探出头来，挂了灯笼，惊恐地瞅了瞅门口的三人一狗。兴许是几人关于"尸体""死因"等言论让门内小厮听了去，吓坏了人家。

"我们先吃些东西，想必郭老也饿了。"易厢泉从怀中掏出布包，看了看小厮，"还有，你们家的黑毛鸽值多少钱？"

小厮惊恐道："你要用它炖汤？"

"当然不，"易厢泉用手摊开包袱，露出里面白花花的银子，微微一笑，"送信。"

(六)信鸽

"送信，送信!"夏乾拍案怒道，"我让你们用信鸽送信，居然要我十两银子？"

驿站老板见状，赶紧道歉："是我们弄错了，以为您要两只。"

夏乾冷笑一下。驿站老板看自己衣着华丽，风风火火，口音不是本地，就想敲自己竹杠。若是换作平日夏乾心情大好，说不定也真给了。

可是他一夜没睡，心情不好。

老板显然是看到了他憔悴的面容与黑色的眼眶，知道眼前的这个公子哥是个宰不得的肥鸭，便恭恭敬敬地拿来纸笔。

夏乾的字潦草得很。反正是写给易厢泉，夏乾趁着记忆新鲜，将这两日自己所见所感，一字不差地写下。他刚刚去看过浴室大门，竟然真如柳三所说，整个门似乎是被卸下重装的。

他知道这个案子，有因、有果、有铁证、有替死鬼，做得干净利落，不留痕迹。仅凭自己的力量，一时半会儿根本解不开。

夏乾越写越气，这绝对是钱阴那个老奸巨猾的人做的，杀死奸夫，逼疯自己的二房，顺便找了韩姜当替死鬼，还弄了个装着尸体的冰屋子……

夏乾匆匆忙忙写了四五页纸，直到写不动了才停笔。冲老板道："最快的鸽子是哪种？"

"是这个，好几只，"老板提过一个笼子，里面装着一只青毛鸽子，"飞得很快。一只鸽子认一个城，不知您送哪儿去？"

夏乾挑眉，"汴京城，没问题吧？"

老板一提鸽子，"这只，京城没问题。"

夏乾心里一喜，将厚厚一沓信纸递过去，老板看了直皱眉头。"这也太厚了……"

"捆两只脚。若是丢了，唯你是问!"夏乾又拿起笔，补上了时间，"我可记上时辰了，我让接收人看看，到底什么时间能到。"

老板拍拍胸脯道："不出一天一夜。不知您具体地址？"

夏乾想了想，不知易厢泉究竟在哪儿，也不知是不是出了汴京城，好在自家在汴京城有宅子，便写下了自家的地址。

老板一见，喜上眉梢，"您是夏家的人？"

夏乾翻个白眼，"多少钱？"

"八两。"老板赶紧道。

夏乾没答话，先是让老板将鸽子送上天，直到它变成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点，这才掏出钱袋，掏出十两银子。

老板喜上眉梢，"谢小爷赏赐，您真大方——"

"再来一只，送去扬州庸城。"

老板脸一下就绿了，五两一只？江浙更远，更贵啊!

“你说是十两，两只!喏，这只不准写送信地址。”夏乾研墨，草草报了一句平安，往老板那儿一塞，“给我飞。”

老板还要说些什么，夏乾却已经出门了。门口的小孩七八岁，好像是老板的儿子。他骑着木马，鄙夷地说了一句：“傻财主。”

“说什么呢？”夏乾哼了一声，不和小孩计较。他数了数钱，就想打道回府。街道上行人匆匆，长安城给他的感觉分外陌生。

夏乾踢着地上的石子，心中很是烦闷。一个算命的又来招呼他：“公子，我看您印堂发黑，这几日怕是有大难!您若没有遇到坏事，一准是身边的亲友给您挡灾了——”

他这些话直击夏乾心口。夏乾本就恨死了这些算命的，从汴京到长安，日日缠着自己要钱。但如今韩姜出了事，他心里又不平静了，花了点钱消灾，直言自己倒霉。夏乾又恍恍惚惚地走了一阵，看到前面几家铺子排着长队，这便是钱阴的商铺了。夏乾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心里有些落寞。他也很想拥有自己的铺子，更想救韩姜。长安城这么大，如今也不知可以信任谁，眼下的麻烦也难以解决。他就这样一路胡思乱想，一路走走停停，回到钱府房间时实在是太困，倒下便睡了。

醒来，夜幕已经降临。

夏乾坐在床上发了会儿呆，又胡乱地吃了点东西，披衣起身了。

烟雨笼罩着六月的长安城。本应极度繁华的街道因为蒙蒙的细雨而笼上一层薄纱，往来行人稀少。夏乾身上的衣衫早已被雨水润湿，湿乎乎地贴在身上。他走在长安干净的街道上，如在梦中，竟然走至衙门大门前。

恰逢狄震一脸阴郁地走出来，见了夏乾，吃了一惊。

“夏小爷怎么……”

“我要亲自问问韩姜，”夏乾看着狄震，双眼通红，“问问她到底怎么回事，当晚发生了什么。”

狄震叹息一声，“我还是对你讲了吧。衙门刚刚查出来，韩姑娘有案底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有案底。我不知具体是什么事，但估计不是偷鸡摸狗的小事。长安这边居然能查到，估计是大案。”

雨水冲刷了夏乾呆滞的脸，也冲刷了他的心。

“你是说，韩姜犯过罪？”夏乾很谨慎地措辞，生怕自己误会。

狄震点头，“而且犯的罪可不小，估计被通缉过。”

“通缉？韩姜？可是在汴京城的时候查过她，没有案底呀？”

狄震有些不耐烦，“夏小爷，你怎么变迟钝了，一句话问好几遍？韩姜有案底，这事可假不了。如今不论她是否杀人，都凶多吉少。”

“她看起来不像是犯罪的人，而且——”

夏乾突然愣住了。

猜画时，韩姜第一次与夏乾在梦华楼相会，随后青衣奇盗降临，捕快抓捕。在众多宾客之中，唯有一人翻窗落跑。

此人就是韩姜，她为何怕看见捕快？

夏乾的思绪乱了。他自恃识人能力高超，怎么也不会想到韩姜真的犯过罪。

狄震纹丝不动地站在雨中，脸上的表情让人琢磨不透。“你知道韩姜是罪人，你要怎么办？”

狄震很少问这么可笑的问题，可如今他真的是很严肃地在问，就好像在等待一个他盼了许久的回答。

“我当然先问她，问她为什么犯罪，有什么缘由？”夏乾顿了一下，“再问她愿不愿意改过自新。”

狄震一怔，嘴角竟泛起一丝笑容。雾气蒙蒙，夏乾不确定他是否真

的笑了。

“夏小爷，我不是长安的捕快，可是也能捕捉到一些风声。钱阴他……不会放过韩姜的。”

夏乾愣住，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以我的经验，这起案子九成是钱阴做的。本来只是怀疑，如今又探听到消息，他又给上头打了招呼，要求重判韩姑娘。”

狄震的话如同巨石落入平湖，激起千层浪。夏乾急了，“这哪里还有王法？”

“夏小爷，这事越来越复杂。长安城不是我的地盘，他们不让我过多参与。恐怕这几日我也进不了衙门了，你必须——”

“自己查。”夏乾像是下定决心了，“我知道了。”

狄震嘿嘿一笑，“瞅你一手墨水，怎么，写信去了？想千里迢迢找你易哥哥帮忙？”

根据以往经验，若有解决不了的困难，夏乾不求上天，但会求易厢泉。而如今自己心里的计划被狄震看穿，夏乾有些羞愧。

“如果他帮不上忙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我去找……柳三。”夏乾想了想，也想不出什么人来。

一提此人，狄震的脸色微沉。他掏掏耳朵，懒洋洋道：“柳三估计在床上躺着呢。”

夏乾纳闷儿，“病了？”

“差不多，”狄震没再继续这个话题，指了指衙门的红砖绿瓦，慢悠悠道：“我刚才偷摸看了一眼。南墙有个狗洞，进去左转几丈之外，墙面最矮，翻过去之后找脚底下第三个窗。内院正在换班，你有半个时辰的时间。”

待夏乾反应过来狄震说的是什么时，这个醉鬼捕快已经转身离开了。

夏乾摸了摸脑袋，心咚咚直跳。

“谢谢……”

细雨绵绵，狄震走在泥泞的小路上，听到这句小声的道谢，却停下了脚步，转了头。

“还是小心些。长安城的守卫都很懒散，但是不可掉以轻心。还有，钱阴是只老狐狸，恐怕不好对付。”狄震声音很低，“小心韩姑娘畏罪自杀。”

他的最后几个字咬得很重，随后头也不回地走入雨中。夏乾木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，这才体会到他此话的含义。然而，雨越下越大，冲刷着长安城古老的墙壁，似是将泥瓦洗掉一层保护色。

偌大的长安城，没有人再能倚靠。

夏乾没有犹豫，悄悄溜了进去，走到墙根下钻了狗洞。

第四章 入府验尸

(一)深夜验尸

“要是有狗洞就好了。”孙洵叹息一声。糖葫芦过来蹭她的腿，孙洵皱了皱眉头，犹豫了一下，却也没赶走它。

夜深，天气晴好。月亮本应是皎洁而美丽的，如今却将吴府上下罩上了一层惨淡的白色。孙洵和糖葫芦站在高墙之外，而郭老则在费劲地攀爬着吴府的墙。

易厢泉先翻过去了。他稳稳地站在了吴府的内墙一端，抬手准备拯救随时跌下来的郭老。他没有提灯，好在吴府的院中挂着白灯笼，有些可怖却还算明亮。

夜半时分，翻墙而入，易厢泉竟也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。而郭老翻得慢，他好像是许久没有这样运动了，用脚使劲够着吴府院墙旁边的大树。

“小心些。”易厢泉开始担心了。

终于，他踩上了。郭老松了口气，又用双手去抱着大树。

“您放心，不会摔的——”

易厢泉话音未落，却见郭老的手滑了一下，人倒是没有摔下来，但他带着一个箱子，里面是他验尸的工具。箱子哐啷一声坠地，里面的刀具哗啦哗啦地全部撒了出来。

这动静可不小，高墙外面的孙洵也听得一清二楚。她知道，像这种大户人家总有人巡视。而这个高墙距离绮涟的临时灵堂并不远，夜晚有仆人守灵，且吴夫人也应该在这附近休息——

他们被人发现了。

孙洵叹息一声，牵着糖葫芦上前打探情况。如果运气好，他们二人被吴府下人从正门赶出来；运气差，被人从高墙那儿丢出来。

郭老年事已高，应该不会被丢出来，可是那个“骗子神棍易厢泉”就难说了。

她附耳听去，院内传来推门声，几个人的脚步声，不多，三四个的样子。他们见状，感叹几句，见是易厢泉，则厉声质问起来：“怎么又是你!”

“你半夜进门做何事？不会来偷东西吧？”

而易厢泉三言两语说明了造访缘由，还说了几句诸位辛苦，不要惊动夫人，甚至还说了什么守灵阴气重、不吉祥……

孙洵叹口气，心想：易厢泉此番言论，谁能听进去？到时一定会被人丢出来。

可是他没被丢出来。在他最后一句“麻烦行个方便”之后，众人皆是沉默了片刻，随后竟传来脚步离去的声音，还有郭老不停捡刀具的叮当声。

孙洵瞪大眼睛——人群居然散了。他们居然让易厢泉验尸。

孙洵一屁股坐在路边的青石上。易厢泉这个人就是很奇怪啊。她打了个哈欠，一切问题等他们验完尸体再问。糖葫芦过来蹭着她，她竟然也不再嫌弃了。一人一狗，就这样在墙角等着。

……

而此时，易厢泉随郭老悄悄地进了灵堂。绮涟躺在棺中，周围都是冰，似是等着要见吴大人最后一面。郭老没有多说一句废话，麻利地动起手来。他褪下绮涟的寿衣，先着重看了看伤口。

易厢泉也在一旁看着，“死因是什么？”

“喘病发作，呼吸困难，未能及时呼救。死后入水，并非溺死。”郭老认真地看着，指了指绮涟腿上的伤，“伤势奇怪，应当是鞭上沾毒，生前所挨，诱发喘病。”

“何种毒药？”

郭老摇头，“不得而知。毒物千百种，若是食用毒，可开胃而观；但

沾于皮肤上的毒不易辨别。且这位小姐中毒症状不明显，只知道她死于喘病。”

易厢泉点点头，认真思索着。但他觉得郭老得出的结论用处并不大。

“可是，她身上的严重擦伤都是死后才有的，”郭老眯起眼睛看着，“而且几乎让骨头变形，关节脱臼。”

易厢泉一怔，“是被人殴打所致？”

“有可能。”郭老摇头叹气，“应当是死前挨了鞭子，死后受了挤压和擦伤。若说是被人折磨、凌辱之后的结果，是说得通的。”

他的此番定论，似乎又印证了“梁伯奸杀绮涟”一说。而易厢泉却摇摇头。绮涟消失于浴室而后死去，而凶手自宫之后自尽。种种事件，根本解释不通。

案子看似简单，为何总是解释不通呢？

正当易厢泉烦躁不安之时，灵堂的门砰的一声开了。吴夫人一行站在门口，见了易厢泉和郭老，脸色铁青。

“你这骗子怎么又来了？居然还敢带……带——”

带个老头子来。吴夫人的后半句话没出口，因为现在，“老头子”已经成了吴府的禁忌。

她双目恍惚，颤颤巍巍地上前，看见棺材中绮涟的尸体寿衣有些乱了，一下受了刺激，揪住一旁的易厢泉。

“你凭什么又玷污我家绮涟!你这个骗子!凭什么!”她狠狠地拽住易厢泉的领子，呜呜哭起来。

唐婶一把推开郭老，赶紧心疼地替小姐盖上衣服，怒道：“你们怎么进来的？这么多下人，怎么能放你们进来!”

易厢泉没有言语，而是挣脱了吴夫人的手，理了理衣领，一言不发地扶着郭老离开。

“等一下!”吴夫人的声音有些颤抖，精神恍惚，“你们看都看了，可有发现？”

众人都很是吃惊地看着夫人。吴夫人信鬼神，女儿暴毙，自然不允许他人去动她的尸体。如今易厢泉犯了忌讳，吴夫人竟然只来了这么一句话。

求神拜佛不过是有个心理寄托，但当事情真的发生时，求神拜佛也好，求衙门仵作也罢，只要能管用，便统统求了。她也想知道女儿的死因，即便真的违背了信仰。

易厢泉只是回头，认真地说了一句：“没有发现。”

四下无声。没有发现？没有发现是什么意思？

吴夫人一怔。她似是难以置信地看向易厢泉，半天也没说出来一句。易厢泉与郭老一同在众人的注视之下走出房门，临行前，易厢泉转头，又吐出两个字：

“抱歉。”

这两个字如同警钟一般，一下子将吴府众人从昏睡之中敲醒。下人们咒骂着，推搡着，易厢泉与郭老狼狈地出了吴府的大门，却见孙洵和糖葫芦已经在门口焦急地等待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见易厢泉一脸狼狈，孙洵有些担心。而易厢泉则摇头道：“收获并不大，是凌虐的痕迹，鞭痕死前留，殴打挤压的伤痕死后留。”

孙洵低声问郭老：“小姐还是完璧之身，对吗？”

郭老点头。

孙洵惊了，“你们没有在府里说这件事？”

“没有来得及说，何况说了也没什么用。”易厢泉坐下，摸了摸糖葫芦的头。

孙洵问道：“你们是如何支开下人的？”

“用银子，”易厢泉揉了揉额头，“一个人发五两。”

孙洵愣住了：“你……你哪来这么多？”

“吴夫人今日给我的，我收了。如今又退还给他们。”易厢泉抬头，看了看空中的圆月，这才觉得双目微涩，他已经两日未睡了。

易厢泉苦笑道：“所有的事都平淡无奇，有因有果。但是……就是解决不了。”

孙洵看着摇摇晃晃的易厢泉，这才觉得心中不安起来。不是任何一个小案都能让他熬夜成这样，能让他被人唾弃、被人赶出院子，能让他思索两日都毫无头绪。

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案子。

月下，易厢泉坐在那里，整个人显得很单薄。

(二)女孩的回忆

月下的小女孩一个人站在墓地前，显得有些孤单。

她将小小的匕首紧紧抓在手里。而周围的风呼呼作响，四下无人，只有一片荒坟。

小女孩抹起眼泪，一个可怕的念头袭击了她。要是师父出不来了怎么办？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怎么办？自己要怎么活下去呀？

突然，她身后的土堆松动了。

一个老头从泥土里钻出来，像是土地公。

“师父!”小女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“嘘，快走!”师父带着一身土腥味，浑身脏兮兮的。他用乌黑的手拉起小女孩白嫩的手臂，匆匆地在月下行进。他们借着月光走了许久，却也未见一丝灯火。

“师父，点灯吗？”

“盗墓人不点灯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师父皱皱眉头，好像从未想过这个问题，“忌讳。”

尽管牵着师父的手，小女孩还是害怕，道：“我不是盗墓人，我可以点灯。”

师父似乎对她的说法颇为满意，给了她橘子皮做的小灯笼。小女孩点燃了，明晃晃的橘子灯亮了起来。

“下次可不许哭鼻子喽。”

“我怕师父出不来，”小女孩又想哭，“那可就剩我一个人了。”

“谁说的？不会的，不会就剩你一个人的。”师父转过身去看着她，有些心疼地摸摸她的头。

女孩的头被拍上了一层土，她又哭了起来，“我以前在家里，都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……”

“把那些忘了吧。”师父停下了脚步。

“我忘不了呀。我好想我的父母，我想吃好吃的，我……”

师父没有说话，头也不回地快步走了。女孩不哭了，快步地追上：“师父，等等我!”

师父停下来，转身问道：“你记不记得，我告诉过你什么？”

“家没了，要学会自己生活。饿了就去找饭吃，困了就去找床睡，穷了就去挣钱花，有危险的时候，就……”

“就什么？”

“就握紧手中的刀。”

师父把刀递过去，小女孩紧紧地攥住了。她擦干眼泪，犹豫一下，还是问了：“那我能回到过去的生活吗？”

“回不去了。”

女孩子闻言，又想哭了。

“生活有很多种样子，现在的生活很糟糕，但是只要活着，一切都有可能会改变。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自己去争取。”

“怎么争取呀？”

师父摸了摸她的头：“你还是先学会拿刀吧。”

……

韩姜忽然惊醒了。

她下意识地想伸手去拿刀，但是她的刀已经被官府收走了。她闭起眼睛，再睁开来，看见的是漆黑的天花板，这才想起自己已经入了府衙的大牢。

身旁老鼠吱吱地叫着。她想取水喝，却发觉身上肿痛难忍，根本站不起来。

“有人吗？”韩姜叫了一声，声音已经哑了。狱卒闻声赶来，却只是冷漠地看了看她，转身便走。

韩姜忍了忍，用一只手拉住栏杆，另外一只手伸去够水壶。终于，她取到了水，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。

老鼠又在叫。韩姜把水壶砸过去，叫声便停了。

她慢慢地躺在地上，呼出一口气，又回忆起衙门大堂发生的事。

她那日在钱府喝酒，之后便睡着了，醒来便浑身是血地躺在衙门大堂上挨板子。整个过程她都不清不楚，但隐约从审讯中猜出几分来。

她被陷害了。

长安城是一个远离汴京的地方，而韩姜几乎没有什么朋友。她努力地回忆钱府里发生的事，只记得喝了酒后便回自己的房间睡下了。之后……

韩姜用尽力气发出声音，想再把狱卒叫来。

不远处走来了两名狱卒。其中一个人抱着手臂，冷声喝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有些情况我想问清楚。”韩姜硬撑着想要站起来，但是根本站不起来。

狱卒冷笑道：“问什么？你杀了人还来问我们？”

“我没有——”

“城西边那个什么墓，是你盗的吧？去钱家的当铺典当，没错吧？你还有案底，干了不止这一次吧？”

韩姜没有作声。

狱卒骂了她几句，转身便要走。韩姜连忙道：“二位大哥，不知可否帮我送个信，或者让人来探视？”

一般这种事都是要银子的。狱卒收了钱，往往能办很多事。但是如今狱卒却摇了摇头，“上头指示了，不行!”

他们这句话里竟然有些同情的意味。韩姜还想说些什么，狱卒竟然走了。

牢房内空空荡荡，老鼠又叫了起来。

如今这些事很突然，情形也不是很好。看狱卒的态度，像是有人打过招呼要“照看”自己了。可韩姜不知自己得罪了谁，也不清楚事件原委。她长大之后再也没有哭过，只是如今觉得有些沮丧。必须找到自救的方法，否则……

牢内很暗，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窗户透着亮光。韩姜看了看窗户，窗外天色很亮。

也不知还能看到几次这样的光。

突然，窗户变黑了。

一个脑袋从窗户里探进来。窗口很小，只能让脑袋进来。

“韩姜!是我呀!哈哈哈!”

夏乾歪着脖子，冲她叫喊着。

(三)案底

万冲急匆匆地来到医馆，敲响了门。待他进去，正好看到易厢泉和孙洵在议事。他快步上前，对易厢泉道：“那个叫韩姜的姑娘有案底。”

易厢泉一怔，一下子站起来：“猜画的时候不是查过，没有案底吗？”

“她用了个假名。如今他们不知在长安城遇到了什么事，长安府发书信给各个地方府衙，结果被查出来了。”

易厢泉有些慌了。他原本想快点解决这边的事，早点去长安找夏乾。如今吴府的事越来越复杂，夏乾那边看起来也有不少麻烦。

“你们说的韩姜，”孙洵翻着记录册，“个子挺高，穿着青黑衣衫，拿着刀？”

“对。”万冲点头。

易厢泉看向孙洵，“猜画时，我一直在狱中，从没见过她。怎么，难道你见过？”

孙洵没说话，带着他们来到医馆的后院小屋，推开门发现里面有一个浴盆。

“那个叫韩姜的姑娘，有个师父。师父生了重病，前一阵一直在这儿用药浴泡着，不久前才被人接走。这病消耗钱财，那个叫韩姜的姑娘几百两几百两地往医馆送银子，看得我都揪心。一个女孩子，哪儿来这么多钱？”

“这事我们会再查。”万冲点了点头，“你知不知道，是什么人把她师父接走了？”

孙洵摇头，“用了一顶不错的轿子，但不知是什么人。”

易厢泉没有说话，只是用手不停地敲击桌面，好像有些焦虑。

孙洵见他这样，知道他心里不安，“你们别着急。我第一次见那姑娘，她是跟夏乾一起落水被送来的。我替她看了看，身子骨不好，劳累得很。刚好了没几日，又把她师父送来了，委托我照看。虽然只接触几次，但我觉得那姑娘……不像个坏人。”

万冲直说道：“这可不敢妄言，什么样的坏人都有。”

孙洵不高兴了，“那你们就好好查查，老来这里汇报叫什么事？易厢泉是大理寺卿吗？”

万冲愣住了，很少有人这么直接说他。

易厢泉问道：“梁伯那边的背景查清了吗？”

“郓城人，妻子早亡，熙宁七年大旱的时候家中老人饿死，他和他的孩子来到京城，被别人救济。但是几年之后，孩子也病死了。他就一直在京城做花匠，去年被介绍入的吴府。”

易厢泉眉头一皱，“救济？”

“我问了问有经验的官员，他们以前碰到过这种事。闹了旱灾，朝廷会派人救济，但总会有别有用心的人趁着大旱的时候散布歪理邪说，也有人会以救济百姓的名头雇用灾民，但目的往往不纯。可能会将灾民收为己用，留作日后威胁朝廷的筹码。”

易厢泉皱皱眉头，“熙宁七年……”

孙洵接话道：“如果我没记错，荆国公王安石罢相，也和这次旱灾有关。它直接影响了新旧党纷争。吴府的杀人案中，梁伯只是行凶的刀。但如果梁伯是在那年被人‘救济’的，那只能说明对方早有准备，从熙宁七年就开始谋划对朝廷不利的事。”

万冲看了孙洵一眼，有些佩服她了，什么话都接得上。

“还是去查查吧，”易厢泉站起来对万冲说，“我把吴府的案子解决了，就尽快去长安。我知道燕以敖不在，这几日你们要辛苦一些。”

“应该的。燕头儿不在，我们的确很忙。牢房忙着修整，我们还要加派人手去盯着。”万冲以前一向心气高，做什么事都很有冲劲。如今燕以

敖不在，大小事都由他盯着，也有些疲惫了。

孙洵塞了一包药给他，“拿去补补吧。”

万冲赶紧推托：“我家有郎中的。”

“那就拿去给你兄弟们喝，死不了的。”

万冲谢过，又对孙洵道：“慕容家曾经丢了个女儿，好不容易找见了，都说那姑娘最近到了京城，但却没了消息。如果见到，你们就和官府说一声。”

孙洵冷哼一声，官府就知道给富人家做事。

万冲和二人道别，又急匆匆出门去了。易厢泉坐下沉思了一会儿，脸色不是很好。孙洵搬来了医书，道：“与其坐着，不如翻翻书，想想怎么回事。”

“这些书我看过不少，没有什么进展。”

易厢泉闻言，叹了一口气。孙洵隐隐觉得担心，却又不愿意口头表露出来，“或者休息一下。你再不休息，明日可就一觉睡到土里去了。”

易厢泉揉了揉额头道：“这次的案子不一般，只怕一两天查不出来。但如果在此案上耽误太久，我又怕夏乾那边出事。”

孙洵冷笑道：“是啊，易大公子想了两日无果，碰了一鼻子灰，全天下的人都说是奸杀，而偏偏有谜解不开。”

“我以往所解案子，小案三五日解决，大案顶多七日。庸城西街一案难在牵扯人数过多，凶手设计缜密，而我又行动不便；吴村一案难在太过离奇、巧合，是百年难遇的案子；而猜画一案则难在一切消息都不精确，经历太久，线索模糊。而此案——”

“太过简单。”

易厢泉点头道：“看似简单，看似没有可查的东西。连最好的仵作都给出了虐杀的答案，却无法解释绮涟如何从浴室消失后入土，凶手为何自宫自尽。”

孙洵嘲笑道：“那是你无能——”

“我的确无能，”易厢泉站起身来，“你先查查医书，也许能查到一些线索，比如绮涟中了什么毒诱发喘病。我去客房睡一会儿。”

不等孙洵应允，他摇摇晃晃地走着，终于，一头扎进了被子里。他几日没有睡好，今日终于有机会睡上一觉。

孙洵皱了皱眉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点了灯，开始查书。她大概是少数几个比易厢泉还要勤快的人了，做一个郎中，少不了每日勤勉地问诊，还要勤于阅读。这些事她已然是习惯了，一边看一边慢慢做札记。

她打开了她的本子，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病症和药方。孙洵的字大而规整，但札记的前几页字体却小而娟秀。那是她师父温宁写的。

温宁的札记停留在了熙宁九年。

孙洵看着札记，发了一会儿呆。她跟着温宁在洛阳学了很多年的医术，之后才转来汴京城继续跟着名医学习。但没过几年，传来噩耗。

熙宁九年，温宁在家中被丈夫所杀。她的丈夫在当时很有名气，姓邵名雍。

出了事之后，孙洵很快就到了洛阳，又四处打探易厢泉的下落。当时易厢泉外出游历，很难寻。隔了差不多一年，易厢泉才知道家中出事，匆忙回到洛阳查案。又查了一年，四处奔波却没有结果……

就在此时，门被敲响。抓药的姑娘跑进来说道：“有人问诊。”

“这几日不接。”孙洵揉揉脑袋，头也没抬。

“我看那姑娘可怜就接下了。好像是孤身一人来投亲戚的。”

孙洵放下笔，瞪她一眼，“你呀。”语毕，还是很快出门去了。医馆不大，出了门走两步就是正厅，正厅两侧是抓药的地方。

孙洵坐定，看着来人。是一个姑娘，二十岁左右，可能更小一些。有张小巧的脸，像是从南方来投亲戚的小丫鬟。

“眼睛不好？”孙洵拿着毛笔在她眼前晃了晃，“夜盲症吗？”

“是旧疾了。”眼前的姑娘边掏钱袋边说着，“我只是想来拿些药。”

她慌慌张张开始翻钱袋，钱掉了几枚，找又找不见。孙洵叹了一口气，帮她捡起来了，“以前可曾吃药？”

“我家先生……”姑娘的声音突然弱了下去。半晌，才说道，“算是我的兄长了。这是他的药方，我一直吃的。”

孙洵查了眼睛，号脉之后又拿来她的药方看，皱了皱眉头，“方子还行，但是我觉得加几味会好一些。我用药更猛，你要不要换我的药方试试？”

姑娘犹豫了。

“而且你这药单子很旧，应该用了很久。不能一直这么喝，你家先生没有说过？”

“他去世了。我来这边投亲戚。”姑娘说得很慢，也很平静，好像已经习惯了。

孙洵有些心软了，“不在南方住了？来京城，你就有地方住？”

“南方也有人收留我的，是我找到自己亲生爹娘的消息，就上京来看看。我是被人送来的，说到了城郊有人接应。但是那里乱糟糟的，没找到人。”

孙洵叹息，城郊一带是吴府的事，弄得官道都堵了。

“我给你开药方，明天来取药。”孙洵写着药方，见姑娘还是坐着不动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姑娘摇摇头，额前碎发微微动着。

“有事就说。”

“可不可以在此借宿？”

“你不是有钱住客栈吗？”孙洵一挑眉毛，看这姑娘的神情，似乎是惧怕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不知是不是我看错了，怎么会这么巧呢？”姑娘捏紧了袖子，“我……很小的时候被人拐跑了，和亲生父母失散，后来一直住在南方。那个人贩子，我还记得他的样子。”

孙洵这次没有抬头，她觉得这个姑娘多虑了。

“我刚才在汴京城郊，好像又见到他了。我想报官，可是……”

“想报官，明天起了再报。”孙洵并不在意这个事，“把名字告诉我。”

“曲泽。”

孙洵笑了，“穴位名字？你投奔的亲戚又是哪家？我明天找人给你送过去，省得迷路了。”

“慕容家。”她小声地说着。

次日，阳光甚好。窗外飞过一群色彩斑斓的鸟儿，穿破湛蓝的天空，停在夏季碧绿的树上。阳光洒进屋子，易厢泉这才慢慢睁开了眼，发现竟然已是中午。

他很少赖床，如今却落得跟夏乾一样，不由得心中烦躁。易厢泉洗漱完毕，想出门，却发现孙洵一脸幸灾乐祸地坐在桌前看着什么。

“夏乾来信了。”孙洵扬了扬手中的信，“说在长安遇到了大麻烦。”

易厢泉赶紧走过去，“他还说什么了？”

孙洵将信往桌上一扔，“字真潦草。”

易厢泉没吃饭，一字一句地看着信件，随后回屋执笔，书写回信。他写了两封回信，一封回信描述了吴府的事，说自己走不开；另一封回信解答了夏乾的疑惑。

不久他便出门去买信鸽了，这使得他几乎倾家荡产。

孙洵的医馆里今日人倒是不少，她问诊了几个时辰，腰酸背痛，停下休息才问易厢泉：“吴府的事你自己都解不开，你还去问夏乾，他能知道什么？”

易厢泉摇头，“他知道得可不少。说不定真的能看出什么端倪，或是听说过什么毒物，或是见过什么——”

“我不信，”孙洵一摆手打断了他，“夏乾那边遇到的麻烦，你怎么解决？”

易厢泉只是略微一笑，“即便他写得潦草，但是写得精细，我也大致看懂了。这也是一个凶手确定、死者死因确定，又混杂着密室的案子。说来真是凑巧，乍看之下与我们的如出一辙，却好解一些。”

孙洵一愣，“你解出来了？”

“仇杀毕竟是仇杀，”易厢泉推开窗，呼吸了一下清新的空气，“希望夏乾看了信之后，能早日帮韩姑娘洗刷冤屈。”

(四)计谋

“你只是盗了一趟墓，取了镯子之类的去当铺典当，就被账房盘问。而你与钱阴无冤无仇？”夏乾伸着脖子，趴在小窗上。

韩姜依旧蜷缩在一角，应和一声，但她苍白的脸上冒出汗珠。

夏乾从怀中掏出一小瓶药，精准地扔到了稻草上，又从袖子中掏出徐夫人匕首，也扔了下来。

“早就备好的金疮药!还有，你把匕首放到怀里。这匕首我都是随身带着的，万一遇到危险……”

见韩姜不对劲，夏乾有些担忧，“你……挨了多少板子？还是不只是挨板子？”

韩姜没有回答，只是闭起了眼睛，一动不动。

夏乾仔细地看了她的伤势，突然道：“韩姜，动一下你的左脚!”

韩姜没动。

夏乾急了，“是不是骨折了？”

“小伤而已。”韩姜的气息有些微弱，“放心，其他地方还好。你还是

快些走吧，偷溜过来总归是不安全的。”

她虽然这么说，夏乾这才意识到，韩姜的伤势远远比他预想的要重。若换作平时，他要大呼小叫地感叹官府为何这么可恶。

然而此时他却缄默不语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：“韩姜，你能走路吗？”

韩姜嗯了一声，“腿没断。”

在韩姜的心里，“腿没断”就是“可以走”。夏乾知道眼前的这个姑娘不管武艺有多高超，而眼下这般模样定然是先前遭了重创。从韩姜的吐字可看出，她气息微弱，若是不及时看郎中，只怕有性命之忧。

夏乾急道：“我去找府衙，让你去医治——”

韩姜闻言，摇了摇头，“别管我，你快走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你快走吧，管不了我的。”

夏乾开始焦虑不安，狄震的话还在他的耳畔回响，“小心韩姑娘畏罪自杀!”而他此刻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看着韩姜像破布一样地摊在地上，他心里很难受。

突然，他眼前一亮。

“记得我来时看见，最左边的牢房口有一扇大窗，虽然有栅栏挡着，但大小应当是够了……韩姜，你能出来!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越狱，”夏乾的声音变得很轻，“从那个大窗户跑。”

韩姜挤出一丝笑来，“我算过，守卫半个时辰查一次牢房，若我不在，定然会全城搜捕。何况窗上有栅栏，衙门又是天罗地网。”

夏乾摇头道：“当年庸城城禁六日，那才叫天罗地网，青衣奇盗照样从易厢泉眼皮底下跑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”

说完这段话，韩姜咳嗽一阵。夏乾知道她状况不佳，远听守卫说话声嗡嗡作响，这才发觉换班时间即将过去了。

夏乾匆忙从怀中掏出一些银子扔下去，“你快把我给你的东西收起来，银子发给狱卒，即便不能医治，也能对你好些。明日此时我还会过来见你一次，把计划告诉你。最迟明天半夜，我一定把你带出去。”

韩姜摇头，“我说过，天罗地网，不可能——”

“可能!”

“你有计划？”

“没有。但一定能救你出去，明天等着我!”夏乾的最后一句话说得底气十足。语毕，他整个身子缩回去，麻利地钻狗洞出了府院。

牢内，韩姜伸手将夏乾给的东西塞进怀里。随即脚步声匆匆而至，韩姜想坐起身来，奈何浑身疼痛，只得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只见两个狱卒走了过来，和刚才的狱卒不是同一拨人了。

“就是她吧？好像死了？”

听了这话，韩姜警惕了。她没动，只是不动声色地抓紧了胸前的徐夫人匕首。

“昏了？我看她鼻子前面的稻草还在颤。”

另一人拉了他，说了一句：“倒不如趁着夜晚再来，反正一个女子，伤得这么重，也好解决……”

这两人声如蚊蚋。韩姜需要很费力才能听得清楚。

另外一个狱卒犹豫了一下，轻声道：“伤这么重，说不定都不用我们动手了。”

二人唏嘘一阵，瞅了瞅韩姜，终于还是转身走了。

“可惜，这么年轻的姑娘，是做错了什么事，让人为难成这样？”

脚步声渐渐消失，韩姜躺在稻草之上，再也按捺不住，眼眶红了起

来。她白白挨了拷打，白白背负了罪名，但不知究竟为何。眼下，她奄奄一息，几乎无力站起走动。明日不知要面临什么，危险也不知何时会降临。

若不是因为这两个狱卒的对话，她也不会第一次有这么强的求生欲望。她要找到那个陷害她的人，她一定要活着出去。

先要活过今日。

韩姜闭起眼睛，轻轻打开金疮药的瓶塞。既然危险不知何时会来，她必须做好一切准备。徐夫人匕首微微反光，韩姜抓紧了它，就像是抓紧了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。

第五章 生死赌局

(一)三个孩子

中午时分，孙洵还在问诊。而易厢泉却站在书房中不断地翻着医书。这令他回想起庸城傅上星医馆里的书籍，那时他阅读了不少，无非是关于草药、病症与毒物的知识，但是易厢泉并不是过目不忘的人，只是记住个大概罢了。

而纵观孙洵医馆中的书籍，类别很明确，主治的是妇女之病、老人之病以及孩童之病，比傅上星医馆之中的书少了许多。

易厢泉闭起眼睛，绮涟之死疑点太多。

绮涟从浴室消失，而浴室仅有两个出口通向外侧：天窗、入水口。

吴府在汴京城郊的别院，原本就是为了让吴家人在冬日洗浴温泉所建造的。而为避免“死于水”的诅咒，温泉的使用更加谨慎了。而别院中的池塘一律抽空，连蓄水水缸都矮了半截。

偏偏绮涟爱洗浴，身子又不好，所以温泉水洗浴之事未断。下人会挑水进府，再烧开使用。浴池水位放满也才到绮涟的脖子，人很难被溺死。绮涟洗浴时，门被闩上，但下人也离得不远。

小窗和排水口正对后院梁伯的屋子，是正门口下人视线的死角。

易厢泉从不信邪，他看过小窗和排水口，太过窄小，尤其是小窗，只能入一个手掌；排水口略大，但若要整个人从排水口钻出来，即便是个瘦小的女孩，难度也是很大的。

浴房中无密道，门闩完好，温泉水无疑，绮涟确定入了浴室，消失得无声无息——易厢泉推断，绮涟是自己从浴室中出来后遭遇不测的。

可是她为何出来？怎么出来？

绮涟是不是在浴室中看到了什么？

不，不对。易厢泉摇了摇头，她身上的伤痕是死后造成的。若不是殴打，是挤压呢？若是她从窄小排水口爬出呢？可她此时已经死去了。死人怎么爬出排水口？

易厢泉暗笑自己胡思乱想。何况，她脚上的鞭痕是死前造成的，应当是受过虐待。而身上的伤痕，也许并不是排水口挤压所致，而是打伤，或者别的什么……

还有一种猜想。如果凶犯一开始就藏在浴室，在杀掉绮涟之后再出来呢？但这样就更加复杂了。如今绮涟到底怎么从浴室出来的，尚未可知；如果再加上一个凶犯，那更难破解了。两个人都要从密闭的浴室中出来，这又要怎么做呢？

易厢泉有些恼怒了。

为何这个案子就是解不开？

他将书一丢，看了看窗外的阳光，还是觉得有些疲倦。汴京城的街道很是繁华，叫卖声不断，一群小孩子在街上蹦来蹦去，唱着不成调的歌：

吴家孩子死得冤

烧香拜佛把经念

易厢泉这才想起，吴大人自出事之后就没回家。据说，是惊厥昏迷于宫中，被太医救治，随后又作法去晦气……

不对。

易厢泉是不沾染政治的，但他换个角度一想，又会得出别的结论。吴家事件的起因，不过是吴大人在政坛上遇到了小人。而那个“政治上的小人”则以吴家孩子做威胁，让吴大人归隐田园。那吴大人手里一定有对方的把柄。

如今，吴大人的孩子全部死去，那个“对家”就少了威胁的砝码。吴大人有可能一怒之下，把事情始末一五一十地呈报给圣上。

易厢泉叹了口气，皇宫之中一定是血雨腥风。

此时，医馆的门被敲响了。前厅都是病患，而被敲响的却是医馆的后门。易厢泉打开门，却见是吴大人的亲信，有过数面之缘。

“吴大人请您去一趟，今日子时，天字酒楼。”

易厢泉蹙眉，“可有要事？为何在那儿相见？”

“易公子有所不知，那酒楼是吴大人朋友所开，算是自己的地方，面谈更加安全。吴大人已经回家处理家事，晚上会归来与易公子商讨。即便夫人有对不住您的地方，吴大人还是愿意信任您。”

易厢泉惊讶：“我不懂官场之事，恐怕爱莫能助。”

“不，”随从摇了摇头，“大人因绮涟小姐之死暴怒，与那个对家有过接触，而对方说……三小姐虽死，二小姐还在。”

易厢泉愣了一下。

随从脸色阴沉，“对方是这样说的。易公子有所不知，二小姐死于荷花池之中，而池底全是碎石，她的脸被扎得认不出五官。”

易厢泉这才有些明白。他不知道吴大人所谓的“对家”是何人，但是他确定此人阴毒异常。吴大人手中掌握着一些书信，但证据并不充分，却能与这位“对家”彼此牵制。而“对家”出招，将吴大人的三个孩子谋害致死，那么此时的吴大人会怎么样？

对于即将退出朝堂的元老，没有什么比家庭更加重要。人生最悲痛之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而吴大人连续经历了三次，任何人都会被压垮。他记恨“对家”，就一定要将证据全部呈于圣上。

这就是那位“对家”的高明之处。他留了一张底牌，就是吴家二小姐。

在吴大人经历了比死亡更强烈的悲痛之后，短时间之内，对方忽然给了他一线希望。

吴大人是朝廷元老，经历过变法，朝堂的尔虞我诈屡见不鲜。然而政客过招向来是不见血的。经历三个孩子连续丧命的大悲，之后突然变得大喜，即便是吴大人这样呼风唤雨的人物，也未必不会落入圈套。

吴大人一定会跟那位“对家”谈判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换取二小姐的命。

易厢泉眉头一皱，“大人打算怎么做？”

(二)计划

柳三眉头一皱，“夏小爷你打算怎么做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夏乾于房中来回踱步。自昨夜看过韩姜至今，已经是正午时分。他与柳三如今正在客栈中，本来想直接搬出来住的，但夏乾总觉得无法洞悉钱阴动向，故而并未冷脸说要搬出，只是借口在客栈议事。

柳三愁眉苦脸，“我觉得韩姑娘凶多吉少，钱阴会不会买凶杀人？”

夏乾生气道：“若是前朝，长安城怎么说都是一国之都。天子脚下，钱阴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来!”

“这不是改朝换代了吗。夏小爷，我上街打探了一下。长安城就是不太平。富豪商贾和官府勾结，只手遮天。好多老百姓都知道这些事。要不钱阴怎么在长安开了这么多铺子？”

夏乾有些诧异：“所以钱阴才敢陷害韩姜？”

“这显然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富商多多少少都认识一些官府的人。夏小爷，你爹难道不是这样？”

“只记得我小的时候，他经常出去和人喝酒，回家就吐。这些年很少见他这样了。但他说，人要讲责任和底线，违法乱纪之事绝对不沾，残害百姓之事坚决不做。”

柳三点点头，“怪不得你爹瞧不上钱阴。夏小爷，你听我一言。这事解决之道无非有三，一是你去找钱阴谈判。”

“我？”夏乾诧异。

“给他一些好处，换韩姜出来。这也是钱阴陷害韩姜的目的之一。”

“他要钱？”

“对。商人最讲究这个。但是估计会付出很大代价，夏小爷你要慎重考虑。第二，想办法把这些事上报京城。但是只怕牵扯多、影响大，查到最后可能还会罢免一批地方官。其实这种做法才是治本的办法，但未必能做成，说不定连你也会被打击报复。”

夏乾考虑了一阵，忽然道：“冰屋里有一个抽屉，我怀疑里面有账本，也许里面有行贿记录。”

“我找时间去一趟，把东西偷出来看看。”

“但是钱府家丁很多呀，我和狄震溜进去两次了，只怕再溜进去很是困难。”

柳三拍拍胸脯，“包在我身上，一会儿就给你取来。但只怕即使就算那真的是行贿记录，交到京官手里也需要些时日。更何况，如果案子破不了，找不到真凶，我们也口说无凭。而且如果把账目递交给了不合适的人，我们麻烦可就大了。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议。”

夏乾觉得这两种方案都不可行，摇了摇头，“还有别的方法吗？”

柳三把头一歪，“咱们用些歪门邪道把韩姜救出来，然后快速离开长安城这个是非之地。这事钱阴做得不地道，但他大部分人脉都在长安。一旦咱们离开长安，钱阴估计也很难追究。”

夏乾点点头，觉得最后一点还是有可能做到的。

柳三反坐在椅子上，蹬着腿问道：“要不要问问狄震？”

夏乾闭眼摇头，“狄震这个人表面上不正经，实则是个十足十的官家人。越狱这种事他肯定是不会做的。”

柳三宽慰道：“好在小白脸慕容蓉和老黑脸伯叔都支持咱们。”

夏乾说道：“自从说了韩姜的案底，我可算是懂了几分了。猜画一事格外奇怪，伯叔作为幕后人的代表，当然希望韩姜同行。”

“这又是怎么一说？”

“伯叔他们需要韩姜的本事，”夏乾皱着眉头，“我估计他们千里迢迢雇用韩姜前来西域，是要挖什么宝贝。据说韩姜绝对是这一行的高手，在短时间内也找不到替补的高手。故而伯叔一定是希望韩姜平安无事地抵达目的地。”

柳三问道：“小白脸为啥帮忙？”

夏乾哼唧道：“不知道，也许他闲。”

“你为啥要帮忙？”

“我愿意!”夏乾敲了一下柳三的脑袋，“你能不能想点正事？怎么帮我把人拐出来？”

柳三嘿嘿一笑，“咱们想想，说不定能有好办法。我只是觉得，我们越来越聪明了。”

二人默契地点了点头，对着彼此傻笑了一下。窗外阳光灿烂，街上车水马龙，叫卖之声不绝。夏乾推开窗户，指了指远处的城门，“不知守卫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我出去看过。长安城的守卫很多，若是夜晚出城，定会被盘问。”

夏乾皱眉，“这让我想起城禁时，青衣奇盗就是躲藏在城内数日，到时候顺着人流出去。”

“那得有内应。”柳三无奈道。

夏乾挑眉，“你怎么知道青衣奇盗有内应？”

柳三摆摆手，“你以为就你知道？汴京城里说书的都知道。”

夏乾狠狠叹了一口气，在桌案上铺开长安城的地图，指指点点。

“按我所说，韩姜直接用斧头把锁链劈开，再用火把栅栏烤热掰开，从小窗钻出。之后向西，过桥，从开元门出逃，我们在外接应。”

柳三摇头，“时间，时间哪夏小爷!这么远，韩姑娘受了伤，怎么跑得快？利用换班时间，所谓的‘半个时辰’，指的只是那换班的人迟到早退，故而在子时有半个时辰的间隙，实则这段时间可长可短。若是短

了，不可能跑过这两座桥。”

语毕，他用手指戳了戳地图。牢狱与开元门之间有两条河，河流横穿长安城。夏乾皱眉，道：“这个地段视野过于开阔，一旦有人发现韩姜越狱，只要站在衙门口，就能看见她。一箭射来——不行，这办法不行!”夏乾冷静了一下，喝了口水，又道：“她可以躲在衙门里，天亮再出来；或者往西南走到西市，倒是可以遮蔽；要么躲到水中船上，随船出城。”

柳三摇了摇头。

“问题不在于越狱，也不在于逃跑，而在于这二者之间。”柳三用手指了指衙门附近，“这是原来唐宫的位置，现在的衙门。门口四条河，无论去哪个方向，在跑到四座桥之前都没有遮挡物。一旦过了桥，人就安全了。换言之，她在被发现越狱的时候，不能站在衙门和河岸之间，否则会被乱箭射死。但按照路线一，要是直接躲在衙门，我觉得不可行。衙门捕快太多，天亮之后，她还是要走这些路。到时候满城都是官兵……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夏乾使劲地挠头。

柳三安慰道：“没说逃不了，就是风险大。”

“现在的问题是时间不充裕。这个好办，青衣奇盗调虎离山，我们也可以吸引守卫注意，让韩姜安全出逃。”

柳三苦笑道：“夏小爷这么喜欢跟青衣奇盗学？”

夏乾摇头，“难不成还要跟易厢泉学？学了半天，案子都没破。案子要破了，还用越狱？”

柳三将地图一铺，双手叉腰，“调虎离山不是不可行。找个人装成韩姜，站在桥口。而真正的韩姜躲在衙门里。待他们发现有人越狱，这个假韩姜往西市跑，带着衙门的人也跟着，之后真韩姜从衙门出来……”

“空城计？青衣奇盗就是这么偷走犀骨的。”夏乾摇头，“两个弊端：第一，衙门不会像庸城府衙一样变成空城；第二，谁来跑？”

柳三一怔，指了指自己，“我？”

夏乾沉默了一会儿，道："我知道你练过武艺。但是，还有弊端——以庸城府衙为例，青衣奇盗身手敏捷，众所周知。可韩姜是受过重伤的人，跑起来这么快，会不会被人发觉？"

柳三摇头，"捕快哪有这么精明，你那位聪明的易哥哥又不在，危急时刻，谁能想到这么多？跑就是了。夏小爷你顾虑怎么这么多？"

夏乾看了看柳三，叹道："你不会出事吧，那可是真箭。"

柳三闻言，愣了一下，摇头笑笑。

夏乾看了他片刻，突然觉得柳三这个人变得有些陌生。

"柳三，你没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救韩姜。"

"因为夏小爷你是个好人呀!你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"柳三顿了顿，低下头去，"其实有些事我没有告诉你。"

"你替夏至做内应的事吧，我早就知道了。"夏乾摆了摆手。

柳三愣住了，"你知道？"

"知道啊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"夏乾哼唧道，"看你们鬼鬼祟祟的样子就知道。你不就是想赚些钱花吗，这样岂不是一举两得。"

柳三沉默了一会儿，才道："这件事是我对不住你。总之，我是不会害你的。那我就去准备一套衣服跑路，我们今晚就能救人。你一会儿趁着中午换班，再去一趟衙门，把计划告诉韩姜。"

"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，我不能让你去冒险——"

柳三拍了拍他的肩膀，"有你这句话就够啦，我知道，若是我入狱你也会救我的。"

夏乾怔住，摸了摸头。

"怎么，你难道不会救我？"柳三哼了一声。

夏乾愣了片刻，突然道："我有主意了!风险还是有的，但是小了很多。柳三，咱俩真是越来越聪明了，果然能想出好办法来!哈哈哈哈!"

(三)寻找失踪的吴府二小姐

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

易厢泉在屋里踱步，思索着事件的来龙去脉，有些不安。

虽说和吴大人约好了夜半子时相会，但是易厢泉早早就到了。天字酒楼如同梦华楼一样，是汴京城的大酒楼，他们约在一楼的房间见面。

子时，吴大人准时到来。

易厢泉站起行礼，仔细瞧了瞧吴大人。他年过五十，可是头发全白，双目深陷，面色铁青，走起路来却似要跌倒下去。吴大人虽然一脸病容，眉宇间却带着正气。

易厢泉再一细看，吴大人双手长年握笔，是个典型的文人，颇具大家风范。观其面色，定是生过大病，心神不宁，应当是几夜未眠了。

不等易厢泉开口，吴大人却先发话了。他坐在椅子上，身上骨头都要散架一般，“绮涟的事我都知道了。我不指望知道她的死因，只是如今汴京城大街小巷都在传她被害一事，传得难听，可怜的孩子，可怜的孩子……”

吴大人原本是严肃的，在说及最后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子变了。他颤颤巍巍地拿过酒杯，喝了很多杯，半天也说不出话来。

屋子里很静，只有易厢泉和吴大人二人。香炉不停地冒着烟，却只让人觉得心中有些哀伤，气氛也变得更加压抑。

吴大人喝了很多杯酒，好像喝多了酒才有力气说出话来。

易厢泉不忍直视，只是开口问道：“没有保住三小姐是我的错。但听说二小姐并没有死，消息可靠吗？究竟……”

自从二小姐过世，府中从未有人再提她的名字，故而易厢泉连其名讳都不知道。而吴大人的眼睛突然亮了，他看着易厢泉，语气中带着恳求：“务必要找出绮罗，算是老朽恳求你……”

他的声音很是微弱。

易厢泉垂下双眸，没有看他的眼睛。他怕辜负吴大人的信任。

吴大人又喝了几杯酒，把自己灌个半醉，才道："我知道有些为难你，但我也是没办法，相信你能体谅……遇到这种事，是不能找官府的，我就是朝廷大员，还能找谁？啊，那混账东西说过，若是敢再对旁人透露一星半点关于他的事，绮罗就性命不保!好啊，好一个阴毒小人!这让人怎么受得了？我的孩子一个个全都死了，直到那个人告诉我二女儿绮罗还活着!我吴某人为朝廷鞠躬尽瘁，那又怎样？连孩子都保不住!我原以为我可以……可以将这害群之马揪出来绳之以法……如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呀!"

到了后来吴大人开始语无伦次，呜咽不停。易厢泉第一次见到一个位高权重之人泪流满面，疯了一般重复着话语，直到旁边的香炉焚断了香，蜡烛淌干了泪。

易厢泉有些承受不住。他想安慰吴大人几句，却又觉得自己安慰的话语苍白无力。

"都是我的错。"吴大人喃喃地说着。

"大人，这不是您的错，您没有错。"

"可是我没能保住我的孩子——"

"错的不是您，是做这件事的人。他今日害了您和您的孩子，不知背后又害了多少人。这才是我们决心抓他的目的。"易厢泉看着吴大人，神情很是坚定，"我师父师母也被奸人所害，我曾悲痛万分，但我知道自己决不能退缩。"

吴大人慢慢放下了酒杯。

"我虽然不知背后的'对家'是谁，但那人绝不是第一次做这些恶事。也许之前也有人决意将其绳之以法，却失败了，使得那人恣意妄为，才有今日的局面。吴大人，"易厢泉站了起来，走到了他身边，认真道："您不能放弃，决不能放弃。我们一定要将那恶人送入大牢。"

吴大人看着易厢泉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
易厢泉为他倒了一杯水，吴大人安静地坐了一会儿。窗外很安静，

吴大人的心慢慢地平静了下来。他挣扎着，想将女儿的脸从眼前抹去。而易厢泉比他安静得多，只是静静地坐着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吴大人这才正眼看了看易厢泉，觉得他太年轻了一些。

“你师父师母被害那年，你是不是年纪不大？”

“十九。”

吴大人摇头：“我五十多岁，还没有你活得明白。”

“您只是一时走不出来，人都是这样的，需要时间。”

易厢泉把水递过去，吴大人饮了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您可以和我说说情况。比如，您每次都是如何同那位‘对家’联系的？恕我冒昧，您是怎么知道绮罗小姐没死的？”

吴大人深吸一口气，从怀中缓缓掏出一封信和一个玉佩，“信是绮罗的亲笔，‘安好，勿念，思归’，写得方方正正。玉佩乃是她自幼就戴着的，上有缺口。”

“二小姐溺死于荷花池之中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老大死了之后，全家都……但我从未把那个小人的警告当回事，谁知绮罗就出事了。那日中午，绮罗独自在花园散步，直到午饭时，下人去寻，这才发现绮罗已经倒在荷花池里，面部被池底的碎石扎毁。我找过仵作，说是绮罗先被人按在水中溺死，随后被人划破了脸……天哪，天哪。”

吴大人没有再说下去，而易厢泉却是满腹疑问：“池底为何是碎石而非卵石？”

吴大人摇头，“池边有假山，当时府中造假山时的碎石都放入荷花池中了。绮罗的外貌相当出众，他们都说，长大要是入了宫，一定是荣华富贵享不尽的。”

“她的脸全被划破了？”

“我们当时认为是溺死之后被石头扎破的。可仵作说，是被人划破

的。唉，这又有何区别？人死不能复生，我当时只觉得悲愤交加。我膝下一共三个孩子，个个聪慧善良……我常常忙于政事，只是偶尔与他们说说话。如今却再也说不得了，一句都说不得了……”

易厢泉扬了扬玉佩，“当时，玉佩可在那个尸体身上？那尸身，真的不是绮罗小姐？”

“玉脆生得很，当时发现时已经碎了，想来应当是假的。他们早就想好，找个尸体来以假乱真，带走真的绮罗，就为了看到我这副样子。”

吴大人说完，目光冷了下来。

“除此之外，可还有什么其他的线索？”

“几乎没有。我之所以拜托易公子找绮罗，是因为我和那个小人还在对峙。我说，我已将部分罪证交与可信之人，一旦绮罗出事，立即呈报。证据虽然不多，足以使得圣上起疑。而他呢？那个小人要我供出那个可信之人的名姓，把证据销毁，并且自毁清誉，自行恳请让圣上罢我的官。如果我答应，便把绮罗放出来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眸色暗下去，“事已至此，再争什么都没有用。我揭露此人，只是为了让他不再插手朝廷之事。唉，要我自毁清誉，这些我都可以做到，只是我怕……”

“怕他不放出绮罗。”易厢泉接话道，“这个小人做事阴冷果决，说不定见大人您罢官，遂将绮罗杀掉省事。”

易厢泉在思考之时，就变得特别不会说话。吴大人听闻，脸色一下子变得灰白，他颤抖着手，灌下了一口水。

“一定要找到绮罗，一定要找到。我……再也承受不住这种得而复失之苦。”

二人都沉默了一阵。吴大人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似乎平静了不少。原本哀伤的眼底有了一点亮光。他转头看看易厢泉，道：“绮罗的事就拜托你了。我在朝中还有亲信，也会派人去找。”

易厢泉沉思一阵，道：“人海茫茫，找人并不那么容易。请您将绮罗小姐的习惯、性格详细告知于我。”

吴大人抑制住痛苦，讲了一些绮罗的习惯。最后才道：“易公子，绮

罗的字条被送来的时候，墨还没干。”

易厢泉一愣。

“也就是说——”

吴大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，“我的女儿可能就被困在汴京城。”

易厢泉点点头，站起身来，“我这就想办法寻人。”

吴大人没有说话，却看了易厢泉一会儿，目光有些奇怪。

易厢泉问道：“您可还有事？”

吴大人只是摇了摇头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却没有再说什么。今日他显然是累了，多说一句都会觉得疲惫。

易厢泉收拾了东西，觉得今日还是让吴大人早点休息，若有其他线索，改日来拜访也不迟。

(四)赌局

“易厢泉的师父师母去世，又不知道自己的爹娘是谁，如今已经没有亲人了。他入狱的时候都是我去看他。现在换成了你……”夏乾趴在小窗口，赶紧说道：“总之，那些捕快居然没有为难你？”

韩姜摇头，“你还是少说两句，快点离开这里。”

夏乾皱了皱眉头，从怀中掏出一布包烧饼，一个装着鸡汤的水囊，直接扔了下来。

“我买的。你吃掉之后，把布包水囊塞到怀里，这就看不出来了。吃饱饭，有力气跑动。牢里的东西根本不能吃。”

他又哐啷哐啷地扔了一把小斧头、几块燧石，还有一支火把。“把这些东西塞到稻草里，今天应当不会有人来查。我早晨来了衙门，一则探听情况，二则想进来探监。你都不知我花了多少银子，嘴皮子都磨破了，他们连进都不让我进。韩姜，我敢肯定，钱阴收买衙门这帮人花了不少钱，费了不少人力。我下了血本，都没能进来看上一眼。”

韩姜看着他，觉得有些恍惚。

“夏乾，谢谢你。”

夏乾怔了一下，突然结巴了：“你……你出来再说。我昨日想了一夜，我脑子虽然没有易厢泉好使，但也想出了能逃出来的主意。长安城牢狱的守卫很是森严，几乎难以逃脱。子时换班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”

“不可能。长安城的守卫数量多，即便出来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就会被抓回去。”

夏乾说道：“这可不像你，怎么能打退堂鼓呢？计划很复杂，但前面的部分与你无关。你只要记得，到时候用火把将铁窗的栅栏烘烤变形，再用斧头把栅栏扭开或者砍断。我会在外面接应，也许是慕容蓉。”提到这个名字，夏乾心情又不好了，“之后，我们会将你带出长安城，伯叔在城郊，还有马车和郎中。你好好养伤，保存体力。”

韩姜只是笑了笑。

夏乾见她这种态度，有些生气：“我连续几日都没怎么睡过觉，想了一夜，将一切办妥，你还不信任我？”

此时脚步声传来。换班时间刚过，夏乾叹一句“糟了”，甩下一句“不见不散”，立即将脑袋缩回去。

脚步声响起，是狱卒来了。韩姜匆忙将夏乾所给东西以稻草掩盖，又躺回去，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夏乾应当花了不少银两。这些狱卒只是远远看了牢房一眼，确认韩姜还在，就离开了。

韩姜见他们离去，慢慢撑着起身，拿出稻草下的食物慢慢吃了起来。她没有告诉夏乾，今日早上，衙门来派人继续审问。她被带到堂上，没有大官，全都是狱卒和官差。

韩姜一眼就见到了昨日看押自己的两个狱卒，四十岁左右。她看着他们，平生第一次哀求了他们。

她请求他们明天再用刑。

钱阴对她不利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；钱阴要她的命，所有人对此都了然于心。狱卒、官差，终究是官府的人。但凡是有良知的人，都对钱阴的做派有些抵触。但上级的命令不可违抗……

韩姜忍着痛，双膝跪地，缓缓地行了磕头礼。

在场一片死寂。

只有韩姜自己知道，她跪天跪地跪师父，从未给其他人下跪。如今的堂上，几个狱卒站成一堆，享受了这种可能折寿的待遇。

韩姜二十岁，跟那狱卒的儿女差不多大。

不知是不是夏乾使了银子的关系，还是狱卒真的心软了。他们只是象征性地打了她两下，就放她回来了。

韩姜侧躺在牢中，拼命地吃着饼。她在阳光下，觉得全身都温暖了不少，哪怕是身上的伤口，也不似昨日这么疼了。

她看了看小窗，她很喜欢这个小窗。它让阴暗的牢房有了光，它能让夏乾探进头来，说一句：“喂，韩姜!”

东西吃完了，韩姜慢慢舒了一口气，她觉得又有了力量。

突然间，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。韩姜习惯了牢房的死寂，这一阵声音着实让人不安。她朝门口望去，见几个狱卒拉着一个人进来。那人尖声尖气，不停地咒骂着。

“我没偷!我没偷!”

随即，一个华衣公子哥摇着扇子从门中进来，指了指牢房，很有涵养，但是隐含着怒气：“让她住这间，阴面。”

“呸!仗着有钱就胡作非为!”

吵嚷声一片，但是韩姜一下子就听出来了。

这两个人是柳三和慕容蓉。

第六章 救援计划

(一)画圆

待易厢泉出门，正是日薄西山之时。他先是接了几日不见的吹雪，去夏家取了行李。又去了一些地方办事，之后便要去找孙洵了。

他手持几炷香。香是点燃的，烟雾飘散在空气中，萦绕在他周围。他左手抱着吹雪，右手拿着香，怀里塞着一大堆卷轴，有点像作法的道士，但他不以为意。

元丰五年六月，汴京城一如既往地繁华。在这个人口众多之地，又不知有怎样的流言蜚语被人们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。男子之间的谈话多半关于西边战事、南北商贸、朝廷政策，大臣之间的钩心斗角，抑或是青楼歌姬谁最漂亮。

或者谈论命案。

易厢泉走过茶馆饭铺，正是用晚膳的时候，笼屉冒着热气，酒楼门口往来之人络绎不绝。摆在彩楼欢门下的饭食小铺，总有露天桌椅。男人们吃着饭食谈着一些话语，这些话语传进易厢泉的耳朵里。

这些话是关于一个小姑娘的惨死，一个朝廷大员的失势，一个荒诞的诅咒。谈话之人或惊恐，或惋惜，或嘲笑，或说着不堪入耳的话语。

易厢泉从来不去管这些流言，但当他听闻绮涟的死，被描述成带着一些调侃的荤段子，便一下子停住了脚步。

吃饭之人见状，都停下碗筷，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古怪青年。

几人相对而望，若是夏乾在，定要上前嘲讽理论的。而易厢泉站在此地，只是冷漠地不发一言。他明白这种争论毫无意义，查不出绮涟之死的真相，就挡不住人们的诋毁。

他轻抚着肩上的吹雪，待走到转角，一个转身，却将吹雪一下子丢了过去。

吹雪极度灵敏，一下子跳上那几个食客的桌案，滚了几下，打翻了饭菜瓢盆，菜汤撒了一地，随即灵巧地跳上屋顶消失不见了。

几个食客愣了片刻，这才知道发生了何事。然而在他们的一片咒骂声中，易厢泉和吹雪早就走得没影了。

待易厢泉走进孙家医馆，掐灭了香，习惯性地直接进去。而孙洵刚刚问诊结束，见易厢泉进门，挑眉道：“没被吴大人留下当女婿？”

孙洵说话一向没轻没重，好在易厢泉不喜不怒。但如今不同，易厢泉听闻此言，脸唰一下变了颜色，默不作声，直接进门去了。

孙洵一愣，这才知道易厢泉生气了。

她觉得自己的话过分了，内心有些不安。她在门口徘徊了一阵，易厢泉才出来，道：“帮我做点事，我有事要出门。”

若是以前，孙洵是绝对不应的。可是见易厢泉脸色难看，只怕出了大事，这才应了。又问及他与吴大人的谈话内容，而易厢泉只是三言两语地回答了。

孙洵却吃惊不小。

“二小姐没死？”

易厢泉点头，将怀中的东西放于案上铺好，“不好说。给吴大人的书信说不定是伪造的，即便吴大人说字迹很像二小姐的手笔，但依我之见，那字却不一定是二小姐写的。”

他将字条铺好，指了指道：“字迹看似没问题，可墨太重，写得太慢。就像是思考良久、生怕写错一样，故而下笔格外沉稳。字迹是可仿的，譬如我写柳字，但凡能将柳公权仿得很像的人，都很容易模仿我的笔迹。”

孙洵拿起纸条蹙眉，“这并非绮罗真迹？”

“不好说，”易厢泉开始研墨，随口道，“玉佩应该是真货。真可惜，发现绮罗尸体时我并不在场，如今尸体火化，线索难寻。”

孙洵放下纸张，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在场又怎样？绮罗就能不死了？”

她这一句，直击易厢泉的心里。是啊，在又怎样？易厢泉心里想到这，脸上未有什么表情，只是手中的力道加重几分。他研好墨，在纸上重重画了几道，又立即点燃香。

易厢泉道：“待到墨迹消失，看看用了多久。吴大人说，信到他手中时，墨迹并未干透。”

孙洵一下就懂了。香雾之下，二人沉默了，各自想着心事。待墨迹干透，易厢泉灭了香。

“墨迹干透需要半炷香。”他铺开汴京城地图，丈量了距离，“用马车或者驴车送信容易引人注目，应该是走路送的。我从东街走到夏家用了一炷香。吴大人接信之时处于宫中花园凉亭。将东街夏家距离折半，以吴大人所处地做圆，就得到——”

他画了一个圆。孙洵一看，惊讶道：“怎么可能，没到宣德门!”

“是啊，不仅没到宣德门，皇宫哪个门都没到。这个字是在宫里写的。”

孙洵愣住半晌未说话。易厢泉叹息：“再看这个圆与建筑交会之处，不是花园就是鱼池，还有就是这里了。”

他用手指戳了戳，上面的确有一栋建筑与圆交会。孙洵看了看，问道：“何人住在此地？”

“这一带应当是后宫妃嫔的住处，”易厢泉叹了一声，卷起卷轴，“我去拿给吴大人看一看。”

孙洵道：“纸张质地和墨的质地查了吗？”

易厢泉点头，“贡纸，墨是上好的墨。”

两人看着纸张，又是一阵沉默。两人都是聪明人，沉默都是有默契的。孙洵挑眉道：“你是不是觉得哪里不对？”

易厢泉叹道：“我没破出绮涟的案子。那个案子看似简单却很复杂，幕后之人不仅心狠手辣，而且聪明异常。而这个纸张……”

“疏漏太大。”

易厢泉呼了一口气，皱了皱眉头，“就算线索都是假的，又有什么用？”

孙洵坐在椅子上。她看了易厢泉良久，才道：“此事蹊跷，小心为上。”

易厢泉点头欲出门，孙洵一下叫住他，“旁观者清，绮涟之死，你没什么责任。”

易厢泉未吐一言，只是默然走进苍茫夜色中。孙家医馆的灯还亮着，他只顾着往酒楼走，却没注意到，不远处似乎有人跟着他。

易厢泉一向谨慎，但是这个跟踪之人技术实在高超，故而难以被发现。而且，易厢泉的心已经乱了。

他想找到绮罗，想查清绮涟的死因，他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吴家。

三日之内，他必须及早确认宫中之事。哪怕有一丝希望，他也要找到二小姐绮罗。

(二)越狱

“关上三日就差不多了。”慕容蓉整理了一下衣领，对旁边的狱卒微笑一下，赏了一锭银子，“他偷了我的钱，好在被追回来了。皮肉之苦就免了，毕竟是女子，也没犯多大事，骂一骂就罢了。”

相较于夏乾整个人的喜兴，慕容蓉整个人就呈现出一种谦谦君子的形象，衣着华丽，谈吐斯文，出手还阔绰。狱卒接过银子点头道：“您放心，一定骂!其实，这偷钱是用不着坐牢的，打个几十大板，放了也就老实了。”

慕容蓉摇头，“我家训甚严，素来以慈悲为怀，遇上这种贼，只要关几日即可，切莫动刑见血。”

狱卒忙道：“关上几日，一定放。即便要现在放人，公子也只要说一声……”

韩姜没有出声，心中有些疑惑。她在牢房的最里面，隔着十几个牢房栅栏，只能稍微看清远处的走廊尽头发生了什么。

这两人肯定是夏乾弄进来的。

狱卒将牢房的锁打开，将扮成女人的柳三推了进去。柳三此时的走路姿态与语气都像极了姑娘，狱卒丝毫未察觉。

一般的犯人进牢房，都是两个狱卒押着犯人的，也许是柳三打扮的“女子”太过瘦弱，也许是慕容蓉太过鹤立鸡群，竟然只有一个人押着柳三，另一人拼命与慕容蓉说着话，可能还想讨些赏钱。

“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”慕容蓉一脸平和，就像是那普度众生的菩萨。

就在此时，柳三一个转身，竟然一下子将慕容蓉推倒，伸手挠了他的脸，尖声尖气骂道：“用得着你说!你个小白脸真当自己是菩萨？”

事发突然，狱卒万万没想到柳三与慕容蓉竟在地上厮打起来，起先，柳三占了上风，挠了慕容蓉几下，随即抽过牢门锁链对他一通狂砸。而慕容蓉怒道：“你居然打我，你居然真的打——”

“呸，不打你打谁!”柳三尖声尖气，“老娘看见你这种富家公子哥就来气!伪君子!动不动就装好人，恶心!”

韩姜可有些明白了，柳三这些话可能是出自真心的。她不明所以，看两人在地上互殴，竟觉得有点好笑。但她却有些紧张，因为她并不知夏乾的越狱计划，但夏乾这个人往往是想不出什么迂回之法的。会不会是让她趁乱逃脱？

不，现下不是子时，若是现在逃脱，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。

狱卒将两人拉开，不住地劝着架。韩姜愣愣地看着挂彩的两人，很是诧异，狱卒竟还未发现柳三是男人!

狱卒骂了柳三几声，忙问慕容蓉怎么办。而他压抑怒气，似是思考一阵，“皮肉之苦还是免了。”

柳三啐了一口，一脸不屑。见状，慕容蓉怒道：“别给他饭吃!”

狱卒点头应了一声。韩姜哭笑不得，慕容蓉的脾气未免也太好了。

“慕容公子，说实话，她偷的银钱可不多，我们都没备案……”

“算是我欠你们个人情。关他几日，若肯反悔，便放了吧；若是执迷不悟……”

他没有说下去，只是生气地瞪了柳三一眼。

柳三双手叉腰，嚷道：“你看什么看？就这破牢房，我待不了几日就能逃出去!”

狱卒闻言，冷笑一下，将牢门锁严。慕容蓉有些不屑：“逃与不逃是你的事，就你这种人，这牢房关你都是给你长脸。你们说是不是？”他转头，对着狱卒笑笑。狱卒赶紧点头称是，直骂柳三事多。

慕容蓉交代几句，便转身离去了。就在此时，他停住脚步，看了远处的韩姜一眼。

韩姜立即警觉，她以为慕容蓉要告诉她什么事，或是传达什么话。

可是慕容蓉一言不发地离开了。

随着脚步声远去，韩姜的心中疑虑越发多了起来。柳三离她很远，只能勉强看清人形。毕竟所犯罪责轻重不同，柳三所处位置更靠近门口，也更贴近狱卒所在之处。

二人根本无法交流。

只听得柳三又双手叉腰骂了几句，十足像个泼妇，譬如“有本事来打我”“信不信我今晚就翻墙出去”“偷你钱怎么了”之类，叫得狱卒烦了，几次想抽他。

韩姜自然明白夏乾的意图，他定然是将柳三送进来助她越狱，可是她不明白此举的意义。她只知道，若是夏乾与柳三上演这出戏，可能会演得更好；而夏乾却委托了慕容蓉，不是因为夏乾临时有事，就是因为衙门的人都认得他。

韩姜叹了一声，试着扶墙站起。她自己只能勉强走上几步，根本跑不远。

太阳西沉，夜幕降临。韩姜垂目，今夜过去，明日等待她的是严刑拷打；若是今夜出不去，只怕凶多吉少。

子时的更刚刚打过。那一声声梆子敲击在韩姜心里，是期待，也是担忧。

狱卒的说话声与脚步声都远了。韩姜立即抬起头来，只听远处传来一阵锁链碰撞声，柳三速度极快地从牢房出来跑到韩姜这边，脱下衣服低声道："速度快!"

"你……怎么出来的？"

"今天白天趁乱偷摸把锁换了。"只见柳三脱下一身女装，里面的衣服竟然与韩姜一样。而在这一刹那，东边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。韩姜瞪大双眼，而柳三却道："斧子!把锁劈开!"

韩姜立即从稻草中抽出斧子，行动迅速，口中却问道："这爆炸声是怎么回事——"

"夏小爷雇人放的爆竹，"柳三见锁被劈开，立即将门打开，"一则为了掩人耳目，二则为了调虎离山。"

二人燃起火把，将不远处的栅栏烤热，用斧柄将其撬开一人宽。韩姜有些发愣，因为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而柳三的行动十分迅速。只见他快速跑开，将劈开的锁链放入他原先的牢房；而自己则退回韩姜的牢房，一下关上门，又将锁链重新锁好。

韩姜很是吃惊："你不走？"

柳三摇头一笑，"韩姐姐这么聪明，你还不明白我们的计划？"说罢，从怀中掏出一块布来塞到自己嘴里，又从怀中掏出一捆绳子来，含含糊糊地说了句："给我绑上!"

韩姜根本来不及多想，只是听从命令。绑毕，柳三又含含糊糊地喊了一句："别多想，你快跑!"

韩姜费力地爬上了窗，临走，她看了柳三一眼，这才有些明白这越狱的计划。

不远处夏乾正站在月光下，快速地朝她招了招手。

韩姜跌跌撞撞地朝他跑过去。六月的空气有些微热，她拼命地呼吸

着，这才发觉自己真的自由了。

(三)有耳

入夜，易厢泉已进入酒楼与吴大人会谈。而吴大人见了他手中的图，脸上阴晴不定。

易厢泉指了指地图，问道：“不知吴大人是否知道这是谁的住处？”

吴大人摇头：“不可能是这里。”

“为何？”易厢泉皱了皱眉头，“绮罗小姐就算不在这里，写字条的人也在，应当是与幕后人一伙没错。”

“不可能，不是一伙。”

易厢泉见状，更是诧异。他不明白吴大人为何这么固执。只见其叹息一声，“这里是舒国公主的住所。本来皇上忌讳我们与宫内人有牵扯，奈何舒国公主与我的二位女儿关系甚好，算是故交。”

“不管关系如何，都有可能——”

“不可能。”吴大人有些急躁，“舒国公主为人聪明智慧，识大体，疾恶如仇，深得皇上信赖，不可能与小人为伍。”

易厢泉只是平静道：“有必要查。”

吴大人看着他道：“易公子，坦白说了，不可能是舒国公主。我……把证据给她了，你明白吗？”

易厢泉一怔。证据，也就是那位“对家”的罪证，居然给了舒国公主。不过想来也正常，朝廷纷争无数，那位“对家”自然会排查吴大人在朝中的知己、好友，可偏偏想不到这份罪证在皇上的亲妹妹手上。

吴大人叹息一声，“也许是哪个环节出错了，易公子，你再想想。”

易厢泉后退一步，脑袋有刹那的空白。不过他很快恢复过来，快速思考着，片刻之后，他得出了一个令他不想面对的答案。

他们知道东西在舒国公主手上。

易厢泉开始踱步，但是吴大人心却静如止水，“如果绮罗回不来了，我也有心理准备。”

“不一定。”易厢泉说道，“我已经安排了人，天一亮就进宫去。我和您在这里等消息。”

吴大人点了点头，拿了一些酒来，晃了晃酒壶。很多酒壶都空了，看来这几日喝了不少。

“您可以休息一下。”易厢泉干巴巴地说，但是他知道吴大人不会听他的。

果然，吴大人摇头，“睡不着。”

长夜漫漫，离天亮还有好几个时辰。吴大人饮了很多酒，易厢泉也喝了不少。醉酒的人情绪很容易反常，二人各怀心事，喝了一杯又一杯。

“您看起来……”

“平静多了，”吴大人慢慢举着酒杯，“想想上次喝这么多酒，是因为什么事来着？对，是因为大宋出兵伐夏失败……我年轻时读圣贤书，参加科举，只为有朝一日能在朝堂献计献策，我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。有人为了江山，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，可以抛弃妻儿。我原以为我也可以，但如今……不行的，我做不到。”他的手开始发颤，“这几日我一直在想，在想……我这一辈子什么没见过，到头来却落得这样的下场。我的孩子……”

他含混不清地低语了几句。

易厢泉没有说话。吴大人在他面前没有了朝廷大员的样子，只是苍老又落魄。

“不会结束的。”易厢泉忽然说道。

吴大人侧过头来看他，有些讶异。

“这件事不会结束的。您的亲眷去世了，但您还活着。我们不应退缩也不应恐惧，因为该恐惧的人不是我们，是那些恶人。”易厢泉很是坚

定，“我们一定会把对方绳之以法。”

吴大人轻轻点了点头。

两个人又说了一些话，易厢泉问了吴大人一些有关“信件证据”的问题，但吴大人都避而不谈。易厢泉心中有了分寸，这些事涉及朝中大事，是问不得的。而吴大人大概只想让自己找到二小姐绮罗，关于朝廷的事尽量少问。

二人谈了一会儿话，刻意避开了沉重的话题，讲了一些吴大人年轻时候的事。从寒窗苦读，进京赶考，再到后来入朝为官……吴大人一边喝酒，一边讲述他生平遇到的事。谈及那些年少时的志向、未曾实现的理想，吴大人重新拾起了一点勇气。他讲了一会儿，精神似乎放松了很多，说着说着，竟然睡着了。易厢泉就静静地坐在一旁等他醒来。吴大人只睡了一个时辰，待他再醒来时，天空微微发白。

易厢泉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看外面，离太阳完全升起还要好久。他们大概还要在此等待很久，但屋内更加明亮了。易厢泉这才想起，今日将行李搬来搬去，将佩剑和金属扇子都带在身上了。他将东西卸下放到桌案上，自己又重新坐下。

吴大人的目光落到了易厢泉的佩剑上。

“是鹰？”

易厢泉这才意识到吴大人问的是自己剑柄上的图形，遂拿起来看了看，道：“不知道。这剑从出生起就跟着我了，可能是我父母的。”

“这只鹰，我是见过的。”吴大人伸手接过佩剑，低头看了看，“我进京赶考那年，在京城认识了一位铁匠。那时候他还不会打造这些复杂花样，只是在纸上绘出来了而已。鹰嘴很圆，我们还为此争论了很久。”

易厢泉闻言，身体一僵。

吴大人也很诧异，他看了易厢泉一会儿，问道：“你的父母……”

“从未见过，也不清楚名姓，似乎因为火灾去世了。”易厢泉说得很快，侧过头去，好像不想谈这个话题。

吴大人见他是这般反应，也没继续问，只是低头端详剑柄。

易厢泉的心绪却乱了起来。他赶紧喝了一杯水，又看看吴大人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又低下头去。

“也许只是巧合，”吴大人将剑放回去，“但那个铁匠和你长得有些像。之前和你讲话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他来。那时我进京赶考，在异乡很是孤独。我们偶然相识，经常在一起吃面。他说他不是个铁匠，只是不得不留在京城，只能这样糊口，但他也不想回家乡去。我问他很多事，他却三缄其口，但我们性格相合，居然聊得很投机。我希望大宋国力强盛，他则希望天下太平再无纷争。”

易厢泉很认真地听着，但是没有开口问，像是想问又不敢问。

“我中举之后在外地做官，回到汴京之后他已经不在了。他当时说，以后有机会去看大海，所以我猜他在沿海的某处定居。易公子，他是不是……”

“应该不是，”易厢泉像是自己否定自己，“我不认识他。我也从未去过海边，小时候一直住在洛阳。”

吴大人点了点头：“他不和你一个姓。他的姓氏不常见，姓拓跋。”

“姓……什么？”

“拓跋。这不是中原人的姓。这样算来，他可能是西夏人。”吴大人若有所思，“不过这个姓氏也可能是他编的。他天天胡言，不曾告诉我真名，只说自己叫拓跋海。那‘海’字为名，就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，真是胡来。”

吴大人又说了几句，居然笑了，他自绮涟死后根本没有笑过，像忘记了怎么笑似的。

没等他说完，易厢泉突然向后退了一步，一掌将门拍开。吴大人根本没来得及反应，易厢泉就追出了门去。只见一道黑影从门下溜过，闪到了窗户跟前；易厢泉立即从怀中抽出扇子，打了出去!

“易公子!”吴大人惊叫一声，易厢泉把扇子打过去之后立即跟到窗前，而窗里窗外都没有人了。

黎明之际，天色昏暗。一阵冷风将易厢泉吹醒，吹得他不寒而栗。

吴大人慢步出来，惊道：“方才究竟——”

易厢泉立即拽着吴大人回房，又唤了随从侍卫前来照应。他脸色极度难看，对吴大人道：“大人，休要出门，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!”

吴大人急忙问道，“窗外有人？”

“中计了。”易厢泉望着窗外，阴沉的天空让人心底发寒，街边偶有犬吠，却令易厢泉思绪烦乱。他转过身来对吴大人道：“我们的对话被人听去了，若我猜得不错，这是陷阱，那人在附近守了一夜。换言之……”

吴大人坐回椅子上，脸色阴沉起来。

易厢泉不语，只是走到桌案边看着那幅汴京城地图。想着从吴府事发至今，发生太多事，而这些麻烦事他没有解决掉一件——这是史无前例的。

易厢泉深吸一口气，想让自己冷静下来。

绮涟之死未能解决，对方竟然设下这样一个局，等着易厢泉入套。未干的墨迹、汴京城的地图、交会的房屋、舒国公主的住所……

易厢泉想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他们是不是早就有所怀疑，证据在舒国公主手中？”

“也许，”吴大人气若游丝，冷笑一声，“现在他们是确定了。”

“舒国公主会不会有危险？”

吴大人摇头，“皇宫重地，还算安全。”

易厢泉思考片刻道：“如今他们已经确定，那便会实行如下举措。一是进宫谋害舒国公主；二是派人取走证据；三是挑拨圣上与舒国公主的关系，让她有口难言。大人觉得，那位‘对家’会使用什么手段？”

“最后一种，惯用手段。”吴大人的胡须也有些颤抖，“也不排除偷走的可能性。对于位高权重之人，他们一向比较谨慎，一般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行迹。若是要杀人，也往往会用更加隐秘的方式。”

易厢泉点头，拿来笔墨，“大人，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。待取来笔墨，请将那人的罪状悉数写下。”

吴大人叹气道，“根本写不满一张纸。我查了许久，只不过查出点点蛛丝马迹，证明朝中有这么一个人存在。他没做官，却控制着朝廷的诸多官员。掌控着他们受贿罪证，掌控着他们的妻儿性命。而我的部分证据，指的是一部分大臣的受贿账目，往来书信、威胁信，还有一些小人物的口供。”

易厢泉蹙眉，“还是比较全面的。”

吴大人摇头，“若有人证还好，可如今证据根本不够，只能证明这些大臣有作风问题，圣上就算见了证据，顶多勃然大怒，将几个微不足道的小官革职查办，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很难浮出水面。那个人究竟在不在汴京城住，多大年纪，甚至是男是女，我一概不清楚。”

易厢泉心中暗暗吃惊。以吴大人的身份地位，查一个人的字号易如反掌，而对于此人，他查了这么久，竟毫无发现。多半是因为吴大人在查这件事的时候是孤立无援的。那位“对家”能掌握住这么多大臣，必然有不少眼线。能值得吴大人信任的人很少，在朝堂上，很难知道谁是对方的人。

“我与他通常是在宫中联络，以书信形式谈判。他好像总能知道我身处何方，随时能派人来传话。我却查不到他的行踪。”

易厢泉在屋内踱步，“会不会就是宫中之人？”

“说不准，”吴大人眉头紧皱，“此人的意图不明显，只是一味惑乱朝纲。若说是宫中之人，倒不如说是敌国奸细可能性来得大。还是那句话，身份、地位，一概不知，目的也不明确。”

易厢泉没说话。吴大人又道：“但是，他的往来书信有落款。”

易厢泉挑眉，“是符号，还是代号？”

“是姓，”吴大人闭起双目，“一个字，白。”

易厢泉脸色越发难看。且不说姓的真假，即便是真的，汴京城有多少姓白的人？农户、商人、官员，数不胜数。

“有权必有财，”易厢泉略作思考，“不知汴京有无姓白的大户？”

吴大人摇头：“早就查了，没有可疑的。易公子，你都无法想象，这个人怎能存在得这么……虚无？”

“大人有何打算？”

吴大人苦笑一下，没有答话。

易厢泉道：“虽是圈套，绮罗未必真的死去。现下最好将事情告知舒国公主，让她小心；若是来得及，将证据转移最好。”

吴大人看了一眼窗子，“夜半时分，谁都无法入宫。臣子与舒国公主见面本就不妥，如今趁着天亮进宫，也只得低调行事。易公子，我知道你安排了人，但最好还是亲自和公主见上一面，讲述事发过程，而且……”

吴大人犹豫了一下。

易厢泉接话：“那位‘对家’说不定也会再跟您联系，我去谈判。”

吴大人点头，“易公子是聪明人，定然明白我的私心。我只希望易公子能从其口中问出绮罗下落。”

“我这就想办法进宫。”易厢泉点点头，站起身来想要离去。他走到门口，犹豫地回望了吴大人一眼，又问了一个问题。

“他……是个好人吗？”

吴大人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片刻才明白，易厢泉问的是那个叫拓跋海的年轻人。

“他是个很好的人。很喜欢开玩笑，想去看大海，还喜欢在纸上画小人。”

易厢泉微微笑了一下，舒了口气，好像很满足似的，踏着最后的夜色匆匆离开了。

(四)调包计

韩姜爬出小窗朝四周看去，周遭尽是高墙，固若铁壁。夏乾见她出来，匆忙来扶。

韩姜欲张口询问，夏乾急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将你送出城!”

他拉着她从围墙的狗洞钻出，洞口停一小车，四周空旷无人。朦胧月色下，由唐宫改建而成的衙门静静地立在这里，巍峨却又透着几分诡异。而在距离衙门不远处则有一白色石桥。

韩姜又要张口问什么，夏乾扶她上车，用布罩上：“快走!你看见那桥了，这段路最不好走，若是你被发现越狱，他们直接派人从屋顶放箭，我们两个都会被万箭穿心!”

韩姜默然，夏乾推着她疯狂地向石桥跑去。而他身后的衙门内墙则传来一阵脚步声。那是换过班的衙门守卫，他们匆忙地走过内院，开始巡逻了。

夏乾第一次跑得这么快。

“有人越狱!”

衙门内有人高喊，随后是一阵脚步声，说话声，吵闹声。韩姜瞪大眼睛，扯掉身上的布：“被发现了？”

夏乾上气不接下气，急道：“把布盖上!”

“他们发现了越狱——”

“是柳三，不是你。”夏乾汗如雨下，“他们不会来追的，柳三的牢房空了，在他们眼里只是丢一个小贼。慕容蓉早就嘱咐衙门了，这种偷钱小贼，跑了也就罢了。我们打听过，长安城的府衙发生过好几次小贼越狱的事，长安城的士兵很懒散，小贼跑了，从来没出来抓过。出了这种事，官员也只想把事情压下来。”

果然，虽听闻吵闹之声不绝，却不见有人出来。二人迅速跑上石桥，待过了桥，则是夜市了。街上偶有醉酒的行人、进货的商贩，但都在主路上走着。夏乾迅速拐向一条小路。这条路是他白天看铺子的时候发现的，人迹罕至。他们再走一阵，周围变得很安静，就只能听见车轮滚动的声音了。

韩姜蜷缩在推车上，一路没有吭声。夏乾推着车路过一个小山坡，从山上能看到远处衙门的牢房。夏乾看着那边的火把闪动，心中越发不安，放慢了推车的速度。

“出事了？”韩姜问道。

“没事。”夏乾赶紧回答，又开始推车。直到把小车推到城门附近的一座荒凉马厩前面，夏乾上前敲了敲马厩的门。

慕容蓉急忙探出头来问道：“成功了？”

“一切顺利。”夏乾欣喜地喘着气，扶韩姜坐起，“天一亮，待城门开了，我们就装成运货的出去。伯叔的车停在城郊接应我们。”

韩姜看了一眼慕容蓉，“慕容公子也在？”

夏乾点头：“嗯，他来这边帮忙。你和他出城，我晚些再出去。”

慕容蓉问道：“看韩姑娘伤势不轻，现下可还撑得住？要不要吃些东西？”他打开自己的包袱，拿出食物和水。

韩姜没有动，直视夏乾道：“你们的计划，就是用柳三换我出来？”

她的言语中带了几分谴责的意味。夏乾累了两夜未休息好，好不容易把韩姜救出来，却听到这句话，顿时有些不开心，“对，没错。”

韩姜摇头道：“这是什么主意？这怎么能行？”

夏乾有些生气：“难道要我眼睁睁看着你在牢里被人打？”

“柳三装成我的样子躺在我的牢房里，但他怎么逃出来？”

夏乾解释道：“这样做能拖延时间。当他们第二天发现‘韩姜’变‘柳三’之时，你早就出城几十里了。”

韩姜看向慕容，“你也同意了？”

慕容蓉道：“韩姑娘放心，柳三是手脚被捆、口中被塞布的。他只会说，半夜睡觉突然被人打了后脑，醒来就这副模样。”

韩姜转头对夏乾道：“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柳三，钱阴要的只是一个替

死鬼。只有牢里的‘韩姜’畏罪自杀，钱府一案就此结案——他们根本不会管牢里的是谁!”

听了她的话，夏乾的脑袋嗡嗡作响，“那你说怎么办？与其柳三要装成你的样子躲过乱箭，还不如这样赌上一把，至少不会被万箭穿心。”

“夏乾，你救过我，我至今感激你。”韩姜语速很快，“你这一次又救了我，我无以为报。但我只想说，我韩姜的命不值得你冒这样的风险，何况还要把柳三的命也搭进去。”

夏乾有些生气了：“我千辛万苦救你出来，如今你说这些话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夏乾话未说完，却被慕容蓉打断。他直接捂了二人的嘴，低语道：“别吵了，有人。”

三人立即沉默，大气也不敢喘。就在此时，马厩外真的有两个男人。他们身材高大，走了一会儿，便倚靠在马厩外的柱子上。

这个马厩在城门客栈附近。那客栈价格低廉，是外地人进城落脚的首选，但客栈中的客人鱼龙混杂，常有人打架滋事。

透过马厩的门缝，夏乾看到其中一个人脸上有胡茬儿，颈上一道疤，另一个人则有些胖。二人掏出酒囊，对饮起来，喘口气，缓缓谈起话来。

胖子轻声道：“一会儿怎么办？”

伤疤男子翻个白眼，“多喝点酒，又不是第一次干这事。一刀下去，拿钱走人，收尸也不用管。你还指望她做鬼来害你不成？”

马厩后的三人本担心眼前这两人赖着不走，如今听到此，三人都是一身冷汗。

夏乾用口型问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韩姜脸色泛白，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。这两个人的声音她认得，是曾经在狱中“探望”她的某一班狱卒，当时应该是去踩点的。

慕容蓉吐了五个字，虽听不见音，却也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——

杀手，是老手。

胖子瞅了瞅远处，“那可是衙门!”

“衙门？去地府咱们都敢接。”疤痕男子低声笑道，“银子都结了，还能怎么办？你要感谢那帮捕快不敢动手，否则钱老板哪这么容易给钱？”

胖子道：“总觉得去衙门做这种事……”

他咕嘟咕嘟地将酒喝干，显得有些紧张。

“怕了？”疤痕男子嘲笑道，“真像个娘儿们，你还不如娘儿们。咱再喝会儿，约定的时辰还没到。”

“还是快走吧。从这儿走到白石桥，还要好远的路呢。”

“急着投胎吗？”疤痕男子啐了一口。

“急着领钱哪!”二人收起酒壶，骂骂咧咧地朝东边走去。

韩姜脸色苍白，拉了拉夏乾的袖子，“你们听见了吗？你们知道刚才二人是做什么去的!”

夏乾缄默，他的脸也变得苍白。慕容蓉也沉默着回避韩姜的视线。此时东边的天空红得愈来愈明显，而远处偶有行人经过，那是排队出城的行人。再等下去，集市的人会越来越多。

韩姜扶着马厩的柱子站起来，“柳三不仅手无寸铁，而且双手被缚，也无法呼救。绝对不能留他一人在那儿。”

夏乾赶紧扶住他，“那两人也许只是喝醉了，又不是真的杀手，哪有这么巧，钱阴今夜买凶杀人，又被我们碰见——”

慕容蓉平静道：“别欺骗自己了，夏公子，如果不去救柳三，他可能会……”

夏乾沉默了。他看了看天空，看了看远处的衙门，又看了看韩姜与慕容蓉。

韩姜明白夏乾目光的含义，她一把拉住他，“你别去!”

“我都没说我要去哪儿，你拦我做什么？”夏乾甩开了她的袖子，看了看城门，“你们在这儿等着，待开门之后立刻出城。一个时辰后，我在城郊与你们会合。”

语毕，他推开马厩的破门就要出去，还背上了弓箭匣子。弓箭是提前准备好放在马厩里的。柘木弓匣子透着阴沉之色，比黎明的天空更加灰暗。

“夏乾!”韩姜语气不善，“你没那个本事——”

慕容蓉赶紧劝解：“时间宝贵，莫要争吵。韩姑娘说得不错，夏公子，这事开不得玩笑——。”

“你们有更好的办法吗？”夏乾问道。

韩姜和慕容蓉沉默了，夏乾朝他们笑了笑，“放心，我身上还有不少银子，我去拦住他们，看看能不能把事情谈成。背着弓箭只是以防万一。”

朝阳的脚步很轻，轻得根本就没有将黑夜完全驱逐出境。星光微弱，使得夏乾的影子在夜幕之下显得有些孤独。

韩姜怔怔地看着，夏乾的背影越来越远，远到她根本就看不清楚。

慕容蓉叹气：“夏公子说得不错，也许能用钱解决问题。我们如今只好等在这里，待城门开启再出去。”

韩姜摇头，“慕容公子，你有所不知。若是有组织、有靠山的团伙，根本不会为金钱所动。”

“若你执意回去换柳三，这更不是个好主意。夏公子之前就猜到你这种心思，怕你不配合。他说，一旦出了事故，我一定要送你出城。”

韩姜没有作声。

慕容蓉劝道：“计划是我们想的，不是万全之策，但也是应急之法。而且……夏公子真的对你很好，你不要让他为你担心了。”

慕容蓉见过很多姑娘，也非常了解女孩子在想什么。他以为韩姜听了这些话，多少会感动，至少会理解夏乾的苦心，然后乖乖跟着自己出

城；若是执意不走，想用自己把柳三换回来，慕容蓉依然准备了另外一套说辞等着她。

却不承想，韩姜只是站在原地，看着府衙，似乎有别的想法。

“慕容公子，你现在去报官，说有人越狱。”

慕容蓉吃了一惊：“不行!”

“不是说我越狱，是说柳三越狱。至于原因……你说你早上遛弯，在街上碰到一个和他很像的人。”

慕容蓉摇头，“这个理由未免太牵强了。”

韩姜没有理会，继续道：“之后，官府发现柳三被替换成我，他们就会把柳三重新关押，或者安排狱卒在那儿守着。你一直在那里看着柳三，确保他是安全的。再多叫一些狱卒、官差去牢里。即便衙门收了钱阴的好处，但也不是人人都收了钱的。只要事情闹大，人一多，杀手一定无法下手。而官府要出来搜人，短时间搜不到这里。你让夏乾回来，将我伪装成货物带入钱府。钱府内院一个下人都没有，官府碍于钱阴的面子又不会搜查，在那儿会很安全。”

慕容蓉很是吃惊，但是静下来细想，韩姜的想法不无道理。

韩姜又道：“如果我真的逃了，很快就会有官差前来追捕。我身上有伤，被抓到的可能性极大。但若是我回钱府躲着，你们想办法将案子破了，之后让狄震将案情写下呈报京城上级，事情才有可能妥善解决。最坏的可能，也不过是我重新被抓回牢里去，但至少拖延了几日。在这几日里至少大家都相安无事，说不定你们还能和钱阴谈判，事情尚有转机。至于夏乾的计划……我明白夏乾想要顾全我的安危，可是我要顾全整个大局。”

韩姜说得句句有理，慕容蓉自然听得懂韩姜之意。此法风险均摊，比夏乾做得更加稳妥。

见慕容蓉有所动容，韩姜补充道：“慕容公子，你是聪明人。这件事夏乾是断断不会同意的，所以我必须等他离开，先行说服你。刚才我们路过了一座小山，登上山坡整个衙门尽收眼底，夏乾在那儿停住了。他做事是离不开弓箭的，虽然距离远，但他可以通过小窗将箭射进去。”

慕容蓉摇头，“小窗太小，怎么可能射箭进去？”

“我了解夏乾。他很自信，认为自己的箭术无人能敌。他先射入一箭，告诉柳三有危险。这样等杀手进入牢狱，柳三会将杀手逼至小窗，等着夏乾放第二箭。”

慕容蓉怔住了：“这么说来，脱险也不是不可能，那为何还要——”

“慕容公子，若是夏乾真的为保柳三性命射了箭，那他就……”

“他会杀人。”说到这里，慕容蓉立刻明白了韩姜的意图，思索片刻便做出了决断，“我现在就去报官。韩姑娘，你可真是……”

面对这个姑娘，他实在想不出形容词来，只是拍拍她的肩膀，转身快速去了府衙。

他转身跑去，独留韩姜一人站在马厩。天空越发明朗起来，明朗到阳光都从云际冒了出来，照着长安城的墙垣和屋瓦。马厩的茅草棚顶也多了一丝暖意。

韩姜慢慢蹲下，藏在马厩的角落里，而双目盯着远处的府衙。府衙后面太阳一点点升起，夏风吹拂，浮云微动。

命如浮云，风起云散，飘忽不定。新的一天就是一场新的赌局。

韩姜的目光柔和却坚定，这场赌局他们一定要赢。

第七章 难解谜局

(一)暗夜之耳

柳三一个人躺在牢房中，他口中被塞着布条，双手被缚。然而他双目却是明亮的。

子时刚刚过去，有脚步声传来，这是第一班换班的狱卒。这些狱卒巡视到此，很快就发现柳三的牢房空了，闹腾一阵，也不见有人去找，此事竟然作罢。

在这整个过程中，柳三一直趴在稻草上，一动不动。他知道，自己要装作晕倒的样子，又不能立即将面部暴露出来。待到天明，他号叫几声，招来狱卒，说韩姜昨夜袭击他将他打晕并关入此地，两人还互换了衣服。

到那时，韩姜也逃脱了。

柳三趴在稻草上，毫无睡意。今夜的惊险算是已经过去，待到明天天亮，等待他的不知是什么。也许衙门会把他当作受害人放掉，也许会当作同伙抓起来，也许会把他当作“韩姜”直接杀掉，再把这件事报给钱阴。

柳三腿上藏了匕首，对于明天白天的事，他并不担心，但绝不会掉以轻心。

他一夜未眠，直到天色微亮，狱卒的脚步声又一次近了。

柳三皱了皱眉头。这脚步声太过奇怪，不似狱卒平日巡逻时那般悠闲，反而带着几分紧张和混乱。

但柳三不敢抬起头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两个狱卒停在了牢房前面。

“是她吗？”其中一个人问着。

柳三皱了皱眉，此人声音很是浑厚，还带了几分粗鲁。

而另一个人语速很快：“应该就是，里面的牢房仅她一人。”

牢房的锁响了，是钥匙开锁的声音。此情此景，是柳三万万没想到的——两个男人在天不亮的时候来到韩姜的牢房，定然不是好事了。

可是柳三还是没有抬头，他不需抬头。只要耳朵在，听得见就行。

他听见那两人离他越来越近，也听见了刀子出鞘之声。柳三知道来者不善，于是他轻轻地动了动，想要挣脱绳索。

挣脱绳索是一门技术，变戏法的人都会，可是挣脱的速度、动作幅度却因人而异。而今，柳三是在有两名“观众”的情况下挣脱，而且要不被他们察觉。

但是柳三却从容不迫。他双手微动，也不知是怎么做到的，绳子真的松开了。

绳索一开，他双手下滑，令人难以察觉地划向双腿，他想拿出腿上藏着的匕首。

就在这一刹那，一支箭忽然从窗外射了进来，直接插入墙面，将墙面射穿。两人皆是啊了一声转身望去，箭羽没入墙面微微颤抖。

“怎、怎么会——”

就在两人专注于箭时，柳三抓到了绝佳的时机，一跃而起，像是一条浮动于空中的青色丝带，看似无力地飘动，却在空中速度极快地舒展。他一掌下去，直劈其中一人的后脑。

那人倒地，而另一人诧异地回过头去，柳三却飞起一脚踢掉了他手中的兵器，抬手就抽出了腿上的匕首，直接架到了大汉的脖子上。

这个带着伤疤的大汉双目瞪圆，见匕首已架到脖颈之处，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

而柳三穿着韩姜的青衣，身形也消瘦。大汉这才微微看清，眼前的人分明不是女子，而是一长相清秀的男子，细一看，感觉有点娘娘腔。

大汉见状，寒光从双目中冒出，杀心又起。柳三则轻蔑一笑，压了压手中的匕首。大汉脖颈之处被压出了血痕。

大汉再也不敢造次，“饶命!”

他们经常动手的人都知道，匕首所抵之处是要害。大汉立即明白，凭这匕首所抵的精准位置，凭对方极快的身手，眼前的“娘娘腔”一定是个高手。

“钱阴派你们来的吧？外面还有狱卒做内应，对吧？”柳三踢了他一下。

大汉没有说话。

柳三皱了皱眉头，继续道：“钱阴给了你们多少钱啊？”

大汉依旧没有说话。

“装哑巴？一看就是老手，”柳三贼兮兮地道，“我只能跟你们说，原来牢房里的姑娘跑了，你们现在只能空手回去。哟，别用那种吓人的眼神瞧我，小爷我可不是被吓大的!”

柳三学着夏乾嚣张的样子继续道：“我可知道你打什么主意。钱阴要牢房里的人的性命，但没说是谁的命。你想随便杀个人去交差，对不对？啧啧，绳子都带好了，等着来个‘畏罪自杀’呢。钱阴真狠，何必为难一个姑娘呢，不懂怜香惜玉，真不是男人!”

柳三胡言，大汉闻言又有了动手的念头，却被柳三用匕首硬是按了下去。柳三明明歪七扭八地站着，大汉竟然无法动弹——匕首像粘在了他的脖子上一样。

大汉侧目，看了看柳三的手臂，纤瘦却有力量。大汉顿时明白了，眼前这个人，乍一看柔弱而不堪一击，但实则深不可测。

不怕武艺高强的人，不怕聪明绝顶的人，就怕琢磨不透的人。

眼前的人就让他琢磨不透。

大汉像是第一次听进去了柳三的话：“我没法交差。”

“扣钱？”

大汉苦笑：“道上的规矩，可能更惨。”

柳三歪头，柔和一笑：“那没办法。你就带话给钱阴，算是将功补过。第一，慕容蓉那小子盘点了长安城钱阴所有的店铺，借着账房出事，还看了不少账目。让钱阴小心着点，他一旦疏忽，慕容家狮子大开口，会侵吞他长安城所有产业。”

他的一番话让大汉吃了一惊，赶紧默念，生怕记错。

“而第二点，”柳三的声音变得更低，“我不知钱阴为何选这个牢房中的姑娘做替死鬼。但他应该庆幸，你们还没动手。钱阴勾结黑白两道将长安城弄得乌烟瘴气，你们以为他还能快活几日？京城的官都是吃白饭的？”

大汉不明所以地看着柳三。

柳三接着道：“那个姓韩的姑娘身手不凡，有人派她来这边做事，所以才走了这一遭。此人权倾朝野，哪里会将长安城这点勾当放入眼中。转告钱阴，趁早息事宁人，不要追究。”

大汉还在回味那番话，柳三却突然抽回了匕首，退居墙角。

“听完了就带上你的相好，快滚，我还得睡一会儿。”柳三指了指地上昏迷的大汉，一脸嫌弃地说着。

(二)飞鸽传信

夏乾站在高坡上，架起弓箭对准牢房小窗。那窗户很小很小，如今隔着街道相望，小得只有指甲盖这么大了。

人人都说百步穿杨，而夏乾如今与小窗的距离远在百步开外。

两个大汉刚刚与狱卒打了招呼进了衙门去。夏乾瞪大眼睛看着，他不敢相信，衙门竟然无法无天到了此等地步。素闻钱阴只手遮天，可在光天化日之下派人去衙门杀人，这都不能用“目无王法”形容了。

夏乾架起弓箭，手有些发抖。

上次射箭伤人还是在庸城时，全衙门的人都撤退，独留自己在客栈射箭。而观今日情形，不容乐观。夏乾只能保证自己一箭射入，若是柳三聪明，便知晓在搏斗时将人引到窗前，让自己放第二箭。

若是一箭穿心怎么办？那两个大汉要死在自己手中吗？

这样……是杀人吗？

夏乾一下子放下了弓，呼吸急促了起来。他知道，一旦自己放箭杀了人，记忆便永远会停留在此时此地。他会在垂暮之年反反复复做着同样的噩梦，梦到这个衙门，还有这扇小窗。

可柳三呢？若是不救他，他就会遇害。

想到柳三，夏乾又急忙架起了弓箭，手开始发抖。他急匆匆地放了第一箭，偏了。那箭被夏风吹到了不远处牢狱的墙上，直接折成了两截。他放了第二箭，又偏了，这次射到了不远处的柳树上，深深地扎到了树干里。第三箭，还是偏了。

夏乾放下了弓，垂下头去。韩姜和柳三任何一个人出事，他都会愧疚终生；放箭杀人，也会愧疚终生。无论怎么选，他一定会愧疚，但如今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既然下定决心去救柳三，那就要准备放箭，射得准一些。

如果认真思考并且做出了最后选择，就不要怀疑与犹豫了。

夏乾又架上了弓箭，嗖的一声，一箭放出，直接从小窗射入。此箭意在提醒柳三，注意窗口。

下一箭恐怕就是要射杀人了。

却听一阵脚步声匆匆传来，夏乾诧异回头一望，是慕容蓉。他一个富家公子哥仓皇地跑在街道上，有些好笑，而夏乾觉得有些恍惚，放下弓箭问道：“出事了？”

“没有，”慕容蓉气喘吁吁，“韩姑娘有新的主意。她此刻还在马厩，你回去，送她进钱府。我去通知官府越狱之事。怎么，那两个杀手已经进去了？”

夏乾似是明白了一些，转身抬起弓箭，“他们进去了。柳三现在情形危急，什么都不如箭快。”

“听韩姑娘的话，”慕容蓉按下他的弓箭，“你不能杀人!”

二人还在僵持。慕容蓉看着他的手臂，冷静道：“你的手在抖，持弓是很难射中的。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不如听我们的话!”

夏乾脸色苍白，慢慢放下了弓箭。

“听韩姑娘的。你回去，尽量不要在府衙露面。我现在去报官。”

夏乾一咬牙，转身跑回马厩。慕容蓉看着他离开，才迅速跑回衙门。

此时，太阳已经渐渐升起，夏乾穿过小巷，来到街角马厩之处。韩姜安然地坐在马厩角落里。见夏乾来，她疲惫一笑，扶着栏杆站起来。

夏乾见状，赶紧扶住她，“没事就好。”

“柳三那边怎么样？”

“我等了一会儿，根本不见有动静，慕容蓉进了衙门，也不知柳三怎么样……”

他的声音越发微弱。柳三若是今日出事，那将是夏乾此生的梦魇。

“你去找慕容蓉看看衙门情况，先不要管我。再托人传话给伯叔，让他不要再等了。”

她一说这话，夏乾顿时明白了。慕容蓉把夏乾叫回来，不是为了救韩姜，只是不想让夏乾动手杀人。

夏乾心里五味杂陈，只是摇头道：“我去了也挽回不了什么，我先送你回去，再去衙门等消息。”夏乾让韩姜钻进麻袋，用小车推着她走到街上。

长安城古老的街道静默在初夏的阳光里，街上飘着烤馍与烤羊肉的味道。行人匆匆，多半是起来做生意的小贩。这些古老的地砖、街上的棚子、店家的旗子……今日的长安城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。

夏乾转身走入人少的小巷，奋力推着小车，像是干不惯这种活，其实是因为他的手还在发抖。

韩姜整个人蜷缩在麻袋里，只露出了一点点脸。她的双目很好看，

黑如水银，透过袋子缝隙看着夏乾。而夏乾也看着她，看着看着，就忘了脚下的路。直到被一颗小石头绊到，车子颠簸一下，歪了。

“你遮好，别被发现了。”夏乾赶紧伸出手去拉了拉麻袋，“慕容蓉应该已经进了衙门，他们八成发现了柳三被替换之事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派人来搜捕了。”

“柳三……会没事吧。”

韩姜像是在自问自答。夏乾有些紧张，一紧张话就变多了：“不知道。我把你送回去，就去衙门看看。慕容蓉去得应该还算及时，柳三不会有事的，一定不会有事的!可能我的朋友都要坐一回牢，易厢泉、柳三、你……”

“我也是你的朋友吗？”

听她这么问，夏乾莫名慌张了一下，车又歪了。

“你别和我说话，”夏乾觉得有点慌，“我今天有些混乱，我……”

“你记得给伯叔也传个口信，让他不要再等了。”韩姜没有说什么，把麻袋拉上了。

夏乾舒了一口气，把车推得歪七扭八。直到钱府门口，他才停下，找个小孩把口信送去，又将韩姜的麻袋封好。钱家下人忙问道：“夏小爷，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？为何如此小心？”

“珍玩，”夏乾不以为意道，“我与慕容蓉一同淘来的，眼下放到钱家房里去最是稳妥。你家老爷不在？”

下人一听，摇头道：“与帮管家查账去了。”

夏乾闻言心中大喜，塞给大家一些银两，抱着麻袋就进去了，“我进屋休息一会儿，还会去弄些稀罕物件带着。这些东西贵重得很，之后我会托镖局带回汴京城，也算不白走长安这一遭。”

下人忙接手要搬，夏乾摆手道：“贵重的东西你们还是不要碰了，丢了、磕了都是麻烦。我来搬，坏了也怨不得你们。”

下人们赶紧撤回了手。夏乾这才回想起先前几日听到的传言，钱阴

吝啬无比，对待下人也是严苛，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帮他做事，也只有帮管家唯他马首是瞻。

钱家房屋多得很，而夏乾的房间比较僻静。待他抱着“韩姜麻袋”进屋之后，终于累得站不住了。

韩姜从麻袋中出来，到床边躺下，见夏乾还站着，问道：“你不去瞧瞧柳三？”

她一句话就戳中了夏乾的心。夏乾脸色立即暗了下去，却没有动，“我……”

“你是不敢去。”

夏乾的目光躲闪，“我怕去了，看到他出事。”

二人面对面站了片刻，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突然，一阵脚步声传来，不知是谁走来了。院子里住的几人都不在，此人分明是向夏乾这屋走来的。

夏乾一下蹿起，慌忙扶着韩姜躲到床下。敲门声传来，夏乾心虚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小的是钱府门房，有您的信鸽，昨夜到的。”

这一句话让夏乾心中的石头落了地。不仅是落了地，简直是欣喜若狂——易厢泉的信!

夏乾几日前将钱府发生的杀人案告知易厢泉，如今回信来了，真相必定也来了。

他赶紧出门接信，却见下人递来的是完整的一封信而不见信鸽。夏乾觉得有些不对劲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下人见状，有些畏惧，“信是帮管家给我的，让我在您归来之后送到。”

飞鸽传书仅能单程飞行，价格昂贵。应当是汴京城大驿站飞往长安城驿站，之后送往钱府。帮管家让送来的，证明此信曾落入管家之手。

夏乾赶紧拆开信来，只有一页纸。

夏乾愣住问道：“只有这些？”

下人点头，“帮管家就给我这些。”

夏乾匆匆一看，信上没有告知真相，也没有任何提示，只有易厢泉讲的吴府的事。

夏乾有些懵了，打发掉下人溜回屋子去，就坐在凳子上发呆。虚惊一场之后，韩姜又趴回到床上，接过信来看。

“易厢泉这是怎么了？”韩姜将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，“不对。这封信是第二页，上面还有第一页纸留下的墨印，而且没有开头。”

夏乾接过来一看，问道：“难道是帮管家心虚，将第一页纸抽走了？”

“应该是，”韩姜叹息一声，“若是易公子在第一页纸中将真相如实道出，他们恐怕也知晓了。我们打草惊蛇不说，又无法知道真相。”

夏乾在屋内来回踱步，“这么说来，绝对是钱阴杀了账房!真是无法无天，整个长安城都是他家的吗？”

韩姜又看了看易厢泉的信，道：“易公子拜托你解的案件，有眉目吗？”

夏乾丧气道：“我哪里知道？”

韩姜把信叠好收在袖子里：“等慕容公子回来一起商量，他也是聪明人，通晓西域很多语言，吐火罗文也懂。见多识广，说不定可以帮上忙。”

“吐火罗文”是什么，夏乾愣了片刻之后才想起来。这是猜画时出现的题目。

“他会解吐火罗文？”

韩姜点头：“对呀，你为何这么问？”

夏乾这才明白，自己在猜画一事上一直有误区。猜画一共五幅，一共五位解答者。夏乾解出了仙女图。而第一幅怪异的水果图，易厢泉推断答案是要将珠宝打造成水果的样子，这才得解。故而此解的解答者应为有钱人。

慕容家与夏家都是富甲天下的，夏乾一直打心底认为慕容蓉解的是第一幅画。

韩姜则摇头，“慕容公子与我交流时曾说过，他解的是地图残卷。他自幼喜欢语言，又曾到西域阅读经书以及类似的文字残卷，故而认识一些吐火罗文。”

夏乾闻言，觉得有些难以置信。他以为吐火罗文和回字形密码都是青衣奇盗解的，如今怎么又乱了？

见夏乾稀里糊涂，韩姜则叹道：“这件事还不急，你先去衙门看看，总是逃避是不行的。”

夏乾点点头，想到柳三，心底又慌了。

就在他要开门的时候，又一阵脚步声传来，离这里很远，并未走近。韩姜慌忙躲到床下，夏乾上前戳破窗户纸，紧张地察看来人是谁。

他的视线穿过院子里的红花绿叶，终于看清了来人。

钱夫人。

夏乾记得，钱夫人得了失心疯，一直被关在长安城郊的房间里。可眼下，她正慢慢地走来。较几日前的丰腴，如今她似是瘦了很多，又老了几十岁，晃晃荡荡地在钱府徘徊，乍看之下倒不像疯子。

但夏乾仔细一看，钱夫人双目涣散，好像又……不像正常人。

那些树木垂下的细细枝条将钱夫人的脸分割成几块。她僵硬地、慢吞吞地走到钱阴的房前，左顾右盼了一下，溜了进去。

(三)进宫

太阳已经升起，照在宫廷的红砖绿瓦之上。而在这些华美砖瓦的另一侧，就是整个汴京城最美最奢华的园子，大宋的皇宫。不似唐宫恢

宏，却多了几分典雅。高墙内的阳光仿佛都比墙外的阳光多了几分贵气，给花草都绣上了一丝金边。

在花枝绿树的掩映下，两个太监压低了帽子，穿过花园，走过精巧回廊，绕过假山亭榭，匆匆从正殿往后宫走去。

其中一个小太监轻车熟路，步履匆匆却轻巧无声。而跟在后面的那个太监却没有这么安分，时不时抬眼望一下四周，也并无卑躬屈膝之态，似是一位观光客。

二人走至会宁殿北边的假山上，在云归亭停住了。第一个太监低语道："已经派人将舒国公主叫醒，她片刻就会出来会面。"语毕，他点了点头，慢慢离开。

只留下一个太监站在亭子里，好像和周围的景致没有什么不合。

这个太监穿着一身很新的衣服，不太合体。他只是安静地站着，等待天际放出一丝光亮来。这抹暖色将东边的回廊映得清晰好看。

一个人影突然冒了出来。

是一个宫女，或是类似宫女的女人——衣着典雅，头发乌黑。在宫里做惯了事的人，行走间、言语间多半是小心翼翼的，但这个宫女不同。她只是一味急匆匆地走，直奔凉亭。

宫女步入亭中，见了小太监，并未多作他言，只是轻声问道："您……是不是易厢泉易公子？"

小太监躬着身，轻轻点头，却并未行大礼："见过舒国公主。"

他的声音很小，还有些沙哑。

宫女一愣，随即轻笑："吴大人派来的人，果然靠得住，一见便知是我。我听说出了事，这才便装前来面谈，却不知出了何事？"

"大事。"易厢泉叹息一声，"吴大人叫我送来亲笔信，具体情形在书信中言明，请您拿回去再过目，阅后即焚。还有，不知吴大人委托您保管的物证，可还稳妥？"

舒国公主说道："好得很。信在哪里？为何要拿回去再看？"

“物证在哪儿？”他没有回答舒国公主的话。

“吴大人嘱咐过，不可以讲的。此事本与我无关，但我一来念着往日交情，二来又看不惯朝中有人作怪。也难为我一个女子……”

易厢泉却说道：“吴大人说，物证可能要转移。”

舒国公主摇头道：“不可转移。”

“只怕公主有危险，证据被人取走，倒不如放在我这里稳妥。公主是不是没带在身上？我可以一同去取。”

公主摇头：“不必多说了，我早与吴大人商量好，证据不可转移。你也不要问在哪儿，我是不会说的。”

金色的太阳越升越高，像一盏巨大的灯，缓缓照亮了整个皇宫。

公主的容颜却在金光之下模糊了几分。她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将吴大人的书信给我，你就回去吧。我会小心的。真是的，你这个人，问你什么也不说，弄得我怪心慌的，也不知出了什么事。信在哪儿？”

“公主也是什么都不肯说呀，也没有言明您手中东西放在哪儿啊。也不知您来这儿做什么，逛园子吗？”

语毕，二人尴尬沉默。而易厢泉却率先开口，他扫了一眼公主的脚踝，问道：“公主没有缠足？”

闻言，舒国公主大惊，面上带着一丝红晕道：“看你眉清目秀，语气温和，谁想你胆子好大，居然——”

易厢泉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，递了过去。

公主立即止了声。她怔怔地看着易厢泉手中的书信，上前一步取了过来。她的手碰到了易厢泉的手，而易厢泉则微微蹙眉。

舒国公主的手上有茧子。

就在这一刹那，回廊的另一侧突然冒出一伙人来。是一群宫人，他们有男有女，个个衣冠整齐，仿佛是一群小虫见了糖，一下子从宫里的青砖绿瓦里密密麻麻地钻出来，将凉亭一下子包围准备啃食。

亭子中的舒国公主见状，竟然扑通一声跪地不起，声音颤抖，道："饶了我，请您——"

为首的宫人上了年纪，额头皱纹已现，面目含威，似是掌管宫女之事的女官。她傲慢，甚至带着几分得意地扫了凉亭中的二人一眼，冷喝道："私通？"

"舒国公主"闻言又砰砰砰磕头，"我只是替公主前来取信，此人并非与我私通，请您明鉴!"

易厢泉站于一旁，像是什么都看透了，帽子压得有些低。

女官看向他，冷笑一声："你竟然与舒国公主有私情，此等丑事——"

"不必上报皇后？"易厢泉问得淡然。

"当然会上报，皇后与皇上都必须知道。"女官见状，有些趾高气扬，"此事关乎舒国公主的名誉，当然不可轻易了事。"

易厢泉看了看女官，看了看跪地的"舒国公主"，看了看这演了一出戏的众人，说道："我猜，你们应当是要取了这位'舒国公主'手中的书信，再伪造书信转递圣上手中，来个私通之罪。将我处死，再将吴大人牵连其中让圣上严办，再将舒国公主问罪，下嫁别处，处理得干干净净。对不对？"

闻言，女官冷笑不答，命人上前将跪地宫女的信件取回。

易厢泉站在晨雾里，一声不吭。太阳似乎也想将他染上那层金边，但是他背过脸去。

信到手了。女官斜着眼，抬着下巴，冷笑着将信件抖开，快速低下头，想看看吴大人说了什么。

然而她看信的刹那，还是有些吃惊——

"这……这是什么？"

(四)白菊

易厢泉翻个白眼，“这是药方。”

女官有些吃惊，将此信翻来覆去看了几眼，似是有些明白：“怎能是药方？这药方看着就不对，什么药以白菊为主方？”

“白菊，败局，”易厢泉语出讥讽，咄咄逼人，“送给你家主子的。”

女官闻言一怔，脸上一阵错愕，随即变得铁青，“药方又如何，私通一直都是死罪。当年仁宗宽厚，宫女犯事，最终还是以杖毙论处。药方又怎样，还不是——”

“我是来给舒国公主看病的，谁知道你们找了这么个冒牌货。”易厢泉不屑地朝跪在地上的宫女笑笑，“演得不像，谁都能看出来这就是个宫女。”

女官听了顿感恼火，“我们即刻押你去见太后，人证也在，你以为你今天能逃得过？”

“易厢泉”抬起了头。晨光下，孙洵扬起了她的脸，看看众人，又轻蔑地摇摇头，指了指地下跪着的宫女道：“她是假的，我就一定是真的？我压着嗓子说了这么半天话，你们连是男是女都听不出来？怎么当的差？”

女官脸色微变。

孙洵冷声道：“虽然你我心知肚明，我还是要将这套词说完。我长年给吴大人家的小姐看病，吴家小姐与舒国公主交好，也曾提过我的医术。我对于女子的身子调理颇有心得，这才被叫来瞧瞧舒国公主的病症。至于扮作太监……只怕是以医者身份入宫，会引得宫中太医不悦。”

她语速极快，说完一通，见女官脸色青黑，遂笑得更加得意。

孙洵上前几步，又道：“我不知道你主子是谁，但也请你去回个话。你防我，我又防你。你骗我，我又骗你，这都是何必？坏事做尽，是要遭报应的。”

女官未动，僵立片刻，还是让人将孙洵带下去，凉亭的一干人等都遣散了。

而在孙家医馆，易厢泉把茶水喝了一杯又一杯，心中有些不安。

舒国公主与吴大人商议时，吴大人嘱托过，唯有自己亡故，舒国公主才得以将信件公布。如今那位“对家”既知东西在舒国公主手中，就会把信件弄到手，再以旁门左道来使得圣上不信任自己的胞妹，待舒国公主远嫁，一切就都顺利了。

思来想去，易厢泉提出一个办法，让孙洵代替自己入宫。一来孙洵可以将行医作为理由，二来孙洵是女子，也不用避嫌。但他并没有打算这样做，毕竟要牵扯无辜的人涉险。但在和万冲商量对策的时候，却被孙洵听到了。她听了这个计划，一定要替易厢泉前去。

孙洵做了决定，谁也拦不住的。

如今算算时辰，差不多了。

易厢泉坐立不安，起身推开窗看着西边。那边是宫门的位置，太阳已经升起，宫门闪着粼粼金光。金色虽然高贵，但是永远比不上鲜花的红艳和碧草的青翠，反而让人觉得分外陌生。

又等了片刻，宫中终于有人传话，孙洵被暂扣。

这样的结果在意料之中，不好也不坏。易厢泉叹了一声，但竟然觉得安心了不少。暂时被扣，说明孙洵没有性命之忧，但不知被谁扣下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去找吴大人，想办法把孙洵救出来。他一定要看着她全身而退。

汴京城的清晨是热闹的，那些商贩都会以最饱满的热情吆喝起来，迎接新的一天，这一天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天气越来越热，易厢泉一边走一边想着最近发生的事，觉得自己总是处在被动一方。

从他留在吴府的那日起，无声的战斗就开始了。这场战斗让易厢泉毫无准备，而直到战斗进行到一半，他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隐形的、强大且可怕的敌人。

易厢泉走到东街街口，看见了酒楼的后门。他一向都是从后门进去的，而吴大人则是在后门一层偏右的房间里。酒楼的后门正对着一排破旧的棚子，兴许是以前的马厩。棚子隔壁则是一条小小的巷子。

周围很是荒凉，一般没有什么人。

可是易厢泉忽然停下了脚步。

附近有人。

有一个小厮模样的人在敲窗户，他敲得很是认真。

易厢泉定睛看了看，那窗户是吴大人所在之处，错不了，右边第二间。那小厮敲了半刻，吴大人皱着眉头小心翼翼开了窗子。

小厮递上一封信，吴大人慢慢探出了头。

电光石火之间，易厢泉脑中嗡的一声。他快速冲上前去，将腰间金属扇掏了出来。而吴大人的整个身子越探越多，晨光照在他有些破旧的衣服上，染上一层很淡的金黄色。他慢慢伸出手来，似要接过小厮的信——

“退回去!关窗!”

易厢泉拼命地喊着，他快速地往吴大人的窗口跑去。在这一刹那，吴大人不明所以地扭头看向离他越来越近的易厢泉，手僵在半空。

小厮脚下轻巧一转，闪到了一边，脚下生风，飞速地向街口跑了。

易厢泉已经跑到了吴大人跟前，打开金属扇子挡住了吴大人的心口。转瞬金属扇子就如同冰冷的烟花一下子炸开，无数的金属碎片变成了凌厉的刀锋，一片片地向四周袭去。易厢泉下意识地闭紧了双目，只觉得手前有可怕的阴风袭过，再一睁眼，只觉得天旋地转!

一支冷箭穿透了易厢泉的扇子，直接插在了吴大人心口。

吴大人眼睛微眨，有些错愕地低头看看自己的心口。这位曾在朝中呼风唤雨的老臣，伸手试图捂住胸口。

然后，他缓缓地倒了下去。

易厢泉跳进了窗口，想办法做最后一点努力。他大声地唤人过来，又伸手想去止住吴大人胸口的鲜血，但吴大人眼里的光芒渐渐消失了。

房门外驻守的亲信听到动静推门进来，看见地上倒着的大人，震惊不已，立即上前扶住吴大人准备救助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亲信颤抖着双手，蹭得满身是血，抬眼望向易厢泉，却愣了一下，目光瞥向远方，猝然大喝：“易公子，小心!”

易厢泉立即一个回身，竟有一支箭再次朝着小窗射来，他躲闪很快，用腰间的剑柄一挡，使得箭偏了，擦着他的右臂飞过去，插到了客栈的柜子上!

这一箭是想要易厢泉的命!

正对着酒楼窗户的是一片废弃的棚屋，棚屋后面依稀可见一辆马车。箭自马车而来，此箭过后，马车绝尘而去。

箭过惊魂。这次易厢泉只犹豫了一瞬。方才敲窗小厮自东向西跑去，马车东行，追小厮，还是追马车？

东街已经开始做生意了，小厮混入人群，再难寻觅踪迹。即便找到又怎样？不过是那位“对家”手中的一个小卒。

易厢泉选择了追马车。他知道，以人之力追马是力不可及的事。若有百姓见到，定然会记得；若是走了小路，则会留下特殊的蹄印。

易厢泉立即追上去，额间的血不断涌出，漫过了他的左眼。这是方才金属扇子破碎之后划出的伤痕。他用袖子擦了一下，但血又不断地流出来。

刚才那两支箭让人不寒而栗。夏乾是最好的弓箭手，可以百步穿杨。然而这个谋害吴大人的人，不仅可以百步穿杨，箭从马车射出，穿过废棚，穿透金属扇子，最后再穿透吴大人的整个身体——他的力道比夏乾大得多。

而方才的第二箭，是朝着易厢泉射的。

易厢泉心中有些恐惧，但想起吴大人的惨状，他心中更多的是愤怒。易厢泉追了很久，直到出现一片石板路，而石板路则通往汴京城门，出了城则是城郊野路了。他寻了很久，只看到一个小孩子蹲在那儿玩石子。易厢泉走过去询问，小孩看到他满身是血的样子有些畏惧。

易厢泉怕吓到他，擦了擦脸上的血，又把自己沾血的外衣扯下来抱着，这才蹲下去问道：“有没有见到一辆马车？”

“好像见过，马车里坐了一个男人。”

“男人？多大年纪？”易厢泉连忙又问了几句，小孩却一概不知。

易厢泉见状，又寻了一会儿，竟毫无线索。今日的风有些冷，吹得他的心也静了下来。他决定回到吴大人居住的客栈，却见已经围了很多人，有官兵，有看热闹的百姓。他挤过去，却见几人抬着吴大人的尸首出来。尸首盖着白布，白布还沾着血。

“这吴家真惨呀!”几名百姓堵在那里议论着。

易厢泉想上前去看一眼，却又被挤得退了出来。他远远地看着那具尸首被抬到驴车上，驴车又缓缓地把尸首拉走。客栈的小桌子上还摆着酒杯，里面还残留着不少酒液，那是自己昨夜和吴大人对饮时留下的。香炉还在燃着，只是那些香灰飘然地落下，几点火星闪了几下，便灭了。

易厢泉看着屋子，有种奇怪的感觉。吴大人好像只是暂时离开屋子去休息一会儿。他大概是去见他的儿女，去见他年轻时的友人。

易厢泉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大海，海边坐着一位年轻的铁匠。之后，海消失了，铁匠也消失了。关于那位铁匠的故事，易厢泉再没有办法去问吴大人了。他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空了。也许心中的那个位置本身就是空的，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。

“所以说人呀，哪里管你多么位高权重，挣多少金银，有什么用呀!惹了仇家，一箭射下来，什么都没喽!”

“听说是辽国奸细做的，吴大人之前刚上书奏过这个事，这不就被人……”

几个百姓议论着。吴大人的亲信红着眼，上前驱散了百姓，却发现了易厢泉，急忙将他拉到一边，“易公子，你不能在这儿逗留!必须去一个安全的地方!”

他说的是方才的第二箭。易厢泉显然是有危险的。

“我知道。”易厢泉只是点点头，“之前站在这儿的百姓说，是辽国奸细做的？”

“那支箭的制式的确像是辽国的，这是方才赶来的官兵说的。但一切都不能确定，细查之后才能下结论。这事我们已经上报了，大理寺会派人来跟着你。这几日千万不要乱走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家大人，他……”亲信哽咽着，没有说下去。

“节哀。”易厢泉轻轻道，转身就走到了大街上。

孙家医馆的小伙计陆元见到易厢泉衣服破了，脸上有伤，忙上前来问。而易厢泉没有说话，只是写信让他送往大理寺找人帮忙，自己则去房间上药。

屋内很安静，阳光很好。易厢泉坐在孙洵的铜镜前慢慢地将脸上的血擦拭干净，一点一点仔细包扎好。

镜子里的他脸上有伤，双目发红，精神极差。易厢泉对着镜子看了一会儿，仿佛在和自己对视。易厢泉的眼睛就像湖里的水，看着看着，医馆、吴府、汴京城……似乎一切都消失了。这一系列令人措手不及的事件、谋杀与暗杀交织的阴谋，都在易厢泉的眼前慢慢铺开。

从进入吴府那日开始，绮涟从密闭的浴室失踪，梁伯自宫自杀，再到绮涟的尸体被找到，之后吴大人收到书信，再到吴大人死亡……

此案一定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被漏掉了，正是这个关键点将一切都搅得不清不楚，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易厢泉一点提示。

易厢泉冷静了下来，决定自己把所有的思路理清。

他掏出了纸张，开始研墨书写。

第八章 扭转乾坤

(一)夏乾的提示

一晃一上午快过去了。正午的太阳洒下，夏乾与韩姜在屋内对坐，没人说话。

钱夫人进了里院，就一直没出来。如果她一直在院子里站着，倘若夏乾现在出门，就会被钱夫人看到。钱夫人现在疯疯癫癫，不知会惹出什么事来。

而慕容蓉与柳三都没有消息。

韩姜何尝不知夏乾心中焦虑，可如今却别无他法。他们被困在房间里，进退两难，形同死局。夏乾一边靠在窗边看情况，一边读着易厢泉的半封信。他看着看着，便将信一丢，心烦，自然什么都看不进去。

韩姜趴在床上，伸手捡起易厢泉的信，“他信中所说的吴府案件，你可有眉目？”

夏乾还在窗口张望，随口答道：“易厢泉都破不了的案子，我是解不开的。韩姜，我刚才就在想，帮管家既然检查了我们的信，又把信抽出去了一页，会不会是因为易厢泉的来信中写了钱府血案的重要线索？”

韩姜也有了一丝希望，“也许易厢泉在京城报了官。”

夏乾听闻，眼中有光了，“万一易厢泉来找我了呢？也许正在赶来长安的路上。”

“如果他没来呢？”

“他没来，”夏乾有些闷闷不乐，“那我们再想想。”

韩姜回忆了一下，“我们一点点来想。我只是之前去钱府当铺和账房先生打了照面，之后再进钱府，喝了酒水就晕了，再醒来就在大牢。”

“谁给你的酒水？”

“钱夫人、丫鬟，都给了。在酒席上也喝了不少。说起钱夫人，她进内院多久了？”

“至少一个时辰，”夏乾瞅了瞅门外，“当日我眼瞅着她歇斯底里大叫，拖着尸体就出来了，方才看她的目光也涣散得很。你说，她是不是真疯了？”

“也许是吧。”韩姜将信件翻来覆去，想找到一些上一页的墨痕，可是一丁点痕迹都找不到，“你说，易公子真的能给出重要的线索吗？”

夏乾赶紧点点头，“很有可能，他就是很厉害!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”

韩姜笑笑，“我从未见过他，只觉得你口中的易厢泉是个聪明的好人。他就没有失策的时候吗？他破了这么多案件，就没有仇家吗？”

夏乾挠挠头，“以前破小案子的时候，没什么仇家吧。大案……就是青衣奇盗的案子了。”

“还是很危险的，”韩姜摇头，“可能你不觉得。但我们行走江湖的都知道，世道险恶，易厢泉的这个差事很容易有仇家。你常常同他在一起，都要注意安危才是。”

“等他来长安再说吧，我打算再找一家驿馆悄悄给他送信。”

“那也是好几日之后了，只怕有变故，”韩姜抖了抖手中的信件，挑眉道，“易厢泉竟然在汴京城遇到麻烦。这个吴府的案子倒是不容小觑，女孩子消失在浴房之中，之后被埋在土里……”

夏乾心神不定，本来是不打算想案子的。但韩姜却很是认真，“你说，吴府浴房会不会和咱们这个一样，有小窗、排水口之类？”

“一般都有。”夏乾点点头，“我在几日之前去过华清池，那里的浴池的确是有排水口的，不过很小，恐怕无法容得下一人出入，更何况一个小姑娘，好端端地为何要钻排水口？”

“挤一挤说不定可以出去。”

“怎么挤？砍胳膊砍腿？”夏乾打了个哈欠，漫不经心道，“硬挤出

去，胳膊腿都变形啦，岂不疼死!”

他话一说完，自己一愣。

韩姜也愣住了。

“擦伤。”二人异口同声说了这个词。

韩姜使劲点点头，“应该没错，擦伤是死后造成，很有可能是姑娘死后从浴室排水口被挤了出去。”

夏乾转而又摇头道：“既然是被老头虐待过，定然遭过鞭打，如此说来老头在浴室里打了这个女孩，之后女孩死掉，老头把她塞出了浴室？自己藏在浴房中，随后待众人来了之后悄悄溜走，再埋人？”

“不可能，错误太多，而且不合情理。一个大活人，说藏就藏？他哪来的时间埋人？”

夏乾叹气：“可咱们也没见过吴府的浴室，万一可以藏人呢？人躲在水里呢？嗯……我果然想不出来。你还是好好休息吧。”

“我有伤，又喝不得酒，只能看这个打发时间。”

“你这样，你师父不说你？”

韩姜淡淡道：“师父病了，管不了我。”

“你师父得了什么病？”

“不容易好的病。”她的双目垂下去。

就在此时，院内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敲门声已起。

“是我，开门。”

门外传来慕容蓉的声音，有些疲惫。

(二)来人

敲门声响起，孙家医馆的伙计立即去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自家主子不认识？”

听见这话，易厢泉匆忙从里屋跑出来。门开了，只见孙洵站在门前，似是匆匆跑来。她罕见地朝易厢泉笑了，但这笑容转瞬即逝。

“你受伤了？”

“没事，”易厢泉回答得很是敷衍，却问孙洵：“你平安回来了就好。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”

“你这是刀片割伤的，”孙洵只是看着伤口，然后厉声问道，“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吴大人死了。”易厢泉平静地说。

孙洵一惊，连忙拉他进屋看伤。易厢泉讲了他的经历，之后便是一阵沉默。

孙洵把他的伤口重新包扎，之后一边洗手，一边道：“现在要怎么办？”

易厢泉没说话。

“自身难保。”孙洵说着，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“对方为什么要对你动手？”

“触犯了对方利益。”

“这件事结束之后，”孙洵低头拧着毛巾，“你换个地方躲几日。也许可以去西边找夏乾，离开中原。再让万冲派几个人去护着你。等风声过了，再回来。至于吴府的事……”

“你呢？”易厢泉忽然问道，“你在宫中被暂扣，怎么回来了？”

他这样问，显然是含着愧疚情绪了。孙洵双手叉腰转过身来，“我遇到贵人了，一会儿有人要见你。要不然我为什么还要重新给你包扎？你看看你自己系的结，这都是什么东西？”

她嫌弃地把纱布丢掉。易厢泉有些疑惑：“是谁要见我？”

孙洵还未说话，医馆的门就响了。她急忙奔过去，之后便找人唤易厢泉去厅堂。

厅堂似有客人，来者不知何人。

易厢泉狐疑地出了房门，却见厅堂内坐一女子，也是二十多岁，可能比易厢泉大一些。她的面容端庄秀丽，身着华服，带着几分贵气。她这一落座，反倒显得厅堂寒酸不少。

孙洵和伙计不知去哪儿了，屋中仅有易厢泉和女子二人。金色阳光将屋子晒得透亮，像是不经意地跟着女子的脚步进了这窄小的房间。

易厢泉眯眼打量眼前人，而女子也好奇地打量着他。

二人对视片刻，易厢泉突然跪了下去。

“恕草民无礼，不知舒国公主大驾光临。”

易厢泉说得很有礼貌，也很是恭敬。而孙洵端茶进来，见易厢泉跪地，心中不由得一惊，自己连忙跪下问道：“可是他冒犯了您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快快请起，”公主连忙伸手来扶，“有些话想与易公子说说。”

易厢泉闻言，有些吃惊。他看了看孙洵，又看了看公主道：“公主此次出宫定是不易，不知有何要事？”他未等公主回答，只是对孙洵轻轻点头。孙洵会意，悄悄地退了出去。

舒国公主慢慢站起，双眸漆黑，不出声地盯着易厢泉看。阳光穿过她的黑发，也映着她头上的翡翠玉石，显得更加耀眼。而易厢泉只是低着头，没有乱看。

舒国公主拿出一个锦盒，“将烫手之物归还。”

易厢泉伸手接过锦盒，只觉得里面是纸质之物，轻得很。

公主叹息道：“吴大人之事我方才已经接到了消息，他已经……吴大人年事已高，但死于非命，终究令人唏嘘。皇兄听说之后，也很是震惊，打算亲自处理后事，我这才有空跑来。听说弓箭似乎是辽国军营所制，却不知是不是真的。”

易厢泉没有接话，只是将锦盒打开。里面是一些纸质公文，收据和书信，数量不多。对比信纸和墨，似乎都是同一种；再看笔迹，几封信却完全不同，口气也不同。

易厢泉将信纸对光而观，显得有些诧异："这些信……行书、草书，有的字似颜体，有的则字形怪异，排列凌乱，有些却有同样的落款。"

"白。"公主轻声道。

易厢泉没有说话。

公主说道："今日孙洵姑娘入宫，找她麻烦的宫人我已经查出，但再查其幕后主使，却根本查不出什么了。这种情况在宫中很常见，很多办事的人，都不是自家主子亲自指派的，是一层一层派下来的。要想寻真正的幕后人，要重新一层层地查回去，只怕非常困难。"

易厢泉点点头，这是意料之内的。

公主又道："绮罗与绮涟自小与我交好，所以我帮了吴大人这个忙。朝臣一向不可与后宫女眷有过多来往，今日之事已经闹大，又入了皇兄耳中……"

易厢泉点头道："既然圣上已经得知公主与朝臣有瓜葛，只怕会有麻烦。"

"我不后悔做了这些事。本是同根生，皇兄只是威胁我要送我去和亲。"公主轻轻抬起头，神情有些高傲，"我当然知道，大宋从来没有和亲先例。这种屈尊之事，皇兄断然不会做的。顶多是禁足数月，给个封号，匆匆安排个贵胄嫁了。"

公主说得很简单，但她的心底并不平静，将手伸向茶杯，想要喝一口茶。

易厢泉道："宫外的水不干净，还是不要喝了。"

"死在宫外，也比死在宫内好。"公主淡淡地说，端起了杯子。

"但死在我们这儿就不太好了。"易厢泉说完这句话，依旧低着头。

见他居然敢这么说，公主愣了一下，慢慢放下了茶杯，显然有些生

气了。

易厢泉又道："可曾有人看见公主出门来？"

"宫内多少双眼睛，多少双耳朵，自然知道我出宫来。怎么，你怕我来这里给你增加麻烦？"公主霍然站起，轻蔑道："吴大人怎会信了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。"

易厢泉没有反驳，只是将这几封信拿到一边去，又拿了很多纸墨，开始抄信。

公主一下就懂了，"你在做仿品？"

"若是喜欢研究字迹的人，恐怕很容易就看出来。"信的数量不多，易厢泉抄了一会儿便抄完了，又用布将原来的信件包好，递回去，"这东西始终是烫手的，可能还要在您手中多烫一会儿。"

"此话怎讲？"

"既然有人监视你我，那'幕后人'一定会知道你来医馆是来归还证物的。但绝不会想到你来医馆送还锦盒，留下一个空盒子之后，将信件又带回去了。"

公主有些吃惊于他的想法。

易厢泉又补充道："你将信件收好带走。回去之后，将信件找个安全的地方收起即可，断不可埋于院中，惹人怀疑。此事我想了很久，觉得这种做法最是妥当。至于帮是不帮，全看公主意愿。"

公主犹豫了一下，却没有接过来。看得出她不是冲动行事的人。

易厢泉又道："不管公主如何选择，我都很是敬佩。朝廷之中有了蛀虫，您义无反顾地站出来，已经十分英勇了。许多皇宫贵胄出身高贵，却一辈子沉溺于锦衣玉食的日子里，青史上不会留下他们的英名。"

"也不会有我的。"公主笑了一下，像是在嘲讽自己。

"未必。也许您此刻已经扭转乾坤了。"易厢泉很认真地看着她。

"我不做这种非分之想。我只是觉得……身为大宋的公主，是不是应

当做点什么。”

公主慢慢接过了信件，将它们紧紧握在了手里。

易厢泉不易察觉地舒了口气。

“那你呢？”公主看向他，问道，“那‘幕后人’会不会派人来查你？”

“会。”

公主皱了皱眉头，“那你怎么办？东西在我这里，但那‘幕后人’却认为东西转交给了你，那岂不是会找上门来？”

“对，但这也是一个机会。”易厢泉不易察觉地摸了摸自己的伤口，“借这个契机，说不定我能见到那位姓‘白’的大人物。”

(三)扭转乾坤

慕容蓉推门而入。

夏乾急忙上前问道：“柳三呢？”

“很安全。牢内有打斗的痕迹，但柳三毫发无伤。”

夏乾和韩姜对视一眼，都舒了一口气。

慕容蓉却脸色不佳，“但是，不论我如何劝说，衙门都不肯放人。”

夏乾忙问道：“是因为钱阴吗？”

“多半是。也不知钱阴给了衙门什么好处，竟能让他们昏庸至此。官商勾结一向是大忌，他们就不怕京城派人来查？”慕容蓉一向说话柔和，如今语气不善，显然是生气了。他连喝了三杯茶，又道：“我和衙门交涉了很久，大概明白了对方的动向。钱阴原来是想用韩姜做替死鬼，但如今见我们如此大费周章地救人，又改了主意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他们放过韩姜了？”

慕容蓉点头，“没有派人出来找人，但他们扣押了柳三。”

听到前半句，夏乾和韩姜都舒了一口气；再听后半句，两人都有些

生气。

韩姜问道：“钱阴的意图是什么？此案怎么结？是不是再随便找个钱府小厮顶罪？”

“或者让柳三顶罪，”慕容蓉看向夏乾，“就看夏公子怎么选。如果夏公子想救柳三，估计要和钱阴协商。”

夏乾急得背着手走来走去，“这种情况我们不是没想过。只要能救出柳三，做什么都可以。”

慕容蓉摇头，“夏公子，这样是不行的。钱阴一定会狮子大开口，在他向你提条件之前，你必须清楚自己的谈判底线是什么，多少商铺，多少货船。”

夏乾眉头紧锁。他对这些事不是太了解，所以不敢轻易承诺，只道：“钱阴今日应该在东街查账，我直接去找他谈。”说罢，他转身便要出门。

慕容蓉赶紧嘱咐他：“还有，不要轻易做出承诺，夏家的产业马虎不得。你可以探探钱阴的意思，回来与我们商量。”

夏乾点点头，他现在觉得慕容蓉是个不错的人。

他警惕地看看外面，并没有见到钱夫人的影子，倒是院中的花已开，未到姹紫嫣红的季节，却已经惹得蝶蜂飞舞。夏乾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却突然停住了。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，一个连易厢泉都可能不曾想到的想法。

夏乾迟疑了一下，转身回了房间。韩姜见状分外诧异，问他是不是忘了什么。夏乾不语，只是思考了一会儿，提笔准备写信。

“我好像知道易厢泉的案子是怎么回事了。”

韩姜和慕容蓉都愣住了。

夏乾在信上写了两个字，朝韩姜和慕容蓉摊开，笑道：“答案应该就是这个。”

韩姜、慕容蓉吃惊地看着。韩姜问道：“你怎么想到——”

“很有道理，对吧？”夏乾有些得意地将纸张收在袖子里，“易厢泉的案子其实不难，巧就巧在那件作从未出过汴京城的门。易厢泉去过大理和西域，可是有些东西他未必有我了解。”

夏乾语毕，揣着信纸就走了，一边走，一边得意地哈哈大笑，“今天可算是发生了一件好事。等信送到，易厢泉一定很吃惊。他可算知道我这个人有多重要了!”

(四)赢家

“这些信件很是重要，请务必小心。”

公主点头，“放心，你也……务必小心。”

二人心照不宣地点点头。公主缓缓转身走出了房门，孙洵和伙计一直站在外面，见公主出来立刻行礼。易厢泉倚门而立，并未有任何动作。

医馆门口停着一乘步辇，乍一看有些普通。公主缓步上前，蓦然停住，回头看了易厢泉一眼。易厢泉只是点头微笑，“后会有期。”

公主苦笑，华服没在步辇之中。步辇越走越远，终于消失在街口尽头。伙计起身瞅了瞅易厢泉，眉开眼笑地冲孙洵道：“你说，公主是不是看上易公子了？”

“你吃饱了撑的，胡思乱想什么？”说完，孙洵一个转身就进了屋去。她推门，却见易厢泉坐在榻上，脸色并不好看。吹雪在他脚边徘徊着，蹭蹭他的衣摆，易厢泉也是不应。

孙洵见状，回想起易厢泉近日的遭遇，原本一连串的问话到嘴边也咽下了。她缓步上前，打破沉默：“吹雪回来了？需不需要吃点东西？”

“已经喂过了。”易厢泉忽然抬起头来，看着孙洵，“吹雪是不是很可爱？”

孙洵瞪他一眼，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你挺适合养猫的，比夏乾适合。夏乾自己都喜欢乱跑，更管不好它。它经常在外自己找东西吃，唤猫铃可唤它回来。三日喂食一次，水

与食物放在窗台即可。我与它都爱吃那几种鱼干。”

孙洵接过吹雪，没有说话。

易厢泉继续道：“除了它，我也没什么牵挂——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孙洵脸色发青，“你把它托付给我，你自己要去做什么？公主同你说了什么？”

易厢泉摇头，转而在榻上坐定，望向窗外，“与她无关，是我自己……吴大人遇刺后，也有人想杀我，但没成功。”

房屋空寂，落针有声。易厢泉尾音拖得很轻，仿佛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轻不重的话。

“所以你就在医馆躲着？倒不如躲去更安全的地方，事情过了再回来!”

易厢泉双手交叠，看着桌面，似是刻意平稳心情，“对于朝中之事，吴大人之事，真相若是有十分，我所了解的顶多有一分。如今那位‘对家’行迹暴露甚多，再查下去，就一定会有结果——”

“别再查了!”孙洵上前推开桌上的算筹，有些焦急，“此事非你所长，一开始就不应参与其中。如今你只掌握了一分真相，对方就要置你于死地。易厢泉，你至少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!”

易厢泉愣了一下，将桌面上的算筹慢慢地一根根理好。吹雪在旁边叫唤着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它饿了。”

“易厢泉!”

易厢泉摸了摸吹雪的脑袋，道：“解决这件事之后，我就去找夏乾。”

“你最好现在就去。你们可以在大宋境外会合，我去准备行李。要不要派人跟着？”她转念想想，最终吞下了那句“要不要我跟着”。

孙洵的话未出口，易厢泉竟然回答了她：“你在这里照顾吹雪即可。”语毕，他铺纸研墨，慢慢写起字来，“夏乾那边出了事，我那日回信后才觉得不对。长安城很大，钱家势力不小，夏乾人生地不熟，很容

易出事。我打算再写封信，将真相复述一遍。”

“你都自身难保了——”

易厢泉从怀中掏出自己独有的笔，蘸了一些杯子里的水，道：“里面是柑橘汁，经火烘烤方能现字形。”他写了一大段，待橘汁干了，又将笔重新蘸上墨，写了一些别的。孙洵遥望，只见易厢泉写了他即将前往长安一事，还写了“愿早日相见”。

他将信递给孙洵，希望她能快点寄出去。

第九章 真相大白

(一)谈判

算盘被打得叮当直响，钱阴面无表情地拨弄着它，好像拨弄着花园里的叶子。

门哐当一声响了，夏乾推门而入，直奔钱阴而来。

钱阴抬头，淡然道：“夏公子因何事而来？”

“借一步说话。”夏乾阴沉着脸说道。

钱阴闻言，嘴角浮起一丝难看的笑容。然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引领夏乾去里屋坐下，上了茶，并且屏退了所有下人。

夏乾咕咚咕咚喝了几口茶，道：“明人不说暗话。钱老板，你做的那些遭天谴的事，和我们没有关系。如今我朋友被你关押，你说，此事怎么办？”

夏乾说话很直接。钱阴和人谈生意时说话一向委婉，见了夏乾这种年轻人，嗤笑道：“夏公子可是在开玩笑？那是衙门的事。”

夏乾真的很想拍桌子站起来。他忍了忍，问道：“你就不怕京城派人来查？”

“若是有人来查，也只会查到那个叫韩姜的姑娘头上。”

“地方官无用，京官不来查，你以为自己就可以无法无天吗？”夏乾不信自己威胁不到他。

钱阴将茶杯端起，抿了一口，露出黄牙，“易厢泉？”

“易厢泉”这三个字他说得极慢，却很突然。夏乾听闻，心里忽然凉了。

钱阴却将他的表情尽收眼底。他放下茶杯，笑道：“易厢泉。即便此人真有本事，你莫不是要将他叫来破案？即便他能看穿真相，也没有证

据。”

钱阴这一席话，算是承认自己做了丧尽天良之事，也承认自己看过易厢泉的信。他敢这么说，就一定有十足的把握。虽然不清楚他为什么这么自信，但夏乾更加没了底气。

“夏公子觉得，监狱里的那个浑小子值多少？”

钱阴忽然开口，居然想开价。夏乾此生也没见过这般不要脸的人，气得脸色发白，“你到底要什么？银子，商铺？”

“五间商铺和三艘船。汴京三间，杭州两间，我已经在图上圈出来了。这些对于夏家来说，是九牛一毛呀。”钱阴将图纸递过去。

夏乾没有接过，只是生气道：“这是明抢!”

相比较夏乾的怒气，钱阴却显得格外平静，“夏公子不是很爱用鸽子吗？送信给你父亲，将所有的凭据、地契一并拿来，我放人。”

“你就不怕我爹——”

“欢迎他来与我做生意。”钱阴打断了夏乾的话，笑了笑，“五间铺子，三艘船。东西不多，你爹不会问缘由的，你要，他肯定就给你了。至于那个姑娘，你们大费周章将她救出，我便不再追究了。但你另外一位朋友入了大牢，恐怕要住一段时间。你也知道，衙门的人很喜欢用刑。”

那句“我便不再追究了”，说得似是个大官一样，这不仅是目无王法，简直是颠倒黑白。夏乾深吸一口气，慢慢道：“冰屋里的女尸是不是你的妻子？柜子里的账本，又值多少？”

钱阴挑了挑眉毛。

夏乾步步紧逼：“柳三进牢房之前偷出来的，都是你和官员往来的证据。”

钱阴沉默了一下，随后爆发出一阵喑哑而难听的笑声，道：“你若想揭发我，大可去揭发。若是想看账目，我能给你爹也编出一本来。像这种纸质册子，即便进京举报，恐怕也很难查证。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夏公子，我劝你再想想。我要的东西并不多，你要慎重考虑。”

钱阴露出几颗发黄而稀疏的牙齿，缓缓走出门去，只留下夏乾一人在屋中。夏乾慢慢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扶着额头。他与易厢泉曾经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奇事，也经历过生死大劫，然而他却从未感到这般无助。

夏乾坐了很久，才起身回了钱府。此时已近傍晚，他一天没有吃饭，直接回了房间。慕容蓉见其丧气归来，便问了详情。夏乾直言，韩姜无事，柳三有事。

韩姜知道是自己连累了柳三，垂下头去，心中极度难过。

慕容蓉犹豫片刻，问道：“柳三对你这么重要？”

“人命比什么都重要，何况是朋友的命。况且是我害的他……我爹的铺子，我以后想办法挣回来。”夏乾声音低了下去。

慕容蓉又问道：“所以你和柳三是朋友？”

“当然。”夏乾说完，想赶紧转移话题，因为他怕慕容蓉问“你与韩姑娘也是朋友”，他可不想答“只是朋友”。

而慕容蓉听了夏乾的话，似是在想什么，没有作声。

韩姜问道：“眼下如何救柳三出来？你真的要用商铺和船去换？”

“我不想这样，还没给家里写信。那些家业是我爹辛苦创下的，岂能容我儿戏一般地交出去。但如果真的不行，商铺船只什么的……我爹应该会给。钱阴要的不多，但都是最好的地段。”夏乾非常沮丧，“先把柳三救出来再说。”

慕容蓉宽慰道：“虽然很难，但自己负责是对的。我看了看，长安城有不少地段好、价格低的铺子，生意也不会难做。等柳三出来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”

韩姜问道：“慕容公子手下有不少商铺？”

“何止是商铺，慕容家什么都有。”夏乾嘟囔道。

慕容蓉坦然笑笑，“我的资产不多，而且已经和慕容家没有什么瓜葛了。”

夏乾愣住：“你们分家了？”

“不，只有我，我的资产都是自己挣的。这次来西域也是想再多挣一些。”慕容蓉淡淡地答，但是没有继续说下去。

这可令韩姜和夏乾都吃惊不小。尤其是夏乾，他一直以为慕容蓉和自己的情况是一样的。看如今的情况，慕容蓉说不准是被逐出家门的。他好像只和家里通过一次信，就是说他妹妹找到了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。

夏乾和韩姜都没继续追问。慕容蓉转移话题，道：“我总觉得伯叔背后有大人物。他此次带我们西行，定有目的，他不想在长安城耽搁时日。我记得出事之后，他好像说会给汴京那边写信。”

“还有狄震，人也没了。这些人都靠不住。”夏乾哼唧道，“易厢泉连真相都知道了，还不是不能放人。伯叔去求谁？还有人比易厢泉更聪明？”

“汴京城有权有势的大有人在。”慕容蓉道。

韩姜一直趴着，如今想办法转过头来，“我倒是觉得，三个臭皮匠，怎么也能顶过一个易厢泉。我们今夜不睡，将脉络理清，说不定能想出解决之道。”

夏乾唉了一声：“不是我不愿意想。但看钱阴今日的态度，即便案子解出来，衙门还是不会放人。”

“夏公子此言差矣，”慕容蓉将门窗牢牢关上，“睡过去也是一夜，思考案情也要一宿，倒不如好好想想案情。我们如今连犯罪原因都不清楚，又如何能扳倒钱阴？”

韩姜点头道：“不错。你们之前忙于救人，也很难得空想想，在所有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之下，账房为什么会死。如今我也回来，咱们再把事发当夜的事回溯一遍，看看有什么遗漏。”

夏乾点头，给三人倒茶饮了，更清醒一些：“你在之前可与钱阴有过

接触？你说，你去过当铺？”

韩姜犹豫了一下。

慕容蓉道：“没关系，只管说出来。”

韩姜似是得到鼓励，深吸一口气，“我来到长安城，去南山的汉宣帝陵墓取了些东西，之后去了钱阴当铺……想当掉。”

见二人不吭声，韩姜声音越来越沉：“我知道这是不义之财，但是……我师父需要钱。我……我如今说什么都没用。其实我在牢里想过，我受罚也是罪有应得的。”

“你想多了，我们不是责备你，”夏乾一挥手，面色凝重，“钱阴九成是因为这事盯上你的。你去墓地里拿了什么？”

韩姜思索道：“一对镯子、一对玉璧和三个玉佩，加起来还是挺值钱的。事发之后，我被下狱，审判时迷迷糊糊听到他们说我偷了钱阴的东西，似乎就是指这些。他们说，我偷了东西被账房先生发现，有了口角，账房先生要报官，我这才杀了他。”

慕容蓉突然觉得不对，“你拿了墓中之物，去当掉，是谁接待的你？”

“就是那个叫任品的账房。”

慕容蓉又问：“没有别人了？”

韩姜思索一下，道：“当时天蒙蒙亮，那里没有别人。”

夏乾拿出一张纸来记录。“我试着用易厢泉所说之法找联系。在典当东西的时候，韩姜盗墓之事仅账房知道，而后这些东西又被说成是钱阴的。换言之，韩姜典当赃物，钱阴后来也知道。那是谁说的？答案简单，账房先生。”

慕容蓉双手交叠：“有如下可能，账房—钱阴；账房—钱夫人—钱阴；账房—钱夫人—帮管家—钱阴；账房—帮管家—钱阴；账房—帮管家—钱夫人—钱阴。””

夏乾赶紧写下。韩姜蹙眉问道：“写这个是不是真的有用？”

“不知道，找联系。”夏乾居然说了他当年最讨厌的三个字，“这四个人，帮管家和钱阴是一伙，夫人和账房有私情。但这两组人里面，也许不完全是对立关系。”

余下二人点头。夏乾又挠头道：“不对。当日我撞见夫人和账房私情的时候，帮管家也在。他很有可能偷听了夫人和账房的闲话，这才转告老爷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继续猜测他们四人的关系，就没意义了。”

慕容蓉道：“而且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往往不似表面看起来那样和谐。”

韩姜点头，“那咱们跳过四人关系，接着按时间分析。我当日喝醉之前，饮过夫人递来的桂花酒。”

慕容蓉摇头，“可你也喝过别的东西，还吃了菜。”

夏乾在纸上将“夫人”两字圈出来，“案发时，只有钱夫人没有不在场证明。”

“可是她最后抱着账房的尸体，哭着哭着，疯了，”慕容蓉摇头，“你们又不是没见到那个惨状。”

慕容蓉好像总喜欢提反对意见。夏乾哼了一声，“也许她是装的。”

韩姜挑眉，“这么多郎中在，怎么装？”

夏乾抱臂道：“衙门都是钱阴家开的，郎中就不能作假吗？装疯多简单。若不是装疯，你我今日看到钱夫人回府，又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慕容蓉诧异道：“钱夫人回府？”

韩姜道：“对，她今日偷偷回来，好像跑到钱阴房间待着了。你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她？”

慕容蓉摇头，“没有看到。”

夏乾一扔笔，“这案子可能很简单，我们想得太复杂了。钱阴、钱夫人和帮管家一伙，弄死了账房。当日我看到的韩姜身影，是夫人装的。账房死后，钱夫人装疯躲过怀疑，让韩姜背黑锅。多简单!”

慕容蓉道："浴房原是关上的，有人从屋顶小洞伸进去刀子，砍掉了头。事后我们发现浴房的门闩虽然完好，门却是整体卸下来又装上去的。换言之，有人曾与账房共处一室，之后将门卸下，人出来，门又装上。"

韩姜道："也许那时候账房已经被此人杀害了。"

"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"夏乾忽然拍了拍桌子，"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么复杂？直接找个地方杀掉账房，把昏迷的韩姜往旁边一摆，不就行了？再蹭上点血，铁证如山。衙门都是钱阴家开的，何必再让钱夫人装疯演戏？直接抓人就可以了。"

夏乾的想法一直很直接，却很有道理。他问了一大串，余下二人齐声说了一句："不知道。"

夏乾咕咚喝了一口茶，又趴在桌面上，低声哼唧了几句。

韩姜听出了，他在哼哼"易厢泉"，便劝道："你不能总是靠他。他不在的时候怎么办？"

"我一直以为他在的时候才会遇到案子。没想到他不在，我也能遇到。"夏乾叹了一口气，"可能我就是瘟神吧。"

慕容蓉揉了揉额头，显然有些头疼了，"我一直觉得奇怪，易公子为何能知道真相？"

韩姜道："他也许不知道全部真相，只是有了一些线索，戳了钱阴痛处，这才被钱阴销毁。"

夏乾头发乱糟糟地坐起来，"为什么易厢泉会知道？他都没到过现场!"

余下二人又齐声说了一句"不知道"。

夜已经深了。打更之人似是悄悄走过长安城的街道，离着老远，只能听见轻微的梆子和叫喊声。

今夜平安

小心火烛

夏乾枕着手臂“切”了一声，却听得门外有脚步声慢慢传来。韩姜急中生智吹熄蜡烛，却听脚步声越来越近。

“是钱阴。”慕容蓉压低了声音。

三人屏息凝神地听着。钱阴的脚步越来越近，之后拐向自己的房间，窸窸窣窣一阵，再无声响。

“估计是睡了。”夏乾低语道。

韩姜咦了一声，疑惑道：“白天钱夫人就进了房间，居然还没动静？”

夏乾挑眉看着她，“你还指望有什么动静？”

见夏乾另有所指，韩姜先是一愣，打了他一下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他俩一句话都不说？”

“钱夫人肯定是有问题的。”慕容蓉眉头紧皱。

夏乾回想起当日钱夫人抱着账房的尸体，歇斯底里大哭的情景，那是他见过最痛苦、最绝望的神情。

夏乾挠挠头，“我觉得不是她杀的。”

“好，我们举手表决，”韩姜望了两人一眼，“同意钱夫人清白的人举手。”

夏乾唰一下举了手，又瞧了瞧两人，哼一声。

韩姜摇了摇头，“我和慕容公子都觉得钱夫人是凶手，从理性判断，只有这一种解。”

夏乾无言。他觉得事件怪异，又不得解，于是匆匆道：“大家要不睡一会儿？明早早起商量对策。实在不行，我寄信回家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又哀叹一声：“我可真是个败家子。”

三人觉得钱府不安全，遂决定三人睡在这屋。韩姜睡床，两位公子

哥打地铺。慕容蓉很难得地提了一个要求，就是要离夏乾八尺远。夏乾见慕容蓉居然嫌弃自己，好不气恼，转念一想，慕容蓉帮了这么多忙，提点要求也不过分。他还想和韩姜说会儿话，但她显然疲惫至极，很快睡着了。

夜深了，打更的再次经过，慢慢吐着打更词：

今夜太平

烛火无星

就在三人沉沉入睡之际，突然传来一阵撞击声，接着是女人一阵疯狂而可怖的大笑。那笑声似要穿破所有人的耳膜，穿透钱府重重围起的院子!

韩姜第一个惊醒。她一下子撑起身子，双目瞪圆，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慕容蓉迅速披衣站起，“好像是门外有动静。先别点灯，我去窗前看看。”他悄悄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屏息看着外面。

夏乾迷迷糊糊爬起，“大半夜，谁在吵？又死人了？”

他本是戏言，却见慕容蓉的脸色一下发白了，忙凑过来朝屋外望去。只见屋外桃花灼灼如血，花的香气混杂在入夏的阵阵暖风中，让夜晚变得迷离而疯狂。

钱夫人站在月光之下，头发散乱，不住地大笑着。

“你去死!你去死!你去死!”

她不停地重复，不停地颤抖，不停地大笑。笑声让所有人都觉得浑身发凉。连月色都畏缩进了云里，桃花阵阵飞落，像是浑身颤抖地躲避这个疯了的女人。

“她怎么了？”夏乾揉揉眼睛，却忽然看清了——

钱夫人浑身是血，左手提着一把刀，右手提着钱阴的人头。

只见她转过身来，形同鬼魅，在盛开的桃花树下咧嘴笑着，像是要

把脸也笑得裂开。忽然，她看见了窗边的两人，空洞的目光立刻变得更加凶狠，猝然提起了手上的长刀。

夏乾立即反应过来，喊道：“慕容，关窗!”

慕容蓉哐一下关了窗，脸色惨白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他话音未落，却听门外一阵砸门之声。

钱夫人哈哈哈地大笑一阵，发出如同野兽怒吼的声音：“你们都去死!都去死!都是你们!都是你们!”

夏乾猛地将桌子推向门口，堵住门，喃喃道：“天哪!她真是疯了!她要干什么？”

慕容蓉退后几步，同夏乾一起顶着桌子，急道：“你有匕首吗？防身之物呢？”

“弓箭放在客栈，匕首留给了柳三!慕容你懂武艺吗？”

“不怎么——”慕容蓉那个“不怎么懂”还没说完整，突然见到门外的钱夫人一刀劈下，将门上的明纸捅得稀烂。

月光一下子泻进来，慕容蓉顺着门上的破洞向外看去，钱夫人那张如同死人一般的脸贴在了门洞上。她大大的眼睛看着屋内的人，脸上的笑容像是崩坏了，收不回去，牙齿露着，像是要啃食掉仇人的脸，晃着头，不停地叫嚷着“去死”。

咚咚两声，她又开始用手挥动着长刀砍门。她的动作虽然混乱却很有力道，完全不像是富家夫人。夏乾这才恍惚想起，先前韩姜说钱夫人是懂武艺的!然而他还未曾多想，门竟然一下子被砸开，原本顶着的桌子竟然也被一下子推出去。夏乾和慕容蓉顶得太用力，竟然双双跌倒。

反之，钱夫人先退了一步，竟然又踏上桌子跳了进来，背对着月光，还是一手提着刀，一手提着钱阴的头。

屋中三人哪里见过这种场景!却见钱夫人一刀已经劈了下来，狠狠地划伤了夏乾的手臂。鲜血一下染红了袖子，夏乾连痛觉都没有，只顾着往后退，直到退到床边，韩姜仍趴在床上，夏乾却听见她的一声喊叫，清晰却镇定。

“蹲下!”

夏乾一下子蹲下去。就在此时，哐啷一声，什么东西碎了，接着，数枚碎瓷片飞向钱夫人。钱夫人下意识地躲开，顺手将人头丢下。钱阴的头恰好砸中了夏乾的脑袋，而夏乾连喊都没喊——他连恐惧都来不及，只是下意识地想要护住韩姜。韩姜受伤了，几乎无法移动。钱夫人伤着她怎么办？

夏乾立即拽住钱夫人的双脚，顺势一拉。钱夫人没站稳，一下倒地，然而她手中死死握住刀子，正好可以砍到夏乾的脑袋!

“小心!”慕容蓉退到屋子另一边，见状只来得及喊了一句。

夏乾觉得刀子距离他只有几寸，寒光乍起，他一下子闭上了眼!然而自己却被一双手拉了回来，那是韩姜的手，非常有力。

接着唰一声，一壶茶不知从哪儿飞来，直接浇在钱夫人脸上。钱夫人立即闭起双眼，伸手去抹脸上的水。夏乾看都没看清，只觉得被韩姜拉得天旋地转，却退得更远。此时，钱夫人的刀子唰一声地砍在地板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块淡青色的帷帐突然从天而降，将钱夫人罩了个严实。

这是韩姜从床上扯下来的!

“慕容!拿刀!”韩姜喊了四个字，以极快的速度卷起帷帐，帷帐之下可见钱夫人不断舞动的身形。韩姜则一把拉起帷帐两侧，准确地向后一拉——帷帐成了布条，直接卡住了钱夫人的脖子!

慕容蓉冲了过来，一下子捡起刀。韩姜扭头冲夏乾道：“打她!”

夏乾挣扎着坐起来，拽过椅子腿嘶吼：“打哪儿？”

“后脑!”韩姜一下子扭过钱夫人的脖子，夏乾哪知道哪儿是她的后脑呀，直接一下打上去——终于，钱夫人不动了。

三人喘着粗气，紧紧地盯着钱夫人。良久，韩姜才道：“把她绑上吧。”

(二)怪物

正午的阳光又照射进屋子。孙洵端来了午膳，推门入屋，见易厢泉老老实实地坐在案前读信。

“剩了点饭，你吃吗？”孙洵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。

易厢泉忽然站起身，把信收到了袖子里，“不吃了，我要去吴府。”

孙洵闻言却是一怔，万万没想到易厢泉要出去，“这时候出去，不怕有危险？”

“必须去一趟，我已经联系了万冲和张鹏。”他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看着孙洵，“我需要你也去一趟，记得带着药箱。我先走一步。”

孙洵刚想问什么，却见易厢泉急匆匆地出门了，不由得气道：“你死了可不关我的事!”

易厢泉只是摆了摆手，并没有回头，直接出门了。

孙洵在屋子里生气地坐了一会儿，待气消了，心里却越发担心了。她思来想去，又挂了停诊的牌子，收拾药箱，想办法跟过去。天气越来越热，汴京城街道上人却不少，卖凉水的小商贩在医馆门口挤着。孙洵急匆匆地出来，穿过人群。老百姓有认识她的，都在和她打招呼。

“孙郎中去哪儿呀？喝点甘豆汤吧。”

因为孙洵总是义诊，这些百姓会白送她一些吃食。孙洵接过一碗甘豆汤，又有人递了乳糖真雪给她。孙洵谢绝，只喝完一碗汤，还回碗去，说道：“去吴府那个晦气地方。”

“吴府？死了这么多人，是够晦气的。送酒的老张一个月前都不敢去了，都说吴府要出事，果然呐。”

“哪有驴车可坐？”孙洵提起了药箱。

“我给您送去吧，车费不用付啦。”

孙洵上了车，赶到吴府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了。她远远看到易厢泉和张鹏在吴府门口站着，像是刚到不久。

孙洵松了一口气，跳下车，便听见有家丁站在门口对着易厢泉指指

点点。

“他怎么还有脸来？”几个家丁叽叽喳喳起来。

孙洵走过去，冷冰冰道：“奔丧来了。”

易厢泉见她来了，舒了口气：“你来了，我就放心了不少。”

孙洵把他拉到一边，自己上前去对家丁道：“让我们进去。”

“你进去可以，老夫人不让他进!”

易厢泉则上前一步，缓缓道：“我此次前来，冒了很大的风险，还望通融。毕竟，吴家二小姐的下落不明，我可以——”

门口的下人听了，不由得大惊：“二小姐明明早就死了!”

“也许没死。”易厢泉又上前走了几步，“待我破解三小姐的案子，说不定能看出些端倪，还有背后的人……”

下人横在门前，怒道：“不论你说些什么，我们府上之事定然与你脱不开干系，夫人已经明令禁止你入府!”

另外一人道：“一个破算命的，还想继续来讨银子不成？”

在旁的捕快张鹏听了，也觉得不快，“易公子，没想到这些人这么不讲理。”

易厢泉却一下往前走去，就好像进自家大门一样心安理得，没有任何言语。下人没料到他会有此举动，甚至未来得及出手阻拦。

孙洵立即跟上。张鹏见状也跟了进去，掏出佩刀往前一举，沉声道：“大理寺张鹏，烦劳通融一下，出事记我头上。”

下人只得怒气冲冲地跑去报告夫人。

易厢泉跑到浴房里面。只见水池很是干净，里面没有一点水，恐怕是绮涟死后，此地已经弃置不用了。易厢泉一下子踏入池中，蹲下，将头伸入排水口中。

“易厢泉，小心你卡住出不来!”

“我只是试试看而已。”易厢泉慢慢直起了腰，“排水口外就是后院，距离绮涟尸体的埋藏地不算远。然而排水口确实很小，头刚刚能进去。不过，若是身子也出去，倒不是不可能。这么简单的案子，我竟然解了这么久。这次多亏了夏乾来信，以后可真的不能小瞧他。”

孙洵听见了这话，侧过头低声问张鹏：“他是不是知道了？”

“好像是，万冲一会儿就带着东西过来。”

孙洵刚想问“什么东西”，却听门外又传来一阵吵闹声。吴夫人在众人搀扶之下走来，一身素缎子，脸色苍白。几日不见，她似是苍老了十多岁。见易厢泉出来，她脸色更加难看，颤颤巍巍道：“你还想干什么？”

易厢泉平和道：“告诉你们真相。”

唐婶在一旁看不下去，怒道：“你就不能让小姐安息？”

“欠你们的，还给你们，仅此而已。其他的事……我无能为力。”

气氛越来越僵，孙洵朝易厢泉低语道：“那就快说。”

易厢泉看了张鹏一眼，慢慢道：“可是万冲还没来。”

吴夫人眼眶发红，“你说你知道真相，那杀我女儿之人，是不是梁伯？”

易厢泉顿了片刻，点头道：“是。”

吴夫人往后倒去，似是要晕厥了。下人们连忙搀扶住她，给她搬来椅子坐，又拿来凉帕子降温。吴夫人坐下喘息了一会儿，喃喃道：“是他，是他啊……什么都不重要了，什么都不重要了……”

一院子的人都在看着易厢泉。吴府上下也都是这个意思，既然小姐死了，凶犯定了，大家就不愿提及死亡过程，一切就没有追究的必要。

吴夫人气若游丝：“你走吧，我们不想赶你。”

孙洵感到气氛不对，看了看易厢泉，却见他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
易厢泉站在那里，慢慢抬起头。他看着吴夫人，问了几句令人匪夷所思的话。

“天为什么会下雨？”

“我为什么会不停地咳嗽？为什么要吃药？”

“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大哥和二姐是怎么死的？”

三句话说完，吴夫人僵住了。她瞪着双目，泪水一下子就流淌出来，滚过面颊。

“您想不想知道不重要，这些下人就更不重要了。但绮涟是个很好的孩子，即便她死了，我也一定要把真相告诉她。”易厢泉慢慢转过身子，走入灵堂，“万冲估计黄昏的时候才到，我去灵堂等。”

他谁也没理，真的走到灵堂去了。张鹏与孙洵跟着他进去。

灵堂之内很冷，绮涟并未下葬，依旧躺在棺椁之中，周遭放着冰块。她的嘴轻轻地张着，好像在呼吸。易厢泉慢慢走到前面，慢慢说道：

“水聚成云，云冷为水，故而下雨。

“你天生有喘病，吃药就会好的。

“你二姐生死未卜，大哥死于粉尘起火爆炸。”

易厢泉对着绮涟说话，感觉有些荒唐。

孙洵在一旁看着，说道：“她已经死了。你……”

易厢泉嗯了一声，找了把椅子坐在旁边，再也不动弹了，也不知在想什么。

张鹏低声对孙洵道：“易公子是有点怪怪的，但以前和夏公子在一起的时候还好一些。”

“夏乾吗？”孙洵看着易厢泉，“他在夏乾面前话要多一些，他们从小就厮混在一起。”

“这次好像是夏公子来信告诉他的。”

孙洵哼了一声：“夏乾有那个本事？”

今天是张鹏第一次见孙郎中，虽然没有交谈几句，但感觉她说话很不客气，于是赶紧说道：“我去看看万冲怎么还没来。”

张鹏说完便出门去了。孙洵站了一会儿，见易厢泉还不说话，于是也搬了一把椅子坐下，看着棺材说道：“人死了不过就是一堆肉，我们当郎中的，拎得最清楚。”

易厢泉点头道：“当年你在洛阳也这么说。”

“所以，邵雍夫妇出事的时候，我们在洛阳查了一年，但案子毫无进展，我决定回京城开医馆，你却……”

“一直在查，”易厢泉淡淡接道，“查到了今天。”

孙洵冷冷道：“你是什么事都要管。该你管的，不该你管的，统统要管。”

孙洵很清楚，易厢泉的责任心太重。他从师父死后就只穿白衣，从绮涟死后就心神不宁，从吴大人死后根本没有开心地说几句话。

孙洵本意就是在关心他，想劝他几句，想让他放下。

易厢泉沉默了一会儿，才道：“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我只是想做点好事，心里会开心一些。”

孙洵本想再骂他几句，沉默了片刻，只是道：“那些死去的人都原谅你了，而且你没有做错什么。他们也希望你过得更好，你……”

易厢泉只是点了点头。

就在此时，门外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，似是万冲有些不耐烦又理直气壮的声音。

“让我进去，易公子让我拿的东西到了。”

易厢泉听见声音，立即站起。他打开灵堂的门，金色的夕阳照在他

身上，也照在绮涟的尸体上。那具小小的、瘦弱的尸体几日来第一次见到了阳光，显得不再那么可怖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

(三)真相

“钱阴被他的疯子夫人杀了!”

“真是报应啊!”

不痛不痒的坏消息传得是最快的。钱府昨日那血雨腥风的怪事，已经被长安城的老百姓传得沸沸扬扬了。当太阳高升的时候，衙门也不得不开始处理钱府的案子。

夏乾站在衙门大堂中央，旁边是慕容蓉。

衙门大门却是紧锁的，四下围了一圈官吏，堂上坐着的是梁大人，长安城地方官。

明明是艳阳高照的白日，大堂大门紧闭，只得以烛照明，梁上悬着的那画着太阳的匾额竟然在屋内显得这么刺眼。

夏乾朝四周看了看，见大官小官都一脸苦相，轻蔑地哼了一声：“情形我方才都说完啦，梁大人，您觉得应该怎么办？”

梁大人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道：“钱府这次算是个大案子，你们幸免于难，倒是幸运得很，幸运得很哪。”

“你们是不是该放人了？”

“您把衙门的大门都关起来了，就是为了不让丑事扩散。”慕容蓉开口，语气也很是冰冷，“昨夜事发，今日长安城都知道钱府出了血案，百姓议论纷纷，若是京城派人来查，梁大人您恐怕乌纱不保。但昨天钱夫人杀了钱阴，也算是给这等事封了口，我们也应当被放行。”

慕容蓉的声音很柔和，却很清晰。梁大人捋捋胡子，为难道：“你们能走，包括那个稀里糊涂被抓进来的柳三都可以走。你们越狱之事我可以一概不追究，只是那个叫韩姜的姑娘始终是嫌疑人。”

夏乾生气地想理论几句，慕容蓉拉住了他，替他说道：“梁大人，这就说不过去了。”

“就是!衙门做的那些苟且之事，不怕我们散播出去？”

听见夏乾的话，梁大人吹胡子瞪眼道：“衙门做了什么？都是秉公执法!”

“你还要不要脸——”

慕容蓉打断道：“梁大人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要多少银两才肯放人？”

夏乾低声问慕容蓉道：“你难道真要掏钱吗？”

慕容蓉诡异地笑了一下，低语道：“你别忘了，钱阴死了。他的店铺可以趁低价买下，我让你一半，咱们分了它。”

夏乾一怔，暗暗佩服慕容蓉真是有生意头脑。这一下，整个长安城的好铺子都被慕容蓉和夏乾瓜分干净，不知能有多少利润。夏乾突然有种异样的喜悦，买下这些商铺，无疑是巨大的成功。

但是……

梁大人摇摇头，从厅堂椅子上走到两人面前，道：“关起门来说亮话，不是钱的问题。朝廷派人来查岗，三天之内就到，到了还得再细查，我哪敢放人？”

夏乾冷哼一声：“派京官也好，你们这么腐败，就不怕东窗事发？”

梁大人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京官一来，案件查明，自会放你们出城。至于你们那位韩姑娘，好好在牢里锦衣玉食伺候着，只要你们不在京官面前胡言乱语，保证你们到时候所有人蹦蹦跳跳出城。”

夏乾气得两眼一抹黑，梁大人真会打如意算盘。

“你确保我们能出城？要多久？”

梁大人寻思道：“一个月吧。此事闹得太大，估计要奏明圣上。”

慕容蓉看了看梁大人的双眼，见其目光躲闪，道：“京官来查，若是他们速速破了案，只能说明您办事不力。反正都是要罚，若是此案难破，久久悬而未决，朝廷反而会谅解。梁大人，您根本没有想让我们走

吧。”

梁大人怒道：“谁让你们请京官来的!连着上书四封，到了不同的人手里。如果不请，我们两清，岂不是两全其美。”

“谁请京官了？”夏乾气得不行。

梁大人扬了扬桌上的书信，“大理寺少卿燕以敖，不是你们请的？还有三个，我不知道是谁。”

夏乾一听，突然有种得救的感觉。他知道燕以敖肯定是易厢泉去请的，扭头对慕容蓉道：“剩下三位大人是不是伯叔请的？”

慕容蓉迷茫地摇头。梁大人哼了一声：“我就知道你们认识。这下放心了？回去老实等着，在京官面前给我说点好话，保证韩姑娘安然无恙。”

他又啰唆几句，将夏乾和慕容蓉遣送回去。

二人走在长安街上，都阴沉着脸。

慕容蓉道：“想开些也好。那位姓燕的人一来，恐怕案子就解决了。要怪就怪那梁大人，当真昏官一个。”

“希望韩姜与柳三没事。”夏乾有些心不在焉。

慕容蓉笑道：“至少韩姑娘身体康复了，我看她今日拄着拐杖行走呢。这样，我们来做些好事，商铺以东街为界，南边归你，北边归我，怎样？”

夏乾没敢贸然答应。他一直都觉得这个姓慕容的小白脸虽然是好人，说话斯文柔和，但是骨子里总有种商人的奸诈。夏乾认为自己是有经商天赋的，奈何起步晚，又没用心学。可是这慕容蓉可不一样，处处留心生意的事，来长安城之后就将店铺逛了一遍，自己若是答应了，亏了怎么办。

“慕容蓉，家中事务为何交给你大哥打理？”

慕容蓉没想到夏乾问这个问题，愣了一下，“因为他是大哥。还有，以后喊我慕容就好。”之后，慕容蓉没有再提家里的事，其他人也只喊他

慕容。

夏乾满腹疑问，心里只觉得慕容家争家产时有了纷争。

二人各怀心思地在街上走着，途经驿站，却被门口的老板拦住。

“夏公子哟，有你的信。钱府最近出了这档子事，我们都不敢去送啦。”

夏乾拿过信，白了他一眼，“你们早就不该去那地方!上次非送到府上，结果信被钱阴的管家抽走——”他絮叨着，打开信读了两句，又闻了闻，惊讶道：“这信是橘子汁写的，字看不出来。”他找掌柜的借火烤了烤，重新拿起来读，面色忽然凝重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慕容蓉想凑上前看，始终觉得有些不妥。

夏乾眼睛瞪得很大，慢慢地读了一遍，又读了一遍。

“谁送来的？”慕容蓉问得小心翼翼。

“易厢泉。”

夏乾说了三个字，又把信读了第三遍，之后塞给慕容蓉，“你自己看看。”

慕容蓉接过信来，慢慢读着，读着读着也是一愣。

夏乾眯眼瞅了瞅太阳，笑道：“这下好了，他知道我们这边可能有事，又补送了一封，把真相送来了。我们只要在燕以敖来了之后将信交给他，一切都解决了。”

慕容蓉放下信，面色依旧凝重，像吃坏了东西，“的确是解决了，只是我没想到……真相是这样的。”

“是啊，”夏乾垂下头去，幽幽道，“谁想到钱阴竟然阴毒至此，头被砍下，都便宜了他。”

第十章 结局已了

(一)真相

易厢泉一行人站在灵堂门口，围着一个缸，不远处就是挖出绮涟尸体的花园。

如今已经临近七月，吴府的院落却荒凉了许多。也许因为这段时间接踵而至的噩耗，使得吴夫人无心管理家事。下人们早已惫懒，只等着守灵一个月之后拿着钱遣散回乡。

听说易厢泉一伙人又来了，整个吴府的下人又来院子里聚着，口中吵嚷着要为小姐讨回公道，实则只是看个热闹。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算命先生为什么领了赏银还要回来。下人们围在院子里叽叽喳喳，对着易厢泉指指点点。可是这么多人，却没人敢上前一步。

“这水缸中是什么？”吴夫人慢慢地问道，她的眼睛很红，精神也不好。

易厢泉慢步上前，看了看水缸，扭头对孙洵道：“针带了？若是出事，记得急救。”

“你要干什——”孙洵刚问了一句，只见易厢泉自己撸起袖子，将手伸进木桶。

在场的所有人都吸了一口凉气，却无一人出声。

易厢泉将手伸入之后，静静等待。蓦地，他突然浑身抽搐一下，眉头紧皱，一下子将手扬起来，自己却朝后倒去!

“易厢泉!”孙洵惊慌地叫了一声，立即上前扶他。

易厢泉立定站稳，额间出了虚汗：“无事。”

“你中毒了？”孙洵拉起他湿漉漉的手打算号脉，却看见他的手上有一道清晰的鞭痕。

这鞭痕落入吴夫人眼中，吴夫人大惊：“绮……绮涟也是——”

唐婶也惊道：“水缸里是什么？”

“水母。”

易厢泉说了两个字，有些吃力地站着，让万冲将水缸抬到一边去，自己则在孙洵搀扶之下坐到了凉亭里。吴夫人见状立即上前，想问，却不知问什么。

孙洵为易厢泉洗了伤口，施了针，厉声责备道：“你平时一向谨慎，如今怎能做出如此愚蠢之事？”

易厢泉将手上的“鞭痕”翻来覆去地瞧了瞧：“总得有人来试试。我没有喘病，应当没事，何况有你在身侧，我又何须担心？”

面对易厢泉这句话，孙洵竟无言以对。

吴夫人现下才有些明白，声音也颤抖着：“这是绮涟的死因？”

“不错，整个过程特别简单。”易厢泉看了一眼院中的水缸，声音倒是平静，“绮涟并非由梁伯虐待致死，应当是在沐浴时，被梁伯从排水口中放了水母。这种东西生于海边，每逢六月、七月，总有渔人被蜇。有些人不会有事，有些人因为天生体质原因，会喘不上气来，最终致死，连呼救的时间都没有。它与水母的大小、被蜇者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有关。”

易厢泉静静地说着，而吴夫人已经泣不成声。唐婶哭着，骂着梁伯丧尽天良。

易厢泉摇头道：“绮涟被蜇后，喘病发作，连呼救都做不到，最终死于浴室之内。梁伯此时将水注满，再将排水口关闭后突然放开，水流会快速地从排水口涌出去。水母会被冲走，绮涟的尸体也会拥堵在排水口，梁伯只要将绮涟的尸体拽出来埋掉即可。当然，排水口过小，活人挤过去定然是会造成伤痕，而且剧痛无比；死人就不会疼痛了。因此‘鞭痕’产生于生前，‘压痕’产生于死后。那个仵作真是汴京城最好的仵作，可惜，他从未踏出京城一步，对于水母蜇伤，自然是没见过。”

“别说了，别说了。”

吴夫人哭泣着，慢慢地由人搀扶着走下去。易厢泉待她走远，才对唐婶道："其实，梁伯……"

"我恨不能将他五马分尸!"唐婶气得大骂，周遭仆人也跟着起哄。

"其实梁伯……"

他的声音被骂声堵住了。吴府的下人议论着，都在骂梁伯。夫人也被搀扶下去，整个吴府又乱成了一片。

易厢泉一行人这才慢慢注意到了一些不同。和上次来时相比，吴府空旷了不少。不远处，厅堂里的花瓶也少了几只，挂着的名贵画卷也消失不见。院中无人照料的花草都在短短几日内黄了枝叶，在盛夏即将到来之前枯萎落地了。

几个下人卷了包袱，正推搡着从大门离开。

"树倒猢狲散，"孙洵哼了一声，"大抵就是这个意思了。"

万冲将水缸提起来，看着易厢泉道："我听说你要这个东西，托了很多人，好不容易才买到送来。果不其然，这些人只是看个热闹，连话都没听完。"

张鹏愣住了，"怎么，事情没完？"

万冲低头，"易厢泉给我传信的时候说过了，但你和孙郎中不知道。他本想来讲给吴府的人听的，但……"

但所有人都走了。

易厢泉看着空旷的院子，慢慢说道："梁伯不是罪魁祸首，只是把杀人的刀子。若按原计划，我推测大抵如此：将绮涟从浴室带出之后，梁伯会奸污尸体，之后将绮涟的裸尸直接以白绫悬挂在屋梁之上示众。"

张鹏在旁震惊地摇了摇头，"我办案数年，从没见过这种杀人犯，这个小姑娘才十岁!"

大宋最讲究礼节，死者为大，单单墓葬规矩就很多，死者更应该安安静静地走。若真如易厢泉所说一般，奸污尸体之后悬梁示众，这绝对是丧尽天良的行为，何况对方是一个无辜的女孩。

孙洵怔了半天，“所以，梁伯自宫自尽……”

“他是一把杀人的利器，可是这个利器在最后的时候违抗了主人的命令，只有自宫才可以保全绮涟的清白。”

万冲眉头紧锁道：“梁伯为何要听命于旁人，犯下如此恶行？”

“也许是有什么把柄在人家手里，也许只是出于愚蠢的‘忠义’，譬如受了人家很大恩情，替对方做事也不是一年两年了。但是，有一点我确实很清楚，绮涟是整个吴府唯一对梁伯好的人。”

孙洵愣住了，“那他为什么还——”

唐婶带着几个下人过来了，又拿着一个小包袱，好像是来打赏的。

易厢泉皱了皱眉道：“我不要。”

“拿着吧，我家夫人心善，拿了钱走吧。你当初若一直在这儿好好盯着小姐，也不至于这样。”

孙洵听了这话，最是生气，“他帮你们查，你还不知好歹!”

那些家丁也开始虎视眈眈地看着易厢泉了，“来这一趟，不就是为了拿钱吗？”

“赶紧走吧!”唐婶把包袱塞给易厢泉，里面又是银子。

易厢泉没动。他转身看着唐婶的脸，还有余下几个打着灯笼的家丁，半天才问出一句话：“是不是有人送酒到吴府？”

唐婶一怔，没有说话。

“我打听过，原来的送酒人因为忌讳吴府的事，从一个月之前就不来这里了。吴府的酒却没断，是因为有人‘代替’送酒人来送酒。那个假冒的‘送酒人’从一个月前开始给吴府送酒，为了混个脸熟。他每次都会多给你几壶酒，让你放他进院子歇脚。一直送，直到绮涟出事那天。”易厢泉的声音很冷，“那天，他就站在那里。这也是糖葫芦第一次发现脚印的地方。”他指了指不远处的灌木丛，又道：“他亲眼看着梁伯把绮涟的尸体从浴室拖出来。”

唐婶彻底愣住了。

“如我所言，梁伯如果良心发现，可以违背主子的命令，彻头彻尾做个好人，放过绮涟。但他很清楚，他不动手，自会有人动手。而这个人——”易厢泉看着唐婶，“这个人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混进吴家。”

孙洵瞪了唐婶一眼，直说道：“就因为贪了那点小便宜。”

“不止吧，”易厢泉露出嘲讽的笑，看向其他人，“都说吴府戒备森严，但只要给点酒，谁都可以进来。”

在这一瞬间，周围安静了，没有人再言语一句。

唐婶的目光呆滞了一会儿，慢慢地瘫坐在地上，很是悲伤的样子。片刻之后，她想起来什么似的，又强硬起来，目光炯炯道：“这事谁能防得住呀？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错!这些人都有错!再说，你易厢泉没有错吗？你把小姐丢下，你没有错吗？”

那些家丁也抱着肩膀后退了几步，开始议论起来。好像退了这几步，就可以退得很远很远，远得和这件事毫无瓜葛。

这些人的眼睛里一点悔意都没有。

“你们——”孙洵第一次这么生气。她很想说些什么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易厢泉也没说话。他只是从怀里拿出一朵纸花。这是在梁伯的房间里发现的，应该是绮涟送给梁伯的。这小小的花很是娇弱，在夏风中摇动着，就像有了不死的生命一样。

易厢泉拿着纸花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他径直穿过了这群喋喋不休的下人，仿佛他们不存在一样，直接出了吴府的大门，再也没有回头。

(二)惩罚

狄震回头看了看，确定附近没有人。

他从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，街上已经燃灯了。他先是在附近的废旧民居徘徊一阵，之后便到了一座小桥下面。

桥下的水早就已经干涸。他站在这儿等了许久，之后，伯叔才慢慢走了过来。

狄震双眼微微上翻，往桥上一靠，“约我来这儿说话，又要赶我走？”

伯叔微微一笑：“只是劝您离开，不要再跟着我们。”

“你们做事的方式，我是不清楚。但是看您的架势，我都能猜得到。”狄震掏了掏耳朵，“您家主子是个大人物。”

伯叔笑而不答。

“是大人物怎么还在长安城碰到这种倒霉事？不会安排安排？”

“这次遇到钱阴的家事，是意外。我们已经和汴京城的高官打了招呼，马上派人来查，夏公子他们一定会被放行。”

“还真是神通广大。”狄震冷笑了几声，“其实我对你们要去西域做什么全无兴趣，我只是想抓杀手无面。”

“无面现在不在队伍里，但以后会在。我们需要他，”伯叔依旧在笑，“您不必抓他了。”

狄震变了脸色，低声说道：“你说不抓就不抓？我第一次遇到有人敢对捕快这么说话的。你们猜画活动的第一张图，是用宝石雕刻成的水果，那曾经是杀手无面偷窃的赃物。你们用这种方法引无面出来，让他跟着你们去西域。”

伯叔哈哈大笑，带着几分嘲讽：“你今年三月已经被官府革职了。否则哪有捕快出来这么久，只为了办私事呢。”

“我虽不知你们主子什么来路，但我还是奉劝你一句，”狄震憋了半天，才憋出来一句：“小心遭报应。”说完，他也觉得这句话很没力度。但他一路跟着伯叔从汴京城郊来到长安，竟然还不清楚对方的底细，这是很罕见的事。

“狄大人，您这样的人……换作别人，我们是不会留活口的。”伯叔很认真地看着狄震，“杀人虽然是一件毫不费力的事，但我家主子做事就

是这样，不会随意杀戮，一般会劝对方一次。”

狄震愣了一下，突然大笑起来，“不随意杀戮？不随意杀戮？当年在安隐寺——”

“是啊，安隐寺。”伯叔慢慢地说，“无面在安隐寺屠杀了你这么多兄弟，从安隐寺出逃，穷途末路之后才投奔了我家主子。”

狄震不说话了，只是抱着肩膀，有些怀疑，“你家主子就是猜画的幕后人？他千里迢迢找你们去西域，到底要做什么？”

“只是差我去办点私事罢了。”伯叔摆摆手，“从青衣奇盗到如今的西域行，他的确插手了，但也只是交给手下人去做而已。他日理万机，不可能事事上心。也许你会吃惊，但这些事，于他而言真的是小事。”

伯叔居然用日理万机去形容自家主子。狄震嘲讽地吹了个口哨：“那我是不是还得感谢你家主子没有杀了我这么个小人物？”

伯叔笑了笑，递给他一个包袱。

狄震只是拿眼睛扫了一下，顿时哈哈大笑，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一千两现银。”

“我要是不收呢？”

“您会收的。”伯叔肯定地说。

狄震抱着肩膀站了一会儿。灯光在他脸上投了影，似乎能看到白发。他已经快四十岁了，说年轻也不年轻，没有钱，没有家，没有妻室，也没有父母了。

狄震摇头，“我不要这个，我要杀手无面。”

伯叔哈哈笑道：“当年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

狄震眉头一皱。

“当年，你还是个小兵，浑浑噩噩，就想喝酒混银钱。一天，你在酒肆遇到了一个人，这人请你们喝了几碗最好的酒，还让你们带回去给兄

弟们喝。”伯叔掂了掂手里的银子，看着狄震，眼睛里有笑意，“你知道兄弟不喝酒，就只拿了一坛蜜露。你觉得自己是新兵，请大家喝酒是为了送个顺水人情，以后的日子好混一些。没想到第二天，你们集体去了安隐寺。”

狄震没说话。

伯叔又道：“那蜜露里有东西。你们整个一队十七个人全都喝了，结果当夜就发生了无面杀人事件。你们追了一夜，进寺又没带刀，遇到了埋伏。安隐寺事件的结局，你应该从未向人提起过吧。”

狄震沉默了。

伯叔轻声道：“十七个兄弟，死了十四个人。你当年站在门外没进去，这才幸免于难。”

“这都是无面告诉你的？”狄震的声音很冷。

“我们什么都知道。”伯叔慢慢地答道，“我还知道，跟你喝酒谈话、送你蜜露的人不是无面。”

狄震的目光沉了下来。

“无面无面，无面之人。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相貌。当然，并非易容，只是他不常露脸，又很谨慎，总是把任务交给不相干的人去做。当年送你蜜露的人也不过是个拿钱办事的酒鬼，早已醉死他乡了。”

狄震沉默了，像是在思考。

伯叔把银子递过去，“如今你找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也只能劝你不要再跟着，拿了钱便走。人不能活在仇恨里，这些钱可做很多事的。”

“您倒是教育起我来了，”狄震低头笑了笑，接过了银子，“您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们这种人。有的时候一壶酒、一点小人情，就可以把事情办成。”

“哪里。何况这不是一点人情。”伯叔客气地说，“要不再赔您一壶酒？”

二人竟然都尴尬地笑了一会儿。狄震问道：“您看我什么时候走合

适？”

伯叔点头，“越快越好。”

“我这就回去收拾行李走人。”狄震很随意地点点头。

“等一下，”伯叔问道，“长安城的地方官说京城收到了四封举报信，有我们一封，易厢泉一封，还有两封是谁的？”

“告诉你们也行，有我一封。有兄弟升了官，在刑部做事，我看钱阴不顺眼，出了事我就直接把信送出去了。至于剩下一封是谁写的，那我便不得而知了。”

狄震无所谓地笑笑，将包袱往背上一扛，转身离开了。他先从客栈取了行李，和店小二说了几句话，之后便雇了快马出了城门，待走到长安城郊，这才确定身后无人跟着。他转身入住了一个小而破的客栈，将银子全部装进一个大口袋，之后又买了一坛子酒，靠在窗台前面喝着。

夜色深了，周围很是安静，没有什么往来客人。狄震倚靠在窗边看了看四周，又看到西边长安城的盈盈灯火。

他的目光比灯火更加明亮。

他不会放弃的。等到伯叔一行人出了长安，他就在背后跟着他们。

不要金钱，不要官职，甚至可以不要性命。他一定要抓到杀手无面。

“狄震走了？”夏乾有些震惊。

慕容蓉点头，“刚才店小二说的，他收拾好了行李，说是要回南方娶媳妇。也真是奇怪，他这几日不见，去做什么了？这算是不告而别吗？他不抓无面了吗？”

夏乾也觉得奇怪，但也只是哦了一声，觉得有些失落罢了。他总觉得狄震不像是那种做了一半事就溜走的人。

慕容蓉疑惑道：“举报信的事也很奇怪。数来数去，怎么会有四封信呢？”

“别想了，说不定是长安城的什么人看不惯地方官的作为，顺手揭发了这些勾当!”

慕容蓉点头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又向前指了指，“我们要到了。”

前方就是牢房。狱卒领着二人慢慢走，越狱的小窗户已经被木板封上了，连牢房里的天窗也被堵上，没有一丝光进来。里面却燃着油灯。灯下，干稻草换成了两床被子，被子旁边还有几本书。

韩姜趴在被子上，似是睡着了。听到脚步声，她扭头看见夏乾和慕容蓉，揉揉睡眼，露出微笑。

夏乾见她安然，立即松了口气，二话没说，转身抠掉了身后曾被柳三撬开的木板。

慕容蓉问道：“你就不怕衙门找你麻烦？”

“他们敢!”夏乾冷哼一声，瞅了瞅韩姜，“他们没有亏待你吧？就住几天而已。那个梁大人也真是可笑，还非要把你抓回来!”

韩姜摇摇头，“我没事。柳三可还好？”

夏乾赶紧点头：“柳三好得很，已经被放出来了。据说他们那日要给柳三用刑，哪知柳三挣脱镣铐，把官吏揍了一顿，还说自己名叫万洗，是大理寺主簿万冲的亲弟弟，如果自己出了事，京城会派人来查。衙门的人去查了名册，发现大理寺真有万冲这么个人，而且家世显赫，就没敢动柳三了。”

韩姜咯咯笑起来，“枉我自恃聪明，竟不如柳三会变通!我还白挨了一顿打!”

“你当然比他聪明，但你喜欢硬碰硬。柳三行走江湖太久，自然知道衙门这帮人的痛处。”

夏乾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笑，而是看向了别处，好像有心事。韩姜捕捉到了他的神情，忧心道：“怎么了？钱阴已死，衙门还不放人，会不会……”

慕容蓉笑道：“韩姑娘宽心。大理寺派了与夏乾认识的燕以敖燕大人

前来长安查探，过不几日，案件明了就会放人。我们不主动捅出钱阴和衙门的勾当，就没事。”

“离开长安城以后再捅，”夏乾翻个白眼，“这种地方官，留在这儿也是祸害百姓。”

韩姜皱了皱眉头，“可案件尚未查清，那岂不要很久？”

夏乾和慕容蓉对视一眼，脸色都不太好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案子查清了。谁能想到三个臭皮匠抵不过一个诸葛亮——易厢泉怕我们收不到那信，就用橘子汁重写了一封密信回来，将真相讲清了。”

慕容蓉点头，“还是夏公子厉害，收到易厢泉的信，就知道信中有密文。”

“那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经常这么玩。到时候我们将亲笔信交给燕以敖，一切就稳妥了。最多四日，估计咱就能走掉啦。”

韩姜松了一口气：“那你们为何还不开心？”

慕容蓉言简意赅：“钱阴就这么死了，实在太便宜他了。”

韩姜闻言却是一怔。她干过不少掘墓之事，自然是不敬的，但她只偷东西而不破坏墓穴，对于死者而言，倒是心存尊敬。不论是什么样的恶人，如果人死了，还是留些善语好。

“慕容说得对。”夏乾也点点头。

此时，一阵女人的咒骂声传来，穿过牢房阴冷的空气，直击三人耳膜。渐渐地，那个女人的声音弱了下去，哼唧几声，再无声响。

“是钱夫人，”韩姜心绪不宁地对夏乾道，“她自进来就疯言疯语，乱吼乱叫。狱卒对她很是不好，似是用了刑。不论如何，杀人之事已经是证据确凿，她若是真的疯了无法吐露真相，恐怕也会遭受极刑。”

几人都想到了昨夜钱夫人提着钱阴头颅那疯狂的样子。夏乾缓缓道：“你知道钱夫人为什么这么恨钱阴吗？”

“因为钱阴杀了他情夫？”

夏乾沉默不语，叹息一声。韩姜越发不解，疑惑道：“你们为何总是叹气，还咒骂钱阴？我知道他恶毒，他设计杀了账房，又陷害我——”

“你看看易厢泉的信。”夏乾不知从何说起，便从怀中递过信去。韩姜接过来，默默地读起来。

牢房很安静，灯也算明亮。不远处传来几声责骂，在牢房之中不住回响，似是狱卒在唾骂钱夫人不老实。牢房之中更显阴冷，三人无言。

韩姜慢慢地读完，难以置信地看看夏乾，又垂目再读一遍，瞪眼道：“这的确把问题全解释清楚了!但、但这也太——”

“太阴险了。”慕容蓉轻轻倚靠在牢房冰冷的墙面上。

韩姜又读一遍，叹道：“全都解释清楚了。我们之前一直不能理解，账房死亡时，除了钱夫人所有人都不在场。如今……都清楚了。”

夏乾点了点头，缄默不语地收回信。窗外天色已暗，钱夫人的声音又传来。那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，来自心底最疯狂、最悲凉的笑声。

(三)假设

夜色沉沉，街上无人。万冲与张鹏将易厢泉一左一右护住，孙洵在后。几人组成的队列在街上显得格外怪异。

易厢泉走得很慢，导致所有人都走得慢。他像是在思考什么，直到走到医馆门口，才与万冲与张鹏道别。张鹏并未离去，说是要在医馆守护，易厢泉也未加阻拦。

三人一起进了里屋，易厢泉沏了一壶茶。茶水哗啦啦地响动，一股热气携着茶香扑鼻而来。孙洵捧起茶饮，叹了口气：“张大人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吗？”

“大理寺现在是万冲说了算，我才能有此优待，大概是为了我的安全负责。我虽然无权无势，却颇爱管闲事，”易厢泉自嘲一笑，将茶水一饮而尽，“恐怕早就有人看不顺眼了。”

孙洵冷声道：“你要再查下去，九条命不够你丢的。”

“肯定要再查的。对方能用这么残忍的手段滥杀无辜，估计是有权有势之人。如今，他露的马脚太多，宫里女官的主子是谁，梁伯的身家背景、和谁有过牵连……如果要一一细查，就会有更多的线索。”

孙洵哐当一声放下茶壶，“你想步吴大人后尘？”

易厢泉摇头，“我不会步吴大人后尘的。那个‘幕后人’就是想告诉所有对他不利的人，不要试着反抗，否则下场就是和吴府的人一样……”

易厢泉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，孙洵此时却看出来，易厢泉生气了。

见他不住地拨弄着桌子上的铜钱，孙洵问道：“算卦用的？”孙洵知道这是不可信的，易厢泉卜卦往往是为了消遣。

易厢泉嗯了一声，随意地拿纸张将钱币盖起，负手而立，道：“也不知夏乾他们那边怎么样了。”

“他们那边案子破了，燕以敖也被你叫去了，还能出事吗？”

“案子的确是破了。只是那个名唤钱阴的人，实在是人如其名，吝啬不说，人又阴毒。我只怕夏乾斗不过他，反倒吃亏，多亏夏乾将他所见所闻详尽描述，我才能猜测一二。从夏乾一行入住钱府时，我就有些怀疑。钱阴宴请夏乾与慕容蓉，看似合情合理，会不会另有图谋？尔后当夜出事，他陷害韩姜入狱，肯定是早有预谋——很显然，他在夏乾入府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一切。那他为什么会盯上素未谋面的韩姜？是以前见过吗？这些都无从定论。但有一点我可以确认，韩姜很适合做这个替死鬼。她有犯案前科，懂武艺，来路不正。可钱阴势力这么大，长安城黑白两道都与他有联系，为什么还需要替死鬼？”

孙洵沉吟片刻道：“私人恩怨？”

易厢泉点头，“这是第一种假设。我的第一封信中提到了这点，并且务必让夏乾确认韩姜是否与他有私人恩怨。在这之后，就有第二种可能。若二人无私人恩怨，钱阴为什么需要替死鬼？为什么不直接将账房打死、毒死，而要在封闭的浴室里杀人？”

孙洵无言。她脑海中闪过一点，也许同绮涟的案子一样，钱阴心理不正常，杀人只为享乐而已。

易厢泉似是知道孙洵心中所想，摇头，“不。绮涟一案中，那个幕后人的最终目的是震慑吴家。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。夏乾的案子与我的案子看似有很多相同点：封闭的浴房，无法解答的作案手法，还有一个明显的罪犯……实则二者完全不同。绮涟一案难在如何在密室中死亡并消失，以及梁伯怪异举动的原因；而钱阴一案则不清楚凶手是谁，如何作案，目的为何。”

易厢泉看了看孙洵。若是换作夏乾，只怕要问问题了。可孙洵却能很快地跟上思路，道：“钱阴的目的大概是因为……那个账房与夫人有染。可是，他为什么杀了账房而不杀钱夫人？他本身不爱钱夫人，按照常理，这种男人往往都认为是女方的错，应该更想惩罚水性杨花的女人。”

易厢泉点头，“至此，我们对于杀人原因，还是不甚清楚。好在疑点已经列出，我接着去构思当夜发生的事，一伙人均在厅堂，除了帮管家扶账房去休息。之后，账房说要去浴室，帮管家就带他去了钱阴的浴室。之后呢？按照夏乾他们关于‘拆门’的叙述，帮管家很可能在那时杀掉了账房，并将门拆掉，自己再从浴房出来，将已经闩好的门再整个钉上去；之后，找人假扮韩姜出现，并让人发现尸体。整个解答很自然，到此，它被列为第二种假设。”

“我觉得不对。”孙洵摇头。

“哪里不对？”

“没必要。”

易厢泉点头，“说得没错。又回归最开始的问题，钱阴为什么这么做？帮管家显然是帮凶。可钱阴势力不小，随便将账房杀死在浴室外即可，何必拆门？何况浴房房顶有洞，可以伸进刀子，严格来讲根本不是密闭空间，那为什么要让账房死在浴房里？”

孙洵接道：“除此之外，事情接着发展。夏乾在院里看到类似韩姜的人影跃过屋顶，跑到浴室方向，之后发现了血案和一身血污、倒在院中的韩姜。然而当时，所有人都可以证明彼此不在场，故而无法抽身去引诱夏乾前往浴房。”

“除了钱夫人。”易厢泉的目光很淡然。

孙洵点头，“第三种可能是在第二种可能上的延续。那个假韩姜是钱夫人扮演的。帮管家先杀了账房，钱夫人引诱众人前去，目的是嫁祸给韩姜，钱夫人自己则装疯脱罪。”

易厢泉赞许地点头，“不错，第三种可能就是，钱夫人是装的。”

孙洵点头道：“夏乾也有走眼的时候，这是最简单最合理的真相。我是郎中，知道这种病症不好判断。一个人是否失忆是很难从外表观察出来的，而一个人真疯或者装疯也没有这么容易下定论。”

易厢泉挑眉，“那你觉得，还有没有第四种可能？”

“当然有，”孙洵看着他，说得很认真，“瞧你的样子就知道，第四种可能是真相。”

易厢泉点头，“第四种可能，与第三种可能的分歧在于钱夫人那里。钱夫人见了奸夫的尸体，真的疯了。而钱阴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惩罚这个女人，他想让她承受比死亡更可怕的痛苦。”他说完，双目低垂，灯火使他的脸变得阴暗不清。

孙洵摇头，“他也太小瞧女人了。纵然见了情郎断头尸体，难受是必然的，可谁又能真的为此痛苦到变成一个真正的疯子？”

说完，她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，又道：“你方才说，钱阴设计的一切，就是为了让钱夫人痛苦？”

易厢泉慢慢点头，“最痛苦的事是什么？我以前以为，最痛苦的事莫过于‘无作为’，若是钱夫人亲眼看到情郎死去，却无力相助，这是最痛苦的。可后来……我觉得并不是。最痛苦的事，就是无边无际的内疚感，是对自己亲手酿成的悲剧产生浓浓的悔意，这种悔意比死亡更加令人痛苦。”

易厢泉的声音很轻，似是叹息：“那个账房先生是钱夫人亲手杀死的，她杀掉了自己的情夫。”

(四)惩罚

“错杀。”夏乾吐出这两字，抬眼看着韩姜，指了指信道：“易厢泉给的答案就是这个。”

韩姜先是愣住，随即一下子把信攥紧，“这下全都通了。我就奇怪，为何我去当铺里典当东西，接待我的人是账房任品，最后死的也是他。看了‘错杀’二字，这才有些明白。起先将我作为替死鬼的人是账房和钱夫人，浴室的圈套，本来是为了杀掉钱阴而设计的!”

慕容蓉叹道：“还是韩姑娘聪明，一点就透。这事件根本就是两个圈套。钱夫人和账房当日原本打算趁钱阴泡澡时，用刀子斩落钱阴的头，然后嫁祸给你，哪知被钱阴利用，一切竟然反了。”

韩姜再读信，眉头皱起，目光变得冷冽起来，“钱阴早早知道他们的计划，却将计就计。原计划应当是：钱阴醉酒，泡澡时渐渐昏迷。他喜欢躺在台子上，脸上敷上热毛巾。而钱夫人扮作我的样子跑到浴房顶上，以刀斩落钱阴头颅，嫁祸于我，之后与账房互相做证，彼此在案发之时是待在一起的。就此，钱阴死去，一切落幕。”

夏乾点头，“钱阴在当日只改变了一点——将昏迷的账房放入浴室之内，让帮管家再拆门而出，门闩不损，自己则与慕容蓉谈天。钱夫人按原定计划跑去杀人，哪知道杀掉的是……”

韩姜有些疑惑：“她分不清钱阴和账房？”

“二人的身形是非常像的。浴室雾气很重，若是头发散开，脸上敷着毛巾躺在台子上，亲娘都认不出来。”夏乾叹息一声，又看向远处牢房。那牢房幽暗而无光，似是进去了永远不能再出来。

韩姜瞪着双眼，“钱阴……故意让钱夫人杀掉了情夫？”

夏乾点头不语。

慕容蓉沉吟道：“所以钱夫人看到尸体的脸，才有那种反应。”

三人沉默许久，各怀心事。夏乾良久才哼一声，道：“钱阴这么做，也实在是厉害。哪怕钱夫人没疯，把真相说出来，钱阴只要说，当时一切都是巧合——账房饮酒宿醉，自己好心留他洗浴，哪知碰到这种事，是钱夫人咎由自取，他又没杀人。”

慕容蓉道：“高明就高明在，哪怕被查出来，钱阴也很难被定罪。夏公子找钱阴谈判的时候，对方能如此猖狂，是因为他断定了我们不会有证据。如今尘埃落定，他被钱夫人斩了头颅，也算是咎由自取。”

“他错就错在小瞧了钱夫人，在钱夫人发疯之后没有关住她。”

“他小瞧了女人，”韩姜侧过头去，看向钱夫人牢房，“女人疯了的时候是能握住刀的。”

三人对视片刻，也不知接什么话。夏乾与慕容蓉交代韩姜几句，便打算告辞。他们知道近日燕以敖会前来长安，只要将过程交代清楚，韩姜便会被释放。

二人出了牢狱的门，抬头才发觉太阳照得很高，乃至于牢狱的古旧墙壁都被晒得暖烘烘的。四周偶有守卫走路之声，而细听，蝉鸣声渐渐起了，夏天到了。

“结束了。”夏乾长叹一声，抬头看了看太阳，又扭头看了看慕容蓉，“其实……我想去看看钱夫人。”

慕容蓉有些讶异：“为何？”

夏乾迟疑片刻，没有答话，又转身走进牢房里去，影子渐渐被黑暗吞噬。慕容蓉则跟在他身后进了门，只觉得浑身冰冷，似有冷水从头顶浇灌而下。

在阴暗走廊的尽头，他们看见了那个女人。

那是一个很特殊的牢房，房间不大，无窗，门上却上了四五道锁。牢房里边是一个十字形的柱子，柱子上捆了一个人，细细看去，能看出是钱夫人。她整个人似一块破布，软塌塌地糊在柱子上，垂着头，没有发声。

夏乾一步都不敢走近。旁边的狱卒劝道：“您还是别走近啦，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看她干吗？”

夏乾只是看着她。这个女人昨夜提着刀，杀掉了钱阴，还差点一刀杀掉夏乾，如今落得这副样子，夏乾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。

罪有应得？若说人死了下十八层地狱，十八层地狱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。

慕容蓉轻声问道：“她不吃不喝？”

狱卒摇摇头道："何止不吃不喝呀!恭桶都撤掉了，她都不需要了。这哪里像个人，疯疯癫癫，又受了刑，能活几天？要不是等着京官来查，留个活口，早就——"

早就处理了。

狱卒没说这些字。夏乾愣在一边，狱卒则道："你们还来看她做什么？善心可不要发错地方，她可是差点要了你们的命!"

慕容蓉默默地掏出银子塞过去，"还是照看一下吧。人都应该走得痛快一些。"

狱卒赶紧接过银子，嘟囔几句"真是搞不懂有钱公子哥，有钱没处花"之类，进去给钱夫人松了绑。

松绑与不松绑于她而言并无区别，她还是保持方才的姿势，整个人形同一块破布。

"你说她是为什么呀？"夏乾低声问慕容蓉，"为了钱吗？"

慕容蓉道："可能她是真的喜欢过钱阴吧，毕竟钱阴和任品这么像。"

听到熟悉的名字，钱夫人忽然动了。她浑身颤抖着，先低声闷哼，似呜咽一般；随即那音调一点点变得高亢，高亢到要击穿破旧的牢房古砖，像是悲鸣，像是哀号——可那并非哀号，却是笑声。

那声音凄凉、绝望，包含着痛苦，却也像是某种解脱。

这样的笑声，狱中几人都没听过。他们都后退一步，浑身汗毛竖立，无人说话。

接着，钱夫人用手不停地捶打柱子，铁链子发出当啷声；又不停地用断裂的指甲划着肮脏的墙面，开始撕扯自己的衣服，好像是要把身体里的什么东西抠挖出来，想挖得一干二净。

"任品，是我杀了他呀!"

钱夫人说完，又爆发出那种恐怖而怪异的声音。她伸手抓乱了自己的头发，抓乱了自己的脸，整个人都像个空壳，像是想伸手把自己的血

肉揉个稀烂，再撕破自己这副仅剩的皮囊。

“是我!是我!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要是我？凭什么？啊!是你!我恨你，我恨你呀!我杀了你!你不得好死!你不得好死!”

她语无伦次地说着。夏乾这才恍惚看到，她那张扬起来的脸，已经满是血痕和泪水。

狱卒早就站得老远，良久才颤抖着道：“杀了钱阴而已，一条破命，权当为民除害。她至于吗……”

夏乾退却几步，走到门口想要逃离这里。慕容蓉赶紧跟上，脸色好像纸面一样。他们快速跑到门口，想要离开这里。而牢内的钱夫人在大笑之后不停地喘着气，好像溺水的人，又像被丢到土里奄奄一息的鱼。

(五)幕后之人的邀约

又过了一日。吴家后事处理完毕之后，二小姐绮罗仍然没有消息，但易厢泉坚持要找。吴府之事的幕后之人究竟是谁，他是一定要回去查的。要查，就有危险。

可易厢泉总会想起吴大人临死时中的那一箭，也清晰地记得第二箭直直地射向自己。若非他用腰间佩剑挡了一下，恐怕已经归西。

他拿起那柄陈旧却毫无锈迹的剑，这是师父给他的东西。邵雍的原话是“没必要查它的来由，不过挺有纪念意义，随身带着吧”，如今，这纪念之物倒是救了他。也许是他亲生父母留给他的唯一的东西。

他又想起了那个叫拓跋海的青年，也许……

易厢泉坐在凳子上叹了口气。那个金属扇子是师父亲手做的，如今已经彻底毁坏。他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防身，觉得没有安全感。

孙洵推门而入，在饭盆里倒了一些吹雪的吃食，又端了午饭给易厢泉。她觉得这几日她像是在照顾一大一小两只猫，竟然不觉得累。

看着易厢泉安静地坐在医馆的凳子上，孙洵内心隐隐有些高兴。如果凳子空了，易厢泉走了，她也会把这个房间留下来，等他回来。

易厢泉问她：“不知你可有匕首之类的东西？”

孙洵心里一紧，不知他为何这么问，“可以去街上买。”

“若是夏乾的徐夫人匕首在就好了，那个锋利些。”

“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”

“没有。”易厢泉的回答短促而有力。

孙洵知道，他答话答得太快，显然就是有心事。她不知他的心事为何，见他不说，索性不问。她冷声道：“你白白住我这儿，拿吹雪抵债算了。吹雪，过来我这边。”吹雪竟然跳到了她怀里。

孙洵有些高兴地看了易厢泉一眼，“你的猫不跟你了。”

易厢泉有些不信，叫了吹雪一声，但吹雪窝在孙洵怀里眯着眼，很舒服的样子。就在此时，门突然开了，万冲带着刀走了进来。他进门后先是管孙洵要了水喝，之后便气喘吁吁坐下了。

“有急事？”易厢泉问道。

万冲看了孙洵一眼，示意她离开。

孙洵道：“行，我这就走。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屋子，你喝了谁的水!”她非要挤兑二人几句，这才带着吹雪出了屋，哐当一声关上门。

万冲居然没理会她的嘲讽，而是沉着脸，显然是遇到了麻烦。

“有两件看起来根本不相干的事撞到了一起，想来听你拿主意。”万冲掏出手中的画，展开，上面绘着一个人的头像。

易厢泉看着画像，“这是根据吴府下人的描述画出来的送酒人的图？”

万冲点头，“这人应该在京城出现过，按理说找到他不是难事。张榜几日，却无消息，反而接到了奇怪的报案。”

易厢泉眉毛一挑，示意他说下去。

万冲顿了顿，像是不知道从何处说起：“你可曾知道慕容家的黄金劫案？十几年前，慕容家丢了一个女儿，还被劫走了不少黄金。”

“听说最近找到了？”

“对，那个姑娘如今可是变凤凰了。但是，昨天慕容家带着那位姑娘来报案。张鹏接待的他们。那个姑娘指认了当年拐走她的人，”万冲指了指画面，“就是找个人。”

易厢泉一怔：“过了这么久，她依然记得？”

“那谁又知道。慕容家好不容易找回了女儿，更要查了。”

“不管是不是真的，不一定是坏事。”

“我只是觉得事情太离奇了，这才和你说说。若真的是同一个人，这个人可真是……犯过不少大案。但再看吴家的事，这个人又显然在为吴大人的‘对家’做事。”

易厢泉眉头紧皱，“现在下结论还太早。”

“对。”万冲卷起画像，有些疲惫，“如果真是同一个人，那他的主子又是谁？那个主子雇了这么穷凶极恶的人，我可从未见过这样的‘主子’。”

“燕以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他快到长安了，可能还得一段时日。”万冲开始吐苦水了，“大理寺的牢房不知被谁炸了，这几日要把囚犯换个位置关。”

“牢房里的那位，还是什么都不肯说？”

“鹅黄吗？燕头儿在的时候不说，现在就更不会说了。”万冲摇摇头，拿起刀便要走，“当初想着大展宏图，进了大理寺却一天天地忙，早知如此我还不如继承家业。”

他大概只是抱怨，没想真的离开大理寺。

“你家不就是世袭，什么官都会很忙。”易厢泉笑笑。

“是啊，做什么都一样，夏乾不还是老实去长安看店了。”万冲似乎一想到夏乾，就觉得自己过得还挺不错的。

二人又聊了几句，万冲便走了。易厢泉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，叫了吹雪，这才想起来连猫也跟着别人跑了，突然觉得有些孤独。

他想提笔给夏乾写信，如今案件结束，应当好好夸一夸他。易厢泉写了几句，将最近发生的琐事一一写出来。刚写了一半，孙洵却推门进来了。

“有你的信。”孙洵把信件往桌子上一扔，“伙计送来的。”

“是夏乾寄来的吗？”易厢泉赶紧站起来去拿。

(六)美好的愿望

夏乾和慕容蓉从府衙出来，心中都不是滋味。二人拐到了驿站。驿站今日客人少，大厅也很是冷清。老板的儿子坐在那里骑木马。老板在一旁算着账，见夏乾来了，急忙迎上去，“夏公子还寄信吗？”

慕容蓉笑着对夏乾低声道：“你这几日寄信交的费，抵得过这驿站一个月的收入了。”

夏乾一听，感觉慕容蓉在嘲讽自己交钱交多了，有些烦闷，“我给易厢泉寄一封信说说近况，就再也不写啦，等他来长安会合。写完这一封，我就回去好好睡一觉。”

老板急忙拿来纸笔给他，“你们京城来的客人就是大方，在我们这里又雇车又寄信，这回少算您一些钱。”

慕容蓉问道：“可我们不是在这里雇的车呀。”

“那个留着胡子的很精明的人，不是和你们一起的？”

夏乾和慕容蓉对视了一眼，知道那是伯叔。夏乾问老板：“他雇车去哪里了？”

“这我可不知道……”

夏乾推过去一锭银子。老板立刻说：“是去钱府郊外的宅邸接钱夫人回来。”

夏乾和慕容蓉听后立即觉得事情不对。夏乾急忙问道：“哪天的

事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是不是钱府出命案那天？”

老板点了点头，赶紧推脱道：“这可是您自己说的。”

夏乾的脸色阴沉了下来，朝慕容蓉看了一眼，低声道：“伯叔把她从城郊接回来……把一个疯子接回钱府，他是故意的。”

慕容蓉也点头，“而且出事当夜，钱夫人手里是有凶器的，会不会也是伯叔给的？”这件事情非同小可。

见二人沉默了，老板赶紧问道：“您还寄不寄呀？”

夏乾思绪乱了。他这一乱，也不想写信了，草草写了“诸事顺利，待君归来”八个字，也没有砍价，直接让老板寄到汴京城。老板取了钱，高兴地去后院选信鸽了。

厅堂里，只剩下慕容蓉、夏乾，还有老板骑木马的小儿子。小孩子本想唱歌，见慕容蓉和夏乾都阴沉着脸，歌也不敢唱了。

夏乾挠了挠头，问慕容蓉道：“伯叔是不是故意让钱夫人去杀掉钱阴的？”

“很有可能。伯叔很希望我们一行人能及时往西域去，可根据当时的处境，钱阴压着案件，不让我们走，等京官来查案，也许又会拖上很久。要想迅速从麻烦中摆脱出来，杀掉钱阴无疑是最快的方法。”

“可是这样太残忍了一些，这无异于借刀杀人!”

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钱夫人被人借了两次刀……”慕容蓉摇摇头，“但是，夏公子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“哪里奇怪？”

“钱夫人杀钱阴的当晚，咱们三个人困在屋内，收到了易公子的来信。他的信中写出了真相，却被帮管家抽走了。咱们三个人苦想了一夜，却没有得出结果。”

夏乾忽然明白了，“伯叔决定借钱夫人杀钱阴，得有个大前提——他明白这件事的真相。”

慕容蓉点头，“而且比我们知道得更早。”

夏乾有些不寒而栗，“可我们救韩姜出来的那一夜，他在城郊的马车上等着我们。他在城郊守了一夜，想等我们把韩姜救出来，咱们直接逃走。”

慕容蓉点头，“韩姑娘改变计划，让我折回山坡找你，之后咱们都把伯叔忘了。”

夏乾抱着手臂，“韩姜嘱咐过我，让我传话给伯叔，告诉他不用等了。但是，等城门开启，伯叔才能从城郊回来。除非他回来之后立刻雇了马车，把钱夫人接回钱府，否则来不及呀!”

“也许他提前就计划好了，如果咱们逃跑不成，就用钱夫人杀掉钱阴。”

夏乾点点头，“你说得有道理。这样也就只有几种可能，伯叔很早就知道事情真相，或者伯叔看了易厢泉的来信才知道。信应该是送到钱府才被帮管家抽走的，也许伯叔凑巧看到了。”

“我倾向于第一种说法。安排钱夫人去杀掉钱阴，应该是提早就规划好的，说不定伯叔从案发时就目击了钱夫人作案。”

夏乾生气道：“那他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慕容蓉沉默了一会儿，问旁边的小男孩道：“你知不知道那个留胡子的大叔什么时候来这里雇的车？”

夏乾瞥了一眼小孩子：“他怎么可能知道？还流鼻涕呢。”

小孩擦了擦鼻涕，冷漠道：“知道。”

慕容蓉一惊：“你记得？”

“记得。一两银子，我就告诉你。”

夏乾不屑道：“小孩子的话不可信!”

慕容蓉犹豫一下，掏了一两给这个孩子，“他什么时候雇车去接的钱夫人？”

“就是钱阴死的那天早上。大清早，我刚起床的时候，他来这里取了一封信，之后就决定要雇马车去接钱夫人。”

夏乾一听，问道：“那他是不是看了易厢泉的信？就是，收信人是夏乾，送到钱府的那封？”

小孩翻个白眼，“一两？”

夏乾嘟囔几句，掏了钱给他。

小孩说道：“不是。你的那封信直接送去钱府了，往左拐；那个留胡子的大叔之后才来的，他从右边来的，是城门的方向，应该是从城郊直接过来的。”

慕容蓉惊叹道：“你真的很聪明，你几岁了？”

小孩得意道：“这个问题不收钱。我八岁。”

夏乾又问道：“那他是来这里取信的？”

小孩又冷漠道：“一两。”

“行行行，给你!”

小孩低头看了看银子，“是，直接来取信的。在那之前他也寄过信，也是寄到汴京城。啊，就是你第一次来寄信的同一天。”

慕容蓉和夏乾对望了一眼。

慕容蓉问道：“伯叔也搬了救兵？”

夏乾点点头，“这样就说得通了。伯叔应该并不是提前知道真相的，而是在营救韩姜的那天早晨，他从城郊回来路过驿站，收了信才知道的。我们几乎同时寄的信，同时收的信。他收到信，看到了真相，直接雇马车去接钱夫人。”

“那说明，给伯叔送信的人也看穿了真相。不抵达案发现场，就可以

把案子解决。我一直以为只有易公子有这个本事。而且，易公子只是说清真相，伯叔的‘救兵’却直接给了解决方案。”

“而且是这么可怕的方案。”夏乾的神色凝重了，问小孩道，“你知不知道伯叔给谁寄的信？”

小孩瞥了一眼夏乾的钱袋。

“给你!给你!”夏乾生气道。

“不知道名字，我只看到了姓氏。”

夏乾不信任地问：“你认字？”

小孩冷冷地看着他，“我认字。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大叔特意差我去寄的信，我不知信的内容，但是瞥见了姓氏，日字加一笔。”

夏乾挠挠头：“申？”

“真笨，姓白。”

易厢泉拆开信读了半晌，面色一下变得凝重。

见他状态不对，孙洵忙问：“写了什么？这不是夏乾寄来的？”

易厢泉没有说话，转身走到窗前，将吹雪轰到了屋顶上，之后，便紧紧地盯住街道。

汴京城的街道上来来往往都是人，众人神色如常，毫无可疑之处。

孙洵大步上前，将信直接从易厢泉手里抽出来了。她刚刚读了两行，易厢泉就立刻把信拿回自己手中，但孙洵还是看清了不少内容。

信的大意，是要与易厢泉交易，用吴大人收集的证据来换二小姐绮罗的性命，并且让易厢泉承诺再也不查此事；若易厢泉同意，就将吹雪赶到屋顶上以做信号。

落款是一个简单的“白”字。

“这是……幕后人写给你的？”

“应当是。他如今送的信，模仿的是我的字，是柳字。”

孙洵指了指窗外，“你将吹雪赶上屋顶，是同意了？你为何如此轻率？不和万冲他们商量？”

易厢泉看了一眼窗户，“他们的眼线就在医馆附近。可方才我看去，一个可疑人都没有，也不知盯了我们多久。若我拒绝之后，和吴大人一样被人一箭射死，岂不更可怕？”

孙洵上前啪的一声关上窗，她的手有些发抖。方才易厢泉走到窗前，已经是危险至极，若是对方真的有心害他，只怕他已经命丧黄泉。

易厢泉见其神情担忧，只是掀起衣摆，“要杀我，其实很困难的。我穿上了软甲，放了铁板，前些日子向大理寺李德借来的，应当能挡一下箭，不至于一下子没命。何况我一直住在医馆里，旁边就有郎中，除非朝着我的脑袋——”

“你不该答应!”孙洵把信拿过来，往桌子上一甩，指着易厢泉问道：“你嫌自己活得不够长吗？”

“这不是交易，而是威胁。对方言辞恳切，却句句是威胁。他以玩弄的方式杀掉了吴家两个孩子，又模仿我的字体来写信，还在暗示我早已入了他们的眼，随时小命不保……真是个无趣又可怕的人。”

“你们去哪儿交易？”

“汴京城郊的悬空寺，”易厢泉顿了顿又道：“只准我一个人去。”

孙洵的心一下子揪紧了，“什么时间？”

“只说是明日傍晚。”

“你不能去!”

易厢泉没有吭声，随手从孙洵的书架上找到了汴京城地图，慢慢地翻着，终于在城郊一卷找到了悬空寺的图。悬空寺位于不知名的山上，此山应该与千岁山一脉，地处汴京城南侧。悬空寺位于绝壁上，寺下有河，对面有山；寺庙由几十个悬臂梁支撑，但规模较小；左右各有一个小佛堂，中间以栈道相连，栈道并不是露天的，而是一个小小的无窗回

廊，是密闭的。

易厢泉往后翻了翻，册子上讲了一些关于寺庙的传言。北魏都平城悬空寺建成之后，地方官决意在此处也建一座悬空寺，但未学得精髓。山下河水涨落厉害，于是寺庙从毗邻山顶处开始建，不料又遇到雨水冲刷，最后只留下了两个小佛堂，只得停工。左右佛堂里各供奉了一尊佛像，地方官和他的妻子死后，棺椁就放在佛像后面的石壁里，之后被盗墓人挖走，这个悬空寺也被洗劫一空，如今不剩下什么了。

“我还是觉得你不应该去。”孙洵急促地呼吸着，显然非常担心。但她看了看易厢泉的眼神，知道他是一定会去的，于是退了一步，道：“你要去，也可以，但我也要跟着。我、万冲，还有大理寺的人，我们在门外守着，一旦有事，我们就冲进去把你救下来。”

易厢泉若有所思。信上没说不可以这样做，他带两个武夫、一个郎中，其实还算安全。于是，他点了点头。

孙洵舒了口气。她还想说什么，可易厢泉已经回到屋里关上了门。

“你放心。我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。”

他只说了这样一句，就再也无他言。屋内只是点了一盏灯，又点了蜡烛，不知在做些什么。

孙洵有些寝食难安。她再次挂了停诊的告示，又去敲了易厢泉的房门好几次，在门口说了很多话，可是易厢泉没有任何回应。一天就这样过去了，等到次日太阳照常升起，医馆又来信了。

“这次是夏乾的信!”

听见这句话，易厢泉马上就开门了。他探头出来，把信接过去，又想关门。孙洵将门拉住，“我也要看看写了什么。”

易厢泉只得把信拆开。信一共两封，第一封只写了“诸事顺利，待君归来”八个字。易厢泉哭笑不得。孙洵冷漠道：“他可真是有钱。”

“第二封厚一些，”易厢泉把信拆开，“但好像是同时写的。他这样写要花很多钱的，他可真是——”

易厢泉忽然不说话了。

孙洵凑过来看，惊道：“姓白？他那边也发现了姓白的人？这伯叔又是谁？是不是巧合？可很少有人直接写姓氏代替名字。”

易厢泉攥紧了信。他又读一遍，确定了夏乾说的问题。如果这件事不是巧合，这位姓“白”的人就和猜画一事脱不开干系，甚至和青衣奇盗脱不开干系。这样想想有些可怖，但是……

但是事情会有转机。

易厢泉慢慢闭上了眼睛，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。孙洵刚要问他，易厢泉转身又回到了屋子里去，再也不出来了。

待太阳西沉的时候，大理寺的张鹏和李德两位捕快已经来到医馆了。他们看起来有些慌张，只是不停地在门口走来走去。

孙洵雇了驴车。几个人都随着易厢泉上去了，很快，驴车驶向了洛阳城郊。几个人一路都没有说话，有些紧张。易厢泉却很平静地坐在轿子上，手里捧着匣子，里面装着信件。天气热，他却穿得很厚，自己带了饼吃，还提着一只装了冷水的葫芦，时不时喝上两口。

夕阳渐渐沉下去，他们来到了一处绝壁前面。有一瀑布挂在绝壁上，飞流直下，绝壁下面则是湍急的流水。

孙洵掀起了轿子窗帘，眯眼眺望，只见一个小而破旧的悬空寺沐浴在六月的夕阳里，和山体融为一色，有些不起眼。它镶嵌在绝壁上，只有一左一右两个小殿，中间以走廊相连。

“绮罗真的在悬空寺里？看着很多年没有人去过了，真的能上去吗？”孙洵一边往外看，一边问着。她的问题提得很简单，似乎是想用一些话语将易厢泉拦住。但易厢泉没有说话，只是往外看了一眼，又闭目沉思了。

孙洵敏锐地看向他，“你昨晚悄悄来过，是不是？所以才对悬空寺一点都不好奇。”

张鹏吃了一惊，“你独自来的？”

“没有，只是从窗口招呼了几个小乞丐，替我看看地形而已。”

在离驴车百步之遥的地方，还有一座小庙，隐约可以看到名为“无水庙”，有几个和尚在。孙洵叫停了车，想去问问路。

易厢泉坐在轿子里看着张鹏问道：“不是说派三人么，今日万冲怎么没来？”

他问到万冲时，张鹏忽然很紧张，“大理寺出事了。”

张鹏一直很老实，如今却没有说下去。李德接话道：“自燕头儿走后，一直不太平。大部分事都由万冲来做，他能力虽强，但毕竟年轻，有些事就办得……”

张鹏又道：“总之，走不开。”

二人吞吞吐吐。易厢泉有些好奇地问道：“大理寺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

张鹏挠挠头，憋了很久没有回答。就在此刻，孙洵带了一名老和尚走上前来。老和尚穿着破旧袈裟，面色微青，唇周发紫，不停咳嗽，身体很不好的样子。他见了这一行人，诧异之色浮于脸上。

易厢泉上前行礼道：“敢问寺中可有住持？”

老人摇头，“住持已故，并未有新任之人，贫僧法号无因，暂管寺内事务。不过寺内香火不足，只怕僧人要去他处了，不承想还有你们这种香客过来。”

几人对望了一眼。孙洵问道：“我们要去悬空寺，却不知怎么上去？”

老和尚更加诧异了：“悬空寺长年无人去，你们忽然去那里做什么？”

孙洵低声问易厢泉：“是不是弄错了？”

易厢泉看着老和尚的眼睛，问道：“今日是不是没有人来过？”

“只有飞鸟，哪里会有人。”

张鹏道：“我们要进悬空寺，不知您可否带路？”

老和尚点头，“我去取钥匙。只是山路崎岖，通往悬空寺的楼梯也已坏掉，恐怕会出危险。”

“到了山顶，就只有我一人过去。”易厢泉说。

老僧点点头。几人便跟随老僧一路走到后山。途中，易厢泉一句话也没说。只是他走得很慢，像是一直在想事情。他踩着地上被雨吹落的叶子，又抬头看看夕阳。西边的天空染着橘色与深蓝，一行不知名的鸟儿飞过，扑棱棱地掉下几片羽毛。几人往前走着，却能听见清晰的水声。渐渐地，他们看到了瀑布。那瀑布飞流直下，激起阵阵浪花，击打在绝壁下的岩石上。

“还要走一段山路，你们去是不去？”老和尚指了指山，却看向了易厢泉。

易厢泉的眼睛不知在看什么，或者说什么都没看。

孙洵和张鹏讨论了一下，见山上似是无人的样子，路又不长，遂决定上山。但他们还是看了易厢泉一眼，意在询问。

“走近再说。”易厢泉答得淡然，继续走着。瀑布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近看，几人不由得一惊——他们其实已经在半山腰了，那瀑布则悬挂于山间，其下是深渊，深渊底下是湍急的流水。

借着夕阳最后一点光，可见那座悬空寺。易厢泉一行此时处于高地，悬空寺的位置反而要低些。

鸟瞰悬空寺，才发现寺庙是镶嵌在它背后的山体里的，如同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鸟窝在巢穴里。悬空寺的下方有木棍支撑。当然，支撑寺庙的不是木棍，而是插在山体里的悬臂梁。

悬空寺处于下方，易厢泉他们站在山顶，而楼梯已经断了。

“这里许久都没人来了，但是还留了一根绳子，你们真的要下去吗？”老和尚说着，走上前摸了摸腰间，掏出一把陈旧的钥匙。

孙洵见状，悄悄后退几步，低声问易厢泉道：“绮罗真的在这里？”

她话音未落，老和尚突然僵住不动了。众人纷纷朝悬空寺看去，日色渐沉，周遭越发昏暗，隐约可见悬空寺之中竟然点着灯。

有一扇小窗落入众人眼睛里，明晃晃的，上面有一个小小的身影。

“那个影子是——”孙洵吸了一口凉气。

老和尚咦了一声：“这修行之处应当数年无人才对。贫僧去看看。”语毕，他正要低头攀爬，却被张鹏拦住。

张鹏的警惕性很高。“我替您下去。”他伸手朝老和尚要钥匙。

老和尚则摇摇头，“贫僧要自己下去，前任住持说过，钥匙不得转交他人的。”

“我第一个下去。”易厢泉沉默许久，说了这么一句。

孙洵立即拉住他，“要下，也要最后下去!”

老和尚叹气：“我不清楚你们究竟来做什么。这寺庙，谁先下都一样。这里平日里都是没有人来的，今日倒是奇怪了。”

“我先下去。”易厢泉准备攀爬。

“你不能下去!”

“没事的，”易厢泉看看她，“有你在，没事的。”

孙洵愣了一下。易厢泉拉住绳索，慢慢顺着山体下来，落在悬空寺的门口，立即上前查探。随后，老和尚颤颤巍巍地爬下来。哪知爬了一半，他忽然在空中无力地蹬了几下——绳索断了!

“小心!”上面的人叫了几声。

老和尚一手费力地抓住岩石，一手抓住绳索，一个翻转，直接跳到地上。他在地上滚了几下，跌伤了腿，却还是勉强站了起来，“阿弥陀佛”了几句。

“佛祖保佑，竟能安稳落地。好在贫僧练过些功夫，烦劳上面的施主去无水寺取些绳索，一会儿我们还要爬上去的。”

他似是说给别人听，又似是说给自己听。

山上的李德听后急忙说："你们在此地等着，我去找绳索!"说完，他急匆匆地下山去寺庙拿。

老和尚一瘸一拐地上前去开门。锈迹斑斑的门上没什么灰尘，老和尚掏出钥匙，准备开锁。

夜色越来越浓，锁吱呀吱呀地响。老和尚低头捅着锁，低声道："易公子真是信守诺言之人，果然没让外人下来，此时只剩你我。"

"你就是那位……"

老和尚没有答话。

易厢泉并不能确定他的身份，只是警惕地站在一边道："东西我带来了，希望你们会守信。"

"进屋吧。那个小姑娘，你总要带走吧。"

"有任何事，请在此地说清楚，"易厢泉慢慢地向后退，"我信守诺言，已经来此，除去你我，再无他人。如今谈判的条件已经达到，劳烦您讲清事情真相，将绮罗放出来，我把匣子里的信件交给你。"

易厢泉的语气越来越冷，将匕首抵在袖中。他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

吧嗒一声，锁开了。老和尚扭头，用他的小眼睛瞅了瞅易厢泉，"易公子，今日来此真的只是交换而已，成与不成都没关系，请放宽心。只要日后井水不犯河水，一切就相安无事。"

他缓缓将门打开。里面有一盏早已点燃的灯，一桌两椅，却不见绮罗身影，阻隔他们视线的是一座大屏风。

易厢泉立即上前两步，老和尚却微微侧身，挡住了他的路。

"小姑娘在里屋，被封了口。说好的做交易，易公子应当不会做这么不仁义的事，还是进来谈吧。等那位大理寺的大人取绳索下来，可要好久呢。"语毕，他率先大踏步进了去。

易厢泉犹豫了许久，看了看山顶上的人。孙洵也在看着他，焦急却又担忧。

“你没事吧，等李德拿来绳子——”孙洵冲着他喊了一句。

易厢泉只是朝她挥了挥手，还笑了一下，好像是准备了很久的笑容，是定格在夕阳里的笑容，不似以往自信，却如往日一般安详。

他随后跟着老和尚进了屋去，白色身影消失在暮色里。

屋内很是明亮。这里是悬空寺的右庙，屋内有桌椅，桌椅旁是屏风。绮罗可能就在屏风后面。而左边的门连通回廊，回廊连通左庙。

老和尚指了指座位说道：“坐下吧，易公子。”

易厢泉没有动。他仍然站在门口，手中捧着盒子。

老和尚看着他道：“我本以为你警惕性很高，会拒绝进门。”

易厢泉摇头，“若我今日不来做个了断，你们也会追杀我至天涯海角，倒不如进屋来说几句话。”

老和尚点了点头，转身将庙门关上了。

屋内一下暗了下来。老和尚又推开屏风，里面只有数个黑色大箱子，还有一尊小小的佛像，大概就是它模仿的绮罗的影子。

易厢泉看到眼前的一切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

老和尚说道：“看来易公子早已猜出来这是个圈套，也猜出来绮罗小姐早就死了，没想到你还是坚持进屋。”

“在收到信件的时候就猜到了。你家主子模仿了我的笔迹，当然也能模仿绮罗的。我知道这是陷阱，”易厢泉摇了摇手中的盒子，“我也的确是来做交易的。”

“这个盒子里是吴大人的信件，所以是一定要销毁的，你——”

“不，”易厢泉忽然笑了笑，“我要给你的不是这个，而是一件你家主子花费数年拼命去寻，却迟迟没有寻到的东西。而这样东西，只有我

有，连……青衣奇盗也没有。”

他说及“青衣奇盗”四个字的时候，老和尚忽然抬起头看着他，神色有些吃惊。

“多亏我的朋友从长安城来信，告知了我那位姓‘白’的人和伯叔之间的联系。我想了一夜，忽然明白，我手中一直握着一个巨大的筹码。这个筹码连我自己都忽略掉了，但我可以用它保命。”

老和尚没有接话。

易厢泉很是坚定：“我希望你即刻转告那位姓‘白’的大人，我只想和他见上一面，到时候详谈。如果今日不行，我愿意将这个盒子归还给你们。盒子中还有一封信，是我亲自写的，请你转交给他。相信你的主子见了信，一定会答应我的要求。”

他将盒子递了过去，又道：“和我做交易，你们定然不会后悔。”

老和尚没有接过去，却闭起了眼睛，“在上山的时候，那个姓孙的郎中看了我好几眼。”

易厢泉有些诧异，不明白老和尚为何会谈起此事。

“她是个医术很高明的郎中，单看我的面相，就能猜出我有重疾。但她太过担心你，一路都没有提这件事。易公子……我染了严重的肺疾，已经命不久矣。今日我进屋来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。”

易厢泉的心突然跳了一下。

老和尚道，“我的主子在临行前和我说了许多话。其中的一句便是，‘易厢泉是个聪明又危险的人，无论他说什么，你都不要相信’。”

这是易厢泉始料未及的。他依然镇定，抬头看着老和尚，警惕道：“只要你把我的信件给他看，他一定不会杀我，所以你还是——”

“他还说了一句话，”老和尚抽出了袖中的匕首，“他说：‘今日决不能让易厢泉活着离开悬空寺’。”

(七)两月之期

夏乾一下子从床上惊醒了，喘着粗气，额间的汗不断涌下。他今日本想小憩一下，谁知做了个噩梦——一个很糟糕、很痛苦的梦。

夏乾抬眼看了一眼窗外。夕阳落下，夜色渐浓，雕花窗子的阴影映在他苍白的脸上。他摸到桌子边，喝了冷掉的茶水，慢慢瘫坐在椅子上，觉得莫名的心慌。

门吱扭一声开了，声音很轻。夏乾扭头看去，只见韩姜拄着双拐，悄悄探了头进来，似是查探夏乾有没有睡着，生怕扰着他；见他呆坐一旁看着自己，便赶紧拄拐上前来，一脸高兴，“你是睡醒了？”

夏乾脑袋有些懵，这才反应过来，瞪大眼睛：“你怎么自己出来了？”

“他们放人了。”韩姜很是高兴，往屋内挪了两步，“燕以敖来长安了，慕容蓉今天下午就将事件叙述完毕，信件、证据也交上去了。他们的效率太高了，竟然真的将我们放了，说改日再问话。之后，是柳三扶我回来的。他自己抱怨一会儿，吃顿好的，就回隔壁屋睡觉了。你这一睡，都到晚上——”

“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身边有人死了。”夏乾捧着茶杯，忽然说了这么一句。

韩姜有些意外，没有接话。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。

夏乾把茶杯放下，低着头盯着地面，“我梦见我站在一片草丛里，周围没有人。天气很热，我一直在赶路，至于走到哪里去，我并不知道。但我走着走着，发现不远处有一座荒坟。我绕不开它，也不想走上前去。我很怕看到墓碑上的名字。”

韩姜轻声问道：“是你认识的人？”

“是。可我不知道是谁。”

夏乾又端起茶杯。屋里只有他喝水的声音。

韩姜侧过头看着桌上的茶具，轻声道：“在我师父刚生病的时候，我梦见自己和他坐在一条小船上。他说，让我靠岸。我把船划到岸边，师父上了岸，挥手和我再见。我把船停在那里不愿意离去，但他却转身走

进了雾里，消失了。”

“你说，人是不是都会有这种经历？”夏乾有些难过，“身边亲近的人会离开你。”

“是吧。人面对命运的时候是很无力的。有的人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忽然就离开人世。聪明善良的人逃不过，有权有势的人也躲不掉。不同的是，有的人忽然就离开了，有的人会和你挥手告别。”

“我刚才有些后悔，”夏乾盯着地面，“无论墓碑上刻着谁的名字，我都会后悔。以前在一起的时候，没有对大家好一些。”

韩姜点点头，“所以从现在开始珍惜就好了。”

夏乾捶了捶自己的头：“都怪我今日没睡好。总之，如今事情都解决啦，是个好日子，我就不该说这些莫名其妙的丧气话。以后我和你在一起，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不好的事了!”

韩姜愣了一下。

夏乾这才觉得这话好像有些不对，赶紧补上一句：“我是说，我们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”

韩姜点点头，“去西域的路的确很长。”

夏乾有些手足无措，“也许比去西域的路更长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夏乾看着她的眼睛，忽然说不出话来了。他一时语塞，转身跑到窗前，推开窗户。

夏日的风带着暖意，夕阳沉下去了，西边的天空泛着一丝红色。月亮悄悄升起，并不明亮，却是很美的满月。

韩姜拿起双拐，打算站起身来，“夏乾，你早点睡，明天要去谈生意呢。”

见她要走了，夏乾赶紧转过身来，“你再坐一会儿吧，我明天不去也行。”

“你若再不去，慕容蓉就会把长安的商铺盘下大半。”

夏乾嘟囔道：“慕容蓉有什么好的，为什么总提他？”

韩姜赶紧说道：“我没有说他好，你比他好多了。”

她说完，两个人又愣住了。

韩姜因为有伤，今日明明没有喝酒，但是好像总是很紧张。她拿起拐杖走到门口，想出去又犹豫了一下，慢慢从怀里掏出个小物件来，“这个送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我身上没什么值钱的，这是我这两日在牢里编的。我闲得无聊，把被子的线拆下来了。”

夏乾赶紧接过来，是一个深紫色的小穗子，挺好看的。

“你可以挂在徐夫人匕首上，”韩姜又补上一句，“挂在腰上也行……你不想挂也没关系的。”

“可是我腰上有孔雀毛和玉佩了。”

“那就别挂了。”韩姜低下头去。

“这样吧，我把孔雀毛和玉佩摘下来一个。摘哪个呢？”夏乾把玉佩一揪，攥在手里，将韩姜的穗子别上去，“我不要玉佩了，这个穗子和孔雀毛比较般配。”

韩姜笑了笑，悄悄舒了一口气。

夏乾把摘下的双鱼玉佩递给她，“那这个玉佩我不戴了，给你吧。”

韩姜赶紧摇头：“这个我不能要!在雁城码头的时候我就见到过，这个很值钱，你怎么能送人？”

“你的穗子对我来说也很珍贵。”夏乾把玉佩塞给她，“你也戴上吧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我都戴了。”夏乾指了指穗子，“你不戴，岂不是不公平？”

“我习武的，磕磕碰碰怕弄坏。”

夏乾摇摇头，“你日后不要再做不好的事了。不下墓，又怎会磕碰？如果你要赚钱，我们可以一起开店，就开个包子铺，再开个小酒肆。我卖包子，你卖酒，柳三开青楼。”

他居然讲得很押韵。韩姜笑了，但是眼眶忽然湿了。她赶紧背过身去，装作在看桌子上的花瓶。

夏乾又补充道：“易厢泉就在我们旁边摆摊吧。老老少少排起队，他顾客多，我们的顾客就多，到时候可以赚很多钱的，然后我们就买下一条街。”

“夏乾，可是我师父病了……”韩姜犹豫了一下，接着说道，“其实，我答应了一个人，跟着猜画的队伍去西域，对方就会出钱救我师父。”

“对方是好人吗？”

“算是，但我师父的病需要好多钱。”

夏乾哈哈一笑，“你是怕拖累我吗？”

韩姜摇头，“我只是不想靠别人，你应该也不想靠你父母吧？”

“我爹娘的钱，我是不会动的。你师父的病，我们可以慢慢治。我记得易厢泉认识一位很有名的郎中，是谁来着？我忘了名字了，反正估计可以省不少钱。如果我们缺钱了，就找人借一些，以后慢慢还。我认识不少有钱人，”夏乾眨了眨眼，“比如慕容蓉啊。”

二人又说笑了一阵。从慕容蓉的名字说到夏乾的童年，又说起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事。直到夜色深了，月亮越来越亮，升入中天，好像真的很圆。

终章

圆月升起来了，照着悬空寺。

“为什么这么久？”孙洵终于按捺不住了，她隐隐觉得不对劲，突然抓住张鹏的胳膊，“不对劲，你要不要去大理寺找些人来？”

张鹏有些为难，“今日能让我和李德二人来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孙郎中，有些话我没敢和易公子讲，大理寺出事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鹅黄越狱了。”张鹏的声音有些抖，“大理寺的牢房前几日被炸毁，又要运送一些囚犯去他处，难免看管不力。这件事暂时被压下来，但恐怕压不了几天。万冲一直在想办法，但是……此事，我们本想和易公子说，但吴府的事又没解决。等他把绮罗接出来，我们再议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孙洵很是震惊。她攥紧了裙角，冷静思索了片刻，坚决道：“这样吧，我踩着岩石爬下去。”

张鹏看了看悬空寺，“峭壁太陡，没有绳子根本下不去。还是待李德拿来绳子再说。易公子何其聪明，若是有事，定会呼救，或者破门而出，我们一箭过去，什么都解决了。”

说毕，他架起了弓箭。

孙洵又低头看向悬空寺，焦急道：“过了一炷香的时间。为什么要这么久？为什么连声音都没有？不管绮罗在不在，都不应该这么慢……”

张鹏对孙洵道：“李德脚程很快的。绳子来了，我们就爬下去。”

夜色渐渐吞没了悬空寺，房里的小窗子还是亮的，光线由内而外散出来。

突然，砰的一声，悬空寺内传来一声巨响，接着是刀剑碰撞的声音！紧接着，明晃晃的小窗上，小女孩的影子莫名消失了。

孙洵站在高山上注视着悬空寺，脸色变得惨白。那一声刀剑交击声很是不祥，她想问发生了什么事，却生生卡在了喉咙里——她不是喊不出来，而是一切发生得太快!

刀剑相碰的声音只传了一声，随即是一声哀号。那像是老和尚的哀号，苍老低沉，却带着痛苦。一阵扑腾声、桌椅碰撞声接踵而来!闻声，张鹏迅速架起弓箭，瞄准悬空寺的门。孙洵朝着悬空寺大喊了一声易厢泉的名字!

就在此时，一支箭从孙洵身后的山间飞了过来，箭离她很近很近，带着一股令人恐惧的热气。

这支箭直插入悬空寺的屋顶，很快，屋顶燃烧了起来。

“趴下!”张鹏训练有素，知道箭自背后而来，一下子将孙洵按在地下。孙洵直接被拉得跌倒在地上，待她抬头，却见四五支箭从身后向前，如流星一般划过墨色天际，全都落在了悬空寺的屋顶上!

夜幕下，这些箭如同来自地狱的刺。只是片刻的工夫，悬空寺屋顶的火苗越来越亮，越烧越旺。

张鹏立即转向身后，只见林中某处闪着火光，很是清晰。他朝那火光处射了几箭，林中的火光却立刻熄灭了。

张鹏喘着粗气，等他再次回头朝绝壁下面看去，悬空寺却已经如同一只可怜的箭靶，更像一只着了火的刺猬。

“易厢泉!着火了!快出来!”孙洵铆足了劲儿呼喊易厢泉，却只听闻一阵咚咚的砸门声，没人出来。

火越烧越旺，孙洵的心越来越凉。

她知道易厢泉最害怕什么。

“窗户!打破窗户!”孙洵大声喊着，心里却越发焦虑。即使易厢泉打破窗子出来，也没有绳索能攀上来。

在短时间之内，浓烟直指天空。而天空越来越黑暗，火焰越来越明亮，逐渐连成一片。火光映着孙洵的脸。她听见附近隆隆的瀑布声，但

她也知道，仅凭二人之力根本来不及救火。

“我爬下去!把刀给我!”她迅速撸起袖子，拽过张鹏的刀就走到峭壁边上。

张鹏立即上前，“我先下去!你——”

“你去找放箭的人，我下去!现在还来得及!”孙洵看了悬空寺一眼。现在火势不大，她只要摔不死，就可以把门劈开，把易厢泉救出来再说。

他一定可以出来!房子着火了，没关系!没有绳子也可以的，只要二人爬得上来……

孙洵背过身去，弯腰，用脚踩向第一块岩石——

忽然，身后传来轰隆一声巨响。

由于声音太过巨大，孙洵突然嗡地耳鸣，听不见任何声响了。

在这短短的一瞬，身边的岩石都在震动，孙洵根本来不及反应，便被一阵巨大而恐怖的热浪推回了山上，又无力地翻滚几下。无数的碎石飞过她的身体，划破了她的皮肤。

待她惊恐地爬起身来朝悬空寺看去，却看见了她此生难忘的场景。

一团巨大的火焰从悬空寺喷射出来，就像金红色的花，在灰黑色的峭壁上绽放开来。支撑悬空寺基底的无数根木棍倒了下去，在火光之下，悬空寺的右侧大殿瞬间崩塌了。

是火药!悬空寺里面是火药——

右侧大殿被炸成无数碎石，紧接着，悬空寺就像一只失衡的秤。回廊和左侧的大殿晃动几下之后也忽然坠落，整个悬空寺带着无数火星跌落在百丈深渊里，被漆黑的水流全部吞噬，只激起阵阵巨大水花。

瀑布的隆隆声已经被爆炸声和落水声完全覆盖，孙洵却听不清这些声音。她只是呆呆地看着。夜幕下，悬空寺几乎被炸得只剩残骸了。

孙洵的身边落着无数碎石。离她不远处，隐约可见一只被炸掉的、

还能勉强认出形状的手臂。

手臂旁边是一柄被烫弯了的匕首。

张鹏有些懵了。他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无意识地跪倒在地。孙洵则瞪着眼，看着眼前的点点余火，看着远处黑黝黝的山，看着低垂的夜幕，看着深渊之下的滚滚激流。

落水声渐渐小了，蝉鸣不见了，瀑布一如既往地哗哗作响。

世界安静了，安静得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烟雾缓缓升起，融入漆黑的夜空消失不见了。

刚才的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孙洵好像刚刚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。她看着被炸成碎片的悬空寺，看着瀑布之下湍急的水。这一切仿佛在告诉她一件令人恐惧而悲哀的事。

“易厢泉……”

易厢泉……

夏乾不知为何，突然想到这个名字，心抽搐了一下。他捂住心口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这是犯心病了？年纪轻轻，怎会有病呢？估计是熬夜所致。

他缓了缓，又抬头看了看初升的明晃晃的月亮，慢慢吐了口气，舒服了些。

夏乾今日睡多了，又刚和韩姜说了好久的话。韩姜困倦，已经回去睡了。他却清醒得很，索性在夜半时分披衣在街上闲逛。长安比不得汴京，如今钱家出了血案，官府的巡逻更勤快了，街上也没什么人敢出来闲逛，导致整个长安城陷入沉睡之中。

长安一静，就有些像庸城了。夏乾看看屋瓦，回忆起当初与易厢泉抓捕青衣奇盗的情形。他回想着院子里的守卫和满地的犀骨，回想那天夜里易厢泉坐着小毛驴与他在无人的街道上闲聊，又想起他们在下雪的山村里的奇遇，想起了汴京城的正月十五。

庸城城禁是去年白露时节发生的事。蝉鸣刚起，夏日已至，若是步

入秋天，转眼又是一年。一年又一年，即便过去的一年里发生了很多离奇的事。

想着想着，夏乾忽然庆幸自己从庸城的家中跑了出来。

夏乾回头看了看夜色中的客栈。客栈一片漆黑，大家都睡了。他知道里面住了几个重要的人，他的朋友们，譬如柳三和慕容蓉……此外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姑娘。

这个姑娘会和他一起走很远的路。

夏乾忽然觉得人生有了目标。他狠狠吸了一口气，抬头看了看夜空，突然充满了斗志。等到了西域，他就可以赚到钱了。易厢泉也许能抓住坏人，把事情办妥。他们一行人就可以拿着钱去买店铺……

可是易厢泉什么时候来呢？

他总觉得心里不安，踢了一脚地上的石子，哪知道它啪的一声碎了。细碎的小石子滚向远方，在寂静的黑夜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东方吐出鱼肚白，南山却不得宁静。一群官兵在南山下的瀑布间搜索了一夜。兴许是水流过于湍急的缘故，他们只找到了一些碎木、箱子，以及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属于人的尸骨碎片。

孙洵在南山上坐了一夜。她本想与官兵一同搜索的，但她隐隐觉得，搜索起来并没有什么意义。

有官兵见了她，说道："孙郎中，目前还是没消息。水流太急，我们打算去下游找找……"

"他活下来的可能性有多大？"

官兵一愣，不知是不是应当讲实话。

"不可能活着，对吧？"孙洵的声音听不出悲喜。

官兵犹豫一下道："如今没有找到尸体，这便是最好的。那些尸首残缺不全，有些骨头，我们需要带回去找人看看……"

"若是年轻男子的，是不是就能确定是易厢泉了？"

官兵赶紧摇头，“不一定。”

孙洵只是看着瀑布，声音很冷，冷得像冰。

“除非在寺庙爆炸之前他掉入瀑布水潭，又被水冲走，完好地走上岸。只有这样才能活着……”孙洵说得很慢，又轻声补了一句：“怎么可能？”

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

孙洵没有力气说话，也没有力气动了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绝壁。

孙洵坐在山上一夜没动。鸟儿昨夜伴着夕阳归巢，今晨鸣叫着登上枝头。直到太阳穿过云层，放出耀眼的光芒，孙洵才慢慢眨了一下眼睛。一滴眼泪无声滑落脸颊。

她这才发现，自己终于落泪了。

尾声

“你听到昨夜的响动了吗？”

“听到了，嘿，可真是吓人!听说悬空寺炸了。”

“悬空寺？京城还有悬空寺？”

“有哪，听说还炸死个人呢!这几日官差忙得手忙脚乱!”

几个百姓围坐在茶摊那里，看上去是赶路的旅人，在此处歇脚。这个茶摊距离汴京城也有十几里路，他们依然在谈论着昨夜发生的事。

阿炆很快饮了茶，又买了几个饼。他没有和任何人讲话，拿着东西快速离开，上了山。他七拐八拐后，终于来到一座废弃草屋前，上前敲了三下门。

“是我。”他压低了声音。

门开了，鹅黄探出头来。她穿着一身朴素的衣裳，脸上未施粉黛，显得有些憔悴。“你今早人没了，我总以为出了事。”

“不会有事的，城外没有人认得我。”阿炆把包了几层的饼递给她，“快趁热吃。吃完了，我们这就上路。你南下，去咱们之前说好的地方等消息。我一会儿直接往西去，等出了大宋疆域，我去和伯叔会合做交易。”

“要小心，我总觉得……”

“放心。”阿炆咧嘴笑了笑，又觉得自己笑得不好看，把头低了下去，“老爷生前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”

“若没有你，这些事情是做不成的。你还计划这么久，将我从牢中救出来……”

阿炆只是应了一声，低头收拾东西，却觉得心中有了暖意。

鹅黄低头吃了东西：“等事情办成了，咱们就回大理去。”

“我们一定会回去的。”阿炆说毕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才道，“你听见昨晚的爆炸声了吗？”

“怎么？出事了？”

“我听说……”阿炆犹豫了一下，“是易厢泉。”

鹅黄愣住了。

“消息不可靠，但旅客都这么传——”

“是‘那个人’做的？”

阿炆摇摇头，“暂时不能确定。‘那个人’当年利用我们，如今却做出了这种事。”

“他这种事做得还少吗？罢了，和我们没有关系，”鹅黄冷冰冰地说，“有些人喜欢多管闲事，自然是这个下场。”

她说完，二人都沉默了很久。

阿炆收拾东西，似是漫不经心地道：“其实易厢泉……也算是个好人吧。”

鹅黄的眼睛闪动了一下。她想起了自己在狱中的时候，易厢泉和她说过的那些话。她虽然不喜欢他，但知道他那些话都是肺腑之言。如果她当初把青衣奇盗的故事都告诉他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

鹅黄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丝愧疚感。

阿炆又道：“‘那个人’可真是心狠手辣。他挑准了时间，趁着我们越狱的时候杀掉易厢泉，只怕是想让我们去顶罪。我只怕……”

鹅黄赶紧回过神来，“不要怕，小心一些。我们办成了这么多事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只差一点就要成功了。”

阿炆点点头，收拾了东西，又看了看鹅黄，“我准备走了。”

鹅黄赶紧站起身来，“你小心一些!小心一些!实在不行，东西可以不要，但是性命要紧!”

阿炆点了点头，看向她，目光很是热切，“你也是。”

“那我们在大理见面。”

阿炆坚定地点点头，“你回大理等着我。”

他说完，毅然决然地扭过头去，登上了驴车，告诉自己不要再回头看她了。前路漫漫，也不知会发生什么，但多看一眼，心里又会留恋，便会多难过一分。

鹅黄站在门口，远远地看着他。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丛林深处，她依然在门口站着。

几日后，长安城一片祥和。

夏乾与韩姜在街上闲逛，吃了面条和泡馍。他们又去看铺子。铺子是替夏老爷看的，夏乾自己的铺子，需要自己攒钱去买。一路上，两个人没有说什么话，腰间的穗子和玉佩都在摇晃。

他们都觉得这样挺好的。

夏乾却觉得心中有些忐忑。再过几日，他们就必须出发。出了长安城，再往西走，一直走到大宋边境，进入西夏。如果继续向西，会走到回鹘。到那时，一切都不受大宋律法约束了。而阿炆不见踪影，伯叔鬼鬼祟祟，坚称队伍中有杀手无面的狄震不告而别，易厢泉又迟迟未到……

西域到底会发生什么，根本不得而知。

夏乾一直拖着整个队伍，想等着易厢泉从京城来长安会合，可伯叔却催促他们行进了。

走到驿站，夏乾让韩姜去看看有没有信件，他不想见到那个总是要钱的店主儿子。

韩姜笑着进去了。

夏乾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，买了几串糖葫芦。他小时候是个小胖子，最喜欢吃这个东西，还总是受到父母的批评，受到易厢泉的嘲笑。

夏乾狠狠咬了一口，感叹长安好吃的可真是多，今日才算尝到。

他在门口等了很久，糖葫芦吃了三串，可是韩姜还是没有从驿站出来。也许易厢泉的信还没送到，也许易厢泉又因为有事耽误了，也许……

就在这时，韩姜出来了。

“怎么样啦？易厢泉什么时候来？”夏乾一边吃着糖葫芦，一边笑着问她。

但是韩姜的表情不对。

她眼眶发红，紧紧握住了手中的信。

“易厢泉他……他……”

(第一季 完)



激发个人成长

多年以来，千千万万有经验的读者，都会定期查看熊猫君家的最新书目，挑选满足自己成长需求的新书。

读客图书以“激发个人成长”为使命，在以下三个方面为您精选优质图书：

1. 精神成长

熊猫君家精彩绝伦的小说文库和人文类图书，帮助你成为永远充满梦想、勇气和爱的人！

2. 知识结构成长

熊猫君家的历史类、社科类图书，帮助你了解从宇宙诞生、文明演变直至今日世界之形成的方方面面。

3. 工作技能成长

熊猫君家的经管类、家教类图书，指引你更好地工作、更有效率地生活，减少人生中的烦恼。

每一本读客图书都轻松好读，精彩绝伦，充满无穷阅读乐趣！

认准读客熊猫

读客所有图书，在书脊、腰封、封底和前后勒口都有“**读客熊猫**”标志。

两步帮你快速找到读客图书

1. 找读客熊猫



2. 找黑白格子





马上扫二维码，关注“**熊猫君**”

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！

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全国热卖中！

全图824个人物逐一复活
揭开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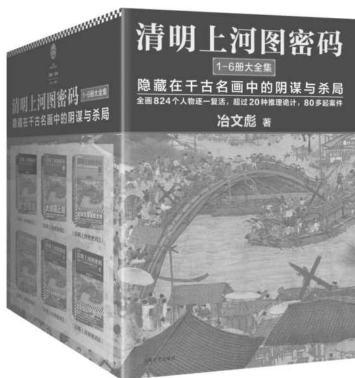
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绘人物824位，牲畜60多匹，木船20多只……5米多长的画卷，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，乃至整个北宋近两百年的文明与富饶。

然而，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传世名画画完不久，金兵就大举入侵，杀人焚城，汴京城内大火三日不熄，北宋繁华一夕扫尽。

这是北宋帝国的盛世绝影，在小贩的叫卖声中，金、辽、西夏、高丽等国的间谍和刺客已经潜伏入画，死亡的气息弥漫在汴河的波光云影中：

画面正中央，舟楫相连的汴河上，一艘看似普通的客船正要穿过虹桥，而由于来不及降下桅杆，船似乎就要撞上虹桥，船上手忙脚乱，岸边大呼小叫，一片混乱之中，贼影闪过，一阵烟雾袭来，待到烟雾散去，客船上竟出现了二十四具尸体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……

翻开本书，一场旷世奇局徐徐展开，错综复杂，丝丝入扣，824个人物逐一复活，为你讲述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埋藏的帝国秘密。



畅销巨著《藏地密码》系列全套

一部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式小说
了解西藏，就读《藏地密码》

从来没有一本小说，能像《藏地密码》这样，奇迹般地赢得专家、学者、名人、书店、媒体、世界知名的出版机构以及成千上万普通读者的狂热追捧，《藏地密码》是当下中国数千万“西藏迷”了解西藏的入门读本，也是当下畅销的华语小说。

《藏地密码》被广大读者誉为“一部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式小说”。

翻开《藏地密码》，犹如进入一幅从未展开过的西藏千年隐秘历史画卷……从横穿可可西里到深入喜马拉雅雪山深处，从藏獒“紫麒麟传说”到灵獒“海蓝兽传奇”，从宁玛古经秘闻到格萨尔王史诗，从公元838年西藏黑暗时期的“朗达玛禁佛”到1938年和1943年希特勒两次派人进藏之谜……跟随《藏地密码》的脚步，您将穿越西藏深不可测的千年历史迷雾，看尽西藏绵延万里的雪域高原风光，走遍西藏每一个传说中永不可抵达的神奇秘境。

从《藏地密码》中，您还可以了解到不可思议的古格地下倒悬空寺、西藏极乐之地香格里拉，以及西藏历史上突然消失的无尽佛教珍宝去向之谜……雪山、圣湖、墨脱、象雄、布达拉宫、密修苦僧、传唱艺人、帕巴拉神庙、古藏仪式、千年兽战、神秘戈巴族、死亡西风带……一切都如此神秘、神奇、神圣。通过《藏地密码》，您将与西藏这一千年来所有隐秘的故事和传说逐一相遇。



《暗黑者四部曲》全国热卖中！

中国高智商犯罪小说扛鼎之作
让所有自认为高智商的读者拍案叫绝

要战胜毫无破绽的高智商杀手，你只有比他更疯狂！

凡收到“死亡通知单”的人，都将按预告日期，被神秘杀手残忍杀害。即使受害人报警，警方以最大警力布下天罗地网，并对受害人进行贴身保护，神秘杀手照样能在重重埋伏之下，不费吹灰之力将对方手刃。

所有的杀戮都在警方的眼皮底下发生，警方的每一次抓捕行动都以失败告终。而神秘杀手的真实身份却无人知晓，警方的每一次布局都在他的算计之内，这是一场智商的终极较量。看似完美无缺的作案手法，是否存在破解的蛛丝马迹？

所有逃脱法律制裁的罪人，都将接受神秘杀手Eumenides的惩罚。

而这个背弃了法律的男人，他绝不会让自己再接受法律的审判……



《邪恶催眠师三部曲》全国热卖中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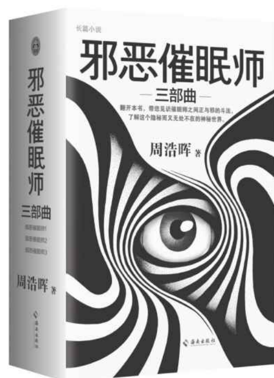
带您见识催眠师之间正与邪的斗法
了解这个隐秘而又无处不在的神秘世界

事实上，催眠术早被用于各行各业。心理医生用来治病救人，广告商用来贩卖商品，江湖术士用来坑蒙拐骗……意志薄弱的人、欲望强烈的人、过度防范的人，都极易被催眠术操控。

在街头实施的“瞬间催眠术”，可以让路人迷迷糊糊地把身上的钱悉数奉上；稍微深一些的催眠，更可以让人乖乖地去银行取出自己的全部存款；而如果碰到一个邪恶催眠师，被催眠者不仅任其驱使，就算搭上性命也浑然不觉。

催眠师找准了催眠对象的心理弱点，利用人的恐惧、贪念、防备，潜入对方的精神世界，进而操控他们。瞬间催眠、集体催眠、认知错乱、删除记忆……

一群平日深藏不露的催眠师，突然出现在街上、写字楼、医院、广场……在他们眼里，世人都是梦游者任其驱使，而他们之间的斗争，却将所有普通人的命运卷入其中。



《山海经密码大全集》全国热卖中！

一部带您重返中国一切神话、传说与文明源头的奇妙小说

这是一个历史记载的真实故事：4000年前，一个叫有莘不破的少年，独自游荡在如今已是繁华都市的大荒原上，他本是商王朝的王孙，王位的继承人，此时却是一个逃出王宫的叛逆少年。在他的身后，中国古老的两个王朝正在交替，夏王朝和商王朝之间，爆发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宏大的战争。

本书将带您重返那个远古战场，和那些古老的英雄（他们如今已是神话人物）一起，游历《山海经》中的蛮荒世界，您将遇到后羿的子孙、祝融的后代，看到女娲补天缺掉的那块巨石，您将经过怪兽横行的雷泽（今天的江苏太湖）、战火纷飞的巴国（今天的重庆），直至遭遇中华文明蒙昧时代原始、神秘的信仰。

本书依据中国古老的经典《山海经》写成，再现了上古时代的地理及人文风俗。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些，全拜秦始皇所赐：《山海经》——秦始皇焚书时，看了唯独舍不得烧的书。



《鲁班的诅咒：珍藏版大全集》全国热卖中！

历史上真实的鲁班，不仅是木匠祖师，也是暗器与杀戮机关的祖师爷。

鲁班的传世奇书《鲁班书》，并不是讲解木工的，而是描述他那些构思巧妙、制作精湛的暗器和杀戮机关。鲁班曾立下诅咒：凡是读懂此书的人，要么丧妻守寡，要么孤老残疾！所以，该书又叫《缺一门》。

公元前448年，楚王准备攻打宋国，鲁班奉楚王之命设计了九种杀伤力强大的攻城器具（史称：九攻）；崇尚和平的墨家掌门墨子闻讯前来劝和，当场指出九攻的破绽，令鲁班无言以对，最终化解了这场无谓的战争，这就是著名的九攻九拒。

而墨子临走时，鲁班把他拉到僻静处，又摆出九攻的九种变化，墨子则无一能解。鲁班说：点拨我这九种变化的，另有其人，你随我来。

那天下午，在楚水河边，一块黝黑巨石之上，鲁墨二人拜见了一位隐者，并从隐者那里共同领受了一项神圣而又神秘的任务。

此后数十年，鲁墨二人使出各自的奇工异术，耗尽毕生精力，并代代相传地执行着隐者托付的任务……

翻开本书，了解鲁班留下的鬼斧神工的杀戮机关、疯狂的想象力和不灭的诅咒。

